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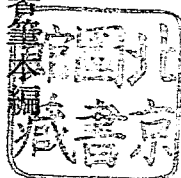
言文對照

評注古文百法示範

上海大陸圖書公司發行



# 編輯大意



一 作文之法首重謀篇布局初學操觚者恒苦於一題到手無從著筆本編採取古今名作百篇篇各一法俾學者得循途按轍便於模倣故命名曰

## 古文百法示範

一 古來名作如林美不勝收即其作法亦篇各不同如欲各法俱備竊恐決非區區小冊子所能盡本編所集係專就取選較近初學易於模倣者精選約取共得百篇舉一反二是在學者

一 本編共分四卷卷各二十五篇就中各法排列之先後雖無一定規例然亦自有不可凌亂者在至所選之文字宋元明清約占十分之六七唐文約占十分之二至漢魏六朝之文僅占十分之一而已

一 本編每舉一法必先將立法之意用白話說明使學者瞭然於胸中次更於原文中段落處施以鉤勒法並將作法注明於其下再於篇末綴一總

評註古文百法示範 編輯大意

一



3 0811 5736 8

MG  
H152  
35  
31

A510189

評將全篇作意揭示俾得與篇首之說明互相參照使學者有渙然冰釋  
怡然理順之樂

「原文中遇有用事之處一一博稽載籍詳其出處加以詮釋藉免學者臨  
時檢查繙閱之勞

「本編於每篇原文之後另附白話文一篇務使與原文之意絲毫不相出  
入有此一法無異得一名師爲之親口講解且因此得以練習白話文誠  
一舉而兩得之法也

編者誌

言文對照 評注古文百法示範目錄

卷之一

崑崙導源法 【蘇軾張氏靈壁園亭記】

問答導源法 【陸機弔魏武帝文序】

顯明關題法 【胡天游命說】

反躬關題法 【牛僧儒辨私論】

疏暢關題法 【藍鼎元餓鄉記】

逐層批駁法 【王世貞藺相如完璧歸趙論】

逐層推敲法 【屈原卜居】

抉字探原法 【高攀龍可樓記】

一字立論法 【陸龜蒙野廟碑】

就題生情法 【柳宗元愚溪詩序】



避熟就生法 【韓愈新修滕王閣記】

窘題活寫法 【歸有光寒花葬志】

翻空出奇法 【陳庚煥韓蘄王甲鏡記】

無中生有法 【柳宗元序飲】

以小化大法 【彭士望九牛壩觀角觝戲記】

側面寫入法 【楊萬里胡忠簡公文集序】

平起側結法 【顏觸說齊王】

一語破的法 【蘇轍六國論】

開門見山法 【歐陽修五代史伶官傳敘】

結句醒題法 【梅曾亮觀漁】

畫龍點睛法 【程嬰齊司寇對】

絕處逢生法 【柳宗元桐葉封弟辯】

寄慨作結法 【杜景熙蜃說】

圖窮七見法

【羅玘西溪漁樂說】

欲揚先抑法

【蘇秦以連橫說秦】

卷之二

兩兩對照法

【韓愈上張僕射書】

兩人合論法

【魏文帝周成漢昭論】

相提並論法

【王慶麟王安石蘇洵論】

兩人合傳法

【彭端淑石哈生宋石芝傳】

引據本議法

【柳宗元駁復讎議】

根據發議法

【侯方域王猛論】

推論盡致法

【獨孤及吳季札論】

評論生感法

【魏文帝與吳質書】

反證立論法

【賀賂孫廉頌論】

奇妙立論法

【柳宗元賀王參元失火書】

奇論莊關法 【劉大槐無齋記】

闕除異說法 【艾南美踏花篇序】

夾敘夾議法 【陳廷敬記女奴景事】

敘筆帶襯法 【韓愈張宗丞傳後序】

罕譬曲喻法 【錢大昕奕喻】

正喻夾寫法 【舒元輿貽諸弟砥石命】

賓主陪襯法 【歐陽修釋祕演詩集序】

借賓定主法 【陸九淵送宜黃何尉序】

錯綜變化法 【韓愈送楊少尹序】

堆疊無痕法 【鄒陽獄中上書自明】

一氣呵成法 【李榮陞辨睢陽妾報復之誣】

大氣盤旋法 【劉大櫛海泊三集序】

短篇制勝法 【龍翰臣書郭玉傳後】

別出材調法 【王猷定錢烈女墓誌銘】  
別體書信法 【霍韜與康對山書】

卷之三

引古證今法 【韓愈諱辨】

雜引古事法 【蘇軾志林論魯隱公】

引證比較法 【李斯諫逐客書】

畫家烘染法 【蘇軾范文正公文集序】

烘雲托月法 【周容鵝籠夫人傳】

借文立議法 【柳宗元晉文公問守原議】

借題發揮法 【柳宗元種樹郭橐駝傳】

借物發議法 【周容芋老人傳】

借物寄慨法 【陳傅良怒蛙說】

匣劍帷燈法 【蘇軾方山子傳】

旁敲側擊法 【孔稚圭北山移文】

針鋒直對法 【陳庚煥說犬】

雙管齊下法 【庾信小園賦】

面面顧到法 【周忱重修至德廟記】

蹊徑獨闢法 【周容狙擊論】

正大發揮法 【曹植求通親親表】

仄理圓說法 【李陵答蘇武書】

妙筆遮掩法 【魏武帝讓縣自明本志令】

高抗聲辯法 【王守仁答毛憲副書】

微詞諷勸法 【韓愈送董邵南序】

蘊藉含蓄法 【李翱陸欽州述】

直挾幽隱法 【周樹槐漢高帝論】

低徊唱歎法 【顧炎武復庵記】

著意推崇法 【歐陽修蘇氏文集序】

刻意貶抑法 【賀賡孫張禹論】

卷之四

揚潛闡幽法 【張溥五人墓碑記】

樸古寫真法 【歸有光先妣事略】

曲寫性真法 【張士銓鳴機夜課圖記】

據實記載法 【富弼范純佑墓誌銘】

活筆寫生法 【鄭日奎醉書齋記】

繪影繪聲法 【王太岳張烈女傳】

刻畫盡致法 【白居易太湖石記】

刻意摹寫法 【宋濂秦士錄】

頰上添毫法 【歸有光項脊軒記】

奇氣流溢法 【李白上安州裴長史書】

縱橫如意法 【賈誼過秦論】

雄偉壯奇法 【駱賓王爲徐敬業討武氏檄】

兀冪自熹法 【韓愈應科目時與人書】

曠達豪邁法 【陶潛歸去來辭】

悽惻悲涼法 【李華弔古戰場文】

慷慨激昂法 【李牧阿房宮賦】

冲淡清婉法 【謝莊月賦】

字錘句鍊法 【江淹恨賦】

輕描淡寫法 【陶潛桃花源記】

典雅穠郁法 【杜之松答王績書】

白描觀音法 【吳敏樹君山月夜泛舟記】

質而不俚法 【梅曾亮書楊氏婢】

詼諧點染法 【韓愈毛穎傳】

取材小說法

【侯方域郭老僕傳】

摹擬古人法

【嚴虞惇送龔汝量之崖州序】





對言  
評注古文百法示範卷之一

崑崙導源法。作文的道理，第一是忌「平」「淡」兩箇字。一定要遠遠寫來。

方纔有一瀉千里的妙趣，文字就不至落平。現在舉東坡這篇文字，以爲研究古文者作模範的冠首。

靈壁張氏園亭記

蘇

軾宋眉山字子瞻號東坡居士弱冠卽博覽羣書聲譽卓絕官至兵部尙書有集一百十五卷行世

道京師而東。水浮濁流。陸走黃塵。陂田蒼莽。行者倦厭。凡八百里。始得靈壁張氏之園於汴之陽。「順流而下」其外修竹森然。以高喬木蔭然以深。其中因汴之餘浸以爲池。取山之怪石以爲巖阜。蒲葦蓮茨。有江湖之思。椅桐檜柏。有山林之氣。奇花美草。有京洛之態。華堂夏屋。有吳蜀之巧。其深可以隱。其富可以養。果蔬可以飽鄰里。魚鼈筍茹。可以餽四方之賓客。「如數家珍」余自彭城移守吳興。由

宋登舟。三宿而至其下。肩輿叩門。見張氏之子碩。碩求余文以記之。補足張氏世有顯人。自其伯父殿中君。與其先人通州府君。始家靈璧。而爲此園。作蘭皋之亭。以養其親。其後出任於朝。名聞一時。推其餘力。日增治之。於今五十餘年矣。其木皆十圍。岸谷隱然。凡園之百物。無一不可人意者。信其用力之多且久也。耐人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仕則忘其身。必不仕則忘其君。譬之飲食。適於飢飽而已。然士罕能蹈其義。赴其節。處者安於故。而難出出者狃於利。而忘返。於是。有違親絕俗之譏。懷祿苟安之弊。今張氏之先君。所以爲其子孫之計慮者。遠且周。是故築室藝園於汴泗之間。舟車冠蓋之衝。凡朝夕之奉。燕遊之樂。不求而足。使其子孫。開門而出。仕則跼步市朝之上。閉門而歸。隱則俯仰山林之下。於以養生治性行義。求志無適而不可。故其子孫仕者。皆有循吏良能之稱。處者。皆有節士廉退之行。蓋其允君子之澤也。淵淵作金石聲余爲彭城二年。樂其土風。將去不忍。而彭城之父老。亦莫余厭也。將買田泗水之上。而老焉。南望靈璧。雞犬之聲相聞。幅巾杖履。歲時往來於張氏之園。以與其子孫遊。

將必有日矣。餘韻鏗然

【註解】靈壁

縣名屬今安徽省張氏園亭在該縣古汴水之陽（見鳳陽府志）

黃塵

楊炯詩千里暗黃塵

陂

蓄水也

蒼莽

謂

雜陵

汴 水名在靈壁縣治南二十步今已淤

茨

生止水中葉大而圓平貼水面

椅

高二丈餘黃花實似大燭其材可為細巧之器

桐

高約三丈花白稱白

桐與梧桐  
油桐異

檜 一名栝俗謂之圓柏葉分二種一如鍼狀一細如鱗

柏

謂扁柏高數丈葉小如鱗材可為種種之器具

京洛

即維揚也古者多建都於此故

稱茹

菜也菜茹有畦見前漢書食貨志

彭城

今江蘇銅山縣

吳興

今浙江吳興縣

宋

即謂彭城彭城春秋戰國屬宋故稱

汴泗

泗水

舊與汴水合今之泗河乃古泗水之上流也

跬步

六尺為步半步為跬

【總評】借先澤以勸其子孫作園亭記。乃由大處落墨。通儒手筆。畢竟不

凡學者宜奉為圭臬。

### 靈壁張氏園亭記

從京師往東面一路走去，水面上浮着的是濁流，陸地上飛走的是黃塵，蓄水的田，凌亂複雜；凡是旅行的人們，都覺得很倦怠厭煩。大約須走到八百里的路程，方纔到得張家的花園。那花園就在汴水的南岸。他的花園外面，有很長的竹子，森森然非常的高；有很高的樹木，蒼蒼然非常的深。他的花園

中。因着汴水的餘流，掘成一個池子，拿山上的怪石，堆成一個小山。蒲唼，葦唼，蓮唼，芡唼，委實有些江湖的意思。椅唼，桐唼，檜唼，柏唼，委實有些山林的氣概。奇異的花唼，美麗的草唼，並且有些京城的模樣。華美的廳堂，和很大的屋子，又有些吳蜀的巧妙。論他的地位幽深，着實可以隱居。論他的物產豐富，又可以養活人民。並且果子和蔬菜，可以供給近鄰的飽餐。魚唼，蟹唼，筍唼，菜唼，可以送給四方的客人。真可算是第一的好地方了！我那年從彭城的地方，移到吳興去做知府，就在春秋時候宋國的故城坐了船，經過三夜，就到了這個所在。又換坐了轎子，一直到花園門口敲門，就看見那張家的兒子，名兒叫做張頌。那張頌就請求我替他做一篇文章，記這個花園的情形。那張家世世代代，本來多貴顯的人。自從他的伯父殿中君和他的父親通州府君，方纔搬家住在靈壁縣；蓋了這一所花園，又造了一個蘭皋亭，養他的父母。後來出來在朝廷做官，聲名很大，沒有一個人不知道。他又把做官辦公事餘下來的工夫，天天增加修葺。直到如今，已經有五十多年了。園中的樹木，統統已經大至十圍，隄岸和山谷，也很幽深；而且花園裏面，各種物件，沒有一樣不令人們心裏快活。他的用力，委實可算得多而且耐久！我於是不能不有所感慨了！大凡古來的君子，固然不必一定須做官；但是也不必一定不做官。因為如果必須做官，那就不免忘了自己的本身；必定不做官，卻又不免忘了皇帝。

總之譬如喝水和吃飯，使得飢飽適處就算。但是現在讀書的人們，求其行事能夠走在道義的範圍以內，合乎節操的，實在不多。大抵不做官的人，喜歡安居故鄉，不容易出去；做官的人，又性嗜利祿，忘了本鄉，不願意回來。所以就不免有違背親意，絕棄世俗的批評；和貪戀利祿，苟且儉安的弊病。現在張家的祖宗，所以爲他子孫的打算，目光既非常遠大，盤算又十分周到。所以特地起了屋子，造了花園，在這泮水和泗水的中間，船隻車馬進出的衝要。一切早晚的供養，和玩耍的快樂，不必另外設治，自能件件具備。可以使得他們的子孫，要是喜歡開門出外去做官呢？那麼市街和朝廷的相隔，就在數步以內。要是不喜歡做官，關起門來，卻喜歡做一個隱士呢？那麼就可以在山林的底下，隨意游玩。從此可以養生，可以陶冶性情，也可以做他的義務事情，也可以達到他的志願。沒有一樣事情，不可以隨意做得到。因此他的子孫，凡是做官的，人家都稱贊他是好官；住在家裏的，也都有節士廉退的行爲。這就是他的祖宗所遺傳的福澤哩！我在彭城地方做官，曾經過二個年頭，因爲喜歡這個地方風景很好，所以將去的時候，頗有戀戀不捨的意思。那彭城的父老，卻也並沒有厭忌我。我的意思，就想買幾畝田在這泗水的上面，了此餘年。向南望着靈璧縣雞犬的聲音，也能聽見。沒有事的時候，頭上蒙了襖頭，手裏搦了拄杖，腳底下踏了草履，時常往來張家花園，跟他的子孫游玩游玩，將來的

日子定然不少哩。

問答導源法。古人文字，屢有以問答體起者。蓋以題目太大，下筆行文，有一部十七史，從何處說起之歎。乃假著提綱絜領之一問，而有大放其詞之答語，以後可以抒我意見，而無頭緒紛亂之弊。茲採備一格，以示讀者，是亦行文之一巧避法也。

### 弔魏武文序

陸

機字士衡，南北朝時晉吳郡人，服膺儒術，非禮不動，文章冠世，與弟雲並稱二陸。機弟抗，職為牙門將，吳平，太傅揚駿辟為祭酒，轉太子洗馬，後成都王穎以機

司馬參大將軍軍事，太安初，成都王穎攻長沙王，又假機後將軍，河北大都督，為孟玖等所譖，遂遇害，著有平原集，如干卷，傳於世。

元康八年，機始以臺郎出補著作，遊乎祕閣，而見魏武帝遺令，愛苦切然歎息，傷懷者久之。客曰：夫始終者，萬物之大歸，死生者，性命之區域，是以臨喪殯而後悲，親陳根而絕哭。今乃傷心百年之際，興哀無情之地，意者無乃知哀之可有而未識情之可無乎？立意遶遠機答之曰：夫日食由乎交分，山崩起於朽壤。

亦云數而已矣。然百姓怪焉者，豈不以資高明之質，而不免卑濁之累，居常安之勢，而終嬰傾離之患故乎？針鋒直對夫以迴天倒日之力，而不能振形骸之內，濟世夷難之智，而受困魏闕之下，已而格乎上下者，藏於區區之木光於四表者，翳乎叢徂外切又讀如最爾之士雄心，擢於弱情，壯圖終於衰志，長算屈於短日，遠迹頓於促路，嗚呼！豈特警史之異闕，景與影字同黔黎之怪癩岸乎？言之重言之帶舌之文尤宜出此經縣永歎。觀其所以顧命家嗣，貽謀諸子，經國之略，既遠，隆家之訓亦弘。又云：吾在軍中，持法是也。至小忿怒，大過失，不當効也。善乎達人之讜言矣。持姬女而指季豹，以示四子曰：以累汝，因泣下，傷哉！曩以天下自任，今以愛子託人，同乎盡者，無餘而得乎亡者，無存然而婉變。房闔之內，綢繆家人之務，則幾乎密與。又曰：吾媿音好音接音余妓人，皆著音貯以銅爵臺於臺堂上，施八尺牀，纏胡桂切帳，朝脯音甫音脯音之屬。月朝十五，輒向帳作妓。汝等時時登銅爵臺，望吾西陵墓田。又云：餘香可分與諸夫人，諸舍中無所為，學作履組賣也。吾歷官所得綬，皆著藏中，吾餘衣裘，可別為一藏，不能者兄弟可共分之。既而竟分焉。亡者可



以勿求存者可以勿違求與違不其兩傷乎悲夫此數小段隨敘隨斷極手揮目送之妙可謂胸中有竹眼底無花  
 愛有大而必失惡有甚而必得知慧不能去其惡威力不能全其愛故前識所  
 不用心而聖人罕言焉若乃繫情累於外物留曲念於閨房亦賢俊之所宜廢  
 乎於是遂憤懣而獻弔云爾其聲鏗然

〔註解〕元康

晉惠帝之年號

臺郎

即尚書郎隸屬於尚書臺故名臺郎一孔融薦禰衡表路粹嚴象亦用異才擢臺郎衡宜與爲比

著作

按官名有著作郎專掌國史之官也晉時另置著作省隸屬於祕書閣漢時稱祕書郎晉書而稱著作郎則爲大著作一晉書孫楚傳楚遷佐著作郎

時稱祕書寺魏武帝姓曹名操字孟德譙人其父夏侯嵩爲宦官曹騰養子因冒姓曹氏少學孝廉爲郎討董卓擊黃巾迎獻帝都許爲大將軍進位丞相長子丕敗吳滅蜀

纂漢自立爲魏文帝追尊操爲武帝三國志有武帝紀愴然太息聲也禮祭義出戶而始終者死生者家

孔子曰命者性之始也死者生之終也有始必有終矣臨喪殯而後悲國語楚子西歎於朝蓋尹壘曰吾聞君子思前世之崇替與哀殯喪於是有歎其餘

否覩陳根而絕哭禮記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鄭玄曰宿草謂陳根也日食由乎交分左傳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公問於梓慎曰是何物也禍福何爲對曰二至二分日有蝕之不爲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至相遇也其他日則爲災陽不克也山崩起於朽壤國語梁山崩

伯宗問絳人曰若何對曰高明即指日月而言也 廼天後漢書左廼天具獨 倒日魯陽公與韓

山有朽壤而崩將若何 避難戰酣日暮援戈而 魏闕呂氏春秋 闕之下注 魏闕王之闕也 叢爾小也左傳 叢爾

磨之日爲之反三舍 此蓋指棺槨而言也 遠迹張衡思玄賦 警史史記周紀 天子親 闕景頽岸

之士是指坟墓而言也 兩句此是仍承上文日食山崩百姓怪 顧命帝王臨終之命也 冢嗣長子也蓋即指

謀詩 貽四子即文帝以下之四王也按太祖崩文帝受禪乃封母弟彭爲中牟王

十一人今唯四子者蓋當太 祖崩時僅此四子在側也 讜善言也漢書班固敘傳 吾 季豹文選注 引魏略

豹及高城公主按 魏志 沛王名林建安十六年封饒陽侯武帝死時林年已長當非

是又 趙王幹傳註 引魏略曰幹一名良良本陳妻子良生而陳氏死太祖令王夫人

養之良年五歲而太祖疾困遺令語太子言此兒三歲亡 同乎盡者無餘兩句上句謂

母五歲失父以累汝也云云似是趙王幹專此文疑誤引 智識亦同謂於盡也下句講亡時遺囑即 婉變多情 綢繆即纏綿 幾近 婕妤女官

得諸子允諾終至不能必其遵守無違也 著幸接於上也好是美稱張 著銅雀臺著居也魏志 建安 總帳總說文

哺申刻也（淮南子天文訓）脯（前漢書東方朔傳）乾肉為脯糲乾飯也（四民月令）舍中指衆妾而言也

履組（晏子春秋）景公為履黃金之綦飾以組求遠兩傷令衣裳別為一織是亡者有

有遠命也求為者而虧廉遠為貧而害義所以謂之兩傷也愛有大而必失兩句此言愛之大者期望其得而必失

之故有下文智慧不能去其惡威力不能全其愛之兩句前識（老子）前識者道之華罕言（子罕言利）憤懣即煩悶之意也

（白虎通）天子崩臣子哀痛憤懣

【總評】一問一答之間。而悱惻纏綿之文以出。中復敍斷。尤見精確。弔古文中傑作也。

### 弔魏武帝文序

元康八年的時候，我方才以臺郎出來補著作郎。在祕書閣中遊覽，因而得見魏武帝的遺令，就替他歇息了好多時候。有一個客人對我說道：「講到一始一終，是萬物的大歸束；一生一死，是性命的區域。所以對着喪殯，就可以把痛悲置在後方；聽着朋友墳墓上已經有了宿草，就可以把哭泣停止了。如今你竟會替一百年以前的人，傷心起來，對着並沒有感情的人，發生哀痛。難道只知道哀痛是不

可少的，不管他有沒有感情的嗎？」我就答應他說道：「講到太陽的虧蝕，每每在於二至二分時候，山岳的崩頽，起於泥土的朽壞；也不過因劫數生成罷了。但是普通人，瞧着就奇怪起來。豈不是因爲太陽具備了高明的本質，終究免不了卑濁的累；山岳處着安穩的地勢，還是要受着傾覆崩離的患害嗎？再講到一個人，雖然具有迴天倒日的材力，却不能够把精神振發在形骸以內；有了救世平難的智識，却偏偏受困在宮闈的下面。再過一會子，那格於上下，光被四表的精誠，竟會埋藏到棺木裏和泥土中去。把雄壯的心理，給柔弱的感情摧陷了。把壯大的謀略，給悲哀的意志消滅了。把長久的計算，給短期的日子屈伏了。把遠大的事業，給迫促的路途停頓了。唉！這麼說來，豈但是瞎子對着日食，愚民對着山崩，要發生一種怪異呢？我看魏武帝，所以託付太子和傳授各個兒子的方法：論他治國的方略，既然很是遠大；就是治家的教訓，也還算得弘闊。他又說道：『我在軍營中，拿着軍法做事，固然是不錯的。但有時也不免有小忿怒同大過失，那可是不能效法的。』這真是明達人所講的話了。又當他臨終的時候，手執着侍妾所生的女兒，又指着季豹同他的四個兒子說道：『我要把這兩個兒人累你們了。』一面說，一面就掉下眼淚來。這真是傷心啊！他從前把天下的事情，都擔任在一個人身上；如今反而要把愛子，託付他人了。這麼看來，凡是一個人，當生命既盡以後，那所有智識，也一定

同歸於盡，沒有一點兒留存的。而且臨終時候的遺囑，就是得着各個兒子的允諾，一到後來，也未必一一依着他。但是像魏武帝的婉轉纏綿，在家人婦子身上，也差不多是個多情的英雄了。他又說道：『我所用的女官同歌妓，都叫他們住在銅爵臺上。在臺上設一個八尺的牀，掛着稀疏的帷帳，早晚備些乾肉同乾飯，每個月到了十五那一天晚上，就朝着帷帳作種種技藝。你們應該時時刻刻望着我西陵墓田。』又說道：『有所餘下來的香，可分給諸夫人。還有許多侍妾，沒有事情做，可以學做鞋子，同鞋子上的帶子，也可以賣得幾個錢兒。我歷次做官所得的印綬，都要保存起來。我留下來的衣服同皮袍，應該另外保存在一處。如果辦不到，你們兄弟，可一共分起來。』後來竟把這些衣服都分了。唉！臨死的人，本來何必多所要求；存在的人，又何必違背他的遺令。現在到了這個樣子，豈非是要求的人和違背遺令的人，兩有所傷嗎？總之：凡是愛惜過度了，心裏越是想得着，偏偏把他失却；厭惡過度了，心裏越是巴不得他失却，偏偏會得着的。就是用盡了智慧，也不能除去他所厭惡的人；施盡了威力，也不能够保全他所愛惜的人。所以先哲對於這種事情，不甚留意，聖人也不要多講的。再講到把愛情的牽累，繫在外物上；把婉轉的思慮，留在閨房中；究竟也是英雄豪傑所不應該有的啊！我讀了魏武帝的遺令，心裏覺得很是煩悶，因此就做了一篇弔文。

顯明關題法。一箇題目到手，認定其宗旨，說得光明正大，恰用淺顯明白的筆墨寫出來，這種叫做「顯明關題法」。但是言語不能帶著浮泛，一定要著實扼要才好。

### 命說

胡天游

清浙江山陰人，字稚威，副貢生。乾隆時徵鴻博，又舉經明行修，皆因意外事報罷。著有石筍山房集，如干卷行於世。

僕居京師，或愛僕者曰：東肆有工，能以命辨人吉凶長短，指貴祿約窮，若鑑鑑狀，吏決獄，瞭莫遁而成勿易也。他日又至，曰：嘗試卜乎？王公貴人四方來者，咸往請，蘄得一言。子何樂洛自失？僕告之曰：若知所謂命乎？始生而然，以爲人之約窮貴祿也。古稱聖賢，猶不免焉。本乎天，生乎地，物之數以萬，莫不有造化定吉凶，木生而斷之，土凝而坏之，爲屋爲舟，車爲櫓爲瓦，爲孟爲惡器，彼匠與陶適然成之，方其未形過者，審焉能預得其爲屋爲舟，車爲櫓爲瓦，與盂若惡器耶？命之於人之視物，吾又何以得其貴祿約窮者耶？言之成理且命人爲

之乎。果天爲之耶。假人爲之。憎約窮。奔貴祿。均其力。所至工。奚分扶問焉。必天爲之。其幽眇微遠。度繹終不可得。測昔者孔子有說矣。其繫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彌子瑕能致衛卿。孔子曰。有命。孔子明其不可測。故常罕言。奚計約窮貴祿之適來者耶。微論終不可測。假工誠神。得其貴祿。諾者必喜。以愉得其約窮。斥者必愁。以悲其不能更聲平。吾悲愁以爲喜。愉也。假猶能更。吾悲愁以爲化乎。喜愉誠未肯祈工術。易孔子說。若然。予何卜爲。至理三代始盛。士修其躬。治聲平其家。賢能授官。升才於朝。氓農勤功。商工賈服其世。罔或聞是說者。自夫賢不必貴。不肖不必賤。智不必亨。愚庸不必困。術夫瞽師。因得持其妄。倖而乘之。以誕鬻於世。苟少明其陋。雖誠不必學於孔氏。猶將斷斷無所疑惑。惟婦人豎子。臧獲賈販。悅貴祿。懼約窮。謂術夫瞽師。足以命己也。鬼神尊其言。羣相告其名。夫何怪而責焉。婦人豎子。非能知有孔子者也。臧獲賈販之無愈於婦人豎子也。士衣冠稱名。非孔氏書不得進。苟言不由孔子。於道也羣罪爲咩。孔子進以禮。退以義。獨攘攘乎悅貴祿。而懼約窮。吾又安禁術夫瞽師之言之不尙於孔。

子耶。明淨  
確當

【註解】若鑑鑑狀

上鑑鏡也  
下鑑照也

蕝

與祈  
字通

坏

陶瓦尙未燒  
者謂之坏

繫易

繫聯也繫易  
者謂其詞屬

於易經卦爻之下也易  
繫辭傳是孔子所述

樂天知命故不憂

見易繫辭樂天謂聽其自然  
而然也知命謂明其已然也

彌子瑕能

致衛卿

(孟子)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  
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

罕言

(論語)子罕  
言利與命與仁

微

無

誕鬻

誕妄也  
鬻賣也

臧獲

奴婢也(方言)海岱之間罵奴曰臧罵婢曰獲  
燕之北郊民而墾婢謂之臧女而歸奴謂之獲

士衣冠稱名兩句

稱名未冠時也(禮曲禮)「幼名冠字  
謂士人當未冠時非孔子書不看也」

孔子進以禮退以義

(孟子)孔子進以  
禮退以義得之不得

命曰有

### 說命

【總評】爲侈談命理者關妄。詞旨淺顯。是文之最宜於初學者。

我住在京城的時候，有一個愛我的人，對我說道：「東肆裏有一個工人，能夠依着命，辨人的吉凶短長，指點富貴爵祿，儉約貧窮，像鏡子照着容貌，像官判斷案子一般，非常明白，無法逃遁。而且一經斷



定，無可改易的。」過了幾天，又跑到我這裏來說道：『你曾經去試驗過嗎？凡是王公貴人，和四方來的人，都到他的地方去請求他說一句話。你爲什麼情願自己失却這個好機會呢？』我告訴他道：你明白這個「命」字的解說嗎？當初生的時候，凡是人的儉約貧窮，富貴爵祿，就早已注定了。就是古時所稱的聖賢，還是免不了這個。所以講到命的根本，是從着天上來的；命的發生，是從着地上來的。世界上物類的數目，大約以一萬計算，沒有一樣，不是有造化預先注定的吉凶。譬如木頭生長了，忽爾把他砍斷；泥土凝成了，忽爾把他毀壞；或是拿來做造好的材料，或是做船同車子，或是做樽，或是當柴燒，或是做瓦片，或是做盃，或是做惡劣的器具。他們木匠和燒窯的人，也不過偶然做成的。當他沒有做成的時候，過路的人，就是仔細審察，究竟那一個，人能夠預料他將來做屋，做船隻和車輛，做樽，做柴，做瓦片和盃鉢，或是做惡劣的器具嗎？講到人類的命運，同物類是一樣的。我又何從而知道他的富貴爵祿和儉約貧窮呢？況且命運這樣東西，究竟還是人做成的呢？還是天做成的呢？假使是人做成的，那麼人人都知道憎惡約窮，奔走貴祿，都是他自己的力量，能夠做得到的，那算命的人，有什麼關係呢？果若是天做成的，那麼其中幽眇微遠，想來終是不可測度的。從前孔夫子曾經說過：『他的易經繫辭上說道：「樂天知命，故不憂。」彌子瑕能夠使孔夫子做衛國的卿相，孔夫子說道：

「有命。」孔夫子因為知道命是不可以測的，所以平時不大說起。那裏還計較他偶然來的約窮和貴祿呢？不要說命是本來不可測度的；即使那算命的人，實在是很靈的，那麼答應他貴祿的，一定是很快樂的了，判定他約窮的，一定是很悲愁的了，他究竟還是不能夠把我的悲愁改爲快樂哩。即使他真能夠把悲愁化成快樂，我也不願意求着算命的人法術，去改變孔夫子的學說。這樣說起來，我又何必教他去算命呢？當三代盛世的時候，士人修其身，治其家，賢能的授他官爵，有才的升在朝廷，種田的勤他職業，做買賣的和做工的，各守着他本分；並沒有聽見這種說頭的。自從好的人不必貴，不好的人不必賤，聰明的人不必亨通，愚蠢的人不必窮困；於是乎術士和瞎子們，因此就可以挾持他的胡言亂語，利用人們的僥倖心，乘間而入。拿怪誕不經的話，賣給世人。倘若稍稍能夠明白就中的鄙陋，就是沒有跟着孔夫子學道的人，尚且斷斷然不相信他。祇有婦人豎子，婢僕負販，歡喜貴祿，懼怕約窮的人；以爲術士和瞎子可以把自己的命運改變；鬼神也重他的說話；於是大家宣傳他的姓名。這也何必怪他責備他呢？講到婦人豎子，本來是不知道孔夫子的。婢僕負販，也不見得比較婦人豎子來高明。若論到讀書人，他的名稱，總算是衣冠中人，非孔夫子的書不敢說。倘若他的說話，不依着孔夫子，那麼大家就要說他背畔孔夫子的道理了。讀書人在平時進必從禮節，退必依道義，

獨獨對於羨慕貴祿，懼怕約窮，却非常忙迫，那麼我又那裏能够禁得住瞎子的說話，不許讓他較孔夫子的說話，更占有勢力呢？

**反射關題法。**無論什麼東西或道理，有正面必定有反面。文字也是如此。一箇題目到手，提起筆來，就專照正面寫去，實在不容易十分出色。所以又有反射關題的一箇法子。就是將題目的反面文章，竭力關透。其實照射轉來，仍舊是爲題目張本。不過這樣一來，那筆致便容易來得超脫，文勢就不至於落平。

### 辨私論

牛僧儒

唐鶉峯人字思黯累官御史中丞穆宗時同平章事與李宗閔相結納遙立聲援排異己威權震天下時稱牛李敬宗立封奇章郡公卒年九十四歲賜諡

曰文簡

近古之人。所謂私者。謂苟牟於於利。苟處於逸。苟潤其屋者也。某以爲斯小人之私。非聖賢之私也。夫聖賢無私而不自知其私也。何者。必公其身而私於人。

是不私。一身而使天下私之也。胡以言之。夫嬰兒見保傅之母。則咤與諾同。然而識。非有知而親之。利其乳哺而私之也。樞馬見廝養之夫。則奮然而嘶。非有知而親之。利其芻粟而私之也。夫天下之人。非復乳孩樞馬之愚也。苟有公其身而利之者。孰不利而私之乎。故賢君良臣必私天下。而公其身。故天下之人皆私而親之。暗君愚臣必公天下。而私其身。故天下之人皆公而疎之人。疎之者多。天下欲其易也艱矣。此段總冒全題由私字逗出公字來昔大禹之手足胼胝。是公其身於治水也。臯陶讀若搖之謀明弼諧。是公其身於規諫也。傳說讀若悅之對揚王庭。是公其身於輔佐也。周公之吐握勤拳。是公其身於禮賢也。宣父之作春秋刪詩書。是公其身於垂教也。故有夏之人思大禹之功。有虞之人思臯陶之直。有商之人思傳說之政。有周之人思周公之勤。有道之人思宣父之教。或開國尊其嗣而私之。或建祠飾其像而私之。援古作證。反射有力至於商辛之聚財鹿臺。是天下之利私於己也。故天下公而疎之。秦皇之廢棄諸侯。是天下之爵私於身也。故天下亦公而疎之。故武王公天下之財而散之。而天下之兆庶皆私而親之。高皇帝公

天下之爵而封之。而天下之英雄亦皆私而親之。是以自私者人公而亡也。自公者人私而易也。夫聖賢非必公其身。私在其中。不得不公也。天下非必私於一人。公在其中。不得不私也。余謂亡國之君。亡家之臣。亡身之人。俱不得私之道也。非聖賢之無私也。無一語不中矢的

【註解】苟潤其屋

苟聊且也。潤潤飾也。大學富潤屋。

咤然

口舌中作聲也。

廝養

有廝養卒見前漢陳餘傳。按廝取薪者也。

(公羊傳註) 炊烹者曰養。

大禹之手足胼胝

禹繼鯀治水乃勞身涉動手足胼胝見帝王世紀。按胼胝謂皮厚生繭也。

臯陶之謀明

弼諧 曰若稽古臯陶曰允迪厥德。讓明弼諧見書陶臯謨。按臯陶虞之士官諛謀也。弼當輔佐也。謂廣謀聰明以輔諸事政事也。

傅說之對揚王

庭 殷高宗夢得說使求諸野得諸傅巖以爲相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周公之吐握勤拳

周公戒伯禽曰吾常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

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也見史記魯世家。按勤拳即勤懇之意。

宣父

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漢諡孔子爲文宣王故後世稱孔子爲宣父。

宣聖亦稱宣父。按父爲丈夫之顯名也。

商辛之聚財鹿臺

鹿臺其大三里高千尺見史記殷本紀。按紂王名辛實鹿臺之錢見史記殷本紀。

鹿臺在今河南省淇縣東北。

秦皇之廢棄諸侯

史記秦始皇本紀。二十六年廷尉李斯議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疏遠相攻擊。

如仇讎諸侯更相誅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一統皆爲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始皇是其議分天下以爲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 武王

公天下之財而散之發巨橋之粟救鹿臺之財見說苑高皇帝公天下之爵而封之漢興序

祖子弟同姓爲王者九國唯獨長沙異姓而功臣侯者百餘人見史記漢興以來諸侯年表序

【總評】前段比喻確切不移中段引証反射精當結段尤能關透靡遺足

當雅潔精透四字

### 辨私論

近古的人，所謂私字的界說，都是指着苟且圖利，苟且儉安，和苟且妝點屋子的人而論。我的見解：以爲這些事情，都屬於小人的私，並不是聖賢的私。講到聖賢，本來是沒有私心的，所以自己也不知道什麼叫做私。因爲他們一定能夠把自己的身體，交給公衆，被人家當做私物，這麼說起來，就是不把身體當做私物，反而交給天下的人，當做他們的私物了。這話是怎麼說的呢？譬如小孩子見了養育他的母親，就會認識：其實他們並不是因爲有了知覺，纔和他母親親近，不過因母親有奶汁能夠餵養，對於自己是有利益的，所以就和他的母親當作私物了。又如馬圈裏的馬，見了養馬的人，就會把

頭昂着叫起來也並不是因爲有了知覺，纔和馬夫親近，不過因馬夫有草料和穀類，對於牠本身有利益的，所以就將馬夫當作私物了。講到天下的人，當然不至於同喫奶的小孩，和馬圈裏的馬，一樣愚笨，倘若有人能夠把自己的身體，作爲公有，並且能夠送給許多利益，那麼天下的人，那一箇不視爲有利益，把他當作私有的呢？所以凡是賢君良臣，一定把他的身體，送給公家，當做天下人民的私有。因此天下的人，都把他當做私有，和他親近了。暗君愚臣，一定把天下當作公有，把自己的身體，當作私有。因此，天下的人，都把他當作公有，就和他疏遠了。既然跟他疏遠的人很多，那麼想要把天下治平，就覺得有些爲難了。從前像禹王的弄得手和脚都生了厚繭，這就是把他的身體送給公家去治水啦。像臯陶的策畫周到，稟性聰明，輔佐虞舜，調和政事，這就是把他的身體送給公家去規諫啦。像傅說的在朝廷中，對答君命，就把意旨去宣揚於衆人，這就是把他的身體送給公家去輔佐天子啦。像周公的吐哺握髮，誠誠懇懇，這就是把他的身體送給公家去接待賢士啦。像孔子的著作春秋，刪訂詩書，這就是把他的身體送給公家去留傳教化於後世啦。所以在夏朝時候的人民，都念着禹王的功勞；在虞朝時候的人民，都念着臯陶的正直；在商朝時候的人民，都念着傅說的政治；在周朝時候的人民，都是念着周公的勤懇；有道德的人，都是念着孔子的教化；或是在開國的時候，尊重他

的後嗣；或是建立祠廟，塑着他的遺像；把來當作私有哩！至於像商紂樣，把錢財聚在鹿臺中，這是把天下的利益，據爲私有；所以天下的人，就把他當作公人，和他疏遠了。秦始皇把天下諸侯統統廢棄，這就是把天下的爵位，據爲已有；所以天下的人，也把他當作公人，和他疏遠了。後來周朝的武王，把鹿臺的財散開了，作爲天下公有，於是乎天下的百姓，便都把他當作自己的私人，和他親近了。漢朝的高祖，把天下的爵位封給衆人，於是乎天下的英雄，也都把他當作自己的私人，和他親近了。這麼說來，所以凡是把身體當作個人私有的，那人家就把他當作公有，天下就此亡了。如果把身體當作大家公有的，那人家就把他當作私有，天下就此治了。講到聖賢，並非是一定把他的身體作爲公有；因爲有私在其中，就不得不公了。那天下的人，也並非是一定私於一人；因爲有公在其中，就不得不私了。所以我說亡國的君，亡家的臣，亡身的人，都是不知道用私的法子的，實在並非是聖賢沒有私心啊！

**疏暢關題法。**一箇極枯窘的題目，卻說得寫寫意意，洋洋灑灑。這種叫做「疏暢關題法」。做這種文字，一定要看的書多，心思靈活，然後不至爲題目所窘，自然說得淋漓盡致了。



### 餓鄉記

藍鼎元

清福建漳浦人字玉霖號鹿洲由拔貢薦授普照縣知縣官至廣州府知府著有平臺紀略東征集鹿洲公案棉陽學案鹿洲初集等書

醉鄉睡鄉之境稍進焉。則有餓鄉。王蘇二子之所未曾遊也。其土其俗其人。與二鄉大同而小異。但其節尚介行去聲。尚高氣尚清。磨勵聖賢。排斥庸俗。則又醉鄉睡鄉之所未能逮者也。瀟酒如意昔者伯夷叔齊嘗造去聲是鄉。愛其境。婆娑不忍去鄉之人留之。羣奉爲主。凡有過客。悉稟命辨別去留。孔子去衛適陳。道經是鄉。伯夷率鄉人郊迎。伏謁禮甚恭。欲以主位讓孔。不顧。然亦重違其意。乃偕諸弟子爲停驂者七日。其後孔子之徒如曾子子思原思輩。或三旬九回。或併日一歸。大抵與夷齊兄弟甚相得。於烏陵陳仲子矯廉於齊。齊人疑之。仲子投是鄉三日。欲親伯夷。夷笑而麾之曰。避兄離母者。非吾徒也。仲子慚而去。漢周亞夫慕是鄉高義。棄通侯之尊。徒步款里門。伯夷蹙額曰。亞夫粗人。豈足以居此。但彼既來。亦不可拒者。顧左右卽於里門別構數楹與之。亞夫樂焉。未幾而

幸臣鄧通亦買貿然往。伯夷叔齊勃然大怒曰。吾鄉固清白世界也。豎子敢來相辱。命左右擠出數十里外。撲殺之。而延晉處士陶潛。以高風蕩滌羞穢。潛亦舍彭澤令與夷齊交。稱莫逆焉。然潛性放誕。不能安。每越境與王無功游。夷亦不禁。梁武帝爲侯景所迫。逃入是鄉。伯夷不納。因叩頭力請。不肯去。卒免侯景之刃。夷懼爲天下逋逃藪。爰集鄉人。更平聲訓典。嚴條約。日出數十人。要平聲於路。以覘占客。凡有聖賢豪傑。孝子忠臣。高人義士。辱親敵鄉。迎之致敬。無敢失禮。其爲賤隸鄙夫。亟撲殺之。里門之外。至於富貴庸人。亡命至者。亟遣之去。無辱層齒。自是之後。游者日以衆。不得入者亦日以多。爲所致禮周旋。去來任意者。若唐韓愈。宋呂蒙正。范仲淹。而外。代不過數人焉。近世士大夫。罕有得其門而入者也。撫拾各事妙在言之。鑿鑿不露絲毫痕跡。吾友黃越甫嘗遊是鄉。歸爲余言此中佳勝。非俗人所知。余初未以爲然。年來偕越甫聯袂而往。未半途。覺道路險巖。若不可耐。復勉強前行。忽爾氣象更寬。別有天地。其山茫茫。其水淼淼。渾渾噩噩。忘貧富貴賤。三光如飛。彈大塊如轉圜。俯視王侯卿相。不啻螻蟻之尊。持梁齒肥。醉飽欲

死殊覺可憐莫甚焉。伯夷叔齊皆為余言是鄉來歷。及君子之至於斯者。且言彼未入時。虞帝大舜及商臣傳說。悅膠鬲。皆流連是鄉。後又有管夷吾孫叔敖。百里奚諸公。謁吾徒而來請。蓋天將有意於是。人必先使閱歷。是鄉以增益之。二君其亦然乎。余笑而不信。但樂鄉人不予拒也。輒數日一往。往則與夷齊上下議論。盤桓盡興而歸。深以為二人獨得之秘。恨王無功。蘇子瞻之不獲從吾游也。士之不自菲薄。有志是鄉者。自行束修。吾將誨焉。千頃汪洋歸源有所

【註解】醉鄉

唐書藝文志皇甫松有醉鄉日月三卷。又王績傳。績著醉鄉記。以次劉伶。德頌。

睡鄉

宋蘇軾著有睡鄉記。中有句云。睡鄉蓋與

齊州王蘇二子

王即王績字無功。隋大業年間。舉孝悌廉潔科。授祕書正字。歸而種黍。藥每日飲酒。飲至五斗。不及於亂。自號五斗先生。蘇即蘇軾字子瞻。號東坡居士。朱

接居士朱

伯夷叔齊

伯夷姓墨。胎名允。字公信。孤竹君之長子。叔齊名智。字公季。孤竹君之次子。及武王伐紂。兄弟同至馬前。力諫。後武王既平殷亂。天下都

歸順。周朝夷齊兄弟引為大恥。同

隱於首陽山。義不食周粟。遂餓死。

婆娑

往來行動貌。詩陳風。子仲之子。婆娑其下。

孔子去衛適陳

孔子

去衛在陳絕糧從者病

重違其意

重難也。言難違其意思也。

曾子

名參。字子與。南武城人。莊子讓王篇。曾子居甯。繆袍

莫能與見。論語。

無表顏色腫噲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  
按腫噲是顏色憔悴貌又王叔之曰盈虛不常貌  
子思 名傲孔子之孫（史記）  
子思年六十二嘗困於宋 原思

卽原憲字子思魯人或曰宋人蓬戶甕牖上  
漏下濕匡坐而弦歌是孔門弟子之極窮者  
於陵 地名現在山東省長山縣之西南角  
陳仲子 孟子  
陳仲子避

兄離母處於於陵三日  
周亞夫 沛人周勃子也封條侯許負相之言當餓死後亞夫子爲父  
不食耳無開口無見 賈工官尙方甲楯可葬者爲人所告事竟汚及亞夫召至廷

尉處不食五 通侯 卽徹侯也漢時避武帝諱故改稱徹侯爲通侯  
日嘔血而死 通侯 羣臣異姓有功封者稱曰徹侯 鄧通 漢蜀郡南安人爲  
善相人者相通曰當貧餓死帝曰能富通者惟我何說貧於是賜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及

景帝立鄧通免家居無何人有告通盜出徼外鑄錢下吏驗問頗有之遂家盡沒入尙負責  
一錢鉅萬竟不得名 賈賈 是眼目不明之貌（禮檀弓）  
有餓者蒙袂餼履賈賈然來 陶潛 晉人侃之曾孫字淵明  
一字元亮學者稱靖節

先生嘗知彭澤縣尋卽解印去著五柳先生傳以自相比擬  
中有句云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 莫逆 卽知己也（莊子）  
相視而笑莫逆於心

梁武帝 姓蕭名衍爲侯景圍於臺城臺城既陷 侯景 字萬景朔方人爲西魏將後降梁武  
臺城武帝既死乃竄梁自立稱漢 韓愈 字退之嘗作進學解以見志中有句云冬暖而兒號  
帝王僧辯與陳霸先合力討平之 寒年豐而妻啼飢又作送窮文其處境之窮窳可想

而 呂蒙正 字聖功河南人其父龜圖多內寵與妻 范仲淹 字希文宋吳縣人少時最貧賸  
劉氏不睦并蒙正而出之亦淪躓窘乏 范仲淹 書長白山僧舍糞粟二升作粥

評註古文百法示範卷之二

一器經宿遂凝以刀畫爲四塊早晚取  
二塊斷齧數十莖陷之見(湘山野錄) 蕨蕨 大水  
渾渾噩噩 安居守分百  
大塊也

(莊子)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  
老息我以死(李白)大塊假我以文章 轉圜 猶速  
持梁齒肥 (史記蔡澤傳)  
持梁刺齒肥按

肥想是齧肥二字之誤謂吃肥肉也 大舜傅說膠鬲管夷吾孫叔敖百里奚  
子告

於海百里奚舉於市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  
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按舜耕於歷山三十始登庸是爲有虞氏傅說

築於傅岩武丁舉之膠鬲遭亂販魚鹽以自隱文王舉之管仲囚於士官桓公舉爲相國孫叔  
敖隱居海濱楚莊王舉之爲令

尹百里奚虞人爲秦穆公相 自行束修 (論語)子曰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按十脰爲束修脯也古時相見必執贄爲禮束

修是贄禮中  
之最薄者也

者。【總評】羅萬卷於胸中。寫幾行於腕底。揮灑自如。洋洋得意。文之見性靈

餓鄉記

從醉鄉睡鄉的地方再進去一點，就有一箇餓鄉。是王績同蘇軾，二人所未經去過的。它的土地風俗

人情都同醉鄉睡鄉差不多。但是在這箇地方論起節操來，以廉介爲貴；行爲以高傲爲貴；氣度以清明爲貴。各人都自相獎勵，巴不得做了聖人和賢人。凡是庸夫俗子進去，都要排斥出來。這又是醉鄉睡鄉所不能夠及到的了。從前伯夷、叔齊，曾經到這箇鄉裏，愛他地方好，就依依不忍去，鄉裏的人都留住他，請他做了一個鄉主。凡是遇着往來的客人，都要稟明他二人，奉着命令，辨別他人品如何，或去或留。孔夫子離開衛國到陳國去的時候，經過這箇地方，伯夷就帶着鄉人，在郊外迎接，跪在地上謁見，禮節極爲恭敬，想要把主位讓給孔夫子。孔夫子不願意，但是也不好意思辜負他一番盛意，於是就同着許多學生，一同住了七天。後來孔夫子的學生，像曾子、思原、思這班人，或是一箇月裏回到這箇鄉裏九次，或是一天回來一次，大概同伯夷、叔齊兄弟，很說得上的。於陵的陳仲子，在齊國假充廉介，齊國的人，不相信他，仲子於是就奔到這鄉裏來。經過三天，想要和伯夷親近。伯夷笑了笑，就把他驅逐出來，說道：『你這箇人，避開兄長，離開母親，算不得我輩中人。』仲子就慚愧而去。漢朝的周亞夫，嘗企慕這鄉裏的高義，棄掉了通侯的尊貴，步行叩里門。伯夷見了他，就把眉頭一皺，說道：『亞夫是箇粗人，怎好住在這裏呢？——但是他既然來了，卻也不可拒絕他。』於是教用人就在里門另外造了幾間屋子，給他住着。亞夫心裏非常快活，沒有多少時候，漢文帝的寵臣鄧通，不問青黃皂

白，也跑到這鄉裏去。伯夷叔齊見了他，就登時大怒道：『我這箇鄉裏，乃是箇清白的世界，你這種人，也敢到這裏來，污辱我們嗎？』就叫左右把他驅逐到數十里外，撲殺了他。另外延請晉朝的處士陶潛，把高風來洗淨這羞愧同醜。那陶潛却也丟了彭澤的縣令，跟夷齊二人相交，非常要好。但是陶潛的性情，非常放誕，不能夠安安耽耽，住在這箇鄉裏，每每越境同着王無功一塊兒去遊逛。伯夷也不去禁止他。梁武帝因被侯景所逼，也逃到這裏來；伯夷不肯收容他，他就磕頭竭力請求，祇不肯去。因此，終究避免了侯景的一刀。伯夷恐怕從此以後，把這鄉做了逋逃的淵藪，於是就聚集鄉人，更改章程，嚴立條規，每天派着幾十箇人在路上等着，考察過路的客人。凡是遇着有聖賢、豪傑、孝子、忠臣、高人、義士，到我們鄉裏來的，應該迎接他，致其恭敬的意思，不可失禮。如果是賤隸鄙夫，應該快快的撲殺他在里門以外。至於富貴的庸人，亡命來到這箇鄉裏來，應該快快把他送回，不要給他辱沒了鄉門。這麼一來，到這鄉裏去遊的人，雖是一天多似一天，但是不能進去的人，也着實不少。就中被鄉人所敬禮周旋，來去自由的，像唐朝的韓愈，宋朝的呂蒙正，范仲淹以外，一代裏不過幾箇人罷了。講到近代的士大夫，少有得其門而進去的。我的朋友黃越甫，曾經到這鄉裏去遊過，回來就和我說這裏面的好處，不是庸俗人所能夠知道的。我起先有些不大相信。年來和越甫同去游玩，沒有走到

半路，就覺得道路非常難走，似乎不能忍耐的。重復勉強向前走去，忽爾覺得氣象更寬，別有一箇天地。它的山，茫茫然；它的水，淼淼然；它的人民，渾渾噩噩，然，忘着貧富貴賤的分別；日月星三光，像飛彈一樣的快；地軸像轉圓一樣的速。往下一看，就覺得王侯卿相，不過同螻蟻一樣尊重，他們拿着膏粱喫着，當他醉飽了要死的時候，實在覺得非常的可憐哩！伯夷叔齊，都替我講說這鄉的來歷，以及到這箇鄉裏來的君子。并且說他沒有來的時候，虞朝的皇帝大舜，同商朝的臣子傅說膠鬲，都到這鄉來過。後來又有管夷吾，孫叔敖，百里奚，諸公，訪謁我輩，請求到這裏來。大概老天將有思想要成就這箇人，一定先教他到這箇鄉裏來閱歷一番，因此得以增加他的識見和志氣。二位難道也是這箇的意思嗎？我笑了一笑，有些兒不大相信。但是喜歡這鄉裏的人，不至於拒絕我，所以每過了幾天，就去游玩一次。到了這箇地方，就跟伯夷叔齊，談論一切；玩到興致盡了，方才轉來。頗以爲我們二人獨得的祕法，祇恨王無功同蘇子瞻二人，不能夠跟着我一塊兒去玩哩！現在的讀書人，如果不肯看輕自己，有志要到這鄉裏去游玩，倘若是自己拿着束修來請教我，那麼我是一定要好好的教誨他的。

**逐層批駁法。** 事有與我意見不相合的，就應該用「批駁法」。但是批駁得越利害，越見得文筆深刻。所以設意，當該先有層次，層次越多，批駁越深。



方才百讀不厭，津津有味。

藺相如完璧歸趙論

王世貞

明太倉人，字元美，號弇州山人，官至南京刑部尚書，著述甚夥，茲不備載。

藺相如之完璧，人皆稱之，予未敢以為信也。開學夫秦以十五城之空名詐趙而脅其璧，是時言取璧者，情也，非欲以窺趙也。趙得其情，則弗予，不得其情，則予，得其情而畏之，則予，得其情而弗畏，則弗予。此兩言決耳，奈之何！既畏而復挑其怒也。筆有且夫秦欲璧，趙予璧，兩無所曲直也。入璧而秦弗與城，曲在秦；秦出城而璧歸，曲在趙。欲使曲在秦，則莫如棄璧；畏棄璧，則莫如弗予。直當夫秦王既按圖以與城，又設九賓，齋而受璧，其勢不能不與城；璧入而城弗予，相如則前請曰：「臣固知大王之弗與城也。夫璧非趙璧乎？而十五城秦寶也。今使大王以璧故而亡其十五城，十五城之子弟皆厚怨大王，以棄我如草芥也。大王弗予城而給趙璧，以一璧故而失信於天下，臣請就死於國，以明大王

之失信。秦王未必不返璧也。今奈何使舍人懷而逃之。而歸直於秦。深入是時  
秦意未欲與趙絕耳。令秦王怒而僂相如於市。武安君十萬衆壓邯鄲。而責璧  
與信。一勝而相如族。再勝而璧終入秦矣。愈深吾故曰藺相如之獲全於璧也。  
天也。若其勁澠池。柔廉頗。則愈出而愈妙於用。所以能完趙者。天固曲全之哉。  
圓轉如意

【注解】完璧歸趙

趙得楚和氏璧秦王請易以十五城趙欲弗與畏秦強欲與之恐見欺以問藺相如對曰以城求璧而不與曲在我矣與之璧而不與我城則

曲在秦臣願奉璧而往城不入臣請完璧而歸王遣之相如至秦既獻璧視秦王無意償城給取璧使從者懷之間行歸趙而以身待命於秦秦王曰殺相如終不能得璧而絕秦趙之驩不

如因而厚遇之乃廷設九賓齋而受璧史記藺相如傳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設九賓於見相如禮而遣之

云設九牢也古者朝會大事則設九賓猶欺騙舍人左右親信之人古即殺或曰賓爲擯擯者九人掌以次傳命也給猶欺騙也

武安君卿大夫家中有之即殺起邯鄲趙之都城也在澠池今河南澠池縣澠池之會秦王請趙王鼓瑟趙王鼓之相

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皆靡秦王乃一擊缶酒罷秦終不能有加於趙柔廉頗頗以相如位出已上曰我見必辱之相如聞之每朝常稱病出而望見軻

引車避匿其舍人皆以爲恥。相如曰：子視廉將軍執與秦王曰：不若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相如雖鴛豈畏廉將軍哉！願吾念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徒以吾二人在也。今兩虎相鬪，勢不俱全。吾所以爲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仇也。願聞之。肉袒負荊，至門謝罪，遂爲刎頸交。

【總評】層次井然，筆意深遠。一結具見宅心忠厚。

### 藺相如完璧歸趙論

講到藺相如保全和氏璧這樁事情，大家都很是稱贊他，但是我的意思，卻有些不大相信。講到秦國拿着十五城的空名來欺壓趙國，硬逼他獻出璧來，那時候要看這箇和氏璧，委實是一種真情，卻並非借這一回事，要和趙國爲難。趙國如果能够明白這箇真情，那就不必把璧送給他；要是不明白內中真情，那自然就把璧送給他了。又如趙國明明知道內中真情，要是懼怕秦國的蠻橫，那也祇好把這箇璧白白的送給他；倘若是不怕他，那就不必白送他了。這件事，祇要兩句話，就可以解決；爲什麼既然怕他蠻橫，又去挑動他的怒氣呢？況且秦國向趙國要璧，趙國不答應他，是兩方面都沒有什麼曲直的。倘若趙國把璧送給秦國，秦國不肯把城交割，那麼錯處就在秦國。又如秦國把十五城交割，歸入趙國，趙國卻依舊把璧拿回來，那麼就錯在趙國了。所以若要把錯處歸到秦國一邊去，那

最好把璧棄掉。不要是不樂意把璧棄掉，那就不如不給他了。再論到秦王既然按地圖打算把十五城送給趙國；並且設立九賓，喫了素齋，預備受璧；看他的情形，當然是不會說謊的了。倘若璧已經送給秦國，依舊不把十五城交割，那時候蔣相如，就可以向秦王說道：『臣早已知道大王一定不肯把城送給趙國的。講到這箇壁，難道不是趙國的麼？但是十五箇城，也確實是秦國的寶貝。現在大王倘使因為要得着璧的緣故，竟把十五座城池送給別人，那十五城的子弟，一定很很的怨大王的不好，以為丟棄我們，差不多同一根草一樣哩！要是大王不肯把城送給趙國，做了一種欺騙的行爲，那麼因區區一塊璧的緣故，就此失信於天下。臣願意回國甘受死刑，借此表明大王失信的事情。』照這樣說起來，那秦王也未必不把璧送還他。什麼不用這箇法子，却派了左右親信的人，把璧藏在懷裏，私自逃走，使秦國得到了直爽的名譽呢？當那箇時候，秦國的意思，實在並沒有想和趙國爲難哩！假使秦皇發起怒來，就把蔣相如在市街中殺了，一面命武安君帶了十萬之衆，壓迫邯鄲，責令繳出璧來，並責他失信；那麼秦國倘然打了第一次勝仗，相如就應該滅族，打了第二次勝仗，那和的璧亦終究不得不入於秦國了。我所以說道：蔣相如在完璧歸趙，樁事情上，所以能够成功，實在是靠着天命的。至於在涓池的會盟上，不肯稍屈，遇着廉頗，能使他屈服，他的手段，真是愈出愈妙了。照這

樣說起來，所以使他完璧歸趙的緣故，那天莫非耍曲曲折折成全他嗎？

逐層推敲法。「推敲」二字的意義，就可當作「商量」解說。凡是一箇人心裏有疑惑不決的事情，就不得不借着自己的心，和自己的口，商量一下子。這種事情，一到了文人手裏，就變成一篇極好的文章了。

卜居

屈

原

名平字靈均楚之同姓事楚懷王爲三閭大夫靳尚讒忌而譖之乃作離騷冀王感悟其後懷王死襄王復譖之於江南原作漁父諸篇以見志卒乃於五月

五日自沈汨羅江以死

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復見。竭智盡忠。而蔽障於讒。心煩意亂。不知所從。乃往見太卜鄭詹尹曰。余有所疑。願因先生決之。詹尹乃端筮拂龜曰。君將何以教之。先借兩人問答之語作一引子屈原曰。吾寧悃悃款款。以終乎。將送往勞來。斯無窮乎。寧誅鋤草茅。以力耕乎。將游大人。以成名乎。寧正言不諱。以危身乎。將從俗富貴。以偷生乎。寧超然高舉。以保真乎。將呶訾。斯喔。嗚。以事婦人乎。寧廉潔正直。

以自清乎。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潔楹乎。寧昂昂若千里之駒乎。將汜汜若水中之鳧與波上下。儉以存吾軀乎。甯與騏驎亢軛乎。將隨鴛馬之迹乎。甯與黃鵠比翼乎。將與鷄鶩爭食乎。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世溷濁而不清。蟬翼爲重。千鈞爲輕。黃鐘毀棄。瓦釜雷鳴。讒人高張。賢士無名。吁嗟默默兮。誰知吾之廉貞。揚婉轉之妙詹尹乃釋策而謝曰。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策誠不能知此事。本因心煩意亂。思決之於龜策。不意龜策仍不能決。計惟有自決而已。

【注解】太卜

官名殷已有之。周時屬春官。爲卜筮官之長。亦稱卜正。

筮 卜筮所用之善草。

龜 古時灼龜甲以卜。

惘惘款款 誠實貌。

樸也游 謂謁見也。

大人 指貴倖者而言。

呢訾 謂若足資是求媚之意也。慄畏懼也。斯語助詞。

惘惘 讀若惘。

款款 讀若款。

是勉強言笑之態也。

婦人 指楚懷王寵姬鄭袖。

突梯 潤澤貌。

滑稽 圓轉貌。

黃鐘 十二律之一。

【總評】屈原抱愛國忠君一片熱腸。矢志不移。安有生平素願。決諸龜策之理。文特借此以自抒其抑鬱而已。非真有問卜之事也。試觀請卜辭中。

用甯字與將字。一線到底。外貌雖似推敲。實則其語氣之輕重。自可不言而喻。

卜居

屈原被楚懷王放逐以後，接連三年不能夠再蒙懷王召見。他又用盡了許多心思，竭盡忠誠，終究給讒人蔽塞阻礙了，不得進用。於是心煩意亂，不知怎麼才好，就去會見了太卜鄭詹尹，問他道：「我這裏有點兒疑惑的事情，要請你先生替我決定一決定。」詹尹於是就把蓍草端正了，龜壳拂淨了，向屈原道：「你有什麼事情，要問卜呢？」屈原於是說道：「我寧可誠誠實實，守着樸質，就此終了呢？還是送往勞來，跟着世人專門研究應酬的方法，庶幾不至於困窮呢？我寧可割草除茅，隱居耕田呢？還是訪謁貴人，成就我的功名呢？我寧可直言不避忌諱，使此身陷於危險的地位呢？還是跟着俗人享受富貴，偷生苟免呢？我寧可超然高舉出世，保全我的天真呢？還是老着面皮，屈膝獻媚，去服事婦人呢？我寧可廉潔正直，保全我一生清白的節操呢？還是圓滑宛轉，肥澤柔軟，同戶樞一箇樣子，圓轉如意的呢？我寧可昂昂然同千里馬一樣的呢？還是汜汜然同水中的野鴨一樣，隨波上下，借此來保存我的身體呢？我寧可同着騏驎並駕齊驅呢？還是跟着鷲馬的足跡呢？我寧可同着黃鵠高飛在天空

呢？還是隨着鷄鳴，同他們爭奪食物呢？——這幾樁事情，那一樁是吉？那一樁是凶？我應該丟了那一方，依着那一方去做呢？這就是要請你決定的了。唉！現在世上，真可算是溷濁不清的了！往往把蟬翼當作極重，把千鈞反而當作極輕；把黃鐘的元音，丟棄在一旁，像那瓦釜最下等的聲音，反而像雷聲的鳴着；謔人的氣餒，非常高張，那賢士反而弄得無聲無臭了！唉！像我這樣不會說話的人，還有什麼人能夠知道我的廉貞呢！詹尹聽了屈原一番話，就把蓍草放下，辭謝道：『大凡尺有時候也不免有短少，寸有時候也許有餘長，各種物件，也不免有缺陷的時候，聖哲的人，也許有不明白的地方，定數也許有不周到的時候，神靈也許有不通徹的地方。剛纔你要問的事情，祇要用你的心，行你的意，就是了；那龜壳同蓍草，委實是不能夠解決這箇事情的啊！』

抉字探原法。「抉」是摘取而出之的意思。「抉字探原」講摘取題字之眼，而探溯其原本也。但是這種法子，同勢須要緊湊，筆法須要疏朗，方才不黏不貼，讀之有味，閱之成趣了。

### 可樓記

高攀龍

明無錫人，字存之，萬歷年間進士，官至左都御史，與顧憲成同伴講學於東林書院，時人稱之曰高顯，後爲崔呈秀構陷投池而死，賜諡曰忠憲，公著有高子

評註古文百法示範卷之二



遺書十  
二卷

水居一室耳。高其左偏爲樓。樓可方丈。窗疏四闢。其南則湖山。北則田舍。東則九陸。西則九龍峙焉。樓成。高子登而望之。曰可矣。吾於山有穆然之思焉。於水有悠然之旨焉。可以被風之爽。可以負日之暄。可以賓月之來。而餞其往。優哉游哉。可以卒歲矣。於是名之曰可樓。謂吾意之所可也。以疏朗點題 筆無滯機曩吾少時。慨然欲游五岳名山。思得邱壑之最奇。如桃花源者。託而棲焉。北抵燕趙。南至閩粵。中踰齊魯。殷周之墟。觀覽所及。無足可吾意者。今乃可斯樓耶。噫。是余之惑矣。文似看山 不喜平凡人之大患。生於有所不足。意所不足。生於有所不可。無所不可。焉斯無所不足矣。斯無所不樂矣。今人極力以營口腹。而所得止於一飽。極力以營居處。而所安止几席之地。極力以營苑囿。而止於歲時十一之游。觀耳將焉用之。且天下之佳山水多矣。吾不能日涉也。取其可以寄吾之意而止。凡爲山水者。一致也。則吾之於茲樓也。可矣。句句爲可字探原 發揮精透之至雖然有所可。則有所不可。是猶與物爲耦也。吾將由茲忘乎。可忘乎。不可則斯樓又其贅矣。君房語 妙天下

【注解】水居

在江蘇省無錫縣南十八里地方五里湖之傍爲高攀龍築廣闊不及數十步四圍皆菱荷之池通以小橋池之外爲隄隄之外爲湖而漆塘軍帳諸山

峯沿洄錯列於其上其左曰可樓前曰月坡

九陸

山名與水居相近

九龍

亦山名一名懸山亦名冠龍山在縣西五里

暄

日煖也

賓

迎也

桃源

見前桃桃源記

燕趙

現在直隸與山西閩粵與廣東

齊魯殷周之墟

現在山東河南等地方也

是猶

與物爲耦

謂不能超然於物之外也贅餘剩無用也言煩也

【總評】全篇格局緊湊呼應靈活與信筆直敘者有上下牀之別。

### 可樓記

我所蓋的水居，僅僅一間屋子，將它的左邊加高，構成樓房。樓的面積，約一丈見方。四面開窗。那南面就是湖山，北面就是田舍，東面就是九陸山，西面就是九龍山，時立它的前面。樓既蓋成，高子登樓一望，說道：『那就可以了。我對着山，有一種靜穆的意思；對着水，有一種悠遠的志趣。可以受着涼風的爽氣，可以得着太陽的暖氣。當月亮出來的時候，可以迎接它；下去的時候，又可以送它。優游無事，就可以借此過一生了。』於是就名這箇樓叫做「可樓」。——就是說明我的心裏許可的意思罷哩。記得從前我年紀輕的時候，想遊覽五岳等有名的山，心裏想找得一處邱壑頂奇怪的，像桃花源的

地方，就將身子住在這裏。北方到過燕趙，南方到過閩粵，中部經過齊魯殷周的故址；凡是觀覽所到，沒有一處地方，可以合我意思的。現在難道對於這箇樓，竟會當意麼？！這也是我的怪脾氣哩！大凡一箇人最大的害處，就起於心裏有所不足。所以不足的緣故，就是起於不當意。要是沒有什麼不當意，那就沒有什麼不足了。也就無處不是快樂的境地了。現在的人，極力打算口腹，實則所得不過一飽；極力打算居處，實則所以安身的地位，不過一几一席；極力打算蓋造花園，實則一年之中，遊覽的時候，不過十分之一，多了有什麼用處呢？況且天下好的山水，也竟多着哩！我也不能夠天天去遊玩，祇要可以寄託我的心意就算了。凡是歡喜山水的，都是一樣的。那麼我對於這箇樓，也可以當意了。話雖如此；但是有所當意的，那一定就有不當意的，究竟還是跟着物物做了配耦哩！我的希望，是希望從此以後，忘了可，並且忘了不可。這麼說來，那麼這箇樓又成爲一箇贅疣了哩！

一。字立論法。借一箇字以立論，從這一箇字而解釋出引誘出許多道理來，無論表裏明暗，恰都爲這一箇字張本，爲這一箇字伏綫，語語入理，筆筆中鋒，務使借這一箇字，而顯義乃顯明透澈，於是讀之乃覺其味無窮。但是這種文字，一定要落手活寫，頂忌死認呆寫。學者若「刻舟求劍」，呆

板板的寫來，便覺以詞害意，那就叫做畫虎不成反類狗了。

### 野廟碑

陸龜蒙

字魯望，唐長興人，少即高放，居松江甫里，因自號甫里先生。嘗作《江湖散人傳》。因自號《江湖散人》。又號《天隨子》。以高士召對，不應。與顏真卿、皮日休、羅隱、吳融輩

為學友，有吳興實錄四十卷、松陵集十卷著。有笠澤叢書四卷、甫里集十九卷、小名錄二卷。

碑者悲也。開門見山古者懸而窆，用木。後人書之以表其功德，因留之，不忍去。

碑之名由是而得。自秦漢以降，生而有功德政事者，亦碑之，而又易之以石，失

其稱矣。先明碑之失稱為後文悲字張本余之碑野廟也，非有政事功德可紀，直悲夫。眈眈其力

以奉無名之土木而已矣。點破作碑本意畫龍有睛甌越亦作閒好事鬼，山椒水濱，多淫祀。其

廟貌有雄而毅，黝而碩者，則曰將軍；有溫而愿，皙而少者，則曰某郎。有媪而尊

嚴者，則曰姥。木五切上聲與姆字同有婦而容豔者，則曰姑。其居處則斂之，以庭堂峻之，以

陛級。左右老木，攢植森拱，蘿蔦翳於上。鷗鶩音音室其間，車馬徒隸，叢雜怪狀。

眈眈作之，眈怖之大者，椎牛；次者，擊豕；小不下犬雞魚菽之薦，牲酒之奠，缺於家。

可也。缺於神不可一朝懈怠。怠禍亦隨作。羣孺畜牧慄慄然。疾病死喪不日。適丁其時而悉歸之於神。繪聲繪影靡不逼真雖然若以古言之則戾以今言之則庶乎神之不足過也。何者豈不以生能禦大災捍大患其死也則血食於生人無名之士木不當與禦災捍患者為比是戾於古也明矣。淡淡恍惚須知醉翁之意不在酒也今之雄毅而頌者有之溫愿而少者有之升階級坐堂堂耳絃匏口梁肉載車馬擁徒隸者皆是也。解民之懸清民之囑未嘗貯於胸中民之當奉者一日懈怠則發悍吏肆淫刑毆與驅字同之以就事校神之禍福孰為輕重哉。平居無事指為賢良一旦有大夫之憂當報國之日則恆撓脆。讀如翠去聲昭字之俗寫怯顛躓竄踏乞為囚虜之不暇此乃纓弁言語之士木爾又何責其真土木邪。故曰以今言之則庶乎神之不足過也。笑談自若馬盡不少官場既而為詩以亂其末。

【註解】碑者悲也

(初學記)碑以悲往事也

古者懸而遷五句

寔即葬也(釋名)碑破也本王莽時所設也施其轆轤以繩

土木之形竊吾民之酒牲固無以名土木其智竊吾君之祿位宜如何可議祿位頌酒牲甚微神之饗也孰云其非視吾之碑知斯文之孔悲。一錢到底婉而多風

被其上以引棺也。臣子追述君父之功美，以書其上。後人因之，（說文）田民也。按：此之爲焉。按：碑之初固礪，是用木而不以石。後人以不耐用，改石。名存有憚，憚無知之義。故文

中用。甌越（史記趙世家）夫翦髮文身，錯臂左衽，甌越之民也。按：今浙江永嘉瑞安等縣爲古東甌地，故舊稱溫州曰甌州地，與福建毗連。福建爲古東越地，故古時並稱

之。椒山之頂也。黝，黑色也。願，謹厚也。皙，猶白也。蘿，蔓生植物也。按：詩小雅：葛與女蘿也。椒曰椒。黝也。願也。皙也。蘿，施于松栢。按：施，應讀如異去聲。畫

（爾雅釋言）老也。戾，乖戾而不合之意也。慄，慄然，身體戰懼之貌。耳弦匏，謂耳日聞弦匏之聲也。按

一類古時以匏爲笙，故云弦匏。喝，暑也。大夫之憂，此言食君之祿，本應忠君之事也。懼，懼也。纓，纓是冠

皮冠有官職者之服飾也。亂之終申而言之發其要旨也。古時賦之篇末皆用之。頎，頎，佳好

然民上。徒知損民而不知益民者，誦此文其亦知所反已。

### 野廟碑

碑的名稱，就是悲痛往事的意思。在古代時候，用繩子懸挂着，葬在泥土內。它的材料，是木頭做的。後

人又把死人的事實，寫在這木頭上面，借這個來表章他的功德，因而留着不忍舍去，從此就得着碑

的名了。自從秦漢兩朝以後，凡是活在世上時候，有功德政事的人，也替他立了碑，並且把石頭來換

米頭，從此就把碑的名稱失却了。我現在替野廟做了一片碑文，並沒有什麼政事功德可以紀述；不過悲痛這些小百姓，竭盡他們的精力，來奉事這個一些兒沒有名氣的土木罷了。甌越地方的風俗，喜歡奉祀鬼神，凡是山的頂上，水的旁邊，不正當的廟宇很多。這些廟宇裏的神像，也有雄偉強毅，面色深黑，身體很是魁梧的，就喚它做將軍；也有溫和謹厚，面色很是潔白，年紀很輕的，就喚它做某郎；也有塑成一個老太婆，狀貌很是尊嚴的，就喚它做姥；也有塑成一個少婦，容貌很是豔麗的，就喚它做姑。它所處的地方，院子堂屋，都是很寬敞的，階級都是很高峻的。左右兩旁，老樹圍繞供着。那蘿藦又蔭蔽在老樹的上面，貓頭鷹等又做窠在這個中間。還有神道所用的車馬和差役，都一一塑着。叢叢雜雜，怪怪奇奇。都是這些沒有知識的人民，把它做成的。那些人偏是很怕它。每每當着大祭祀的時候，就殺了一隻牛；次一等的，也須宰了一口豬；就是最小的，也非殺狗殺雞不可。所以凡是魚類菜蔬牲口酒漿的祭奠，在家裏偶然缺乏了，還不妨事；若是在神道的面前，那是斷斷不可以缺乏的。因為倘若有一天把這個事情懈怠了，那各種禍患，就要隨着發生。譬如老年人同小孩子，和家裏養着的牲口，遇着有疾病死喪的事情，總是不肯說剛巧遇着運氣不好，統統歸到神道上去的。說雖這麼說，但是照着古時的道理說起來，實在是完全不對了。要是就目前的情形講起來，那麼這些神道，

似乎也不必批評它。這是怎麼說的呢？因為照着古時的道理，凡是這個人在生前能够抵禦極大災難的，死了以後，就可以受着百姓的血食；現在這批沒有名氣的土木偶像，當然不能夠跟抵禦災難來比較；這麼說來，真是明瞭同古時的道理完全不對的了。再講到現在的人們：雄偉強毅，身體很魁梧的也有；溫和謹厚，年紀很輕的也有；升着階級，坐着堂筵，耳朵聽着琴瑟笙簧，口裏喫着膏粱肉類，坐着車馬，擁着差役，差不多各處都有。若論到解去百姓們倒懸的困苦，消除百姓們傷暑的病痛，却一點兒都不在心上。那百姓們奉事他，倘若有一天懈怠，就要派出如狼如虎的差役，用着極惡毒的刑罰，強逼他們從命。像這樣的人們，比較神道把禍福來賞罰百姓，究竟是那一個輕，那一個重啊？在平常沒有事情發生的時候，人家都說他是賢臣良臣，一旦遇着國家有事的時候，應該把身體來報答國家，他們就恐懼柔弱，東倒西歪，求做一個囚犯，還來不及。這種人，就是穿着衣冠，并且能够說話的土木偶像。又何必專門責備真正的土木偶像呢？所以我說是，就目今的情形講起來，這些神道，似乎也不必批評他啊！我如今又做了一首詩，拿來填在這篇文章的結末。

具着土木的形骸，享受我們百姓的酒牲，固然是不必談了。還有一種形骸同土木一樣，却具着了一點兒智識，享受我們皇上的祿位，這是怎麼的啊！其實祿位是非常尊貴的，那酒牲不過是一種極微



細的東西，這麼說來，那神道享受些酒牲，誰可以說他不應該啊！諸君請看了我這篇碑文，就知道我的意思，真是悲痛得很哩！

就題生情法。做文章的方法，本來是隨着各人的意思，無適而不可的。但

是一定要有特別思致，和題目極相貼切，借着這箇主意，一綫到底，慢慢兒說到情感上去，方纔不致於浪費筆墨。這個就叫做文生情，情生文，是文字中最高境界。讀者應該細細咀嚼玩味，才能知道箇中妙處。

### 愚溪詩序

柳宗元

唐河東人，字子厚，中博學鴻詞科，擢監察御史，後坐黨遭貶爲永州司馬，徙柳州刺史，有《柳州文集》若干卷。

灌水之陽有溪焉，東流入於瀟水。或曰：冉氏舊居也，故姓是溪曰冉溪。或曰：可以染也，名之以其能，故謂之染溪。先敘溪之原有姓名，是題前烘託法。予以愚觸罪，謫瀟水上，愛是溪，入二三里，得其尤絕者家焉。古有愚公谷，今予家是溪，而名莫能定，土之居者猶斷斷然不可以不更也，故更之爲愚溪。次點出愚字，作一篇骨幹，看他迂回曲折，不肯使一直筆，具見慘淡經營一番苦意。

愚溪之上。買小丘爲愚丘。自愚丘東北行六十步得泉焉。又買居之爲愚泉。愚泉凡六穴。皆出山下平地。蓋上出也。合流曲屈而南爲愚溝。遂負土壘石塞其隘爲愚池。愚池之東爲愚堂。其南爲愚亭。池溪中爲愚島。嘉木異石錯置。皆山水之奇者。以余故。咸以愚辱焉。再從愚溪引出八愚來未復總結一句夫水知者樂也。今是溪獨見辱於愚。何哉。蓋其流甚下。不可以灌漑。又峻急。多砥石。大舟不可入也。幽邃淺狹。蛟龍不脣不能興。雲雨無以利世。而適類於余。然則雖辱而愚之可也。說溪之無益於世却竊武子邦無道則愚。知而爲愚者也。顏子終日不違如愚。睿而爲愚者也。皆不得爲真愚。今余遭有道而違於理。悖於事。故凡爲愚者。莫我若也。夫然則天下莫能爭是溪。余得專而名焉。再從古人溪雖莫利於世。而善鑿萬類。清瑩秀澈。鱗鳴金石。能使愚者喜笑慕。樂而不能去也。余雖不合於俗。亦頗以文墨自慰。漱滌萬物。牢籠百態。而無所避之。以愚辭歌。愚溪則茫然而不違。昏然而同。歸超鴻濛。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於是作八愚詩。記於溪石上。未段說愚溪之佳處隱然自居於知者之列意在言外

【注解】余以愚觸罪。按子厚坐王叔文黨貶永州司馬故云。斷斷爭辨貌。夫水知者樂也。樂讀若效喜歡也。

論語仁者樂山。知者樂水。甯武子。衛大夫。鴻濛。謂混然元氣也。希夷。按老子聽之不聞名曰希。視之不見名曰夷。謂泐穆之境也。

【總評】將滿腹抑鬱牢騷之意。一借愚溪發洩之。而行文復結構精嚴。不肯浪使才華。想見良工心苦。

### 愚溪詩序

灌水的北邊，有一條溪水，向東流過去，和瀟水相合。有一個人說道：「從前有個姓冉的人家，住在這裏，所以就把它這條溪水，叫做冉溪。」又有一個人說道：「這條溪水，可以供染布的用處，就把它的工作能叫做名字，所以叫做染溪。」我因為天性愚笨，犯了罪，貶居在瀟水上，喜愛這條溪水，走進二三里地，找到一處極好的地方，就在那裏住了下來，當做家裏了。古時候本來有一個愚公谷，現在我住在這條溪上，想替它起一個名號，却還是不能夠定奪，那些本地的土人，又都說是不能不改革的；因此我就把它改做愚溪了。在愚溪的上面，買了個小小的山，叫做愚丘。從愚丘向東北走去六十步路，得着一條泉水，我再把他買下來，就叫它做愚泉。那愚泉統統有六個窟窿，都出在山下平地上，但是他

的源泉，實在是從小山出來的。這六個泉源合攏來，彎彎曲曲的流向南方，就成了一個愚溝。於是便堆了些兒泥土，壘了幾塊石頭，把它的要隘塞住了，做成一個愚池。愚池的東邊，有個愚堂，南邊有個愚亭，池子的中間，還有一個愚島。此外還有嘉種的樹木，和奇怪的石頭，錯錯落落，陳列在裏面，都是山水中很奇異的；因為我的緣故，祇好都用着愚字來辱沒它了。論到水這樣物體，本來是聰明的人所最歡喜的，現在這條溪，獨獨加個愚字在上面去辱沒它，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為它的水流極低，不能够拿來灌田，而且水勢很高峻，稍大點兒的船，就不能進去；況且地位又是幽深，又是淺狹，凡是蛟龍，都不願意住在這兒，因此就不能够與雲作雨，對於世間，簡直沒有什麼利益，正是同我的愚笨一個樣子。這麼說來，就是拿愚字來辱沒它，也未嘗不可以啊！從前有個甯武子，當着國家無道時候，就變成愚笨。他這個人，本來是聰明的，不過故意裝着愚蠢罷了。還有孔夫子一個學生，叫做顏子，他一天到晚，沒有一點兒違背，極像一個愚人。其實他這個人，本來是很聰明，不過別人不知道他，就當他愚笨罷了。這兩個人都不能够說他是真愚。現在我當着有道的時候，偏偏要違悖事理，所以論到世間上的愚人，誰也比不上我。這麼說來，凡是天下的人們，都不能够來爭奪這條溪水，祇有我一個人，可以佔據着，把它起一個名號，叫做愚溪。再論到這條溪水，雖是無益於世，但是善於照鑑

萬類並且清潔明淨，含有一種秀氣，清可見底；聲音鏗鏘，同奏金石之樂器差不多，能够使得愚笨的人，喜笑羨慕，快樂而不忍去。至於我這個人，雖然同世俗不能够相合，也頗知道拿文墨來自己安慰自己；有時候用筆構思，竟可以把萬物洗得乾乾淨淨，把宇宙間百樣態度，統統籠罩着，而無所用其避忌。我於是拿愚笨的詩，來歌詠慙。慙覺得茫茫沒有什麼分別，昏昏然同走入一條道路超出天地以外，幾幾乎不見不聞，世上的人，還有什麼人能够知道我啊！於是作八愚詩，記在溪石的上面。

**避熟就生法。** 做文章的弊病，最怕是就題敷衍，弄到後來，遇着一箇題目到手，所有陳言腐語，提筆即來，不但是不能夠出奇制勝，并且給人看了轉覺得千篇一律，人云亦云，非常討厭。要除去這種弊病，必須獨出心裁，另尋頭路；凡是別人所要講的，一律避去。——這就叫「避熟就生法」。

### 新修滕王閣記

韓

愈

唐鄧州南陽人字退之擢進士第累官吏部侍郎憲宗時諫迎佛骨被貶爲潮州刺史著有昌黎集十卷

愈少時。則聞江南多登臨之美。而滕王閣獨爲第一。有瑰偉特絕之稱。及得三

王所爲序賦記等。壯其文辭。益欲往一觀而讀之。以忘吾憂。繫官於朝。願莫之  
遂。第一層十四年。以言事斥守揭陽。便道取疾。以至海上。又不得過南昌。而觀所  
謂滕王閣者。第二層其冬。以天子進大號。加恩區內。移刺袁州。袁於南昌爲屬邑。  
私喜。幸自以當得躬詣大府。受約束於下。執事及其無事。且還。倘得一至其處。  
竊寄日償所願焉。至州之七月。詔以中書舍人太原王公爲御史中丞。觀察江  
南西道。洪江饒虔吉信撫袁。悉屬治所。八州之人。前所不便。及所願欲而不得  
者。公至之日。皆罷行之。大者驛聞。小者立變。春生秋殺。陽開陰閉。令修於庭戶。  
數日之間。而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吾雖欲出意見。論利害。聽命於幕下。而  
吾州乃無一事。可假而行者。又安得舍己所事。以勤館人。則滕王閣又無因而  
至焉矣。第三層其歲九月。人吏浹和。公與監軍使。燕於此閣。文武賓士。皆與在席。  
酒半。合詞言曰。此屋不修且壞。前公爲從事此邦。適治新之。公所爲文。實書在  
壁。今三十年。而公來爲邦伯。適及期。月公又來。燕於此。公烏得無情哉。公應曰。  
諾。於是棟楹梁桷板檻之腐黑。撓折者。易新之。蓋瓦級。輒之。欹缺者。赤白之。漫

慙不鮮者治之則已。無侈前人。無廢後觀。至此方入正文。適合新修二字。工既訖功。公以衆飲而賞焉。以書命愈曰。子其爲我記之。愈旣以未得造觀爲歎。竊喜載名其上。辭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乃不辭而成。公命其江山之好。登望之樂。雖老矣。如獲從公游。尙能爲公賦之。

【注解】滕王閣

舊在江西省新建縣西章江門上。唐滕王元嬰都督洪州時。建明景泰中。重建在章江門外。

二王。謂王勃作序。王緒作賦。王仲舒作記。

也。言事斥守揭陽

揭陽即廣東潮州。唐憲宗元和十四年。公以諫迎佛骨。被貶爲潮州刺史。

南昌。府名。今江西省治。

進大號。即位改。

元指穆

袁州。舊府名。今江西宜春縣。

大府之稱。

太原王公。即王仲舒。

洪江饒虔吉信撫袁。洪即洪州。治今

南昌縣。江即江州。治今九江縣。饒即饒州。治今鄱陽縣。虔即虔州。治今贛縣。吉即吉州。治今吉水縣。信即信州。治今上饒縣。撫即撫州。治今臨川縣。俱江西地。

館人

即掌館驛之人。

【總評】統篇以未得往遊爲主幹。更分作三層叙述。用筆各不相同。若在他手爲之。非鋪叙風景。即頌揚功德。文卻略略道及。毫不經意。古人所謂

化朽腐爲神奇者。此文是已。

新修滕王閣記

我當年紀輕的時候，就聽見江南地方，可資遊覽的地方很多，尤其是滕王閣獨算第一；人人都說它很是瑰偉特絕的。後來得着三王所做的序賦記等，因為他們的文章做得極好，更加要想到這邊去遊覽一趟，把這幾篇的文章讀一遍，借此可以忘卻我的憂愁。因為一向在京城裏做官，拘束住了，所以雖然有這個志願，還是做不到。貞元十四年的時候，因為論列國家的事情，被皇上斥責了一番，教我到揭陽地方去做太守，就揀着一條便道，直到海上，巴不得越快越好，於是又不能夠經過南昌，一觀那滕王閣。那年的冬季，爲着新皇帝進大號，凡是天下的臣民，都受着恩典；於是把我移到袁州來做刺史。——袁州本來是南昌一個屬縣——我心裏暗暗歡喜；以爲當可以親身上司那邊去受的約束，當個小小的職司，等到事情辦完，將要回轉來的時候，倘能一到這個地方，就可以一快眼目，償我好幾年來的願望了。到了袁州七個月以後，皇上就命中書舍人太原王公，陞任御史中丞，來觀察江南西道。凡是洪州，江州，饒州，虔州，吉州，信州，撫州，袁州；統統歸他的屬下。八州的人民，以前所不便的，還有心裏所希望而不得的；自從王公到任那日起，都把它廢除了。大的事情，用馬遞通知；小的事情，就立刻實行。講到他的和藹，彷彿同春氣的長養萬物；講到他的嚴厲，又像秋氣的掃除百毒；有時像陽氣的頓時開放，有時像陰氣的突然閉住。所設施的政令，雖然就在庭戶數日之間，但是他治下



的人，都可在湖山千里之外，優游自得。這麼一來，我雖然要想表示意見，列論利害，在幕下奔走聽命；但是我州裏竟沒有一樁事情可以假託而行的，又怎好丟了自己的事情，去勞動館驛中的人呢？於是所謂滕王閣，又不能得着一種因由去游覽了。那年九月的時候，百姓同官吏都非常浹洽，王公同監軍使就到這個閣上來宴飲，一時文武官吏和賓客士子們，都同在席上。到了喝酒將及一半的時候，都同聲說道：『這個屋子，倘若不去修理它，恐怕就要坍了。從前公在這裏做從事的時候，剛巧修理一新。公所做的文章，還寫在壁上。現在已經過三十年了，公又到這裏來做邦伯。剛剛一個年頭，公又到這個閣子上來喝酒。公那能够一些兒不發生感情呢？』王公立刻就答應說：『可以。』於是揀着棟梁窗檻等朽腐折斷的，都換了新材料；瓦片甍頭已經破舊和缺損的，加點兒顏色；牆壁上剝蝕的，加點兒粉刷。這麼一來，總算沒有比前人來得奢侈，也不至於使得後人瞧不起。修理既經完畢，公就帶着衆人到閣子上喝酒，一面就借此慶祝成功。並且寫一封信給韓愈說道：『你就替我做一篇記文。』我既然因為不能够到滕王閣去游覽一趟，心裏很是慨歎；幸虧得可以把名字載在這個閣子上，又把所做的文章，列在三王的後面，實在是榮耀的事；於是就依着王公的命令，就不推辭。至於講到江山的景緻，登臨的樂趣，雖然是年紀已經老了，倘若能够跟着公去游玩，還可以替公做了幾

皆詩哩！

窘題活寫法。做文章最怕的，是遇着枯窘題目。什麼叫做枯窘題目呢？就是題目非常狹窄，簡直連一句話也無從說起。倘若遇着這種題目，即使老手，也不能不擱筆了。那時候非想出別種事情，用着活動的筆墨描寫出來，決不能出奇制勝。初學的人，要是懂得這箇法子，就不致給題目所窘了。

### 寒花葬志

歸有光

明崑山人字熙甫號震川累試不第晚年始成進士授長興縣知縣旋改南京太僕丞著有震川文集三十卷

婢魏孺人媵也。嘉靖丁酉五月四日死。葬虛邱。事我而不卒。命也夫。婢初媵時年十歲。垂雙鬟。曳深綠布裳。一日天寒。燕火煑勃薺熟。婢削之盈甌。余入自外。取食之。婢持去。不與。魏孺人笑之。孺人每令婢倚几旁飯。即飯。目眶冉冉動。孺人又指余以爲笑。回思是時。奄忽便已十年。吁。可悲也已。

【注解】魏孺人 先生元配光祿寺典簿庠之女也 媵 即隨嫁之婢 不卒 即不終之意也 甌 小盆也

【總評】敘述家常瑣事，卻把小女子愁態，在紙上栩栩欲活。真是寫生妙手。昔人論先生之文，帶着小說氣味。讀此文信然。蓋寒花本一區區婢女，有何事可述。文卻從其少時愁態，形容一番，自覺文境異常開展。

### 寒花葬志

寒花，是魏孺人隨嫁的丫頭。在嘉靖丁酉年五月四日死了，葬在虛邱的地方。伊服事我，竟不能夠到底，也是命中注定的啊！我還記得當伊初次隨嫁過來的時候，年紀祇有十歲，垂着兩個髻，穿着深綠布的衣服。有一天，天氣非常寒冷，生着火把荸薺煮熟了，伊用刀削了一滿盆。那時候我剛纔從外面進來，便拿着喫；伊卻拿開不肯給我喫。魏孺人瞧着就笑了。魏孺人每每叫伊靠着桌子旁邊喫飯，伊就喫了。但是兩隻眼睛兒，儘管骨溜骨溜的動着。孺人又指着我笑伊。現在回想到那時候的情景，一忽爾已有十年了。唉，真是可痛呀！

翻空出奇法。一篇大議論，都從凌空的手筆翻關出來，於是筆筆不至落

平，語語都可悅目——這就叫做「翻空出奇法」。

### 韓蘄王甲鏡記

陳庚煥

清福建長樂縣人字道獻號惕園嘉慶年間歲貢生著有惕園存稿若干卷

有鏡徑三寸。紐廣踈半寸而扁。裁與邊平。紐之上下。鑄隸書世忠二字。鏡未入土。無土花。鏡背緣邊文。閱年久。半蝕而鑄字以下于邊紐獨完。前平南令黃耦賓甫得之臨安。考古畫圖。且據鄭康成左氏傳兩鞶鑑注。定爲宋蘄國忠武王甲鏡。摹于册以索題。吾宗建昌司馬秋坪子曰。古有勒石戈矛者。不聞以鏡。王志不忘喪去聲元。此鏡所以識志也。嘻。得其微矣。有條不紊抑余因有感焉。始相檜本諷鄂國忠武王。搆殺王。鄂國不從。是以不免。向使檜欲陷王。不以屬鄂國。而以喉張俊輩。則王遘禍。且先鄂國王之名。亦且與鄂國爭烈。今之見是鏡者。當何如。咨嗟涕濡。切齒於賊檜也。上薄又使厥後。莫須有之獄。檜能以王一言而解。則湖上跨驢者。當不獨一清涼居士。而鄂國高風逸致。亦祇與王輝映湖山安。

能憤動萬古使兒童走卒咸得奮椎於鐵檜也哉。高風逸致筆亦似之從古小人禍君子愈烈則君子愈重檜不能用王言舍鄂國而能用鄂國言舍王是檜之幸非王之幸也。即其不用王言卒戕鄂國亦檜之不幸耳。豈鄂國之不幸哉。珊瑚玉樹交枝柯是鏡流落人間六七百年卒得博雅好古如平南君者表而出之而建昌使君又能因其鏡而見其心一念之忠誠其不可卒揜也。如是乎。輕盈流麗王有德於吾鄉而吾鄉李忠定所得士也。郡人舊繪王戎服像祀於九仙山野意亭亭圯祀久廢今三山方修忠定公祠墓竊謂宜肖王及鄂國像偕崇留守張招撫諸公配食於祠以見忠定之得人且無忘先民之報德在我桑梓禮亦宜之建昌平南懷古情深力足以贊是議當不徒歌詠是已矣。因併記之。水到渠成

【註解】韓蘄王

名世忠字良臣宋延安人勇武過人為南宋名將高宗時封福國公後改漢國公後又封咸安郡王既卒追封通義郡王孝宗即位追封蘄王賜諡

曰忠淮南子龜紐之璽

臨安縣名清屬杭州府現在屬錢塘道

鄭康成

名玄漢高密人從馬融受學為東漢經學師表所著書凡百餘

萬言弟子自遠方至者數千人所著之書今存者有毛詩周禮儀禮禮記等數種

左氏傳兩聲鑑註

左莊二十一年王以后之輩鑑予之註鑿帶而以鑑為飾

也今西方羌胡為然古之遺服又定六年定之  
鑿鑿註同鑑鏡也據鄭之注故知其為甲鏡  
不忘喪元 孟子勇士不忘 槍 姓秦字會  
喪其元元頭也

人政和間登第靖康初為金人所捕高宗時逃歸後為相力  
主和議殺岳飛竄張邱趙鼎主戰之臣誅鋤殆盡和議遂成  
鄂國忠武王 岳飛字鵬舉宋  
相州湯陰人官

至太尉加少保為河南北路招討使屢破金人後為秦  
檜所害而死孝宗時追封鄂王諡曰武穆後改謚忠武  
張俊 字伯英鳳翔府成紀人南渡後  
握兵柄最早屢立戰功與韓世

忠劉錡岳飛並為名將然心術迥殊岳飛  
冤獄世忠救之俊反獨助秦檜成其事  
莫須有之獄 秦檜下岳飛於獄薛仁輔士優等  
皆言岳飛無辜不聽韓世忠心不

能平詣秦檜詰其實檜曰飛子雲與張憲書雖不明  
其事莫須有世忠曰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也  
湖上跨驢 世忠深以和議為不然抗  
疏言秦檜誤國之罪帝不

聽因連疏乞罷自是杜門謝客絕口不言兵  
自跨驢攜酒從一二童奴縱遊西湖以自樂清涼居士  
王有  
世忠解兵罷政臥家凡十年

德於吾鄉 高宗時建安范汝為反辛企宗等討捕未克賊勢愈熾以世忠為福建江西荆  
湖宣撫副使世忠領步兵三萬水陸並進連日夜併攻五日城破汝為竄身自  
焚世忠初欲盡誅建民李綱自福州馳見世忠曰建民多無辜世忠令軍士馳城上毋下

聽民自相別農給牛穀商賈弛征禁脇從者汰遣獨取附賊者誅之民感更生家為立祠  
李

忠定 李綱字伯紀邵武人靖康初為兵部侍郎金人來侵力主迎戰被譴高宗即  
位首召入相綱力圖恢復黃潛善等阻之七十餘日而罷卒於福州謚忠定  
九仙山

在福建閩侯縣 三山 即九仙山冶山鳥石山都在  
城中東南角 城中所以郡有三山之名  
宗留守 名澤字汝霖婺州義烏人為  
東京留守李綱所薦拔也

張招撫

張所青州人李綱入朝薦充河北招撫使因言黃潛善姦奸不可用落職安置嶺南及李綱罷未幾亦卒

桑梓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桑梓同鄉也

此。【總評】瀟洒透關。滾滾源源。如聞五夜猿。如瀉三峽水。非大手筆。曷克臻此。

### 韓蘄王甲鏡記

有一個鏡兒，穿心可三寸光景，紐兒的寬，約半寸以上，却成功了一個扁形，剛和鏡的邊兒相平。紐兒的上下，鑄成隸書「世忠」兩個字。因為這個鏡兒，未經埋入土中，所以沒有泥土的花紋。鏡背緣的文字，因為年分久了大半蝕去，祇有鑄字以下，在邊紐的部分，獨完全無缺。這個鏡兒是前任平南縣知縣黃君綸——表字叫做賓甫——在臨安的地方得着的。我考察古人的圖畫，並且根據鄭康成的左氏傳兩處鑿鑑的注解，就決定它是宋朝蘄國忠武王的甲鏡了。於是依着樣兒畫在冊子上，請人家題跋。我的本家建昌司馬秋坪子說道：「從古以來，祇有鑄字在戈矛上的，却沒有聽見鑄在鏡兒上的。因為韓蘄王時常憤着他的腦袋，終有一天被敵人砍去，所以在這鏡兒上，做了一個記號。」唉這幾句話，實在可算得猜破韓蘄王的心思了。我因此就有了一種感慨。當初奸相秦檜，本來挑撥岳飛，教他借着別種罪名，把韓蘄王殺了，岳飛不答應，所以結果弄得自己送了性命。倘使秦檜要想

潏王，不同岳飛商量，却教張俊一輩人去幹，這麼一來，王的遭難，一定較岳飛更早，王的聲名，也可與岳飛一樣大了。那麼現在凡是看見這個鏡兒的人，應該多麼歎息痛哭，咬着牙齒，恨這奸相秦檜啊！又假如日後「莫須有」的冤獄，秦檜倘若能夠聽了王的一句話，就此把岳飛放了出來，那麼在西湖上騎驢的人，當不止一個清涼居士了。於是乎岳飛高雅的風度，和閒逸的意致，也祇能跟着王一同照着西湖山水；那裏還能夠激動萬古人心，使孩子和供奔走的隸卒們，都可以拿着鐵椎來打這個鐵鑄的秦檜呢？從古以來，凡是小人陷害君子，越是厲害，那君子就愈加被人家尊重。像秦檜不能夠聽王的話，把岳飛赦了不殺，却能夠聽岳飛的話，把王赦了不殺，這實在是秦檜的運氣好，並非是王的運氣好。就是秦檜不聽王的說話，竟把岳飛殺了，也是秦檜的運氣不好，那裏可算得岳飛的運氣不好呢？這個鏡兒，流落在人間，已經六七百年了；總歸得着博雅好古，像平南君的人，替他表彰出來，那建昌使君又能夠因着這個鏡兒，知道他的心意。可知凡是一個人，祇要是真有一念的忠誠，終究是不可掩沒的啊！王以前曾有功德於我們鄉里，而且是我們鄉前輩李忠定公所提拔的人，那人本來畫有王的肖像——那裝飾是穿着軍服的——供奉在九仙山野意亭中；後來亭子崩壞了，祭祀也久廢了。現在三山中，正在修理李忠定公的祠堂和墳墓，我的私意，以為應該塑王和岳飛的像。



跟宗留守張招撫等，一同配食在祠堂中。因此，可以表見忠定公之得人，並且可以使得不忘了對於前輩報德的意思。在我們鄉里間，也是禮所當然的。建昌君和平南君思念古人的一番情意，本來非常深切；他們的力量，又足以贊成這個議案；想不至僅僅做兩首詩歌，就此了事，我因此就把這個意思，一併記在上面。

無中生有法。借幾箇字，推開說去，說得天花亂墜，熱鬧鬧，這就叫做「無中生有法」。但是這種法子，一定要立意新奇，筆仗超脫，方才合格。

### 序飲

柳宗元

小傳見就  
題生情法

買小邱。一日鋤理。二日洗滌。遂置酒溪上。嚮之爲記。所謂牛馬之飲者。離坐其背。實觴而流之。接取以飲。乃置監史而令曰。當飲者。舉籌之十寸者。二逆而投之。能不洄於泮。不止於坻。不沈於底者。過不飲。而洄而止而沈者。飲如籌之數。旣或投之。則旋眩滑汨若舞若躍。速者遲者去者住者。衆皆據石。注視歡怵。以

助其勢。突然而逝。乃得無事。於是或一飲。或再飲。客有婁生圖南者。其投之也。一洒。一止。一沈。獨三飲。衆乃大笑。驪甚。余病痞不能飲酒。至是醉焉。遂損益其令。以窮日夜而不知歸。色色形形活龍活現吾聞之昔之飲酒者。有揖讓酬酢百拜以爲禮者。有叫號聲平屢舞如沸如羹以爲極者。有裸程袒裼以爲達者。有資金石絲竹之樂以爲和者。有促數糺逃而爲密者。今則舉異是焉。故捨百拜而禮無叫號。而極不袒裼。而達非金石。而和去糺逃。而密簡而同肆。而恭衍衍而從容。於以合山水之樂。成君子之心。宜也。作序飲以貽後人。意匠妙悟筆勢凌空

【註解】牛馬之飲

柳別有鉅鐺潭西小邱記嶽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馬之飲於溪此言石頭之狀也

離坐禮曲禮離坐離立離

並坐監史立之監或佐之史

籌即酒

涸猶水之倒

坻水中高

痞腹內硬

叫號

屢舞謂酒醉者或叫號

如沸如羹

謂飲酒時叫號之聲如湯之沸騰羹之方熱也

裸程袒裼

孟子袒裼裸程于我側袒裼露

臂也裸程

促數糺逃

促迫促也數煩數也糺糾合也逃遙遠也按猜拳者往往分席中之人爲兩隊兩隊各相猜敵今人叫做點將促數就是促迫敵人數飲

也糺逃就是糾合

密即熱鬧

衍衍即安

定貌

〔總評〕借合山水之樂五字。憑空發揮。廻環往復。曲折盤旋。讀此種文。足以濬人靈思。

### 序飲

買了一所小小的邱壠。頭一日用鐵鋤整理一番。次日再拿水洗滌乾淨。就備些酒在溪石的上面飲。我從前所做記文中所謂「牛馬之飲者」都來了。每兩個人並坐在它的背上。把酒斟滿在杯中。使它隨着水勢流去。接着喝了。於是立了監督酒令的人。發出酒令道：「凡是在座喝酒的人們。都要拿十寸長的酒籌三枚。逆着水流投去。倘若能够使這箇酒籌不致回流。或是不停止在水中的高處。或是不沈入水底。可以不必喝酒。若是回流的。停止的。沈下去的。就要罰酒。至於罰酒的數目。就依着酒籌的數目。」這個酒令一經發出。各人就依次把酒籌投去。祇見這酒籌浮在水面上。旋轉不定。極其流動。有像舞蹈的。有像跳躍的。有極快速的。有極緩慢的。有一去不回的。有中途停止的。於是各人都倚着石頭。目不轉睛的望着。一面更歡欣鼓舞。助長它的勢力。等這個酒籌一去不回。才算沒有事。於是也有罰酒一次的。也有罰酒二次的。就中有個客人。姓婁。名字叫做圖南的。他所投的三枚酒籌。一枚回流轉來。一枚停止在水中高處。一枚沈下水底去了。惟有他一個人。罰了三回酒。衆人都大笑。

起來，總算快樂極了。可惜我患着腹內有硬塊的毛病，不能夠多喝酒，一來就醉了，於是不得不稍稍改變這個酒令。玩了一天一夜，各人都不想回去了。我曾經聽見說，從前喝酒的人，也有作揖打恭，客客氣氣，盡一種禮節的；也有亂叫亂喊，舞蹈不休，像湯的沸騰，像羹的滾熱，鬧得不可開交的；也有赤身露體，算做曠達的；也有玩玩各種樂器，借此調和心意的；也有猜拳行令，非常熱鬧的。現在合他們完全不同，所以雖然沒有作揖打恭，卻也很有禮節；沒有亂叫亂喊，却也很覺得快樂；沒有赤身露體，却也很覺得曠達；不用樂器，却也覺得心意調和；去了猜拳行令，却也非常熱鬧。酒令雖然簡單，却能使個個快樂；動作雖然覺得放肆一點，實在很是恭敬；安安定定，從從容容。借此合着山水的快樂，成就君子的心意，實在是當得很啊！我因此就作一篇序飲的文章，傳給後世的人們，叫他們也可以學做學做。

以。小。化。大。法。極小的題目，發揮出極大的議論來，叫做「以小化大法」。這種法子，一定要胸有含蓄，一提筆就是洋洋灑灑的寫出來，在不知不覺中，便成了絕妙文章。讀者當該著實揣摩這種文字的氣脈。

### 九牛壩觀角觝戲記

評註古文百法示範卷之一

彭士望

江西南昌人字躬菴一字樹廬明遺民少有雋才黃道周下獄士望承父遺命傾身營救幾遭不測及道周論戍事乃解後從魏叔子講學翠微峯所學以躬

行為本著有恥躬堂集如于卷

樹廬叟負幽憂之疾於九牛壩茅齋之下。戊午閏月除日。有爲角觝之戲者。踵門告曰。其亦有以娛公。叟笑而領之。因設場於溪樹之下。密雲未雨。風木冷零。然陰而不燥。於是鄰幼生周氏之族之賓之友戚。山者牧樵。耕者犂犢。行擔簦者。水桴楫者。咸停釋而聚觀焉。「淡淡記叙恰頗堪玩味」初者累重平聲案。一婦仰臥其上。豎雙足承八歲兒。反覆臥起。或鵠立合掌拜跪。又或兩肩接足。兒之足亦仰豎。伸縮自如。間去聲又一足承兒。兒拳曲如蓮出水狀。其下則二男子。一婦。一女童。與老婦鳴金鼓。俚歌雜佛曲和去聲之。良久乃下。去聲又一婦登場如前臥。豎承一案。旋轉周四角。更反側背面承之。兒復去聲立案上。拜起如前儀。兒下則又承一木槌。槌長尺有去聲半。徑半之。兩足員轉。或豎拋之。而復承之。婦既罷。一男子登焉。足仍豎承一梯。可五級。兒上至絕頂。復倒豎。穿級而下。叟憫其勞。令去聲暫息。飲

聲去之酒。其人更移場他處。擇草淺平坡地。去聲上瓦石。乃接木爲橋。距地約八尺。許一男子履其上。傳粉墨。揮扇雜歌笑。闊步坦坦。時或跳躍。後更舞大刀。回翔中聲節。此戲吾鄉暨江左時有之。更有高丈餘者。但步不能舞。最後設軟索。高丈許。長倍之。女童履焉。手持一竹竿。兩頭載石如持衡。行至索盡處。輒倒步。或仰臥。或一足立。或偃行。或負竿行如擔。或時墜挂。復躍起。下鼓歌和之。說白俱有名目。爲時最久。可十刻。女下。婦索帕蒙雙目。爲瞽者歌。番躍而登。作盲狀。東西探步。時跌若墜。復搖晃似戰懼。久之乃已。仍持竿石加重。蓋其衡也。陸離方登場時。觀者見其險。咸爲股栗。毛髮豎。目眩暈。惴惴惟恐其傾墜。叟視場上人。皆暇整從。讀若聰容而靜。八歲兒亦齋慄。如先輩主敬。如入定僧。此皆誠一之所至。而專用之於習。慘淡攻苦。屢蹉跌而不遷。審其機。以應其勢。以得其致力之所在。習之又久。至精熟。不失毫芒。乃始出而行世。舉天下之至險阻者。皆爲簡易。去聲夫曲藝則亦有然者矣。以是知至巧出於至平。蓋以志凝其氣。氣動其天。非鹵莽滅裂之所能效。此其意莊生知之。私其身不以用於天下。儀秦亦知之。

且習之。以入國。戲私富貴。以自賊其身。與名莊所稱儻之弄丸。庖丁之解牛。偃  
仰之承蜩。紀省子之養雞。推之伯昏瞀人。臨千仞之蹊。足遂巡垂二分在外。呂  
梁丈人出沒於懸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之間。何莫非其神全也。叟又以視  
觀者。久亦忘其爲險。無異康莊大道中。與之俱化。甚矣習之能移人也。逗出偉  
論極筆  
飛墨舞之致其人爲叟言。祖自河南來零陵。傳業者三世。徒百餘人。家有薄田。頗苦  
賦役。攜其婦與婦之娣。兄之子。提抱之嬰孩。餬其口於四方。贏則以供賦。所  
至江浙西粵滇黔口外絕徼之地。皆步擔器具不外貸。諳草木之性。搯撫續食。  
亦以哺其兒。叟視其人衣去聲敝。溫飄泊羈窮。陶然有自樂之色。羣居甚和適。男  
女五六歲。卽授技。老而休焉。皆有以自給。以道路爲家。以戲爲田。傳授爲世業。  
其肌體爲寒暑風雨冰雪之所頑。智慧爲跋涉艱遠人情之所敝。怵磨厲。男婦  
老穉皆頑鈍。儇敏機利。撻於猿獠。而其性曠然如麋鹿。叟因之重有感矣。再接  
再厲  
先王之教久矣。夫不明不作。其人恬自處於優笑巫覡之間。彼固自以爲戲。叟  
獨以爲有所用固哉。王介甫謂雞鳴狗盜之出其門。士之所以不至。患不能致。

雞鳴狗盜耳。呂惠卿輩之誣，設會鷄鳴狗盜之。不若鷄鳴狗盜之出其門，益足以致天下之奇士。而孟嘗未足以知之。信陵燕昭知之，所以收漿博屠者之用。千金市死馬之骨，而遂以報齊怨。宋亦有張元吳昊，雖韓范不能用，以資西夏。寧無復以叟爲戲言也。悲夫。生公說法 頑石點頭

【註解】角觝觝亦有作抵者，角觝者使兩兩相當，角力以相抵觸，即今拳術。冷然風的聲音（莊子）列子御風而行，冷然善也。登當舉字講。水桴桴者，桴編竹木成排，以代船也。桴就是槳，講在水中行，桴划槳之人也。衡當秤字講。偃行就是臥行。番躍而登番更代的意思，講女子既下，婦假作

警者代躍憂懼的惴惴驚駭縮抖齋慄的形狀入定和尚默坐心中並無俗念發生，叫做入定。此其意莊生知

之（莊子）長梧封人曰：昔予爲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滅裂而報予。儀秦亦知之三句儀秦知之而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則其實亦滅裂而報予。

家爲游戲，私富貴爲己弄丸游戲之事也。昔楚莊王偃兵，宋都得市南勇士熊宜僚者，工於丸，士衆稱之，以當五百人，乘以劍而不動。

有而不至，自害其身名也。僚之弄丸宜僚者工於丸，士衆稱之，以當五百人，乘以劍而不動。

捶丸九於手，一軍停戰而觀之（莊子）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解，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踣，砉然騞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嘻，善哉！技蓋至此乎。

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莊子）仲尼適楚，出於林



中見痾僕者承朝猶撮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耶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撮之也紀省子之養

鷄（莊子）紀省子為王養鬪雞十日而問雞已乎曰未也方虛橋而特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響景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

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反走矣伯昏瞶人臨于仞之蹊（莊子）伯昏瞶人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凌巡足二分在外埒列御寇

而進之御寇伏地汗流至踵呂梁丈人（莊子）孔子觀于呂梁縣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鼉魚鼈之

而拯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塘下康莊就是大路五達叫零陵縣名清屬永州府今屬湖南衡陽道江浙西粵滇黔

口外絕徼江是江蘇浙是浙江西粵是廣西滇是雲南巫覡為人禱祝鬼神的王介甫

就是王安石註見相提並論法鷄鳴狗盜之出其門二句都見王安石所著讀孟嘗君傳呂惠卿字吉甫泉州晉江人諂事王安石附和

新法得為太子中允及安石去位惠卿為參知政事遂力燕昭人立為王立黃金臺以招賢燕昭人立為王立黃金臺以招賢

排安石後遷謫而死為人竊險雖章惇蔡京亦畏惡之士師事郭隗使樂毅伐漿博信陵君留趙聞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欲

齊入其都燕益強大見兩人兩人自匿不肯見信陵君聞所在乃閒步往從此兩人

游甚歡後秦東伐魏魏王使使住請公子歸公子誠門下有敢為魏王使通者死賓客莫敢勸毛公薛公付見公子曰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生之宗廟公子尚何面目立天下乎信陵君因歸

魏屠者 信陵君盜兵符欲奪晉鄙軍侯生曰公子即合符而晉鄙不授公子兵而復請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請

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爲千金市死馬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卒椎殺晉鄙

之骨 昭王卽位於燕破之後欲招賢者以問郭隗隗曰古之人君有以千金使涓人求千里馬者馬已死買其骨五百金而返涓人曰死馬且買之況生者乎馬今至矣不期年而

千里馬至者三今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況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爲魏築宮而師之於是士爭趨燕樂毅自魏往王以爲亞卿任以國政卒破齊國

吳 華州人久困場屋薄遊塞上干韓琦范仲淹不能用聞西夏趙元昊有意窺中國遂叛而往卽其都門之酒家劇飲終日引筆書壁曰張元昊吳來飲此邈者執之責以入國問諱

之義二人大言曰姓尙不理會乃理會名耶時韓琦字稚圭范是范仲淹字元昊用中國賜姓二人故云元昊異而用之韓范希文二人爲陝西經略招討副使

【總評】以如許小題目發如許大議論。非胸羅萬卷。眼鑑千秋者。不能有此奇文。

### 九牛壩觀角觝戲記

樹廬叟抱了一種鬱憂的毛病，住在九牛壩茅齋的底下。戊午年閏十二月三十那一天，有個做「角觝戲」的人，走到門前來告訴道：「我有一種遊戲的法子，可以使得您老人家快樂。」叟就笑着答

應他。於是布置一個場所，在溪樹的底下。那時候，天空的雲，非常濃密，却沒有下雨；風吹着樹木，淅淅然作響；天氣很陰，却不覺得驟熱。於是隣舍間小兒，同周姓的族人賓客朋友親戚們，山裏牧牛砍柴的人，在田中拿傘和牽小牛的人，路上拿傘的人，水面划楫的人，統統停止他的事情，聚攏來觀看。起先把兩張桌子疊起來，一個女人，仰着身體睡在桌子上；把兩腳豎起來，拿八歲的小孩子托在其上。忽而睡了，忽而起來。有時候同仙鶴一樣的立起來；有時候合着兩手拜跪。有時候把兩個肩胛和脚相連接，那小兒的足，也仰豎起來。一伸一縮，無不如意。有時候又單用一隻脚托着小孩，那小孩的身子，屈曲起來，同蓮花出水一個樣子。底下另有兩個男子，一個女人，一個女孩子，和一個老太婆：敲鑼打鼓，唱着粗俗的歌兒，和他經過許多時候，方才下來。另外又有一個女人上場，照着以前的方法睡了，把兩腳豎起來，托着張桌子四面旋轉。一回兒再把桌子反轉來，托着那小兒，仍復立在桌上，拜起同前一樣。等小兒下來了，又換托了一個木槌子，——那槌子長一尺半，穿心徑約七寸半，——兩脚圓轉如意；有時候把槌子豎起來拋去，等它下來時候，仍復用脚托着。那女人把技演完了，換了一個男子，登在其上，兩脚仍復豎着，托着一個梯子。那梯子大約有五個階級，有小兒從未級爬至最高一級，再把身子倒豎起來，穿級而下。叟因為憐念他們太勞苦了，叫他暫時休息，並且請他們喝酒。

於是這些人，再把場地移到別處，揀着淺草平坡的地方，把石子和瓦片拾去，接木爲橋，離地約有八尺光景。一個男人踏在橋上，臉子上塗着白粉和墨，手搖着扇兒，口唱着歌兒，大踏步走來走去，髻鬚同在平地上一樣。有時更或跳躍起來。後來又把大刀舞着，在橋上來往不停。這種玩藝兒，我們鄉間和江西，時常有的，更有高達一丈以上的；但祇能够步行其上，却不能舞刀罷了。到了頂結末，設一條繩子一條，高一丈光景，長再加一倍。有一個女孩子，在上面行走，手裏拿着一條竹竿子，兩頭兒載着石頭，同着天平一樣。走到繩子完結的地方，就倒走回來。或是把身子睡在繩上，或是用一隻腳立着，或是把身子彎着行走，或是把竹竿子負在肩上，同挑擔的一樣；或有時候吊下來，挂在繩子上，重復跳起來。底下打鼓唱歌和着她；說白都有名目的。所費時候極長，大約十幾刻光景。女孩兒下來了，另有一個女人，找一塊手帕，包着兩隻眼睛，裝成一個瞎子的樣兒；一跳就上去了。裝作沒有看見的一樣，東摸西摸，時時跌倒，像要吊下來的樣子，並且搖搖晃晃，似乎危險得很。等過許多時候，方才停止。仍復拿着竿子，那石頭也加重了。這實在是保持他平均的意思。當他們上場的時候，凡是看的人們，見他這樣危險，兩隻大腿都替他抖起來，毛髮也豎起來，眼睛也一時昏了，恐怕他吊下來。但是樹廬叟看場上的人，都統統的閒暇整肅，從容鎮靜。那八歲的小孩子，也非常整肅，差不多同前輩老先生的

主敬和入定的和尙一樣。這都是一誠之所到，專門用在練習上，苦苦的修養起來，雖然經過幾次失敗，仍復不改變他的勇氣，時時審察他的機會，以應斯勢；因此得着他用力的所在，學習既久，才能够精而且熟，就是細如毫芒，也不會失却了。於是出而行世，自後凡是天下極危險的所在，也都覺得極簡單極容易了。論到小小的技藝，尙且是這樣的，這一來，就可以知道凡是極巧妙的事情，就出於極平淡的。因為他們用着志去凝住他的氣，再拿着氣去動他的天機，決計不是粗心的人，所能够收得到效果的啊！這個意思，祇有莊子很知道，所以把身子作爲私有，不肯供給天下的用。蘇秦張儀，也知道這個意思，並且學習了這種法子把國家當作玩具，把富貴當作了私有的，終至自己害了自己的身體和名譽。莊子所稱贊的熊宜僚的弄彈子，庖丁的殺牛，偃佺的接取鳴蟬，紀省子的養鷄，也都是這個道理啊！再推而廣之，像伯昏瞀人，隨着千仞的深蹊，把兩隻腳慢慢的垂着二分在外面；呂梁丈人出沒在懸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之間；那一個不是因爲他的神氣充足的緣故呢？樹廡更再一看那旁觀的人，等到時候長久了，也幾幾忘了他們的危險，彷彿同大路上行走差不多，跟他們玩藝的，一同融化了。這樣看來，習慣能够改變人們的性情，實在是厲害得很哩！據玩藝的人跟樹廡說：他的祖父，從河南來到零陵，傳授這種職業，已經三代。徒黨也已經有一百多人了。家裏本來有幾畝

薄。田因爲被賦稅和差役所苦，就帶了他的妻子，和他嫂子，弟媳婦，姪兒們，並提抱的嬰孩；在各處混些飯喫。倘有盈餘，就拿去供給賦稅。所走過的地方，像江蘇，浙江，廣東，廣西，雲南，貴州，口外極邊的地方，都是步行負擔；各種器具，都不必向外借貸。而且熟悉草木的性質，各處採集，就當食物；並且拿來餵他的小孩子。樹廬更瞧着這些人，穿的是破布袍兒，東飄西泊，羈旅窮苦，很覺得有快樂的顏色。許多人住在一起，極爲和睦。男女到五六歲的時候，就教他各種玩藝兒，到老了，才休息，統統能够自己供給自己。拿道路當作家庭，拿玩藝當作田畝，拿教授當作世代的職業。他的肌肉身體，給寒暑風雨，冰雪鍛鍊慣了；他的智識意志，因跋山涉水，艱難遙遠，人情世故，儼戒愴惕磨礪慣了；所以男的，女的，老的，少的，身體都是異常結實，動作都是異常敏捷；機警便利，比較獼猴等，還要便捷。他們的天性，異常曠達；差不多同麋鹿一樣。樹廬更因此就不免有所感慨了。自從先王的教訓不明白，不創作，已經長遠了。他們這些人，固然自以爲同唱戲的和祈禱的差不多，不過一種玩藝兒罷了；但是樹廬更却偏偏說他們委實有點兒意思在這裏面。我看古今來最是固陋的，莫過於王安石了。他論孟嘗君，說鷄鳴狗盜的人，出在他的門下，所以以上等的士人就不來了。實在說起來，祇恐怕沒法招致鷄鳴狗盜的人罷了；要是像呂惠卿這些人，專門拍馬屁，說誑話，並鷄鳴狗盜的人，還够不上哩！講到鷄鳴狗盜

的人，能够出在他的門下，那末一定更可以招致天下的奇士。但是孟嘗君這個人却不能够明白這層道理；祇有信陵君和燕昭王，知道這個道理。所以能够收得到賣漿的，賭博的，和屠戶的用處。費了千金，去買死馬的骨頭，終至於能夠報復齊國的怨仇。宋朝的時候，也有張元同和吳昊兩個人，就是明白像韓琦、范仲淹一流人，尚且不能用他，終爲西夏所用。這樣說起來，後來的人切不可拿樹廬的說話，當做一種戲言就是了。唉！真是可悲痛啊！

側面寫入法。一篇文字，伸出手來，便一直寫落去，就覺得平淡無奇了。一定要從側面寫進去，方才極盡曲折頓挫之能事，自然看起來有姿致，讀起來有意思了。

### 胡忠簡公文集序

楊萬里

宋吉水人，字廷秀，舉進士，調零陵丞。時適張浚謫居，寓其所，勉之以正心誠意之學。萬里遂以誠名。其齋孝宗時召爲國子監博士，後以寶文閣待制致仕。進

寶謨閣學士，賜諡文節，祠於學。著有誠齋集一百三十二卷。

敬澹菴先生。資政殿學士忠簡胡公。中興人物，未能或之雙也。輕經一筆，籠罩全篇，紹興

戊午高宗皇帝以顯仁皇太后駕未返不得已以大事小屈尊和戎先生上書力爭至乞斬宰相在廷大驚金敵聞之募其書千金三日得之君臣奪氣知中國有人奉皇太后以歸自是敵騎不南者三十年昔魯仲連不肯帝秦秦軍聞之卻五十里後人疑之以爲說士之夸辭以今揆古古爲夸矣以今觀今今亦夸乎信所見疑所聞古今一也吾宋之安疆不以百萬之師而以先生之一言後之人聞之者焉知不若今之人聞仲連之事者乎亦以爲夸朱可知也若今之人親見先生之事則誰以爲夸者嗚呼先生之功其遠矣乎僅暢論其豐功偉業文具靈機先生之文肖其爲人其議論閎以挺其記序大以則其代言典而實其書事約而悉其爲詩蓋自抵庠斥本時宰謫置嶺海愁狖酸骨飢烏血牙風呻雨喟濤譎液詭有非人間世之所堪耐者宜養於心而反昌於詩視李杜夜郎夔子之音益加恢奇云至於騷辭涵茫嶄峩鉅劔刻屈抉天之幽洩神之秘槁瘦而不瘁恫懣而不慙自宋玉而下不論也靈均以來一人而已夫是數者得其一猶足以行於今而傳於後而况萃其百者乎何其盛也折入本題聲容並茂先生既歿後二十



年。其子澥。與其族子渙。族孫祕。哀集先生之詩文七十卷。目曰澹菴文集。池陽太守蔡侯必勝。慨然請其書刻之。命郡文學周南董振之。學錄何巨源校讎之。未就而蔡侯移官山陽。雷侯孝友。顏侯械。踵成之。嗟乎。先生之功。被於中國。名震於敵國。文範於學者。學者得其片言半簡。猶寶之師之。求見其書之全。何可得也。今三侯獨能刻而傳之。以惠學者。可不謂之賢矣哉。而蔡侯首發其端。可不謂尤賢矣哉。萬里督學於先生者。先生之言曰。道六經而文未必六經者。有之矣。道不六經而文必六經者。無之。先生之文。其所自出。蓋淵矣乎。而萬里何足以知之。先生廬陵薊城人。諱銓。字邦衡。澹菴其自號也。若其世系歷官行事。則丞相益國周公。書之於神道碑云。一波三折。應有盡有。

【註解】胡忠簡公

即胡銓字邦衡。宋江西廬陵人。舉進士。任樞密院編修官。上疏乞斬王倫。秦檜孫近三人頭懸之。藁街。金人以千金購其書。得書大驚。遂退師。

秦檜怒其逼已。貶韶州居海外三十年。後入為工部侍郎。請祠以歸。自號澹菴。老人卒。賜諡忠簡。祠於學。紹興。高宗的。顯仁皇太后。高宗的母。章氏。靖康。

之難從皇上。魯仲連。戰國齊人。時秦圍趙。急魏遣辛垣衍說趙。請帝秦。仲連見衍。深而。同伴北遷。曰。彼即肆然為帝。連有蹈東海而死耳。秦聞之。却五十里。閱且大。

的形容詞又 **挺** 拔出的 則 當法 夢帝賈子良弼其代子言見(書經)按皇上制語 **典**  
中寬曰閱 **挺** 意思 則 字解代言為臣下所代擬此即講制語等類代君立言也

當經字解當法字解皇上制語以堂皇 **時宰** 指秦檜 **謫置嶺海** 譴貶至 **愁** 猿啾啾兮  
正大不背經法為合格所以叫做典 楚詞九歌 講愁猿的叫聲 **十分悲酸也** 按猿即黑猿也 **濤譎波詭** 這句是形容 **夜郎** 地名就是現在貴州省的西境

郎 **夔子** 夔州古為夔子國 杜甫營旅食于此 **涵茫嶄峩** 是無涯涘的形容詞 **嶄峩** 是高的形容詞 **鉢** 剡刻

**屈** 講其文如鉞之快利而屈折也 按鉞是長針劍(說文)利傷也 **宋玉** 楚屈原的弟子為楚大夫憫其師被逐乃作九辨述  
所諷 **靈均** 屈原名平字靈均仕楚懷王為三閭大夫同列靳尚讒譖而疏之乃作離騷冀君  
也 **山陽** 就在現在江蘇省淮安縣 **益國周公** 名必大字子充廬陵人舉進士官至樞密使

死 **蘇省** 就在現在江蘇省淮安縣 **益國周公** 名必大字子充廬陵人舉進士官至樞密使

【總評】從功業上側面叙入。折到本題。寫來毫不費力。讀之乃有餘味。

故澹菴先生資政殿學士忠簡胡公，在宋朝的中興人物中，真是沒有人可以同他相並的了。在紹興

戊午年，高宗皇帝，因為顯仁皇太后的聖駕，還沒有從金國回來，沒法子，祇得拿着大國去服事小國，

評註古文百法示範卷之一

八一

屈着尊貴，同外國去講和，先生就上了一篇奏章，竭力諫爭，甚至於請把宰相的頭斬了。那時朝廷上許多臣子，都大嘆一驚。金人聽見了這回事，出了千金的賞格，徵求這封奏章。過了三天，果然被他們得着了。他們君臣看了，知道中國還有人在，一股勇氣，頓時消滅了，便把皇太后送回中國來。從此敵人的兵，不敢向南方來，有三十年之久。從前魯仲連不肯把帝號送給秦國，秦軍聽見了，退兵三十里；後人不相信，以爲說士夸大的話頭。拿着現在去揣度古人，那古人或不免有夸大的話；若是憑着今人去觀今人，難道今人也有這種夸大的嗎？凡是人對於眼見的，都是相信；對於耳聞的，就不免疑惑；這是古今一例的。我宋朝的保安疆土，不必用着百萬的兵，竟靠着先生的一句話，後世的人們，聽見了這回事情，安知不像現在的人，聽見魯仲連的事情的一樣呢？也以爲是夸大的說頭，那是不得而知的；若是現在的人，親見先生事情的人，還有誰說他夸大的呢？唉！先生的功績，真是遠大得很啊！先生所做的文章，極像他的做人。他的議論，闊深而且挺拔；他的記序，偉大而且合乎法度；他代擬的詔令，一一推本經傳而且實在；他的寫事，簡約而能詳悉；他所做的詩，自從排斥秦檜，謫居嶺海以後，聽見愁猿酸骨的聲音，見着飢鳥磨牙的樣子，再加之風雨淒淒，波濤詭譎，這種苦頭，都是人世所不能耐的；宜其養在心裏，却反而一一見在詩上，比較李白住在夜郎，和杜甫住在夔州時候的聲音，實在

還要覺得恢奇哩！論他的駢辭，像水的沒有邊岸，像山的高不可攀，像長針的快利而屈折，抉出天公的幽怪，漏洩神靈的秘密，苦瘦而不覺得憔悴，悲痛而不覺得怨恨；從宋玉以下，固然可以不必論；簡直是屈原以來一個人罷了。論到這幾樣好處，得着一樣，已經可以流行在今世，遺傳到後代；何況把一百樣的好處，都聚在一塊兒呢？唉！何其盛啊！先生死後二十年，他的兒子澥和他的族子渙，族孫秘，編集先生的詩文，共得七十卷；定個名目，叫做「澥菴文集」。池陽太守蔡侯必勝，慨然把這部書刊刻起來，命郡文學周南董振之，學錄何巨源校對。還沒有刊成，蔡侯便移到山陽做官去了。後來雷侯孝友，顏侯械，繼續下去，方才把這部書刊成了。唉！先生的功勞，在中國都已普遍了；先生的名望，在敵國也給他震驚了；先生的文章，委實可以做讀書人的模範。所以凡是讀書的人，得着先生一句話，或是半頁書，尙且要非常寶貴，把他當做老師看待；要是想把全書都得着了，那裏辦得到呢？現在三侯，獨能夠把這書刊刻起來，流傳到後世，使讀書的人，受惠不淺；這不是他們的美德嗎？論到蔡侯，能够把這事情，首先發起，可不是更是難得的嗎？萬里是曾經受教誨於先生的人，先生說道：「凡是一個人的做人道禮，樣樣都依着六經，但是他的文章，却未必像六經，這種人是有的。若是做人的道禮，不能够依着六經，講到他的文章，反而能够同六經一樣，這是斷斷沒有的。」照這樣看起來，先生文

章的來源，全從六經出來，委實是淵深得很！像萬里學問極淺的人，那裏能夠知道呢？先生是廬陵蕭城人氏，名諱叫證，表字叫邦衡，澹菴是他的別號。至於他的世系歷官行事，丞相益國周公，已書在碑道碑上，我所以可以不必再記的了。

平起側結法。文字有起筆平允，入後愈加酣暢，結段則不像起筆之平允；往往意有餘而言不足，戛然以止——這種叫做「平起側結法」。這種法子，注重在於結段。要使結段有含蓄不盡的現象，則中段亦應加以舒暢，方才聯絡一氣，不致有頭輕腳重的弊病。

### 顏觸說齊王

#### 戰國策

齊宣王見去聲顏觸一本作歐曰：觸前。觸亦曰：王前。宣王不悅。左右曰：王人君也。觸人臣也。王曰：觸前。觸亦曰：王前可乎。觸對曰：夫觸前爲慕勢，王前爲趨。士與使觸爲慕勢，不如使王爲趨。士吐觸不凡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貴乎？士貴乎？對曰：士貴耳。

王者不貴。王曰：有說乎？觸曰：有。昔者秦攻齊，令曰：有敢去柳下季壘五十步而樵采者，死不赦。令曰：有能得齊王頭者，封萬戶侯，賜金千鎰。由是觀之，生王之頭，曾不若死士之壘也。宣王默然不悅。逼進一層左右皆曰：觸來。觸來。大王據千乘去之地，而建千石鐘，萬石簏。即簏天下之士仁義皆來役處。上辯知同並進，莫不來語。東西南北，莫敢不服。萬物無不備具，而百姓無不親附。今夫士之高者，乃稱匹夫徒步而處農畝，下則鄙野監門閭里士之賤也，亦甚矣。觸對曰：不然。觸聞古大禹之時，諸侯萬國，何則？德厚之道，得貴士之力也。故舜起農畝，出於野鄙，而為天子。及湯之時，諸侯三千，當今之世，南面稱寡者，乃二十四。由此觀之，非得失之策與。去稍稍誅滅滅亡，無族之時，欲為監門閭里，安可得而有乎哉？是故易傳不云乎？居上位未得其實，以喜其為名者，必以驕奢為行。去據通慢驕奢，則凶從之。是故無其實而喜其名者，削無德而望其福者，約無功而受其祿者，辱禍必握。故曰：矜功不立，虛願不至。此皆幸樂其名，華而無其實德者也是。堯有九佐，舜有七友，禹有五丞，湯有二輔，自古及今，而能虛成名

於天下者無有是以君王無羞亟去聲問不媿下學是故成其道德而揚功名於後世者堯舜禹湯周文王是也故曰無形者形之君也無端者事之本也夫上見其原下通其流至聖人明學何不吉之有哉老子曰雖貴必以賤為本雖高必以下為基是以侯王稱孤寡不穀是其賤之本與平聲夫孤寡者人之困賤下位也而侯王以自謂豈非下人而尊貴士與平聲夫堯舜禹周成王任周公且而世世稱曰明主是以明乎士之貴也舌妙聲蓮宣王曰嗟乎君子焉音烟可侮哉寡人自取病耳及今聞君子之言及今聞細人之行去聲願請為弟子且願先生與寡人遊食必太牢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顏觸辭去曰夫玉生於山制則破焉非弗寶貴矣然太璞不完士生乎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得尊遂也然而形神不全觸願得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靜貞正以自虞通娛制言者王也盡忠直言者觸也言要道已備矣願得賜歸安行而反臣之呂屋則再拜而辭去也觸知足矣歸真反璞則終身不辱也發人深省

【註解】齊宣王

威王的子名辟疆顏觸齊人呂氏春不快樂柳下季魯國人姓展名禽字季因食朱

柳下故曰龍俗所謂鎰二十默然不講言語萬石簏簏天上神獸頭像鹿身體像龍懸鐘

六鍾共為之使叫做役鄙野鄙小邑也郊閭里五比叫做閭五鄰叫諸侯萬國會

一簏在其位叫做處鄙野以外叫做野閭里做里都是二十五家諸侯萬國會

諸侯於塗山執舜起農畝書舜典虞舜側微大禹謨帝初於歷山往於田湯姓子名履一

玉帛者萬國舜起農畝按舜姓姚曰重華其先封於虞故曰有虞氏湯曰天乙亦曰

武得策就是講貴士失削就地時當窮必握握一作渥講厚被其禍也矜功不立徒

然有矜大好功之志而虛願不至講不去求不去作為而欲堯有九佐說堯當堯之

不作為故功不能立也虛願不至得之此虛願也物不自至堯有九佐時舜為司徒契

為司馬禹為司空后稷為田疇夔為樂正倕為工師伯夷為秩宗皋陶為大理益掌獸禽按堯

姓姬高辛氏的次子曰放動育於母家伊侯之國後徙於著故曰伊耆氏封於陶及唐故又曰

陶唐氏又按皋舜有七友東不訾秦不虛靈甫是也禹有五丞就是益稷皋陶垂契是

名湯有三輔就是誼伯仲伯咎單是也無羞亟問講不要怕羞不媿下學猶講不恥於

形之君也講無形為削與約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陽楚國不穀謙虛的稱呼也下人

也自居於周成王名誦武周公旦周公名叫旦太牢就是當美制裁割的太璞



不完

璞者玉之生於石中者也一經裁割則其本來的太璞不完全矣

遂

當遂字講

晚食

腹飢而後食叫做晚食

制言

謂命令也

終身不

辱

老子道德經知足不辱

【總評】是篇寓諷於諫。國策中得意筆也。起似平允。入後詞泛江河。氣吞山嶽。結段尤有生公說法。頑石點頭之妙。

### 顏觸說齊王

齊宣王接見顏觸的時候，說道：「顏觸啊！請你走到我的面前來！」顏觸亦說道：「王啊！請你走到我面前來。」宣王就有些不大快活。宣王的從人說道：「王是一國的君，顏觸不過一個臣子罷了；王叫顏觸來面前，難道顏觸也可以叫王走到面前去嗎？」顏觸答道：「論到顏觸走到王的面前去，是仰慕勢利的意思；若是王走到顏觸的面前來，是尊重士人的意思。與其叫顏觸仰慕勢利，不如請王尊重士人爲得當了。」宣王聽了這幾句話，就忿然作色道：「如今且問你：還是國王尊貴呢？還是士人尊貴呢？」顏觸答道：「士人尊貴得多哩！國王沒有什麼尊貴。」王又問道：「你這話有沒有理由？」顏觸答道：「怎麼說沒有呢！——從前秦國攻齊國的時候，軍中下令道：『如果有人敢到柳下惠墳

前砍柴的，就應該把他殺了，沒有寬恕的。」又有一個軍令說道：「如果有人能够得齊王頭顱的，封他萬戶侯的爵位，賜他黃金千鎰。」照這樣看起來，生王的頭顱，還不及死士的墳墓哩！宣王聽了，連一句話都沒有，心裏兀是不快活。宣王的從人都說道：「顏觸來！顏觸來！大王據着千乘的土地，建着千石的鐘，和萬石的簋，天下的士人，無論向仁慕義的，都來供給使役，或是受着職位。口裏能辯的，心裏懷着智計的，同時進來，跟大王說話。東西南北，沒有敢不屈服的。萬物無不具備。百姓也沒有不親附的。現在講到士人中最高等的，不過叫做匹夫；他平時徒步活動在農田中，下來就在鄙野監門閭里；士人的卑賤，也算到極點了。」顏觸對着他說道：「不是這麼說的。我聽見古代大禹的時候，來朝見的諸侯，有萬國之多。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為他德器深厚並且得着尊重士人的效力就是了。所以虞舜發起在農田中，出身在野鄙間，平白地做了皇帝。等到商湯的時候，諸侯來朝見的，有三千之多。現在世間上，南面稱寡人的，乃有二十四人。照這樣看起來，不是完全在於貴士和不貴士的緣故麼？倘若稍稍遇着誅滅或滅亡，或是滅族的時候，就是要想做個監門閭里，教他那裏去找啊？所以易傳上說的好：「凡是在高位的人，倘然並沒有得着實在的權力，却專門喜歡在名譽上做事情，那麼他的行爲，一定是流入驕傲奢侈一路。若是僂慢驕奢，那麼凶惡的事情，就跟着他來了。」所以凡是

沒有實在，專喜歡做名譽的人，其國家的土地，必定日趨於減削；沒有德器而希望得着幸福的人，必定日趨於困窮；沒有功德，而自受利祿的人，一定自取其恥辱，而且他的禍患，一定是非常深厚的。古人說道：「凡是專門矜誇功勞，不去作爲的人，一定不能建立事業；徒然有了願望，不去實行的人，一定不能夠達到目的。」這都是講徒然企慕一種虛名，浮華而沒有實在德器的。從前堯有九個輔佐，舜有九個朋友，禹有五個丞相，湯有三個輔佐。從古以來，到了如今，斷斷沒有能夠把一種虛空，可以成名於天下的。所以我要勸大王，不要害羞，常常向別人去問難；不要怕難爲情，向臣下去求學問。借此就可以成就道德，顯揚名譽在後世，像堯舜禹湯周文王等就是了。所以說道：「沒有形跡的，就是形跡的起原，沒有端倪的，就是事實的根本。」講到在上的人，能窺見這個原委，在下的人，能貫通這個支流，凡是聖人，都明於學問，那還有什麼不吉利呢？老子說道：「一個人雖然貴了，必定要拿賤做了根本；雖然地位高了，必須拿謙虛做了基礎。」所以諸侯和國王，都自稱叫做「孤」，或是「寡人」，或是「不穀」。這就是自己處在卑賤的根本啦。講到「孤」「寡」等稱呼，是人類極困苦極卑賤的地位，那諸侯和國王，却偏偏用了稱他本身，這豈不是自下於人，而尊重士人嗎？凡是堯傳給舜，舜傳給禹，周成王信任周公旦，世世代代，都稱讚他們叫做明主。這就是表明士人可以尊貴哩！齊宣王聽

了這一席話，於是恍然大悟道：『唉！君子那裏可以侮辱他呢？實在寡人自己不好。如今方才得聽見君子的說話，如今方才得聽見小人的行爲。我情願做你的學生，而且顏先生如果肯同着寡人一起住着，那麼天天喫的，一定用牛肉；出去的時候，一定用車子；妻子的衣服，一定做那非常美麗的。』顏觸聽了，就立刻告辭，說道：『譬如玉生在山中，一經截斷，那玉就從石中破出，非不寶貴，但是已失却玉的本來面目了。士人生在鄙野，一經推薦，就可以得着祿位，非不被人尊重，而且可以達到目的；但是士人的形神，已是不全了。觸情願回到家裏去。等到肚子餓了，方才喫飯，那麼粗飯，就可以當喫肉了。緩緩兒走去，那麼步行就可以當坐車子了。又如我生平並沒有犯着什麼罪名，那麼就可以當着富貴了。我顏觸願意守着清靜堅正，借此娛樂一世。本來制言的是大王，盡忠直言的是顏觸，如今談論要道，總算是已經完備了，就請大王放我回去，使得我可以緩緩兒走着，回到我的本鄉去，我就感激不盡了。我已經知足了，歸我的本真，返我的太璞，我就終身不會受辱的了。』

一。語破的法。做文章的法子，任憑你千言萬語，說得天花亂墜，其實歸根結蒂，要緊的說話，總只一兩句罷了。但是這一兩的要緊說話，也有明點的，也有暗點的，各隨着作者的心思和手法，不能一概而論。倘若是用着

明點的方法，就文法上講起來，就叫做「一語破的法」了。

### 六國論

蘇

轍字子由，宋眉山八洵次子，與兄軾同舉進士，累官翰林學士，門下侍郎。致仕後，自號穎濱遺老，文章高雅，平正中有奇氣，著有樂城集五十卷。

嘗讀六國世家，竊怪天下之諸侯，以五倍之地，十倍之衆，發憤西向，以攻山西千里之秦，而不免於滅亡，常爲之深思遠慮，以爲必有可以自安之計。蓋未嘗不咎其當時之士，慮患之疏，而見慮之淺，且不知天下之勢也。紆迴曲折逼出夫秦之所與諸侯爭天下者，不在齊楚燕趙也，而在韓魏之郊。諸侯之所與秦爭天下者，不在齊楚燕趙也，而在韓魏之野。全篇主旨盡在此語之中，以下即就此詮釋之。秦之有韓魏，譬如人有腹心之疾也。韓魏塞秦之衝，而蔽山東之諸侯，故夫天下之所重者，莫如韓魏也。昔者范雎用於秦，而收韓商鞅用於秦，而收魏。昭王未得韓魏之心，兩出兵以攻齊之剛壽，而范雎以爲憂。然則秦之所忌者，可以見矣。抉出秦人心理明白盡秦之用兵於燕趙，秦之危事也。越韓過魏，而攻人之國都，燕趙拒之於前，而

韓魏乘之於後。此危道也。而秦之攻燕趙。未嘗有韓魏之憂。則韓魏之附秦。故也。夫韓魏諸侯之障。而使秦人得出入於其間。此豈知天下之勢耶。以上言韓魏二國不應附

秦委區區之韓魏。以當強虎狼之秦。彼安得不折而入於秦哉。韓魏折而入於秦。然後秦人得通其兵於東諸侯。而使天下徧受其禍。以上言山東諸侯不應委二國使之附秦

夫韓魏不能獨當秦。而天下諸侯藉之以蔽其西。故莫如厚韓魏以擯秦。秦人不敢逾韓魏以窺齊楚燕趙之國。而齊楚燕趙之國。因得以自完於其間矣。以四

無事之國。佐當寇之韓魏。使韓魏無東顧之憂。而為天下出身以當秦兵。以二

國委秦。而四國休息於內。以陰助其急。若此。可以應夫無窮。彼秦者。將何為哉。

代為六國畫策異常。周詳文氣極似國策。不知出此。而乃貪疆場尺寸之利。背盟敗約。以自相屠滅。

秦兵未出。而天下諸侯已困矣。至使秦人得伺其隙。以取其國。可不悲哉。感慨作結

遺恨千秋

【注解】六國 即韓魏燕趙齊楚諸國也 世家 史記紀諸侯王之事。謂之世家。取開國承家世代相續之意。編次法與本紀同。

【總評】首先揭出當時天下之大勢。注重在韓魏二國。以後逐層疏解。朗若列眉。此種作法。最易令人學步。至其文筆之飄忽如風掃落葉。如黃河決口。是得力於國策者。

### 六國論

我往嘗讀六國世家。私底下頗怪天下之諸侯。拿着五倍的地方。十倍の兵士。發起憤來。朝着西方。去攻打山西千里的秦國。終歸免不了滅亡。時常替他仔細思量。以爲一定有可以自己弄得安安耽耽的計畫在這裏面。我總要批評當時的人們。防備禍患的疏忽。見解的淺近。而且不明白天下的大勢。論到秦國所以同諸侯爭天下的重要所在。不在於齊楚燕趙。而在於韓魏兩國的郊外。那諸侯所以同秦國爭天下的重要所在。也不在齊楚燕趙。却在於韓魏兩國的野外。原來秦國對於韓魏兩國。彷彿同一個人有了腹心的毛病一般。因爲韓魏兩國可以當住秦國的衝要。遮蔽了山東的諸侯。所以那時候天下頂注重的。再沒有比得上韓魏兩國的了。從前范雎在秦國執政的時候。首先要收服韓國。商鞅在秦國執政的時候。首先要收服魏國。秦昭王時候。還沒有得着韓魏的心。就出兵去攻打齊國的剛壽地方。當時范雎就很是擔着憂慮。照這樣說來。那麼秦國忌憚的所在。就可以明白了。秦

國如果在燕趙兩國用兵，委實是秦國極危險的事情。你想越過韓魏兩國，去打人家的國都，倘若燕趙兩國在前面抵禦，再加韓魏兩國在後面攻打，那秦國就前後不能照顧，豈不是一種極危險的事情嗎？但是秦國去打燕趙，却並不庸防着韓魏，這就是因為韓魏兩國已經歸附秦國的緣故。這麼說來，那韓魏兩國的確是諸侯的屏障。現在竟任憑秦人在裏面自由出入，這個難道可以說是知道天下大勢的嗎？靠着區區的韓魏，教他去抵當強蠻同虎狼相似的秦國，怎麼能夠教他不併入於秦國？等到韓魏既併入於秦國，那麼秦人就可把他的兵士，通到山東的各國來，於是天下就要從此都受他的禍患了。講到韓魏兩國，雖然不能夠獨力抵當秦國，但是天下的諸侯，委實可以靠着他們遮蔽西面的秦國。所以莫好於厚結韓魏，教他攢斥秦國。於是秦人就不敢越過韓魏，來窺伺齊楚燕趙的國度，那幾國就可以借這個，自己安安耽耽過日子了。合着四個沒有事情的國家，去幫助當強寇的韓魏兩國，因此可以使得韓魏不必向東邊擔着憂慮，一心一意，可以替天下出力，來抵當秦兵。其餘四國，在國內休息着，遇着二國有急難的時候，就暗地裏幫助他，接濟他。這麼一來，就可以應付於無窮，秦國雖然強暴，究竟有什麼用處啊！無如六國不知道用着這個法子，偏是貪着一點的利益，違背盟誓，毀棄成約，自己來殺害自己。所以秦兵還沒有出函谷關一步，那天下的諸侯，已是困疲了；弄



到後來，反而使得秦人，得窺伺他們的間隙，把他們的國度取去。這豈不是很可以悲傷的嗎？

開門見山法。「開門見山」這四箇字的意義，就是說一篇文章的主意，劈

頭就把它說得明明白白；以後不過依着這幾句話，疏解疏解罷了。這種

法子，雖然不免直率一點，但是倘若能夠說得入情入理，也足以動人觀

聽，耐人咀嚼。這全在於作者的手法如何，不能一概而論的。

### 五代史伶官傳叙

歐陽修

宋廬陵人，字永叔，四歲而孤，母誨之學，後舉進士甲科，爲諫官，旋出爲滁州刺史，復召拜翰林學士，參知政事，卒諡文忠。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

者。可以知之矣。一起已將全世言晉王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

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爲兄弟。而皆背晉以歸梁。此三者吾遺恨也。

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於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

少牢告廟。請其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敘次方其繫燕父子以

明斷

組函梁君臣之首入於太廟還矢先王而告其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  
 仇讎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倉皇東出未及見賊而士卒離散君  
 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誓天斷髮泣下沾襟何其衰也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  
 抑本其成敗之迹而皆自於人歟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  
 以忘身自然之理也頓宕跌挫神似史記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  
 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為天下笑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  
 於所溺豈獨伶人也哉作伶官傳點出伶人作結表明莊宗所以失天下之原因

【注解】五代史書名有新舊兩種舊五代史係薛居正撰新五代史係歐陽修重加修訂者此條指新者而言伶官即掌樂之官莊宗姓李

名存勗滅後梁而晉王即莊宗之父姓朱耶名克用沙陀人先梁初從黃巢為盜既而降唐

有天下國號後唐世事唐賜姓李以平黃巢功封晉王契丹國名其地奄有今東三省熱河察哈爾綏遠及直隸北部內蒙古主曰耶律阿保機

賜名全忠封梁王姓劉名契丹及直隸北部內蒙古主曰耶律阿保機少牢就

後遂代唐有天下燕王守光契丹及直隸北部內蒙古主曰耶律阿保機少牢就

羊謂行軍得勝而還也凱旋謂行軍得勝而還也

【總評】入手即將盛衰之理歸諸天命以後逐段說明自易為力至其筆

勢之豪邁與文情之悲壯是全集中不可多得之作。

五代史伶官傳敘

唉！國家盛衰的道理，雖然說是天定的，但是也何常不由於人事的呢？推原唐莊宗所以得天下，和他所以失天下的原因，就可以知道了。據世間傳說，當晉王臨終的時候，把三枝箭，賜給莊宗；並且告訴他道：「梁國是我的仇敵，燕王是我所立的，契丹和我，本來約爲兄弟的；他們現在都背着我們晉國，歸附到梁國去；這三樣都是我留着的恨事。現在給你三枝箭兒，你可不要忘了你父親的素志啊！」莊宗受了，就藏在祖廟裏。自後凡遇着有用兵的時候，就派人宰了一口羊，在廟中告祭一番；把三枝箭請出來，裝在錦囊裏，負着在前面先走。等到戰事完畢，班師回廟的時候，重復藏在廟裏。當他把燕王的父子，用印綬縛在頸子上，把後梁的君臣用匣兒裝着腦袋，走入太廟中，把箭兒還給先王，告稟戰事已告成功的當兒，他意氣的盛大，夠多麼雄壯啊！等到仇人已經滅了，天下已經定了，僅僅一個人在晚上喊了幾聲；那作亂的人，就四面響應；於是急急忙忙的向東逃走。還沒有遇着一個賊人，那部下的士卒，就離散了。君臣們面面相覷，不知道到了什麼地方才好；弄到誓天斷髮，眼淚吊下來，滴在衣襟兒的上面，又是何等衰頹啊！難道是得天下難，失天下容易嗎？還是考究他成敗的事跡，都

從着人事而來的嗎？書經上說道：「凡是自滿的人，一定要招致損害；謙虛的人，一定可以得着益處。」所以憂愁勞苦，可以把國家興旺起來；優游逸樂，可以把生命滅亡。這正是自然的道理。所以當莊宗興盛的時候，隨便那一個天下的豪傑，誰也不能夠和他爭強；等到他衰頹的時候，幾十個伶人困着他，就可以弄得身死國滅，給天下人取笑。總之禍患的來源，時常伏在人家所不注意的地方；智勇的人，多給親暱的人所困迫；豈獨是伶人有這種害處嗎？我於是特地做了一篇伶官傳。

結句醒題法。做文章的法子，有起先說了一大篇，不知道說些什麼，直等到結末一句，方才把題意點明的——這箇就叫做「結句醒題法」。也是做文章時候常用的一種法子。

### 觀漁

梅曾亮

字伯言，清江蘇上元人。道光進士，官戶部郎中。古文學姚鼐，詩亦天機清妙，著有柏枧山房文集若干卷。

漁於池者，沈其網而左右縻之。網之緣出水可寸許，緣愈狹，魚之躍者愈多。有入者，有出者，有屢躍而不出者，皆經其緣而見之。情形安知夫魚之躍而出者，不自以為得耶？又安知夫躍而不出與躍而入者，不自咎其躍之不善耶？而

漁者視之，忽不加得失於其心。從躍字上發出許多議論來。嗟夫！人知魚之無所逃於漁也，其魚之躍者可悲也。然則人之躍者何也？結句點明題意，却故作詰問之詞，餘味盎然。

【總評】筆致簡潔老到，一結尤饒有餘味。

### 觀漁

在池子裏捉魚的人，先把網洗在水裏，然後向左右把網的繩子拉起來。那網的邊緣，出水可一寸光景。等到邊緣越狹窄了，那魚兒在網裏跳躍的也越多。也有跳進網裏去的，也有從網裏跳出來的，也有屢次跳躍，終究是跳不出網外的。這都是從網的邊緣瞧見的。我們看捉魚的人們，安知魚兒一躍而出的，不自以為很得意嗎？又安知躍而不能够逃出網外，同躍而反進入網裏的，不自己怪它躍法不好嗎？但是那捉魚的人瞧着它，却連一點兒得失的意思，也不會攔在心腔裏。唉！我們人類，祇知道魚兒終究逃不出捉魚人的手裏，覺得魚兒的跳躍，實在是可憐的很。這麼說來，我們人類，在名利場中跳來跳去，又是怎麼的呢？

畫龍點睛法。大凡一篇文章，必定有握定的主意，或分作幾層寫，或用先抑後揚，或用先揚後抑，都是在造意思設格局以前，預先籌畫停當，方才

落筆。但是文字上於筆鋒文勢，自然是有好壞，而造意設局，更加不是容易。譬如洋洋灑灑，說了一大篇，仔細看來，恰把頂要緊的一句話卻忘記說起，這就叫做「畫龍不點睛」。做文字頂忌是這句話。今舉「畫龍點睛法」以示讀者，俾資細心研究。

### 齊司寇對

程晏

唐時八字晏然  
乾寧年間進士

齊境多寇。司寇不理。景公召司寇讓之。反諍。公曰：「請理君朝廷之寇也。」公曰：「君廢其職，反責我，欲辭其責也。」曰：「不然。君不聞鼯鼠之牙乎？食人與百類，雖嚙盡而不痛。俗謂之甘口鼠也。魯國之牛，聞食其角矣，請以是諷焉。牛之寢齧，有蚊蚋撓其膚毛，必知鼓耳搖尾以揮之。及鼯鼠食之，即不知痛也。鼠之一牙，豈不甚於蚊蚋千嚙乎？以其口甘，雖貫心徹骨而不知也。況其角乎？公誠職臣以司寇請司朝廷之寇，然後司封疆之寇也。朝廷之寇，其鼯鼠乎？食君之角矣。又將貫骨與心也。是患大而君不知也。封疆之寇，蚊蚋乎？但撓君之膚毛耳。君將鼓

耳搖尾以揮之。是患小而不知大也。臣所以急其大而不知慢其小而得知也。景公不喻。竟坐司寇以不事。此喻切透。詞簡意深。晏子曰：「司寇死，田氏為颺鼠於齊矣。」筆

【注解】司寇 掌刑之官。古時六卿之一。春秋諸國均有之。景公 名叫杵臼。齊靈公之子。莊公的弟。異母所生也。颺鼠 長不滿三寸。全身稍淡。食人及牛馬等皮。腐成瘡。至死不知。按颺鼠（說文）小鼠也。（玉篇）颺鼠螫毒。食人及鳥獸。皆不痛。今之甘口鼠也。魯國之牛 （春秋成七年）春。颺鼠食郊牛。

公 角改下牛。颺鼠又食其角。齧 當齧。字解。蚊蚋之。納楚謂之蚊。齧字解。大而不知小而得知 兩知字部。是屬於景

說晏子 （史記本傳）晏平仲嬰者萊之夷維人也。以節儉力行。重於齊。既相。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禮記）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澣衣濯冠。以朝。按豆是祭祀的器具也。田氏 （史記田敬仲世家）田釐子乞事齊景公為大夫。行陰德於民。由此田氏得齊衆心。晏子與叔向私語曰：齊國之政。其卒歸於田氏矣。至田和遷齊康公於海上。自立為

齊侯

【總評】簡透精關。以少許勝人多許。

齊司寇對

齊國的境內多寇盜。司寇的官。一點也不去治他。齊景公就把司寇傳來責備他。那司寇非但不服。反

而向景公諍論說：『還是請治君朝廷中的寇盜吧！』景公說道：『你怠廢了自己的職務，反來責備我。這不過是要想卸脫自己的責任罷了。』司寇對答道：『不是不是。君不會聽見說鼯鼠的齒牙嗎？——它喫起人來，和喫起百樣動物來，就是到了給它喫完以後，還是不覺得痛苦。所以俗話叫做「甘鼠的口」。我聽見說魯國的牛，曾經給它把角兒喫去了；現在請把這個來做個比方罷。當牛的睡覺，或是喫草時候，倘若有蚊子和蒼蠅，去咬它皮膚上的毛；那牛一定知道鼓着耳朵，搖着尾巴去趕它的。等到鼯鼠去喫它，就不覺得痛苦。講到鼯鼠的一個牙齒，難道還比不上蚊子和蒼蠅一千回的咬它嗎？因為它嘴裏很甜，就是貫心徹骨，還是不覺得；何況在它的角兒上呢？君如果教臣當治理寇盜的職務，請先治理朝廷上的寇盜，回來再去治理封疆的寇盜未遲。因為朝廷上的寇盜，同鼯鼠是一個樣子的。現在已喫君的角兒了，將來還要把骨頭和心臟喫盡哩！這委實是一種極大的禍患，偏君一點兒都不覺得。封疆的寇盜，同蚊子和蒼蠅是一個樣子的，不過咬着君的膚毛罷了，君却要鼓着耳朵，搖着尾巴去趕它。是祇知道顧着小的禍患，不顧着大的禍患。臣所以急急要說明，因為君對於大的禍患，却不覺得；偏是對於小的禍患，一來就覺得哩！』景公還是不明白他的意思，竟把這司寇辦了死罪，說他不能盡職。晏子聽見了這回事情，說道：『自從司寇死了以後，田氏就可以在齊



國做個驢鼠了。』

絕處逢生法。

凡是論斷一樁案子先找到一箇破綻去處，竭力施其攻擊，

使得它體無完膚，等到臨了，卻另外尋出一條路逕來，輕輕把它放鬆，彷彿一箇人到了山窮水盡的時候，忽然得着一個救星一般——這就叫

做「絕處逢生法」。依着這箇法子做文章，可以使得讀者先替他擔驚受

怕，後來又替他拍案叫絕，這豈非一種極快意的事情嗎？

### 桐葉封弟辯

柳宗元

小傳見就  
題生情法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以封汝。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弟於唐。吾意不然。一語判定王之弟當封。耶。周公宜以時言於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第一層是未封不當封。耶。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以地與人。與小弱者為之主。其得為聖乎。第二層是既封且周公以王之

言不可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耶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第三層是題外應有的義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爲病要於其當不可使易也而况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過也義雖周公復生當亦無辭以對吾意周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優樂要歸之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爲之辭又不當束縛之馳驟之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且家人父子尙不能以此自克况號爲君臣者耶是特小丈夫缺缺者之事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應上吾意不然句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一句放鬆全局盡翻

【注解】小弱弟謂唐叔虞晉之始祖也不中作不當講婦寺謂宦官等缺缺缺音缺小智也史佚即太史尹佚

【總評】層層駁詰一層緊似一層卻想不到後來竟一把放鬆唐人詩所謂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者文境似之

桐葉封弟辯

據古來傳下來的話說是周成王拿着梧桐樹葉子當了一塊玉跟他小兄弟玩着說道「我就拿這

「儲封你做諸侯吧！」周公聽見了，就進去道喜。成王道：「我是跟他說着玩的呢。」周公道：「做皇帝的人，是不可以說着玩的。」於是就把小兄弟，封在唐朝的都城裏。我對於這樁事情，意思裏很不以為然。成王的兄弟，如果是應該封的，那麼周公就應該趁早的同成王預先說了，不應該等他玩着以後，替他道喜，做成了這樁事情。要是不應該封的呢？周公竟會把不合道理的玩意兒，弄成了真事情，把地方和人民，交給小孩子，教他去做了一個君主，難道可算得是聖人嗎？況且周公的意思：以為成王說的話，不可以苟且，必定要就此成爲實事，倘若運氣不好，成王竟把桐葉同婦人或是太監們玩着，難道也一定要做成實事的嗎？大凡王者的道德，在於看他所做的事情如何。倘若不合道理，就是換了十次，也不算什麼毛病；要是歸於的當，那就不可移易了。何況是出於玩耍的呢？要是出於玩耍的，一定要成一樁實事，這就是周公教成王造成過失了。我的意思：周公輔佐成王，應該依着正當的道理，從容不迫的開導他，優游和樂的規勸他，祇要合乎中庸的道理就是了。一定不至於迎合他的過失，替他裝點裝點；又不應該束縛之馳驟之，把成王當作牛馬般看待；弄到事情緊急，就要敗壞了。況且就是家人父子，尚且不能夠這麼辦法，何況是名爲君臣的呢？這種事情，簡直是小丈夫的事情，決計不是周公所做的。所以不可信爲實事。有一個人說道：「封唐叔的事情，是史佚做成的。」

寄慨作結法。文字的妙處，往往有可以意會，而不可以言傳的。一定要有言外得之之妙，其味無窮，讀之乃津津有味，不厭。所以結段有深遠的寄慨，讀起來便覺得言盡而意未盡，耐人尋味，耐人咀嚼。此等文字，起筆往往不厭其平允；中段則須稍稍精練，藉以引起後文；庶乎不至有頭輕腳重之誚。讀者於此，當該一字一句細細的尋根索線。

### 屢說

林景熙

字德暘，宋平陽人。咸淳年間，官禮部架閣，轉徙從政。郎宋社既屋，立志不仕。會元發宋陵，以遺骨建塔。德暘計易其骨葬之於蘭亭，著有林澗山集五卷。行世。

嘗讀漢天文志，載海旁蜃氣象樓臺。初未之信。簡勁庚寅季春，余避寇海濱。一日飯午，家僮走報怪事曰：海中忽涌數山，皆昔未嘗有。父老觀以爲甚異。余駭而出，會潁川主人，走使邀余。既至，相携登聚遠樓，東望第見滄溟浩渺中，矗如奇峯，聯如疊嶽，列如峭岫，隱見與現不常。移時城郭臺榭，驟變歛起，如衆大之區，數十萬家，魚鱗相比。中有浮圖老子之宮，三門嵯峨，鐘鼓樓翼其左右。簷牙歷歷，極公輪巧，不能過。又移時，或立如人，或散如獸，或列若旌旂之旆，饗盎之

器詭異萬千。日近晡。冉冉漫滅。向之有者在。安在。而海自若也。筆譚記登州海市。事往往類此。余因是始信。陸離光怪氣象萬千。筆極風虎雲龍之妙。噫嘻。秦之阿房。楚之章華。魏之銅雀。陳之臨春。結綺。突兀。凌雲者。何限。運去代遷。蕩為焦土。化為浮烟。是亦一蜃也。何暇蜃之異哉。餘音嫋嫋。三日繞梁。

【註解】蜃氣象樓臺

海面水波不興時候有倒影映現於空中或見城市宮室或見遠山船舶歷歷如繪這就叫蜃氣前人稱海市蜃樓每當春夏之間常有之探其理由實因夏天海水的溫度比空氣來得低所以空氣在海面厚而在空中薄城市宮室等的光綫除直達人目以外又斜上而入空氣頂稀薄處幾番經過屈曲周折反射

於人目所以有這種的現象前人不明物理謬以蜃為庚寅元世祖二十一年涌騰上去潁川漢蛟龍之屬能吐氣而為樓臺其實說不出正當的理由獻山的形狀像嶷高危的欸當忽字魚鱗的郡名在今河南省開封道的南境及汝陽道嶷山的形狀像嶷高危的欸當忽字魚鱗北境其地多姓陳所以叫姓陳的叫潁川主人嶷山的形狀像嶷高危的欸當忽字魚鱗

相比

講相並立像魚鱗形容其多也

浮圖老子之宮

後漢書襄楷傳楷上書曰開宮中立黃老浮圖之祠此道清虛貴尚無為按浮圖一作浮屠

是佛陀的異譯古人稱佛教徒叫做浮屠佛教為浮屠道後并以浮屠稱佛塔此蓋講釋道寺廟等等也二門釋氏要覽寺宇開三門者佛地

無作嵯峨山高的簷牙杜牧阿房宮賦廊腰縵迴簷牙高啄按公輸名叫班魯旃雜

色綴於旗邊爲翅尾叫做旆(詩) 登州海市蘇  
白旆夾央(爾雅) 繼旆曰旆 益就是詭異萬千形容其變化 申時  
沒有一定也 晡也

有登州海市詩(按) 登州 秦始皇所 章華 楚靈王所  
在今山東省蓬萊縣等處 阿房 建的宮名 銅雀 建的臺名  
臨春 結綺

(南史張貴妃傳) 至德二年乃於光昭殿前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後  
主自居臨春張貴妃居結綺麗孔二貴嬪居望仙並複道交相往來

〔總評〕竟體瀏亮。形容入妙。一結猶餘韻無窮。自是百讀不厭文字。

### 蜃說

往嘗讀漢書天文志載着海邊的蜃氣能够幻成樓臺起初卻不很相信庚寅年三月時候我因爲避兵亂住在海邊有一天喫過午飯以後家裏的僮兒走到我這兒來報告奇怪的事情說海中忽然湧出好幾個山峯來都是向來所沒有的。一般父老看了都覺得很是奇怪。我那時聽了這話也非常驚駭急走出去看。那時候恰巧遇着潁川主人差人來請我。既到了那邊就攜着手一同登聚遠樓向東觀看只見大海當中。有直立像山峯的。有聯絡像瓦甃相重疊的。有排列像高嶺的。忽隱忽現沒有一定。等一忽兒城郭臺榭一時變了樣子。忽然又平空添加許多。彷彿同衆人聚集的地方一樣。有好幾灣人家。同魚鱗般互相接比。中間有寺廟廳觀。那三道大門。都很是高峻。鐘樓同鼓樓。在左右分作兩

飄檐頭的瓦片，都很清楚。就是教公輸子揭盡了他的巧思，恐怕也不能夠勝過它。再過一會子，或是站着，同人一樣；或是散着，同獸類一樣；或是排列着，同旌旗和鬚盆差不多。其中變化，真是說不完的。太陽將下去的時候，方才漸漸兒漫滅了。以前所有各種景象，一時都不知往那兒去了。但是海洋還是依舊存在。各種筆記中，記載登州海市的事情，大都同這個差不多。我到那時候，方才敢相信漢書天文志所載的話，委實不錯的。唉！像秦朝的阿房宮，楚國的章華臺，魏朝的銅雀臺，陳朝的臨春結綺閣，當時都建築得非常高峻，簡直可以高出雲外。這種建築物，一時那裏算得清楚，一到了運氣已去，時代變遷，就一霎時變成焦土，化爲浮煙，這也是一個海市蜃樓罷了，那裏還有閒工夫去奇怪真的海市蜃樓呢？

**圖窮匕見法。**從前曾經說過，文字頂忌平淡，忌平淡，就是要有含蓄。因爲平鋪直敘，使看的人越看越厭，必定有含蓄，纔能夠引人入勝。愈有含蓄，則入後自然愈好。所以結段必定要有特別老到心恩，方才可以配得住這種文字。學者當該注意這種法子。

### 西溪漁樂說

羅 玘

明南城人字景鳴官至南京吏部右侍郎致仕卒諡文肅著有羅圭峰文集三十卷

漁與樵牧耕均以業為食者也其食之隆殺去聲惟視其身之勤惰亦無以異也

平提蓄勢然天下有備樵有備牧有備耕而獨無備漁惟其無備于人則可以自有

其身作吾作也息吾息也飲吾飲而食吾食也不亦樂乎蓋樂生於自有其身

故也珠走玉盤若夫傭則身非其身矣吾休矣人曰作之吾作矣人曰休之不

聽命焉雖甘食美飲又焉足樂乎豈惟傭哉食人之祿猶傭也故夫擇業莫如

漁漁誠足樂也仲足一語而前世淡薄之士託而逃焉者亦往往於漁舜於雷

澤尚父於渭濱然皆為世而起從其大也而樂不終至於終其身樂之不厭且

以殉者古今一人而已嚴陵是也直搗鼓心義興吳心遠先生漁於西溪亦樂之老

已矣無他心也寧庵編修請曰仲公得無踵嚴之為乎先生曰吾何敢望古人

哉顧吾鄉鄰之漁於利者樂方酣吾愚不能效也聊以是相配然耳筆在意先

聞而善之為之說其事以傳者羅玘也南城人卓絕

【註解】隆殺隆隆盛也殺滅殺也事兩隆而不殺物既盛而不虧見長楊賦舜於雷澤雷澤在山東濮縣東南舜曾漁于此尚父於



渭濱

呂尚未遇文王釣於渭水之濱後武王尊以尚父而不名

嚴陵

光字子陵少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即位物色得不屈隱於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爲嚴陵瀨云

義興

今江蘇義興縣亦樂之老  
講以此樂爲永久也

【總評】語語含蓄處處顧題結段尤匠心獨運有壁立千仞之概。

### 西溪漁樂說

捉魚的人和砍柴看牛羊耕田的人，統統是靠着行業喫飯的。要是問他所得飯食的多寡，那就要看他本身的勤勞和懶惰了。這也是四種人一個樣子，沒有分別的。但是，天下祇有被人家僱用砍柴和看牛羊耕田的人，却沒有被人家僱用捉魚的。因為沒有被人家僱用，所以這個身子，就是自己的。有時無論喜歡操作和休息，或是喜歡喝酒和喫飯，沒有一件事情不由我本身自動的。你想這事情，豈不快樂麼？若要問這個快樂究竟從何而來，那就不得不歸根於身體是自己的緣故了。反轉來講，一個人要是被別人僱用，那身子就不能算做自己的了。譬如我自己正要休息，人家却偏偏教你操作；我自己正要操作，人家却偏偏教你休息；却不得不德他的命令。你想做人到這個地位，就是天天喫着很好的東西，喝着很美味的酒，還有什麼趣味呢？更推開說一層，不但被人家僱用的人是這樣，就是做官的人，喫着人家俸祿的，也和被人家僱用的差不多。所以一個人揀選行業，再沒有比捉魚

的好。捉魚的人，真可算快樂到極點了。你看從前凡是胸懷淡泊的人，倘若是有所寄託，想逃出這惡濁世界，也往往喜歡做捉魚的行業。如舜皇帝在雷澤地方捉魚，姜太公在渭水的傍邊釣魚。但是他們都是爲避世起見，所以做這種事情，到了後來，因爲有比捉魚更大的事情發生，就丟了捉魚的事情，不再去幹。所以這種快樂，究竟不能到底。若論到一生一世，喜歡幹這個捉魚的事業，并且把生命也不顧的人，歷古以來，就祇得一個人。你道是那個？就是漢朝的嚴子陵了。現在義興地方，有一位吳心遠先生，常常在西溪地方捉魚，也非常喜歡幹這個行業。如今他年記已老了，可是再沒有別種的心腸了。有一位翰林院編脩甯庵先生，常常朝着吳先生說道：『先生！你難道要跟着漢朝嚴子陵先生捉魚過一生麼？』吳先生答道：『像我這樣的人，那可以同古人相比擬呢？不過我們鄉里隣舍的人，現在多像捉魚一樣，天天拿着網去求利祿，正在個個覺得快樂的了不得，像我這樣蠢笨的人，實在不能照着他們的樣兒去做，不過借這個消消閒罷哩！』有聽見吳先生的說話，非常贊成；并且特地替他做了一篇紀事的文章，使得他永永流傳在後世。這個人是誰呀？却原來姓羅名，是一個南城的人。

欲揚先抑法。抑與揚相反也；有揚必有抑，有抑必有揚。人生之萬事如此；

天道之循環如此；文字之做法更應如此。是篇後路欲揚，前路先抑。因不揚，則文勢不能振；不抑，則文氣不滿足。抑之愈下，則揚之即愈起，即愈讀而愈有興致。

### 蘇秦以連橫說秦

#### 戰國策

蘇秦始將連橫說去聲秦惠王曰：大王之國，西有巴蜀漢中之利，北有胡貉音代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東有肴與穀字同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戰車萬乘去聲，奮擊百萬，沃野千里，蓄積饒多，地勢形便，此所謂天府，天下之雄國也。以大王之賢，士民之衆，車騎之用，兵法之教，可以并諸侯，吞天下，稱帝而治。願大王少留意，臣請奏其效。言勢言威可以用戰語足動聽文饒步驟秦王曰：寡人聞之，毛羽不豐滿者，不可以高飛，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誅罰，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順者，不可以煩大臣。今先生儼然不遠千里而庭教之，願以異日。詞婉而清蘇秦曰：臣固疑大王之不能用也。昔者神農伐補遂，黃帝伐涿鹿，而禽與擒字同蚩尤，堯伐驩兜，舜伐三

當禹伐共平聲。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齊桓任戰而伯去聲與。天下由  
 此觀之。惡平聲有不戰者乎。點明戰字作夫扶音徒處而致利。安坐而廣地。雖古五  
 帝三王五伯去聲與。明主賢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勢不能。故以戰續之。寬則兩  
 軍相攻。迫則杖戟相撞。然後可建大功。是故兵勝於外。義強於內。威立於上。民  
 服於下。今欲并天下。凌萬乘去聲。與與敵國。制海內。子元元。臣諸侯。非兵不可。  
顯明連今之嗣主。忽於至道。皆昏與昏於教。亂於治。迷於言。惑於語。沈於辯。溺  
橫本旨於辭。以此論之。王固不能行也。唇焦舌敝說秦王書十上上聲。而說不行。黑貂  
 之裘。敝黃金百斤。盡資用之。絕去秦而歸嬴音盈。滕履躡音脚或。負書擔囊。形  
 容枯槁。面目犁與犁。狀有愧色。歸至家。妻不下紵與紵。嫂不為炊。父母不  
 與言。形容失意人狀。態維妙維肖。筆如靈犀。可謂無微不至。蘇秦喟然歎曰。妻不以我為夫。嫂不以我為叔。父  
 母不以我為子。是皆秦之罪也。宜其有乃夜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之謀。  
 伏而誦之。簡練以為揣摩。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曰。安有說去聲人  
 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去聲之尊者乎。感泣蒼涼想。暮年揣摩成。曰。此真  
見良工心苦

可以說當世之君矣。言攝震屋筆可通神於是乃摩燕平鳥集闕。見說去趙王於華屋之

下。抵掌而談。趙王大說。與悅字通封為武安君。受相去印。革車百乘。去錦繡千純。書

白璧百雙。黃金萬溢。與銜字同以隨其後。約從與縱字同散橫。以抑強秦。故蘇秦相去於

趙。而關不通。當此之時。天下之大。萬民之衆。王侯之威。謀臣之權。皆欲決蘇秦

之策。不費斗糧。未煩一兵。未戰一士。未絕一絃。未折一矢。諸侯相親。賢於兄弟。

夫音扶賢人任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從。故曰。式於政不式於勇。式於廊廟之

內。不式於四境之外。寫金玉錦繡之富卿相之尊以及聲勢之赫耀色色形形聲容並茂當秦之隆。黃金萬溢。與銜字同轉

轂連騎。炫熿與煊字同於道。山東之國。從風而服。使趙大重。且夫音蘇秦特窮巷擯

與窟與窟字同門桑戶椽音樞之士耳。伏軾擗銜。橫歷天下。廷說去諸侯之王。杜左右之

口。天下莫之能抗。與抗字同。歷寫化弱。為強化賤為貴之難。將說去楚王。路過洛陽。父母聞之。清宮

除道。張樂設飲。郊迎三十里。妻側目而視。傾耳而聽。嫂與蛇字同同行匍伏。四拜自

跪而謝。只寥寥幾句恰寫盡炎涼惡態蘇秦曰。嫂。何前倨而後卑也。嫂曰。以季子位尊而多金。

一問一答活龍活現蘇秦曰。嗟乎。貧窮則父母不子。富貴則親戚畏懼。人生世上。富厚蓋可

忽乎哉。前半之抑鬱不平得此語而發洩淨盡

【註解】連橫

東西為橫六國不相能各連和於秦叫做連橫巴蜀郡即今四川嘉陵道東境及東川道境蜀

道北漢中胡三省通鑑註自沔陽至上庸皆漢中今山西岢嵐縣以北古樓煩胡地今

境貉狐類之獸古幽州境今山西馬代之北馬州亦名巫峽古屬夔中今湖南辰

沅道及武限當作阻山名或作嶠在今河南永寧縣西北西接函谷關故關在今河南

陵道等地限字解說陝縣其地名殺塞一名嶠灑亦名隋隘函靈寶縣南新關在今新安

縣東自今潼關以東通稱函谷古桃林塞也按蘇秦說秦時在秦惠王元年巴蜀漢中肴函均未入秦胡代為趙地巫山黔中為楚地或為後人所增飾地勢形便此言

地形便於天府府當聚字解說留侯亦云金城千里用使解說教字解說奏字解說寡人

諸侯自謙之詞猶言寡德之人也文章當作法不可以誅罰講民不知厚字解說不

禮曲禮諸侯與民言自稱曰寡人文章容貌庭教講登庭而願以異日講願以

可以使民講民未信服不煩當作勞儼然容貌庭教指教我而願以異日他日承

教推却之詞也按當時方神農炎帝之號也姜補遂國名或黃帝姓公孫名軒轅少典之

謀商鞅故浪辯士不用也神農姓亦曰烈山氏補遂作輔遂黃帝子生長於姬水又以姬

為姓國於有熊涿鹿山名在今直隸涿鹿縣西南蚩尤九黎之君或曰庶人之貪者喜兵姬姓高辛故又曰有熊氏涿鹿

放動育於母家伊侯之國後徙著故曰伊耆氏封於陶及唐故又曰陶唐氏驩兜堯時官司徒或曰即渾沌舜姚姓曰重華其先

氏二苗國名在今湖南武陵道東境湘江道北境即今湖南澧州諸苗種類不一故唐虞氏即號三苗禹命鯀之子共工水官名按尚書

共工於幽州湯子姓名履一名天乙亦曰武王有夏指夏桀而言也文王姬姓名昌為西伯崇今陝西鄂縣夏為扈股為崇崇侯名虎導紂為惡文

王攻滅之武王名發文王之紂名受辛暴虐無道武王伐之齊桓名小白僖王之任戰任當作用字解說任戰者講作內政寄軍令是也徒

處徒當作空字解說徒處講無所作為也五帝即黃帝顓頊帝三王即夏禹商湯周武王也五伯即昆吾氏大彭氏豷

也續講是備其離寬遠者迫離迫近者杖是木戟有枝之兵器撞當作擊凌當作侵萬乘

諱天諱服解說子赤子之意思元元元者善也民類皆善所以百姓叫做元元至道暗指用惜當作暗固

當作必黑貂貂是獸名其皮最貴黑者尤珍俗呼紫貂趙策李兌送蘇秦明月資用乏絕

講旅費歸歸至洛陽贏當作纏膝就是行膝即今之纏履是動詞講鞋躡就是履木做叫

告竭也歸歸家中也贏繞解說膝腿纏之以便於行也履加於足上也躡履麻做叫

囊 有底之袋叫囊 黑而且黃 紵 是以機織布也此講其妻並 喟然 歎氣的 篋 子也 無底之袋叫囊 犁 叫做犁 紵 不下機而仍安坐織布也

公 姜尚 陰符 姜太公所著之兵法簡的意思 鍊 習熟的意思 揣摩 揣是量度 摩是研究以我之所據引

當作取 燕烏集 闕 作塞名 趙王 趙肅侯 抵 側擊的意思 武安 趙之邑名即今河南武安縣西南 革車 就是

字解說 純 當作束 溢 按古以二十兩為一 約 從 訂 約 合 散 橫 解 散 連 抑 是遏抑 關 是函谷 式

當作用 廊 東西兩序之屋也 天 廟 是宗廟又王宮之 隆 當作盛 轉 轂 車 轂 交 馳 炫 熿 當

字解說 廊 子之居叫做廊 廟 前殿亦叫做廟 隆 字解說 轉 轂 的意思 炫 熿 當

光明 山東之國 山是指終南山太華山等山 風 當作化 使 趙 大 重 重是尊重的意思此 講使天下諸王侯尊

重 趙 特 是不過 攝 門 講鑿鑿 桑 戶 以桑樹做 樞 樞 是門軋也 講 揉 是車前的橫木 有可以起敬的

尊體則 擲 衛 就是勒住馬轡的意思 歷 當作行 杜 絕 解 說 抗 是抵當 楚 王 就是楚威 王 商 也 洛

陽 是蘇秦之家鄉即今河南洛陽縣是也 清 宮 講是洒掃宮室使 除 道 的意思 側 目 傾 耳 形容不敢正 視 正 聽 也

馳 行 匍 伏 此講全身伏地手足 並 行 如 蛇 之 形 狀 也 謝 炊 之 過 也 季 子 子 未 必 即 其 字 按 此 說 亦 頗 近 似



但後人均以季子不子的意思  
為蘇秦之字也

【總評】前路舌蓮反覆伊鬱不平。中幅將叙作議。字穩句練。入後則酣暢淋漓。筆飛墨舞。允當得入。情入理。有色有聲八字。

### 蘇秦以連橫說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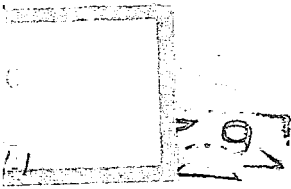
蘇秦最初先把連橫的方法，去說秦惠王道：『大王的國家，西面有巴蜀漢中的利益；北面有胡地所產貉皮，和代州所產馬匹的利益；南方有巫山和黔中的險阻；東方有轂山和函谷關的堅固；土地肥美，民力殷富。戰事用的車輛，多至一萬部；能够打仗的士卒，多至百萬人；肥厚的田地，廣至千里；蓄積的糧食，非常充足；地勢和地形，又便於攻守；這真可以叫做天府；天下最強的國度了。再加之大王的賢明，士民的衆多，車馬的用命，兵法的教練，委實可以并諸侯，吞天下，稱着帝號，統治天下。願大王稍稍留意，臣請進講這裏面的功效。』秦王說道：『寡人聽見說：毛羽還沒有豐滿的鳥兒，不可以向着高處飛去；法令未備的國家，不可以施行誅罰；道德不厚的君主，不可以役使百姓；政教不順的朝廷，不可以煩勞大臣。現在承先生儼然不憚老遠千里的奔波，登庭來指教我，還是請再過幾年再談罷。』蘇秦於是又進說道：『臣本來疑大王一定不能聽我說話的。從前像神農去伐補遂，像黃帝去伐

涿鹿，擒蚩尤，堯帝伐驩兜，舜帝伐三苗，禹王伐共工，湯王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齊桓公注重軍事，因此就稱霸於天下。從這麼看來，凡是要想國家強盛，那有不戰爭的呢？總之，天下的事情，要想空口說着就得到利益，安安耽耽坐着就想擴張土地，就是像古代的五帝三王五伯的明主賢君，也是斷斷做不到的。所以一定要把戰爭的事情，繼續上去，在距離稍遠，就用兩軍相攻，距離接近，就用杖戟相擊，那麼方才可以建立大功勞。所以一定要兵卒戰勝在外面，那就可以把義務強迫國內人民去做；威望立在上面，那百姓自然備伏在下面。現在倘若是要想兼併天下，侵犯天子，屈伏敵國，駕馭海內，愛護百姓，臣服諸侯，委實非用兵不可。現在的嗣君，對於大段的道理，非常忽略，都是不明白教訓和治術，迷惑沈溺於辯士的議論。照這麼講起來，所以知道大王，一安不能聽臣的話了。」那蘇秦去遊說秦王，大約經過十次上書，終不肯用他。弄得黑貂的皮袍子也穿破了，一百斤的黃金也用了。旅費既然沒有，於是就不得不離開秦國，回到家裏去。他打着裹脚，踏着木鞋，負着書籍，挑着行囊，一副枯瘦的形容和黑暗的面目，很有些慙愧的顏色。回到家裏，他的妻子坐在機上織布，也不下來迎接；他的嫂子，也不燒飯給他喫；他的父母，也不跟他說話。蘇秦於是喟然歎息道：「妻子不把我當作丈夫，嫂子不把我當作叔子，父母不把我當作兒子，這都是我蘇秦的罪過啊！」於是到了晚上，

把書籍都拿了出來，把書箱子開了好幾十隻，得着一部書——是姜太公所做的陰符經——就伏在案上念起來。更揀選他最要緊的，加以練習。並猜度那時君王的心理，一一加以研究。遇着要睡覺的時候，就把錐子拿來刺着大腿，弄到血液流到足跟上去。於是蘇秦自己說道：『像我現在的學問，要是再出去遊說各國君王，他們那裏肯不把金玉綢緞送給我？那時候我就是要取得宰相的高位，有什麼難處呢？』過了一年光景，揣摩已經成功了。蘇秦又說道：『像這個樣子，真可以使得舊代君主，一聽就喜歡了。』於是經過了許多地方，到了燕國 烏集闕的地方。謁見趙王，在很華麗的屋子底下，擊着手掌，侃侃而談。趙王聽了，很是喜歡，就封他做武安君，受着宰相的印信。賜給他兵車一百輛，綢緞一千束，白璧一百雙，黃金一萬鎰，叫人拿着這些東西，跟在他的後面，教他去到各國去締結合縱的契約，解散連衡的政策，一同去抑遏強秦。所以自從蘇秦做趙國宰相以來，那秦國的兵，就不能够通過函谷關了。當那個時候，天下的許多百姓，和各國王侯謀臣，都信任蘇秦，聽他一句說話，來解決時局，不煩兵革，就能够使得六國的諸侯，比兄弟還要親睦。總之，像蘇秦的賢人在位，天下自然悅服；像趙王一個人，能够任用蘇秦，天下自然順從。所以古語說道：『賢人的舉動用意，全在朝廷的政治上，不在四境的勇武上。』當秦國勢力極強盛時候，那蘇秦竟能够載着一萬鎰的黃金，車馬連結，

在道路上十分威武；山東的各國，都望風屈服；使趙國的位置，爲天下所重視。這總算難得極了。講到像蘇秦這樣人，不過是一個窮巷掘門桑戶棬樞的士人罷了；但是他能夠伏着車前的橫木，勒住馬上的韁繩，遊歷天下，當他在各國諸侯庭上遊說時候，能夠把左右的口杜絕，凡是天下的人，沒一個人敢同他抵抗，委實是不容易啊！後來蘇秦將要游說楚王，經過洛陽地方；他的父母，聽見兒子發跡了，就把屋子灑掃清潔，把道路上荆棘除去，張着鼓樂，設着酒席，在城外三十里迎接。那時候他的妻子，側着眼睛瞧着，傾着耳朵聽着他的嫂子，同蛇一樣走着，伏在地上，拜了四拜，就跪在地下謝罪。蘇秦就說道：『嫂嫂！你爲什麼以前這麼倨傲，後來這麼卑屈啊？』他嫂子答應道：『因爲季子現在位置尊貴了，那金子也多着哩！』蘇秦又說道：『唉！一個人一到了貧窮時候，那父母就不把他當作兒子看待，一到富貴時候，連親戚也畏懼他了，這麼看來，人生在富貴功名，那可以忽略的呢？』』





1-4  
1-5  
1-6

言文對照

評注古文百法示範

上海大陸圖書公司發行



MG  
H152  
35



3 0811 5731 9

對照文 評註古文百法示範卷之一

兩兩對照法。一面寫自己，一面寫前途。寫自己，即所以逼緊前途。

寫前途

即所以反襯自己。——這種法子，叫做「兩兩對照法」。但是行文仍須有氣卷舒，不可以犯着割裂分離的毛病，方才合格。

上張僕射書

韓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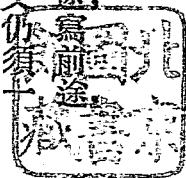
小傳見避  
熟就生法

九月一日。愈再拜。受牒之明日。在使院中。有小吏持院中故事節目十餘事來示愈。其中不可者。有自九月至明年二月之終。皆晨入夜歸。非有疾病事故。輒不許出。當時以初受命。不敢言。古人有言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若此者。非愈之所能也。抑而行之。必發狂疾。上無以承事於公。忘其將所以報德者。下無以自立。喪失其所以爲心。夫如是。則安得而不言。一篇綱領凡執事之擇於愈者。非爲其

評註古文百法示範卷之二

一

A510190





能晨入夜歸也。必將有以取之。苟有以取之。雖不晨出而夜歸。其所取者猶在也。下之事上。不一其事。上之使下。不一其事。量力而任之。度聲入才而處之。其所不能。不彊<sup>上</sup>使爲。是故爲下者不獲罪於上。爲上者不得怨於下矣。孟子有云。今之諸侯。無大相過者。以其皆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今之時與孟子之時。又加遠矣。皆好其聞命而奔走者。不好其直已而行道者。聞命而奔走者。好利者也。直已而行道者。好義者也。未有好利而愛其君者。未有好義而忘其君者。今之王公大人。惟執事可以聞此言。惟愈於執事也。可以此言進。往復周詳愈蒙幸於執事。其所從舊矣。若寬假之。使不失其性。加待之。使足以爲名。寅而入。盡辰而退。申而入。終酉而退。率以爲常。亦不廢事。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是也。必皆曰。執事之好士也。如此。執事之待士以禮如此。執事之使人不枉其性而能有容如此。執事之欲成人之名如此。執事之厚於故舊如此。又將曰。韓愈之識其所依歸也。如此。韓愈之不諂屈於富貴之人如此。韓愈之賢能使其主待之以禮如此。則死於執事之門。無悔也。只幾個如此洩。盡一篇精華。若使隨行杭而入。

逐隊而趨。言不敢盡其誠。道有所屈於己。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此。皆曰。執事之用韓愈。哀其窮。收之而已耳。韓愈之事執事。不以道利之而已耳。苟如是。雖日受千金之賜。一歲九遷其官。感恩則有之矣。將以稱於天下曰。知己。知己。則未也。伏維哀其所不足。矜其愚。不錄其罪。察其辭。而垂仁採納焉。諫果。同甘。愈恐懼再拜。

【註解】張僕射

即張建封。字本立。兖州人。貞元四年爲徐州刺史。除泗濠節度使。十二年加檢校右僕射。

受牒。左傳。右師不敵。對受牒而退。牒。卽札也。按

公以貞元十五年二月。脫汴州之亂。依建封於徐州。秋。月。建封辟爲節度推官。至是。供職。

抑當逼字。講。講。強逼使行之也。

若寬假之四句。

講寬假其時刻。使得不失其自然之天性。再待之以禮文。益加成就其賢名也。

【總評】亦摯真。亦委婉。至情至性。不抗不卑。讀其文。可以想見其人風骨。

### 上張僕射書

九月一日，韓愈再拜。受札委的第二天，在使院中，有個小吏拿了院中的老例節目十幾條，給愈觀看。孰中有愈意不以爲然的，就是從九月到明年二月末日，都應該早上進去，晚上回來，要是非有疾病

同事，就不許出來。當時因為初受命，不敢說話。往常聽見古人說道：「各人有能够做到的，也有不能够做到的。」像這樣的事，我韓愈是一定做不到的。倘若是勉強逼我去做，一定就要發瘋病了。就上面說起來，既然沒法子在公處辦事，忘了將來報答公的大德；就下面說起來，又沒法子自立，喪失我的本心。這樣一想，那能够不說話呢？大概執事所以選用韓愈的緣故，並非是爲着我能够早上進來，晚上回去；一定因我或者有可取的所在。倘若真有可取的所在，那麼就是不早出夜歸，其所取的，還是存在。大凡在下的人，服事上官，自不止一種事情；那上官使用下屬，也不止一種事情。酌量他的能力而任用之，裁度他的才幹而處置之，他所不能夠做的事情，不教他勉強去做。這麼一來，在下的人，可以不得罪於上官；做上官的，也可以不招怨於下屬了。孟子會說道：「現在的諸侯，都沒有什麼大過人處。因爲他們都祇喜歡任用能够聽他使用的人，却不喜歡任用能教訓他的人。」現在的時候，比孟夫子的時候，又大不相同了；都喜歡任用能够奉命而奔走的人，不喜歡任用正直自待而行道的人。大凡一聽見命令就能够奔走的人，一定是好利的人；要是正直自待而行道的人，一定是好義的人。天下斷沒有好利而愛其君的，也沒有好義而忘其君的。現在的王公大人，祇有執事可以聽這種說話；也祇有我對於執事，可以拿這種說話進奉。我蒙執事看重，已有多年了，倘若能够

原諒我，使不失我的真性；特別看待我，使我足以成名；寅時進去，到了辰時，就可退出；申時進去，到了酉時，就可退出；常常照這樣辦法，也不致於荒廢事務。這麼一來，天下的人，聽見執事這樣待我，一定都稱贊道：「執事的好士到這麼樣。執事的待士合乎禮節到這麼樣。執事能够使人不枉他的性情，有容人的度量，到這麼樣。執事要想成就別人的名譽，到這麼樣。執事的厚待老朋友，到這麼樣。」并且又說道：「韓愈能够認識他的依歸，到這麼樣。韓愈能够不諂媚屈伏在富貴人的底下，到這麼樣。韓愈的賢，能够使他的主人待他以禮節，到這麼樣。」那麼，就是死在執事的門下，也沒有懊悔的。倘若是我隨着班次進來，跟着隊伍奔走，說起話來，不敢盡其真誠，却令我本身的道理，完全枉屈；天下的人，聽見執事這樣待遇韓愈，一定都說道：「執事所以用韓愈的緣故，無非哀憐他的窮苦，收留他就是了。韓愈所以服事執事的緣故，並非依着道理，無非以此爲利就是了。」果真是這麼樣，就是天天受着千金的賜，一年裏面，陞官到九次之多，說到感恩，固然有之；若要稱於天下，說是知己，已那實在是沒有的。還要請求憐念我不足的地方，原諒我愚蠢，不記我的罪愆，審察我的說話，放些不忍之心，採納之，愈恐懼再拜。

兩人合論法。做史論的方法，有專論一人一事的，也有把兩箇人或兩箇

人以上合而論之的。在專論一人一事的時候，祇要認定一箇方針，就自己的意見，隨筆抒寫，自然能夠暢所欲言。若是兩人合論，那麼就應該把兩人的相異相同的地方，一一指摘出來，處處照顧到，互相比較，方才可以得着公允。這種文體，是古人文集中所常見的，現在且選取一篇，做箇模範。

### 周成漢昭論

魏文帝

名丕武帝長子篡漢而有天下爲三國時魏之始祖在位六年性嗜文學有集若干卷

或方周成王於漢昭帝。僉高成而下昭。先引或人之言作一起筆余以爲周成王體上聖之休氣。稟賢妣之貽誨。周召爲保傅。呂尙爲太師。口能言則行人稱辭。足能履則相者導儀。目厭威容之美。耳飽仁義之聲。所謂沉瀆玄流而沐浴清風者矣。猶有咎悔。聆二叔之謗。使周公東遷。皇天赫怒。顯明厥咎。猶啓諸金縢。稽諸國史。然後乃悟。不亮周公之聖德。而信金縢之教言。豈不暗哉。此段論周成王之暗於知人夫孝昭

父非武王。母非邑姜。養惟蓋主。相則榮光。體不承聖。化不胎育。保無仁孝之質。佐無隆平之治。所謂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然而德與性成。行與體并。年在一七。早智夙達。發燕書之詐。亮霍光之誠。豈待有啟。金滕信國史而後乃悟哉。此段言漢昭帝之幼而聰睿。使夫昭成均年而立。易世而化。賢臣而治。換樂而歌。則漢不獨少周不獨多也。末復作假說之辭以表明周成不及漢昭之賢。

【注解】周成王 名誦武王子 漢昭帝 名弗陵武帝少子 上聖 謂武王 賢妣 謂邑姜 周召 即周公召公

公名 呂尙 即太公望本姓姜氏其先封於呂故亦作呂尙 保傅太師 即太保太傅太師謂之三公保謂保安天子傳謂傅相天子師謂天子所師法也 行

人 周有大行人之官 相者 即今之摺相 厭 同壓當壓足 玄流 猶言清流 聆 二叔之謗 管叔 管叔鮮蔡叔度皆武

王弟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二叔流言於 自周公避居東都後其年秋大熱 皇天赫怒 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

乃大恐 啓諸金滕 金滕周書篇名武王疾周公禱於三王請以身代史納其祝册於金滕之匱中其後成王與羣臣啓其匱見周公請代武王之事始悔悟迎周

公蓋主 即帝姊鄂 榮官 謂上官榮 發燕書之詐 亮霍光之誠 上官榮父子爲丁外人求封侯霍光不許

蓋主怨光桑宏羊欲爲子弟得官亦怨恨光乃皆與燕王旦通謀詐令人爲燕王書言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昭帝謂光曰此書詐也將軍無罪又曰大將軍忠臣有毀者坐之

【總評】將周成王與漢昭帝之優劣一一比較層次井然。最便初學者模倣。

### 周成漢昭論

有人把周成王同漢昭帝兩個人來比較，總是說漢昭帝比不上那周成王的。但是我的意思：以爲周成王體着上聖的良好氣質，稟着賢母的流傳訓誨，有周公同召公來做他的太保太傅，呂尙來做他的太師；當他口裏能够說話的時候，就有行人教他措辭的方法，當他兩足能够走路的時候，就有攢相指導他各種禮節；眼睛兒看熟了威容的美盛，耳朵兒飽聽了仁義的聲音，真可以說得是天天浸漬在玄流中，沐浴着清風的了。但是他生平，還是免不了過失。譬如聽信了二叔的謗毀，竟使周公東遷在洛邑中；等到後來，上天赫然震怒，顯明他的錯處，還要開了金縢，翻閱國史，方才覺悟。他不明白周公的聖德，却偏要信金縢的教言，豈不是昏蒙到極點了嗎？再講到漢昭帝：他的父親，沒有像武王的聖哲；他的母親，沒有像邑姜的賢慧；養他的人，就祇有一個蓋主，輔助他的人，就是上官桀同霍光。

體質不是繼着聖人而來的，教化不是在胎裏養成成功的，保育他的人，沒有備着仁孝的美質，輔佐他的人，沒有具有着隆平的治術；正古人所謂「生在深官的中間，長在婦人的手裏」的人了。但是他的道德，竟同天性生成的一般，他的行為，竟同身體合着的一般，年記正在十四歲的時候，就已經聰明了的不得發覺了燕王旦上書的詐偽，體亮霍光的忠誠。何必要像周成王的一定等待開了金縢，翻了國史，方才會覺悟呢？倘使漢昭帝同周成王一樣年紀即位，把時世和臣子禮樂等，都交換一交換，那麼漢昭帝，也不見得比不上周成王啊！

相提並論法。譬如有兩箇人，事業文章，都可傳誦於後世，製爲題目而合論之，以此之長，較彼之短；以我之矛，攻渠之盾，則賢否立見。而或者互有短長，則作兩段分論之。——這種叫做「相提並論法」。這種法子，必須熟悉其人之歷史，而下斷語，則不忌尖刻。

### 王安石蘇洵論

王慶麟

清江蘇省華亭縣人，字時祥，嘉慶年間舉人，曾任宣誠縣教習，工古文詞，著有洞庭詩文集。



士有不幸而得志者。王安石是也。士有幸而不得志者。蘇洵是也。開門見山。安石志行聲去皎潔。根本盛大。言事書及諸劄子。言言經術。非洵所能及。諸新法皆先王舊章。得人以行之。實足救世。而當日在朝諸臣。才之大實未有對安石者。故卒為小人所乘。身名俱裂。向使抱書以老後之學者宗仰。遺文有不歛歎。歎息於宋室之不幸。不得斯人為救時之相聲去乎。活寫介甫一唱三歎。嘉祐初。洵出山以干諸公。歐陽修曾鞏輩。皆有虎帥同率以聽之意。惟安石薄之曰。此戰國之文耳。余讀其書。尚威而輕言戰。幸而其言不讐。設朝廷以後之用安石者。用洵。吾知變速而禍大。後世之詬諱。當有甚於安石者。寫老泉即所以抬高介甫。洵著辨姦論。世驚其知聲去余獨非之。夫以衍杞方安石。亦可謂擬不於倫矣。究其所謂姦者。不過曰面垢不洗衣垢不澣衣聲去。臣虜之衣。食聲去犬彘之食耳。今夫獲巨盜者。必得贓證。證迺可具獄。未有縣懸決其後日之將為盜。而先窮鞫之者也。安石刻勵清苦。本諸性生。若欲以囚首喪面者。指為悅人而肆其姦。而與自宮之豎刁。殺子之易牙。同律而科臬。古罪字。不亦怪乎。洵特挾私憾而妄言之。不自意妄言而真中聲去也。

暨管齊下抑揚盡致後蘇軾在朝力詆伊川之姦蓋襲其父之故智以俾一中而竟不中也  
是蘇氏之家學也看是寫來輕倩恰正責備甚嚴或曰然則安石賢乎曰安石信古而不通今即  
洵亦賢者也其學通今而不師古兩賢一用一不用千載身名判若薰蕕烏虀  
後之人有過於兩賢之學始可以得志不得志為忻戚也清風朗月妙造自然

【註解】王安石

宋臨川人字介甫號半山神宗朝得大用首創青苗保馬保甲等法致釀靖康之禍卒謚文章為世傳誦蘇洵字允明號老泉宋眉

山人仁宗嘉祐年間與二子賦職俱至京師歐陽修得其所著權書論衡二十篇上之除校書郎世號老蘇劄子即劄劄用以奏事而不是表不是狀者就叫劄子嘉祐

宋仁宗的年號出山隱在出山中歐陽修宋廬陵人字永叔晚號六一居士善古文卒謚文忠公曾鞏宋南豐人字子固善文章與歐

蘇齊名虎帥以聽虎即罕號子皮名左襄三十年鄭子皮授子產政辭曰國小而偃族大寵多不可為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其言不讎即

售也見史記「高祖每酌辨姦論洵著辨姦論以刺安石以衍杞方安石辨姦論曰今有人口誦

留飲酒讎數倍」如淳注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言語私立名字以為顏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為一人也按王衍晉惠帝時人清談誤國而致五胡亂華之禍盧杞

唐德宗時相奸邪陰賊致德宗播遷之禍儼不於倫儼通擬儼當類字講禮究其所為姦者五句辨姦論曰夫

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虜之衣澣洗去衣服縣決縣同縣縣食犬碗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臣虜囚虜也澣澣講事向

未至而先虛鞠犯也自宮之豎刀殺子之易牙管仲病桓公問曰羣臣誰可相者擬決定之也管仲曰知臣莫如君公曰易牙何

如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開方何如對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豎刁何如對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辨茲論曰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姦慮豎刁易牙開方是也

**科臯**科當斷字講講伊川即程頤字正叔道學名儒每進講色甚莊繼以薰薺薰香草名斷定其罪狀也伊川諷諫蘇軾謂其不近人情深嫉之每加玩侮薰薺一名薰草

猶亦草名莖方形似薰臭甚烈言一人的身名如薰猶之香臭不同也

【總評】寫介甫逼緊老泉文有機軸而持論深刻自是曲高和寡之作。

### 王安石蘇洵論

讀書的人，有運氣不好而得志的，像王安石就是了；也有運氣好，不能夠得志的，像蘇洵就是了。安石的志氣和行爲，極爲明白潔淨，根本極爲盛大；他的論事奏章，和許多小劄子，句句都從經學中出來，決計不是蘇洵所能及的。許多新法，也都是先王的舊章程，倘若得着能人實行起來，實在是可以救世。那時候在朝的許多的臣子裏論到才具的遠大，委實沒有可以跟安石相對付的。所以弄到後來，

終至於爲小人所害，弄得身名俱裂。倘使他抱着書本，過了一生，那麼後世研究學問的人，仰慕他流傳的文章，誰不替宋朝歎息，說他運氣不好，不能夠得着這個人做救時的宰相呢？當宋朝仁宗皇帝嘉祐的初年，蘇洵初次出來做官，就拿着文章去謁見諸公，當時像歐陽修曾鞏一班人，都有唯命是聽的意思；祇有王安石看不起他，說道：「這不過是戰國時候的文章罷了。」我平時讀蘇洵的書，覺得他所說的，專尙威儀，而且看得戰爭的事情，似乎極輕。幸虧他的說話，沒有被採用；倘使宋朝的朝廷，像後來用王安石的去用蘇洵，我可以糾得到改變更快，禍患更大。後世的批評蘇洵一定比批評王安石，還要加倍厲害哩！蘇洵做了一篇辨姦論，世人都佩服他有識見，我獨不以爲然。蘇洵拿王衍和盧杞，去比王安石，也總算比得不的當了。究竟他所說王安石的姦，也不過說他臉子髒了不去洗，衣服髒了不去洗，穿着罪犯所穿的衣服，喫着狗和豬所喫的食料，就是了。我現在有一個比方：譬如捉得強盜的人，必定得着真贓和確證，方才可以定他的罪名；斷斷沒有料到他後來必定要做強盜，就預先用了極重的刑罰去訊問他的。講到王安石的刻勵清苦，本來是天生成功的；倘若因爲他臉子不乾淨，就硬派他專爲取悅於人，却暗地裏肆其姦計，跟自己割去生殖器的豎刁，和殺兒子的易牙，依着一條法律，去定他罪名，這不是太奇怪了嗎？蘇洵這些話，起先不過挾着私人的怨氣，隨便

說罷了，却想不到隨便說說，真給他說着了。後來蘇洵的兒子蘇軾，在朝廷上拚命攻擊程伊川的學，就是想學他父親的老法子。巴不得被他說着，却偏偏說不着，這也是姓蘇的家傳的學術罷。有個人問我道：『那麼王安石的做人，究竟好不好呢？』我答道：『安石這個人，過於相信古人，却不能知道現在的情形。就是蘇洵，也是一個好人；他的學問，只知道當時的情形，却不知道看古人的樣子。這兩個人，一個被用於世，一個不會被用於世，遂弄得千年以後，兩個人的身分名譽，一個香，一個臭，彷彿同薰草和蕪草一樣，天然各別。』唉！後來的人，必定有超過王安石和蘇洵的學問，方才可以把得志和不得志，當作歡喜和憂愁哩！

**兩人合傳法。**作傳記的方法：有一人一傳的，有兩人，或數人合傳的，在一人一傳，固然是單敘一人的事迹，就可了事；若是作兩箇人的合傳，必須互相聯絡，有不脫不黏之妙，方才可以算得佳構。這種文字，在史書裏見得極多，尤其是太史公最稱能手。

### 石哈生宋石芝傳

彭端淑

字樂齋，清四川丹稜人。雍正癸丑進士官兵部主事，著有白鶴堂集。

石哈生者。或曰秦人。或曰蜀人。長七尺餘。力能扛鼎。無妻子生業。自鬻於西安某家。供芻米薪水之役。惟謹。無大小皆喜之。居嘗寡言笑。無喜慍色。人莫測其爲何人。詢之不言。問其名。亦不告。因共呼爲哈生。哈生者。俗所謂無能而虛生也。獨與富平人宋石芝善。就哈生二字略加一句注釋順勢波。到宋石芝身上絕妙似天衣無縫。石芝嘗游滇南。察吳三桂必叛。因潛匿。及三桂之叛也。我朝遣大將軍商善貝勒。及將軍班第討之。與賊相拒。滇之石萬谿。其山二面險峻。獨一面稍平。賊據之。期年不能克。朝廷復遣將張勇助之。勇兵西北人。滇路崎嶇。值霖雨。多疲敝。扶杖而行。旣至。旗兵見之。鼓掌笑曰。是尙能殺賊耶。號其軍曰張娘子軍。於是石芝黃冠道服。詣勇轅門。軍校疑是賊。擣以見勇。石芝長揖不拜。勇詰之曰。某與將軍同里。聞將軍善將畧。兼下士。特爲百萬生民塗炭而來。獻破石萬谿之策。勇奇之。以禮見。屏人語曰。策將安出。石芝曰。賊所恃。石萬谿也。彼負險以抗。必將深老吾師。須其敝也。然後擊之。故爲將軍計。利在速戰。速戰而取勝。非用奇不可。勇曰。用奇奈何。石芝曰。此山東南隅有閒道。險阻無備。可通人。旗軍攻其前。將軍以銳率

襲其後。樹旗鳴鼓。令軍士大聲齊呼曰。大兵已據此山矣。賊衆聞之。必驚怖散。亂破之如振槁耳。此固將軍平賊第一勳也。勇善其計。次日大將軍督戰。勇託病。使副將將其軍以行。而潛引三百銳卒。從間道步行。沿嶺攀葛而上。悉如計。賊兵果亂。遂破石萬谿。勇以爲能。留軍中參議。其後平定諸藩。多出石芝策。本段爲宋石芝正傳中間敘決策破石萬谿事寫得有聲有色如如火如荼與通鑑紀赤壁之戰異曲同工嘗問居與勇語曰。某生平少知己。勇曰。如某者。不足爲公知己耶。曰。某與將軍一言苟合。非知己也。所稱知己者。獨石哈生而已。開開着筆復從宋石芝渡到石哈生身上去想見慘淡經營良工心苦及歸西安。每訪哈生於其家。必攜酒從後戶入。相見偕至僻地。跌坐飲酒劇談。談罷復大笑。笑罷復大哭。興盡棄其飲器而散。又常於將軍幕中大會賓客。設席虛左。或問之曰。此待吾友人石哈生也。俄而哈生草冠草履。褐衣昂然而入。揖衆直踞其席。石芝旁侍執壺傾酒甚恭。哈生亦不稍遜。持杯豪飲。旁若無衆。賓客也衆。大驚駭。卒莫測其爲何人。後哈生病篤。其主人將爲殯殮之具。哈生曰。待我友人宋公備之。主人憂其不及。有頃石芝果至。哈生張目視之。不發一言。遂卒。石芝爲痛哭竟日。悉出囊中資

厚葬成禮而去。本段合寫石宋二人交誼是文章結穴所在處。天下既定將軍勇欲表薦石芝於朝謝之贈以金亦不受遂隱於華山云。仍以宋石芝作結。

彭子曰余嘗與張將軍孫宗純者游為言石宋兩人事甚悉宋石芝一出而為將軍建奇勳功成身隱哈生見重於宋其才智必有大過人者乃為人奴而不辭彼其中固有不可測者耶宗純又云哈生既沒或傳其善天文本故明宗室子以石為姓有託焉爾問之不言故世莫能定要之此兩人亦奇矣哉。

【注解】芻米薪水之役 芻是供給銀馬之料米謂負米薪謂砍柴水謂汲水皆極卑賤之業務也吳三桂 明崇禎帝時為山海關總兵李

自成陷京師三桂乞清兵入關破自成後封平西王鎮雲南康熙初年聯合耿精忠尚之信以兵叛是為三藩之役旋病死商善名 貝勒滿洲宗室爵位名次於貝

子 班第人張勇 甘肅提督後為靖逆將軍旗兵 滿洲戶口皆以兵籍編製分為八旗即正黃正白正紅正藍鑲黃鑲白鑲紅鑲藍等旗是也黃冠

道士所謀 就是振稿 稿就是枯葉子振稿言一經振動即彫落也跌坐 就是盤膝而坐褐衣 就是粗布所製的衣服

【總評】文中謀篇布局將兩人事迹忽而分寫忽而合寫非熟於腐史者不辦措詞亦復矯天不羣。



石哈生宋石芝傳

石哈生，有人說他是陝西人，也有人說他是四川人，身長七尺以上，力氣很大，能够把鼎舉起來。沒有妻子，也沒有職業。把自己的身子，賣給西安某姓家，當着割草舂米砍柴擔水的苦工。因他作事極其勤謹，所以無論大小，都很喜歡他。在平常的時候，不大說話；喜怒的顏色，不露出在臉上。人家也不能猜測他是何等樣人，就是問他，也不肯說出來。又問他叫做什麼名兒，也不肯告訴人。因此，都叫他做哈生。講到「哈生」兩個字的解釋，就是世俗上所謂沒有一些兒能耐，虛生在世界上的意義罷了。但是他却跟富平人宋石芝很是要好。石芝曾經到過雲南去游歷一趟，他知道吳三桂將來一定要背叛的，所以暗地裏就把身子躲在雲南省裏。等到吳三桂背叛時候，我朝派大將軍商善貝勒同將軍班第前去討平他，就和賊人在雲南省石萬谿地方，互相抵禦。這個石萬谿的山，兩面險峻得很，祇有一面稍稍平些，賊人就佔據了這個地方。經過一年以後，還是不能攻克他。朝廷再派遣將軍張勇去幫助他們。那張勇的兵，都是西北省人；雲南的路徑，本來是高高低低的，況且剛遇着霖雨的時候，因此士卒多非常疲敝，都扶着拄杖而走。既到了雲南以後，旗兵見了，都拍着掌笑道：「這種兵，誰能够殺賊嗎？」於是就叫他的軍隊，喚做張娘子軍。那時候石芝聽見了這回事，帶着黃冠，穿着道

服，走到張勇的轅門裏去。守門的軍官，疑惑他是賊人的探子，就把他捉了去見張勇。石芝見了張勇，祇打了一個恭，也不給他跪拜。張勇於是詰問他是什麼人，石芝答道：「我跟將軍是同鄉人。因為聽見說將軍善於將略，兼且謙恭下士，所以我特地替百萬生民塗炭而來，獻一個破石萬谿的策略。」張勇聽了，心中覺得有點兒奇怪他，於是以禮接見。屏去從人，問他用着什麼計策。石芝答道：「賊人所依恃的，就是石萬谿。他現在據着險要，來抵抗我，一定要使得我的軍氣老了，然後乘着我疲勞的時候，出來擊我。所以我替將軍打算的利益，在於速戰。倘若要速戰而取勝，那麼非用奇兵不可。」張勇問他道：「用奇兵怎麼樣呢？」石芝答道：「這個山東南角上，有一條小路，地方雖是險阻，好在沒有防備，可以通人。倘若教旗兵攻擊他的前面，將軍再帶着精銳的士卒襲其後面，樹着旗，鳴着鼓，教他們齊聲喊道：『大兵已佔據這個山頂了。』那麼賊兵聽了，一定驚慌散亂，破他的容易，簡直同振動枯樹一個樣子。這個真是將軍破賊第一個功勞了。」張勇就聽了他的計策。到了第二天，大將軍親自督戰，張勇假裝着生病，派副將帶着他的兵，跟大將軍去。自己却暗地裏帶了三百銳卒，打從小路上步行，沿着嶺，攀着葛上去，統統依着石芝計策而行。賊兵果然散亂，就此把石萬谿破了。張勇以爲石芝這個人很是能幹，留着他在軍中，做一個參議。後來平定諸藩，多出於石芝的計策。嘗開着沒

事，同張勇說道：『我生平知己的朋友，實在很少。』張勇說道：『像我這樣人，難道還算不得你的知己嗎？』石芝答道：『我同將軍不過一句說話偶然相合，不能算是知己朋友。我所稱知己的朋友，祇有石哈生一個人罷了。』等到後來，回到西安去的時候，每每到哈生家裏去訪問他。並且一定帶着酒，從後門進去相見以後，就一同走到冷靜的地方去，盤着腿坐下，一面喝酒，一面快談。談完了以後，重復大笑。笑完了以後，重復大哭。等到興致盡了，竟把喝酒的器具丟了就走。又常在將軍幕中大會賓客，設了酒席，却把左邊的位子空起來。有人問他這是什麼意思，他答道：『這是留着請我老朋友石哈生坐的。』過一會子，哈生帶着草帽，鞞着草鞋，穿着布衣，昂然進來了，同衆人作一個揖，就一直上去，坐了首席。石芝在旁邊侍立，執着酒壺斟酒，非常恭敬。那哈生却一點兒也不客氣，拿着杯儘管喝酒，似乎旁邊並沒有衆賓客在這兒一般。於是衆人大大的驚駭，究竟也猜測不出一個怎樣的人物。後來哈生病重了，他的主人翁將要替他備辦殮殮的器具，哈生說道：『且等我的朋友宋公來備辦。』他主人翁恐怕來不及，等一忽兒，石芝果然來了。哈生張着眼睛，看他一看，也不說一句話，就此死了。石芝整整的痛哭一天，就把衣袋裏的錢，悉數拿出來，厚葬哈生，禮成了就去。天下既定，將軍張勇要想在朝廷上了一篇奏章，把石芝保薦上去，他竟謝了不要。將軍又把金銀送他，也不肯受。從

此遂隱在華山中了。

彭子說道：我曾經同張將軍的孫子——名字叫做宗純——一同遊玩，他替我談石宋兩個人的事蹟，極其詳細。宋石芝一出山，就替將軍建立一個極大的功勞，等到功成了，就把身子退隱，像石哈生這樣一個人，竟會得着宋石芝看重他，那麼他的才智，一定有別人所萬萬及不上他的地方啦！他偏願意做人家的奴隸，不肯辭退，難道真有一種不可猜測的事情，在這兒裏面嗎？宗純又說道：『哈生既死了以後，也有人傳說他善於天文，本來是個明朝的宗室。他把石字當一箇姓兒，委實是一種託辭。有人問他，他總是不肯說出來，所以世上的人，就不能夠斷定他是怎麼的人了。』總而言之，這兩箇人也總算是奇怪不可測度的了。

引據平議法。有一件極爲難的事情，議論紛紛，不能得事理之平，於是乎引經據典，以平衆議，而其事乃成鐵案，不可游移。做這種文字，事理須明白，筆尖須深刻。事理明白，必先能將是事之爲難情形，逐漸推勘，反覆評論，使讀者能心領神會，引起興味；筆頭深刻，於其引據處，必能深入簡出，力平羣議，使是議與是文，同垂千古而不可磨滅。

駁復讎議

柳宗元 小傳詳見就題生情法

臣伏見天后時有同州下邳人徐元慶者。父爽為縣尉趙師韞所報。卒能手刃父讎。束身歸罪。當時諫臣陳子昂建議誅之。而旌其閭。且請編之於令。永為國典。臣竊獨過之。「黎綱獨斷筆意老成」臣聞禮之大本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子者殺無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治者殺無赦。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與誅莫得而並焉。「從禮刑大本上說起語有見地旌誅不得並行一語點破筆力千鈞」刑甚矣。旌其可誅。茲謂僭壞禮甚矣。「統盡旌誅不果以是示於天下傳於後代趨義者不知所向違害者不知所主以是為典可乎」申足一蓋聖人之制。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統於一而已矣。「為後路引據張本心響使刺讎聲」其誠偽。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則刑禮之用判然離矣。「略一騰翻引起以下幾許議論何者若元慶之父不陷於公罪師韞之誅獨以其私怨奮其吏氣虐於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籲號不聞而元慶能以戴天為大恥枕戈為得禮」

處心積慮以衝讎人之胸介然自克卽死何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  
慚色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寫旌之不宜誅其或元慶之父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愆  
於法是非死於吏也是死於法也法其可讎乎讎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  
悖蒼而陵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寫旌之不宜誅一正一反衛情而論意深詞顯闡透靡遺且  
其議曰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親相讎其亂誰救是惑於禮也甚矣禮之所謂  
讎者蓋其冤抑沈痛而號無告也非謂抵罪觸法陷於大戮而曰彼殺之我乃  
殺之不議曲直暴寡脅弱而已其非經背聖不亦甚哉先明讎字本義以駁子昂且以引起引證周禮  
調人掌司萬人之讎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有反殺者邦國交讎之  
又安得親親相讎也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此  
推刃之道復讎不除害今若取此以斷兩下相殺則合於禮矣引據精切是全篇精華且  
夫不忘讎孝也不愛死義也元慶能不越於禮服孝死義是達理而聞道者也  
夫達理聞道之人豈其以王法爲敵讎者哉議者反以爲戮刑壞禮其不可  
以爲典明矣筆妙如環語堅似鐵請下臣議附於令有斷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謹議

【注解】復讎議

徐爽為縣尉趙師韞所殺子元慶誓欲復讎而不得聞後師韞為御史元慶乃變姓名於驛家傭力久之師韞以御史舍亭下元慶手刃之自囚

而請於官時議者以元慶孝烈可嘉欲捨其罪子昂建議以為國法專殺者死元慶 天<sub>唐</sub>后<sub>武</sub>

宜正國法然以其行孝義又堪為鄉里矜式則旌其閭墓以褒之議者以子昂為是

后<sub>唐</sub>則<sub>武</sub>下<sub>武</sub>卦<sub>武</sub> 唐初屬關內道同州垂拱元年改隸華州即今陝西渭南縣東北

陳子昂 字伯玉射洪人舉進士第官至右拾遺 賊虐 講是殘賊虐害也

凡為子者殺無赦

講子不當讎而讎者當該殺也

凡為治者殺無赦

講官吏不當殺人而殺者當該殺也 茲謂濫

茲謂僭

左傳善為國者賞不僭刑亦不濫刺讎

刺當作証字解說讎是議罪之謂也

戴天為大恥 枕戈為得禮 禮記

父之讎不與其戴天又曰居父母之讎寢苦枕戈不仕弗與其天下也

介然自克

介然是果決的容貌自克者講能自己克制其戀生之念而捨身以報讎也 即

死無憾

即當作就字解說此講雖就死而亦無抱憾也

悖驚 悖是悖逆的意思驚是不馴伏的意思按馬騾而不馴伏叫做驚

人必有子子

必有親親相讎其亂誰救

此四句是子昂原議之言

調人

周之官名掌司萬人之讎六句 乃

禮地官原文

此推刃之道復讎不除害

一往一來叫做推刃復讎不除害者講取讎身而已不得兼及其子也

兩下相殺

即謂師韞殺元慶之父而元慶又殺師韞也

【總評】前路旌誅分寫。羅羅清楚。入後引據處詳明確切。論斷處理正詞嚴。柳州此文可謂出色當行。

### 駁復讎議

臣瞧着天后的時候，有箇同州下邳人徐元慶，他的父親——名叫做爽——給縣尉趙師韞殺了，那徐元慶到了後來，竟能够把殺父的讎人親手殺了，又把自己的身子用繩子縛着，到官自請治罪。當那個時候，諫臣陳子昂，創一種議論，請把徐元慶殺了；但是應該旌表他的閭門，借這個來褒獎他的孝義。并且請朝廷編入在法律中，永遠著爲國家的典章。臣的私意，却獨獨以爲不應該這樣辦的。臣聽見禮法的大根本，本來是爲着防亂而設的。那設立禮法的人，似乎說道：「你們不要互相殺害啊！要是殺了人，就是做人家兒子，也應該處死刑，不能饒恕的。」再講到刑法的大根本，也是爲着防亂而設的。那設立刑法的人，似乎說道：「你們不要互相殺害啊！要是殺了人，就是做官的，也應該處死刑，不能饒恕的。」這禮法同刑法兩樣事情，它的根本上，固是相同；但是用法，就有些差異了。旌表同誅戮兩種事情，斷斷不能够同時並行的。倘使這個人，本來是應該旌表的，現在偏偏加以誅戮，那麼就可以說他濫用刑法；紊亂刑法，真是到極點了。倘使這個人，本來是應該誅戮的，現在偏偏加以旌



表；那麼就可以說他僭越禮法；毀壞禮法，真是到極點了。果真拿着這個去布告天下，流傳後代，一定要弄到趨義的人，同違害的人，都沒有確定的方針。怎麼可以把這個來做國家的典章法律呢？說到聖人的制度：一定窮究理義，定賞罰的章程；根據人情，定褒貶的方法。總而言之，歸於一律就是了。以前倘使能夠訊問他的真假，考正他的曲直，追原他復讎的始末；那麼刑法同禮法的用途，就天然分爲兩途了。這是怎麼說的呢？倘若是元慶的父親，並沒有犯着國家的法律；師韞把他殺了，完全是出於私怨，借着官威，虐待沒有犯罪的百姓；州官同執法的上官，都不知道去問他的罪案，上上下下，互相蒙蔽着，弄得小百姓竭力呼號，都裝做沒有聽見；那元慶竟能夠知道和殺父的讎人，一同戴着天爲極大的恥辱，把刀槍當做枕頭，爲合乎禮法，處心積慮，一定要把刀子刺入讎人的胸口裏，決定一種志願，就是死了，也一點兒沒有懊悔；這麼說來，那元慶替他父親復讎，委實是照着禮義做去，凡是執事的人們，應該有慚愧的顏色，謝他還來不及，那兒還可以把他誅戮呢？或是元慶的父親，罪本當誅；師韞把他殺了，並沒有違背法律；那麼元慶父親的死，並不是死在官吏的手中，委實是死在法律上。講到法律，誰也不能和它做讎敵的。倘是把天子的法律當做讎敵，把執行法律的官殺了，這簡直是悖逆桀、桀、紂犯上作亂的人，捉來把他殺了，正所以整飭國家的法律，那又何必旌表他呢？而且陳子

昂的原議上說道：「凡是一個人，一定有個兒子。做兒子的，一定有個父母。倘若是各人都要替他父母報讎，那麼輾轉相報，永沒有停止的時候。這種搗亂的事情，叫誰去補救啊？」臣以為這幾句話，簡直是不知道禮法。論到禮法上所謂讎人，一定是指着受了冤屈，沒處可以去申訴的。並不是指着犯了罪，處了死刑，還要說他殺了我，我也把他殺了，不論曲直，一味把人欺侮的。這麼說來，像那原議上所說的，豈不是誣讎經傳，違背聖訓，到極點了嗎？周禮地官上說道：「調人掌司萬人之讎。凡殺人而讎者，令勿讎。讎之則死。有反殺者，邦國交讎之。」這麼看來，那兒會弄得輾轉相讎呢？又春秋公羊傳中說道：「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此推刃之道，復讎不除害。」現在若是拿公羊傳的意思來論斷，那麼師鞅殺了元慶的父親，元慶又把師鞅殺了，同禮法上是完全適合的。況且不肯忘記殺父的讎人，這就叫做孝；不惜死，這就叫做義；元慶能夠不越禮法，守着孝，盡着義，那一定是通達禮法，明白道義的人了。講到通達禮法，明白道理的人，難道他會對着王法跟他做讎敵的嗎？現在議論這件事情的人，反而要把他殺了，真是把刑法紊亂，禮法毀壞，不可以當做國家永遠的法律，明白極了。請把臣的議案，附在法律中，嗣後遇着有判斷這種案子的時候，不應該照着從前的議案去辦理。謹議。

根據發議法。譬如一箇人要論其短長，而其人一生事業偉大，反使苦於難以下筆，大有一部十七史何處說起之概。乃仔細搜尋其人事業中的頂扼要事情，即根據這樁事情，發出一篇議論，斷定這箇人的優劣——這就叫做「根據發議法」。但是一定要議論正大，最忌「平淡枯澀」四箇字。

### 王猛論

侯方域

明遺民字朝宗，商邱人，為東林四公子之一。明末以避阮大鍼走依鎮帥高傑，豪邁有大志，明亡不仕，清早卒。

唐荆川曰：王猛者，苻堅之謀臣也。此可謂得猛之著者矣。一矢的猛處天下分崩之時，其志未嘗不在中原，及其不得已而見用於異國，猶惓惓不能忘晉。蓋識大義者也。嗚呼！三代而下，亂世之臣，識大義者，諸葛亮、王猛而已。亮始終心乎漢者也，猛始終心乎晉者也。然亮仕於漢而為漢人之所知也，猛仕於秦而為晉人之所不知也。吾故舍上聲亮而論猛。筆似遊龍極頓挫之致當猛之隱於華陰也，姚氏

石氏多雄略之主。豈不能出而佐之。以爲是氏羌僭竊者。而非其志也。志不肯輕出。而又無以自達於晉。故寧隱焉。逮夫桓溫入關。而後喜可知矣。被<sub>披</sub>褐而謁。捫蝨而談。詎偶然哉。溫見之。而與論三秦之豪傑。旣而曰。江東無君比也。蓋溫且心折於猛矣。乃溫還而猛不從。何歟。嗚呼。猛英雄也。溫亦英雄也。天下英雄之與英雄。可一望而知。猛從溫。則溫必大用猛。然而溫欲篡晉。其從之。則苟或郭嘉之下者也。不從溫。又必殺猛。天下英雄之相愛而相用也。出於誠。然而英雄之殺英雄。與其見殺於英雄者。則必皆出於萬不得已。苟有可以釋之。而可以全之。斷不相強<sub>上</sub>也。故此時猛不難於舍溫。溫亦不難於舍猛。溫欲篡晉。猛之所知也。猛必不從溫。篡晉亦溫之所知也。然猛自是始無望於晉也矣。<sub>王</sub>猛肝膽大聲疾呼。晉偏安江左。僅有一桓溫。足以有爲。而不可以從。大軍一還。彼隴澗函谷之間。豈復<sub>去</sub>聲。尚有奉正朔。襲冠帶之日哉。其出而相<sub>去</sub>聲。苻堅者。猛之不得已也。一出而強兵富國。擴疆啟宇。勳績爛然。說者以爲苻堅之管仲。是固猛之生平所裕如也。不足異也。垂沒而告苻堅曰。晉正統相承。上下輯睦。非所可圖。

臣死之後。願無以晉爲念。而後其本懷見矣。故吾以爲猛者。非僅僅功名之人也。是頭然則猛蓋并不仕秦。曰猛之才高於諸葛亮。而澹泊寧靜不及。即其治秦也。亦以英氣爲之。而多不可耐。使亮不遇先主。則必不仕吳魏者。亮之所不能也。猛不遇晉。則並不仕秦者。非猛之所能也。然而當猛之時。可以爲晉難者。莫秦若也。猛存則以秦存。晉猛亡猶欲以秦存。晉是則吾之所爲識大義者也。無微不燭無語不達

【註解】王猛 晉魏郡人字景略好讀兵書識度宏遠桓溫入關猛見之捫蝨而

名順之字應得明武進人學者稱荆川先生嘉靖間以進士官至淮揚巡撫

右僉都御史卒於官著有荆川集十二卷及史纂左編文編武編稗編等書 苻堅 本是氐種

苻健的從子殺健子 惓惓 不忘記 諸葛亮 字孔明漢末瑯琊陽都人輔蜀漢先主成三分

諡曰 華陰 就是現在在陝 姚氏 居姚弋仲本是羌種初爲南安赤亭羌酋後東徙仕劉石改

叛晉後爲苻堅擊敗而死弟萇降苻秦旣而叛 石氏 即石勒本是羯種滅劉曜稱趙帝是爲

奔渭北進兵殺苻堅據長安稱帝是爲後秦 石氏 後趙始都襄國在今直隸邢臺縣後遷

南臨漳縣 氏 爲古西戎之一部落在現在之甘肅當晉時氏 羌 西戎種族的名稱當晉時

種有三國成是李雄秦是苻堅後涼是呂光也 羌 爲後秦國就是姚氏也 桓

温入關晉穆帝時温帥伐秦入關中按温字元子 褐毛布的衣服也 論三秦之豪傑温曰

天子之命將銳兵十萬為百姓除殘賊而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温曰公不遠數千里深入敵境今長安咫尺而不渡灑水百姓未知公心所以不至温默然無以應徐曰江東無卿比也

心折於猛講温嘗猛為軍諍祭酒也 温還而猛不從温欲與王猛俱還猛還山辭師荀彧若漢

末穎川人從曹操及操將進爵國公加九賜彧曰公郭嘉 薦之於曹操嘉出曰真吾主也本與義師不宜如此操心不平或知操意飲藥死

偏安江左江左就是江南東晉元帝有是山名就在現在河南 澗是水名現在河南有澗澗

水函谷是關名本在現在河南省之靈寶縣南角是為秦之東關漢武帝移置於現在河南省之新安縣東北角 相苻堅苻堅與猛語大悅自謂玄德之遇孔明遂

任以相事一出而強兵富國三句王猛相苻堅舉賢才修廢職課農桑植困窮立學校秦民大悅後復平蜀定燕擒代滅涼平西域諸國幅員之廣大

五胡之中光采照耀 管仲名夷吾穎上人齊桓公相之而 裕如是寬裕有餘 垂沒所未有也 爛然形容詞 管仲名夷吾穎上人齊桓公相之而 裕如是寬裕有餘 垂沒所未有也

而告苻堅句時秦寇晉梁益陷之所以王猛臨終尚以勿伐晉為言及猛卒後 澹泊寧

靜澹泊是無所欲的意思甯靜是不紛擾的意思 孔靜明誠子書云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

【總評】根據伐晉發議，假借諸葛陪襯，斷定王猛，可謂識高見遠。行文復力透紙背，自是嘔肝文字。

### 王猛論

唐荆川說道：『王猛是苻堅一個謀臣。』這句話真可算得知道王猛的心了。猛生在天下分裂崩離的時候，他的志願，未嘗不想在中國做一番事業；等到沒有法子，竟被用在外國，還是惓惓不肯忘了晉朝，他這箇人，總算是明白大義的了。噫！我看三代而下，亂世的臣子能夠明白大義的，祇有諸葛亮同王猛兩箇人。亮的心始終在於漢朝，猛的心始終在於晉朝。但是亮在蜀漢做官，他的心，是漢人都知道他的；猛做官在秦，他的心，晉人未必知道他。我所以目前且不談諸葛亮，單論王猛。當王猛隱居在華陰時候，姚氏和石氏，多雄略的君主，豈不能出去輔佐他？但是猛的意思，以爲都是氐羌僭稱帝號盜竊名器的，並不是他本來的志願。他的志願，既然不肯輕於出山，又沒有機會自己投效在晉朝，所以甯可隱居在山野。等到桓溫入關以後，他心裏的喜歡，可不言而喻了。披着毛布的衣服，去謁見桓溫，捫着身上的蝨子快談時務，這豈是偶然的嗎？桓溫見了他，就跟他論三秦的豪傑，過一會子又說道：『江東的人才，沒有可以同你比較的。』是桓溫的心裏，也早已佩服王猛了。但是後來桓溫回

去，王猛却没有跟他一塊兒去，這是什麼緣故呢？王猛固然是英雄，那桓溫也何嘗不是箇英雄？從來英雄遇着英雄，就可以一望而知道的。王猛如果跟着桓溫一塊兒去，那桓溫一定重用他的。但是桓溫的心裏，要想篡奪晉朝的天下，王猛若是從他，那麼簡直是荀彧和郭嘉一流人了；若不從他，那麼桓溫又必定設法把王猛殺了。凡是天下的英雄，互相愛惜，互相利用，固然是出於至誠；但是英雄殺英雄，或是英雄被英雄殺了的，實在都是出於真，真沒有法子。倘若可以釋放他，或是保全他，那一定不勉強他的。所以當那箇時候，王猛不難於舍了桓溫，桓溫也不難於放了王猛。講到桓溫要想篡奪晉朝，王猛本來是知道的；那王猛一定不肯幫着做這箇事情，也是桓溫所知道的；所以王猛從此以後，對着晉朝，就沒有希望了。那時候晉朝的國勢，偏安在江東，祇有一箇桓溫可以做事情，倘且不可以跟他合局，試問自桓溫的大軍退還以後，那灑澗、函谷這種地方，那裏還有奉着晉朝的正朔，穿着中國衣服的日子嗎？所以出去到苻堅的地方做宰相去，實在是王猛不得已的一番苦心啊！一經出去，就把兵操練得非常強壯，國家的財政，籌畫得很是富足，擴充疆界，開闢土地，功業非常諱大。談論的人，都說他彷彿是一箇苻堅的管仲，其實這些事情，本來是王猛生平所早已預備的，沒有什麼奇怪的。到後來將要死的時候，王猛告訴苻堅道：『晉朝的天下，依着正統傳下來的，現在上下非常和



陛，一時恐怕不容易打算，臣死了以後，請無庸對着晉朝轉念頭。」看了這幾句話，他的本心，就此可見了。所以我論王猛這箇人，實在不僅是專喜歡功名的人哩！這麼說起來，那王猛何妨連秦國也不去做官呢？我說道：論王猛的才具，實在比諸葛亮還要高；但是講到澹泊寧靜，却遠不及諸葛亮了。就是論他的治理秦國，也全是拿英氣去做，沒有忍耐的性質。倘使諸葛亮不遇着劉先主，他一定不肯到吳國和魏國去做官，這是諸葛亮所能做到的。王猛不見用於晉朝，并秦國也不去做官了，這件事却是王猛所辦不到的。但是當王猛的時候，可以做晉朝大患的，沒有再可以比上秦國的。王猛在世一日，就可以拿着秦國來存晉朝，猛將要死的時候，還要拿着秦國來存晉朝，所以我總說他是一箇能夠明白大義的人啊！

**推論盡致法。**文字有專尚議論，用精銳的眼光，敏活的手腕，警關的思想，發出一篇大議論，大有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氣象。這種叫做「推論盡致法」。寄語讀者，多讀這種文字，自然能夠長出許多智慧來。

### 吳季札論

#### 獨孤及

唐洛陽人字聖之，小有大志。天寶末年，補華陰尉。代宗召為左拾遺，累官至檢校司封郎中。卒年五十三歲。賜諡曰憲。著有毗陵集二十卷行世。

謹按季子三以吳國讓而春秋褒之。余徵其前聞於舊史氏。竊謂廢先君之命。非孝也。附子臧之義。非公也。執禮全節。使國篡君弑。非仁也。出能觀變。入不討亂。非智也。左丘明太史公書而無譏。余有惑焉。登高一望。全城在目。夫國之大經。實在擇嗣。王者慎德之不建。故以賢則廢年。以義則廢下。以君命則廢禮。是以太伯之奔勾吳也。蓋避季歷。季歷以先王所屬。故篡服嗣位而不私。太伯知公器有歸。亦斷髮文身而無怨。及武王繼統。受命作周。不以配天之業讓伯邑考。官天下也。彼諸樊無季歷之賢。王僚無武王之聖。而季子爲太伯之讓。是徇名也。豈曰至德。斬釘截鐵。一理正詞嚴。且使爭端興於上。替禍機作於內。室遂錯命於子。光覆師於夫。差陵夷不返。二代而吳滅。以季子之閔達。博物慕義。無窮向使。當壽夢之眷。命接餘昧之絕統。必能光啟周道。以霸荆蠻。則大業用康。多難去聲不作。闔廬安得謀於窟室。專諸何所施其匕首。高談闊論。暢所欲言。嗚呼。全身不顧其業。專讓不奪其志。所去者忠。所存者節。善自牧矣。謂先君何。與其觀變周樂。慮危戚鍾。與鐘通。曷若以蕭牆爲心。社稷是恤。復命哭墓。哀死事生。孰與先覺而動治。其未亂棄室。

以表義。挂劍以明信。孰與奉君父之命。慰神祇之心。則獨守純白。不義於嗣。是潔已而遺國也。國之覆亡。君實階禍。且曰非我生亂。其孰生之哉。其孰生之。反覆推勘。辯才無礙。

【註解】三以吳國讓

吳王壽夢有四子長子諸樊二子餘祭三子餘昧四子季札因季札賢壽夢欲立之札讓不可於是乃立諸樊諸樊卒遣命授弟餘

祭欲傳以次必使傳至季札而止藉以稱先主壽夢之意也傳及季札季札復讓而逃去乃立餘昧之子僚為王按札前後統凡三讓

附子臧之義 曹宣公死庶子

負芻殺太子而自立諸侯討之將立子臧子臧曰聖達節國篡君弑諸樊之子光陰納賢士次守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

於窟室而飲王僚使勇士專諸置匕首於炙魚之中以進食出能觀變 觀變者講是能察遂弑之光立為王是為吳王闔廬按窟室即地下之室也

札於晉以觀諸侯之變 入不討亂 公子光既弑王僚季札自晉歸曰苟先君無廢祀民

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 左丘明 魯之太史生與孔子同時因作春秋傳

公 即司馬遷字子長漢時人武帝時為太史令著 太史 有史記一百三十卷季札之事見吳太伯世家

也季歷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傳及於昌於是太伯及仲雍乃奔荆蠻文身斷髮以示不可用狀藉避季歷季歷果立是為王季其子昌是為文王太伯遂奔勾吳現在江蘇無錫縣尚

有太伯之故城在焉按文身斷髮是吳之舊俗也 至德（論語）子曰太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上替（晉書武帝紀）上替下陵按替當廢

字覆師於夫差（史記吳太伯世家）夫差十四年越王勾踐伐吳虜太子友十 陵夷是吳

意（史記吳太伯世家）延陵衰 思（史記吳太伯世家）延陵衰 匕首劍的一類短小用於用專 以季子之闕達（史記吳太伯世家）延陵衰

清濁嗚呼又何其（易謙卦）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 闕覽博物君子也自牧 牧也（疏）牧養也自養其德也 觀變周樂（史記吳太伯世家）延陵衰

風雅頌內季子能辨其（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季札自衛如晉將宿於戚聞鐘聲焉曰 國之治亂興衰故也戚鍾 異哉吾聞之也辯而不德必加於戮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

於幕上君又在殯而可以（論語）不 樂乎按夫子是指孫文子蕭牆 猶講是內室也（論語）不 挂劍（史記吳太伯世家）季札

季札劍口弗敢言季札心知之為使上國未獻還（左傳）階之為禍講 至徐徐君已死乃解其寶劍繫之徐君冢樹而去祗地之神也 階禍（左傳）階之為禍講

【總評】縱論橫議動中肯綮且歷舉各事以作佐證使季札九原有知應

亦悔此舉之不當。

### 吳季札論

暨按季子三次把吳國讓給別人春秋裏很是褒獎他，但是我在舊史中考他以前的事實，私意以為

廢却先君的命令，不能算做孝；附子臧的義，不能算做公；執着箇人的禮，全着箇人的節，使國篡君弑，不能算做仁；出外去能够觀察變故，入國的時候，反而不知討平禍亂，不能算做智。左丘明同太史公雖然都把這件事記載着，可是都沒有批評他；我對於這箇，實在不能夠不有些疑惑啊！凡是一國的大經濟，實在於選擇太子。古時的王者，因為恐怕不能夠建立德業，所以遇着要選擇賢人的時候，寧可不論年齡的大小，遇着義所當立的時候，寧可把卜筮廢止了；遇着有君命的時候，寧可把禮廢了。是以太伯之奔勾吳，實在於讓避季歷；季歷因為是先王所屬意的，所以就繼述嗣位，不算爲私。太伯又知道公器有所歸屬，所以雖然把頭髮剪短了，把身體刺着花兒，也沒有怨恨。等到武王繼承大位，受着天命創造周室，却不把配天的事業，讓給伯邑考，這都是把天下當作公器的意思啦。現在諸樊沒有像季歷的賢，王僚沒有像武王的聖，那季子却偏偏效着太伯的退讓，這完全是貪着名譽，那裏可以說他是至德呢？而且使爭奪的端倪，與於居上者的廢弛；禍患的先機，作於一室中。等到後來，公子光因此篡奪，夫差因此覆師。從此以後，國勢漸衰，不能回復；不過經過兩代，那吳國就從此滅亡。像季子這樣閑達博物，慕義無窮，倘使受着壽夢的眷命，繼承餘昧的絕統，一定能夠把周道開發，稱霸在荆蠻地方。那麼大事業就此做成，許多的患難，可以不作；闔廬那能夠在窟室中，肆其狡謀，專諸從

何處施其匕首呢？像季札的爲人，只知全身，不顧國家的事業，專事退讓，不奪他的素志，所去的是忠，所存的是節，論他自養其謙德，固然是不差的，其奈先君的命令何？與其能觀變於周樂，慮危於戚鍾，何不注意將來的同室操戈，預防社稷的危難呢？到後來，回國復命，在臺上哭泣哀慟已死的人，服事生活的君，那裏抵得過將要變故的以前，預先防備，當他未亂的時候，預先布置呢？棄掉自己的家室以表義，挂劍在樹上以明信，那裏抵得過奉着君父的命令，可以慰神祇的心呢？如今是獨自守着純白，却於後代很有不利，是祇知潔己，不知道遺禍患於國家，所以論到吳國的覆亡，實在是由於季札所養成的。他還要自己辨說，禍患不由我發生，那麼究竟是由誰發生的啊？

評論生感法。評論人物，頂難著筆。一定要曲肖其人，沒有一筆泛筆，沒有一筆放筆才好。評論一箇人，已經難極了，如今還要評論許多人，使各曲肖其身分，而且布局措詞，非常雋妙，豈非難之又難？末了從評論而發生感慨，有相映成趣之妙。

### 與吳質書

魏文帝

名不曹操，長子，篡漢自立，是爲三國魏之始祖，都洛陽，在位六年，性喜文學，博聞強記，日以著述爲務，著有魏文帝集若干卷。

三月三日。丕。歲月易得。別來行復四年。三年不見。東山尤嘆其遠。况乃過之。思何可支。雖書疏往返。未足解其勞結。輕情動人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邪。與耶昔日遊處。行則連輿。止則接席。何曾須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謂百年已分。上聲可長共相保。何圖數年之間。零落略盡。言之傷心。頃撰其遺文。都爲一集。觀其姓名。已爲鬼錄。追思昔游。猶在心目。而此諸子。化爲糞壤。可復道哉。是段爲承上啟下一大關鍵文亦深婉盡致觀古今文人。類不獲細行。去聲鮮能上聲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者矣。著中論二十餘篇。成一家之言。辭義典雅。足傳於後。此子爲不朽矣。評論徐幹德璉常斐然有述作之意。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間者歷覽諸子之文。對之流淚。旣痛逝者。行自念也。評論應瑒孔璋章表殊健。微爲繁富。評論陳琳公幹有逸氣。但未遒耳。其吾言詩之善者。妙絕時人。評論劉楨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評論阮瑀仲宣續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評論王粲昔伯牙絕絃於鍾期。仲

尼覆醢於子路。痛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諸子但爲未及古人。自一時之  
雋也。今之存者已不逮矣。總結評語後生可畏。來者難誣。然恐吾與足下不及見也。

拓開一層說便呼年行已長大。所懷萬端。時有所慮。至通夜不暝。志意何時復類  
出下文感慨來

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頭耳。光武言年三十餘。在兵中十歲。所更非一。吾德不

及之年。與之齊矣。以犬羊之質。服虎豹之文。無衆星之明。假日月之光。動見瞻

觀。何時易乎。恐永不復得爲昔日游也。少壯真當努力。年一過往。何可攀。援古

人思炳燭夜游。良有以也。立想宏遠不徒以蒼涼見長頃何以自娛。頗有所述。造不與否東望

於讀若鳥。裁書叙心。丕白。言簡情長

【註解】三年不見（詩豳風）我徂東山。摛摛不歸。自我不見。于今三年。親故多離其災。離當遭逢解說徐陳應劉

徐是徐幹。陳是陳琳。應是應瑒。劉是劉楨也。徐幹字偉長。北海人。爲司空軍謀祭酒。祿屬五官  
將文學。著有中論。陳琳字孔璋。東漢廣陵人。初爲何進主簿。尋依袁紹。嘗爲紹草檄數曹操罪

狀。袁紹敗歸。曹操愛其才。不記往咎。軍國書檄。多命之屬。稿官至門下。督爲建安七子之一。  
應瑒字德璉。應劭之弟。建安初。曹操辟爲丞相掾。屬轉平原侯。庶子。後爲五官將。以文名著。名

著。有應德璉集。劉楨字公幹。有逸才。善辭。頃撰其遺文。撰當定都爲一集。都當凡鬼  
令以文章見重於魏文帝。辟爲丞相掾。



錄講是已經死去也箕山之志(呂氏春秋)昔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曰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逃之箕山之下其五言詩之善者

妙絕時人劉楨與徐幹孔融應瑒阮瑀陳琳王粲等號稱建安七子而曹植劉楨為絕唱鍾嶸曰若孔門用詩則公幹升堂子建入室景陽潘陸可坐於廊廡之間仲

宣續自善於辭賦仲宣是王粲之字此言仲宣年最少繼續衆人而善長於辭賦也或曰續應作獨伯牙絕絃于鍾期楚

伯牙鼓琴子期聽之方鼓琴而志在高山子期曰巍巍乎若高山既而志在流水子期又曰湯湯乎若流水及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 仲尼覆醢于

子路(禮檀弓)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有入弔者而夫子拜之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光武言年三十餘三句(見

東觀漢記光賜隗囂書)以大羊之賈六句講以庸才弱質而忝居人上動輒為人炳燭夜游(古

登短苦夜長何不炳燭遊乘或通作炳於邑講氣逆結而不下也(楚辭九章)氣於邑而不可止

【總評】評論諸子樸而不華簡而有當後幅感慨筆端蘊藉大氣盤旋若

僅以悱惻蒼涼評此文失其真矣。

與吳質書

二月三日，丕白。日子真容易過，自從別後，差不多快又四年了。三年沒有見面，從前東山的詩賦曠是

日子隔得太遠，何況我倆不見面還不止三年，那麼心裏的牽念，怎能免得了呢？雖然時常有書信來往，但是究竟解不開胸中的鬱結啊！前年疫病流行，親戚朋友，多遭了這個災難，徐陳應劉四人，一時都亡故了，我心中的悲痛，那裏能夠一時說得出呢？往日我們幾個人，出去的時候，就同坐一部車子上，住在屋子的時候，就同坐在一條席子上，何嘗有一刻兒工夫分開的呢？每每到了大家喝酒，奏着樂，酒喝得很高興，耳朵覺得很熱的當兒，各人就擡起頭來做詩。當那個時候，自己也並不覺得怎樣的歡樂。總說是從此百年以後，一定可以長此聚在一塊兒了。想不到幾年裏面就零零落落，這幾個老朋友，差不多快要完了。說起來實在是傷心得很啊！現在我把他們所留下來的文章，重新整理整理，總訂成一冊，瞧着他們的姓名，雖然已登鬼錄，但是追想到從前的事情，還是一一在心目間。萬不糾這幾個，一忽爾就化爲泥土，還有什麼話說呢？我看古今文人，大都不知道顧着細瑣的行爲，要想找一箇能夠拿名節自立的，實在是很少的。祇有那偉長這箇人，能夠懷着文采，守着質樸，心性淡泊，沒有什麼慾望，時常有隱逸的志趣，總可以算做文質彬彬的君子了。他著了中論二十篇，自成了一家之言，辭句和意義，都很典雅，可以流傳在後世。這箇人可以千古不朽了。再講到德理的文章，很有可觀，時常存着一種著述的志願。他的才學，實在可以著書，可惜不能夠償他的志願。近來批讀諸

看的文章，對着他就不免要弔下眼淚來。一則悲痛已死的人，二則也因而自己感傷自己哩！孔璋所作的表章，氣勢很健，微微兒覺得繁富些。公幹的文章，有些逸氣，但是還沒有造到遒鍊的境地，論他所做的五言詩，就中極好的幾首，簡直是現在文人所做不到的。元瑜翩翩然有書記的才具，也是很可以快樂的。仲宣跟着別人的後面，善做辭賦，可惜他身體很弱，不能夠多做文章。但是有幾篇好的文章，就是古人也不能遠遠過他的。從前俞伯牙因為鍾子期死了，就從此永遠不再彈琴；孔夫子因為子路被難，就把肉槩覆了，這兩箇人，一箇是悲痛知音的人，不容易遇着；一箇是感傷門人，要想救他，已是來不及了。現在徐陳應劉這幾箇人，雖然比不上古人，也可以算做一時的俊秀了。目前所存的人，已是相差得遠了。講到後生可畏，未來的人，本來是不容易隨意判定的；只恐怕我和你兩箇人，都不及見他們了。年紀已是大了，胸中所積蓄的，差不多有一萬種，偶然有所思慮，就弄得一夜不能睡着。心裏所希望的，以為不知道到了那一天，再能像從前的聚在一塊兒哩。目前我已成了一箇老頭兒，不過頭髮還沒有白罷了。從前光武帝說：「年紀三十多歲的時候，在軍營裏有十年，每年所改變的，不止一種。」我的道德，雖然不及他，但這年紀，已同他一樣了。現在我把犬羊的本質，罩着虎豹的文采，並沒有衆星的明亮，卻借着日月的光氣，動不動就受着別人的觀瞻。不知道那一天，方才能够

用着簡便的方法出來。祇恐怕從今以後，永永不能夠再像前日的一同娛樂了！凡是一箇人，當年輕時候，真應該努力用功，年光一經過去，那裏再可以挽留！所以古人要想點着蠟燭，連夜裏也要去遊玩，真是有點兒道理哩！現在不知道你拿着什麼來自尋快樂？有沒有什麼著作？我朝着東方遠望，心裏不覺得有多麼抑鬱，所以寫了一封信，敘敘心曲。丕白。

反證立論法。文字有欲頌揚或貶抑，中間引一段事實，作反面的證明的。這就叫做「反證立論法」。因為有這樣反證一來，愈加可以顯得本題的立論意義，使得發透出來，而且文勢不至於落平。

### 廉頗論

賀貽孫

清江西永新人字子翼諸生著有水田居文集

古之大臣當強敵。憑陵之際。蓋有必然之防焉。又有不必然之慮焉。有必然之防。故其備密有不必然之慮。故其圖周密而圖周。然後猝然臨事而不驚。無故變生而不亂。輕緩緩帶文亦饒有此種氣概昔者秦昭王誑趙。約與趙。惠文王會於澠池。王與

廉頗藺相如謀行則恐受欺。不行則示趙弱。乃盛爲之備。令平聲藺相如從行。而以廉頗居守。廉頗送王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鐸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請立太子爲王。以絕秦望。王許之。及至澠池。秦知趙盛設兵有備。會畢不敢有加於趙。君子是以知廉頗非僅行杭伍中人也。殆有古大臣之風矣。一。敍事亦涉。明水淨。夫國家最所患者莫大乎以君爲敵而復去聲與敵市。君也。吾無君而求君則敵必以君爲市。及吾有新君而復求舊君則敵必以吾舊君爲市。吾不求舊君而舊君自求入焉。則敵必納舊君以與吾新君爲市。展轉相市。地削民疲。是不戰而國自亡也。今廉頗既與王訣而許之矣。卽不幸而有變。奉舊君之命。立新君以絕秦望。則前之三患俱亡無同矣。又况其行而有備也。既防其必然。又慮其不必然。秦雖欲誑趙而不可得。此頗之所以爲大臣也。是篇中扼要其後秦昭復以誑趙者誑楚矣。武關之約。猶澠池之會也。楚懷王信子蘭之言而行。秦詐以一將軍號爲秦王。劫懷王入秦。設令是時楚臣有如廉頗者。能以與趙王訣者。訣于楚王。王必狐疑不行。卽行而有備。王必不陷而入秦。卽陷

而。入。秦。而。王。既。許。楚。臣。立。新。君。以。絕。秦。望。矣。必。不。求。歸。而。以。巫。黔。中。之。地。許。盟。至。走。死。秦。地。而。楚。禍。不。解。也。楚。之。諸。臣。不。為。其。備。而。聽。其。行。是。猶。制。虎。者。無。救。傷。之。具。輕。身。以。嘗。其。搏。噬。其。媿。於。廉。頗。也。多。矣。猶。幸。齊。人。歸。楚。太。子。橫。得。立。為。王。又。幸。而。懷。王。死。楚。人。賴。宗。廟。社。稷。之。靈。國。有。君。矣。楚。無。求。於。秦。秦。亦。不。能。挾。舊。君。為。市。者。是。昭。睢。諸。人。之。後。計。得。也。反證得。力。吾。獨。怪。南。宋。諸。臣。既。立。高。宗。矣。猶。令。敵。人。得。挾。二。帝。為。市。屢。和。屢。爭。屢。盟。屢。叛。是。不。獨。有。媿。廉。頗。并。昭。睢。諸。人。之。不。若。也。悲。夫。再接再腐一結亦是不弱

【註解】廉頗

戰國時趙之良將初事惠文王孝成王至悼襄王時因得罪逃亡至魏至楚後死於壽春

秦昭王

名稷惠王的子

趙惠文

王 名何武靈王之子

涓池

就在現在河南省涓池縣西角有俱利城即秦趙相會處又有會盟臺

藺相如

初為諂者繆賢舍人後使秦歸趙拜為上大夫

太子

名叫丹就

誑楚

秦昭王約楚懷王盟於武關楚王欲不往懷王子子蘭勸秦的

在今陝西省商縣

楚懷王

名叫槐威

巫黔中

巫是楚的巫郡即今四川省巫山縣有巫縣故城者就是黔中在今湖南之辰沅道及武陵道的西境貴

州之錦屏思南等縣都

是楚國當日的黔中地。齊人歸楚太子橫。

太子橫即頃襄王懷王入秦時橫質於齊楚臣昭雖至齊齊歸太子南宋諸

臣

如張守上疏李綱入對均以問罪金人仰還二聖爲言二聖徽宗欽宗也守字子固常州晉陵人綱字伯紀邵武人

高宗初封康王及徽欽二宗北

狩遂即位於南京遷都臨安史稱南宋

【總評】論利害處精纖透關。動中肯綮。借事反證。彌見瀏亮。

### 廉頗論

古來的大臣，當強敵欺侮的時候，一定要防他必定做到的事情，又要顧慮他未必做到的事情。因爲防着必定做到的事情，所以他的防備，一定是很嚴密的了。又因爲顧慮着未必做到的事情，所以他的打算，一定是周到的了。防備既然嚴密，打算又極周到，那麼就是一時出了事情，也不至於驚慌；無緣無故的，遇着變患，也不至於歷亂的了。從前秦國的昭王，想要欺騙趙國，預先同趙惠文王訂箇約，在渾池地方會面。趙惠文王就跟廉頗商相如商量，以爲倘若答應他去會見，恐怕不免受秦國的欺騙。要是不答應他，又不免表示了趙國的柔弱。商量的結果，便決議一面派了許多兵防備，一面就教商相如跟着趙王去，却教廉頗在本國守備。廉頗送趙王到國境上，同趙王訣別道：『王這回去後應

該計算行走的路程，等到會遇的禮節既經完了以後，就請回來。統計起來，不過三十天光景。如果過了三十天的期限，還是沒有回來，就請立了太子爲王，可以借着這箇杜絕秦國的希望。『趙王當時就答應了。等到了滹池地方，秦國已知道趙國派了許多兵，防備的很是周到，會畢以後，秦國不敢有絲毫欺侮趙國的行爲。就此看來，我們方才知道廉頗不僅是箇軍營中人，實在差不多已有古時大臣的風度了。』凡是國家裏所困難的，最怕的是把本國的君主，送給敵國，再令敵國把本國的君主，當作奇貨。我因爲沒有君主，不得不向敵國請求把君主送還，那麼敵國一定把我的君主，當作奇貨。等到我有了新君主，倘若再向敵國求還舊君主，那麼敵國一定把我舊君主當作奇貨。我如果不求還舊君主，單是舊君主自己要請求回國，那麼敵國又一定要送還舊君主，同着我新君主開談判。照這樣，使得敵國反正把我當作奇貨，那一定弄到土地天天削滅，百姓非常困苦，是不必定要經過正式開戰，那國家差不多已經要亡了。現在廉頗既和趙王說過，王也已經答應照辦了，即使運氣不好，真有了變故，就可以奉着舊君主的命令，擁立新君主，杜絕了秦國的希望。這麼一來，以前所說各種困難，就沒有。何況當趙王臨行的時候，本來已有了防備呢？既然要防着他一定做到的事情，又要顧慮他未必做到的事情，秦國雖然要欺騙趙國，也一定辦不到的。我們所以說廉頗有大臣的風度，



就在這種地方啊！後來秦昭王仍復拿着驅趙國的法子，去騙楚國，那武關的約，實在和澠池的會是一樣的。楚懷王聽了子蘭的話，就輕身到秦國去，那秦國竟把一箇將軍假充秦王，當即把楚懷王劫到秦國去。倘使這箇時候，楚國的臣子中，有像廉頗的人，能夠拿着跟趙王訣別的法子，和楚王去訣別，這麼一來，楚懷王一定疑疑惑惑，不肯輕易到秦國去。即使去了，有了防備，楚懷王也一定不至於陷入秦國了。就使陷入秦國，但是王既然答應楚國的臣子，別立新君主，借此杜絕秦國的希望，一定不再向秦國請求歸國，拿着巫黔中的地方，去允許秦國的盟，弄到後來，走死在秦國，那楚國的禍患，還是不能夠解脫哩！無如楚國臣子，不知道替懷王預先防備，竟聽他去了。譬如捉虎的人，沒有救傷的器具，輕輕的將身體供他的搏擊和嚼噬。他們這些人，比較廉頗，實在多爲慚愧哩！幸虧齊人把楚國的太子橫歸還了，方才能够立他爲王；又幸虧懷王死了，楚人靠着宗廟社稷的靈，國家已有君主了；楚國從此可以無求於秦國，秦國也不能夠再拿舊君當作奇貨。這都是昭雎這班人的計策哩！我獨怪南宋諸位臣子，既然立了高宗做皇帝，還要教敵人挾着兩箇舊皇帝當作奇貨，幾次講和，幾次開戰，幾次訂約，幾次背盟，這不獨對着廉頗有些慚愧，并昭雎這班人，都不及了！噯！真是可痛啊！

奇妙立論法。人家有喜慶，我去道賀他，頌揚他；人家有悲戚，我去安慰他。

撫惜他：人情如此，文字也是如此。乃竟有反其道而行之者。人家有遭極悲感的事情，在理做朋友的應該切實的安慰他，才是，乃非但不去安慰。且嘻皮頑笑去寫信給他，豈不是咄咄怪事麼？但是細細的揣摩一下，恰是句句正當，語語有理，并且不是如是寫，反不足以見其立論奇妙處。

### 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

柳宗元

小傳詳見就題生情法

得楊八書。知足下遇火災。家無餘儲。僕始聞而駭。中而疑。終乃大喜。蓋將弔而更以賀也。奇人奇語道遠言略。猶未能究知其狀。若果蕩然泯然而悉。無有乃吾所以尤賀者也。奇之又奇。足下勤奉養。樂朝夕。惟恬安無事是望也。今乃有焚煬赫烈之虞。以震駭左右。而脂膏滫瀡之具。或以不給。吾是以始而駭也。是平常人心理語凡人之言。皆曰盈虛倚伏。去來之不可常。或將大有爲也。乃始厄困震悸。於是有水火之孽。有羣小之慄。勞苦變動。而後能光明。古之人皆然。斯道遼濶誕漫。雖

聖人不能以是必信。是故中而疑也。是安慰語是頌揚語而仍不離乎奇以足下讀古人書爲文章。善小學。其爲多能若是。而進不能出羣士之上。以取顯貴者。蓋無他焉。京師人多言足下家有積貲。士之好廉名者。皆畏忌不敢道足下之善。獨自得之心。蓄之銜忍。而不出諸口。以公道之難明。而世之多嫌也。一出口。則嗤嗤者以爲得重賂。僕自貞元十五年。見足下之文章。蓄之者蓋六七年。未嘗言是。僕私一身而負公道久矣。非特負足下也。及爲御史尙書郎。自以幸爲天子近臣。得奮其舌。思以發明足下之鬱塞。然時稱道於行。杭晉列猶有顧視而竊矣者。僕良恨修己之不亮。素譽之不立。而爲世嫌之所加。嘗與孟幾道言而痛之。乃今幸爲天火之滌盪。凡衆人之疑慮。舉爲灰燼。黔其廬。赭其垣。以示其無有。而足下之才。能乃可以顯白而不污其實出矣。是祝融回祿之相。吾子也。則僕與幾道十年之相知。不若茲火一夕之爲足下譽也。肴而彰之。使夫蓄於心者。咸得開其喙。發策決科者。授子而不慄。雖欲如嚮之蓄縮。受侮其可得乎。於茲。吾有望於子。是以終乃大喜也。是當時情形實在語一圓正。理恰偏從奇妙中寫出來。古者列國有災。同位者皆相弔。許不

弔災。君子惡之。今吾之所陳若是。有以異乎。古故將弔而更以賀也。顏曾之養其爲樂大矣。又何闕焉。是亦此書中應有語

【註解】王參元

爲濮陽郡侯王茂元之弟史稱茂元家積財交煽權要

煬(方言註)今江東呼火熾猛爲煬

赫火赤的形容詞滄滄滄脩

以滑之見(禮內則)按滌滑也講是浙米之汁也澆滑也講調和飲食的法子用浙米汁浸之使柔滑也

盈虛(易)天地盈虛與時消息

倚伏倚當因字解(老子)禍兮

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此講禍福無定也

羣小之慍(詩)慍于羣小按慍當恨字解

小學古時以禮樂射御書數爲小學及漢始專以文字之學當之藝文志小學

十家所收之書皆字書訓詁之屬故說文等書皆謂之小學書清四庫小學類分爲訓詁之屬字書之屬韻書之屬三種

噍噍笑的形容詞

貞元德宗的年號不

亮(孟子)君子不亮惡乎執按亮當信字解

孟幾道即孟簡幾道其字也工詩舉進士第累官諫議大夫出爲杭州刺史陞戶部侍郎加御史中丞赭(史記秦伐

湘山樹蔭其山祝融顯項氏之子黎按赭當亦字解

回祿(左傳)鄭釀火於回祿按回祿火神也

相吾子相當助字解發策決

策是策問科是科目發策決科者講是主試之人也

許不弔災

(左傳昭十八年)夏四月宋衛陳鄭皆火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顏

曾之養

顏是顏淵(論語)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按回是顏淵的字曾是曾參(孟子)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按曾參是曾皙之父也又按文中引

顏子以見雖失火貧亦可樂的意思引曾子又以見天倫之樂的意思大約參元此時父母當尙生存

【總評】雨覆雲翻。波譎濤詭。奇人奇思。奇語奇文。使罹禍者讀之。或竟忘其爲慰藉失火而來。

### 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

接到楊八的書信，知道足下遇着火災，家裏沒有積蓄了。我起先聽見這事，很爲驚駭；中間又覺得有些兒疑惑；及等到後來，又替你大大的喜歡。老實說，我起先本想來弔你的；現在却倒要來賀你了。因爲路途很遠，說話又簡略得很，還是不能夠詳細知道怎麼的樣子，如果是連一點兒都沒有，那麼我更要賀你的了。足下勤懇奉養父母，一天到晚，很是快樂，巴不得安安耽耽的沒有事情。現在竟有這箇火災來驚動你，那麼奉養甘旨的作料，或者因此不能夠供給，我所以一經聽見這事情，就驚駭起來。大概的人，都說禍福盈虛，互相倚伏，去來沒有一定的。老天或者要使這箇人將來大有作爲，那麼一定先教他喫點兒苦頭，受點兒驚嚇。於是乎有水火的災難，有一般小人來怨恨他。必經過勞苦變動，方才能放出光明來。古人都是這樣的。但是這箇道理，卻非常杳渺無憑，雖是聖人也不能夠預先決定的。我所以中間又不免有些兒疑惑了。像足下這樣的人，能讀古人的書，能做文章，精研小學，才

具這樣的好，卻進取不能夠超出在許多讀書人之上，取得高官大位，實在是並沒有別的緣故，因為京城裏的人，都說足下家裏很有錢，所以凡是讀書人，喜歡廉潔名譽的，都有些畏忌，不敢說足下的好處，祇得獨自心裏存着，銜忍着，不好出之於口。實在是因為公道不容易明白，世俗上又多嫌疑，一經出口，那不明白是非的人，一定說是得着極重的賄賂了。我自貞元十五年，得見足下的文章，心裏存着，已經有六七年了，並沒有同人家說起。這麼着是我爲着箇人私下的名譽，對不起公道，已經長久了，不但對不起足下，等到做了御史尙書郎，自己以爲幸得做了皇帝的近臣，可以說幾句話，想就此發舒足下的抑鬱和阻礙。但是時常稱道在同輩中，還是有人在傍邊竊笑的。我委實自恨自己缺乏修養，不能夠教人相信；平時又沒有名譽，所以就給世上的一種嫌疑，加在我的身上了。時常同孟幾道談起，心裏非常痛苦。如今幸虧得爲天火洗滌得乾乾淨淨，凡以前衆人所疑慮的，統統已變成灰塵了。把屋子弄得黑色，把牆垣弄得紅色，表明這屋子裏，什麼都沒有了，於是乎足下的才能，方才可以顯白，不致辱沒了。這麼說起來，實在是祝融回祿，來幫助你，想不到我同幾道十年的相知，還不及這回火災，僅僅費了一夜天的工夫，就可以做成足下的名譽啊！皇天保佑你，因此可以表彰你的名譽，從此以後，使得存在心裏的人，都可以把口張開了，主試的人，公公正正的，把科名交給你，

也無庸怕人議論，雖然仍復要想同從前的，存在心裏，衝在口裏，一經說起，就要受侮，那裏做得到呢？於是乎我對着你，就很有希望了。所以到了後來，反而替你大大的喜歡哩！古時列國有天災，同位的人，都應該相弔。許國不弔災，君子就惡他無禮。現在我所說的道理是這樣，委實同古人有些不同；所以本要想弔，却一變而爲賀了。再講到像顏淵會子的人，雖然窮困，但是照着他們的養親，也算是很快樂的了，還有什麼不足於心呢？

奇論莊關法。一篇文字，寫出奇奇怪怪的議論，而細細味其理由，卻又出於十分正當的。這種叫做「奇論莊關法」。做這種文字，一定要心細眼敏，手快。表面上看去，是海闊天空，稀奇怪誕，實際上卻包含着莊莊重重，著實實的一層題理。

### 無齋記

劉大櫟

清安徽桐城人，字耕南，號海峯，會兩中順天副榜。乾隆丙辰召試博學鴻詞，庚午復舉經學，皆報罷。旋授黟縣教諭，著有海峯詩文集。

天下之物無則無憂，而有則有患。人之患莫大乎有身，而有室家。卽次之，今夫

無目何愛於天下之色無耳何愛於天下之聲無口何愛於天下之臭味無心思則任天下之理亂是非得失吾無與預於其間而吾事畢矣橫目二足之民蒼然不知無之足樂而以有之爲貴有食矣而又欲其精有衣矣而又欲其華有宮室矣而又欲其壯麗明童豔女之侍於前吹竽擊筑之陳於後而旣已有之則又不足厭同其心志也有家矣而又欲有國有國矣而又欲有天下有天下矣而又欲九夷八蠻之無不賓貢九夷八蠻無不賓貢矣則又欲長生久視歷萬祀而不老以此推之人之歆羨於富貴佚游而欲其有之也豈有終窮乎古之詩人心知其意故爲之歌曰隱有萋楚猗儺其枝天之沃沃樂子之無知夫不自知其一身之苦而第以萋楚之無知爲樂其意雖屬可悲而其立言則亦旣善矣句鍛字鍊言有至理余性顯通於愚于外物之可樂不知其爲樂而天亦遂若順從其意凡人世之有者我皆不得而有之上之不得有馳驅萬里之功下之不得有聲色自奉之美年已五十餘而未有子息所有者惟此身耳嗚呼其亦幸而所有之惟此身也使其于此身之外而更有所有則吾之苦其將何極矣



其亦不幸而有此身也。使其併此身而無之，則吾之樂其又將何極矣。旅居無事，左圖右史，蕭然而自足。啼飢之聲不聞於耳，號寒之狀不接於目，自以為無知，而因以為可樂。於是以無名其齋。信筆書來，確切不移。

【註解】人之患莫大乎有身

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見老子道德經）橫目二足之民

夫子無意於橫目之民乎見（莊子）猩猩形笑亦（荀子）瞽然不明白的 筭 筭管的一類用竹做成二足而毛也然而君子啜其羹食其獻見（荀子）

簞（周禮）笙 形狀與瑟同而稍加大頭上有絃以竹擊之 九夷（後漢書）夷九種畎夷于師掌教吹竽 筑（史記）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中 夷風夷陽夷也一曰玄菟樂浪高麗 八蠻（爾雅疏）蠻者慢也其類有八一曰天竺二曰咳

瀟飾旄與案豕東屠倭人天鄙是也 入蠻 首三曰儵儵四曰跋踵五曰穿胸六曰僂耳七曰狗軋八

日旁春 隰有長楚四句 見詩經檜風）莫楚是草名其子如桃子或如小麥猶儺是柔順的形容詞天是少好的形容詞沃沃是壯年俊好的形容詞子是

指人若而言知是配匹的意思此首詩是講國人恨其君之荒淫無度故於其年少沃沃的時候樂其無妃匹偶也 子息 息與子字同一解說（戰

飢號寒 多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飢見（號急進學解）

【總評】奇論偉議，精透靡遺。是文以氣魄勝。人想見作者具有高風勁骨。

## 無齋記

天下的東西，若是沒有，就無庸憂愁；有了就不免要有患慮。一個人的患，頂大的，就再沒有比得過有了這個身子。其次，就是有了家室。現在譬如沒有這個眼睛，何所愛於天下的顏色？沒有耳朵，何所愛於天下的聲音？沒有嘴，何所愛於天下的香氣同滋味？沒有心思，那麼任着天下的治亂是非得失，我統統跟它沒有什麼關係，我的事情，就此可以完畢了。如今生着眼睛和兩隻腳的人們，懵懵懂懂，不知道無的快樂，偏偏拿着有當作貴重。有得喫了，還要想望精美的食品；有得著了，還要想望華麗的衣服；有得住了，還要想望高大精緻的屋子。有了明童豔女，服侍他的前面，吹竽擊筑，陳列他的後面，還是不能夠使得他心裏滿意。有得家了，還要有園；有得園了，還要有天下；有得天下了，還要想望那九夷八蠻，沒有一個不來朝見進貢。九夷八蠻，既已都來朝見進貢，那麼又要想望長生久視，經過一萬代而不死的法子。照着這樣推算起來，一個人的羨慕富貴快樂遊玩，都要想望有的；那裏有到底的日子呢？古代做詩的人，心裏知道這個意思，所以做了一個歌兒說道：「隰有萋萋，猗儺其枝，天之沃沃，樂子之無知。」講到自己不知道一身的苦痛，光是拿着萋萋的沒有知識爲樂，他的意思雖是十分可悲，但是措辭，總算是很好了。我的性情，很是愚笨，凡是外邊東西，可以快樂的，都不知道拿來

做個娛樂品。那老天也似乎順着我的意思，凡是人世所有的東西，我連一樣也沒有講到在上的，既然沒有奔走萬里的功業，在下的，又不能夠有聲色自奉的娛樂；年紀已經五十多歲，還是沒有兒子；所有的，祇有這個身體罷了。唉！幸虧我所有的，祇得這個身體；倘若在這個身體以外，還有旁的東西，那麼我的苦痛，那裏還有窮盡的日子呢？再換一句話，還是運氣不好，有了這個身體，要是連這個身體都沒有，那麼我的快樂，又不知道要到了那麼的樣子啊！現在寄居在外面，沒有事情，左旁擺列圖籍，右旁擺列史冊，蕭蕭閒閒，自己很覺得滿足。啼飢的聲音，既沒有聽見在耳朵裏；號寒的樣子，又沒有接觸在眼睛裏；自己以為沒有知覺，因此就認做很可以快樂的。於是就拿無字來做我書齋的名字。

關。除。異。說。法。 大概議論，認定其與我自己意思有相反者，作文字以關除之，這就叫做「關除異說法」。但是一定要有特別的見解，筆勢更加貴乎凌空活潑，方見精彩。

### 踏花篇序

艾南英

明東鄉人，字千子，天啓間舉於鄉，復入闈。唐王召見，陳十可，愛疏，授兵部主事，改御史，卒於官。

踏花篇者。黃岡王孟侯居桃花源所得詩。因以名篇也。顯簡予至武陵去桃源  
 不百里而未嘗有遊觀之志。夫神仙之說誠不知其有無。即使有之。然所貴於  
 神仙者。以其淡泊無累。異於常人。使得一邱一壑而守之。若美田宅。長子孫之  
 計。其貪且愚。若此。則亦與庸人何異。今夫庸人得一廬以終老。願世世無失人。  
 未有過而問焉者也。而獨浮慕於貪且愚之神仙。何歟。或曰。其得名不以神仙。  
 而以山川窈深。可以避世。則今之窮山僻壤。其人鳥言獸面。不通商賈。不知鹽  
 鹵者。何限。誠得是也。而種植其間。皆桃源也。嗚呼。得吾說而存之。桃源猶諸山  
 也。何必以未至爲戚哉。頭頭是道不乃孟侯之詩。其於是山不一而足。且以名  
 其篇。孟侯家世儒顯。棄妻子。婚宦不事。獨來窮山中。豈神仙之說惑之耶。抑有  
 大不得已者存。故託而逃焉也。少作頓挫夫是山以靖節之文而重。非以桃源  
 重也。則謂以孟侯重桃源可矣。予獨怪世之爲文者。不知六籍子史之大。而侈  
 花草蟲魚爲高逸。雖名山水。亦反以其人其文而汚。後爲斯遊者。其慎之哉。語  
地見

【註解】黃岡 即今湖北省黃岡縣 桃源 山名山西南有洞名桃源洞事實詳見輕描淡寫法 武陵 即今湖南省常德縣源縣在其西角距離約

八十廛當市中當山當幽就是餘里廛屋字講塢阿講窵深講靖節陶潛六籍六經

【總評】文與世人殊其鹹酸閱之可以醒脾。

### 踏花篇序

踏花篇是黃岡王孟侯住在桃花源時候所做的詩，就拿它來做篇名的。我曾經到過武陵，離開桃源不到一百里的路程，但是並沒有想到到那邊去遊覽的意思。論到神仙的說話，實在不知道他究竟有沒有就是真有神仙，但是神仙所以可貴的緣故，因為他胸中淡泊，沒有牽累，跟平常的人不同，使得得着了一個小小的山邱，就可以一生一世守着。倘若是把田地和屋子，一定要弄得非常美麗，專門打算子孫世世代長養的計劃，果真是貪心而且愚笨到這箇樣子，那簡直和平常的人，有什麼分別呢？現在講到平常的人，得着一間屋子，過了一生一世，情願世世代代不肯失却，那麼別人也不見得過問他。若是一定要企慕貪而且笨的神仙，這又是什麼道理呢？有人說道：「它的出名，並非是神仙，實在是因為山川深遠，可以避世的緣故。」那麼現在的窮山和冷落的地方，他們說起話來，同

鳥兒一樣，險子同獸類差不多，不做買賣，不知道鹽和醋，這些人不知道有多少。倘若真果得着這種地方，在那邊種些樹，那就是桃花源了。噯！倘若將我的說話，牢牢守着，那麼桃花源和普通的山，並沒有什麼分別，何必因為沒有到過，心裏頭就不快活呢？如今孟侯的詩，關於這箇山景的，不止一首，并且拿來做箇篇名。講到孟侯的家世，本來是讀書做官的；他却丟了老婆兒子，還有婚嫁和做官的事情，統統不管，獨自一箇人，到這箇荒山裏來。難道是給神仙的說話所誘惑嗎？還是因為有不得已的事情在裏面，却故意借着這箇做箇名兒逃遁到這裏呢？再講到這箇山所以給人看重的緣故，實在是因為靖節先生的一篇文章；並非是爲着他，是箇桃花源，就此給人看重的。那麼就是說因爲孟侯的詩，使得這箇桃花源被人看重，也未嘗不可啊！我獨怪世間凡是做文章的人，不知道從六經和諸子史鑑中找題目，却專門喜歡侈談花草蟲魚，自命爲高雅曠達。那麼就是有名的山水，也反而因爲他的人，他的文章弄髒了。以後凡是到這箇山裏去遊玩的人們，還須謹慎才是。

夾敘夾議法。用記事體裁，而中間夾以議論，隨敘隨議。這種法子，敘事當簡易明白，議論當精短潔雅。能使看的人引起一種興味，方見這種法子的妙處。

記女奴景事

陳廷敬

清山西澤州人字子端號說巖順治十五年進士選庶吉士官至文淵閣大學士卒諡文貞公著有尊聞堂集午亭文編五十卷行世

女奴景。贅夫柴乙。皆從予京師。乙病。景輿以歸。及家而乙死。既瘞。景時節哭。瘞所。虎啣豕來。熟睨景。景哭極哀。不見虎。樵人遙見呼景。景近虎尺許。虎卒不傷也。宛然其家諸柴數。朔逼景嫁。不從。朝夕虐酷之。居二年。愈匍匐。環伺將奪之。景乘夜奔訴之縣。道遇虎當路。景趨過虎旁。虎臥如故。愈逼天明門開。趨縣庭號。平訴。縣令哀其情。召諸柴數。而箠之後。令行案境中。景遮道訴。又數而箠之。愈箠虐愈慘。景非死無所之矣。柔腸百結乃念乙死時。言主家遇我厚。我死終不能報主人恩。甚恨之。景於是提攜其九歲女。六歲男。泣涕匍匐。乞食野宿。走京師。行五閱月而達。記程二千里。中多峻山大水。水潦秋方盛。深及腰腹以上。景凡涉水。則先負一兒抵岸。再返負其一兒。日數涉。涉幾死者數矣。朔蓋其艱如此。不黏至之日。家人以告。余詢之。言歷歷。感其事。不禁泣然泣下。左右觀者無不皆泣。一苟女奴微者耳。名義所不責。而能卓然自立。

使人感動如此。豈非出於其性者耶。「言近意遠」夫士大夫之行其大於此。不可爲量數。而能如景之出萬死一生而不變者。誰哉。「愈轉愈深」或曰。景習於主家。蓋道義所薰染也。夫士大夫豈無載籍師友耶。而忠孝節烈之行。往往存於樵魯僕婢。至義足以馴猛獸。誠足以濟生死。百世之下。將有聞而興起者。豈以其微顯異哉。故傳其事。庸以告天下之爲君子者。「縱橫自如」

【註解】贅夫 講男子在婦人家成婚也 輿 轎子也與以歸講用 瘞 當選 睨 當看 匈匈 講喧嘩

而箠之 數字當實罰講箠 行案境中 行字當巡行講講因有 潦 水所積聚 歷歷 講言語

也 樵魯 當愚 庸 當用

【總評】敘事明稿。議論精闢。是力透紙背之作。

記女奴景事

我家裏有箇女用人。名兒叫做景。伊的贅夫。叫做柴乙。——都跟着我在北京。柴乙病了。景就僱轎子送他回去。到了家裏。那柴乙就死了。等到葬事完畢。景遇着時節。就在墳前哭泣。有一天有老虎銜了



一隻豬來到墳前，見了景，就一眼看定了伊。那時候景哭泣哀痛極了，却沒有看見老虎。有一箇砍柴的人，遠遠的望見了，就高聲通知伊。那時候伊同老虎相近，差不多祇有一尺光景；那老虎却並不曾去傷害伊。伊家的伯叔們，常時逼伊改嫁，伊始終不肯答應。於是早夜虐待伊，直等到二年以後，其勢愈加厲害了，圍着伊想要硬奪。伊就乘着夜裏，奔到縣裏去告訴。路上又遇着一隻老虎，當路睡着。伊奔過老虎的旁邊，那老虎還是依舊睡着，正同沒有覺得的一樣。伊到了城門口，坐到天亮，城門開了，就直奔到縣堂上去喊冤。那知縣可憐伊的一番苦情，就立刻傳集柴姓諸人，責罰他們，并且用竹鞭打他。後來那知縣因為別項事情，巡行境中，伊又當路去喊冤。知縣又把他們責罰一頓。但是知縣越是責罰他們，他們虐待伊，也越是惡毒了。伊到了這箇地位，除了一死，實在沒有法子了。又想到柴乙臨死的時候，曾說：「主人家待我很好，我如今死了，終不能報答主人的恩惠，我心中實在抱歉得很哩！」伊於是就帶了九歲的女兒和六歲的孩子，且哭且匍匐，日裏討飯，夜裏就宿在田野中，向北京來。大約經過五箇月，方才走到。總計路程有二千里之遠，中間又多高山大水。那時正在秋天，各處都發了水，水勢的深，竟到腰腹以上。伊每遇着有水的地方，先把一個小孩背過去，到了對岸，再回轉來，背伊第二個小孩。往往一天裏，須好幾回走過大水中。當伊走過大水中時候，好幾回差不多連性

命都不保。像這樣的事情，也不止一次了。其困難竟到了這個田地。到了北京那一天，我家裏的人，就把這事情告訴我。我一問伊，伊又詳細的告訴我，我感動了伊的事情，竟不知不覺的把眼淚帶下來了。那旁邊看的人，也沒有一箇不陪着同哭的。論到伊的地位，不過是一箇女用人罷了，本來是一箇小百姓，在名義上可以不必責備伊的。想不到伊竟能够自立，使得別人感動到這箇樣子。這豈不是伊的天性生成的麼？再講到讀書和做官的人，他們所做的事情，比這箇更大的，也很多着哩！但是，要像伊出萬死一生，絲毫沒有改變的人，試問那一箇人能够辦得到啊？有一箇人說道：「伊因爲久住在伊的主人家裏，實是在是爲道德所感化，所以才能够這樣。」這麼說來，那讀書和做官的人，難道就沒有書籍和師友來感化他麼？爲什麼那忠孝節烈的行爲，偏是愚笨的小廝和丫環們，越做得出呢？至於像伊的義氣，竟能使猛獸屈服，至誠可逃出生死關頭，就是百代以後，聽見伊事情的人，也一定要奮發興起的。難道單單因其人名位的高低，就有所區別嗎？所以我特地把伊的事實記載起來，想借着這箇來告訴天下讀書和做官的人們啊！

敘筆帶襯法。敘事筆墨，求其工穩詳盡，酷肖其人足矣，乃恐嫌其專敘一人事實，於布局上面太板呆，而不熱鬧，於是將其本人之有密切關係的

一人附帶觀託，互相提攜引證，稍稍側重於本人以立論，則詞句既不至於過嫌枯寂，格局亦自較爲新穎。

### 張中丞傳後序

韓

愈小傳詳見避  
熱就生法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與吳郡張籍閱家中舊書，得李翰所爲張巡傳，翰以文章自名，爲此傳頗詳密，然尙恨有闕者，不爲許遠立傳，又不載雷萬春事，首尾遠雖材若不及巡者，開門納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竟與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虜，與巡死先後異耳，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爲巡死而遠就虜，疑畏死而辭服於賊，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以與賊抗而不降乎？當其圍守時，外無蚘蟻子之援，所欲忠者國與主耳，而賊語以國亡主滅，遠見救援不至而賊來，蓋衆必以其言爲信，外無待而猶死守，人相食且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矣，遠之不畏

死亦明矣。烏有城壞其徒俱死。獨蒙愧恥。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爲。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爲之耶。借許遠作欄。文有波瀾。說者又謂遠與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遠所分。始以此訴遠。此又與兒童之見無異。人之將死。其臟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觀者見其然。從而尤之。其亦不達於理矣。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猶不得免。其他則又何說。忠義之氣躍紙上然。當二公之初守也。寧能知人之卒不救。棄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及其無救而且窮也。將其創殘餓羸之餘。雖欲去。必不達。二公之賢。其講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沮遏其勢。天下之。不亡其誰之功也。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上聲擅彊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亦見其自比於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椽筆危言。世之徒尙請。談者讀之。能無咋舌。愈嘗從事於汴徐二州。屢道於兩州間。親祭其所謂雙廟者。其老人往往說巡遠時事。云南霽雲之乞救於賀蘭也。賀蘭嫉巡遠之聲威。功績出己上。不肯出師救。愛霽雲之勇且壯。不聽其語。上聲

留之。具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語曰。雲來時。睢陽之人。不食月餘日矣。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驚。皆感激爲雲泣下。雲知賀蘭終無爲雲出師意。即馳去。將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圖。矢著其上。輒半箭。曰。吾歸破賊。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愈貞元中。過泗州。船上人猶指以相語。城陷賊以刃脅降巡。巡不屈。即牽去。將斬之。又降霽雲。雲未應。巡呼雲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爲不義屈。雲笑曰。欲將以有爲也。公有言。雲敢不死。即不屈。此段明明寫南八却是極寫張巡韓文之妙往往可以於此等處見之張籍曰。有于嵩者。少依于巡。及巡起事。嵩常在圍中。籍大歷中。於利州烏江縣見嵩。嵩時年六十餘矣。以巡初嘗得臨渙縣尉。好學。無所不讀。籍時尙小。粗問巡遠事。不能細也。云。巡長七尺餘。鬚髯若神。嘗見嵩讀漢書。謂嵩曰。何爲久讀此。嵩曰。未熟也。巡曰。吾於書讀不過二徧。終身不忘也。因誦嵩所讀書。盡卷不錯一字。嵩驚以爲巡偶熟此卷。因亂抽他帙以試。無不盡然。嵩又取架上諸書。試以問巡。巡應口誦無疑。嵩從巡久。亦不見巡常讀書也。爲文章。操紙筆立書。未嘗起草。初守睢陽時。士

卒僅萬人。城中居人戶亦且數萬。巡因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巡怒鬚髯輒張。及城陷。賊縛巡等數十人坐。且將戮。巡起旋。其衆見巡起。或起或泣。巡曰。汝勿怖。死命也。衆泣不能仰視。巡就戮時。顏色不亂。陽陽如平常。遠寬厚長者。貌如其心。與巡同年生。月日後於巡。呼巡爲兄。死時年四十九。嵩貞元中死於毫宋間。或傳嵩有田在毫宋間。武人奪而有之。嵩將詣州訟理。爲所殺。嵩無子。張籍云。歷歷落落。應有盡有。

【註解】張中丞

中丞名巡。鄧州南陽人。開元末。擢進士。及第。由太子通事舍人。出爲清河令。調任真源令。及安祿山反。巡率吏士哭於玄元皇帝廟。起兵討賊。與

許遠同守睢陽。卒以兵少食盡。城破被執。死。追贈揚州大都督。元和的。年號。吳郡。張籍。籍字文昌。烏江人。第進士。爲秘書

業。按烏江屬和州。李翰。贊皇人。擢進士。及第。累遷左補闕。與張巡相友善。及巡死。節。睢陽。許文云。吳郡未詳。有人媚其功。以爲降賊。翰傳巡功狀表上之。而巡之大節。白於世。許

遠。睢陽太守。雷萬春。事。萬春。事。巡。爲。偏。將。令。孤。潮。圍。雍。丘。萬。春。立。城。上。與。潮。語。伏。不。發。六。矢。著。面。萬。春。不。動。潮。疑。刻。木。人。謀。得。其。實。乃。大。驚。不。

能。通。知。二。父。志。大。歷。中。巡。子。去。疾。上。書。有。孽。胡。南。侵。父。巡。與。睢。陽。太。守。遠。各。守。一。面。城。陷。賊。所。入。自。遠。處。巡。及。將。校。三。十。餘。皆。割。心。剖。肌。慘。毒。備。盡。而。遠。與。麾。下。無。

傷巡臨命歎曰嗟乎人有可恨者賊曰公恨我乎答曰恨遠心不可得誤國家事若死有知當不赦於地下請追奪官爵以刷冤恥云云按巡與遠死時去疾尚幼小此蓋惑於傳聞之言也

**食其所愛之肉**

睢陽食盡張巡殺其妾許遠殺其奴以饗士卒

**蚍蜉**是螞蟻之大者爾雅釋

**國亡主滅**賊將

令狐潮聞玄宗已幸蜀以書招巡有大將六人白巡上存亡不可知不如降賊巡責以大義斬之

**蔽遮江淮**

睢陽即今河南省商邱縣作河濟之襟帶淮徐之屏翰自古爭在中原未有不以睢陽作腰臂之地者時張巡與許遠力守睢陽或議棄城東走巡與遠曰睢陽者江淮保障若棄之賊必乘勝長驅是無江淮也江淮為富庶之地諸軍賴以贍給故

巡必保**淫辭**淫辭知其所陷見孟子按淫當放蕩解說講設此放蕩不經之言助逆亂而攻二公也**汴徐**汴是汴州唐屬河南道在

州唐屬河南道在今江蘇省銅山縣韓愈初從董晉入汴為推官及汴軍亂作愈東行至徐州依武甯節度使張建封

**雙廟**

唐書大中時圖巡遠

祠享號

**南霽雲句**

南霽雲是魏州頓丘人初為張沼部將至睢陽與巡計事遂留於張巡處時御史大夫賀蘭進明以重兵守臨淮睢陽危急張巡遂命霽雲前

往臨淮告急**貞元**唐德宗的年號

**泗州**

唐時屬河南道在今安徽省盱眙縣的北角

**大歷**唐代宗的年號

**和州烏江縣**烏江縣唐時屬

淮南道和州舊城在今安徽省和縣的東北角

**臨渙**

唐時縣名屬河南道宿州在今安徽省宿縣的西南角

**亳州**

都是唐時的州名屬河南道亳州在今安徽省亳縣

宋州在今河南省商邱縣

【總評】以走鬼驚神之筆。傳經天緯地之人。寫來奕奕如生。

### 張中丞傳後序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那一天的夜裏，我同吳郡張籍，閱看家中舊書，得着李翰所做的張巡傳。那李翰平時很以文章自命，做這篇傳，頗爲詳密，但可惜還有幾種缺點：就是沒有替許遠立傳，而且又沒有把雷萬春事情的首尾記載出來。講到許遠的材具，雖然似乎有些比不上張巡，但是他能够開門把張巡收納，而且他的位置，本在張巡之上，能够把權柄交給他，自己就屈居他的底下，一點兒沒有疑惑忌憚，到了後來，竟同着張巡死守城池，成就了功名，城破被捉去，同張巡一起死了，所差的不過一先一後罷了。張許兩家的子弟，材智都很是卑下，不能够明白他們父親的素志，以爲張巡死了，許遠被捉去，就因此疑惑許遠怕死，向賊人降服了。論到許遠如果真是怕死的人，那又何必苦守着尺寸的土地，把他所愛的人殺了當飯喫，同賊人抵抗着，竟不降服呢？當他困守圍城的時候，外面連毗鄰的蠻子的救兵都沒有，心裏要想盡忠的，不過國家和君上罷了。賊人告訴他，說是國家已亡了，君主已滅了，那許遠遠瞧着救兵不至，賊人來的，越到後來越多，一定把他們的說話，當做確確實實。外面的救兵，既然無從等待，裏面又是人喫人，差不多將要完了，就是極笨的人，也可以知道將要快死了。這麼



說來，許遠的不怕死，已極明白。那裏有城破了，同事的人，都已盡節，一箇人却偏偏蒙着羞恥，求活，就是頂頂笨的人，也不肯做的。噯！難道像許遠這種人，竟肯做這樣事情的嗎？那議論這樁事情的人們，又說道：「許遠和張巡分城而守，全城所以陷沒的緣故，實在是從許遠所分守的方面開始的。」我的意思，以爲拏這種話來批評許遠，簡直是同小孩子的見識，沒有什麼分別。譬如一箇人將要死的時候，他的臟腑，一定有一部分先出了毛病的，又譬如拿着繩子來拉斷他，那麼自然有一箇斷絕的處在。旁觀的人，瞧着他這箇樣子的，就因此說他的不是，這也可以算得不明白事理的了。唉！小人們喜歡議論人家的過失，不喜歡成就人家的好事，竟到了這麼田地麼？像張巡同許遠所成就的名譽，到了這樣高大，還是免不了批評，此外還有什麼說呢？當張許二公最初守城的當兒，難道就知道人人家終不會來救援的嗎？倘若把城池棄了，固然是可以逃到別處地方去，其實這箇地方既然不能夠保守，就是避到別的地方去，也是沒有什麼益處的。等到後來，救兵已是沒有，而且已陷於絕地，帶着他受傷和餓壞的士卒，就是要去，也一定不能夠達到目的。像二公的明達，當早已經討論過了。守着一座小小的城池，來捍衛天下，靠着千百箇將要就盡的士卒，跟愈聚愈多百萬的敵人，互相戰鬥，把江淮遮蔽着，阻止敵人的勢力，那時候天下的不亡，究竟是誰的功勞啊？當那箇時候，把城池棄

了，想保存性命的人，數也數不清楚；擁着強兵坐觀成敗的人，各處都是；現在論事的人們，不說他們不好，偏是責備二公，不應該死守城池，也可以見得這些人，都情願自附於逆亂，造作種種胡說，來助人攻擊哩！我時嘗做事在汴徐兩州，屢屢經過這兩州的地方，親自在雙廟中祭奠。那兩州地方的老年人，時常和我談起張巡和許遠時候的事情。當南霽雲求救於賀蘭的時候，那賀蘭因為妒忌張巡許遠的聲感功績，比自己來得高大，所以不肯出兵去救。一邊愛霽雲之勇且壯，不聽他的說話，却勉強把他留住，備了酒席和音樂，請霽雲入坐。霽雲慷慨說道：『當我來的時候，睢陽的人，沒有喫東西，已經有了一箇多月了。我就是要一人獨喫，捫着良心，實在有點兒不忍。就是即使喫了，也咽不下去。』一面說，一面就拔出帶着的刀子，把一箇指頭斬斷，血水就一滴一滴的吊下來，送給賀蘭看。一座的人大驚，都感激激起來，替霽雲哭了。後來霽雲知道賀蘭終究沒有替他出兵的意思，就趕快走了。將要出城的時候，抽了一枝箭，射在佛寺塔上，那箭兒剛射着塔上，輒頭沒入一半。說道：『我回去破了賊人，一定把賀蘭滅了。這枝箭先做了一箇記號吧！』我在貞元年間，路過泗州，船上的人，還是指給我看，告訴我這回事。後來城攻破了，賊人拿着刀子，逼張巡投降，張巡不肯屈，就把他牽去，將要把他殺了，又來勸霽雲投降，霽雲還沒有答應，張巡就喊霽雲道：『南八男子漢，死就死耳，不可被不義賊

屈伏」霧雲笑道：「我將要有一種作爲哩！公既然有這話，我那敢不死！」於是也不肯屈伏而死。鞏同我說道：「那時候有一箇于嵩，從少兒就跟着張巡，等到張巡守睢陽的時候，嵩常在圍城中。我嘗大歷年間，在和州烏江縣，遇見于嵩，那時候，他的年紀已經有六十多了。因爲張巡起先曾經做過臨渙縣尉，很喜歡用功，所有書籍，沒有一樣不讀的。那時我年紀還輕，略略聽見張巡許遠的事情，但是不能夠十分詳細。他說張巡身長七尺以上，鬚髯同神人差不多，嘗見嵩讀漢書，就問嵩道：「爲什麼久讀這箇書？」嵩答道：「因爲還沒有熟哩！」巡就說道：「我對讀書，從沒有過三遍的，就終身不會忘記。」於是就把嵩所讀的書，背誦一遍，到全卷背誦完了，連一箇字兒都不錯。嵩以爲張巡偶然把這卷書讀熟了，於是就把別本書，抽出來一試，都是這樣子的。嵩又把架上各書，試以問巡，巡又應口背誦，一點兒沒有疑惑。但是嵩跟着巡好久，也沒有看見張巡時常讀書的。」又說巡做文章，把紙筆拿着，立刻做就，向來不用草稿的。初守睢陽時候，士卒不過一萬人，城中百姓也差不多有好幾萬人。巡第一次遇見，就問他的姓名，以後就沒有了一箇不認識的。巡當發怒時，鬚髯就張開來。等到城破時候，賊人把巡等好幾十箇人都縛起來，教他們坐着，差不多就要殺了，巡那時起來盤旋，這些人見巡起來，也有跟着起立的，也有哭泣的。巡對他說道：「你們不要恐怖，一箇人的死是命中注定的。」

衆人都哭了，連頭都不能擡起來。巡當受戮時候，面色沒有變亂，陽陽然同平常時候一樣。講到許遠這箇人，是箇寬厚長者，他的容貌，同他的心一樣。他的年紀也和張巡一樣，不過月份和日子比較張巡稍後。平時呼巡爲兄。死的時候，年紀剛四十九歲。于嵩在貞元年間，死在亳州間。有人傳說，嵩有田地，在亳州間，武人把他的田地佔奪去了。嵩將要到州官處去告狀，就給武人殺了。嵩沒有兒子。這是張籍說的。

**譬曲喻法。** 做詩的方法，有比法，有興起。這是人人知道的。做文章也何

嘗不是這樣的呢？古來善於譬喻的人，要算蘇東坡了。試看他文集中有一篇日喻贈吳彥律，譬喻之中，還有譬喻，能夠使得深奧的道理，一一顯露出來。此外各篇文章中，時常總有兩句很好的譬喻，可見得譬喻一事，實在是做文章時候，所不可少的法子啊！但是用着譬喻的時候，一定要選擇最適切的材料，處處緊對着本題目，發揮盡致，方才能够把深奧的道理，顯露出來。下面所選的一篇奕喻，就是這種方法中一箇好模範了。

奕喻

錢大昕 字曉徵號辛楣一號竹汀江蘇嘉定人清乾隆時進士官至少詹事著有潛研堂集

予觀奕於友人所。一客數敗。嗤其失算。輒欲易置之。以爲不逮已也。頃之。客請與予對奕。予頗易之。甫下數子。客已得先手。局將半。予思益苦。而客之智尙有餘。竟局數之。勝予十三子。予赧甚。不能出一言。後有招予觀奕者。終日默坐而已。叙次簡潔今之學者讀古人書多訾古人之失。與今人居亦樂稱人之失。人固不能無失。然試易地以處。平心而度之。吾果無一失乎。吾能知人之失而不能見吾之失。吾能指人之小失而不能見吾之大失。吾求吾失且不暇。何暇論人哉。單刀直入痛快淋漓。奕之優劣有定也。一著之失。人皆見之。雖護前者不能諱也。理之所。在各是其所是。各非其所非。世無孔子。誰能定是非之真。然則人之失者未必非得也。吾之無失者未必非大失也。而彼此相嗤。無有已時。曾觀奕者之不若已。仍從奕事說到義理上去筆妙如環

【注解】嗤 當笑 赧 面色因慙愧而變赤色也 訾 當詆 一著之失 圍棋下子 護前 就

說自己迴護  
以前的失著

【總評】前半敘次歷落。入後兩兩比較。筆舌互用。一結尤有首尾相應之妙。

奕喻

我有一次，在朋友的家裏，看別人家下棋，有一箇客人，屢次失敗，我心裏笑他失於計算，就要想替他改變所下的子，以爲他的手段，委實是不及我哩！一會子，那屢次失敗的客人，就請同我對下一盤，我心裏很是輕視他。想不到剛剛下了幾箇子兒，那客人已經占着上風。等到下了一半的時候，我的心思更加苦了，那客人却還是從容不迫。下完了一盤棋一數，客人竟贏了我十三箇子兒。那時候我慚愧極了，連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從此以後，凡是有別人請我看下棋的，我總是一天到晚，默默的坐着罷了。現在研究學問的人，讀了古人的書，時常要批評古人的錯處；同今人一起住着，也喜歡談論人家的錯處。講到一箇人本來，是不能說一點兒沒有錯處的；但是倘然換一箇地位，平着心想一想，難道我一點兒沒有錯處嗎？我祇能够知道別人的錯處，却不能夠知道自己的錯處；我祇能夠指點別人的小錯處，却不能夠知道自己的大錯處。這麼說來，我要尋出我自己的錯處，還恐來不及，那兒

還有功夫去論別人呢？再論到下棋手段的好不好，那是有一定的；倘若有一着的失誤，人人都可以看見的，就是自己要迴護自己的人，也是不能夠隱諱的。至於真理的所在，就往往各人有各人的見解。世間上要是沒有孔夫子，誰還能夠判定是非的真確嗎？這麼說起來，所謂別人的錯處，未必不正是他的好處；我自己以為沒有錯處，未必不正是大大的錯處哩！却不道世間的人們，你笑着我，我笑着你，竟沒有停止的時候，真是連看下棋的人還不如啊！

**正喻夾寫法。**文字用信筆直寫，而欲求其工穩確切，很不容易，所以有取譬喻的一法。但是專門注意於譬喻，不顧本題，這又是為取譬喻的大弊病，所以又有**正喻夾寫法**——就是將取譬喻之說，和本題的正文，夾着反覆伸說。於是乎譬喻的越覺得確切不移，就是題中的意義，亦相得益彰，才能夠顯得出這種法子的妙處。

### 貽諸弟砥石命

舒元興

唐婺州東陽人。元和年間進士。擢監察御史。按劾無所縱。累遷中丞。奏辯明審未幾。即拜同中書門下平章。專為宦官所害。

昔歲吾行吳江上。得亭長所貽劍。心知其不莽。鹵匣藏愛重。未曾藝視。今年秋在秦。無何發開。見慘翳積蝕。僅成死鐵。意慙身將利器。而使其不光明之若此。常緘求淬磨之心於胸中。數月後。因過岐山下。得片石如淥水色。長不滿尺。闊厚半之。試以手磨。理甚膩。文甚密。吾意其異石。遂攜入城。問於切磋工。工以爲可砥。吾遂取劍發之。初數日。浮埃薄落。未見快意。意工者相給。復就問之。工曰。此石至細。故不能速利。堅鐵但積漸發之。未一月。當見真貌。歸如其言。果觀變化。蒼慘剝落。若青蛇退鱗。光勁一水。泳涵星斗。持之切金錢。三十枚皆無聲。而斷愈始得之。利數十倍。吾因歎以爲金剛首五材。及爲工人鑄爲器。復得首出利物以質。剛銚利。苟斲不砥礪。尙與鐵無以異。況質柔銚鈍。而又不能砥礪。當化爲糞土耳。又安得與死鐵倫齒耶。以此益知人之生於代。苟不病盲聾瘖。啞。則五常之性全。性全則豺狼燕雀亦云異矣。而或公然忘棄礪名砥行之道。反用狂言放情爲事。蒙蒙外埃。積成垢惡。日不覺寤。以至於戕正性。賊天理。生前爲造化剩物。歿復與灰土相委。此豈不爲辜負日月之光景耶。文有靈思筆無滯機吾



常觀汝輩趣嚮。爾誠全得天性者。况夙能承順嚴訓。皆解甘心服食古聖人道。知其必非雕缺。缺同道義。自埋於偷薄之倫者。然吾自干名在京城。兔魄已十九晦矣。知爾輩懼旨甘不繼。困於薪粟。日丐於他人之門。吾聞此益悲。此身使爾輩承順供養。至此亦益憂。爾輩爲窮窶而斯須忘其節。爲苟得眩惑而容易。徇於人爲投刺牽役而造次惰其業。日夜憶念心力全耗。且欲書此爲戒。又慮爾輩年未甚長。成不深諒解。今會鄂騎歸去。遂寘石於書函中。乃筆用砥之功。以寓往意。欲爾輩定持剛質。晝夜淬礪。使塵埃不得閒。去聲髮而入。爲吾守固窮之節。慎臨財之苟。積習肄之業。上不貽庭闈憂。次不貽手足病。下不貽心意媿。欲三者不貽。祇在爾砥之而已。不關他人。若砥之不已。則嚮之所謂切金涵星之用。又甚瑣屑。安足以諭之。然吾固欲爾輩常置砥於左右。造次顛沛。必於是思之。亦古人韋絃銘座之義也。因書爲砥石命。以儆爾輩。兼刻辭於其側。曰。劍之鏗。砥之而光。人之名。砥之而揚。砥乎砥乎。爲吾之師乎。仲乎季乎。無墜吾命。

乎。引仲前段  
語語真切

【註解】

砥當磨石解

吳江即今江蘇省蘇州府吳縣

亭長

古時十里有一亭亭長即主亭之吏

莽鹵

當輕脫苟且解(莊子則陽篇)耕而鹵

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

報按文中似當惡劣解

慘騷慘是不發舒的容貌騷當障字解

岐山

在今陝西省岐山縣境

淶水

當清水解(張衡東京賦)淶水淡

淡

光勁一水泳涵星斗

(晉書張華傳)初吳之未滅也斗牛之間常有紫氣華以問雷煥煥曰寶劍之氣上徹於天耳華曰在何郡煥曰在豫章豐城

華曰欲屈君為宰密共尋之可乎煥許之華大喜即補煥為豐城令煥到縣掘地四丈餘得一石函光氣非常中有雙劍並刻題一曰龍泉一曰太阿其夕斗牛間氣不復見焉煥取南昌西

山北巖下土以拭劍光芒發大益

五材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見(左傳)按五材金木水火土也

雕缺

是剝損的意思

已十九晦矣

古時相傳日中有烏月中有兔十九晦猶講十九月也

造次顛沛

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見(論語)一註「造次急遽苟

且之時顛沛傾覆流離之際(韓非子)西門豹性急故佩韋以自緩董安于性緩故佩絃以自急舊唐書李德裕傳德裕獻丹宸箴六首帝手答曰置之坐隅可比韋絃之

益銘座昔崔子玉有座右銘鏐頭也

【總評】比喻精切。誠囑處詞備意周。是可與馬伏波誠兄子書相頡頏。

### 貽諸弟砥石命

前幾年我經過吳江上，得着亭長送我的劍，心裏就知道它不是惡劣的品，把它藏在匣內，非常愛重，

一點兒也不敢輕視它。今年秋間在秦中，無意間把匣開開來一看，祇見暗淡沒有光氣，全身生鏽，已變成一塊死鐵了。我心裏很覺得慚愧，以爲身藏着利器，竟會使它不光明到這麼田地。因此，時常存着砥磨的念頭在胸中。過了幾箇月以後，因經過岐山下，得着一塊石頭，它的顏色，像清水一樣，長不滿一尺，闊厚各五寸光景，用手磨着，覺得質地很細膩，文理很密緻。我心裏就知道是一塊奇異的石頭，就攜着進城，去請教切磋的工人。那工人說是可以做磨刀劍的石。我就把那柄寶劍磨起來，起先幾天，浮面的塵埃，稍稍脫落，也不見得十分快意，心裏以爲或者是工人欺騙我，仍復到他那邊去問他。工人說道：『這石頭質地極細，所以不能夠使堅鐵速利；但是慢慢兒磨起來，不到一箇月，應當可以發現真貌。』我回到家裏，依着他的說話去試驗，果然有點兒變化了。黃的顏色，暗淡的光氣，都剝落了，彷彿同青蛇退鱗一般。光氣十足，同清水一樣。沈在水中，發出星斗的光芒來。把金錢三十枚，堆積起來，拿劍一切，連一點兒聲音都沒有，就此斷了。比較起先得着時候，快利似乎超過好幾百倍。我因此有一種感歎，以爲金類的堅剛，在五材中要算第一等；到被工人做成器具後，又能夠被人所利用。因爲質地堅剛，鋒銛銳利，倘若暫時不去磨它，尙且和普通的鐵，沒有什麼分別；況質地本來是柔的，鋒銛本來是鈍的，還不肯好好去磨它，將來恐怕終要化成糞土，又那能夠同死鐵相比呢？因此知

道人類生在世上，倘若沒有眼睛耳聾啞吧等種種毛病；那麼五常的性，就完全了。性全，那麼就跟豺狼燕雀，自然不同了。但是倘然忘記了礪名砥行的道理，反而用着狂妄的議論，放浪的行爲去做事；黑暗的外埃，積成了垢惡，天天不知道覺着悔悟；終至戕賊正性，傷害天理。活的時候，不過做了天地間的廢物；死了以後，仍復和灰土相委棄。這豈不是辜負了日月的光景嗎？我往常看着你們的趣嚮，關於天性上實在可算得完全沒有缺憾了。況且平時能够承順父母的嚴訓，都知道依着古聖人的道理去做事。我就知道斷斷不是剝蝕道義，甘心葬身在儉薄的一流人。但是我自從求名在京城裏，已經有十九箇月了，知道你們恐怕奉養父母的旨甘，不能接繼，給柴米二字困住了，天天向着他人的門前請求。我聽了這種事，更加悲痛自己，使得你們承順供養父母到這麼地位，也爲着這事，更加替你們憂愁。因爲窮困的緣故，就一時把節操都忘了；因爲苟得的心所迷惑，就容易徇了人欲；因爲投着名片，牽着役使，就倉卒間，把德業都墮棄了。白天到夜裏，時常記挂着，心力完全耗損了。而且時常要想把這箇意思，寫出來警戒你們。又恐怕你們年紀很輕，不能夠明白；現在剛遇鄂騎回去，就把這塊石頭，藏在信封中，并且把磨刀的功夫，寫在裏面，借此寄託以前的意思。要希望你們拿定了堅強的性質，一天到晚淬礪，使塵埃一點兒不能夠進來。替我守着君子固窮的節操，謹慎臨財毋苟得。

的訓誨，積些溫習的工夫。就往上講起來，不至於貽父母的憂愁；其次，不至於貽手足的苦痛；就往下講起來，不至於貽自己心意的惶愧。要想達到這三種目的，祇要你磨礪起來就是了；并不關別人的事情。倘若能夠磨礪不停，那麼從前所說的切金和發出星光來的好處，都是極瑣屑的，那可以同這箇來比較呢？但是我本來是要想教你們把這箇磨刀的石頭，擱在左右，無論在造次頓沛的時候，一定要想到磨刀石的道理，這也是古人韋弦銘座的道理啊！因此，做了一篇砥石命，拿來警戒你們；并且把幾句話兒，也刻在他的旁邊，說道：「劍的鋒刃，因磨礪而發光；人的名譽，因磨礪而宣揚。磨刀的石啊！磨刀的石啊！你就是我的先生啊！二弟啊！三弟啊！你們不要忘了我的命令啊！」

**賓主陪襯法。** 凡是一篇文章之中，有賓有主，又有賓中之賓，主中之主。一

定要分得清清楚楚，方才不至於喧賓奪主。但是要造到這箇境界，卻是  
非常困難。爲什麼呢？因爲一篇之中，主賓雜沓，不止一人，倘然一不留心，  
就不免賓主易位了。所以當布局以前，第一樁固然應該選擇陪賓，務須  
和文中的主人性質相同的，始爲合格；第二樁就應該把他們的地位，安  
置妥貼。這麼一來，不但是文章不致落寞，并且令人一見，就可以知道誰

是賓客誰是主人了。

### 釋祕演詩集序

歐陽修

字永叔宋廬陵人舉進士甲科仁宗時為諫官後拜參知政事因與王安石不合遂以太子少師致仕沒後賜諡文忠著新唐書新五代史及詩文集若干卷

予少以進士游京師。因得盡交當世之賢豪。然猶以謂國家臣一四海。休兵革。養息天下以無事者四十年。而智謀雄偉非常之士。無所用其能者。往往伏而不出。山林屠販。必有老死而世莫見者。欲從而求之不可得。先說非常之士不可得。文勢極迂迴曲之妙。其後得吾亡友石曼卿。曼卿為人。廓然有大志。時人不能用其材。曼卿亦不屈以求合。無所放其意。則往往從布衣野老。酣嬉淋漓。顛倒而不厭。予疑所謂伏而不見者。庶幾狎而得之。故嘗喜從曼卿游。欲因以陰求天下奇士。次乃先作陪脈絡分明。浮屠祕演者。與曼卿交最久。亦能遺外世俗。以氣節相高。二人懽然無所間。曼卿隱於酒。祕演隱於浮屠。皆奇男子也。更從曼卿引出釋祕演來暫時用合寫法。然喜為歌詩。以自娛。當其極飲大醉。歌咏笑呼。以適天下之樂。何其壯也。一時賢士皆願從。

其游予亦時至其室十年之間祕演北渡河東之濟鄆無所合困而歸曼卿已死祕演亦老病嗟夫二人者予乃見其盛衰則予亦將老矣夫

本段雖是專寫祕演但仍不肯拋荒

曼卿未句且把自己本人亦插入其中作為賓中之賓且因此得照應篇首起句

曼卿詩辭清絕尤稱祕演之作以為雅健有

詩人之意祕演狀貌雄傑其胸中浩然既習於佛無所用獨其詩可傳於世而

瀨不自惜已老肱其橐尙得三四百篇皆可喜者

仍從曼卿之詩說到祕演之詩是篇中正文

曼卿死

祕演漠然無所向聞東南多山水其巔崖峒嶂江濤洶湧甚可壯也遂欲往游

焉足以知其老而志存也於其將行為敘其詩因道其盛時以悲其衰

再從曼卿之死說到

祕演之老末句仍以盛衰二字作結文法何等嚴密

【注解】石曼卿

名延年宋永城人官太子中元管進備邊不報已而西方用兵帝思其言欲召見則已死矣

浮屠亦作浮圖即佛陀之異譯佛教為佛

所創故稱佛教徒為浮屠云

濟鄆

皆地名在今山東省

肱其橐

猶言發其篋

【總評】通篇以少老盛衰四字作關鍵中間卻處處用石曼卿陪襯釋祕

演不肯一點拋荒足見匠心獨運章法嚴密至其神韻之咽嗚淒絕直從

司馬子長得來

## 釋秘演詩集序

我從年紀輕的時候，因舉着進士，到京城裏來遊歷，就藉此得跟當代許多有名的人物相交。但是心裏還以為國家統一四海，把戰爭的事情休息了，休養天下的人民，使得一點兒事情也沒有，差不多將近四十年了，那些足智多謀，非常的讀書人，因為用不着他們的本事，就往往隱居不出，在山林間或是屠戶販夫一類人中，一定有年老死了，在世間沒有見着他們的心裏，常常想從這種地方去找他們。但是總找不到這班人。後來得着一個已經死去的老朋友，叫做石曼卿。那曼卿這箇人，生平抱着很大的志願；只可惜當時的人，不能夠用他。曼卿自己，也不肯屈節以求合於世人；因為沒地方可以寄託他的心意，於是就時常跟着一班布衣野老，合在一塊兒，自得其樂，一點也不會生厭。我心裏猜想，這班隱居不出的人，庶幾乎借着同他們時常親近親近，或者就可以找得到，也未可知。所以時常喜歡跟着曼卿遊玩，要想借着他，暗地裏訪求天下的奇士。有一個僧人，叫做祕演，同曼卿做朋友時候最久；也能夠離開世俗，拿氣節來尊高自己的品格。他們兩個人，歡歡喜喜的，並沒有什麼合不上來。曼卿把身子隱在酒裏，祕演把身子隱在佛學裏，都是世間的奇男子啦！但是祕演還喜歡做詩，借這個來做娛樂的方法。當他喝醉了酒，有歌有笑，享盡了天下的快樂，多麼雄壯啊！當時的賢士，



都願意跟他遊玩。我也時常到他屋子裏去訪他。在這十年裏面，祕演北向渡過了黃河，東向走過了濟寧等地方，沒有什麼遇合。就此窮困而歸。那時候曼卿已經死了，祕演也老而多病。唉！這兩個人，我竟眼見他從盛而至衰，那麼我差不多也快要老了。曼卿所做的詩，本來極其清絕；但是他時常稱贊祕演所做的詩，以為雅致而且剛健，很有詩人的意思。祕演的狀態，很是雄傑；他的胸襟，非常開濶；既然學了佛法，對於世間，似乎沒有什麼用處，惟有所做的詩，可以流傳在世上。但是他却非常懶惰，一點兒不自愛惜。等到年紀已經老了，把他的箱子開了一檢，總算還得着三四百篇，都是很可以寶貴的。曼卿死了以後，祕演覺得非常冷落，沒有人可以同他談論。聽見東南地方，山水很多，那山峰很高峻，波浪很是闊大，頗足以開拓心胸，就想去遊歷一趟。即此就可以知道他年紀雖然老了，但是他的壯志，還是沒有消磨哩！我當他將要動身的以前，替他的詩集，做了一篇序文。因而追述他壯盛時候的景況，來悲痛他現在衰老時候的頹傷。

**借賓定主法。** 一篇文字，題目當然是主；則題目之外，當然是賓。這種法子，是借題外之賓，來做譬喻，定實本題的主。譬如詩之興體比體，也是這種意思。

送宜黃何尉序

陸九淵

宋時人字子靜乾道年間進士官至知荆門軍學者稱象山先生卒諡文安公生平論辨與朱熹學說多不合明嘉靖間從祀孔廟著有象山集二十八卷語

錄四

民甚宜其尉甚不宜其令吏甚宜其令甚不宜其尉是令尉之賢否不難知也尉以是不善於其令令以是不善於其尉是令尉之曲直不難知也朗若何君坦尉宜黃與其令臧氏子不相善其賢否曲直蓋不難知者二人之爭至於有司有司不置白黑於其間遂以俱罷縣之民謂臧之罪不止於罷而幸其去謂何之過不至於罷而惜其去臧貪而富且自知得罪於民式遄其歸矣何廉而貧無以振其行李縣之士民哀其窮而為之裹囊以餞之思其賢而為之歌詩以送之何之歸亦榮矣借臧以襯何彌見精彩是得畫家之烘染法者比于剖心惡來知政子胥鴟夷宰嚭謀國爵刑舛施德業倒植若此者班班見於書傳今有司所以處臧何之賢否曲直者雖未當去聲乎人心然揆之舛施倒植之事豈不遠哉况其民心

士論有以慰薦扶持如此其盛者乎。何君尙何憾。借古人以襯何筆。陣縱橫攪得得意。魯士師如柳下惠。楚令尹如子文。其平獄治理之善。當不可勝紀。三黜三已之間。其爲曲直多矣。而語孟所稱。獨在於遺佚不怨。阨窮不憫。仕無喜色。已無慍色。况今天子重明麗正。光輝日新。大臣如德星。禦陰輔陽。以卻氛祲。下邑一尉。悉力衛其民。以迓墨令。適用吏文。與令俱罷。是豈終遺佚阨窮而已者乎。何君尙何憾。此兩段是拓開一層說其實。卽刻緊一層說。雖然。何君之譽若此。其盛者。臧氏子實爲之也。何君之心。何君之學。遽可如是而已乎。路轉。隆迴。何君是舉亦勇矣。誠率是勇以志乎道。進乎學。必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使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吾所望於何君者。不然。何君固無憾。而吾將有憾於何君矣。深人無淺語。

【註解】宜黃 地名卽今江東陽 地名卽今浙發語 快速的 振整頓的 比干剖

心 商紂謂聖人之心有七竅 惡來 紂之臣子與紂 子胥 鴟夷 吳越春秋子胥伏劍死吳王

器投之於江接鴟夷卽馬革 宰嚭 吳之佞臣吳王殺子 舛 當錯 所製成之袋也其形如槎 舛 誤講 慰薦 當安 柳下惠 三黜

令尹子文三已

柳下惠為士師三黜而不去魯楚令尹子文三任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均見魯論

語孟 語論語孟 孟子也 遺佚

不怨二句

孟子謂柳下惠語遺佚自人棄我言詎窮自我處困言

重明麗正

易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疏重明謂上下俱離麗乎正也者謂兩陰

在內既有重明之德又附於正道所以化成天下按即天子與日月同明以附正道耳

德星

即歲星也歲星所在有福故曰德星此處以譬喻朝中大臣之賢者

惡穢之氣也

逆意思

墨令

屬官與長官許屬官即直當兩罷也吏文大約指此

廣居也 正位也

大道也

【總評】雙管齊下。一筆不苟。抑揚處尤極其妙。

### 送宜黃何尉序

大凡百姓們對於縣尉，總是極其合意的；對於縣令，就有些不大合意了。上司對於縣令，總是極其合意的；對於縣尉，就有些不大合意了。這麼一來，那縣令和縣尉的賢否，就不難知道了。又如縣尉因此和他的縣令不合，縣令也因此和他的縣尉不合。這麼一來，那縣令和縣尉的曲直，也就不難知道了。京陽何君坦，在宜黃縣當了一箇縣尉，跟他縣令姓臧的不對，他們倆的賢否曲直，本來是不難知道的。後來因為互相爭執，竟弄到上司裏去，那上司也不分黑白於其中間，就把他們都罷了官。縣裏的

百姓們，都說姓臧的罪名，不單是罷了官就可了事；但是他去了，總算運氣。又說姓何的過失，不應受罷官的處分；如今已經罷了，實在可惜。那姓臧的，貪而多財，而且自己知道得罪在百姓身上，因此也巴不得早些回去。姓何的廉潔而貧窮，終於於不能夠整頓行李，縣裏的士民，因為可憐他的貧窮，就替他代辦包裹，又替他餞行。想到他的好處，又做了詩歌來送他。那麼姓何的歸去，也總算榮耀了。從前賢如此干，竟破了心，奸如惡來，反令掌權；忠如伍子胥，他的屍體竟弄到裝在皮袋裏，投入江中，奸如太宰伯嚭，反令他當國；賞爵不公，德業倒植。像這樣同一的事情，在書冊上，本來是常常看見的。現在上司處置這件事，並未判斷賢否曲直，雖不合於人心，但是拿賞爵不公，德業倒植的事情來比較，那豈不相去甚遠麼？況且那宜黃縣的民心和士論，都有以安慰他，扶持他，那麼何君還有什麼缺憾呢？從前魯國的士師像柳下惠，楚國的令尹像子文，他們辦理案子，其合乎人心的，應當紀不清楚；柳下惠三次罷官，子文三次停職，那中間的曲直正多着哩！但是論語和孟子中，所稱贊他們的，不過說沒有歡喜的顏色，三次停了令尹的職，也沒有懊惱的顏色罷了。況且現在時候，皇帝同日月一樣明亮，處處合乎正道，光輝一天新似一天；朝中大臣，像德星一樣，抵禦羣陰，輔助太陽，設法拒絕惡氣。區

區小縣中一箇縣尉，竭盡平生氣力，保護百姓，因為得罪貪墨的縣官，就引用着官樣文章，竟同縣令一起罷官，這樣的人，難道是終身被人家棄去，或者會自己處在窮困的境地，就此了事的麼？那麼何君還有什麼缺憾呢？話雖這樣講，但是何君名譽所以弄到這樣的好，實在是姓臧的作成他的。難道何君的心理，何君的學問，就可以這樣滿足了麼？何君這回的舉動，總算勇敢極了，倘若能够將這箇勇敢的氣概，立志向道，進求學問，那麼一定可以居天下的廣居，立天下的正位，行天下的大道。將來就是富貴也不能蕩他的心魄，貧賤也不能變他的節操，威武也不能挫他的志氣。這就是我所希望於何君的了。要是不是這樣，在何君固然沒有缺憾，但是我將來却有些抱憾於何君了。

錯綜變化。做文章的方法，全在隨處變化，才能夠像樓臺倒影，玲瓏剔透，斷斷沒有平鋪直敘，或是死守着成法的。要學着這種方法，一讀底下所選的文章，就可以知道了。

### 透楊少尹序

韓

愈

小傳見避  
熟就生法

昔疏廣受二子以年老一朝辭位而去。于時公卿設供張。祖道都門外。車數百。兩道路觀者多歎息泣下。共言其賢。漢史既傳其事。而後世工畫者。又圖其迹。至今昭人耳目。赫赫若前日事。先從前賢說入。做一箇影子。國子司業楊君巨源。方以能詩訓後進。一旦以年滿七十。亦白丞相去歸其鄉。世常說古今人不相及。今楊與二疏。其意豈異也。次叙楊侯之去職。妙在不著一實筆。予忝在公卿後。遇病不能出。不知楊侯去時。城門外送者。幾人車幾輛。馬幾匹。道傍觀者。亦有歎息。知其為賢。以否。以字當與字解。而太史又能張大其事。為傳繼二疏蹤跡。否不落莫。否見今世無工畫者。而畫與不畫。固不論也。此段叙楊侯去時情形。作一種懸空猜想。口氣全從遇病不能出五字發生出來。然吾聞楊侯之去。丞相有愛而惜之者。白以為其都少尹。不絕其祿。又為歌傳以勸之。京師之長於詩者。亦屬而和之。又不知當時二疏之去。有是事否。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再從揚侯去時情形。回到二疏之去。是反襯的筆法。中世士大夫。以官為家。罷則無于歸。楊侯始冠。舉於其鄉。歌鹿鳴而來也。今之歸。指其樹曰。某樹吾先人之所種也。某水某邱。吾童子時所釣游也。鄉人莫不加敬。誠子孫以不去其鄉為法。古之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

於社者其在斯人歟。其在斯人歟。以贊歎作結餘韻悠然

【注解】疏廣受二子疏廣字仲翁東海蘭陵人為漢太傅廣兄子受字公子為少傅同

其年老許之遂辭位而去供帳謂張設筵席以為祖道祭道路之神也今人國子司業古典樂之官

司業以貳祭酒歷唐憲宗元和時人鹿鳴詩小雅有鹿鳴篇為燕饗之詩社即今

代因之清季始廢楊巨源唐憲宗元和時人鹿鳴詩小雅有鹿鳴篇為燕饗之詩社即今

祠賢  
【總評】通篇借二疏陪襯少尹反正離合隨筆變化非熟於擒縱法者不

### 送楊少尹序

從前漢朝時候，疏廣疏受兩箇人，因為年紀老了，有一天就辭了官，回到家裏去。那時候朝廷上許多的貴官，都替他設着供張，在城門外餞行，車子多至好幾百輛。凡是在路上觀看的人們，多歎息泣下，都說他的好處。在漢朝的歷史上，既然是替他故了一篇傳，那後世善於作畫的人，又把他的事迹，繪成了一箇圖畫，到了如今，還是昭昭然在人耳目，彷彿同前天的事情一箇樣子。國子司業楊巨源先



生，他現在正拿做詩的方法，教訓後輩，有一天因爲自己的年紀已上了七十歲了，也同二疏一樣，向丞相說明了告老的意思，回到他的本鄉去。世上的人，總說是今人比不上古人，現在楊先生同二疏比較起來，難道也是這個意思嗎？我的職位，也總算叨列在公卿的末位，剛巧病了，不能出去送行。我不知道楊侯去的時候，城門外送的人有幾箇？車子有幾輛？馬有幾匹？在路上觀看的人們，有沒有歎息泣下，知道他好和不好？那太史不知道能够把這樁事情，張大起來，替他做一篇傳，繼續二疏的蹤跡否？不至於十分冷靜否？我看現在的世上，沒有善於繪畫的人——那畫或不畫，倒可以不必論的。但是我聽見楊侯去的時候，丞相裏面有愛惜他的，在皇帝面前保舉他，請他做一箇少尹，依舊給他俸祿，並且做幾首詩來勸他。還有京城裏善於做詩的人，也都做了和詩。我又不知道，二疏去的時候，有這種事情沒有？古人和今人，同不同本來是不可以知道的啊！自從中世以來，士大夫都把做官的地方，當做自己的家鄉，一經罷官，就弄到無家可歸。楊侯當年紀二十歲光景的時候，就爲鄉人所舉薦，歌着鹿鳴的詩，到這兒來，現在回到本鄉去，指着樹說道：「某株樹是我先人所手種的。某處的水，某處的山，是我做小孩子時候所時常去玩的。」所以鄉裏的人，沒有一箇不敬重他。大家警戒他們的子孫，應該把楊侯不肯輕去其鄉做簡法子。古時所謂鄉先生，死了以後，可以在廟社中受人享祭。

的就是這種的人啊！就是這種的人啊！

堆疊無痕法。文字有一種常用堆疊而成，驟視之見其旁證博引，詞華豐富，究其實在則絲毫不露痕跡，純粹出於自然的。這種文字，一定要讀過的書多，然後再以大氣包舉之，方才能夠造到這樣的地步。學者對於此類文章，須要高諷熟誦，能夠嚼得出其中的氣味才好。

### 獄中上書自明

鄒

陽

漢潯陽人景帝時仕吳以善文辯知名吳王陰有邪謀陽上書力諫無效去而之梁從孝王游爲羊勝等所譖下之獄陽因作此書自陳王出之待以上客之

禮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爲然。徒虛語耳。昔者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衛先生爲秦畫長平之事。太白食昴。昭王疑之。夫精誠變天地。而信不諭。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爲世所疑。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寤也。願大王執察之。解。昔玉人獻寶。

楚王誅之。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陽狂。接輿避世。恐遭此患。願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毋使臣爲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鴟夷。臣始不信。乃今知之。願大王熟察。少加憐焉。一解二語曰：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樊於讀若鳥期逃秦之燕。藉荊軻首以奉丹事。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頸。以卻齊而存魏。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而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爲燕尾生。白圭戰亡六城。爲魏取中山。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人惡之於燕。王燕王按劍而怒。食去聲以馱驥。白圭顯於中山。人惡之於魏。文侯投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一解三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者司馬喜贖脚於宋。宰相中山。范雎摺脅折齒於魏。卒爲應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於嫉妒之人也。四解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徐衍負石入海。不容身於世。

戚飯上聲牛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素宦於朝。借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意。堅如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衆口哉。解五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宋信子冉之計。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衆口鑠金。積毀銷骨也。解六是以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國。齊用越人。子臧而彊威宣。此二國豈拘於俗。牽於世。繫奇偏之辭哉。公聽並觀。垂名當世。故意合則胡越爲昆弟。由余子臧是矣。不合則骨肉爲讎敵。朱象管蔡是矣。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聽。則五霸不足侔。三王易去聲爲比也。解七是以聖王覺悟。捐子之心。而不悅田常之賢。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故功業覆於天下。何則。欲善無厭也。夫晉文公親其讎。而疆霸諸侯。齊桓用其仇。而一匡天下。何則。慈仁殷勤。誠加於心。此不可以虛辭借也。解八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立彊天下。而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與擒同勁吳。而霸中國。遂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於讀若烏陵子仲。辭三公爲人灌園。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

素。槩。肝。胆。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愛。於。士。則。桀。之。狗。可。使。吠。堯。而。跖。之。客。可。使。  
 刺。由。何。况。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荆。軻。湛。與。沉。七。族。要。離。燔。妻。子。  
 豈。足。為。大。王。道。哉。九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於。道。衆。莫。不。按。劍。  
 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囷。離。奇。而。為。萬。乘。去聲。器。者。何。則。以。左。  
 右。先。為。之。容。也。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隨。侯。之。珠。夜。光。之。璧。祇。足。結。怨。而。不。見。德。  
 故。有。人。先。容。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今。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雖。蒙。  
 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懷。龍。逢。讀若比。干。之。意。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神。欲。  
 開。忠。於。當。世。之。君。則。人。主。必。襲。按。劍。相。眄。之。跡。矣。是。使。布。衣。之。士。不。得。為。枯。木。  
 朽。株。之。資。也。十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而。不。牽。乎。卑。辭。之。語。  
 不。奪。乎。衆。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以。信。荆。軻。之。說。而。七。首。竊。發。  
 周。文。獵。涇。渭。載。呂。尚。而。歸。以。王。天。下。秦。信。左。右。而。亡。周。用。烏。集。而。王。何。則。以。其。  
 能。越。拘。攣。之。語。馳。域。外。之。議。獨。觀。於。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沈。諂。諛。之。辭。牽。於。帷。  
 廡。與牆之。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卑。此。鮑。焦。所。以。忿。於。世。也。十一臣。聞。盛。節。

入朝者不以私汙義。砥厲名號者。不以利傷行。故里名勝母。曾子不入。呂號朝歌。墨子廻車。今欲使天下恢廓之士。誘於威重之權。脅於位勢之貴。回首汙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堀與窟同穴巖藪之中耳。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十二解

【註解】白虹貫日

白虹兵象日爲君。荆軻行後太子相氣見白虹貫日不徹曰吾事不成矣。

太白食昂

太白就是金星昂星。趙分也將用兵。

所以太白食昂白也。爲秦伐趙。破長平軍。欲遂滅趙。遣衛先生說昭王。益兵糧爲應侯所害。不成。其精誠上達於天。故太白爲之食昂。

畢議願知

講盡其計。議願王知。

也左右不明

講左右之人不孰。當作審言的。敢指斥王非也。密字解說。

玉人獻寶楚王誅之

韓非子。楚人和氏得璞玉於荆山。

之中獻之。武王使玉人相之曰石也。王以和爲讓。已刑其左足及文王即位。和又奉其璞。玉人又曰石也。又刑其右足。文王薨。成王即位。和乃抱其璞而哭於荆山之下。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以血。王使玉人攻璞而得寶焉。

李斯竭忠胡亥極刑

李斯諫二世以正。而箕子

陽狂

箕子般的太師因諫。紂被囚陽狂爲奴。

接輿

姓陸名通楚國的隱者。比于剖心。比干乃殷紂的諸父。因彊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

比干觀

子胥鴟夷

姓伍名員。楚人父名奢。兄名尚。皆爲平王所殺。子胥奔吳。後吳敗。越其心。王勾踐請和。夫差許之。子胥力諫不聽。太宰嚭讒之。於是吳王大怒。乃

賜子胥死取其尸盛以鴟夷而浮之江中按鴟夷亦作鴟鵂或省稱叫做鴟是革袋的一種本是用以盛酒之用也 白頭如新傾蓋如故 或久交

一樣或一見而像故舊一般傾蓋猶言交蓋駐車也 樊於期 秦的戰將被讒而走燕始皇滅其家又重購之燕太子丹

道荆軻刺秦王於期 王奢 齊國之臣亡至魏其後齊伐魏奢登城謂齊將曰今自刎令取其首級往 君之來不過以奢故也義不苟生以為魏累遂自刎 蘇秦為燕

尾生 服虔曰蘇秦於秦不出其信於燕則出尾生之信 白圭為魏取中山 白圭為中山 也尾生是古時的信士守志而亡其軀故以為喻 將失六城君

欲殺之亡入魏文侯 馱驪 馱驪是良馬的名稱講不聽 司馬喜 六國是人會三 厚遇之還拔中山 馱驪 馱驪是良馬的名稱講不聽 度相於中山 贖脚

(文選注) 脫去人之贖也贖膝蓋也 范超摺脅 摺疊兩字漢書作為拉脅當作摧字解說范雎魏人魏相魏 齊疑其以本國陰事告齊乃掠管數百拉脅折齒後入秦拜

為相封 申徒狄蹈雍之河 申徒狄是殷末廉介之士也河水溢出為小流 徐衍 周末 為應侯 叫做雍講狄初因蹈於雍遂流入於大河也 疾擊其牛角高歌曰南

負石入海見 百里奚乞食 百里奚虞人也聞繆公賢 寧戚飯牛 齊桓公夜出迎客寧戚 欲往干之乞食以自致 疾擊其牛角高歌曰南

(論語識) 山肝白石爛生不逢堯與舜禪布單衣適至軒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曼 魯聽季孫逐

曼何時旦桓公召與之語大悅遂以為大夫按衍字與岸字同衍當歷解說 子冉 就是

孔子 季孫魯大夫季桓的兒子也名叫斯(論語)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 子冉 就是 日不朝孔子行按桓子故意使定公受齊之女樂借此逼孔子之行也 子罕

衆口鑠金（風俗通）或說有美金於此衆人或共誣說言其不純積毀銷骨講說人積

父兄且自相誅戮骨金賈者欲其必售因取鍛燒以見其真是的衆口鑠金積毀銷骨久譖毀則

肉亦爲之消滅也由余其先代係晉人亡入戎戎使由威宣威是齊威王名嬰宣朱象

管蔡朱是丹朱唐帝堯的兒子象是虞帝舜的兄弟子之燕王噲因其子之甚賢田常就

陳恆也齊簡公悅之而恆卒弑簡公修孕婦墓殷紂刺孕婦而觀其胎武王欲禪以國位國因大亂

公斬其袿及文公即位齊桓用其讎管仲射中桓公商鞅商鞅姓公孫氏鞅其名衛寺人勃鞞爲

景監以仕秦秦封之於大夫種文種字子禽越之大夫吳王夫差敗越兵於夫椒越王勾踐

商故曰商鞅或稱商君大夫種使種於吳勾踐既歸國國政一委之於種及越滅吳范蠡遺

種書勸之行種遂躄疾不朝或譜孫叔敖叔敖三爲楚相而三去之狐丘之封人謂之曰吾

種將作亂越王乃賜種劍遂自殺孫叔敖聞處官久者士妒之祿厚者衆怨之位尊者君恨

之今相國有此三者而不得罪於楚之士衆何也叔敖曰吾三相楚而於陵子仲於陵是

身愈卑每益祿而施愈博位滋尊而禮愈恭是以不得罪於楚人也仲就是陳仲子也兄戴爲齊相仲子以爲不義乃將妻子適楚

居於於陵楚王聞其賢欲聘爲相不許遂逃而爲人作灌園叟無愛於土惜解說跖盜

由是許荆軻湛七族荆軻爲燕太子刺秦始皇不成而死誅其七族要離燔妻子



吳王闔閭欲殺王子慶忌要離詐以罪亡走  
令吳王燔其妻子要離走見慶忌以劍刺之蟠木根柢蟠木是彎曲的樹木也  
柢是樹根下面的本也隨侯之

珠(說苑)昔隨侯行遇大蛇中斷使人以藥封之蛇乃能  
走因號其處為斷蛇丘歲餘蛇銜明珠以報因號隨珠伊管伊是伊尹  
管是管仲龍逢龍逢姓關  
因諫桀不

聽為桀開當陳說陶鈞陶家有名的模其下圓轉者叫做鈞蓋取周回調鈞的意  
思文中借以譬喻聖王制馭天下亦猶陶家之轉鈞也中庶子

蒙嘉中庶子是秦的官名(戰國策)荆軻既至秦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為先言  
於秦王曰燕願舉國為內臣謹斬樊於期頭及獻燕之督亢地圖函封使以開大王七

首短小的劍極  
便於用也涇渭是二條的水名  
都在陝西省呂尙西伯出遇呂尙於渭之  
陽與語大悅因載歸烏集講文王之得太  
公如烏鳥之暴

集見(漢  
書音義)牽帷膚之制講是為陪侍帷牆的  
臣妾等所牽制也阜當樞鮑焦周之介士鮑焦怨時之不用已  
探其蔬焦棄其蔬

立枯於洛水之上勝母曾子性至孝因勝母之  
名不順故不入其里朝歌(淮南子)墨子非樂不入朝歌按  
朝歌是殷邑在今河南省淇縣

【總評】全文分作十二解就中逐條引證自然不露痕跡是能以氣味見  
長無怪梁王之鑿節歎賞為之感動不置也。

獄中上書自明

臣曾經聽見說：「凡是拿着忠心專君的，沒有不得着腹心的報答；拿着信實事上的，一定不至於反

招致世主的疑忌。臣向來以爲這兩句話，一點兒不會錯的，現在方才知道也不過是一種空話罷了。從前荆軻、燕丹的義氣，白虹穿過太陽，那太子丹却還是要害怕他；衛先生爲秦國計畫長平的事情，太白侵蝕昴星，那秦昭王却還要疑惑他。這兩箇人的精誠，能夠使得天地改變，但是他的信實，還是不能使兩位的主知道。他這豈不是可哀痛的事情嗎？現在臣竭了忠誠，盡了計畫，巴不得大王知道我一番苦心，想不到大王左右的人，不明白臣的志願，反而交給獄吏訊問，以致臣的行爲，被世人所疑慮，這簡直是使荆軻和衛先生復起，那燕秦二主不悟啦。願大王仔細審察一下子，才是從前玉人獻璞玉，那楚王竟把他殺了，李斯竭盡忠心，那胡亥竟用極重的刑罰，去處治他，所以箕子假裝發瘋，接與避世，不肯出去做官。這都是因爲遭遇殺身的禍患，所以才有這種行爲。願大王仔細審察那玉人和李斯的意思，不要學着楚王和胡亥的輕聽，使得臣給箕子和接與所笑就好了。臣聽說比干因強諫而破心，伍子胥也因強諫，竟把他的屍體，藏在皮袋裏，臣起先本來不信，現在方纔知道了。願大王仔細審察，少少加一點兒憐惜纔是。俗語說道：「白頭如新，傾蓋如故。」這就是說人同人的相遇，有知心和不知心的分別。所以樊於期逃出秦國，投奔燕國，借着荆軻，把自己的首級獻給秦王，以奉事太子丹；王奢去了齊國，投奔魏國，在城上把自己殺了，就此退了齊國的兵，把魏國的國

度給保存了。論到王奢和樊於期，並不是跟齊秦兩國屬於新知，和燕魏兩國有了老交情，所以離開齊秦兩國，情願替燕魏兩君盡忠的緣故，因為兩君的行爲，同他的意志相合，故而就仰慕他的義氣，至於無窮盡了。所以蘇秦平時不見信於天下，獨到了燕國以後，就守着尾生的信；白圭做中山將軍的時候，失去六座城池，等到投降魏國以後，就替魏國攻取中山的地方。這是什麼緣故呢？也不外因燕魏兩君，能知道他罷了。蘇秦做燕國的宰相，有人在燕王的面前說他壞話，那燕王聽了，就接着劍朝着說壞話的人，發了一回大怒，反而請蘇秦喫了駿馬的肉；白圭在中山顯達的時候，有人在魏文侯面前說他壞話，那魏文侯反而把夜光的璧玉賞給白圭。這是什麼緣故呢？也無非因為他們兩位君主，兩位臣子，大家都破着心，析着肝，相示以信，那裏會得被浮惑不切的說話所搖惑呢？所以凡是女人無論美的，或是醜的，一經走入宮中，就要被人妒忌；凡是士人，無論賢的或是不肖的，一經走入朝裏，就要被人嫉妒，從前司馬喜在宋國，受了削去膝蓋的刑罰，到了後來，竟做了中山的宰相；范雎在魏國，受了敲斷腰骨，打落牙齒的苦痛，後來到了秦國，竟封他做個應侯。這兩箇人，都是信着必然的計費，捐棄朋黨的私見，挾着孤立獨處的交際法，因此就不能夠免除衆人的嫉妒了。所以申徒狄從小河中流到大河裏去，徐衍抱着石頭流入海中。凡是正人君子，雖然不容身於這世界上，但是依

舊老守着道義，不肯苟且取得祿位，和朝廷密密接近，去移動人主的心意。所以百里奚在路上乞食，秦穆公一見，就把一國的政權交給他；甯戚在車下餒牛，齊桓公一見，就用他做宰相。這兩個人，難道一向在朝裏做官，借着人主的左右稱贊他，方才得着這兩君的任用嗎？實在是因爲兩君的心裏，有所感動，行爲又同他相合。他們相知的深，同膠漆一樣的堅固，就是至親像兄弟，還是不能夠離開他。何況是衆人的口呢？所以偏聽一人的說話，就容易生出奸詐來；獨用着一人去做事，反足以養成禍亂。從前魯國聽了季孫的話，就把孔子驅逐了；宋國輕信子冉的計策，就把墨翟下在牢監裏。講到像孔子墨翟的才辨，還是不能自己設法免除別人的謗毀，使兩國國勢日趨危殆，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爲口舌衆多了，就可以把金子鎔化，謗毀積得多了，雖然是骨肉，也可以給它消滅。所以秦穆公任用西戎人由余，因此就可以稱霸於中國；齊國的威王宣王，用了越人子臧，國勢因此強盛。這兩國難道是拘牽着世俗的見解，聽信着阿諛同偏袒的說話嗎？委實是因爲能夠公聽並觀，方才使得那時候的人們，都說他有知人的明咧。所以意見相合，就是胡越兩國，也可以當作親兄弟看待；像由余同子臧就是了。意見若是不相合，雖是骨肉至親，也變成讎敵；像朱象管蔡就是了。現在的人主，倘若能學着齊秦二君的明於知士，不學宋魯二君的聽信讒言，那麼五霸也不算希奇，三王也容易比擬啦！

所以聖王能夠覺悟，捐除了誤信子之的心思，不喜歡田常的假仁假義，對比于的後代，修孕婦的墳墓，因而功業覆於天下。這是什麼緣故呢？就是因為好善的心，沒有壓足罷了。從前晉文公和讎敵相親善，到後來就能夠強霸諸侯，齊桓公用他的仇人，到後來竟能一匡天下，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為人主慈愛仁厚，禮意殷勤，一番誠意，深入人心，方才有這個結果，決不可以拿空話來假託的。此外像秦國用了商鞅的法，使東方的韓魏兩國，國勢衰弱，一面立刻把自己的國度，變了一個強國，到了後來竟把商鞅用五馬分屍的刑罰處死他；又像越國用了文種的計策，把極強的吳國打破，稱霸中國，後來就把文種殺了；所以孫叔敖三次丟却相位，沒有懊悔，於陵子仲辭去三公的高位，情願替人家種菜。現在的人主，如果能除去驕傲的心，存着報答的意，披開心腹，表明情懷，吐露肝膽，施與厚德；不管士人的窮達，始終沒有改變；凡是士人有所要求，沒有什麼吝惜；那麼就是夏桀的狗，也可以教它朝着堯帝去亂叫，盜跖的客人，也可以教他去刺殺許由。何況憑着萬乘的權力，借着聖主的資望呢？這麼說來，那荆軻因為刺秦王不成，竟滅了七族，要離把妻子先行燒死去報答吳王，那是更加不必替大王稱道了。臣往嘗聽見人說拿着明月的珠，和夜光的璧，暗地裏丟在地上，去送給衆人，那衆人沒有不按着寶劍怒目而視的。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為沒有因匪，突然而來就罷了。彎彎曲曲樹木的根

抵，雖是形象生得高大奇怪，但是可以做天子的車子。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為有左右的人替它先做介紹罷了。所以凡是沒有因頭，突然來到面前，就是把隋侯的珠子和夜光的璧，拿去送人，反足以跟人家結怨，一點兒不見得恩德。倘是有人先行談起，那麼就是枯木朽株，也可以建立功業，不至爲人忘着。現在天下，穿着布衣，和窮居的士人，身在貧賤的時候，就是蒙着堯舜的治術，挾着伊尹管仲的口才，存着龍逢比干的意思，但是向來沒有根柢的介紹，雖是竭盡精誠，要想在當世人主面前，效他的忠心，那人主一定襲用按劍而視的老法子來對付。這麼說來，是使布衣的士，并枯木朽株還不如哩！是以聖王制天下，獨自運化在陶鈞的上面，不爲卑亂的話所牽動，不爲衆口所搖惑。所以秦皇帝聽了中世子蒙嘉的話，去相信荊軻，險些兒被短刀送了性命；周文王在涇渭間打獵，竟而把呂尚載在車上回去，因此就王天下。就這兩事看來，秦因信左右而亡國，周因用烏集而王天下，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為周朝能夠破除執滯的習慣，馳聘域外的見解，獨能夠洞觀昭明曠遠的大道理。就罷了。講到現在的人主，喜歡聽諂諛的話，受妻妾寵臣的牽制，使不受範圍的士人，叫他同牛馬一塊兒住着，怪不得鮑焦痛恨這個世界，不願意畱連於富貴的快乐哩！臣聽見說過：「凡是穿着莊嚴衣服入朝的人，決不肯拿着私恩來污他節義；砥礪名號的人，斷不肯把小利來傷他的品行。」所以里名勝母

曾子就不肯進去；邑號朝歌，墨翟就把車子倒回轉去。現在如果要使得天下恢宏曠達的士人，被威重的權力所誘惑，爲勢位所逼迫，教他回首污行，去服事諂諛的人，借這個來親近人主的左右，那麼情願伏死在掘穴巖蔽的中間，那裏還有盡他的忠信，奔到大王闕下的人呢？

一氣呵成法。通篇文字，無一句閒筆，說得聯絡一團，無懈可擊。這種叫做「一氣呵成法」。論其功夫，全仗氣勝，才能夠絲絲入扣，一綫到底。

### 辨睢陽妾報復之誣

李榮陞

清江西萬載人字奠基號厚岡乾隆年間進士官雲南知縣著有厚岡文集

池北偶談。徐謫。會稽諸生。年二十五。得瘵疾。痛不可忍。年餘瘵能作人言。瀕死。見白衣少婦。曰。君前生爲張睢陽。吾其妾也。有何罪。殺以饗士卒。尋君已十三世。世爲名臣。不能報復。今甫宣吾恨。藹隨逝。其門人范思敦說。子不語重引之。

予按自古忠烈之臣。爲國死守。援盡糧絕。易子析骸。亦豈忍出。李翰進張巡

表謂乖其本圖。信也。史傳去聲稱巡之言曰：諸君經年乏食，而忠義不衰，吾恨不割肌以啖衆。寧惜一妾，一妾饗士幾上聲何？蓋策死日已近，與其汚於賊，何若先殺之。妾如有知感惠大矣。且其時被圍日久，殺馬食既盡，而及婦人老弱不少。食人寧若全人之議。史傳詳之。簡明夫以巡之健戰能守，藉令虢王巨不分徙其糧，雖久困，食必不乏。乏矣。令進明不懷媚嫉，而赴其援，亦何至食人。至於兵去食去，猶能延其遲久之死，分屈賊勢，以速西兵，四日而四節度至，十日而東都平。斯則以死爲功，不但生保江淮已也。雖其時忌者滋愧，反指效死殺身爲罪名，自比避逆亂，設淫辭以助攻。然經前後煌煌正議斥絕之，天下久無異言矣。不謂千餘年後，乃有託諸鬼魅，專爲一愛妾抱不平，如偶談所記者。其肺腸更居何等耶。咄逼人夫以中興唐天下之功，較食人於垂破之城，百不損一也。以食萬計婦人老弱，較一妾百不增一也。此鴻毛邱山之例也。巡且不自愛割肌而妾敢愛一死乎。婦孺無數無罪不聞報，而一妾敢恩報復乎。且巡在雍邱時，嘗屠附賊令狐潮之妻子，磔城上。潮怒率衆來，巡責之曰：古者父死於君，義不



報子乃銜妻孥怨。假力於賊以相圖。奈百世笑何。潮赧然去。巡能生以大義折令狐無罪之妻而死。乃誦辭於應死之妾乎。巡烈日也。妾陰燐也。謂燐能食日。吾不信也。「釘截鐵」痛快靡倫城之將陷。巡西向拜曰。臣生不能報陛下。願死為厲鬼以殺賊。嗚呼。忠憤之氣。雖死如生。誠有以動人也。是以當時亦立廟睢陽。歲時致祭。昭顯其子。自德宗訖僖宗。求忠臣。後無不及。張許南三人者。宣宗至。圖其像於凌煙閣。異代宋真宗。東巡過廟。猶為之刻贊。今天下祀者。莫不盡敬。此其魂魄毅然與天地長久。非得永為萬民除厲。必不快。豈庸代代輪轉。臚仕比避庸福。享盡遂茶。然斃於所愛之鬼。近代斗筭人報復。容有此何。可以上擬睢陽哉。文思如珠走盤如盤走汞張醫書見鬼譚語。具有本病。凡氣弱者。懼內者。脫陽者。合巡九原有知當歎得一知己而成交。吾意斯人之死。精魄離析。自為巡。自為妾。生平好聲色。不好德之情。發露於此譚語。無足怪。特相與傳之者之謬妄耳。是亦文中應有語。洵稱無微不至。

【註解】池北偶談

清新城王士禛所著都二十六卷

會稽

縣名清屬紹興府今與山陰縣合併為紹興縣

癥

是腹中的積塊硬叫做癥聚散

沒有一定  
叫做腹  
張睢陽  
名巡蒲州河東人開元末以進士官真源令安祿山反與許遠同守睢陽城中糧盡人心危恐將有變巡乃出其妾對三軍殺之以饗軍士

子不語  
清錢塘袁枚所著  
易子析骸  
左傳宣公十五年  
「楚子圍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敝邑易子而食析骸

而爨」  
講糧絕不忍自殺其子以救飢則相換易而食之  
又無從取薪乃析骸骨以代柴張巡守睢陽時也是如此  
及婦人老弱不少  
巡既殺妾乃搜括城中

中婦人既盡以男夫老小繼之  
所食人口二三萬人心終不離  
食人寧若全人之議  
張巡許遠死後皆加追贈官其子孫戰亡之家給復三載議者或罪

張巡以守睢陽不去與其食人曷若全人其友人李翰爲之作傳表上之曰巡所以固守者以待諸軍之救也救不至而食盡既盡而食人豈其素志哉設使守城之初已有食人之計損數

百人以至天下臣猶曰功過相掩  
況非其素志乎衆議由是始息  
號王巨不分徒其糧  
初睢陽穀六萬斛可支一歲河

陽濟陰許遠固爭不聽濟陰得糧  
進明  
姓賀蘭時進明以重兵守臨淮張巡遣南霽雲往乞援進明日與諸將置酒高會無出師意  
四

節度至  
肅宗命張鎰代進明節度河西李希言浙西司空襲禮淮南高適青州鄧景山四節度騎角救睢陽及鎰至而城陷已三日矣  
東都平  
東都

洛陽時廣平王傲郭  
子儀等收復東京  
已者滋愧六句  
韓愈書張中丞傳後叙云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其他則又何說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

敵擅彊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  
彪  
音媚百物之神也周禮以死守亦見其自比於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彪以夏至日致地示物彪  
令狐潮  
潮

爲雍邱令後降安祿山引兵攻雍邱張巡與賈贛擊却之而屠其妻子礪城上德宗僖宗傳宗名德宗名叫适代宗的太子張許南張巡與許遠及臚仕（詩小雅）瑣瑣姻媿則無臚仕（說文）臚臚美也臚仕講是美官也茶然疲乏的形容詞（莊子）茶然疲彼而不知其所歸斗箬

人箬箬是竹器可以容斗二升斗箬人講其氣量小也（論語）斗箬之人何足算也

【總評】爲睢陽辨誣不遺餘力而筆翻蛟龍詞奔雷電一絲不苟允稱佳構。

### 辨睢陽妾報復之誣

池北偶談中載着一則異聞說：「有一個姓徐名諤的，是會稽縣一名秀才。年紀二十五歲的時候，忽爾得着一種腹中有硬塊的毛病。痛起來，連熬也熬不住。過了一年以後，那硬塊忽爾能說起話來。後來到將要死的時候，看見一個穿白衣服的青年婦人，對他說道：『你前生本來是張睢陽，我就是你的姨太太。那時候我究竟有什麼罪名，竟把我殺了供士卒的當飯喫呢？我找你已經有三世了。因爲你世世代代做名臣，所以不能夠報復你。如今方才把我的怨氣消了。』徐諤就此死了。這件事是他的學生范思敬說出來的。『子不語書中，也曾記着這件事。』」

我按自古忠烈的臣子，替國家死守城池，到了救兵已盡，糧草斷絕的時候，就是換着兒女當飯喫，斫着骨殖當柴燒，也不忍做出這種慘酷的事情來。所以李翰進張巡表，說殺妾的一件事，並不是他的本心。這實在是不错的。史傳中記張巡的說話道：『諸君啊！你們差不多一年沒有得着食物了，但是忠義之氣，一點兒沒有減少；我自恨不能夠把肌肉割下來，給衆人喫，難道就可惜一個姨太太嗎？』講到把一個姨太太供給軍士們當飯喫，能有幾何？實在說起來，張巡因爲預先料到死的日子已快近了，與其後來給賊人奸污，不如先殺了伊，反覺得乾淨。他的姨太太如果明白這個道理，應該大大的感激他的恩惠哩！且這個時候，被圍的日子已經長遠，把馬匹殺完了，方才輪到婦人和老弱，也已是不少了。把人殺了當飯喫，雖然不是好事，但是因此可以保全天下無數的人民，他這番功勞，可是已不少了。這種議論，史傳中曾經詳細記載着的。講到像張巡的這樣善戰能守，假使虢王巨不分他的糧草，那麼就是圍困久了，也斷斷不至糧草缺乏。即使糧草缺乏，倘若賀蘭進明不存着妒忌的心，趕緊發兵去救援，也何至於拿人來當飯喫呢！弄到後來兵也盡了，糧草也完了，尙且能夠延長他遲久的死，把賊勢分開，屈伏了，使西兵快快的來救，過了四天，四節度的兵到了，過了十天，東都就此平定了。這個實在是挺着死做了功勞，不但是生保江淮而已。雖然是在那時候妒忌的人，也覺着有

些兒惶愧，反而說效死殺身為有罪，情願自附於逆亂，創為不正當的論調，來攻擊他；但是既經前後堂堂正正的議論駁斥以後，天下的人，也長遠沒有別的話了。想不到過了一千年以後，反有借鬼鬼神，專替一個愛妾代抱不平，像池北偶談所記載的，他的肺腸，究竟自居於怎麼樣的地位呢？論到中興唐朝天下的功勞，拿來和食人在將要攻破的城來比較，一百裏頭，不能夠損失他一個。已經喫過了一萬光景的婦人老弱，就是再殺了一個愛妾，一百裏頭，也算不得增加一個。這就是輕於鴻毛，重於邱山的一個頂適當的例了。況且張巡自己尚且不愛他的肌肉，他的妾敢可惜一死嗎？別的婦女小孩無罪被他們殺掉的，不知道多多少少，都沒有聽說要想報復，獨是一個姨太太敢要想報復嗎？而且張巡在雍邱的時候，也曾經把附和賊人令狐潮的妻子殺了，令狐潮大怒，帶兵到張巡處來質問，巡就責罰他道：『古時凡是父親給君上殺了，照着道理，是不能報復的。你現在竟抱着妻子的怨仇，借力於賊人，來打算我，你難道不怕百世以下的嗤笑嗎？』令狐潮被他說了一番，只好面紅而去。那張巡當活的時候，既然能夠將大義來折服令狐潮無罪的妻子，難道死後，反不能夠駁斥他應當早死的姨太太嗎？總之張巡譬如猛烈的太陽，他的姨太太，譬如陰閃閃的鬼火，如有人說鬼火能夠喫太陽，我是斷斷不相信的。啊！當城將要破的時候，張巡朝着西跪拜道：『臣當活的時候不能報答

皇上情願死後變成一個惡鬼來殺賊！噫！他忠憤的氣，雖然到了死後還是同生的時候一樣，真真可以使人感動！所以當時立廟在睢陽，歲時去致祭；並賞他兒子的官爵。從德宗到僖宗時，凡是訪求忠臣後裔的時候，沒有一回不輪着張巡許遠南霽雲三人的。到了宣宗，并且畫他的像，在凌煙閣上。就是在各朝代，像宋真宗東巡過廟，尚且給他刻贊。現在天下崇祀他的，沒有不各盡其恭敬的。像這樣的人，他的魂魄，應該毅然同天地一樣長久；非得永為萬民除害，心裏一定不快活。那肯代代受着輪迴，做着美官，等到唐福享盡，就精神疲倦，死於所愛的鬼嗎？這種事情，在近代器量狹小的人，專喜歡報復的或者有之，那裏可以上比張睢陽呢？醫書中見鬼說亂話，都屬於本來有病的人。凡是氣質衰弱的人，怕老婆的人，脫腸的人，合攏來就成功這個頑妄的症。我想這個人的死，因為精神和體魄離開分析了，於是自己做了張巡，又自己做了張巡的妾。其一生好色不好德的真情，完全表明在這胡話中，本來無足怪的。所可怪的，實在是相與傳述的人，十分謬妄罷了。

**大氣盤旋法。** 做文章的法子，雖不是幾句話就可以說完，但是終離不開

反正離合四箇字。善做文章的人，他卻能夠把極淺近的意思，用一反一正，大開大合的方法，曲曲傳出，就可以使得讀他文章的人，覺得字裏行

間有煙雲繚繞，波濤起伏的景象——這種法子就叫做「大氣盤旋法」。

### 海船二集序

劉大櫛

小傳見奇論莊開法

乘五板之船。浮於江淮。潏然雲興。勃然風起。驚濤生。巨浪作。舟人僕夫。失色相向。以爲將有傾覆之憂。沈淪之慘也。起筆有聲有勢又況海水之汨沒。渺爾無垠。天吳睽。魚鼈撞。衝人於其中。萍飄蓬轉。一任其挂。胃奔馳。曾不能以自主。故往往魄動神喪。不待檣摧櫓折。而夢寐爲之不寧。從江淮說到大海層次井然極筆歌墨舞之能事顧乃俯仰自然。吟詠自適。馳想於沆瀣之虛。寄情於霞虹之表。翩然而藻思。翹然而鴻章著。振開寶之餘風。髣髴乎杜甫高岑之什。此所謂神勇者矣。文氣至此略住余謂不然。人臣懸君父之命於心。大如日輪。響如霆轟。則其於外物也。視之而不見其形。聽之而不聞其聲。彼其視海水之蕩。瀟如重茵。莞席之安。親崇島之崢嶸。當前如翠屏之列。几視之。陳視百靈怪物之出沒而沉浮。如佳花美竹奇石之星羅。

於苑園歌聲出金石。若夫風潮澎湃之音。彼固有不及知者。而又何震懼恐懼之有。將前半可恐懼之事一翰林徐君亮直先生。以康熙某年之月日。奉使琉球。歲且及周。歌詩及千百首。名之曰海舶三集。海內之薦紳大夫。莫不聞而知之矣。後二十餘年。先生既歸老於家。乃命大槐爲之序。結出作意

【注解】五板八尺叫做板五板就是長四丈濶然的樣子是雲起來的樣子勃然是風振動的樣子汨沒汨讀作骨汨沒當浮沈講無

垠就是沒有界天吳海神的名稱山海經朝陽之谷有神曰天吳是為水伯其為獸也人面八首八足八尾皆青黃睽陽讀若閃釋疾

胃讀若卷當沉瀆就是海氣開寶就是開元天寶杜甫高岑杜甫字子美高就是高適字達夫岑就是岑參都是唐朝裏善

於做詩的人重茵莞席茵字當坐墊講重茵就是兩個坐墊重茵的意思莞草名可做席子崑崙讀若跌壁山澎湃讀若烹派

樣球琉東海島國名今已為日薦紳就是縉紳縉當插字講紳是一種大帶可以垂下的本所征服改為沖繩縣古來做官的人都垂紳搢笏所以就叫他們做縉紳

【總評】文之得勢全在運偶句於散行中讀之有海水壁立之觀

海舶三集序



坐着五板的船，浮在江淮中，有時候遇着風雲發作，波濤洶湧，那些舟子和用人們，一定要頓時變了顏色，面面相覷，以爲這條船，終是免不了傾覆，船中的人，終是免不了沈入水中去了。何況是在大海中，望過去連邊岸都沒有；海中的神靈，瞪着眼睛瞧着魚兒鼉兒，東衝西撞；人在其中，像浮萍兒的飄着，像蓬梗兒的轉着；任他牽掛奔馳，一點兒也不能夠自己做主。所以往往弄得魂魄震動，神志喪失，用不着待到船上的桅杆斷了，櫓兒折了，就是在夢寐間，也覺得不大安耽。如今居然舒舒泰泰的，一點兒也不覺得，還要做些詩詞，自得其樂，把所有心思都寄託在海水和霞虹的中間，而且做出來詩詞，非常醜麗，簡直同唐朝開元天寶年間，杜甫高適岑參一班人所做的詩差不多，這真是可算得具着非常勇氣的人物了！但是我的意思，却不以爲然。凡是做人家臣子的人，他的心裏，時時記掛着君父的命令，差不多同太陽的輪子一樣大，同雷電的轟聲一樣響亮。那麼他對於身外的物，就是張着眼睛，也並沒有瞧見他的形像，側着耳朵，也沒有聽見他的聲音。所以他們瞧着海水的上下翻騰，還是同坐在鋪墊和席子上，覺得非常安耽；瞧着許多島嶼，高高低低，出沒在面前，還是同屏子几硯，陳列着一個樣子；瞧着海中各種神靈怪物的出沒浮沈，彷彿同好花美竹奇石羅列在花園中，同歌聲出自金石的樂器中一樣。若是講到風潮澎湃的聲音，他本來是一點兒也不知道的，那又何必存

着震懼恐懼的心思嗎？翰林徐亮直先生，在康熙某年某月某日，奉命出使琉球國，差不多有一年光景，所做的詩歌，約有一千多首，起個名兒，叫做海舶三集。海內有名的人，都已知道了他。後來再過了二十多年，先生就告老歸家，於是教大樞替他做一篇序文。

**短篇制勝法。** 凡是一篇文章，其字數之多寡，本來沒有一定，有多至好幾萬字的，也有少至幾百字的。在幾萬字的長篇文章，全在於波瀾壯闊，氣象萬千，非具有才氣的人，固然難於著筆，但是講到幾百字的短篇文章，看似容易，實則尺幅之中，須具有林壑溪澗，較之長篇，更覺爲難。所以要想擊少許勝人多許，非注意於曲折離合，汰去糟粕，存留精液不可。學者倘若要探得此中三昧，一讀底下所選的文章，就可以知道了。

### 書郭玉傳後

**龍啟瑞** 字翰臣，號輯五，清廣西臨桂人。道光二十一年進士，授修撰，官至江西布政使。著有經德堂文集十四卷。

傳稱玉爲太醫丞，多有效應。貧賤廝養，必盡其心力。而醫療貴人，時或不愈。玉

亦因有四難之說。余嘗讀而病之。以謂玉特世俗者流淺之乎。為術者也。一語玉誠能精其術以濟世。則惟吾之所為。而必其效。而何富貴貧賤人之足易其志哉。反說玉惟不能內自決於必勝之術。故不能震於外而失其故智。不然何以羸服變處。而一鍼即愈耶。豈非技不能通乎道。其技固有時而窮耶。申說術之疏本文之主意已盡於此。然人有疾而使醫者不能自盡其意。則亦可危之甚者也。更從病人尤妙

【注解】郭玉

漢廣漢雜人見後漢書方技傳

四難之說

(本傳)郭玉對和帝問曰夫貴者處尊高以臨臣臣懷怖懼以承之其為療也有四難焉

自用意而不任臣一難也將身不謹二難也骨節不彊不能使藥三難也好逸惡勞四難也羸服變處謂改換衣服變更居處也

【總評】摹王介甫讀孟嘗君傳而得其神似。

### 書郭玉傳後

後漢書郭玉傳說郭玉做太醫丞替人家治病多有效驗。遇着貧賤的人和厮養的賤役一定盡他的心力。但是遇着替貴人醫病有時反而不容易見效。郭玉自己也因而有四種難處的論頭。我往常讀

了這篇書，心理很不以為然。總說是郭玉也不過一箇世俗的人，他的手段，委實是淺薄得很哩！如果郭玉的手段，真的非常高妙，拿出來救濟世間的人類，那麼一定可以隨着自己的心想，處處奏效，怎麼會隨着其人的富貴貧賤，就改變他的心志呢？郭玉因為不能夠在心裏自己決定一種靠得住的手段，所以就不得不為外面的勢力所震驚，因此就失却他本來的智識了。要不是這樣，怎麼那些富貴的人，倘然改換了衣服，變更了住址，裝做貧賤人模樣，教郭玉去醫治，却會一鍼就好呢？這個緣故，豈不是因為技術不能夠和道理相貫通，那技術有時候就不免要窮了嗎？說雖這般說，但是是一個人有了毛病，要是使得醫病的人，不能夠自己盡他的意思，那實在是危險到極點了。

別。出。才。調。法。 凡是各樣文章，無論敘事議論，都有一定格式，但是有時候也可以用着別種格式，出奇制勝，方才能夠化臭腐為神奇的，這也是臨文所常有的事情，特備一格，以資模倣。

### 錢烈女墓誌銘

王猷定

字于一，清江西南昌人，拔貢生，著有四照堂文集。

揚州有死節而火葬於卞忠貞祠南五十步爲鎮江錢烈女之墓。大書烈女死

明弘光乙酉四月二十七日五日乃火以家於忠貞祠卽其地爲墓當其死告

於父無葬此土以尸投火父如其言南昌王猷定客揚州與里人談乙酉事輒

爲詩文弔之。借詩文襯歲丙申春其父乞余銘痛哭言曰吾老人無兒自吾女

死而老人不欲生也城破督師史公率兵趨東門女決其必死已持刀欲自剄

余挽其手積薪以焚余又奪去結纆絲絕纆又斷余皇急不知所出不得已乃

予以藥曰汝視緩急可也猷定爲之感泣時賓客聞者皆流涕。烈女之死節全從

來文氣至此少頓又言曰嗚呼老人十年以來頭童然秃且盡而視聽茫然而肝肺崩裂

如沸如屠然每憶吾女吞藥不得死吾老人不知生之可戀而死之可悲也兵

入以戈刺牀下數刺數抵其隙乃去不知女反匿牀下藥發喘不絕余與老妻

抱之痛強飲以水不死女泣謂余曰兒必死無緩兒爲也兒受生養十六年父

母又無男兒不能與父母相養以生相待以老俾至於終身而今使父母收我

骨目不瞑矣父老祖宗之不血食家世江南當與母勉圖歸計耳時注水庭中

立起以頭投水。水淺。自頂以上不及頸。余力持之起。目瞪。口瀉水如注。是時雨甚。門外馬蹄踐血。與泥聲濺。比屋殺人。焚廬火四起。女以紙漬水塞口。鼻強余手。閉其氣。令絕。余心慟。手不能舉。又解衣帶強母縊之。母倉卒走出。聞足擊牀。閣閣嗚呼死矣。歛定。聞益悲。忍不銘。仍從乃父口中說出烈女死節狀況。看他分作兩層寫法。彌覺沈痛之至。烈女名淑賢。父為鎮江錢公應式。母卞氏。公善醫。活人者衆。女死後。受兵槌刃數十。不死。兵縛公欲殺。以手格之。皆仆地。反得免。卞時病甚。亦受刃。久之復甦。人以為女之陰助云。未以女死後陰靈不散作結。銘曰。

三光絕一炬。烈后土爭之。土欲裂。瘞爾於忠貞之旁。麗重離以照四方之缺。

【注解】火葬 人死後以火焚化。屍體謂之火葬。 卞忠貞祠 在揚州南門外。祀晉卞壺按(晉書)卞壺禦蘇陵於東陵口。兵敗被害。贈侍中。開府。賜諡。

忠貞弘光 名由嶽。神宗孫。福王常洵長子。甲申五月。即位於南京。明年五月。降於滿清。 督師史公 即史可法。字道鄰。弘光即位拜內閣學士。自請督師。駐節揚州。

及城破自刎不剄 以刀割。頸曰剄。以繩為環。殊後被執。遇害。頸曰剄。而給之也。 不血食 謂祭祀斷絕也。 甦 同蘇。當埋葬。 重離 就是日月。

【總評】普通作墓銘。大都撫述其嘉言懿行。或紀載其奇功偉烈。先後排評註古文百法示範卷之二

比之而已。文獨借烈女父之口述作絕事之資料。不獨豁徑獨關。且因此愈覺情文兼至。可知作文雖在於得着好題目。亦視作者之意匠何如耳。

### 錢烈女墓誌銘

在揚州的地方，有一個殉節而死，火葬在卞忠貞祠南五十步，這墓是錢江鏡烈女的墳墓。烈女死在明朝弘光乙酉年四月二十七日。再過了五天，方才舉行火葬。因為家住在忠貞祠相近，所以就在這個地方造了墳墓。當伊死的時候，告訴伊的父親，不要把伊葬在泥土裏，情願拿屍體投在火中。伊父親就依了伊的話。南昌王猷定，那時恰巧在揚州作客，和里人談論乙酉年的事情，就時時做些詩文弔祭伊。到了丙申年的春天，伊的父親請我做墓誌銘，一面痛哭，一面說道：「我老頭兒，沒有兒子，自從我的女兒死後，我老頭兒就不要活了。當揚州城破的時候，督師史公，帶着兵奔到東門那邊去，我的女兒知道史公一定要死的了，已經拿着刀子，要想自殺，我就把伊的手挽往。後來把柴草堆起來，要想自己燒死，我又把柴草奪去。伊又想自己經死，却不道繩子又斷了。那時候我真是急煞了，不知道怎樣才好。沒法子，祇好把毒藥交給伊，向伊說道：「你瞧着事情的緩急，隨時斟酌罷了。」猷定聽了這些話，就替伊哭了。那時候有許多客人聽着的，也都把眼淚吊下來。伊父親又說道：「唉！我老

頭兒十年以來，頭髮已是禿光了，眼睛和耳朵，也不中用了。肝和肺已是崩裂，像水的沸着，像刀的割着一般。但是每每想到我的女兒，吞了藥一時不能夠就死的情形，我老頭兒就覺得生也沒有什麼可戀，死也沒有什麼可以悲啊！當北兵進來的時候，先拿着鎗向牀下亂擲了好幾次，終是沒有擲着，就此去了。不知道我的女兒，本來躲在牀底下。過一會子，藥性發作了，於是呼吸就覺得非常迫促。我同老妻把伊抱着，心裏真是痛苦極了。勉強把水灌進去，總算沒有死。我的女兒哭着同我說道：「做女兒的，是一定要死的了，請父親同母親，不要教女兒慢慢的死啊！做女兒的受父母的生養，已經十六年了，父親母親，又沒有男孩子，如今不能夠跟着父母一同養着活在世上，等着到了年老，使得女兒終身服事，反而教父母收我的骨頭，死了以後，眼睛兒終是不會眨的。從此以後，我家父老祖宗，要不血食了。我們的家裏，本來世世代代住居江南，請父親應該同母親，勉力打算回去的計畫就是了。」這箇當兒，院子裏的水，剛巧滿着，我女兒說完了話，就立刻起來，把頭投入水中。究竟水不十分滿，從頂上起，還浸不到頸子上。我就竭力把伊抱起來，伊的眼睛兒已經發直，嘴裏瀉出水來，同茶壺瀉水一般。那時候雨又非常大，門外馬蹄兒踏着血和泥，聲濺濺然，鬧壁又聽見殺人燒屋，火光四起。女兒就擎着紙頭，沁點兒水，把口鼻塞住了，硬拉着我的手，把伊的氣閉住，想要使得伊快點兒死。我



悲慟極了，連手也不能夠舉起來。伊又把衣帶解下來，請伊的母親，替伊弔死。伊母親就匆匆促促，走出去了。後來聽見伊的兩足，躡着牀上，發出開關的聲音來，哎喲！那纔是真死了。』猷定聽了這些話，越發悲痛了，那能夠忍着，不替伊做墓誌銘呢？烈女的名兒，叫做淑賢。伊的父親，就是鎮江錢公。應式母親姓卞。錢公善於醫病，給他醫活的人很多。烈女死了以後，受着北兵刀鎗和棍子的斬擊，好幾十下，幸虧沒有死。後來北兵把錢公縛起來，要把他用刀殺了，公拿着手來一格，就統統跌倒在地上，因此反而得免。卞氏那時候，剛巧患病極重，也受了北兵的刀傷，過了好多時候，纔重復蘇醒轉來。人家都說是烈女暗地裏來幫助他們哩！我於是替伊作銘詞道：

當明朝亡國的時候，真是連日月星的三光，都已絕滅，總算是黑暗極了。幸喜得有一把火，照耀得非常猛烈哩！那烈女的骸骨，經過火葬以後，后土神也亦爭着想把伊埋在土裏，所以地上就現出綻裂的象來了。現在把你葬在卞忠貞的旁邊，應當同日月爭光，照着四方，來彌補女德的缺憾才是啊！

別體書信法。平常書信，總不外乎通候、邀約、感謝、請託、揄揚、規勸、延薦、贈饋……等數種；從未有如作傳式的書信。現在底下所選的一篇書信，卻儼然一篇傳贊，僅末段稍具書信格式，而讀來自覺迴環可誦——這種

叫做「別體書信法」。大約此種書信，必是有爲而發，所以用如椽的大筆，來發揚起來，可以當書信讀，也可以當傳贊讀。

### 與康對山

霍

韜字渭先，明南海人。正德甲戌第進士，授主事，累官至少保、禮部尚書。著有渭崖集。卒贈太保，賜諡曰文敏。

生自小年，卽信對山空同。爲今之豪傑也。及來京都，人則加訕言於兩君子者，喋喋。生乃詢之呂仲木，侯應乾，乃知今之爲訕者，皆小人也。自李東陽妬忌海內賢才，論人則取其輒與軟字同靡者，論文則取其絮爛者。一時賤儒鄙夫，奔走其門，士習遂至極壞。而號爲自立有守者，率亦攣縮小器，沾沾硜硜而已。無怪乎百口一聲，訕詆對山空同也。生嘗語人曰：若輩呵訕康對山、李空同，然兩君子者，視若輩譏呵，猶溝渠中蠅蚊也。今之人，保守祿位，如丐人之得簞食，去聲讀若飼豆肉也。恨不一嚥以飽。又復皇駭驚顧，恐他人旁奪之。兩君子視之，不啻廁中鼠也。筆極頓，揜之妙。空同於詩文，猶少見本相。若對山被小人誣詆後，不惟不疏奏自

直。且於京師交游。無半字相愬。於詩於文。不少見懟恨不平之氣。其視世之毀譽何如也。故凡今之喋喋。恨不擊頤禿舌。短訾兩君子者。不惟不足當識者一笑。適足以見其不肖。喪是非羞惡本心。爲可哀憐耳。掩映上文。筆有姿致。今之人最號有識。亦必曰李空同尙氣傲物。康對山聲色自娛。生爲之解曰。今世居高官踞要路者。烏得尙氣人哉。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亦尙氣而已矣。說讀若大人則藐之。亦傲物而已矣。古之人居危疑之世。各有所託以自垢。蕭何以田宅。淵明以酒。豈淺士所可知哉。我國家百六十年文明之運。宜有命世豪傑。出應其盛。或立勛業。追掩前轍。或續聖緒。垂式後人。文章氣節。不與去聲也。尙冀珍重爲生輩矜式。至願至願。用舍上聲在時。雖孔孟不敢必。生雖處此。去住久速。亦尙未定。何時得隨一面。以慰懷渴。家園十數年。必有制作。足以聳一代盛美於隆古者。毋惜垂教。亦嶺海狂斐願望之幸之一也。不宣。情文兼生。是尺牘中罕見文字。

【註解】康對山

名海字德涵別號對山陝西武功人弘治十五年以殿試第一人授職編修與李夢陽相倡和嘗議諸先達忌之衆正德初劉瑾亂朝以對山與有

同鄉誼且慕其才欲招致之對山不肯往適夢陽因事下獄書片紙與對山  
空同 卽李夢陽

同其別號也慶陽人弘治年間進士官至江西提學副使因事褫職工詩古文辭與何景明等  
時號十才子時適李東陽宰相主文柄天下士子奉之如圭臬獨夢陽諷其柔弱倡言文必宗

秦漢詩必盛唐非是者非士子所宜道而有議夢陽之詩文者則謂  
其模擬剽竊純盜虛聲徒得史遷少陵之形似而反失其真實云 喋喋 是多講言

李東 陽 字實之茶陵人四歲卽能作擘窠大字十八歲進 相隨順 象絮之破爛講其  
士累官至文淵閣大學士卒贈太師賜諡曰文正 輒靡 的意思 絮爛 輒靡沒有風骨與

其爲人 手足拘曲 器小 器量狹小 沾沾 自守的 少見 本相 講是還在稍稍  
一樣也 響 的解說 器小 的意思 沾沾 自守的 少見 本相 講是還在稍稍

當怨字 擘頤 擘是分擘解說 禿舌 沒有頭髮叫做禿舌者講 聲色自娛 康對山與王  
解說 擘頤 頤是面頰解說 禿舌 是講得口燥舌乾的意思 聲色自娛 九思生同里

長同官後同以瑾黨被廢每相聚於鄆杜君挾聲 蕭何 蕭何從漢高祖定天下位爲相國高  
伎酣酒製樂造歌曲自比於俳優以寄其拂鬱 蕭何 祖疑之蕭何從容言遂多買田地賤

貴貸以自污 淵明 名潛字淵明陶侃之曾孫自以先世仕晉不肯仕宋公田悉令種秫妻子  
高帝心乃安 淵明 固請種粳乃以半種秫半種粳凡客造者輒設酒淵明固隱於酒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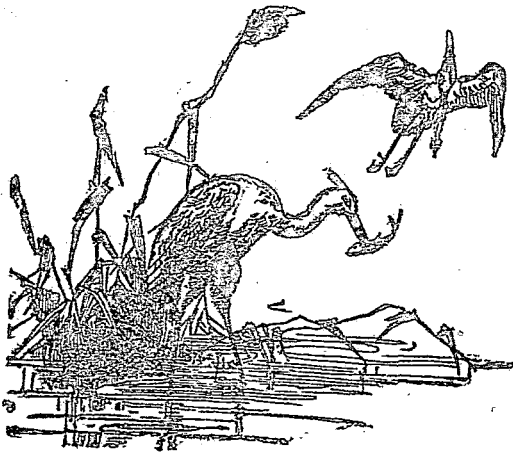
矜式 矜當敬字解說式當法字解說矜式就 狂斐 吾黨之小子狂斐然成章見魯論  
是模範的意思孟子皆有所矜式 狂斐 按霍渭先頗以狂而能文自負也

【總評】目光遠大筆力宏深可作一篇康海傳贊讀是書牘中不朽文字

## 與康對山

我自從年紀很輕的時候，就相信康對山和李空同，是當今的豪傑。等到來到京城以後，聽見人家說你們兩個人不好的，不止一個人，我於是向着呂仲木侯應乾打聽，方才知道這些批評的人，都是小人一溜。自從李東陽妬忌海內的賢才，論起人才來就專門喜歡柔弱一路的，論起文章來，就專門喜歡像棉花絮破爛一路的，那時候不長進的讀書人，多奔走在他的門下，於是讀書人的習氣，就弄到極壞了。就是那些向來稱爲自己能夠獨立有操守的人們，也都拘拘縮縮，器量很小，沾沾涇涇，不敢說一句公道話。怪不得批評對山和空同的人，越弄越多啊！我往常跟別人說，他們雖然竭力批評對山和空同，但是這兩位先生，瞧着他們的批評，彷彿同陰溝中的蒼蠅和蚊子一般。現在的人們，想保守他的祿位，如乞丐，得着一竹筒飯，一碗肉，巴不得喫下去，把肚子填飽，還要提心弔膽，恐怕別人把他搶了去，這兩位先生，瞧着他們，彷彿毛廁中一隻老鼠罷了。空同在詩文上，還要略略辯駁，現出本相來；若講到對山，給這班小人們批評嘲笑以後，不但是不去和他們辯駁，簡直在京城朋友裏面，連半個字兒也沒有提起，無論在詩裏面和文章裏面，一點兒沒有露出怨恨不平的氣來，你想他瞧着世間的毀譽當作何等樣看待啊！所以現在的人們，拚命批評這兩位先生，巴不得把面頰肉扯開

來把舌頭兒說得乾燥，不但是不值明白人一笑，反而因此表明他們的不好，喪失了他們是非羞惡的本心，委實是可憐得很罷了。再講到現在頂算有識見的人們，也一定說李空同尚氣傲物，康對山時常拿聲色當作娛樂品。我就替他解說道：現在做着高官，佔據要職的人們，那兒找得到尚氣的人啊？孟夫子說：「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也不過是尚氣就罷了；「說大人則藐之，」也不過是傲物就罷了。再講到古時的人，生在危險疑難的世界，一定各有寄託，借這個來遮掩遮掩。像蕭何喜歡購買田宅，陶淵明喜歡喝酒，這豈是識見很淺的人，所能夠知道的嗎？我國家有了一百六十年來文明的運會，也應該有幾個有名於世的豪傑，出來應這個盛治，或是建立功業，追上去遮蓋前賢的車轍，或是繼續前聖的道統，做個模範範給後人看樣。講到文章同氣節，還是不在其內哩！我還要盼望你把身體看得很重，給我輩做箇模範才是。講到一個人，或是爲世所用，或是爲世所棄，全在於時會生成，就是孔子同孟子，也不能決定。我現在雖然住在這兒，但是或去或留，或久或暫，還沒有決定。不知道到了什麼時候，方才能夠和你見一面，以慰飢渴的想念。現在你住在家裏，十幾年了，想來一定有很得意的文章，可以聳動一代的盛美，同遠古的人相比較。請你不要可惜精神，時時賜些見教訓，這也是嶺南海邊狂生所希望的一種事件啊！







言文對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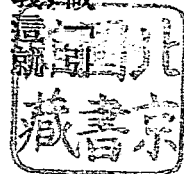
評注古文百法示範

上海大陸圖書公司發行



對言文 評注古文百法示範卷之三

引古證今法。事體有疑義，乃引古時之事以證明之，這種法子叫做古證今法。因為援引古時的事體，可以使得議論透關，題無贅義，這就是這種法子的妙處。



諱辨

韓

愈 小傳見避熱就生法

愈與李賀書。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名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為是。勸之舉者為非。聽者不察也。和而唱之。同然一辭。皇甫湜殖曰。若不明白。子與賀且得罪。愈曰。然。律曰。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言徵不稱在。言在不稱徵是也。律曰。不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禹與雨。丘與盧邛之類是也。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為犯二名律乎。為犯嫌名律乎。父名晉肅。子不

A510101



MG  
3

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爲人乎。痛快夫諱始於何時？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歟？周公作詩不諱，孔子不偏諱二名。春秋不譏不諱嫌名。康王釗昭之孫，實爲昭王。曾參之父名皙，曾子不諱。昔周之時有騏期，漢之時有杜度。此其子宜如何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者乎？漢諱武帝名徹，爲通。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爲某字也。諱呂后名雉爲野鷄，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爲某字也。今上章及詔，不聞諱滸。虎勢秉機也。惟宦官宮妾，乃不敢言諱及機，以爲觸犯。士君子立言行事，宜何所法守也？今考之於經，質之於律，稽之以國家之典，賀舉進士爲可耶？爲不可耶？偉議風生。凡事父母，得如曾參，可以無譏矣。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今世之士，不務行曾參、周公孔子之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於曾參、周公孔子亦見其惑也。夫周公孔子曾參，卒不可勝。勝周公孔子曾參，乃比於宦官宮妾，則是宦官宮妾之孝於其親，賢於周公孔子曾參者邪？哀梨并剪 豪爽絕倫

【註解】

李賀

唐書本傳賀字長吉七歲能辭章以父名管肅不肯舉進士韓愈爲作諱辨然卒亦不就舉爲協律郎卒年二十七有名講已經有

舉之字持正官至工部郎中與李翺張籍齊名言微不稱在二句孔子之母名徵在故二字不並言見禮記檀弓嫌名其

音與名相近也禹與兩丘與蘆講禹王的兒子不避兩字的諱孔子周公作詩不諱文王名

厥後與駿發爾私等句孔子不偏諱一名如論語有宋不足徵也與某在斯之類諱不避其母名徵在二字之諱也春秋

不諱嫌名若衛桓公名叫完諡法之桓字與其名字之完字同音不以爲犯諱也昭王名叫瑗是康王之曾子不諱昔

論語曾子曰昔者吾友昔字與其父名字暫字同音亦不避諱也騏期無從查考杜度字伯度文名藉甚張芝嘗云上比崔漢

諱武帝二句如徹侯爲通侯制徹爲蒯通是也濟勢秉機講此可字與太祖之名字叫做虎太宗之名字叫做隆基聲不字叫做隆基聲敢言諭及機講代宗名字叫做豫玄宗名字叫做

音都相近也隆基宦官宮妾乃避諱而不敢言也

【總評】通篇援古作證。逐層致詰。足以杜忌諱者之口。可謂去天尺五。入

木三分。

### 諱辨

我寫信給李賀，勸他舉進士，他舉進士，已經有名字在薦書上，於是有人跟他爭名的人，就想破壞他，說

是李賀的父親名字叫做晉肅，論起理來，李賀當然以不舉進士爲是，勸他舉進士的人，實在差了。聽的人也沒有仔細考察，就一唱百和，都同聲是這麼說。皇甫湜跟我說道：『這件事要是，不明白剖解，你跟李賀二人，恐怕都將要得罪哩。』我的意思，也頗以爲然。查律上說道：『凡有兩箇字的名兒，不單諱一箇字。』解釋這條法律的人說道：『這就是說譬如「徵在」二字，避了「徵」字的諱，就不諱「在」字；避了「在」字的諱，就不諱「徵」字。』律上又說道：『凡是字音和名字相同的字，不必避諱。』解釋這條法律的人說道：『這就是說「禹」字和「雨」字，「丘」字和「薑」字的一類，聲音雖相同，却不必諱的。』現在李賀的父親名叫晉肅，李賀舉進士，究竟是犯着兩箇字的名字這條法律呢？還是犯着字音相同這條法律呢？要是父親的名字叫晉肅，兒子就不應該舉進士，倘若父親的名字叫做仁，那麼兒子就不能够做人了麼？講到避諱的這樁事情，究竟起於什麼時候的呢？那創作法制以教天下的，不是周公同孔子麼？周公作詩，是不避諱的，孔子也不單避兩箇字名字的字；春秋書上，也從沒有批評不避聲音相同的名字。周朝的康王，名字叫做釗，他的孫子卻，叫昭王，曾參的父親，叫做曾皙，曾夫子却並不諱「昔」字。周朝的時候，有一箇姓駢名期的，漢朝的時候，有一箇姓杜名度的，這麼一來，他的兒子，應該怎麼避諱呢？還是因爲要避去聲音相同字的諱，就將

他的姓也避而不用嗎？還是不諱聲音相同的字呢？漢朝時候，因為武帝名徹，所以遇着用「徹」字的地方，都改用「通」字，却並沒有聽見再諱車轍的「轍」字爲某字；因為呂后名雉，所以凡遇着「雉」，就改叫「野鷄」，却並沒有聽見再諱治天下的「治」字爲某字。講到本朝，太祖名虎，太宗名叫世民，世祖名昞，玄宗名叫隆基，那上奏章同詔書中，他的本字，固然要諱，却没有聽見並「諱」字。「勢」「乘」「機」等字，也要避諱的。祇有宦官同宮女這一流人，方才不敢談及「豫」和「機」字。以爲一談及這幾箇字，就是觸犯了皇上了。論到我們讀書人和上等人，凡是做文字同做事情，應當怎樣的取法和遵守呢？現在查考經書，就正法律，再稽查國家的典章，李賀舉進士，究竟可以不可以呢？大凡一箇人，服事他的父母，能夠像曾參一樣，也總算沒有批評的了；做人能夠像周公孔子，也總算到止境了。現在世間上的讀書人，不知道學着曾參周公孔子的行爲，單是諱他父母的名字，却要勝過曾參周公孔子，也委實覺得太怪誕了。講到周公孔子曾參，究竟不能夠勝過，但是勝過周公孔子曾參的地方，就是跟宦官宮女一樣。那麼說起來，他們宦官宮女孝順他的父母，難道比周公孔子曾參等還要好嗎……

雜引古事法。從前曾經說過，做文章有箇引古證今的方法，現在還有一

箇法子，叫做「雜引古事法」。暫時看起來，似乎一樣，其實跟從前稍微有些兒不同。就是前的法子，不過引了許多的古事，來證明現在的道理；至於「雜引古事法」，卻還要拿古事一一來做比較，豈不是更加有趣了嗎？這種法子，是東坡先生所常用的，現在且選取一篇來做箇榜樣罷。

志林論魯隱公

蘇軾小傳見崑崙導源法

公子翬請殺桓公以求太宰。隱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翬懼，反譖公於桓公而弑之。先敘述本事，以便發議。蘇子曰：盜以兵擬人，人必殺之。夫豈獨其所擬塗之人，皆捕擊之矣。塗之人與盜非仇也，以爲不擊，則盜且並殺己也。隱公之智，曾不若是塗之人也。哀哉！取譬確當，筆亦矯健。隱公，惠公繼室之子也。其爲非嫡，與桓均爾。而長於桓，隱公追先公之志而授國焉，可不謂仁乎？惜其不敏於智也。使隱公誅翬而讓桓，雖夷齊何以尙茲？略加論斷，本文即至此而止。以下乃雜引史事以實之。驪

姬欲殺申生而難里克。則優施來之。二世欲殺扶蘇而難李斯。則趙高來之。此  
 二人之智。若出一人。而其受禍亦不少異。里克不免於惠公之誅。李斯不免於  
 二世之虐。皆無足哀者。吾獨表而出之。以爲世戒。君子之爲仁義也。非有計於  
 利害。然君子之所爲。義利常兼。而小人反是。李斯聽趙高之謀。非其本意。獨畏  
 蒙氏之奪其位耳。故勉而聽高。使斯聞高之言。即召百官陳六師而斬之。其德  
 於扶蘇。豈有旣乎。何蒙氏之足憂。釋此不爲。而具五刑於市。非下愚而何。嗚呼。  
 亂臣賊子。猶蝮蛇也。其所螫草木。猶足殺人。況其所噬齧者邪。引里克李斯二人  
隨筆變化處鄭小同爲高貴鄉公侍中。嘗詣司馬師。師有密疏未屏也。如廁還。問  
 小同見吾疏乎。曰不見。師曰。甯我負卿。無卿負我。遂酖之。王允之從王敦夜飲。  
 辭醉先寢。敦與錢鳳謀逆。允之已醒。悉聞其言。慮敦疑已。遂大吐。衣面皆污。敦  
 果照視之。見允之臥吐中。乃已哀哉。小同殆哉。岌岌乎允之也。孔子曰。危邦不  
 入。亂邦不居。有以也夫。再引二事以實之一受禍一幸免錯落有致吾讀史得魯隱公晉里克秦李斯  
 鄭小同王允之五人。感其禍福如此。故特書其事。後之君子。可以觀覽焉。總束一筆



表明  
作意

【注解】志林

書名宋蘇軾撰一名東坡手澤蓋其雜說之文蒐輯墨蹟所編成也

魯隱公

惠公子名息姑惠公薨隱公居長常立以惠公欲立桓公故進

成父志立為太子以其尚少故暫攝其位未及傳位而遇弒在位十一年

公子翬

魯大夫

桓公之弟在位十八年

太宰名菟裘

地名春秋時魯邑今山東泗水縣北有菟裘城後因稱致仕退居之所曰菟裘

夷齊

即伯夷叔齊兄弟讓國各不就遂逃去

驪姬

驪戎之女晉獻公之妃

申生

晉獻公太子

里克

晉大夫

優施

晉寺人

二世

即始皇子胡亥

扶蘇

始皇太子

李斯

秦將

高貴鄉公

名髦魏文帝之孫在位七年為司馬昭所弒

司馬師

懿長子懿歿以撫軍大將軍輔政廢魏

司馬懿

帝芳迎立高貴鄉公自為相國

酖

與鳩通謂以毒酒殺之也

王敦

字處仲晉元帝時為鎮東大將軍恃功專權帝欲裁抑之遂據武昌反進

至石頭城帝以敦為丞相仍還武昌

帝時謀篡益急又據兵反旋以病死

帝時謀篡益急又據兵反旋以病死

【總評】本文祇寥寥數語。卻雜引史事以作陪襯。是議論文中之別開生

面者。

志林論魯隱公

魯國的公子翬，在隱公面前，自請把桓公殺了以後，求隱公賞給他一箇太宰。隱公對他說道：『現在因為我的兄弟年紀還輕，所以暫時他做了幾年，將來我就要把國家的事情交給他，一面教人去把菟裘地方收拾收拾，我就要在這箇地方終老了。』公子翬聽了這幾句話，很是擔憂，恐怕隱公去告訴桓公，反而在桓公面前，說了隱公許多壞話，就把隱公殺了。蘇子瞧着這回事說道：現在譬如簡強盜，拿着刀槍來嚇人，那麼被嚇的人，一定要把強盜殺了，方才罷你。豈但是給他嚇的人要殺他，就是路上的人，也都要把他捉到了打死他。講到路上的人，跟強盜本來不是仇敵，但是以為不打死他，那強盜恐怕還要把自己殺却哩！現在隱公的智識，還不及路上的人，這豈不是很可哀的事情嗎？隱公是惠公填房的兒子，講到他並不是嫡子，同桓公是一樣的。但是他的年紀，却是比桓公大幾歲，隱公承繼先公的心意，把國家交給他，豈不是很適當的麼？只可惜他對於識見上，太不聰明了。假使隱公先把公子翬殺了，然後再把國家讓給他，就是伯夷叔齊，也還是比不上他哩！從前晉國的驪姬，要想殺太子申生，中間却礙着里克為難，後來得着優施說上幾句話方才答應了，秦朝的二世，要想殺太子扶蘇，中間却礙着李斯為難，後來得着趙高說上幾句話，方才答應了。這兩箇人的智識，差不多像一箇人，他們的受禍，沒有一點兒分別。里克終究不能免惠公的殺戮，李斯終究不能免二世的

危害，都是用不着哀憐他的，我獨獨把他表出來，給世俗的人們做箇警戒罷了。大凡君子做事，都依着仁義，並沒有預先計算到利害上面去。但是君子所做的事情，義同利時常兼而有之。至於小人，就和他相反的了。李斯雖然聽了趙高的計畫，實在並不是他的本意，獨怕蒙氏來奪他的爵位就罷了，所以勉強聽了趙高的話。倘若李斯聽着趙高說話時候，當即召集百官，陳列兵士，聲明他的罪惡，把他殺了，那麼有德於扶蘇，實在沒有窮盡，還怕蒙氏做什麼呢？如今不照着這麼做，到後來竟在市上受了五刑的慘禍，不是極笨的人，倒是什麼？！魏朝時候有箇鄭小同，做高貴鄉公的侍中，過他咬過的草木，還可以殺人，何況受着他咬過的人呢？魏朝時候有箇鄭小同，做高貴鄉公的侍中，有一天到司馬師那裏去了，司馬師剛有一篇祕密的奏章，沒有預先藏過，等到上毛廁去轉來以後，就問小同：「你聽見了我的奏章沒有？」小同回說：「沒有聽見。」司馬師就說道：「祇可讓我對不住你，不可以讓你對不住我。」就拿藥酒把他毒死了。晉朝時候，有箇王允之，有一天跟着王敦喝酒，假裝着喝醉了，先自睡覺，那時王敦正和錢鳳打算篡逆的事情，允之已然醒着，把他們倆所說的話統統聽清楚了，後來一想，恐怕王敦要疑慮自己，就此大大的嘔吐一回，衣服同臉子都弄髒了。王敦果然拿了燈火去照視，他一看允之，正睡在嘔吐物的中間，方才罷了。那鄭小同固然可憐，但是王允

之，亦總算危險到十分了。孔子說道：『凡是危險的國家，切不可以進去，擾亂的國家，切不以往着。』  
真是不差啊！我讀歷史，得着了魯國的隱公，晉國的里克，秦朝的李斯，魏朝的鄭小同，晉朝的王允之，  
五箇人，感慨他所得的禍福不同如此，所以特地把他們的事情，記在一起，使得後世的人們，可以觀  
覽觀覽。

引證比較法。一箇題目，要說得明朗透澈，自非引的稿的往事，來證實他不可。但是單靠引證的效力，還不能夠算十分動聽；於是再將其他的東西，來比較一下，才能顯出十分充足理由的題義。惟引證既須詳確，比較更當確切不移，使讀者能夠動目才好。

### 諫逐客書

李

斯戰國楚上蔡人，學宗荀卿，嘗西說秦，以為客卿。始皇統一天下，斯為丞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筆力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平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穆公用之，并國二

十。遂霸西戎。引證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強。百姓樂用。

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強。引證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

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皋之險。割膏腴之壤。

遂散六國之從。與縱字同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引證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

陽。強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引證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

之。客何負於秦哉。總領有力向使四君卻客而不內。與納字同疎士而不與。是使國無富

利之實。而秦無強大之名也。反振今陛下致崑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

珠。服太阿。於何切之劍。乘織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

生一焉。而陛下說與悅字通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

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馬駃騠。不實外廄。江南金

錫。不為用。西蜀丹青。不為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

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綉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

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比喻精當夫擊壤叩缶。彈箏搏髀。而歌呼鳴喙。快

耳者。眞秦之聲也。鄭衛桑間。韶虞舞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壤而就鄭衛。彈箏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比喻稿切。自堪動聽。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爲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致諸侯之術也。比較精透。題義自關。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強者士勇。是以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衆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卻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裏足不敢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再接再厲。題無贖義。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讐。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水明沙淨。清絕滔滔。

【註解】諫逐客

韓人鄒國來問秦謀。覺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爲其主游聞於秦耳。請一切逐客。時李斯爲秦客卿，議亦在逐中。斯乃上

此穆公名任好爲秦。春秋五霸之一。由余。其先晉人亡入戎，戎王使由余如百里奚。虞人晉滅虞以奚媵秦穆姬，既而亡秦。走

宛楚鄙人執之穆公以五羖羊皮贖之而宛今河南南陽縣蹇叔岐州人時游於宋百宋今自河

歸與語大說授之以國政號曰五羖大夫南陽縣蹇叔里奚薦之於秦穆公南商邛

以東至江蘇淮南道境皆屬之平豹公孫支平豹平鄭子鄭見殺豹自晉奔秦公孝公名渠梁始皇

鞅姓公孫氏衛之庶子也因秦孝公寵惠王名駟孝公用張儀計拔三川并巴蜀惠

時張儀為相請伐韓下兵三川司馬錯請伐蜀滅之當時因儀為相故滅蜀亦歸功於儀北收上郡惠王十年魏納上郡十五

中惠王十三年攻楚包九夷制鄢郢九夷者即九種之夷狄也屬於楚者鄢成皋今河

水昭王名稷武王蕩范雎穰侯華陽范雎魏人字叔穰侯姓魏名冉秦昭王母宣太后

為華陽君昭王用范雎即崑隨和之寶說苑昔隨侯行遇大蛇中斷使人以藥封

明珠以報因號隨珠按和係明月珠即夜光太阿韓國之驂離駿馬翠鳳旗以翠羽

而飾於靈鼉鼓月令鄭玄注良馬下陳後列宛珠之簪宛地所產之珠傅璣

之珥傅當作附字解說璣是小珠珥是塞耳阿縞齊東阿縣所產窈窕心善謂之窈缶

之珥傅當作附字解說璣是小珠珥是塞耳阿縞齊東阿縣所產窈窕心善謂之窈缶

之珥傅當作附字解說璣是小珠珥是塞耳阿縞齊東阿縣所產窈窕心善謂之窈缶

箏與瑟相類，股鄭志，衛音悅，數煩志，桑間濮水之上地名，桑間在今濮陽南，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後晉師涓夜過此聞

水中作樂聽而寫焉為晉平公，韶虞舞象韶是虞舜之樂，故曰韶虞舞象，文王時有，齊當

奏之師曠曰：此亡國之音也。

【總評】如剝芭蕉之葉，如抽乙乙之絲。舌尖筆鋒，辨才無礙，無怪祖龍為

之動容。

### 諫逐客書

臣聽見近來官吏，有驅逐客卿的議論，私底下以為這樁事情，未免有些錯誤了。從前穆公訪求士人，向西戎求得由余，向東方宛國求得百里奚，向宋國求得蹇叔，向晉國求得平豹，和公孫支。這五箇人，都不是生產在秦國的。但是穆公信任他們，并吞了二十箇國度，從此就在西戎稱霸。孝公用着商鞅的法子，把風俗一時都改變了，從此人民就一天殷實一天，國家就一天富強一天，百姓都樂於效力，諸侯就此親服，戰勝了魏楚兩國的兵，得地一千多里，直到了如今，使秦國到得這樣強盛。惠王用了張儀的計策，攻拔三川的地方，西方兼併巴蜀，北方收取上郡，南方收取漢中，包舉九種的夷狄，制伏



鄒鄧：東方佔據成皋的險要，割取肥沃的土地，就此把六國的合從解散，教他們都西向事秦，他的功勞一直到了如今。昭王自得着范雎以來，就先把穰侯同華陽君驅逐了，專用他一人的計策，等到後來，終能夠強大公室，杜塞私門，蠶食諸侯，使秦國得成就了帝業。——這四箇君主，都靠客卿的功勞。照這麼看來，那客卿有什麼對不住秦國呢？倘使這四位君主，拒絕客卿，不去採納他們，疏遠士人，不去任用他們，那麼是使國家沒有富利的實在，秦國沒有強大的名譽，現在陛下，羅致崑山的玉，有了隋侯下和的珍寶，垂着明月的珠子，掛着太阿的寶劍，騎着織離的馬，建着翠鳳的旗，樹着靈囂的鼓，這幾種寶貝，秦國連一種也沒有產出，陛下却很是喜歡他，這是什麼緣故啊？倘若說一定在秦國產出的，方才可用，那麼夜光的璧玉，就不可以做朝廷的裝飾品了；外國犀象的器具，就不能做玩具了；趙國的美女，就不能充入後宮了；駿馬駃騠，就不能養在外廄了。此外於江南的金錫，秦國也不能用了；西蜀的丹青，秦國也不能拿來做采色了。倘若凡是裝飾後宮，充列下陳，娛心意，悅耳目的，一定要出在秦國的，然後可用，那麼宛珠的簪，傅璣的珥，阿綯的衣服，錦繡的妝飾，不進於前面，還有隨着秦國的風俗，善於變化，豔麗嬌媚的趙國美女，也不能影立在大王的旁邊了。再講到秦國本來的音樂，不過擊着箏，叩着缶，彈着箏，搏着鞀，肉，歌聲嗚嗚，就自以為快樂極了。若論到鄭衛桑間，韶

虞舜象各種音樂，這就是外國的音樂了。現在棄掉了鑿鑿彈箏秦國的音樂，偏揀用鄒衛韶虞的音樂，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為快意事情，當着我的面前，那麼祇要求其適觀已足，至於是不是出在秦國，本來可以不必計較了，現在講到用人的方法，就不肯照這樣去辦，往往不問他才具怎麼樣，品行怎麼樣，凡不是秦國人，在秦國做客卿的，一概驅逐不用。這麼說來，簡直是所重的在乎女色音樂珠玉，所輕的在乎人民。這個實在不是跨有海內，制服諸侯的法子啦！臣聽見凡是土地廣闊的，那所出的穀米，一定是很多；國度廣大的，那人口一定是很衆；兵強的，那士卒一定是很勇。所以泰山不肯捨棄了一些兒的泥土，因此能夠成就他的高大；河海不肯別擇細流，因此能夠成就他的淵深；王者不肯舍棄小百姓，因此能夠彰明他的道德。所以地不受分，東南西北，人民不分，本國和別國，都應該任用。那麼方才可以使得四時調和，鬼神就要降賜他的福氣了。現在捨棄青年有用的人，去供給敵國，謝絕賓客，教他們替各國諸侯去建立功業，使得天下的士人退去，從此不敢朝着西方來，裹着足不敢再入秦國。這簡直是把兵甲送給窮寇，把糧草送給盜賊了。總之，各樣物件，雖然不必一定產在秦國，但是可以寶貴的很多；士人也不必一定產在秦國，但是願意效忠於秦國也不少。現在把客卿一概謝絕不用，拿去送給敵國，損害自己的百姓，反而於隣人有益，因此弄得國內空虛，外面和諸侯結怨。

照着這樣做去，要想求得國家沒有危險發生，那一定是辦不到的事情啊！

畫家烘染法。記事作序的一種文字，第一要有特別的心思，然後布局設詞，自然現出精彩。如果振筆直書，據實記載，實在則實在矣，其實變成枯燥無味的文字。如果鋪張揚厲，高談濶論，華麗則華麗矣，其實變成浮泛不實的文字。若要避去以上兩種弊病，非研究「畫家烘染法」不可。法須遠遠說起，猶之畫家之遠山籠煙也；中間借賓作陪，猶之畫家之花木點綴也。茲舉其一，以示讀者。

### 范文正公文集序

蘇

軾

小傳見崑崙  
崑崙導源法

慶歷三年。軾始總角入鄉校。士有自京師來者，以魯人石守道所作慶歷聖德詩示鄉先生。軾從旁竊觀，則能誦習其詞。問先生以所頌十一人者何人也。先生曰：童子何用告之。軾曰：此天人也耶？則不敢知。若亦人耳。何爲其不可。先生

寄賦言盡以告之。且曰：韓范富歐陽，此四人者，人傑也。時雖未盡了，則已私識韻若志之矣。嘉祐二年，始舉進士至京師，則范公歿，既葬而墓碑出，讀之至流涕，曰：吾得其爲人，蓋十有五年，而不一見其面，豈非命也歟。遠岫送翠脈絡分明是歲登第，始見知於歐陽公，因公以識韓富，皆以國士待軾，曰：恨子不識范文正公。其後二年，過許，始識公之仲子，今丞相堯夫。又六年，始見其叔彞叟，京師。又十一年，遂與其季德儒同僚，於徐，皆一見如舊。且以公遺稿見屬爲序。又十三年，乃克爲之嗚呼。公之功德，蓋不待文而顯，其文亦不待序而傳。然不敢辭者，自以八歲知敬愛公，今四十七年矣。彼三傑者，皆得從之游，而公獨不識，以爲平生之恨。若獲挂名其文字中，以自託於門下士之末，豈非嚆昔之願也哉。如南宮山水涉

筆成 趣 古之君子，如伊尹、太公、管仲、樂毅之流，其王霸之略，皆素定於畎畝中，非仕而後學者也。淮陰侯見高帝於漢中，論劉項短長，畫取三秦，如指諸掌。及佐帝定天下，漢中之言，無一不酬者。諸葛孔明臥草廬中，與先主策曹操孫權，觀取劉璋，因蜀之資，以爭天下，終身不易其言，此豈口傳耳受，嘗試爲之，而僥倖

其或成者哉。公在天聖中。居太夫人憂。則已有憂天下致太平之意。故為萬言書以遺宰相。天下傳誦。至用為將。擢為執政。考其生平所為。無出此書者。今其集二十卷。為詩賦二百六十八。為文一百六十五。其於仁義禮樂。忠信孝悌。蓋如飢渴之於飲食。欲須臾忘而不可得。如火之熱。如水之溼。蓋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雖弄翰戲語。率然而作。必歸於此。故天下信其誠。爭師尊之。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非有言也。德之發於口者也。又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非能戰也。德之見於怒者也。着墨不多自成天然畫圖元祐四年四月十一日。

【註解】范文正公文集

范仲淹字希文。宋江蘇吳縣人。大中祥符間舉進士。銳意天下事。嘗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累進參知政事。

事卒諡文正。追封楚國公。著有文集二十卷。別集四卷。讀編五卷。石守道石介字守道。與歐陽余靖等並為諫官。時富韓同時執政。慶曆仁宗的聖德

詩讚頌揚皇上的詩也十一人韓琦富弼杜衍晏殊章得象賈昌朝亦是仁宗嘉祐的年號韓富就是韓琦與富

弼都是當國士將易得耳。如信者國士無雙許就是現在河南省銅昌縣也徐就是現在江蘇省銅山縣也屬同屬

意三傑就是韓富歐陽也伊伊輔佐湯伐夏而有天下太公輔佐武王伐商而有天下管仲輔佐齊桓公而成霸業樂毅燕昭王用之以

勝齊淮陰侯就是現在陝西渭南縣劉項短長史記淮陰侯傳韓信既將請言項王爲人有項王名雖爲霸王實失天下心其

強易弱高祖本紀項羽三分關中立秦三將先主用徐庶言往見亮

等語章邯爲雍王司馬欣爲塞王董翳爲翟王諸葛四句亮有若跨有荆益保其

岩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劉璋當時劉璋

理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等語見蜀志本傳劉璋當時劉璋至用爲將仲淹曾任陝西

使當時有軍中有一范安撫經略招討

西賊聞之驚破膽之談

【總評】不拘拘於文正之功業文章多方襯託自然入妙文境冥冥獨造

### 畢竟斲輪老手

### 范文正公文集序

慶歷三年的時候，我剛才把頭髮總束在頭上，裝成角兒，到鄉間學校中去讀書，有人從京城來，拿着

魯人石守道所做慶歷聖德詩，請鄉先生觀看，那時候我從旁邊偷看，就能够誦讀裏面的詞句，於是

就問鄉先生：『這詩中所讚美的十一個人，究竟是何等的人呢？』先生說道：『這個事情，你們小孩

子，可以不必知道。』我笑道：『這幾個人，要是天上的神人呢？那就不敢一定要知道了。倘若是一樣

的人，爲什麼就不可以知道呢？』先生聽了我的說話，覺得有些兒奇怪，就把那裏面的情形，統統告

說我；並且說道：『內中有個姓韓的，姓范的，姓富的，姓歐陽的；這四個人，要算人類中頂傑出了的。』那時候我雖然不十分明白，但是心裏已私自記着了。嘉祐二年，方才舉進士，到京裏去。那時范公已不在。等到既葬以後，他的墓碑出來了，我讀了一遍，竟弄到淌下眼淚來，說道：『我知道他做人的品格，已經有十五年了，却不能够一見他的面貌，豈非是命中注定的嗎？』那年中了一名進士，方才受知於歐陽公。又從歐陽公得認識韓公和富公，都當着國士看待我；並且說道：『可惜你沒有看見范文正公。』又過了三年，過許州地方，方才認識范公的第二個兒子——就是現在的丞相堯夫先生。又過了六年，方才遇見他的第三兒子彝叟先生，在京城的地方。又過了十一年，就跟他第四個兒子德孺先生，一同做官在徐州地方。都是一次見面，彷彿就同往日認識的一樣；並且拿着公的遺稿，託我做一篇序文。又過了十三年，方才做成。噯，像公這樣的功德，本來不必靠着文章，方才能够顯著出來；論到他的文章，也不必等着我做了序文，方才會流傳在後世；但是所以不敢推辭的緣故，實在是因爲自己在八歲的時候，已經知道敬公、愛公，現在已經四十七年了，那歐陽、韓、富三位著名的人，都能够跟着他們在一起，祇有范公，獨獨不能够見他一面，自己常引爲一生一世的恨事，倘若能够挂一個名兒在他文字中間，因此可以自託於門下士的末位，豈不可以補償了從前的願望麼？古代

的君子，像伊尹、周公、管仲、樂毅這些人，他門輔佐人主成王霸的謀略，都早已預定在田間隱居的時候，並非是等到做了官，方才學習起來的。淮陰侯在漢中遇見高帝的時候，就討論劉項的短長，規畫攻取三秦的方法，差不多同指點在掌中一樣。等到輔助高帝，平定天下，那漢中的說話，沒有一句不如願以償。諸葛孔明，高臥在草廬中，跟劉先主打算曹操和孫權的事情，設法攻取劉璋，因西蜀的憑藉，以爭天下，終其身沒有改變他的說話。這豈是口裏傳述，耳朵聽受，隨便嘗試，就可以僥倖希望着成功的嗎？公在天聖年間，丁太夫人憂的時候，就已有憂天下致太平的意思，所以做了一篇萬言書，上在宰相地方。凡是天下的人，都個個念過他的文章。等到用爲大將，陞爲宰相，考察他生平所做的，沒有一事不出在這萬言書中。現在他的文集，一共有二十卷，就中詩賦類二百六十八首，文章一百六十五首。凡是關於仁義禮樂、忠信孝悌，差不多同肌餓和口渴的人，趕快須用喝的東西和喫的東西一樣，就是要一忽兒忘了，也做不到；像火的燒着，像水的浸着，實在是他的天性，有不得不是這樣的。所以雖然是弄弄筆墨，或是遊戲的說話，偶然有所造作，也一定歸到這箇上面去。因此天下的人都相信他的誠實，都要尊敬他做箇先生。孔夫子說道：『凡是有德氣的人，一定有很好的說話。』其實並不是什麼說話，不過是德氣發出在口中的就是了。孔夫子又說道：『我要是和人戰鬥起來，』



定可以克服人家。凡是遇着祭祀，就可以受着福氣。其實並不是能夠戰鬪，不過是德氣現出於發怒的時候就罷了。元祐四年，四月，十一日。

烘雲托月法。寫畫的人，有「烘雲托月」的方法——就是未經寫月亮以前，先把雲影烘染起來。那月亮的光采，因為受着雲影的襯託，自然加倍鮮妍了。做文章也何獨不是這樣的呢？所以古來有名的文人，凡是遇着一箇題目到手，必定挖空心思，想盡許多方法，方纔落筆，決不肯拏起筆來，隨意從正面實寫。曉得這箇法子，那麼做出來的文字，自然能夠玲瓏剔透，不猶乎人了。

### 鵝籠夫人傳

周

容

字茂三，明浙江鄞縣人，諸生國變後隱居，不仕，著有春酒堂詩文集若干卷。

鵝籠夫人者，毗陵某氏女也。幼時父知女必貴，慎卜壻，得鵝籠文。即壻之母曰：家云何？曰：吾恃其文爲家也。家果貧，數年猶不能展一禮。以上爲第一段寫夫人之

人之母爭。妹許某家故豪。遽行聘。僮僕高帽束條者將百人。筐篚互里許。媒簪  
 花曳綵。嘿部署。次第充庭。珥錦繡。殼珠釧。金碧光照屋梁。門外雕鞍駿騎起。驕  
 嘶聲。宗戚壓肩視。或且問。迺姊家何似矣。媼婢共圍其妹。歡笑吃吃。夫人靜坐  
 治針。無少異容。此為第二段竭力寫其妹之得意以反跌下文夫人之  
 寵貴文勢乃愈覺不平所謂欲揚先抑欲擒故縱也一日母出妹所  
 聘幣。裁為妹服。忽慍曰。爾姊勿復望此也。身屬布矣。夫人聞之。卽屏去絲帛。內  
 外惟布。再數年。鵝籠益落魄。夫人妹已結鴛鴦枕。大鼓吹。簇鳳輿。出閣去。夫人  
 治鍼。無少異容。此為第三段寫夫人母之勢利及  
 其妹出閣時之盛況以反跌下文壬子秋。鵝籠歲二十四。舉於鄉。  
 夫人母謂已出意外。卽鵝籠亦卽告娶。夫人謂母曰。總遲矣。於是鵝籠愧而赴  
 京中。兩榜俱第一人。名聞天下。南京兆聞狀。元貧。移公帑金代行。騁官吏奔走  
 執事。宗戚婢媼間視妹時加甚。夫人仍靜坐治針。無少異容。此為第四段三用  
 無少異容句不惟語氣倍覺生  
 動文章亦有脈絡宜細玩之已而鵝籠奉特恩賜歸。以命服。娶撫按使者以下。及  
 郡守。俱集驛庭。候鵝籠親迎。自毘陵抵鵝籠家。絳紗並兩岸。數十里。縣令角帶  
 出伏道。左女子顯榮聞見。未有也。十年為相夫人。常以禮規放佚。故鵝籠當時

猶用寡過聞此為第五段實寫夫王申夫人卒於京邸朝廷賜祭者七遣官護喪

歸飭有司營葬紼引日公卿勳貴奠幄鱗次東郊如雲水陸南經二十餘里凡

筵相接卒時謂鵝籠曰地高墜重公可休矣妾不自知何故以今日死為幸此

第六段實寫夫人之死哀及其先見之明閒歲鵝籠予告回里久之復賁緣再相縱淫恣亂政賜死

贊曰余至燕聞鵝籠小帽青衫死古廟中刑部錦衣諸官鑰門復命去尸掛三

日盲下始殮牛車載椰棺出郭無一視者未死時京師盛傳十子謠十子者如

葉子附子類葉子戲初起鵝籠篤好之偕客鬪恒通曙直宿內閣輒攜女子男

粧入余友徐心水時為侍御嘗語予曰鵝籠善噉附子對客不去口故面如紅

玉其賄也厭銀也以金金厭矣以珠俗稱金珠俱親之以子故與在十子餘子

余偶忘焉鵝籠再相如此知夫人卒時所言固已窺其微也嗚呼夫人之得罪

於國也固先得罪於婦矣

【注解】鵝籠

按當指周延儒（明史本傳）延儒字玉繩宜興人萬曆四十一年會試殿試皆第一授修撰崇禎二年拜東閣大學士旋為首輔六年引疾歸十四年九

月復爲首輔十六年削爵安置正陽門外古廟十二月賜自盡又按續齊諧記陽羨許彥遇一書生云足痛求寄鵝籠中彥戲許之書生更入籠與兩鵝並坐負之不覺重今謂延儒爲鵝

籠因延儒爲宜興人尤言毗陵今江蘇武進縣針黹就是志行衰頹的樣子兩榜就是會試同殿

試南京兆官名明初都金陵後改都燕名金陵曰南京亦命服自上公九命至士一命有一定之制服謂之命服

紼引引棺之索曰紼紼引奠就是路祭時預告大臣年老致仕錦衣官名明制錦衣衛掌侍衛緝捕

刑獄附子藥物名屬毛荳科植物

〔總評〕寫夫之雅度。卻只以靜坐治針黹無少異容三句。淡淡寫出。其餘全從夫人之妹行聘時及出閣時。聲勢煊赫反襯出來。而夫人之賢淑。不待言而自見。文中設想措辭。均竭意渲染。不肯絲毫苟且。堪稱名作。

### 鵝籠夫人傳

鵝籠夫人是常州某姓家的女兒。年紀輕的時候。伊父親就知道女兒將來一定是要貴顯的。所以選擇女婿。非常謹慎。後來得着鵝籠的文章。就把女兒許給他。伊母親問道：『家裏的光景怎麼樣呢？』

伊父親道：『我就是靠着他的文章當做家道哩！』後來一打聽，家裏果然非常窮苦。經過好幾年以後，還是不能夠成一種禮節。伊的妹子，許給某姓，家裏本來是很富足的，就立刻行了聘。那時候凡是使用的人，都帶着高帽子，束着絲條兒，差不多將及百人。箱籠什物，接連着有一里路光景。媒人插着花，拖着綵，一聲不響的布置，一件一件，都擺列在天井中。什麼綉緞咧，紗羅咧，珠子的劍臂咧，都閃出金碧的光輝來，照着屋子上的棟梁。那門外的馬匹，都裝着很美麗的鞍子，發出一種騾嘶的聲音來。宗族親戚們，都壓着肩膀來瞧熱鬧。就中忽爾有一箇人，問起伊姊姊的丈夫家裏，現在怎麼樣了。還有家裏的老媽子和丫鬚們，都一起圍住伊的妹子，歡喜的了不得。那時候鵝籠夫人，還是靜靜的坐着，做伊的針黹生活，伊的神氣，連一點兒也沒有改變。有一天伊的母親，把伊的妹子行聘時候，夫家送來的綉緞拿出來，替伊妹子做衣服，忽然間把眉頭一皺，說道：『你的姊姊，將來不要再想穿這種衣服。伊的身子，生成是穿布的了。』鵝籠夫人聽着了這些話，就立刻把身上穿的綉緞衣服脫去，內外，都換了布衣服。再過了好幾年，鵝籠更加弄得窮困了。夫人的妹子，已經結着鴛鴦枕，大吹大擂，簇擁着風輿出閣去。但是夫人還是靜靜的坐着，做伊的針黹生活，伊的神氣，連一點兒也沒有改變。王子年的秋天，鵝籠年紀已有二十四歲了，方才中了一名舉人。夫人的母親，說他已經出於意想。

之外。就是鵝籠，也巴不得立刻討了回來。但是夫人却和伊母親說道：『橫豎已是遲了，何妨再緩時日呢？』於是鵝籠覺得有些兒慚愧，就到京裏去。竟接連中了會元同狀元，一時名聲，闕傳天下。南京兆聞知狀元的家裏極窮，竟把公款挪移過來，替他代爲行聘。那時候許多官吏，都替他奔走做事情。宗族咧，親戚咧，老媽子咧，丫鬚咧，都走攏來騰熱鬧。比伊妹子的時候，還要加多。但是夫人還是靜靜兒坐着做伊的針黹生活，伊的神氣，連一點兒也沒有改變。沒有過了好多時候，鵝籠奉着皇上特恩，賜他歸里，教他穿着禮服結婚。於是自從巡撫按察使以下，一直到知府，都聚集在驛庭中等候。鵝籠行了親迎的禮節，自從毘陵，到鵝籠家裏，兩岸都列着紅紗宮燈，接連好幾十里。知縣穿着角帶出迎，伏在路旁。論到女子的顯赫榮耀，從古以來，簡直是沒有聞見過的。後來鵝籠做了十年宰相，夫人時常拿着禮義去規戒他的放佚，所以鵝籠當時，錯處還總算不大多。壬申年，夫人在京師旅邸裏死了，朝廷賜了七次祭奠，派官吏護喪回籍，教地方官替他營葬。出殯那一天，公卿和勳閥貴人，路祭的帳幕，像魚鱗般接着。東門外人多如雲，從水陸兩路，向南經過二十多里，几筵互相接着。伊臨死的時，對鵝籠說道：『凡是地位越高，那弔下來越是來得重，你應該也可息肩了。我也不知道什麼緣故，巴不得今天死了，似乎有點兒運氣哩！』再隔了一年，鵝籠告老還鄉。又過了好幾年，重復設法運動，再做

宰相，於是放縱淫佚，任意紊亂朝政，竟蒙皇上賜死。

做傳的人贊美伊道：我到北京去的時候，聽見鵝籠帶着小帽，穿着青衣，死在古廟中，刑部同錦衣衛各官，把門鎖着了復旨去，那鵝籠的屍體，一連掛在梁上，經過了三天，等到上諭下來，方才成殮，用牛車載着柳棺，送出城外，也沒有一個人來看視他的。當他未死的時候，京城裏有一種十子謠，流傳很盛。所謂十子，就是指葉子，附子，等。當葉子戲初起的時候，鵝籠非常喜歡，同客人鬪起來，時常到了天明。當他在內閣直宿的時候，就把女子扮做男子，帶到裏面去。我的朋友，有個徐心水，那時剛做御史，有一次對我說道：『鵝籠很喜歡喫附子，就是對着容人，也不肯離嘴的。所以面色同紅玉一般有光彩。講到他收受賄賂，把銀厭惡了，就改收黃金，把黃金厭惡了，就改收珍珠；世俗上稱金珠，就是和他很親近的加一個子字在下面，所以也在十子的裏面。此外還有幾個子，我卻時記不起了。』鵝籠第二次做宰相，行為這麼的放從，可知夫人臨死時候所說的話，一定早已窺見他的隱微了。唉！這麼說來，他這個人，不但是得罪在國家，并且早已得罪於他的夫人了。

### 借文立議法

古人文字，對於當代有不滿意的事情，欲加以指摘，而以忌諱滋多，不能暢所欲言，於是有這「借文立議」之一法。法借他事，肆行筆

誅隱微中寓指摘時事的意思。讀者細細體會，自然有蛛絲馬跡可尋了。

### 晉文公問守原議

柳宗元

小傳見就  
題生情法

晉文公既受原於王，難其守。問寺人勃鞞以畀趙衰。讀者余謂守原政之大者也。所以承天子樹霸功，致命諸侯，不宜謀及嬖近，以忝王命。而晉君擇大任，不平公議於朝，而私議於宮，不博謀於卿相，而獨謀於寺人。雖或衰之賢足以守國之政，不為敗而賊賢，失政之端，由是滋矣。況當其時，不乏言議之臣乎？狐偃為謀臣，先軫將中軍，晉君疏而不咨，外而不求，乃卒定於內。豈其可以為法乎？為寵臣，閹宦痛下鍼貶且晉君將襲齊桓之業，以翼天子，乃大志也。然而齊桓任管仲以興，進豎刁以敗，則獲原啓疆，適其始政，所以觀視諸侯也。而乃背其所以興，跡其所以敗，然而能霸諸侯者，以土則大，以力則彊，以義則天子之冊也。誠畏之矣。烏能得其心服哉？其後景監得以相衛鞅，弘石得以殺望之，始之者晉文公也。



據理定讞絕抄一則爰書。嗚呼得賢臣以守大邑則舉非失舉也。蓋失問也。然猶羞當時陷後代。若此况於問與舉又兩失者其何以救之哉。余故著晉君之罪以附春秋許世子止趙盾之義。理正詞嚴

【註解】晉文公名叫重耳春秋時五霸中之一。問守原晉文公定周襄王於鄭王賜以原地晉侯難其守問寺人勃鞞對曰昔趙衰以壺餐從行餒而弗食可。原周畿內之國度即今河南省濟源縣西北原鄉。勃鞞太監的名字左傳作披披者即勃鞞兩字之合音也。趙衰字子餘晉文公反

媵當狎。忝當辱。狐偃字叫子犯晉文公的妻舅。先軫城濮之役將中軍敗楚師。管仲名叫夷吾相齊桓公以霸諸侯。豎刁齊桓公的寵臣

衛鞅鞅衛國人士至秦因秦寵臣景監之。弘石弘是弘恭石是石顯都。望之姓蕭字叫長倩為弘恭石頭所

陷下於獄未幾即自殺。許世子止左傳魯昭公十九年許悼公疾飲太子之藥而卒春秋書曰許世子止弑其君蓋責其不嘗藥也按禮父飲藥子先嘗之。趙

盾晉靈無道欲殺其臣趙盾盾擬逃奔他國其族人趙穿弑之春秋書曰趙盾弑其君蓋責其亡不越境反不討賊也

【總評】唐代闢宦為禍甚烈。歎太阿之倒持。籌回挽之無方。文借晉文遺

事痛肆筆伐。是苦心孤詣文章。

## 晉文公問守原議

晉文公既然受着原國的地方於周襄王，但是想不出教誰人去守，於是就和寺人勃鞞去商量，後來就交給趙衰去守。我說守原，是政治上的大事，所以承接皇帝的印令，建立霸業，致命令於各國諸侯，不應該跟狎近的寺人去商量，因此忝辱皇帝的命令。那晉文公揀選重大的責任，竟不把他朝廷交給衆人公共議論，却偏偏在宮中私議，不同宰相們商量，却單和寺人去商量；雖然是像趙衰的賢能足以守原，國家的政治不至於爲他所敗壞，但是陷害好人，失却善政的端倪，就從此開了。況且當那時候，講說話發議論的大臣，並不是沒有人，呀！像孤偃做了謀臣，先軫將着中軍，晉文公都遠開他，不去商量，當着外人看待，不去求他，終至於定奪於寺人，這樣的事情，難道可以做後世的榜樣嗎？況且晉文公本來是要想承繼齊桓公的霸業，以保護周朝的皇帝，委實是抱着極大的志願的，但是齊桓公因爲信用管仲，就此興盛，因爲進用豎刁，就此失敗，那麼說起來，晉文公得着原國的地方，開關疆土，實在是他第一次的舉動，就應該給各國諸侯觀瞻觀瞻，却不道他違背齊桓公所以興盛的好法子，偏學着齊桓公所以失敗的壞法子。但是後來，終究能够稱霸諸侯，這個緣故委實是他的土地究竟比別國大了許多，他的力量究竟比別國強了許多，他的名義究竟是皇帝所冊封的，所以各

國都怕他，那裏能够使得他們心裏佩服呢？後來秦國的景監，所能够使得衛鞅做宰相，漢朝的弘恭石頭，所以能够殺蕭望之，開這個法門的，就是晉文公啦！唉！像晉文公得着趙衰的賢臣去守大城，論他用人一節，本來是不错的啊！他的錯處，實在是在於商量不得其人，然而還要貽羞當時，貽禍後世，像這麼的厲害，何況商量和用人兩樣，都不對的，那麼更用什麼方法去補救呢？所以我表明晉文公的罪惡，借這個來附合春秋中許世子止不嘗樂和趙盾不討賊的體例。

### 借題發揮法。

做文章的方法，有借着一箇小小的題目，發出一篇絕大議

論的：這箇就叫做「借題發揮法」。但是照着這箇法子做文章，第一須要選擇適切的材料，一定要使得和心裏所要發揮的議論，非常切合，方才有趣味。否則牛頭不對馬嘴，即使勉強說合，也不能使人愜意，豈非是空費筆墨嗎？

### 種樹郭橐駝傳

柳宗元

小傳見就  
題生階法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病僂。隆然伏行。有類橐駝者。故鄉人號曰橐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自謂橐駝云。先將橐駝命名之原。因說明語帶滑稽。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駝業種樹。凡長安豪家富人爲遊觀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駝所種樹。或遷徙無不活。且碩茂。蚤實以蕃。他植者雖窺伺傲慕。莫能如也。有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全篇主意。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旣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蒔也。若子。其置也。若棄。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助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而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有過焉。則不及焉。苟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殷。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疏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讎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爲哉。次正寫善於種樹其中又分作三段寫法第一段先渾說橐駝之善種樹第二段乃借橐駝平時經驗所得之言表明並無其他方法第三段再將他人所以不能使樹蕃盛之故數說一遍。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駝曰。我知種樹而已。官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

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且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勗爾植。督而獲。蚤繰而緒。蚤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鷄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輟飡。饗以勞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邪。故病且殆。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本段方發揮正義。是篇作意所在。問者嘻曰。不亦善夫。吾聞養樹得養人術。傳其事以為官戒也。表明作意。統篇結穴。

【注解】麋駝 即駝駝獸名體高八九尺頸足皆長性溫順而力強能負重行遠胃中附小

肉隆起謂之駝峯中藏脂 儻 病名即俗稱駝子 蒔 當種字當曲 官理 就是居官理政 長人 謂臨民上著 蚤繰 肉隆起謂之駝峯中藏脂

而緒 繹繭為絲曰緒 縷 當布字當撫 遂 當長字當講

【總評】借種樹之法發揮居官理政之要義。是有功世道文字。  
種樹郭橐駝傳

郭橐駝不知道他本來叫什麼名兒。因為他患了背脊彎曲的病。平時脊骨凸出。走起路來。伏在地上。差不多同駝駝一個樣字。所以鄉下人。就喊他做橐駝。他聽見了。就說道：『很好。很好。把這個拿來做

我的名兒，本來是很適當的。」於是就把他本來的名兒丟了不用，從此自己也喚做橐駝了。他所住的鄉村，叫做豐樂鄉，在長安的西邊。生平就把種樹當一種職業，凡是長安地方，有錢的人，平時把花木當做玩好品的，還有一種賣果爲業的，都非常歡迎他，請他到家裏來供養。隨便那一種樹，一經他親手栽種，或是移種，都沒有不活的；而且樹木很是肥大，結下來果子，也早而且多。至於別個種樹的人，就是偷了他的法子，樣樣依着他去做，也總是比不上他。於是有人去探問他的祕訣，他就答道：「我橐駝並非是能够使得樹木長壽而且繁盛，不過能够順着樹木的天性罷了。大凡種樹的要著，就是根本務要舒展，培植務要平均，土質務要陳舊，椎築務要堅密。等到既已順它的本性了，并且不要去動它。不要時時刻刻愁它不活，一定要丟開了，好幾天不去顧它。當下種的時候，應該要保護它，同自己的兒子一樣。當擱置的時候，就同丟了他一樣。那麼它的天性，自然可以保全了。所以我不過不勉強助其長就罷了；並不是有別的法子，能夠叫他茂盛啊！我不過不抑制消耗它的實質就罷了；並不是有別的法子，能夠叫它結果早而且多啊！再講到別個種樹的，就不是這樣了。往往把樹木的根，弄得拳曲不舒，又時常更換土質。當他栽培的時候，不是太過，就是不及。倘若是同這個相反的，那麼又愛惜它憂慮它，過於殷勤了。早上去看了幾回，晚上又去撫弄了幾次。已經擱置了，重復又去照顧，

甚至於把樹皮用指爪去剝開，來試驗它是否生活，或是已經枯萎。把樹根搖動，來觀察他培植的疏密。於是樹木的天性，一天一天的喪失了。雖說是愛惜它，其實是反而害它，雖說是憂慮它，簡直是同一它有怨讎一樣。所以他們都不及我。其實我有什麼別的方法呢？問他的人，又說道：『假使用着你的道理，移到做官和治理百姓上，可以不可以呢？』稟駁道：『我只知道種樹就罷了，講到做官和治理百姓，不是我的職業啊！但是我住在鄉村間，也會經看見做人上的，喜歡把政令弄得非常煩瑣，他們的心意，似乎極愛惜百姓，但是弄到後來，反而叫百姓受禍。從早晨到晚上，時常看見衙門裏的差役，到得鄉間來，喊道：『我們奉着上官的命令，催促你們耕田，勉勵你們種樹，督促你們收割，快快把你們的絲纜好了，快快把你們的布織成了，撫育你們的小孩兒，長養你們的雞子和豬子。』而且還要鳴着鼓擊着木，叫我們小百姓聚集在一起。誰知道我們小百姓，備着早餐和晚飯，款待衙門裏差役，還恐怕來不及，那裏還能夠蕃殖我的生業，保全我的天性呢？所以要弄得疾病而且怠惰了。像這麼的，那麼跟我們種樹的同業，不是一個樣兒的嗎？』於是問他的人，就歎息道：『好極了好極了！我本是來問養樹法子的，却想不到竟得着養人的法子。』我就替他做了一篇傳，想把他所說的話，給做官的人，當一種訓戒哩！

借物發議法。世界上的事情，奇奇怪怪，雖然不止一樣，但是細細尋繹起來，就中差不多的，實在不少，不過有許多人，不甚注意罷了。倘若有人能夠先把一種小小的事件，做箇影子，從此推論開去，那麼天下很大的事情，也都可以類推了。——這箇就叫做「借物發議法」。

### 芋老人傳

周

容

小傳見烘雲托月法

芋老人者，慈水祝渡人也。子傭書，獨與嫗居渡口。一日有書生避雨檐下，衣溼袖單，影乃爲瘦。老人延入座，知從郡就童子試歸。老人畧知書，與語久，命嫗煮芋以進，盡一器，再進，腹爲之飽。笑曰：他日不忘老人芋也。以上言書生食芋而甘，看他敘事何等簡潔。兩止別去，十餘年，書生用甲第爲相國，偶命厨者進芋，輟箸歎曰：何向者祝渡老人之芋之香而甘也，使人訪其夫婦，載以來，丞尉聞之，謂老人與相國有舊，邀見講鈞禮，子不傭矣。至京，相國慰勞曰：不忘老人芋，今乃煩爾嫗一煮芋也。



已而嫗羹芋進。相國亦輟箸曰：「何向者之香而甘也？老人前曰：『猶是芋也。』而向之香且甘者，非調和之有異時位之移人也。」破的相公昔自郡城走數十里，困于雨，不擇食矣。今者堂有鍊珍，朝分尚食，張筵列鼎，尙何芋是甘乎？老人猶喜相公之止於芋也。」此句引出下文數段議論老人老矣，所聞實多。村南有夫婦守貧者，織紡井臼，佐讀勤苦，幸獲名成，遂寵妾媵，棄其婦，致鬱鬱死。是芋視乃婦也。」城東有甲乙同學者，一視一燈，一牀一榻，晨起不辨衣履，乙得先舉，登仕路，聞甲落魄笑，不顧交以絕。是芋視乃友也。」更聞誰氏子讀書時，願他日得志，廉幹如古人某，忠孝如古人某，及爲吏，以汚賄不飭罷。是芋視乃學也。」是猶可言也。老人鄰有西塾，聞其師爲弟子說前代事，有將相，有卿尹，有刺史，守令，或緡費紆紫，或攬牽裳帷，一旦事變中起，釁孽外乘，輒屈膝叩首，迎款惟恐，或後竟以宗廟社稷身名君寵，無不同于芋焉。」筆致與前稍變然則世之以今日而忘其昔日，豈獨一箸間哉？」總結一筆，綜合上文老人語未畢，相國遞謝曰：「老人知道者。」畫龍點睛厚資而遣之。于是芋老人之名大著。

贊曰。老人能於傾蓋不意。作緣相國。奇已。不知相國何似。能不愧老人之言否。然就其不忘一芋。固已賢夫。并老人而芋視之者。特怪老人雖知書。又何長於言。至是。豈果知道者歟。或傳聞之過實耶。嗟夫。天下有縉紳士大夫。所不能言。而野老鄙夫能言之者。往往而然。抑揚唱歎深得司馬子長神髓

【注解】慈水

即慈谿在浙江慈谿縣南

祝渡

地名慈谿縣西南三十里有祝家渡

童子試

清以科舉取士。凡士人初應官試。謂之童子試。

及格者入丞尉

就是佐貳官之別。稱如縣丞典史等。

鈞禮

就是說以平等之禮相待。堂有鍊珍。段文昌丞相精饌。事第中庖所榜曰鍊珍堂。在

途號行珍飯朝分尙食

漢書惠帝紀。宮官尙食比郎中。按言得分食天子之羹也。

不飭

賈誼謂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簠不

飭。按簠簠皆祭品。不飭猶言不整齊。

綰黃紵紫

就是說擊着黃色的金印。纏着紫色的印綬也。

攬裳裳帷

後漢書賈琮傳。琮爲冀州刺史。舊典傳

車駢駕垂赤帷裳。琮命御者襄之。傾蓋

家語。孔子之鄉。遭程子於途。傾蓋而語。終日甚相親。按謂行道對遇。並車相遇。兩車蓋相切而下傾也。

評註古文百法示範卷之三

四一

## 芋老人傳

芋老人，是慈谿祝家渡的人。他的兒子，出去替人家幫傭去了，祇有他自己同他的老妻，住在渡口。有一天有一個書生，在他檐下避雨，衣服被雨沾溼了，袖子覺得非常單薄，看過去形影也似乎瘦却了許多。老人就把他請進屋子裏來，知道他是剛從府裏考試秀才回來的。那老人也略略知道些書中大意，跟這個書生，談話久了，就教他的老婆，把芋頭煮熟了，請書生喫。等到喫完了一盤以後，還要再添一盤，那書生就喫飽了。笑道：『我日後一定不肯忘了老人芋頭的。』過一會子，雨也停了，書生就此別去。再過十幾年以後，那書生竟從舉人，進士，翰林，一級一級陞上去，竟做了宰相。有一次無意中叫廚子煮芋頭喫，剛喫不到幾個，就把筷子擱起來，嘆息道：『爲什麼從前祝家渡老人的芋頭，這麼芳香而且甘美啊？』一面就派人到慈谿，去訪問老人的夫婦，備着車子，載他們到京裏來。那慈谿的縣丞和縣尉，聽見了這回事，以爲老人同當今宰相，一定是有交情的，就邀請到衙門裏來，用平等的禮節同他相見。那時他的兒子，也不替人家幫傭了。到了京城以後，那宰相就慰勞他道：『我因爲沒有忘了你老人家芋頭的味兒，所以如今又要請你的老妻煮芋頭了。』過一會子，那老婆子把芋頭煮熟了，就端了進來。宰相一喫，也就把筷子擱起來，說道：『爲什麼覺得以前所喫的香而且甜啊？』老

人於是向前說道：「同是一種芋頭，現在的味兒，所以比不上以前香而且甜的緣故，並不是烹調的法子不同，實在是爲着一個人，時候同地位不同罷了。相公當那個時候，從府城走到視家渡，路途有好幾十里，而且受着雨，當然不要再選擇喫的東西了。現在堂上有極珍貴的食品，早上還可分得皇上所用的御膳，張着筵席，列着五鼎，那裏還要想到芋頭的味兒呢？老頭兒還喜歡相公單是對着芋頭，有這種觀念哩！我年紀也老了，所聽見的事情，實在也很多了。我們村莊上的南邊，有一對夫婦，守着貧苦過日子；他的女人，織布紡紗，汲水搗米，幫助伊的丈夫讀書，非常勤苦；後來伊的丈夫僥倖得了功名，就討了好幾個姨太太，把他的女人，棄了不要，後來他的女人，就此鬱鬱死了；這就是把他的女人，同芋頭一樣看待啊！縣城的東門外，有甲乙兩個人，一塊兒用功，兩個人合用着一方硯臺，一盞油燈，一個窗子，一張牀榻，早上起來的時候，也辨不出衣服鞋子是誰的，就隨意穿着；後來乙先發跡了，做了官，聞知甲非常窮苦，笑了一笑，也不去照顧他，從此就同甲絕了交；這就是把他的朋友，同芋頭一樣看待啊！我還聽見那一家的兒子，當他讀書的時候，情願日後得志，一定要廉潔能幹像古時的某人，忠孝像古時的某人；等到後來做了官，就爲着貪受賄賂，把官丟了；這就是把他的學問，同芋頭一樣看待啊！這還可以說得過去；老人的鄰家，有一個西塾，我曾經聽見先作跟他的學生子，說前

代的事情，也有將相的，也有卿尹的，也有刺史守令的，或是繫着黃色的金印，或是纏着紫色的印綬，或是牽着車上的裳帷，有一天遇着事變，禍患從外邊進來，就屈着膝，叩着頭迎接，惟恐落後，竟把宗廟社稷身名君寵，沒有一種不同芋頭一樣看待。這麼看來，世間上的人，處着今日的地位，就忘了昔日情形的，豈獨是一副筷子啊？」老人的話還沒有說完，那宰相就謝他道：「你老人家，可稱是明白道理的人了！」於是就送了一份極重的禮，請他回去。從此以後，芋老人的名字就人人都知道了。

做傳的人贊美他道：老人能够於無意之中，和這位相爺結了一重緣分，總算是奇怪的。我不知道，這位相爺做人，究竟怎麼樣，能够不愧老人的話嗎？但是就着他不忘了一個芋頭看來，總算比較并老人也當作芋頭看待的人，好得多了。我獨怪老人雖然略略懂得些書中的道理，怎麼竟能夠善於講話到這麼田地啊？難道真是明白道理的人嗎？還是因別人的傳說，言過其實嗎？唉！天下的事情，有大人先生們所不能講，偏是野老鄙夫能夠講的，本來是常有的啊！

**借物寄慨法。** 借一件小小東西，說得天花亂墜，意思上恰別有所指，這就是借物以寄其感慨。此等文字，一定要意語雙關，方才不至於以辭害意了。

怒蛙說

陳傅良

宋瑞安人字君舉乾道年間進士官至寶謨閣待制卒諡文節與張拭呂祖謙等為友文名極盛著有止齋文集五十一卷歷代兵制八卷

日有烏。月有蛙。蛙與烏相遇。烏戲蛙曰。若齧肉耳。躍之高不咫尺。焉能為哉。蛙曰。吾已矣。若無斬我。烏曰。若亦能怒耶。蛙曰。吾翹吾腹。翳太陰之光。呀吾頤。嚼其壤。瞠吾目。列星不能輝。奚而不能怒。若不吾信。目于望。吾怒以示若。其望。月果無光。輕情他日。蛙遇烏曰。曩吾怒。得毋惕乎。烏曰。若焉能惕我哉。吾振吾羽。翳太陽之光。肆吾味。音晝啄其壤。徐以三足蹴之。天下不敢寧而居。吾視若之怒。眇矣。奚以若惕為。若不吾信。月于朔。吾怒以示若。其朔日果無光。齊人伐鼓。馳且走焉。倚妙中而又他日。烏遇蛙曰。吾怒也何如。蛙曰。始吾謂極威矣。而不知子之威。震于我也。日之馭曰。羲和。傍聞之曰。噫。何謂威。吾疾其驅。六龍不敢稽吾轡。吾赫其燥。雲不敢雲。雨不敢雨。風不敢風。八土之埏。吾能赭其膚。萬壑之陰。吾能禿其毛。百川之流。吾能杜其液。且彼與若敢言怒哉。若不吾信。吾怒

以示若。于是果旱嘆罕者半載。凡天地之間病之。信筆直書他日羲和遇鳥曰。

吾怒也。何如鳥嚇然曰。始吾謂極威矣。而不知子之威震于我也。飛廉豐隆屏

翳者聞之。相與造羲和諂焉。曰。若矜而怒邪。吾當威示若。吾三人者。噓其氣。足

以纂覓乾坤之倪。喫異吾沫。足以漂嵩華去聲之峯。嘯吾聲。足以簸播四海。掀九

州而覆之也。果爾若鳥能威言未既。豐隆噓焉。屏翳喫焉。飛廉嘯焉。莫晝莫夜。

彌山漫谷者。亦半載。如抽蕉葉嗚呼。司造化之權。而私以怒競。民物奚罪哉。結出

全篇本意

【註解】鳥 日中有三足 鳥見韻會 蛙 古人謂月中有蟾 諸詹諸蛙一屬也 若 當汝 塊頭切 咫 八寸 戲而相 吾

已矣 講我自己雖無能為也 翹 當舉 常障 張口的 昭 當食 穀梁傳隱三年日有食之吐者外

則當從土 瞠 疑而視 鳥口 眇 小 裔 人伐鼓 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醫奏鼓裔夫

之壞解說 羲和 廣雅曰御日 羲和御與馭通 六龍 易時乘六龍以御天 稽 留止 輶 車之輪也 赫 詩赫赫炎炎按

官也伐鼓 八土之埏 司馬相如封禪書上暢九垓 膚當作地 毛當草字講左傳 杜當塞 液當汙字

下沂八埏按八埏地際也

上仁篤渙乎漢書武帝紀注神禽能致風 嘆當乾 飛廉氣者也一作蜚世以爲風神 豐隆楚詞吾令豐隆乘雲 屏翳

其若水之液雨師也見 覆物之巾此處 乾坤之倪倪極也韓愈 水噴沫當涎 漂當浮 嵩華嵩山

山海經當覆字解說 乾坤文乾端坤倪 水噴沫當涎 漂當浮 嵩華嵩山

何南省登封縣北角華山嘯聲音也 簸當顛 掀當舉 彌漫滿的

### 怒蛙說

太陽裏面有個三足鳥，月亮裏面有個蟾蜍，有一天，三足鳥遇着蟾蜍，那三足鳥就和蟾蜍開玩笑道：

『你的身體，彷彿一塊肉兒，跳起來高不過一尺光景，有什麼能耐呢？』蟾蜍答道：『我本來沒用，請

你不要嘲笑我吧！』三足鳥說道：『你也能夠發怒麼？』蟾蜍答道：『我要是鼓起肚子來，可以遮住

月亮的光，張開我的大口來，可以喫了它的土地，睜開我的眼睛來，那許多星宿，就沒有光輝，爲什麼

不能夠發怒呢？你倘若不相信我的話，請等十五的一夜，我就發起怒來給你看看。』到了那一夜，月亮

果然沒有光了。有一天蟾蜍遇着三足鳥說道：『從前我發怒的時候，你有沒有喫嚇呢？』三足鳥答

道：『你那裏能够使我喫嚇呢？要是張開我羽毛來，可以遮住太陽的光，張開我的嘴兒來，可以啄了

【總評】不費氣力。不着微痕。筆無點塵。言皆有物。



它的土地，慢慢兒拿三隻腳兒一踏，天下的人，就不能安安耽耽過日子了。我看你的發怒，實在是渺小極了，怎麼會怕你呢？要是你不信我的話，請等到初一的一天，我就發起怒來給你看。」到了那一天，太陽果然沒有光了。主幣的官，擊起鼓來，並且奔走去告訴大眾。又過子幾天，三足烏又遇着蟾蜍，說道：『我發起怒來，你看怎麼樣？』蟾蜍答道：『起先我自己以為威嚴極了，却不知道你的威嚴更要超過了我。』那時候跟太陽推車的叫羲和，剛正立在他們的旁邊，聽了他們的話，就說道：『哼！什麼叫做威嚴？要是我快跑起來，那六龍也不敢留住我的車輪，我赫然放出熱力來，那雲就不敢成爲雲，雨就不敢成爲雨，風就不敢成爲風，八土的邊際，我能夠使他皮膚變作紅色，萬壑的陰處，我能夠使他毛髮禿光，百川的流域，我能够使他汁液斷絕。而且他和你，怎麼配講到怒的一字？你倘若不信，我可以發起怒來給你們看。』於是果然早乾了半年，凡是在天地間的各物，都被他受病了。又過了幾天，羲和遇着三足烏問他道：『你看我發起怒來怎麼樣？』三足烏赫然答道：『起先我自以為威嚴極了，却不知道你的威嚴更要超過了我。』那時飛廉、豐隆、屏翳聽了這回事，一齊到羲和那邊去嘲諷他，說道：『你敢誇示你的發怒麼？我們應該施些威儀給你看看。我們三個人，一嘯氣就可以籠罩天地的兩極，把我們的唾沫噴出來，就可以漂沒嵩華的高峯，把我們的聲音發出來，就可以顛

播四海，舉起九州，使他覆沒。果然這樣一來，你又怎能夠施展威力呢？」話還沒有講完，那豐隆就噓起氣來，屏翳就噴起水來，飛廉就發起嘯來。於是沒晝沒夜，彌山漫谷的，也有半年。唉！執掌造化權柄的人，却專拿着私心互相鬪法我們的小百姓和各種生物，究竟犯着什麼罪啊！

匣劍帷燈法。文字有表面上雖說本題，其實另外有所感觸，專替自己寫照的。這種叫做「匣劍帷燈法」。這種法子，第一要在造意結構上用功夫，功夫用到，才能夠涉筆成趣，言下有物。

### 方山子傳

蘇

軾小傳詳見導源崑崙法

方山子。光黃間隱人也。一鏡見血少時慕朱家郭解爲人。閭里之俠皆宗之。稍壯折節讀書。欲以此馳騁當世。然終不遇。晚乃遜於光黃間。曰岐亭。庵居蔬食。不與世相聞。弄古棄車馬。毀冠服。徒步往來。山中人莫識也。見其所著勺帽。方簷而高。曰。此豈古方山冠之遺像乎。因謂之方山子。栩栩欲活余。譴居于黃。遇岐亭。適見

焉。曰。嗚呼。此吾故人陳慥季常也。何爲而在此。方山子亦矍然問余。所以至此者。余告之。故俯而不答。仰而笑。呼余宿其家。環堵蕭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余旣聳然異之。此情此景。彷彿依稀。獨念方山子少時。使酒好劍。用財如糞土。前十年。有九年。余在岐山下。見方山子從兩騎。挾二矢。游西山。鵠起于前。使逐而射之。不獲。方山子怒馬獨出一發。得之。因與余馬上論用兵及古今成敗。自謂一世豪士。今幾日耳。精悍之色。猶見於眉間。而豈山中之人哉。方山子歟。蘇東坡歟。然方山子世有勳閥。當得官。使從事於其間。今已顯聞。而其家在洛陽。園宅壯麗。與公侯等。河北有田。歲得帛千匹。亦足以富樂。皆棄不取。獨來窮山中。此豈無得而然哉。借他杯酒。澆我塊壘。余聞光黃間多異人。往往陽狂垢圻。不可得而見。方山子儻同見之。悠然。意遠。

【註解】方山子

即陳慥字季常眉州青神人寓居黃岡號方山子又號龍邱子隱居以溪山自娛初與東坡同學於道士張易簡後東坡謫居黃州與之往來喝和

爲作方光黃皆州名光州在今河南省潢川縣黃州在今湖北省黃岡縣朱家布之危及布貴終身不再見郭解漢軹山子傳

翁伯爲人短小精悍始以游俠匪賊殺人後折節改行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報救人之命不矜其功

折節講頓時改換舊時習慣也馳騁當見用於世講方山

冠形如進賢冠以五采綴爲之四時祠宗廟樂人舞佾服之見後漢書與服志唐宋之時則爲隱士之冠

譴居於黃蘇軾嘗以事之不便民者爲詩以託諷李定等

因誣以怨謗繫獄後貶爲黃州團練副使矍然驚駭回顧環堵堵牆垣也一丈爲堵使酒講因酒而使用意氣也後漢書蓋寬饒傳爲人剛直

使酒洛陽在今河南省洛陽縣

【總評】此是坡老謫居鬱而發洩之筆處處寫方山子却處處爲自己寫照讀者嘗玩其意而味其文。

### 方山子傳

方山子是光州和黃州中間一個隱居的人他年紀輕的時候，很羨慕朱家郭解的做人，所以凡是鄉黨上專門喜歡替人家抱不平的人，都很崇拜他。等到二三十歲，就頓時改變他舊日的行逕，立志讀書，心想借這個奔走天下，做些很大的事業出來。但是總沒有好的機會。直到老了，方才隱居在光州和黃州的中間。他所處的地方，叫做岐亭。住在庵中，喫了素食，跟這個世界，不相聞問。丟了車馬，毀了冠服，步行往來。山中的人們，誰也不知道他是什麼樣人，因爲看見他所戴的帽子，方形聳起，而且很

高，就說道：『這個莫非是古代方山冠的遺像麼？』於是就叫他方山子。我那年受朝廷的讒譖，住在黃州，經過岐亭的地方，剛巧遇見他，一時驚怪道：『這明明是我老朋友陳慥，季常啊！怎麼會在這兒呢？』方山子也非常驚駭，盤問我到這兒來的緣故。我就一一告訴他。祇見他起先是低着頭，沒有話答應我；忽而仰天大笑；又邀我到他家裏去過夜。到了他的家裏，只見四壁廂一點兒沒有什麼東西陳列，但是他的妻子用人們，都有自得其樂的意思。我的心裏，已是奇怪極了。因為想到方山子當年紀輕的時候，喜歡鬧酒同舞劍，用起錢來，差不多同糞土一樣。十九年前，我在岐山下，曾看見方山子帶了兩匹馬，挾了兩枝箭，游覽西山，有一隻烏鵲，在他面前飛起，教他從人們追去射他，不得；方山子就發起性子來，縱馬親自跑出去，一箭就射中了它。因而和我在馬上討論用兵的方法和古今成敗的原因，自命為一代豪傑之士。現在沒有多少日子，他精明強悍的色彩，還是依舊留在眉宇間，難道可算得山中隱居的人麼？但是方山子的祖先，世有功勞於國家，應該可以做官，要是在這裏面稍為活動活動，現在已經一定很闊氣了。而且他的家在洛陽，花園和屋子，很是壯麗，和公侯差不多；河北有田，每年可以得綢緞一千疋；也着實可以算得一個富翁，足以優游自樂，却不道方山子都拋棄不要，獨自來這窮山中。這個難道是胸中毫無所得的人，能夠做到這樣地位的麼？我向來聽見光黃開

多奇怪的人，往往裝作瘋狂的樣子，身上弄得很髒，不肯給人瞧見，不知道方山子曾經遇見過麼？

旁敲側擊法。借物以諷人之筆法，已詳述於「借物寄慨法」及「借題發

揮法」，乃更有廣此兩法的意義，層層敲入，處處擊破，表面上似乎句句

切題目，而實際上則句句切題外屬意之一人，因其係從旁敲入，側面擊

進，就叫做「旁敲側擊法」，就是兵法中所謂聲東擊西的意思。

### 北山移文

孔稚圭

字德璋，南北朝時南齊會稽山陰人，少有美譽，太守王僧虔極推重之，引為主簿。高帝尋取為記室參軍，永元元年為都官尚書，為人瀟灑疎脫，內庭內草萊

不剪，中有蛙鳴，笑曰：「以此當兩部鼓吹，其風韻絕俗有如此者。」

鍾山之英，草堂之靈，馳煙驛路，勒移山庭。輕輕點出題字大意，以「肩聽以目語處處動人」夫以耿介拔俗

之標，瀟灑出塵之想，度白雲以方絜，與潔字同干青雲而直上，吾方知之矣。世界

人乎吾將跡天涯，而沿路訪之。若其亭亭物表，皎皎霞外，芥千金而不盼，歷萬乘其如脫，聞鳳吹

於洛浦，值薪歌於延瀨。音賴固亦有焉。瑤草琪花，於時為瑞。豈期終始，參差蒼黃，翻覆淚盈

子之悲。慟朱公之哭。乍迴迹以心染。或先貞而後贖。何其謬哉。晚節不葆良足慨。臨者之有。已上三段泛論。此三種。鳴呼。尚生。不存。仲氏。既往。山阿。寂寥。千載。誰賞。落落數語。為全篇鎖鑰。世有周子。

儻俗之士。既文既博。亦玄亦史。然而學遁東魯。習隱南郭。竊吹草堂。濫巾北岳。

誘我。松桂。欺我。雲壑。雖假容於江皋。乃櫻情於好爵。總寫周顯大。略褒貶悉當。其始至也。將

欲排巢父。拉許由。傲百氏。蔑王侯。風情張聲。日霜氣橫。秋或歎幽人長往。或怨

王孫不游。談空空於釋部。覈玄玄於道流。務光何足比。涓子不能儔。此寫周顯初志之高潔。

及其鳴騶入谷。鶴書赴隴。形馳魄散。志變神動。爾乃眉軒席次。袂聳筵上。焚芰

香製而裂荷衣。抗塵容而走俗狀。風雲懷其帶憤。石泉咽而下愴。望林巒而有

失顧。草木而如喪。去聲。至其紐金章。綰墨綬。跨屬城之雄冠。百里之首。張英風於

海甸。馳妙譽於浙右。道軼長殯。法筵久埋。敲扑誼。囂犯其慮。牒訴倥。德裝其懷。

琴歌既斷。酒賦無續。常綢繆於結課。每紛紜於折獄。籠張趙於往圖。架卓魯於

前籙。希蹤三輔。豪馳聲九州。此寫周顯繼志之變遷。使其高霞孤映。明月獨舉。青松落

陰。白雲誰侶。閭戶摧絕。無與歸石徑。荒涼徒延佇。至於還廳。入幕。寫霧出。檻蕙

帳空兮夜鶴怨山人去兮曉援驚昔聞投簪逸海岸今覓解蘭縛塵纓於是南  
 岳獻嘲北隴騰笑列壑爭譏攢峰竦諒游子之我欺悲無人以赴弔故其林  
 慙無盡澗愧不歇秋桂遺風春蘿罷月騁西山之逸議馳東皋之素謁山靈果  
應醜此今又促裝下邑浪拽音異上京雖情殷於魏闕或假步於山扁豈可使芳  
 杜厚顏荔薜蒙恥碧嶺再辱丹崖重滓塵游躅於蕙路汗淥池以洗耳宜扁岫  
 幌音恍掩雲關斂輕霧藏鳴湍截來轅於谷口杜妄轡於郊端於是叢條噴音噴  
 疊穎怒魄或飛柯以折輪乍低枝而掃迹請迴俗士駕爲君謝逋客北山耶周顛  
巧奪  
天工

【註解】北山移文本意

此文爲嘲周顛而作也按顛字彥倫汝南人初隱鍾山後應詔  
 出爲海鹽令秋滿入京欲復經是山稚圭乃借山靈之意以移

之使之不鍾山就是北山在今江寧縣東北草堂梁簡文帝草堂傳汝南周顛昔經在蜀以蜀草堂  
 許再至也寺林壑可懷乃於鍾嶺雷次宗學館立寺名曰草堂

馳煙驛路勒移山庭勒字當作刻字解說此講山中豈無神靈嘗弛  
 驚於雲煙之驛路中而刻此移文於山庭也耿介志簡不稍苟  
 且的意思

標表著於外蕭灑態度不俗度白雪以方絮此以譬喻隱者之守身潔  
 白也按度當作比字解說干青雲而



直上

此以譬喻隱者之處身高曠也按千字當作觸字解說

吾方知之矣

此講此等高潔之隱者吾只能知之而不能望親見之矣亭亭高立

的形

光明的形容詞南史蕭思話傳曆十二州杖節

容詞皎皎

監督者九焉所至雖無皎皎清節亦無穢黷之弊芥千金而不盼

而不屑

願盼也

歷萬乘其如脫南子堯年衰志悶舉天下而傳之舜猶御行而脫履也

聞鳳吹於洛浦

列仙傳王

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

遊伊洛之間久之仙去

值薪歌於延瀨

按瀨當作水流沙上解說按蘇門先生遊於延瀨見一人採薪謂之曰子以此終乎採薪人曰

吾聞聖人無懷以道德為心何怪乎而為哀也遂為歌二章以去

固亦有焉

此講此等隱者世上固亦有其人焉

淚翟子之悲兩句

子墨翟也朱公楊朱也淮南子楊子見岐路而哭之為其可以南可以北墨子見線絲而泣之為其可以黃可以黑按此承上文而言講人之意志參差反覆也

以心染

此講方在避迹山林而心忽染榮華也

曠濁解說

向生即向子平也按後漢書逸民傳向長字子平隱居不仕性尚中和好通老易建武中男

女嫁娶已畢敕斷家事勿相關遂肆意與同好北海禽慶俱遊五岳名山竟不知所終

仲氏

後漢書仲長統傳仲長統字公理山陽人每州郡命召輒稱疾不就

阿辭

就是山的曲折處也楚儂俗異人物也

亦玄亦史

玄是老莊之道史是文多而質少也

學遁東魯

莊子魯君聞顏闔得道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陋闔使者至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日此闔之家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謬而遣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

得習隱南郭(莊子)南郭子綦隱几而坐竊吹竊當盜竊的解說按齊宣王吹竽必使三百人之中以食其祿後宣王薨後王曰寡濫巾濫者有僭字的意思巾是隱者之服飾此

人好竿欲一一吹之南郭先生乃棄竿而逃

北岳就是北雲壑雲連山假容講假作隱江皋就江澤櫻情與櫻情一好爵就是爵

排巢父拉許由排是推倒的意思拉是折辱的意思巢父許由唐虞時二隱士也(皇甫謐高士傳)許由字武仲堯致天下而讓焉由不欲聞之洗耳於潁水濱

時有巢父牽犢欲飲之見由洗耳問其故蔑視日月而知泉星之蔑風情張日此以形容

由告之巢父曰汚我犢口牽犢上流飲之烈霜氣橫秋與老氣橫秋幽人隱士之王孫亦指隱士而言(楚辭)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談空空於

釋部釋家以空明空也釋部即佛經也按(南齊書)顯汎涉百家長於佛理故云覈玄玄於道流覈是考覈的解說玄玄是玄之又玄也道流是指老子一

淚而務光(列仙傳)務光夏時人殷湯伐桀因光而謀光曰涓子(列仙傳)涓子者齊人非吾事也陽得天下已而讓光光不受而自匿涓子也好餌尤隱於岩山

鳴騶鳴是官吏之有喝道的意思騶是前後擁護之騎卒也(南史到既傳)既性不好交遊唯與朱異劉之遴張綰同志友密及臥疾門可羅雀唯三人每歲時恒鳴騶柱道以相

問鶴書(古今叢錄文體)鶴頭書與偃波書俱詔板所用在漢則謂之尺一簡髮髯鶴頭故有是稱眉軒就是揚眉焚芰製而裂荷



疏受而言因二  
疏為東海人也  
解蘭幽人傲蘭所  
塵纒塵俗之  
攢聚攢聚的  
慨遊子之我欺遊子指周顒

顯所欺致受盡  
以上譏笑也  
秋桂遺風兩旬此講桂羅得風月之助今則無人賞玩矣可以遣去罷去也  
西山史記伯夷列傳登彼西山兮採其

薇阮籍奏記方將  
素謁素是平素謁字當作告字解說  
促裝下邑講自海鹽而此行也  
浪

裊上京浪裊是鼓漿的意思  
魏闕呂氏春秋公子牟曰心居魏闕之下  
山扇山之外閉

芳杜杜是香  
草之名薛荔草名沿  
意亦汚的  
塵亦含有垢  
淥池淥水之池也  
岫幌雲關幌是帷幔

西征記桐君祠乃載顯飛仙之地予作招仙詞歌  
而招之曰岩壑寂兮松桂閒不拂岫幌兮開雲關  
鳴湍漢書註  
急流曰湍  
安轡此指周顒之車乘也  
叢條

講樹枝之  
衆多也  
疊穎重疊之  
草穗也  
俗士逋客皆指周顒而言也  
君指山靈而言按此乃申明

【總評】設想新奇著意敲擊而旁托側寫不黏不貼無格格不吐之病有  
語語雙關之妙洵黃絹幼婦之辭

### 北山移文

鍾山的精英，同草堂的神靈，現在奔馳在雲煙的驛路中，把這篇移文，刻在山庭上曉諭大眾，使得他

們統統明白。講到在這五濁惡世中，固然有志節很是耿介，具着一種超出世俗風格的人，也有態度很是瀟灑，存着一種脫離塵世思想的人，論他守身的清潔，簡直可以同白雪比較潔白，論他處身的高曠，簡直可以接觸着雲氣，直上天空。像這樣的人，我雖然聽見過，但是要想親見，恐怕是不能的了。還有一種人，他的品格，很是高超，志行很是潔白，瞧着千金的富豪，彷彿同草芥一般，連一看也不去看他；對着萬乘的尊貴，彷彿同破鞋子一般，一來就把棄掉了。此外像周朝的太子晉，不樂意享人間的富貴，情願在洛浦間吹着笙，游玩游玩；像採薪的人，在延瀨地方，唱着歌兒，自得其樂。這樣的隱士，世間固然也有的。那裏知道還有一種隱士，始終並沒有一定的主見，前後反覆不定，使黑翟、同楊、朱見了這一班人，免不了要痛哭一番。剛才想遁跡山林，一忽爾他的心裏，又給榮華染着了；或是起先本是真潔的，到後來忽又污濁了；這是何等的謬妄啊！向子平如今已不在，仲長統也已過去了，從此山坳間，冷靜的不得了，千載以後，還有誰人來賞識嗎？現在世間有一位周先生，總算是流俗中一個特異的人物了。既然是博學能文章，并且又深通老莊的玄學，和歷代的史事。但是他學着東魯顏回的遁世，效法南郭子綦的隱居，在草堂中，偷着吹竽，在北山中，濫載了隱士的巾，欺騙我山中的松桂和雲壑。雖然在江邊假裝着名士的容貌，却不道竟會繫情在爵祿上面。當他初到北山的時候，

意思要想排斥巢父，推翻許由，輕看古代的隱士，蔑視當世的王侯。他的意興，非常豪邁，彷彿同大風飛砂，障住太陽的光彩；氣度非常老練，彷彿同濃霜蕭殺，蓋在秋天的草上。有時候歎慕幽人，一去不返；有時候怨惡王孫，貪戀富貴。或是談論佛經，或是考核道教。當那時候，就是務光和涓子，亦不能同他比較。等到後來，朝廷的徵召書來了，於是形神頓時改變，從此就把眉宇展開，衣袖上聳，把從前隱士所穿的衣服，統統撓毀，所有容貌和舉動，都變了塵俗的氣概了。那時候山中的風雲和泉石，都替他憤怒起來。就是林巒同草木，也替他爽然失色。這位周先生，自從出山以後，就結着銅質的印信，繫着黑色的印鬚，做知縣官去了。他做官的地方，就在浙東海邊，政績同名譽，總算不差。從此就把道教的書籍，永永閣在一邊，法座也永永給灰塵埋沒了。天天把敲朴喧囂的聲音，來擾亂他的思慮，並且還有許多來往的公事，非常忙迫，差不多裝滿了他的胸中。於是馬融的琴歌，從此斷絕，曹植的酒賦，也沒人有繼續了。一天到晚，忙着的就是考成同審問案子，這幾件事情。自己以為我的政績，一定可以超過張敞趙廣漢卓茂魯恭這班人，想追蹤於三輔的豪傑，把自己的聲名，傳播到九州。養民官的耳朵裏去。徒然使得我北山上的霞光，孤單單的映着，月亮獨自的掛在山上。青松就此零落，白雲也沒有人給他做伴侶。壩中的石洞，破敗的了不得，沒有人再回去住着。石徑上非常荒涼，立了好多

時候，連一個人也沒有遇見。甚至於風和霧，在屋中自由出入。薰帳空了，連夜鶴也發出怨氣；山人走了，連曉猿也受着驚嚇。從前祇聽見把插朝冠的簪丟棄了，逃到海岸來隱居，想不到現在把佩帶的幽蘭解去，反而縛着塵世的冠纓，離開山林，走到仕途上去，這豈不是一種怪事嗎？於是南方的山嶽，北方的高田，同着好多的溪壑峯巒，都要嘲笑批評我，說我當初就不應該答應這種人來居住。唉！我山靈竟給這位周先生欺騙，可憐連一個人也沒有來慰問。我因此山林同澗壑都受了慙愧，沒有面子；甚至於秋天的桂花，同春天的荔蘿，把風月都排遣開去，不要他了。我將來對着西山和東嶽，一定要把這回的事情，一一去報告他們，使個個都知道。現在我又聽見這位周先生，從海鹽動身到建康來，雖然是心在朝廷，他偏是要到這山中來游玩一回。豈可再教芳杜同薜荔，碧嶺同丹崖，重復受他的恥辱，再拿着俗塵來點污我薰草的路，污濁我洗耳的池水嗎？我們就應該把山窗和雲關，一一關閉起來，把輕霧同鳴湍，一一收藏起來，先在山外把他所坐的車馬截住，不許他走進這個山裏來。於是樹上許多的枝條，地上重疊的草蕙，都憤怒起來，就飛起高低的枝條，把他的車輪折斷，把他的蹄跡掃除了，請回轉俗士的車駕，替山靈謝絕遁逃之客就是了。

針鋒直對法。 一篇文字，無論影射一樁事實，或者解說一箇譬喻，要使得

一字一句，統統與所抱的主意，筆鋒相映，就叫做「針鋒直對法」。這種法子，一定要筆有精神，詞不拘泥，方才合格。

### 說犬

陳庚煥

小傳詳見翻  
空出奇法

余生平未嘗敢罵人以犬。誠觀於犬而重有愧焉。蓋人之動以犬相警誓也。謂賤且愚莫犬若耳。然予觀張禹之帝師。馮道之王爵。雷夢炎之狀頭。非不貴也。孔光之經術。劉秀之博聞。華歆之雅望。非不知去聲也。而卒之忘君鬻國。徒爲天下萬世唾罵嗤笑之資。犬寧若是賤且愚哉。一語之貶嚴於斧鉞今夫犬。饜梁肉於朱門。素封之家者。特千萬之什一耳。尋常祿犬。不過殘飯菜汁。又下則飯汁糠覈。以酬犬庸而已。然夜深人靜。偶有風聲鶴唳之警。饜梁肉者。因吠即飽。糠覈者亦不以祿之薄而不吠也。犬因職吠。然主人者。初未嘗丁寧教戒。責以必吠。而犬卒不以無責而不吠也。主家即失盜。戮不及犬。而犬卒不以無戮而不吠也。風



聲鶴唳之警。羣犬吠其主人。主人者起。未始不斥其妄吠。而犬卒不以一斥而不再吠也。卽不幸糠覈不飽。資緣入鄰厨。鑿其梁肉。犬誠不能爲介。然旣鑿而退。無或二心於梁肉之家。卽或持鬪而繫維之。亦必狺狺奮門。伺間去聲脫走。歸其故主。而後卽安。又何其貞也。飽糠覈之犬。繫而進之。朱門素封之家。亦旣鑿梁肉而不復去聲。知有糠覈之味矣。一旦遇其糠覈之主人。猶必搖尾眷眷。有故主之戀。又何其厚也。叙犬之善卽所以彰張禹等之惡。心深筆顯。向使張禹、孔光、劉秀、華歆、留夢炎輩。之爲人臣。咸知求無愧於犬。則兩漢唐宋安得有覆亡之禍哉。填證。人而晉無愧於犬。斯亦足矣。尙安用以犬相。警警哉。結出全篇本意。

【註解】警警

誣毀的意思

張禹

字子文。漢河內軹人。成帝爲太子時。禹授以論語。成帝卽位。賜爵關內侯。禹一生阿附王氏。卒釀新莽之禍。

馮

道

字可道。瀛州景城人。唐莊宗世始貴。顯自是歷唐晉漢周四朝。不離將相公師之位。嘗作長樂老叙。自道其一生的際遇也。

留夢炎

宋理宗淳祐四年。賜禮部進士。

留夢炎及第宋亡仕

元爲翰林學士承旨

孔光

字子夏。孔子十四世孫。平帝時爲太師。盛稱王莽功德。比周公。宣告於祠宗廟。

劉秀

卽劉歆字子駿。劉向之子。王莽篡位。秀爲

國師華歆

字子魚。平原高唐人。仕魏爲相國。文帝受禪。歆登壇相儀。奉皇帝靈綬以成受命之禮。

素封

富厚的解說。史記貨殖傳。無秩祿之奉。爵邑之入而樂與。

之比者命 犬庸 庸當功字解 風聲鶴唳 (晉書謝幼度傳)「苻堅泉奔潰棄甲宵遁聞風聲鶴唳皆以為王師」按唳鶴鳴的聲音也此處借用講犬

一聞聲響就 丁寧 與叮嚀兩字通 夤緣 夤當進字解有所因 持闔 持當執持解闔閉門也 信信 音

大叫的 眷眷 與眷眷兩字通聲音也 愛厚的意思

【總評】淋漓酣暢。叙犬之善。依稀隱約。射張禹等之惡。針鋒遙對。恰還罵盡不少世人。

### 說犬

我一生並未敢拿着狗去罵人，實在是看到狗這種東西，就着實有些兒自己惶恐啊！講到普通人，動不動就拿狗來罵人，無非說世界上頂下賤而且愚笨的，再沒有像狗一樣的了。但是我看了張禹的帝師，馮道的王爵，留夢炎的狀元，不能說他不貴；又像孔光的經術，劉秀的博聞，華歆的雅望，不能說他不聰明；但是弄到後來，把皇帝忘了，把國家賣了，徒然做了天下萬世唾罵嗤笑的資料，試問做狗的那兒有這樣下賤而且愚笨的呢？現在講到狗，牠們在有錢的人家，天天喫飽梁肉的，不過千萬分中的一部分罷了。平常倭狗，總是用膳飯和菜汁的；再下一等，就拿飯汁和糠糞來酬謝狗的功勞，就算

了。但是當夜深人靜時候，偶然遇着有風聲鶴唳的警告，那喫飽梁肉的狗，固然要拚命的叫起來，就是喫糠糝的狗，也斷斷不會因牠喫的東西不好，就此不叫了。狗的職司，固然在於叫夜，但是做主人的，並未嘗諄諄告戒責備牠一定要叫。那狗究竟也不會因沒有責備牠，就此不叫了。又如主人家即使失了盜竊，罰不及於狗，但是狗又並不會因沒有罰牠，就此不叫的。遇着風聲鶴唳的警告，羣犬都叫起來，把牠的主人警醒，那主人起來以後，實在並沒有什麼盜賊，未始不罵牠亂叫，但是牠終究並不因一罵以後，就此不再叫的。即使狗的運氣不好，連糠糝都不能喫飽，於是不得不想箇法子，走到鄰居的廚下去，喫別人家的梁肉，狗誠然不能算做廉介；但是既經喫飽以後，回到家裏來，也決計不會發生第二箇心腸，記掛着喫梁肉鄰家的。即使別人家或者捉住牠，關起門來，或是拿繩子縛住牠，也必猜猜然叫起來，想要奪門而出，候着當兒逃走，仍復回到牠的老主人家去，方才安心。這麼看起來，狗這樣東西，又何等忠貞啊！又如平時喫糠糝的狗，忽然牽到有錢的人家去，等到時候久了，天天喫飽梁肉，不再記得糠糝的滋味了。倘若有一天，遇着了牠餓以糠糝的舊主人，也一定搖着尾兒，眷眷有舊主人的戀愛。狗這樣東西，又何等厚義啊！倘使張禹，孔光，劉秀，華歆，留夢炎，這班人，做人家臣子，都知道求得不必對着狗有所慙愧，那麼兩漢唐宋，何至有覆亡的禍患呢？這樣說起來，做人祇要

對着狗沒有慚愧，也可以算了，那裏還可以拿着狗來罵人呢？

雙管齊下法。

做文章頂忌是拋荒題目，往往愈說愈遠，到後來竟與題目毫不相關，以致不能收結。乃有表面措詞，句句不離題目，其實言外之意，恰另有所屬。譬如題目明明爲記事或寫景之文，實則暗地卻爲感慨而作，而且絲毫沒有矯強做作的弊病——這就叫做「雙管齊下法」的妙處。

### 小園賦

瘦

信

字子山，六朝北周南陽新野人。肩吾之子。博聞強記，與徐陵爲梁抄撰學士。文並綺麗，世稱徐庾。元帝時，以右衛將軍聘西衛，被留後，周時拜洛州刺史。明帝如哀江南賦、小園賦等，均有爲而作也。著有庾開府文集十卷。

若夫一枝之上，巢父得安巢之所。一壺之中，壺公有容身之地。况乎管寧藜牀，雖穿而可坐。嵇康鍛竈，既煖而堪坐。生必連闔，房南陽樊重之第。赤墀青瑣，西漢王根之宅。余有數畝弊廬，寐寘人外。聊以擬伏臘，聊以避風霜。雖復晏嬰

近市不求朝夕之利。潘岳面城且適閒居之樂。有條不紊况乃黃鶴戒露。非有意於輪軒。爰居避風。本無情於鐘鼓。陸機則兄弟同居。韓康則甥舅不別。蝸角蛟睫。又足相容者也。鄉關念切  
情見乎詞爾乃窟室徘徊。聊同鑿坏。桐間露落。柳下風來。琴號珠柱。書名玉牋。有棠梨而無館。足酸棗而非臺。猶得敲側八九丈。縱橫數十步。榆柳兩三行。梨桃百餘樹。撥蒙密兮見牕。行敲斜兮得路。蟬有翳兮不驚。雉無羅兮何懼。草樹溷濬。枝格相交。山爲簷覆。地有堂坳。藏狸并窟。乳鵲重巢。連珠細菌。長柄寒匏。可以療飢。可以棲遲。敝區兮狹室。穿漏兮茅茨。簷直倚而妨帽。戶平行而礙眉。坐帳無鶴。支牀有龜。鳥多閑暇。花隨四時。心則歷陵枯木。髮則睢陽亂絲。非夏日而可畏。異秋天而可悲。一寸二寸之魚。三竿兩竿之竹。雲氣蔭于叢菁。金精養於于秋菊。棗酸梨酢。桃欕李奠。落葉半牀。狂花滿屋。名爲塾人之家。是謂愚公之谷。寫園中景物面面俱  
到文亦位置井然試偃息于茂林。迺久羨于抽簪。雖有門而長閉。實無水而恒沈。三春負鋤相識。五月披裘見尋。問葛洪之藥性。訪京房之卜林。草無忘憂之意。花無長樂之心。鳥何事而逐酒。魚何情而聽琴。

鬱鬱之懷意在言外加以寒暑異令乖違德性崔駰以不樂損年吳質以長愁養病鎮宅神

以蕙與埋字同石厭山精而照鏡屢動莊舄之險與吟字同幾行魏顥之命薄晚閉閨老

幼相携蓬頭王霸之子推髻梁鴻之妻焦麥兩鬢寒菜一畦風騷騷而樹急天

慘慘而雲低聚空倉而雀噪驚懶嬾與婦字同而蟬嘶昔草濫于吹噓藉文言之慶

餘門有通惠家承賜書或陪玄武之觀去聲時參鳳凰之虛觀受釐僖于宣室賦

長楊於直廬行非素志語重心長遂乃山崩川竭冰碎瓦裂大盜潛移長離永滅摧直轡

於三危碎平途于九折荆軻有寒水之悲蘇武有秋風之別關山則風月悽愴

隴水則肝腸斷絕龜言此地之寒鶴訝今年之雪而齡兮倏忽光華兮已晚不

雪雁門之躋先念鴻陸之遠非淮海兮可變非金丹兮能轉不暴與曝字同骨于龍

門終低頭于馬坂諒天造兮昧昧嗟生民兮渾渾絃外之音彌深悲切

【註解】一枝(莊子)鶴鷄巢巢父(古史考)許由夏一壺之中兩句(神仙傳)壺

空屋上日入之後公跳入壺中管寧藜牀(高士傳)管甯字幼安北海朱虛人常坐一

人莫能見惟費長房樓上見之管寧藜牀(高士傳)管甯字幼安北海朱虛人常坐一

康鍛竈（晉書嵇京傳）康性好鍛宅中有一柳樹

連關洞房（枚乘七發）洞房清宮連關

者（後漢書樊宏傳）南陽湖陽人宏父重字君雲

做關樊重第（後漢書樊宏傳）南陽湖陽人宏父重字君雲

好貨殖其所起廬舍皆有重堂高閣陂渠灌注

王根宅（漢書元后傳）曲陽侯王根驕奢僭上赤

壁青（左傳）景公欲更晏子之宅辭曰

伏臘（左傳）同所以對於時令節氣叫做擬

晏嬰近市（左傳）景公欲更晏子之宅辭曰

臣之先臣容焉且小人近市朝夕

得所求小（晉書潘岳傳）岳作閒居賦其辭曰退

人之利也潘岳面城兩句（晉書潘岳傳）岳作閒居賦其辭曰退

風土（左傳）衛懿公好

輪軒（左傳）鶴鶴有乘軒者

爰居避風（國語）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外展禽曰今茲

海多（蓋借喻魏周強其出仕）陸機兄弟（世說）蔡司徒在洛見機陸兄弟

大風無情于鐘鼓（蓋借喻魏周強其出仕）陸機兄弟（世說）蔡司徒在洛見機陸兄弟

頭士衛（晉書韓伯傳）伯字康伯穎川長社人又（殷浩傳）浩甥康伯浩素賞

住西頭韓康甥舅（晉書韓伯傳）伯字康伯穎川長社人又（殷浩傳）浩甥康伯浩素賞

賤親戚離因而泣下（按）子山本吳

人時因流寓長安故其所云如此

蝸角（莊子）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

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相與爭地而戰

蚊睫（晏子春秋）景公曰天下有極細者乎對曰有東海有蟲集於

蚊睫再飛而蚊不為驚臣不知其名而東海有通者名曰鶴螟窟室（左傳）鄭伯

子（顏闔魯君欲相見而不肯使人以幣）珠柱（梁之絃柱）以

先焉（按）坯後之牆也

玉裕（漢董仲舒著有）棠梨館

梨(揚雄甘泉賦)度三巒兮偁棠 酸棗臺(水經註)酸棗縣城西有韓王望 枝格(樹高長枝)

簣覆(論語)譬如爲 堂坳(莊子)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 長柄寒匏(世說)陸士衡

他言惟問東吳有長柄壺(齊書王延之傳)延之清貧居於 坐帳無鶴(神仙傳)

則會稽人吳王徽之武鳥甚尊敬之詔令立宅後告言病須臾便死帝埋葬之以日中死哺時

不能至建鄴也支牀有龜(史記龜策傳)南方老人用龜支牀足行二十餘歲老人 歷陵

枯木(歷陵地名漢屬豫章郡)應劭漢官儀)豫章郡樹生 睢陽亂絲(史記)梁孝築東

賦(西京雜記)梁孝王集諸遊士使各爲 夏日可畏(左傳)趙盾夏日之日 雲氣蔭于叢

著(史記龜策傳)聞善生滿百者其 金精養于秋菊(玉函方)甘菊九月 棗酸(味酸之

變種也即爾(醉當酸)讀若思形似桃而較桃 奠(讀若郁山李也)詩 愚公之谷

老父問之曰是爲何谷對曰爲愚公之谷 抽簪(講乘官也)鍾會遺 無水恆沈(莊子郭



水而沈者曰陸  
沈比世之隱者  
二春負耜  
(皇甫謐高士傳)林類者魏人年且百歲底春披裘拾遺種於故畦並歌並進孔子通衛望之於野願謂弟子曰彼奧可與言

者  
五月披裘  
(皇甫謐高士傳)披裘公者吳人也延陵季子出遊見道中有遺金願披裘公曰取金公瞋目拂手而言曰何子處之高而視人之卑五月披裘而負薪

豈取金  
葛洪藥性  
(晉書葛洪傳)洪師事南海太守上黨鮑玄傳京房卜林  
(前漢書京房傳)京房

者哉  
字君明東郡頓丘人治易長于災變分六十四  
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為候各有占驗  
忘憂草  
就是萱草長樂花  
(傳威紫花賦序)紫花一名長樂花舊生

於蜀  
(按)此講身非故園即景鳥逐酒  
(莊子)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廟鳥駭視悲憂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魚聽琴

鼓琴而淵魚出聽  
(韓詩外傳)昔伯牙擅權驕恣駟數諫之憲不能容出為長岑長暉不

之官而婦  
卒於家  
吳質以長愁養病  
(魏志吳質傳)質字季重與徐幹等並見友于太子二十二

發所慮實深但欲保身  
勅行不蹈有過之地  
鎮宅神以埋石  
(淮南畢萬術)埋石四隅家無鬼厭山精而照鏡  
(抱朴子)蕩物之老

者其精能假託人形以眩惑人目而常試人惟不能於鏡中易其真形耳是以古之入  
山道士皆以明鏡九寸以上懸於背後則老魅不敢近人  
(按)厭字當作禳字解說莊烏

之吟  
(史記)越人莊烏仕楚執珪有頃病楚王曰烏思魏顛之命(左傳)魏武子有嬖妾

越則越聲  
不思越則且楚聲往聽之猶尚越聲也  
魏顛之命  
(左傳)魏武子有疾命顛曰必嫁

是妾疾甚則曰必以殉及 王霸之子（後漢書王霸妻傳）太原王霸少立高節光武時連

卒穎嫁之曰從其治命 子伯為楚相令子奉書於霸車馬服從雍容如也霸子時方耕於野聞賓至

投來而歸見令狐子沮作不能仰視霸目之有愧容妻釋其故而始爽然 椎髻梁鴻之

妻（後漢書）梁鴻娶同縣孟氏女始以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答乃更為椎髻著布衣

操作而前鴻喜曰此真梁鴻妻也（按）前漢陸賈傳註 椎髻一撮之髻其形似椎也 焦麥

（馬洪督誅）一畦 田一區也 騷騷（後漢書張衡傳）寒風起而未至兮拂穹 空倉雀噪（漢

妻盤中詩） 玉妻盤中詩 空倉雀常苦饑 懶婦蟬嘶（詩疏）絡緯鳴懶婦驚（按）絡緯 草濫吹噓（草濫是以草芥

意思吹噓是左助的意思）魏 藉文言之慶餘（易乾卦文言）積善之家必有 門有通

德（後漢書鄭康成傳）國相孔融告高密縣曰昔東海于公僅有一節猶或戒鄉人修其門

為齊徵士 若漢鄭公 家承賜書（前漢書敘傳）班彪字叔度 玄武（三輔舊事）未央 鳳凰之虛

（三輔黃圖）漢宮殿有鳳凰殿 受釐宣室（史記賈誼傳）孝文帝方受釐生宣室（按）長

楊直廬（三輔黃圖）長楊宮在今盩厔縣東南三十里直宿所止曰廬（按）本傳云父肩

崩川塌四句此言梁武遭侯景之亂遂至於亡國也長離星名(司馬相如賦)前長離而後尙皇三危(滇志)在三危山在今雲南雲龍縣西

九折坂名在四川榮經縣西邛崃山山路艱險登者九折乃得上(漢書)王陽爲益州刺史行部至此嘆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按)此言屢經色難也荆軻

寒水(史記荆軻傳)荆軻入秦燕丹餞之易水上(前漢書蘇武傳)武字子卿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蘇武秋風天漢元年使匈奴二十年不

降還爲典屬國(按)此諱已聘魏國而身留長安也隴水則肝腸斷絕隴水在今陝西隴縣西北(隴頭歌辭)隴頭

言在西魏時有鄉關之必也龜言此地之寒(晉書苻堅載記)高陸人穿井得龜大三尺堅命太下池

丞高虜夢龜謂之曰我本將歸江南遭時不遇殞命秦庭鶴訝今年之雪(劉敬叔異苑)晉太康二年冬大雪南洲人

也於是飛去(按)此二句言己在西魏如客龜元帝死如堯崩元帝江陵之陷在十一月魏人戕帝在十二月所以引寒雪爲喻也光華當作年雁門

之蹄(漢書段會宗傳)會宗復爲都護谷永予書戒曰願吾子因循舊貫毋求奇功終更遜還亦足以復鴈門之蹄(應劭注)蹄隻也會宗從沛郡下爲雁門又坐法免爲蹄隻不

偶也(按)此言己之數奇不偶也雁門山即勾注山在今山西代縣西北雪當作洗徐解說鴻陸(易漸卦)鴻漸於陸夫征而不

句(國語)雀人于海爲蛤雉入于淮爲蜃(郭璞遊仙詩)淮海變微禽吾生獨不化(抱朴子)九轉內神鼎中金丹有一轉至九轉之法(按)此言國亡家破不得已而屈節非如

入淮海而能變壓拾髮（秦記）龍門山在河東界禹鑿山斷門一里餘黃河自金丹而可轉洪爐也。暴骨龍門中流下兩岸不通車馬魚登者化爲龍不登者點額暴顛

而返低頭馬坂（戰國策）昔馱驥駕鹽車上吳坂遷延負轅而不敢進諒天造兮昧昧（易經）遭伯樂仰而鳴之知伯樂知己（按）此言屈節羅辱也

草味見（易經）嗟生民兮渾渾（淮南子）渾渾沈沈孰知其前（按）此言天道既昧茫而不可問而生民安於不知不識也

〔總評〕看是處處說小園卻句句道心事固不僅以堆砌見長。征人遷客。杜宇枝頭。展此文而讀之。其感慨爲何如。

### 小園賦

講到很小的一條檉枝上，要是遇着巢父，就可以得着安巢的地方了；很狹的一箇壺蘆中，要是遇着壺公，就有了容身的地位了。況且像管寧祇有一箇藜牀，雖然穿了，還可以坐着；像嵇康祇有一箇鐵竈，既然熱燒了，就可以睡覺；何必必要學着南陽的樊重，和西漢的王根，把屋宇蓋造得多而且講究呢？我有好幾間破屋子，地位些是冷靜，差不多在人世以外，不過暫時借這箇度日子，避避風雨。雖然像晏嬰的屋子，離市上很近，但是我並不想在這裏求得朝夕的利益；像潘岳的屋子，面朝着城郭，姑且暫圖閒居的快樂罷了。況且我的志願，同黃鶴戒露相似，並沒有乘軒的希望；又同爰居避風相似，

對於鐘鼓，本來是毫無情意的。又彷彿陸機兄弟，不妨同居在一處；像韓康芻豢，何必要分別開來作爲兩家呢？縱然是地位狹小，同蝸牛的角度，和蚊子的睫毛一般，只要可以容身就算了。我於是在窟室中走來走去，略同於鑿坯，當桐閣露落，柳下風來時候，也頗覺得非常快樂。屋子裏面掛着珠柱的琴，藏着玉杯的書，雖然比不上棠梨館和酸棗臺，但是地方也不能算過於狹窄了。園中也有榆柳兩三行，桃梨一百多株。撥着蒙密的樹枝，就可以窺見窗戶，循着欹斜的線，就可以得着路徑。蟬在樹上，因爲有了遮掩，可以不必驚慌；雉在草中，因爲沒有網羅，可以不必恐懼。小草同高樹，互相混合，高枝同低枝，交相錯雜。論山的高，祇有一簣之覆；論地的深，却同堂角的坳。因此狸貓不得不同居一窟，乳鶴不得不同居一巢。況且園中長着連珠的菌蕈，和長柄的壺蘆，可以免肚子的飢餓，可以供身體的棲息。區劃很是欹側，房室很是狹小。屋頂用茅草蓋着，一遇下雨，就穿漏了。屋簷直倚，足以妨帽，窗戶平行，足以礙眉。帳中雖沒有仙鶴坐着，牀足幸虧有靈龜支着。園中的鳥，都覺得很是閒暇；園中的花，全依着四時開放。所以住在裏面的主人，心意同歷陵的枯樹一般，不復再有生機；頭髮像睢陽的亂絲一般，無心更加梳櫛了。並非是炎夏的酷日，却時時覺得可怕；雖異夫深秋的氣象，却往往發生悲感。幸喜有一寸二寸的小魚，三竿兩竿的竹子，可以娛樂。況且時常有雲氣，蓋在巖巖上面，金精養在

秋菊還有酸棗酸梨，山桃郁李，件件都備。有時落葉堆着半牀，有時狂花開了滿屋——這叫做野人之家，也可以算做愚公之谷了。我於是在茂林中，略爲偃息，就覺得散髮抽簪，是一種最可以羨慕的事情。所以屋子裏雖然設着門，可是通年關着，沒有什麼人進出的。又比方雖然沒有水，但是所有各種物件，總是永遠沈在底下的。而且當三春的時候，往往負鋤相訪，當五月的天氣，還是披裘遊行，真可以算得連寒暑也不知道的了。有時候還要到葛洪處，去訪問藥性，到京房處，去聽聽易論。只可惜沒有忘憂草，可以解憂，沒有長樂花，可以娛樂罷了。鳥呀！鳥呀！你爲什麼也喜歡出來逐酒？魚呀！魚呀！你爲什麼也喜歡出來聽琴啊？況且南北兩地，寒暖不同，因而把習慣改變了。從前崔駰因爲鬱鬱不樂，損其天年，吳質借着長時憂愁，養他病體，我自前的地位，真是同他們有點兒差不多。祇得把石頭埋在屋子的四角，借着這箇，來鎮壓宅裏的鬼神，把明鏡照着，借着這箇來禳解山中的鬼怪。屢次同莊鳥一樣，不免發動故國的呻吟，有時候幾幾乎要實行魏顛的亂命了。一到了薄暮時候，攜着家中老幼，都聚集在一間屋子裏，兒子蓬頭，老妻椎髻，一點兒不加修飾。肚子餓了，就把焦麥兩甕，寒菜一畦，拿來充飢。那時候只覺得風聲騷騷然，樹木被它搖動着，天容慘慘然，雲霧低壓在地上，空虛的穀倉裏，那廡雀兒還是聚着聒噪，秋蟬叫起來，那懶惰的婦人，居然給它驚醒了，一箇人到了這種地位，

你想多麼苦痛啊！我還記得從前在南朝時候，不過一箇草芥的小臣，却濫叨爵祿，借着文學，獲得高位，門戶很高峻，同鄒康成的通德門差不多。家裏又藏着皇上所賜的書，或任玄武觀的侍從，或爲鳳凰虛的參議，或受祭餘的胙肉，或直宿在長楊宮，恩遇總算是隆重極了。想不到，因賊臣侯景的篡逆，竟弄到山崩川竭，冰碎瓦裂，大盜移國，從此就長離永滅了。中間又不知道經過多少困難，方才到北朝來，簡直同荆軻易水之歌，蘇武秋風之別一樣的一路上所經過的關山，只覺得風月悽愴，到了隴水地方，就把肝腸斷絕了。總之身在客地，心裏終不免時時想念故國，同苻堅時的客龜，晉朝太康年間的二鶴，有什麼分別啊！唉！一百年的光陰，不過一霎時的工夫，如今我自己的年華，已經是老了，既不能像段會宗的洗去了雁門的厄運，反而像鴻雁的，飛在大路上，遠去而不復返了。我不能像麻雀兒的，一入海中，就變爲蛤，像雉雞的，一入淮水，就變爲蜃，又不能像金丹似的，在洪爐中九轉功成。既然不能學鯉魚的暴骨龍門，祇得效古時千里馬，拖着鹽車上山路罷了。唉！天道既然茫昧，無從問訊，那民生又不識不知，這怎麼好啊！

面面顧到法。譬如要表揚一箇人，而題目又不是可以側重這箇人立論的，或者這箇人，雖然與題目有關係，而其可以表揚的地方，似與題目不

大關切。於是想盡法子，由遠及近，終歸達到表揚這箇人的地步，而又須不著一些痕跡，好像做一樁事情，細針密縷，各方面都能夠顧得周到。這種文章，讀來那得不令人叫好呢？

### 重修至德廟記

周

忱字尚如，明吉水人。永樂年間以進士授刑部主事，預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宣德時官至戶部尚書，卒。賜諡曰文襄，著有雙崖集行於世。

宣德五年秋七月，禮部郎中豫章況鍾、伯律奉璽書擢守於蘇州。視事之日，吏以囚牘進，見民之繫於獄者凡千餘人，尚爭務勝，交相訐訟，有經十餘載而未決者。伯律姑置弗問。「隱約依稀欲言又止，養精蓄銳。」聿展下文文章之妙，即在此處。越明日，率郡之父老，祇謁於吳泰伯廟，見其堂宇傾仆，垣墉頽圯，吏民奉祀弗虔，乃喟然歎曰：「民不見德，宜乎刑之弗清也。是非郡守之先務乎？」即日命工度材，撤其舊而新之。曰：「堂曰室，曰門，曰廡，爲屋凡四十楹，繚以周垣，堅以甃，不十日而告成。復率父老潔牲醪，禋祀於廟，居人過客，瞻望咨嗟。於是獄之繫囚，交相媿悔，曰：「泰伯以天下讓，民



無得而稱焉。吾輩所爭，僅錐刀之末耳。何重貽竟俟之羞乎？皆相與俯伏庭下，自服其辜。不數日而獄至空虛。交相映帶，一緊銜上文。予時奉命巡撫於江南列郡，至蘇州，祇謁祠下。父老以其事告，且曰：昔者狄果公以冬官侍郎爲江南巡撫使，毀吳楚滌祠千七百所，而此廟則在所留而不毀者。去今千年，得吾郡侯葺而新之，巡撫使之來，又適當其時。吳民觀感興起，自今其無復爭競之風乎？不貼予乃登其父老而告之曰：方秦伯之奔吳也，斷髮文身，示不可立，然荆蠻義之從而歸者千餘家，遂端委以臨其民。是欲辭富貴而富貴隨之，及其後世夫。讀若扶差狃於必勝，窮兵黷武，破越困齊，欲霸天下，卒之國亡身戮，妻子爲虜。是欲求富強而失其富強矣。然則吳地數千年之富庶，由秦伯之三讓有以致之也。其鬪訟之成，風者亦由夫差之好勝有以啟之也。夫爾民欲爲秦伯之讓乎？欲爲夫差之爭乎？一則廟食萬世，一則貼譏千載，其得與失必有能辨之者。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此予與太守者，望於吾民之意。父老曰：善。請以是爲記，遂書於麗牲之石，使四方之來謁者，咸有所觀感而興起焉。豈獨蘇州之民而已。

哉。無一處不顯得完密周到。無一筆不出以細膩妥貼。

【註解】**宣德** 明宣宗的年號。**豫章** 地名即今江西南昌。縣漢朝為豫章郡治。**瓦鍾** 字伯律官蘇州府知府在任十三年當時有况青天之譽。

**璽書** 璽是皇帝所用的即奉以至為之。詔書上必加璽即所以叫做璽書。**祇** 當敬字解。說。廡 堂下周圍之屋叫做廡亦叫做廊。**楹** 就是屋柱可以計屋之數目叫做**楹**。

**做錐刀之** (左傳)錐刀之末將盡爭。此蓋喻其細也。**狄梁公** 就是狄仁傑。唐朝封為梁公。**冬官** 周朝置六官以司空為冬官。唐朝改工部為冬官。後

又復其舊後。**淫祠** 就是濫設之祠廟也。(唐書)狄仁傑持節江南毀吳世仍習稱之。楚淫初千七百所止留夏禹吳太伯季禮伍吳四祠。**斷髮文身** 立季歷

於是太伯仲雍犇荆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以避季歷見(史記吳太伯世家)按文身是雕鏤皮臂為文飾的意思斷髮是截斷頭髮也。此與太伯蓋從荆蠻風俗也。**端委** 玄

之衣委貌之冠也。(左傳)晏平仲端委立於虎門之外。**狃** 是習字解。說。**國亡身戮** 越師入吳因使人告於吳王曰王其無

越滅吳見(國語)麗牲 麗當繫字解說(禮記)君牽牲既入廟門麗于碑按這就是麗牲之石之解說。

【總評】叙述禮讓化民的是一篇表章循吏文章而又能委曲求全不至

拋卻修廟本題。具見心靈筆妙。

### 重修至德廟記

評註古文百法示範卷之三

宣德五年，秋七月，禮部郎中豫章人况鍾——表字叫做伯律——他奉着璽書，陞授蘇州府知府。上任那一天，屬官拿着犯人的名冊進呈，他瞧着百姓關在牢監裏的，大約有一千多人，還是各爭勝利，互相批駁，甚至於有經過十幾年，還沒有決定的。伯律都暫時擱起來，不去問他。到了明天，帶領府中的父老，恭恭敬敬的去拜謁吳泰伯廟，見他堂屋都倒了，牆壁都坍了，官吏和人民，奉祀不能夠虔誠，於是喟然歎息道：『百姓不知道什麼叫做道德，怪不得刑事終於不能清理，這不是做知府的第一件要事嗎？』當天就招集工匠，計算材料，把舊的撤去，改用新的。什麼堂咧，室咧，門咧，廡咧，統計屋子，有四十間，把圍牆打起來，把磚頭疊得很堅固。不到十天，工程就完了。仍復帶領府中的父老，把牲口和酒，辦得很是潔淨，恭恭敬敬的，在廟中設了祭奠。無論居人和過客，瞻仰廟宇，都歎息起來。於是在牢監中關着的犯人，也都互相慚愧悔悟道：『泰伯把天下讓給別人，百姓還是無從稱贊他，我們所爭的不過區區，同錐子和刀子的尖頭差不多，為什麼拿這些小事情，使得知府大人，沒有面子呢？』因而都伏在法庭底下，各自承認罪狀。不到幾天功夫，那牢監竟連一箇犯人也沒有了。我當那時候奉着朝廷的命令，來巡撫江南各府。一到蘇州，恭恭敬敬的來拜謁這箇廟，那些父老，就把這箇事情告訴我，並且說道：『從前狄梁公以冬官侍郎來做江南巡撫使，把吳楚兩地不正當的祠廟，毀壞

了有一千七百多處，祇有這箇廟，留着沒有毀壞。離開現在，已經有一千多年了。幸虧得着我知府大人，修理一新。這回巡撫使到蘇州來，剛巧遇着這箇時候，我們蘇州的百姓，瞻仰這廟貌，一定能夠感動興起，從今以後，或者不至於再有爭競的風氣哩！我於是請他父老上來，告訴他們道：『當秦伯奔到吳國來的時候，把頭髮剪着短短的，把皮膚刺得花花兒的，無非是表明他不可再做皇帝的意思；但是荆蠻箇百姓，都佩服他的義氣，跟着歸服他的，竟有一千多家。於是秦伯就穿着玄端的衣服，帶着委貌的帽兒，來治理他的百姓。這實在是要避却了富貴，那富貴偏是要跟着他。等到他的後代夫差，自以爲同人家打仗，可以一定勝的，於是專喜歡連年用兵，屢動干戈，破了越國，又去圍困齊國，心裏想要稱霸天下，到後來弄到國家滅亡，身體被人殺戮，妻子做了俘虜。這實在是要想求得富強，反而失却富強。這麼說來，吳國地方，好幾千年的富庶，實在都從秦伯的三讓，方才能够達到這箇田地。講到喜歡爭鬪和喫官司，養成這種風氣，也是從着夫差的好勝，方才開了這箇端緒的了。你們百姓，還是要學着秦伯的三讓呢？還是要學着夫差的爭鬪呢？一則在廟裏血食萬代，一則留着後人的批評，就是經過一千年，也不會磨滅，誰得誰失，一定有人能夠辦到的。孔子說道：『能夠拿着禮節互相退讓，那就是治國，也沒有什麼難處。』這就是我同知府大人所盼望於我們百姓的一番意思了。

「那些父老，都贊成我的話，并且請我把這幾句話寫起來，當作記文。我就寫在繫牲口的石上，使得四方來謁廟的人們，都有所觀感興起，那麼豈但是蘇州的百姓，受着好處嗎？」

蹊徑獨闢法。文字發議論，有與大概心意作特別的表見，這種法子，叫做

「蹊徑獨闢法。」這種法子，大約見於論史居多。

### 狙擊論

周

容

小傳見洪雲托月法

博浪一椎。古今樂道。或曰為計疎。或曰為謀密。予不暇辨也。卓爾夫以匹夫而謀帝王。計乃出於狙擊。且幾中。去聲又使虎狼之威。大索十日不得。事亦奇矣。然吾不以之奇。張良而以之奇。力士蹊徑獨闢力士何名何氏。史相傳止曰力士耳。夫以荆卿之勇。猶藉樊於鳥期頭。督亢圖止一見七首而死。乃力士一無所藉。去聲良報秦。狙擊幾中。又使虎狼之威。大索十日不得。事亦奇矣。其智深勇沈。豈僅僅一力士也哉。論名使復出而從事漢廷。噲等不足伍也。奈何陳涉起後。

英雄并出。力士終沒沒無所見聞。良亦不爲之一言於高帝。急人之日。并不爲表著姓氏。使傳之天下。後世良負士歟。略一停頓以蓄筆勢意者士當日與倉海君同隱。俱不屑以姓氏見乎。又烏知十日大索早毀軀滅迹不致良累。雷去聲乎。又烏知非亡命去終身以不中恥。遂灰心遁影於深山大澤間。逍遙學道。復先從赤松遊乎。總之以匹夫而謀帝王。擊畿中。又使大索不可得。求之兵法中。亦可謂之九天九地處。上聲女脫免者矣。斯豈一往之士所能爲。索隱扶微不刊之論而或者猶曰。狙擊之役。良一往氣盛。故圯上老人以進履教之。是以卒能成功。予曰。良縱不遊圯上。亦必以功名顯。何也。倉海君者。圯上老人之輩也。故所薦力士亦如此。語曰。神龍見首不見尾。力士是也。張君之辭封辟穀。已先受之力士矣。以張良與力士雙收作結

妙妙

【註解】狙擊

顯猿屬也。狙擊講乘人之不備而擊之如猿狙也。○秦始皇東游至陽武博浪沙中。韓人張良令力士操鐵椎狙擊之。誤中副車。始皇驚求弗得。令天下

大索十日博浪沙

在今河南省陽武縣南首

荆卿

即荆軻衛人。其先乃齊人。徒於衛。衛人謂之慶卿。之燕。燕人謂之荆卿。好讀書擊劍。燕太子丹使刺秦王政。荆卿以

樊於期首及督亢地圖獻秦秦王見之軻取圖奏之秦樊於期罪於燕秦購求其首千金及

荆軻將刺秦王力勸於督亢燕國頂豐肥的地方在今京兆涿縣東南角有督亢坡就是匕首頂短等講樊噲等

期獻首於期遂自刎噲沛人從前業屠狗從高且起陳涉名勝陽城人與吳廣一同起兵抗秦不成而死倉海君張良東見倉海君因得力士赤

松赤松子古時的仙人張良功成後九天九地孫子軍形篇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功於九天之上處女脫

兔孫子九地篇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或者數語或指蘇軾賦作留侯論有子房不為伊尹太公之謀而特出於荆軻聶政之計以儻倖于不死

此圮上老人所為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鮮腆而深折之云云進履圮上老人良游下邳圮上有一老父直墮其履圮下

疆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因長跪履之父曰孺子可教矣約期會此授以兵書曰讀此可為帝王師矣辭封高帝欲封良使自擇齊三萬戶良

足矣不敢辟除也辟穀講不食穀類也良素當三萬戶辟穀多病入關即杜門導引不食穀

【總評】心裁獨出花樣翻新此之謂讀史有得。

狙擊論

漢朝張良博浪沙的一椎子，凡是古今的人們，都很喜歡談他。也有人說他計策太疏漏的，也有人說

他謀爲很周密的。我也沒有工夫去辨駁。他講到以一箇人去謀死帝王，他的計策，竟出之於狙擊，而且幾乎被他擊中，又能夠使得凶很像虎狼的秦國，大大的搜尋了十天，究竟沒有給他們捉得去，這事情也算奇怪了。但是我倒不奇怪張良，反來奇怪這箇力士。力士的名字叫什麼，姓的是什麼，都不知道。據歷史上的相傳，不過叫他力士就罷了。論到像荆卿這般的勇往，尙且要靠樊於期的頭和督亢的地圖，做過引導，方才可以去刺秦皇。但是也不過一現短劍，就此死了。現在這箇力士，一樣也沒有什麼依靠，意要想替張良向秦國報仇，伏在一傍，把椎子打去，幾幾乎被他打着；又能夠使得同虎狼一樣兇狠的秦國，大大的搜尋了十天，終究不會給他們捉得去，這事情也算奇怪了。他的智力，這樣深密，他的勇氣，這樣沈着，難道單單是一箇力士能夠做到的麼？假使他出來輔佐漢室，那樊噲這些人還差得遠哩！爲什麼自從陳涉起義以後，英雄豪傑，並時出來，獨有這箇力士，却始終沒有給人家耳聞目見？那張良也不在高帝急須用入的時候，替他說一句話，并且也不替他表白姓氏，使得他流傳在天下後世，那張良總算對不住力士吧。或者這箇力士，那時候跟着倉海君一同隱居，都不樂意把姓名表白在這世間嗎？並且安知他當秦始皇十天大大搜索的時候，早已經毀了身體，滅了形迹，不使張良受累嗎？又安知他不是亡命而去，一生一世，因爲沒有打着秦始皇，就此把心腸



冷了，將身子躲在深山大澤中間，自由自在，專意學道，跟着赤松子去游覽嗎？總而言之，以一匹夫去謀刺做皇帝的人，幾幾乎被他打着了，並且能夠使得他搜尋了十日，終沒有給他捉得去，就兵法上面說起來，也可算得是「九天九地處女脫兔」的了。這種事情，豈是一往直前的人，所能夠做到的麼？但是還有人說：『這種事情，那張良未免一往直前，血氣過盛，所以後來圯上老人，就把穿鞋子的事情來教訓他，因此成就了極大的功業。』我說道：那張良即使沒有遇着圯上老人，也必定以功名顯著的，何以見得呢？因為倉海君的人，就是圯上老人同類的一班人，所以他薦舉的力士，也是一箇樣子的。古人說道：「凡是神龍，總是祇見他的頭，不見他的尾巴的。」力士的行爲，就合着這句說話了。這樣說起來，那張良的辭了封爵，辟去穀食，去安心學道，一定是已先受了力士的教訓了。

正大發揮法。一箇正大光明的道理，用筆來儘情發揮，寫出來沒有絲毫散蔓的意義，沒有一處浮泛的句子，務使語語真摯，處處慰貼，於是至情流露，讀來自覺動人。

求通親親表

曹

植字子建三國魏文帝丕之弟操之第三子也十歲即能援筆屬文瞬息千言後封陳王既就國每欲求別見幸冀試用終不可得遂抑鬱以疾卒謝靈運極推

重其文章嘗言天下文章只一石子建獨得八斗著有曹子建集十卷

臣植言。臣聞天稱其高者。以無不覆。地稱其廣者。以無不載。日月稱其明者。以無不照。江海稱其大者。以無不容。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夫天德之於高物。可謂弘廣矣。蓋堯之爲教。先親後疎。自近及遠。其傳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及周之文王。亦崇厥化。其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讀若于家邦。是以雍雍穆穆。風人咏之。者周公弔管蔡之不成。廣封懿親。以藩屏王室。傳曰。周之宗盟。異姓爲後。誠骨肉之恩。爽而不離。親親之義。實在敦固。未有義而後。其君仁而遣。其親者也。至理名言伏維陛下。資帝唐欽明之德。體文王翼翼之仁。惠洽椒房。恩昭九親。羣臣百僚。番休遞上。執政不廢於公朝。下情得展於私室。親理之路通。慶弔之情展。誠可謂恕己治人。推惠施恩者矣。首先休讀乃兄文極騰挪之勢。至於臣者。人道絕緒。禁錮明時。臣竊自傷也。不敢

過望交氣類脩人事。叙人倫。近且婚媾不通。兄弟永絕。吉凶之問塞。慶弔之禮廢。恩紀之違。甚於路人。隔閼之異。殊於胡越。今臣以一切之制。永無朝覲之望。至於注心皇極。結情紫闥。神明知之矣。然天實爲之。謂之何哉。退省諸王。常有戚戚具爾之心。願陛下沛然垂詔。使諸國慶問。四節得展。以叙骨肉之歡。恩全怡怡之篤。義妃妾之家。膏沐之遺。歲得再通。齊義於貴宗。等惠於百司。如此則古人之所歎。風雅之所泳。復存於聖世矣。迴環宛轉臣伏自惟省。豈無錐刀之用。及觀陛下之所拔授。若臣爲異姓。竊自料度。不復於朝士矣。若得辭遠游。戴武弁。解朱組。佩青紱。駙馬奉車。趣入聲讀得一號。安宅京室。執鞭珥筆。出從華蓋。入侍輦轂。承答聖問。拾遺左右。乃臣丹情之至願。不離於夢想者也。遠慕鹿鳴。君臣之宴中。詠棠棣。匪他之誠。下思伐木友生之義。終懷蓼六。讀若莪。罔極之哀。每四節之會。塊然獨處。左右唯僕。隸所對。惟妻子高談。無所與陳。發義無所與展。未嘗不聞樂而增心。臨觴而歎息也。至性至情臣伏以爲犬馬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不能動天。崩城隕霜。臣初信之。以臣心况。徒虛語耳。若葵藿之

傾心太陽。雖不爲之迴光。然終向之者誠也。臣竊自比葵藿。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之明者。實在陛下。比喻痛切讀之臣聞文子曰。不爲福始。不爲禍先。今之否隔。友于同憂。而臣獨唱言者何也。竊不願於聖代。使有不蒙施之物。有不蒙施之物。必有慘毒之懷。故柏舟有天只談若紙之怨。谷風有棄予之歎。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其君者。不敬其君者也。臣之愚蔽。固非虞伊。至欲使陛下崇光被時雍之美。宣緝熙章明之德者。是臣僕僕之誠竊所獨守。實懷鶴立企佇之心。敢復陳聞者。冀陛下儻發天聰。而垂神聽也。無一字不從心坎中流出。雖誦至終篇猶未能契然置之。

〔註解〕

求通親親

按太和五年子建求存問親戚因作此表

大哉堯之爲君三句

見論語

克明俊德

四句

見書堯典按九族者以自己作本位直系親則上至高祖下至玄孫旁系親則由自己橫推至三從兄弟而止蓋以族兄弟再從兄弟堂兄弟兄弟同爲高祖之四世孫

故也百姓謂百官也此講能明俊德之士任用之以和刑于寡妻二句見詩大雅刑當

睦高祖玄孫之親九族既化則百官自然平和章明也雍雍當作和睦解說與離字通詩周頌有來雖離穆穆

當作美字解說又當作深遠風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周公

解說詩大雅穆穆文王風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周公

弔管蔡之不咸弔當作傷感解說咸當作和同解說按周公名旦封於魯今山東曲阜縣

舊即蔡城也周常武王崩成王年幼周公攝政管蔡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避

居東都後成王迎周公歸管蔡懼乃挾紂子武庚叛王命周公討之殺武庚誅管囚蔡史稱大

義滅親左傳僖二十四年富辰曰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周之宗盟兩句左傳隱十一年滕侯薛侯來

周之宗盟異姓爲後骨肉之恩二句爽當作差忒解說此譎兄弟之間難稍有差忒而亦不相離也未有義而復其君兩句

見孟陛下指魏文帝而言帝唐欽明之德書堯典欽恭慎的椒房爾雅翼椒實多

稱椒房取其實能蕃衍的意思以椒塗屋取其溫暖九親與九族同婚媾不通四句魏氏春秋是時待遇諸國法峻

植及白馬王彪回國欲同路東歸胡越胡在北方越在南方淮南子朝覲禮曲禮天

以叙隔闕之思而監國使者不聽胡越自其異者觀之肝膽胡越也朝覲禮曲禮天子嘗依而立

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觀天子當皇極書洪範建用皇極宮中之小門也後漢書

寧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皇極傳皇大極中也紫闥崔駰傳攀臺階闥紫闥

天實爲之兩句見詩戚戚具爾詩大雅戚戚兄弟莫遠具爾註戚戚內相親也

具猶俱也爾謂進之也王與族人燕兄弟之親無遠

無近俱揖豈無膏沐見膏沐（詩術風）錐刀之用（東觀漢記）黃香上疏曰遠遊（蔡邕獨斷）遠而進之也

服武弁侍中冠解未組佩青紱紱即綬也此講不為諸侯而仕於朝也（禮玉藻）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漢書百官公卿表）凡二千石以上銀印

青綬馬都尉掌駙馬即副車之馬也奉車掌御坐與車趣得一號趣當作疾疾遽解

說說當作命令解說此珥筆珥與珥字通當作吮字講翼速博得一命也珥筆解說按即吮毫的意思拾遺左右（漢書）劉向蕭望之並拾遺左右

君臣之宴（詩小雅鹿鳴詩序）棠棣匪他之誠棠與常通（詩小雅常棣詩序）常棣燕鹿鳴宴羣臣嘉賓也

伐木友生之義（詩小雅伐木詩序）伐木燕朋友故（詩小雅蓼莪）蓼莪罔極之哀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欲報之塊然當作子聞樂附心漢武帝初即位大臣徵吳楚七國行軍力裁仰諸侯

德昊天罔極然解說聞樂附心漢武帝初即位大臣徵吳楚七國行軍力裁仰諸侯王明同入朝天子置酒勝聞樂聲而泣（列女傳）杞梁妻者齊杞梁殖之妻也齊莊公問其故作聞樂對擊切杞涼詞不錄

崩城襲宮殖戰死杞梁之妻就其夫屍於城下而哭之道路遇者莫不為之（淮南子）鄒衍事燕惠王盡忠左右譖文子姓辛名斨葵丑揮涕十日而城為之崩隕霜之王繫之仰天而哭夏五月為之下霜文子濮上入即范蠡

師計（書君陳）惟孝友于兄弟（傳）柏舟有天只之怨只是語已詞（詩鄘風柏舟詩序）柏舟其姜自誓

然也友于言善父母者必友於兄弟

也其詩曰母也天只不諒人只(傳)諒谷風有棄予之歎詩小雅有谷風之什刺幽王也信也母也天也尚不信我天謂父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篇中有將

安將樂女轉伊尹恥其君不為堯舜伊尹名摯力牧之後生司空桑(書說命)昔先正棄予之句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

愧悔若撻于市(按)崇光被時雍之美時當作是字解說雍當作和字解說(書堯典)光保衡即指伊尹被四表(傳)言其名聞充溢四外(文)黎民於變

時雍(傳)言天下衆民皆變宣緝熙章明之德(詩大雅)於緝熙致化從上是以風俗大和也謹慎鶴立

引領而望  
之意思

【總評】心肝嘔盡成此至文使頑石點頭泥人墮淚是天地間有數文字。

求通親親表

臣植上言。臣時常聽見說，天所以稱讚它高的緣故，就是因為沒有一樣物件不受它覆蓋，地所以稱讚它廣的緣故，因為沒有一樣物件不受它載着，日月所以稱讚它明亮的緣故，因為沒有一樣物件不受它照着，江海所以稱讚它浩大的緣故，因為沒有一樣物件不受它容納。所以孔夫子說道：「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講到天的德器，對於各種萬物，真可以算做廣大極了。那堯帝的德教，先從親近的起，後來方才輪到疏遠的人，所以堯典上說道：「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敘，平

章百姓。」等到周朝的文王，也很注重教化，所以詩經上說道：「刑于寡妻，至於兄弟，以御于家邦。」所以詩人稱美他雍雍穆穆。又如周公因為感歎管叔蔡叔等不能够和協，因而大封自己人，教他們來保護王室，左傳上說道：「周之宗盟，異姓爲後。」實在說起來，凡是骨肉的恩情，有時候雖然不免有些兒不和協，終究是不能分離的。親親的道理，委實在於和陸堅固，決計沒有守義的人，竟會把他君上置之腦後，仁愛的人，竟會把他骨肉遺棄的。我想陛下具着堯帝欽明的德量，體着文王小心翼翼的仁愛，凡是皇后的家族，九族的戚黨，都受着恩惠不少，在朝的許多臣子，都可以更番休息，挨次上陞。執着政權的人，固然不至於在朝廷上把公事廢棄，那臣下的一片私情，也可以在私室中伸展。所以能夠把親愛之路疏通，弔賀之情伸展，真可以說得慤己洽人，推惠施恩的了。講到像臣的現在情形，做人的道理，已經斷絕了，在聖明時世，竟會受着禁錮，仔細一想，委實可以自己悲傷自己。哩臣的心裏，雖是不敢具有極大的希望，要想交通氣類，脩理人事，敦叙人倫，但是就目前情形講起來，甚至於親戚不相通問，兄弟永遠隔絕，吉凶的消息，從此塞住了，慶弔的禮節，從此廢除了，弄到一家的人，比路人和外國人，還要疏遠。現在臣因爲照着新定一切制度，從此永永沒有朝見的日期，所以望着宮門，天天哭泣。做臣子的區區一片忠心，連神明也應該知道的，但是那老天不肯幫忙，那麼



還有什麼話可說呢？臣有時候，退下來省察諸王的意思，似乎時常把着一種互相關切，要想同時並進的心意，所以敢請陛下，立刻下了一道詔書，使得諸國慶弔的音問，四時不絕，借着這個，可以弑骨肉，的歡恩，全兄弟的厚義。至於妃子和妾媵的家族，一年裏面，不妨令他們通問兩次，使得跟着貴族和百官，受着同等的恩惠。這麼一來，於是乎古人所歎美的，詩經上所詠歌的，都可以重復在今世發現了。臣私自省察，也並不是一點兒沒用的人，後來瞧着陛下所拔擢的人們，也不過如此，倘若臣處着異姓的地位，一定不會比着在朝的人士，反而居後的。若是能够脫卻了諸侯所戴的遠遊冠，改用了侍中所戴的武弁，解去朱組，改佩着青紱，無論駙馬奉車，只要趕快得着一個命令，從此安安耽耽的住在京裏，吮着筆頭，拿着鞭子，出入侍從，承答聖君的問訊，時時依在左右，遇着陛下有過失的時候，可以隨時規諫，這幾種事情，實在是臣心裏所極希望，連夢中也不會忘却的。臣時常羨慕着詩經上所載鹿鳴君臣之宴，棠棣篇中「兄弟匪他」的警誡，伐木篇中「不如友生」的意義，蓼莪篇中「昊天罔極」的哀痛，每到了四時佳節，孑然獨自一人住着，願着左右，祇有用人，相對的祇有妻子，有時想高談闊論，却無處去陳訴，有時對於義理偶有發明，也沒有地方可以宣布，在這個當兒，差不多沒有一次不聽見音樂，心裏就覺得不快活，對着酒杯兒，就要發生歎息哩！臣的愚見，以為犬馬

雖有誠心，不能感動人類。譬如人類，雖有誠心，也不能夠感動天心。古人相傳，說是凡是一個人到了極痛苦的時候，那城牆也會給他哭坍，五月的熱天裏，也會飛起霜來。這種事情，臣從前也是很相信的，現在把臣的心來一比較，覺得完全是一種空話罷了。若是像葵藿的，把它的心，朝着太陽，那太陽雖然不見得因葵藿朝着它，就把它的光線廻轉來，但是葵藿，終究是朝着它，這無非是葵藿的誠心罷了。臣私底下就把葵藿來比方自己，倘若論到降天地的施予，垂三光的明亮，那就全在陛下了。臣聽見文子說道：「不爲幸始，不爲禍先。」但是像現在的骨肉隔離不通，凡屬兄弟們，都曉得很是憂慮，獨有臣一個人，頭一個敢說話，這是件麼緣故呢？因爲區區的心裏，卻不願意當聖明的時代，使得世界上有不蒙恩施的物件。要是真有個不蒙恩施的物件，那就一定免不了發生慘酷惡毒的心意。所以詩經柏舟篇，有「母也天只」之怨，谷風篇有「女轉棄予」之嘆了。商朝的伊尹，惟恐他的君主不能夠做了堯舜，引爲極羞辱的事情，孟子說道：「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其君者，不敬其君者也。」像臣這樣愚蠢蔽塞，固然不能夠同虞舜和伊尹並論。講到要想使得陛下尊崇光被時雍的美譽，宣揚緝熙章明的德音，是臣區區一片真誠，私底下獨自守着的，平時委實仰着賴子天天希望。這回所以敢重復陳請，不過要希望陛下聽從臣所說的話就是了。

仄理圓說法。照道理上說來，實在近於偏仄，偏要說得他妥妥貼貼，周周到到，這種叫做「仄理圓說法」。但是這種法子，一定要是詞旨悱惻，音節蒼涼，使得讀的人，信口讀來，但覺得聲調圓滑，不覺得道理偏仄，才見得這種文字的妙處。

答蘇武書

李

陵

字少卿，廣之孫，漢隴西成紀人，為侍中，繼拜騎都尉。天漢二年，武帝遣貳師李廣利擊匈奴，陵自請以少擊衆，武帝許之。於是將步騎五千與匈奴戰，力竭而師將軍以征貳師，城取善馬，所以以為號也。

子卿足下。勤宣令德，策名清時。榮問休暢，幸甚幸甚。遠託異國，昔人所悲。望風懷想，能不依依。昔者不遺，遠辱還答。慰誨慤慤，有踰骨肉。陵雖不敏，能不慨然。字鍛句鍊，音重意長，開口便覺纏綿，自從初降，以至今日，身之窮困，獨坐愁苦，終日有情，自非入手，腐泛者所可此擬。

無觀但見異類，韋韞毳幕，以禦風雨。羶肉酪漿，以充饑渴。舉日言笑，誰與為歡。胡地玄冰，邊土慘裂，但聞悲風蕭條之聲，涼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側

耳遠聽胡笳。互動牧馬悲。嗚吟嘯成羣。邊聲四起晨。坐聽之不覺。淚下嗟乎子。卿陵獨何心。能不悲哉。「一字一淚」古樓蒼涼與子別後益復無聊。上念老母臨年被戮。妻子無辜。並為鯨鯢。身負國恩。為世所悲。子歸受榮。我留受辱。命也。如何身出禮義之鄉。而入無知之俗。違棄君親之恩。長為蠻夷之域。傷已令先君之嗣更成戎狄之族。又自悲矣。功大罪小。不蒙明察。孤負陵心。區區之意。每每念至。忽然忘生。陵不難刺。七讀若心以自明。刎頸以見志。顧國家於我已矣。殺身無益。適足增羞。故每攘臂忍辱。輒復苟活。左右之人見志。顧國家於我已矣。殺身無益。適足勉異方之樂。祇令人悲增。怛耳嗟乎。子卿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前書倉卒。與同未盡所懷。故復略而言之。忍痛寫來有頓挫有步驟。眼光如髮。心苦如蓮。筆妙如環。昔先帝授陵步卒五千。出征絕域。五將失道。陵獨遇戰。而裹萬里之糧。帥入聲徒步之師。出天漢之外。入彊胡之域。以五千之衆。對十萬之軍。策疲乏之兵。當新羈之馬。然猶斬將擐旗。追奪逐北。滅迹掃塵。斬其鼻帥。三軍之士。視死如歸。陵也不才。希當大任。意謂此時功難堪矣。匈奴既敗。舉國與師。更練精兵。強踰十萬。單于臨陣。親自合圍。客

主之形。既不相如。步馬之勢。又甚懸絕。疲兵再戰。一以當千。然猶扶乘創痛。決命爭首。死傷積野。餘不滿百。而皆扶病。不任干戈。然陵振臂一呼。創病皆起。舉刃指虜。胡馬奔走。兵盡矢窮。人無寸鐵。猶復徒首奮呼。爭爲先登。當此時也。天地爲陵震怒。戰士爲陵飲血。單于謂陵不可復得。便欲引還。而賊教之。遂使復戰。故陵不免耳。昔高皇帝以三十萬衆。困於平城。當此之時。猛將如雲。謀臣如雨。然猶七日不食。僅乃得免。況當陵者。豈易去聲爲力哉。而執事者云云。苟怨陵以不死。然陵不死。罪也。子卿視陵。豈偷生之士。而惜死之人哉。寧有背君親。捐妻子。而反爲利者乎。然陵不死有所爲也。故欲如前書之言。報恩於國主耳。誠以虛死。不如立節。滅名。不如報德也。昔范蠡不殉會稽之恥。曹沫不死三敗之辱。卒復句讀若溝踐之讎。報魯國之羞。區區之心。竊慕此耳。何圖志未立而怨已成。計未從而骨肉受刑。此陵所以仰天椎心而泣血也。說得詳密。堂皇。並覺哀感動人。足下又云。漢與功臣不薄。子爲漢臣。安得不云爾乎。昔蕭樊囚繫。彭越醢。鼂錯受戮。周魏見辜。其餘佐命立功之士。賈誼亞夫之徒。皆信命世之才。抱將相之具。而

受小人之讒。並受禍敗之辱。卒使懷才受謗。能不得展。彼二子之選舉。誰不爲之痛心哉。陵先將軍。功略蓋天地。義勇冠三軍。徒失貴臣之意。刎身絕域之表。此功臣義士。所以負戰而長歎者也。何謂不薄哉。且足下昔以單車之使。適萬乘之虜。遭時不遇。至於伏劍不顧。流離辛苦。幾死漠北之野。丁年奉使。皓首而歸。老母終堂。生妻去帷。此天下所希聞。古今所未有也。蠻貊之人。尙猶嘉子之節。况爲天下之主乎。陵謂足下當享茅土之薦。受千乘之賞。聞子之歸。賜不過二百萬位。不過典屬國。無尺土之封。加子之動。而妨功。害能之臣。盡爲萬戶侯。親戚貪佞之類。悉爲廊廟宰。子尙如此。陵復何望哉。且漢厚誅陵。以不死。薄賞子。以守節。欲使遠聽之。臣望風馳命。此實難矣。所以每顧而不悔者也。陵雖孤恩。漢亦負德。昔人有言。雖忠不烈。視死如歸。陵誠能安。而主豈復能眷乎。男兒生以不成名。死則葬蠻彝中。誰復能屈身稽顙。還向北闕。使刀筆之吏。弄其文墨。耶。願足下勿復望陵。侃侃而談頭是道是端以筆仗勝者嗟乎子卿。夫復何言。相去萬里。人絕路殊。生爲別世之人。死爲異域之鬼。長與足下生死辭矣。幸謝故人。勉事聖

君足下胤子無恙。勿以為念。努力自愛。時因北風復惠德音。李陵頓首。一結亦超脫。亦同到。

【註解】蘇武

字子卿。杜陵人。漢武帝時以中郎將使匈奴。被留居海上。嚙雪吞氈。仗節牧羊。凡十九年。得生還。中國昭帝拜為典屬國。宣帝時拜為關內侯。復圖其形。

於麒麟閣問。與開字同當。

韋鞞。以柔軟的皮為保護兩臂的。用便。

羸慕。就是羸。羸帳。羸肉。肉是羊肉。羸是羊氣。

酪漿。是牛羊的乳汁也。

玄冰。冰厚則色發黑。所以叫做玄冰。笱。無孔李伯陽入西戎時所作也。

臨年。臨。老也。鯨鯢。左傳。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注。鯨鯢。大魚名。以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先君也。即之廣子。怛怛。當悲。痛。怛。先帝。是

漢武。馬的絡頭也。

北。師敗叫。

鼻帥。驍勇的將帥也。

扶乘。創痛也。按乘字當耐字解。

徒首。無罪也。

賊臣教之。陵軍候管敢為校尉。所辱亡降匈奴。具言陵軍無後。救射矢且盡。使精騎射之。即破矣。

困於平城。高祖自將擊韓王信。遂至平城。今山西

清同縣的東角。為匈奴所圍。七日不得食用。陳平秘計始得免。

前書之言。李陵前與蘇武書云。陵前為子卿死之計。所以然者。冀其驅魂虜。翻然南馳。故且屈以求伸。若

將不死功。成事立。則將上報厚恩。下顯祖考之明也。云云。

范蠡。於會稽令大夫種行成於吳。後吳王赦越。句踐自會稽七年。撫循其士民。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在今河南省封邱縣的西南角。魯將與齊戰三戰。三北。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猶復以為將。齊桓公許與魯會於柯。桓公與莊公既盟於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桓公問曰。子將何欲。曹沫曰。齊強魯弱。而大國侵

魯將與齊戰三戰。三北。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猶復以為將。齊桓公許與魯會於柯。桓公與莊公既盟於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桓公問曰。子將何欲。曹沫曰。齊強魯弱。而大國侵

魯將與齊戰三戰。三北。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猶復以為將。齊桓公許與魯會於柯。桓公與莊公既盟於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桓公問曰。子將何欲。曹沫曰。齊強魯弱。而大國侵

魯將與齊戰三戰。三北。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猶復以為將。齊桓公許與魯會於柯。桓公與莊公既盟於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桓公問曰。子將何欲。曹沫曰。齊強魯弱。而大國侵

魯將與齊戰三戰。三北。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猶復以為將。齊桓公許與魯會於柯。桓公與莊公既盟於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桓公問曰。子將何欲。曹沫曰。齊強魯弱。而大國侵

魯亦已甚矣今魯城壞即壓齊境君其圖之桓公乃許盡還魯之侵地

**骨肉受刑**

武帝天漢四年遣公孫敖深入匈奴迎李陵敖還曰捕得生口言李陵教單于為兵

以備漢故臣無所得上聞於是族陵家既而聞之乃李緒而非李陵也

**蕭樊囚繫**

蕭何為民請曰長安地狹上林中多空棄地願令民得入田收糞為獸食高祖大怒

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乃請吾苑遂下廷尉械繫之高祖病有人惡樊噲呂氏即曰上一日宮車宴駕則噲欲以兵盡誅戚氏趙王如意之屬高祖大怒乃使陳平載絳侯代將而即軍中

斬噲陳平畏呂韓彭蒯醜蒯醜謂斬其身為肉醬也陳豨反韓信在長安欲應之事覺呂氏執噲請長安韓彭蒯醜后使武士縛信斬之彭越反高祖赦之遷處蜀道行至鄭逢呂

后從長安來越泣曰願處故昌邑后許諾既至白上曰彭越壯聶錯受戮商錯商錯穎川人學士也今徒蜀自遺患不如誅之令其舍人告越反遂夷其三族

聶錯受戮商錯穎川人學士也今徒蜀自遺患不如誅之令其舍人告越反遂夷其三族

聶錯受戮商錯穎川人學士也今徒蜀自遺患不如誅之令其舍人告越反遂夷其三族

聶錯受戮商錯穎川人學士也今徒蜀自遺患不如誅之令其舍人告越反遂夷其三族

聶錯受戮商錯穎川人學士也今徒蜀自遺患不如誅之令其舍人告越反遂夷其三族

聶錯受戮商錯穎川人學士也今徒蜀自遺患不如誅之令其舍人告越反遂夷其三族



召詣廷尉不食。二子選舉。二子就是賈誼亞夫。選舉就是不用意思。先將軍。謂李廣也。元狩四年大將軍衛青擊匈奴。廣為前將軍。出塞捕

虜。知單于所居處。乃自部精兵而令廣出東道。東道迥遠。廣辭曰：「臣結髮而與匈奴戰。願居前。大將軍不聽。廣意色慍怒。引兵出東道。惑失道。後大將軍大將軍因問失道狀。欲上書報天子。廣未對。大將軍長史急責廣。廣謂其麾下曰：「結髮與匈奴大小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令廣部行迥遠。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終不復對刀筆之吏。遂引刀自。」

伏劍不顧。蘇武留匈奴時。衛律勸之降武。不可。遂引佩刀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武氣絕。歷半日始蘇醒。丁年奉使。皓首而歸。

丁年是丁壯之年也。蘇武以壯年至匈奴。及還。鬚髮盡白。老母終堂。生妻去帷。漢書蘇武傳。陵謂武曰。陵來時。太夫人已不幸。陵送葬至陽陵。子卿婦更嫁矣。茅土。尚書緯。天子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以茅土將封諸侯。各取方土。直以白茅以為社。千乘。兵車千乘。諸侯之大者。典

屬國。漢時官名。專管蠻夷之降者。元始六年。春。武至京師。拜為典屬國。秩中二千石。賜錢二百萬緡。孤恩。孤子是負子。解說。雖忠不烈。視死

如歸。講忠臣不必一定有激烈的行為。而有時候亦能不愛其死也。刀筆吏。就是獄官。胤子。就是嗣子。按蘇武在匈奴時。取胡婦所生子。名叫通國。

【總評】宛轉陳訴。頗能自圓其說。絲毫不露強辭奪理痕跡。是是文之特

長處。

答蘇武書

答蘇武書

子卿足下：我聽見你自從回國以後，很勤勞的宣布朝廷的德政，立名當世，因而聲譽美通暢，好極了！好極了！一箇人寄身在別國，凡是古來的人，都感着悲痛的。遠遠的望着風想起來，那能够不覺得依依不捨呢？從前承你不遺棄我，遠遠地寄給我一封回信，我雖然愚笨，難道一點兒不覺得感嘆嗎？自從當初投降，直到如今，身體異常困窮；獨自一人坐着，更覺得愁苦。一天到晚，沒有什麼看見；即使有所看見，也都是異類的人。——把軟皮蒙着兩臂，把羶毛做了帷帳，借此遮蔽風雨，把臊氣的羊肉和牛羊的奶汁來當飲食，借此免除飢渴就是了。要想抬起頭，談笑談笑，還有誰人同我一起開心的嗎？匈奴的地方，冰積得很厚，竟會變成黑色的了；地面都一塊一塊的裂起來，祇聽得悲風蕭條的聲音。秋天裏到了九月的時候，關外的草，都已枯了。夜裏睡不着，側着耳朵遠聽，祇聽胡笳互相吹動，牧馬到處悲鳴，或是吟，或是嘯，成羣結隊，邊聲四起，直到天明。坐起來一聽，不知不覺間，眼淚就吊下來了。咳！子卿啊！難道我獨具什麼特別心腸，能够不悲痛嗎？自從同你別後，更覺得無聊已極。上念着老母，到了這麼年紀，還要受殺頭的痛苦。妻同兒子，一同又做了鯨鯢的大魚。身負了國家的恩典，不能報答，給世人所共悲。你如今回到本國，享着榮華，我却留在外國，受着恥辱，想到這裏，總是我的命運不好罷了。又想起自己的身體，本來是出在中國禮義之鄉，却想不到會跑到沒有一點知識的匈奴。

來。去却了君親的恩惠，永遠住在蠻夷的地方，這真是可以傷心哩！又想到使上代的後嗣，變成了戎狄的種族，更是悲痛的了不得了！究竟我力戰的功勞，委實是很大；那投降敵人的罪名，却是很小，現在不蒙朝廷詳細體察，辜負我報漢的一片盛心。區區的意思，每次想到這回事，就忽爾連這箇性命也不要了。我本來不難把心破出來表明，把頭割下來借此聲明我的志願，但是國家對於我，已經恩斷義絕，徒然把自己身體殺了，也是無濟於事，反而足以增加自己的恥辱，所以每每捋着膀子，忍着恥辱，就苟活在人世間。左右的人，瞧着我這麼樣子，就時常拿着不入耳的開心事情，來相勸勉。其實異方的快樂，反而敵人悲痛，增加憂愁罷了。唉！子卿啊！凡是人的相知，在能夠知心，方才算做貴重。我前次的書信，因為時候忙迫了，未曾把心中存着的意思完全披露出來，所以再行約略說說。從前先帝交給我步卒五千，出征沙漠。那時候五位將軍，都爲着迷失道路沒有到，獨有我一箇人，過着匈奴，就同他開戰。裹着萬里的糧草，帶着徒步的軍士，出兵在國界以外，攻入疆胡的境界，拿五千的人，對付十萬的衆，策勵疲乏的兵，去抵當新受羈縻的馬，尚且能夠斬他的上將，奪取他的軍旗，追殺敗走的敵人，滅他蹤跡，掃他巢穴，斬了他勇猛的將官。那全部的軍士，瞧着死一回事，彷彿同回去一樣。我李陵雖然沒有什麼才具，但是當了這箇大任，私意以爲這箇時候的功勞，也總算不小了。匈奴既然

敗了，重復起了全國的兵，數目大約在十萬以上。單于臨陣，親自合圍。那時客主的位置既不相同，步隊同馬隊的形勢，又天然懸絕；我疲乏的兵士，經第二次戰爭，一箇人要抵當千箇人；尙且扶着劍，耐着痛，拼命向前奮鬥。死傷的兵，堆積田野。所剩下的兵，不到一百人，都是扶着病，連兵器也不能拿的。但是我舉起手臂一呼，凡是受傷和患病的人，全數起來，拿着刀，指點敵人，隨着胡馬奔走。到後來兵已盡了，箭也完了，人人手中，連寸鐵也沒有了，還是空着兩手，奮走呼號，爭先赴敵。當這箇時候，天地也替我震怒，戰士都替我哭泣。單于說我一定不能夠捉到，就想要帶着兵退回去。不料有賊臣教導他，遂使重復戰爭，所以我就不能不因此被擒而投降了。從前高皇帝帶着三十萬的人馬，受困在平城地方，當那時候，猛得像雲，麼多，謀臣像雨，這麼多，然而尙且七天沒有喫東西，纔免了被擒的恥辱。何況當我的時候，難道反而容易盡力嗎？那漢朝執事的臣子，都責我不死；我李陵不死，固然有罪。子卿啊！你瞧着我，難道真是箇偷生的士，惜死的人嗎？天下豈有背着君親，丟卻妻子，而反以爲利的人嗎？但是我的不死，確有一種作爲——就是要想像前信的話，報恩於國主罷了。因爲徒然死了，不如立節，把名譽毀滅，不如報德，從前范蠡不因會稽的恥，把身殉了，曹沫不因三敗的辱，就此死了；到後來終究恢復句踐的怨讎，報復魯國的羞辱。區區的心，也不過羨慕這兩箇人的行爲罷了。想不

到志願未立，怨已結成，計策未從，骨肉且受刑戮。這是我所仰着天，椎着心，痛哭流血的了！足下又說：漢朝待功臣不薄，你是箇漢朝的臣子，那得不這麼說呢？從前蕭何焚噲，下在牢監裏，韓信彭越，把身體剝成肉醬，冤受了殺頭的罪，周勃同魏其侯資嬰，也不免受罪。此外佐天命，立功業的臣子，賈誼同亞父一流人，都能够伸展他命世的才，抱着將相的器具，但是一遇着小人的讒言，就統統取得禍敗的恥辱。終於懷着才能的人，反而受毀壞，使能力不得伸展，像賈誼同亞父二人，竟被放棄，那一箇人不代爲痛心呢？我上代的將軍李廣，功業可以掩蓋天地，義勇可以冠絕三軍，不過因爲得罪大臣，弄到殺身在絕域以外，這實在是功臣義士所負載長嘆息的。怎麼可以說他待功臣不薄呢？況且像足下從前以單車的使臣，到萬乘的外國去，剛遇着不好的機會，弄到要拿着劍自刎不顧，流離辛苦，差不多要死在朔漠的野中。青年時候，奉使到外國去，直等到頭髮白了，方才回國。那老母已經去世，活的妻子，竟另嫁他人。這種事情，是天下所不常聽見，古今所沒有的。就是外國的人，尙且要稱讚你的節操，何況是天下的主呢？我說像足下的人，應當享分茅列土的薦舉，受千乘的賞，但是我聽見你回國以後，賞賜不過二百萬，爵位不過典鬪國，并沒有一尺土地的封，酬你的勞。偏是一般妨功害館的臣子，都封了萬戶侯，親戚食俸一班人，都做了廊廟的宰輔。像你尙且是這樣，那麼我還有什麼

希望呢？況且漢朝對於我李陵不死，要從重治罪，對於你的守節，却賞賜很薄，像這種辦法，要想使得遠處的臣，望風效命，實在是不容易的事情。所以我每次顧着漢朝，一點兒也沒有懊悔。這麼說我，來李陵雖然負恩，那漢朝也不免負德。從前人有一句話，「雖然忠臣不必一定有激烈的行爲，但有時也能親死如歸。」我李陵就使能安心盡節，那漢主也不見得仍復能夠眷眷於我哩！男子漢活着的時候不能成名，情願死後葬身在蠻夷中，那一箇還有屈着身，磕着頭，回去朝着北闕，使那刀筆的吏，舞弄他的筆墨，嗎？情願足下以後，再不必望我歸還漢土。唉！子卿啊！還說他做什麼啊！我同你相去萬里，人既隔絕，路又不同，活的時候，做了別一世界的人，死了以後，做了異域的鬼，從此同足下一世不能再見了。請你代我謝謝老朋友，教他們勉力服事聖君。你的兒子，在這兒沒有什麼毛病，可以用不着憐念。請你竭力保重身體要緊。倘遇着有北風的時候，仍復請你寫信給我。李陵叩頭。

### 妙筆遮掩法。

譬如一件極不正當的事情，偏要說他好像極正當的一般，這種法子，一定勢奔雷電，筆走龍蛇，讀者但覺得一口氣讀下去，有愛不忍釋的妙處。箇中強詞奪理的弊病，被這枝妙筆，不知不覺的遮掩過去。讀者但須師其文法，不必究其心跡，就是不以人廢言的意義。

讓縣自明本志令

魏武帝

姓曹名操字孟德譙人其父夏侯嵩為宦官曹騰養子因冒稱曹氏少舉孝廉為郎起兵討董卓破黃巾迎獻帝都許為大將軍進位丞相子丕篡漢追尊為

帝武

孤始舉孝廉。年少。自以本非岩穴知名之士。恐為海內人之所見。丸愚欲為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譽。使世士明知之。故在濟南。始除殘去穢。平心選舉。遠許諸常侍。以為疆豪所忿。恐致家禍。故以病還。去官之後。年紀尚少。顧視同歲中。年有五十。未名為老。內自圖之。從此卻去二十年。待天下清。乃與同歲中始舉者等耳。故以四時歸鄉里。於譙東五十里。築精舍。欲秋夏讀書。冬春射獵。求底下之地。欲以泥水自蔽。絕賓客往來之望。然皆不能得如意。何等恬淡後徵為都尉。遷典軍校尉。意遂更欲為國家討賊立功。欲望封侯。作征西將軍。然後題墓道。言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此其志也。而遭值董卓之難。去聲興舉義兵。是時合兵能多得耳。然常自損不欲多之。所以然者。多兵意盛。與疆敵爭。倘更

爲禍始。故汴水之戰數千。後還到揚州更募。亦復不過三千人。此其本志有限也。何等後領袞州破降平黃巾三十萬衆。又袁術僭號於九江。下皆稱臣。名門曰建號門。衣被皆爲天子之制。兩婦預爭爲皇后。志計已定。人有勸術使遂卽帝位。露布天下。答言曹公尙在。未可也。後孤討禽與掄其四將。獲其人衆。遂使術窮亡解沮。發病而死。何等及至袁紹據河北。兵勢彊盛。孤自度入勢實不敵之。但計投死爲國。以義滅身。足垂於後。幸而破紹。梟其二子。何等又劉表自以爲宗室。包藏奸心。乍前乍卻。以觀世事。據有荊州。孤復定之。遂平天下。身爲宰相。人臣之貴。以與已極意已過矣。今孤言此。若爲自大。欲人言盡。故無諱耳。何等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或者人見孤彊盛。又性不信天命之事。恐私心相評。言有不遜之志。妄相忖度。入每用耿耿。有前幾段之搖皇冠冕是段之設。使一轉乃淡有效力。可謂極盡文章能事。齊桓晉文。所以垂稱至今日者。以其兵勢廣大。猶能奉事周室也。論語云。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謂至德矣。夫能以大事小也。昔樂毅走趙。趙王欲與之圖燕。樂毅伏而垂泣對曰。臣事昭王。猶事大



王。臣若獲戾。放在他國。及世然後已。不忍謀趙之徒隸。况燕後嗣乎。胡亥之殺

蒙恬也。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孫。積信於秦三世矣。今臣將兵三十餘萬。其勢

足以背佩叛。然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忘先王也。孤每讀此

二人書。未嘗不愴然流涕也。多所引證以自高。身價文有波瀾。孤祖父以至孤身。皆嘗親重之。任

可謂見信者矣。以及子植兄弟。遇於三世矣。孤非徒對諸君說此也。常以語去聲

妻妾。皆令平聲以下同。深知此意。孤謂之言。願我萬年之後。汝曹皆當出嫁。欲令傳

道我心。使他人皆知之。孤此言皆肝鬲與膈字同之要也。所以勤勤懇懇。叙心腹者。

見周公。有金縢之書。以自明。恐人不信之故。然欲孤便爾委捐所典兵衆。以還

執事。歸就武平侯國。實不可也。何者。誠恐已離兵。爲人所禍也。既爲子孫計。又

已敗。則國家傾危。是以不得慕虛名而處上聲以實禍。此所不得爲也。意刻前

朝。恩封三子爲侯。固辭不受。今更欲受之。非欲復以爲榮。欲以爲外援。爲萬安

計。孤聞介推之避晉封。申胥之逃楚賞。未嘗不舍書自歡。有以自省也。緩帶輕

雍容之度。奉國威靈。仗鉞征伐。推弱以克彊。處小而禽大意之所圖。動無違事。心之

所慮何向。不濟。遂蕩平天下。不辱主命。可謂天助漢室。非人力也。言足動聽然封兼  
四縣食戶三萬。何德堪之。江湖東靜。不可讓位。至於邑土。可得而辭。今上上聲還  
陽夏。柘。苦。戶。三縣。戶二萬。但食武平萬戶。且以分損。謗議少減。孤之責也。文有謙

【註解】孤禮玉藻凡自稱小國之君曰孤 孝廉三國志武帝紀帝年二十舉孝廉為郎 濟南後漢國治東平陵故城在今山東歷城縣東

除殘去穢三國志武帝紀光初末黃巾起拜騎都尉討潁川賊遷為濟南相國有 諸常

侍時中常侍張讓曹節等弄權故操後徵還東郡太守不就稱疾歸鄉里 同歲即同年言同後漢時縣名屬沛國即今安徽毫縣是也 三國志武帝

紀太祖武皇帝精舍後漢堂綱傳劉淑立精舍講授諸生常數百人 求底下之地二句以與外隔絕而自蔽

的意 都尉漢書百官公卿表郡尉秦官掌佐守典武職甲卒秩比二千石景帝更名都尉 典軍校尉三國志武帝紀金城邊

衆十餘萬天下騷動 董卓之難董卓字仲穎隴西臨洮人獻帝時為太師嘗弒少帝鳩何太后天下震怒曹操亦舉義兵後卒賴司徒王允與呂布

密謀誘 與舉義兵三國志武帝紀董卓殺太后及弘農王 汴水之戰汴大河之分

南開封縣分流而東至江蘇銅山縣北與古泗水合元泰定初黃河奪汴入泗以達淮水汴河之舊路遂被湮沒(二國志武帝紀)董卓聞兵起乃徙天子都長安卓圍屯洛陽遂焚宮室太祖引兵西將據成臯陳留太守張邈遣將魏茲分兵隨太祖到滎陽汴水過卓將徐榮與戰不利士卒死傷甚多太祖為流矢所中乘馬被創從弟洪以馬與太祖得夜遁去榮亦引兵還

**揚州**

後漢時以九江丹陽廬江會稽吳豫章六郡地屬揚州即今江蘇江南安徽淮南及江西閩浙等地(二國志武帝紀)太祖兵少乃與夏侯惇等詣揚州募兵刺史陳温丹陽

太守周昕與兵四千餘人

**後領袁州**

袁州即今山東西境及河南開封河北道東境(二國志武帝紀)太祖收遂進兵擊黃巾於壽張東破之受降卒三十餘萬收其精銳者是為青州兵

擊之鮑信諫岱不從遂與戰果為所殺信乃與州吏萬潛等至東郡迎太祖領袁州牧遂進兵擊黃巾於壽張東破之受降卒三十餘萬收其精銳者是為青州兵

鹿張角能以符水呪祝治病號太平道遣弟子轉相誑惑歛衆數十萬起而為亂頭上皆裹黃巾皇甫嵩討平之

**袁術**

字公路汝南汝陽人獻帝時據壽春領揚州事讖書言代

漢者當塗高術自以名字應之遂僭帝號自稱仲家閔兩

**九江**

後漢時名郡治陰陵故城在今安徽定遠縣

布言以帛寫其文揭之於竿布告天下都使知聞也

**討禽其四將**

(二國志武帝紀)袁術侵陳公東征之術聞公自來棄軍走雷其將橋蕤李豐梁綱樂就公到

擊破蕤等皆斬之術走渡淮

**袁紹**

字本初汝陽人靈帝時為佐軍校尉帝崩紹與何進謀召董卓軍共誅宦官卓未至而事洩進被殺紹乃勒兵捕宦官盡殺之卓至議廢立紹

不從出奔冀州起兵討卓卓擁帝入長安死於王允之手後紹據河北與曹操戰於官渡大敗疾作而死按官渡在今河南中牟縣東北亦曰中牟臺

**河北** 即黃河北之地即

今山西直隸等處時袁紹據有冀青幽并四州之地均在黃河之北也。梟其二子。紹之子袁譚袁尚均被操。梟首梟者懸首於木上也。劉表。字景升。人

魯恭王之後也。獻帝時為荆州刺史。愛民養士。頗能從容自保。及曹操與袁紹相持於官渡。紹求助於表。表許之。而未往。操既敗紹。遂自將征表。未至。表疽發背卒。表之子琮。輩荆州以降。

操。後漢時以南陽南江夏零陵桂陽武陵長沙七郡。荆州。屬荆州。即今河南汝陽道之南境。並及湖南湖北。欲人言盡故無諱耳。此言不

因此相嘗議故盡情。不信天命之事。魏氏春秋。夏侯惇謂王曰。天下咸知漢祚已盡。異晉之使人不言也。代方起。今殿下為天下所依歸。應天順民。復何疑哉。

王曰。若天命在吾。耿耿不安的形容詞。三分天下有其二。四句。論語注引春秋。陳曰。吾為周文王矣。耿。詩。衛風。耿不寐。文王率商之叛國以

專紂。蓋天下歸文王者。六州荆梁。樂毅走趙。樂毅燕昭王之卿也。嘗率趙楚魏燕五國。雍。徐揚也。惟青兗冀尙屬紂耳。兵以伐齊。下齊七十餘城。封昌國君。及昭王

薨。惠王用齊人反間。使騎劫代之。毅。昭王。燕昭王卑身厚幣。以禮賢者。謂郭隗曰。齊因孤。懼而奔趙。趙封之於觀津。號望諸君。之國亂而襲破燕。孤知國小力少。不足以報然

誠得賢士共圖以雪先王之讎。願先王視可者。得身事之。隗曰。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况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

胡亥。始皇之少子。始皇崩。趙高矯詔。殺長子扶蘇。立胡亥。秦之名將。始皇時率兵三。是為二世。趙高用事。關東盜起。二世讓趙高。高弑之。蒙恬。秦之名將。始皇時率兵三。

始皇崩。趙高立。積信於秦二世。蒙恬祖父。將百齊事秦。昭王官至上卿。蔣之。三世。恬遂自殺。子武。為秦裨將。攻楚。虜楚土。武之子。即恬。孤祖父以。

至孤身

(三國志武帝紀)桓帝世曹騰為中常侍大長秋封費亭侯養子嵩嗣官至太尉莫能審其生也本未嵩生太祖

金滕

(書序)武王有疾周公作金滕(傳)

為請命之書藏之於匱緘之以金不欲人開之武平侯國

(三國志武帝紀)建安元年以太祖為大將軍封武平侯故城在今河南鹿邑縣西

三子彰(字

子文也

避晉封驪姬之難介之推從文公出亡歷遊各國凡十九年文公返國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亦弗及遂與母偕隱而死後文公求之不獲以綿上為之田曰以

志吾過且

逃楚賞吳敗楚於柏舉遂入郢昭王出亡申包胥赴秦乞援倚於庭牆而哭水漿不入口七日七夜秦哀公乃出師大敗吳師昭王復國而賞始於包胥包

胥輔君安國非為身也救急除害非為名也功成而不見封兼四縣

即武平陽夏柘苦四縣也

江湖未靜

時操新敗於赤壁孫權據江東陽夏

後漢時縣名屬陳國即今河南太康縣

柘

後漢時縣名屬陳國即今河南柘城縣北

名屬陳國即今河南鹿邑縣東

〔總評〕心似兇虺毒楊。筆如活虎生龍。欲歎其心計之工。不得不先歎其

筆仗之妙。

讓縣自明本志令

我當初舉孝廉的時候，年紀還少，自己以為本來不是山間有名氣的人，恐怕給天下的人們，當我是

一箇無用的人，想要做一箇郡守，好好的做了幾件事情和教化出來，借着這箇來建立名譽，使得世間的人士，明明白白。所以在濟南時候，就除去了凶殘和穢惡的人民，平着心選用有才德的士人，因此就給諸常侍所憎惡。心裏想着，我既然被有勢力的人所惡，恐怕因此招致家中的禍患，於是就告病回家。去官以後，年紀還是很少。瞧着同年舉孝廉的人，也有年紀已到五十歲，自己還不肯算老的。我那時候心裏一盤旋，從此再減去二十年，等到天下太平了，再出去做事情，也不過跟同年中初舉孝廉的人一樣罷了。所以在一年四季中，回到鄉里去，在譙郡的東方五十里，造了幾間很講究的屋子，想要在秋夏時候，就在這兒念念書，冬春的時候，在這兒打獵。求得一抵下的地方，開一條溝，要想借着泥水，自己遮蔽遮蔽，杜絕客人往來的希望。但是都不能够如我的意志。後來被舉做郡尉，又遷陘典軍校尉。我的意思，於是更加要想替國家討賊立功，希望封一箇侯爵，做一箇征西將軍；到了死後，在墳墓前題上了「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這就是我的志願了。想不到剛遇着董卓的難，於是就與舉義兵。那時候要想多帶些兵，本來是極容易的事。但時常把兵額減少，不要過多。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為兵過多了，意氣太盛，跟強敵戰爭，不免因此肇禍。所以汴水之戰，兵不過幾千。後來遷到揚州重新招兵，也不過三千人。這就是我的志願，本來是有限制的罷了。後來領了兖州牧，攻破

黃巾賊把三十萬的賊衆都收降了。又袁術在九江地方，僭稱帝號，他的屬下都自稱臣子，名他的門，叫做建號門，衣服被褥，都用了天子的制度，兩個女人，預先爭做皇后。那袁術的志計，已是定了，有人勸他趕快即了帝位，布告天下。他答應說：「曹公還在，這是萬萬不可的。」後來我把他四位將官擒住，收降他的人衆，於是就把袁術弄得窮敗逃亡，解散沮扼，就此發病死了。等到袁紹據河北的時候，袁勢極其強盛。我那時候，自己估量自己，委實敵不過他，但是仔細一想，倘爲着國家把性命送掉了，爲着大義把身子戰慄了，就足以垂名於後世了。幸虧得運氣好，把袁紹破了，將他的兩個兒子，擊來殺了。還有一箇劉表，他自己以爲漢朝的宗室，包藏着奸詐的心思，忽爾向前，忽爾退後，借此觀察世事，佔據了荊州地方。我仍舊把他討平，就此把天下弄得很太平，身居宰相的爵位。做人家臣子的貴顯，總算已到了極點。生平所存的希望，已經超過了。現在我講了這些話，似乎自己過於誇大，其實我的意思，不要叫他人來批評，所以一點兒不用隱諱就是了。倘使國家沒有像我的一箇人，不知道有幾箇人要稱帝號，有幾箇人要稱王號哩！或者別人聽着我兵勢強盛，而且天祚不肯相信天命的事，恐怕他們私自評論，說我有了篡弑的大志，大家胡亂猜度着。我每每爲着這箇，覺得心裏很是不安。講到齊桓公和晉文公，所以到了現在還是給人稱贊他的緣故，無非因爲他兵勢雖然非常廣大，

仍復能夠奉事周朝罷了。論語上說這：「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矣！」這就是說他能夠以大專小啦。從前樂毅逃到趙國去，趙王就要想同他商量攻打燕國的事情，那樂毅就伏在地上哭泣說道：『臣服事燕昭王，同服事大王一樣。臣倘若得罪在趙國，逃到別國去，一定到死了以後，方才完了。所以連趙國一箇隸卒，也不忍謀害他，何況是燕國的後嗣呢？』當胡亥殺戮蒙恬時候，那蒙恬說道：『自從我上代，直到了如今，在秦國積下了忠信，已經有了三代，現在臣帶了三、四十幾萬的兵，就事勢論起來，本可以做背叛的事情，但是臣情願守着道義而死。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為不敢辱沒先人的教訓，忘了先王的恩德就是了。』我每每讀這兩箇人的書，沒有一次不愴然弔下眼淚來的。自從我的祖父，到了我自身，都當着親信重大的責任，也總是很信用的了。直到了我兒子曹植等兄弟們，已經超過三代了。我不但是對着諸君說這些說話，就是對着妻妾們，也時常告訴伊們，教伊們知道這箇意思。我又時常同伊們談起，說如果我死了以後，你們都應該嫁給別人，這就是要教伊們傳達我的心意，使得別人都能夠知道我這幾句話，完全是從心坎中流出來的。我所以要勤勤懇懇，把心腹中所存的意思，一一吐露出來，因為瞧着像周公這樣的公忠爲國，尚且要借着金縢之書，以表明自己的忠心。——這就是恐怕人家不肯相信他就罷了。但是現在如果要我把所帶



的兵統統還回到封地，去做武平侯，這是做不到的。這是什麼呢？因為恐怕自己離開兵權，就不免爲人所害。並且也要替子孫打算打算。況且自己如果失敗了，那麼國家也一定要傾覆危殆。所以不肯徒然慕着虛名而受實禍。——這就是我不肯把兵權讓給別人的意思了。前朝封我三箇兒子做了侯爵，那時候固辭不受，如今却又接受了，並非要借這箇算做榮華，不過要把這來做箇外援，做箇萬全的計劃罷了。我從前聽着介之推避晉封，申包胥逃楚賞的兩樁事情，沒有一回不把書冊丟掉，自己嘆息一回，并且自己省察一回。我仗着國家的威靈，拿着節鉞，去征伐諸侯，把弱的推翻了，強的克服了，小的處分了，大的捉住了。凡是心意中有所動作，沒有一樣事情不成功的。就此把天下蕩平了。總算不辱沒皇上的命令。這委實是天助漢室，並不是人力可以做得到的。但是封邑兼着四縣，食戶有了三萬，我有什麼德器，可以享受這箇富貴呢？祇可惜江湖上的風波，還沒有平靜，所以不能夠把權位讓給別人。至於邑土，本來可以辭却的。現在就把陽夏拓苦三縣和食戶二萬奉還，祇食武平縣一萬戶。借這箇來分去別人的誇毀和議論，略略可以減少我的責任吧！

**高抗聲辦法。**「聲辨」兩箇字，就是於我自己心中，對於前途的論調，有一種不舒服的意思，乃不得不去聲明辨白。這種聲明辨白的口吻，假使一

味謙卑，非維於自己身分有關，就是就文論文，也是出以高抗，來得百折不撓，著實動聽。此等文章，與道德有連帶的關繫，讀者不可輕輕忽過。

### 答毛憲副書

王守仁

明餘姚人，字伯安，弘治年間進士，正德時巡撫南贛，討平宸濠卒，諡文成公。著有王文成全集三十六卷，學者稱陽明先生，從祀孔廟。

昨承遣人諭以禍福利害，且令勉赴大府請謝。此非道誼深情，決不至此。感激之至，言無所容。欲抑但差人至龍場陵侮，此自差人挾勢擅威，非大府使之也。龍場諸彝與之爭鬪，此自諸彝憤不平，亦非某使之也。然則大府固未嘗辱某某，亦未嘗傲大府，何所得罪而遞請謝乎？跪拜之禮，亦小官常分，不足以爲辱。然亦不當無故而行之，不當行而行，與當行而不行，其爲取辱一也。侃侃而談，剛正不廢逐小臣，所守以待死者，忠信禮義而已。又棄此而不守，禍莫大焉。凡禍福利害之說，某亦嘗講之。君子以忠信爲利，禮義爲福，苟忠信禮義之不在，雖祿之萬鐘，爵以王侯之貴，君子猶謂之禍與害，而其忠信禮義之所在，雖剖心碎

首。君子利而行之。自以為福也。況於流離。竄逐之微乎。身憑正氣某之居此。蓋瘴厲蠱毒之與處。魍魎魍魎之與遊。日有三死焉。然而居之泰然。未嘗以動其中者。誠知生死之有命。不以一朝之患而忘其終身之憂也。大府苟欲加害。而在我誠有以取之。則不可謂無憾。使吾無有以取之。而橫罹焉。則亦瘴厲而已。爾蠱毒而已。爾魍魎。魍魎而已。爾吾豈以是而動吾心哉。誠足以格天執事之諭。雖有所不敢承。然因是而益知所以自勵。不敢苟有所墮墮。則某也受教多矣。敢不頓首以謝。情文並至

【註解】毛憲副

伯溫字汝厲吉水人官左副御史與守仁同時見明史毛伯溫傳龍塲地名在貴州省修文縣治正德元年冬劉瑾逮南京給事中御

史戴銑等二十餘人守仁抗章救

瑄怒廷杖四十譴貴州龍塲驛丞瘴癘都是山氣所發出因而致病者內病叫做瘴癘外病叫做瘴癘（南史）寄命瘴癘之地（通志）

造蠱之法以百蟲置皿中俾相啖食其存者為蠱相傳苗都是木 魍魎魍魎都是木 石之怪日有三死

講死於瘴癘死於蠱 瘳墮瘳講墮節墮 講墮名也

【總評】毅然決然咄咄逼人陽明品格於此可見一斑。

警毛憲副書

昨天承你派人到我這裏來，告訴我禍福利害，並且叫我勉強到上官地方謝罪謝過；這樁事情，倘然不是有道理和深情的人，決計不會有這樣的事情。我現在感激到極點，連說話都沒有了。但是差人到龍場來侮辱衆人，這本來是差人倚着上官的勢力，假着上官的權威，並非是上官教着他這樣的。龍場的土人跟他爭鬥起來，這也是土人氣憤極了，心裏才不平起來，也並非我唆使他們的。那麼說來，上官固然沒有侮辱我，我也沒有對上官有不恭謹的行爲。究竟得罪在什麼地方，要快快的謝罪謝過呢？講到跪拜的禮節，本來是做小官的應盡的職分，算不得什麼辱沒；但是也不應當無緣無故隨便做的。凡是不應當做而做，和當做而不做，他的自取辱沒，都是一樣的。像我這樣被放逐的小臣，所守着等到死的事情，不過忠信禮義就是了。倘若並這箇也丟却不守，那麼禍患就沒有比這箇更大的了。大凡禍福利害的說頭，我也時常討論過。上等的人，拿忠信當做利，拿禮義當做福。倘若忠信禮義都不講，那麼就是賜他萬鍾的祿，賞他王侯的爵位，上等的人，還要說他是禍同害；要是能夠守着忠信禮義，就是把心破開了，把頭顱打碎了，上等的人，還是瞧着他有利益的拚命做去，自以爲有福氣，何況區區流離竄逐的小事呢？我現在住着這箇地方，和瘴厲毒相處，和魑魅魍魎一起遊玩，

差不多一天可以三回死去；但是住着却非常舒泰，心裏並沒有絲毫感動。因為實在知道生死有命，不可以因一天的患難，就把終身的憂愁忘却。上官倘若加害於我，果真我實在有取禍的道理，固然不能說沒有遺憾；倘若我並沒有取禍的道理，就是橫遭禍患，那麼也同受着瘴厲蠱毒，魑魅魍魎一樣，我難道就因這箇改變我的心腸嗎？你的命令，我雖然有些兒不敢答應，但是因此更加知道自已勉勵自己，不敢苟且把名節墮落。這麼說來，我所得着的教益，實在是不少的，敢不叩頭謝謝你嗎？

微詞諷勸法。一箇人對於朋友有過舉的時候，本來應該盡其箴規的道理；但有時候正言規箴，反而不及微詞諷勸之妙，這也是常有的事情。用這種法子做文章，一定要把言詞說得隱隱約約，有匣劍帷燈之妙，方才可以使得聽受的人，恍然大悟。做文章造到這種境界，多麼有味啊！

### 送董邵南序

韓

愈小傳見避  
熱就生法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劈首突起一句，截然而止。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於有司，懷抱利

器鬱鬱適茲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此言燕趙之士必能用董生。夫以子之不遇時。苟慕義強仁者。皆愛惜焉。矧燕趙之士出乎其性者哉。照前意再找足一層。然吾聞風俗與化移易。吾惡知夫今不異於古所云耶。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董生勉乎哉。此言燕趙之士未必能與董生相合。詞旨委婉。吾因之有所感矣。爲我弔望諸君之墓。而觀於其市。復有昔時屠狗者乎。爲我謝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反借董生勸燕趙之士到這裏來做官妙極。

【注解】董邵南

壽州安豐人。貧能讀書。有孝行。舉進士。不得志。當時河北諸藩鎮自天寶以後。多不稟朝命。爭自辟士。故邵南欲往依之。燕趙貴河

以北今奉天直隸山西等處。即古燕趙地。望諸君即樂毅本燕將。後奔趙。封爲望諸君。

【總評】按文之主旨在於勸董生不應至河北諸鎮去投効。卻反借董生去勸河北諸鎮歸順朝廷。措辭隱約。何等婉曲。至其文氣之頓挫抑揚。曲折離合。尤其餘事。

### 送董邵南序

燕趙的地方。從古以來。都稱贊他多感慨悲歌的人士。現在有一箇董生。舉了進士。接連好幾次不能

够得着試官的錄用，抱着利器，心中鬱鬱不樂，就打算到那邊去遊歷一番。我想他一定很相合的。董生啊！你應該自己勉勵自己啊！講到像你的這樣不合時宜，倘若是講究仁義的人，一定都能夠愛惜你的；何況是燕趙的人士，出於天性的呢？但是我聽見人家說，風俗隨着教化爲轉移。我又安知夫現在的時勢，同古時所說的，完全是兩樣的嗎？且等你到了那邊以後，就可以明白了。董生啊！你應該自己勉勵自己啊！我因此胸中就有了感歎了。請你替我在望諸君的墓前，弔祭一番。再看他的市街上，還有像從前屠狗的英雄沒有；你替我謝謝他們，說現在的皇上，非常明聖，可以出來做官了。

**蘊藉含蓄法。** 凡是一箇人，遇着抑鬱不平的事，往往不免有拔劍斫地，搔首問天，一種景象流露出來。尤其是文人，無論序述身世，或是替人家做傳記，祇要心裏有些兒不快活，那無限憤滿悲哀的話頭，就洋洋灑灑，不知不覺，寫了一滿紙。這也是文人積習使然，無足怪的。若是講到學養兼到的人，那就不是這樣了。所以古人論做文章的根柢，必須要十年讀書，十年養氣。等到工夫深了，自然躁釋矜平，措詞蘊藉。這也是學做文章的人所不可不知道的事件啊！

陸欵州述

李

翔字習之唐趙郡人以進士為國子博士國史館修撰性峭鯁嘗面折宰相李逢吉出為廬州刺史後拜諫議大夫卒諡曰文看有李文公集十八卷

吳郡陸儔字公佐。生於世五十七年。明於仁義之道。可以化人倫。厚風俗者。餘三十年。連事觀察使。觀察使不能知。退居於田者六七年。由侍御史入為祠部員外郎。二年。出刺欵州。卒於道。貞元十八年四月二十八日也。略述本人行誼及官階以便發議凡人之所不能窮者。必推之於天。天之注膏雨也。人之心以為生。旱苗然也。雨與苗運相連。或雨於海。或雨於山。旱苗不得仰其澤。惟人也。亦然。天之生俊賢也。人之心以為拯顛頽之人。然也。賢者與顛頽之人。時不合。或死於野。或得其位。而道不能行。顛頽之人。不得被其惠。膏雨之降也。適然。賢者之生於時也。亦然。運相合。旱苗仰其澤。顛頽之人。賴其力。傳說甘盤尹吉甫。管夷吾之類也。時弗合。膏雨降。雖終日。賢哲生。雖比肩。旱苗之不救。百姓之弗賴。顏子子思孟軻。董仲舒之類也。故賢哲之生。自有時。百姓之賴。其力天也不賴。其力亦天也。以



兩喻賢者而歸之於天命。變管齊下煞費經營。嗚呼公佐之官。雖列於朝。雖刺於州。其出入始二年。道之不行。與居於田時弗差也。公佐之賢。雖曰聞已。其德行亦未必昭然聞於天子。公佐是以不得其職。出刺一州。又短命道死。天下之人。未蒙其德固宜矣。則天之生君也。授之以救人之道。不授之以救人之位。如膏雨之或雨於海。或降於山。旱苗之不沐其澤者均也。故君之不得其位。以行其道者。命也。其亦有不足於心者邪。得是道者。窮居於野。非所屈。冠冕而相天下。非所伸。其何有不足於心者邪。再說到本人之不得行其道而歸之於天命措辭何等蘊藉

【注解】陸欽州

欽州今安徽歙縣因陸儉曾為欽州刺史故有此稱

吳郡

今江蘇蘇州府及浙江海鹽嘉興二縣地

於節度使如

侍御史

官名掌糾舉百寮推鞠獄訟

祠部員外郎

官名掌祠祀享祭天文漏刻國

唐德宗

拯

當救

顯頰

亦作憔悴

甘盤

皆殷武丁賢相

尹吉甫

周宣王時賢臣

管夷吾

即管仲

謂肩相並也晏子春秋比肩繼踵而在按就是說人多的意思

董仲舒

漢廣川人少治春秋武帝時為江都相

後為膠西王相

有着春秋繁露等書

【總評】作者心中雖為陸儉抱有無限抑鬱。但僅以百姓不得被其恩澤。

深加痛惜其一種蘊藉含蓄不盡之態度。苟非學養兼到，曷克臻此。

### 陸欽州述

與郡陸修，表字叫做公佐，生在世上，統共五十七年。他的做人，明白仁義的道理，委實可以感化人。穎敦厚風俗哩！但是他在三十年中，接連去服事觀察使，那觀察使竟不能夠知道他的學問道德。沒有法子，祇得退居在田野中。經過了六七年的長久，方才從侍御史進去當了祠部員外郎。二年再出來做欽州的刺史。就在路上死了。這箇時候，正是貞元十八年四月二十八日。大凡一種事情，有人類所不能夠研究的，就往往歸到天命上去。譬如那老天把雨水降下來，人人的心理，都以為能夠使得受旱的禾苗生長起來了；有時候雨同禾苗運會相違背，於是或落在海中，或落在山上，那旱苗就不能夠受他的恩澤了。講到做人的道理，也是這樣子的。那老天把賢俊的人降生出來，人人的心理，都以為可以拯救困苦的人了；但是有時候，賢俊的人和困苦的人，時機不相合，或是死在山野裏，或是雖然得着職位了，却不能夠行他的道，於是困苦的人，就不能夠受他的恩惠了。所以雨水降下來，是偶然的。那賢俊的人生在世間上，也是如此。時運相合，旱苗就此可仰他的恩惠，困苦的人就此可以賴他的力量。古來像傳說甘盤、尹吉甫、管夷吾，這一流人就是了。倘若是時運不合，雨水雖然是連天的。

降下來，賢哲雖然是推肩擦背的產出來，但是早苗究竟還是不能夠救活，百姓還是不能夠靠着他們。像顏子、子思、孟軻、董仲舒，這一流人就是了。所以賢哲的降生，適當其時，百姓就此可以依賴他的力量，固然是關於天命，或者不能夠依賴他的力量，也無非是天命啊！公佐的官職，雖曾經列在朝班上，曾經做過州刺史，但是一出一入，不過兩年。講到不能夠行他的道，還是跟着他往在田野間時候，一箇樣子的。公佐的賢俊，雖然是人家都知道他，但是他的德行，也未必明明白白的給皇上曉得。所以公佐因此就不能夠得着職位了。幸而出去，做了一州的刺史，却又不幸短命在半路上死了。天下的人，未經受着他的恩德，本來是應該的了。這麼說來，老天把陸君生在世上，單是交給他救人的道理，不交給他救人的位置，彷彿同雨水落在海中，或是落在山上，那早苗之不受他的恩德，是一箇樣子的。所以陸君之不能夠得着一箇位置，來行他的道理，終究是歸於天命的啊！他的心中，不知道有沒有不滿足？其實講起來，要是能夠得着這箇道理的人，就是窮居在田野中，也不算冤屈，帶着冠冕，去做天下的宰相，也不算得伸展。這麼說來有什麼不足於心裏呢？

### 直抉幽隱法

凡是一箇人心裏所藏着的隱事，往往不要教人家知道。尤其是英雄豪傑，因為要收拾人心，更存着這種心理。倘若論史的人，被他

瞞過，說幾句不痛不癢的話，不但是沒有意味，而且反要給本人笑死了。所以善于論史的人，一定要把他心裏的幽隱，直抉出來，使他遁無可遁，方才能夠使得讀書的人，拍案叫絕。這也是做史論的一種常用的法子。

### 漢高帝論

周樹槐

清湖南長沙人，字星叔，嘉慶年間進士，曾在江西省做個幾年知縣，著有壯學齋文集。

丁公爲楚將，逐窘高帝彭城西。帝急顧曰：兩賢豈相厄哉！丁公引而去之。及楚滅丁公，見高帝，斬以徇。曰：後世無效丁公。筆致簡潔，老到。壯學子曰：丁公死晚矣。然讞哉，高帝乎。一語斷定。高帝曰：使項王失天下者，丁公也。丁公爲項王臣，不忠，然則爲項王臣，忠者宜莫如季布。丁公已戮，而季布方購高帝，非能以公滅私者也。然則高帝曷爲斬丁公？曰：高帝之怨丁公，猶其怨季布爾矣。然而丁公斬季布，終赦者，季布數窘高帝，卒無害於高帝，自以爲罪而逃之，則非高帝之所甚惡也。丁公能窘高帝，解釋高帝，自以爲德而謁之，是則高帝之所甚恥也。得高帝心中所蓄的意願。

完全披露出來丁公在地下亦可以無憾矣。不然鴻門之役使項王失天下者項伯也。而封之。其有詞於後世也哉。再借項伯之事以證明之可知高帝之殺丁公全出於狡獪手段。

【註解】丁公

季布母弟爲丁公。彭城今江蘇省銅山縣。

兩賢豈相厄

就是說我們兩人何必苦苦相逼。徇嘗

示衆當狡獪

季布

季布楚人爲項羽將項羽死後高帝懸賞千金購之敢有匿者罪三族布匿濮陽周氏又僞賣於魯朱家爲奴其後朱家爲言於滕公高祖乃

赦之鴻門之役

鴻門地名在陝西臨潼縣項羽與高帝會於鴻門欲乘機殺之使項莊舞劍其意常在高帝項伯遂拔劍對舞翼蔽高帝高帝遂乘間逸去及羽敗高帝

卽位封項伯爲列侯

【總評】熟於雖合擒縱之法。非寢饋於古者不能。

### 漢高帝論

當丁公做楚國將官的時候，曾經把漢高帝驅逐到彭城以西，幾幾乎要把他逼死了，高帝趕緊對他說道：『我們兩個，何必苦苦相逼呢？』丁公聽了這話，就帶着兵去了。等到後來，楚國滅亡了，丁公去謁見高帝，高帝就把他斬了示衆，並且說道：『我這種辦法，無非要使得後世做人家臣子的不要學着丁公罷哩！』壯學子說道：丁公的死，固然已經嫌遲，可是高帝，真可以算得太狡獪了。高帝說使

項王失却天下的就是丁公，丁公做項王的臣子不肯盡忠。照這樣說來，在項王臣子裏面肯盡忠的人，宜乎再沒有比得上季布的了；但是丁公已被斬了，那季布也還是要懸賞捉到他，高帝究竟不能夠把公理來消滅私仇啊！那麼說起來，高帝爲什麼要斬丁公呢？我說是高帝怨恨丁公，同怨恨季布本來是一樣的。但是丁公殺了，季布終可以赦免，這箇裏面，因爲季布雖然屢次窘辱高帝，究竟對於高帝，沒有什麼妨害，自己方且以爲得罪於高帝，設法逃避，所以高帝不至於十分可惡他。至於丁公這箇人，能夠窘辱高帝，又能夠把高帝放走，自己以爲有恩德於高帝，放謁見他，實在是高帝之所極惶恐的。要是不這麼說法，那麼鴻門這一回事，使得項王失天下的，實在是項伯一箇人，但是高帝反而封他一箇侯爵，豈不是要給天下後世的人們議論嗎？

### 低徊唱歎法

做文章的方法，有不必從實記載，却借着前人的遺事，低徊唱歎，自能將其人的心事，曲曲傳出。這種方法，最足引人入勝，令人讀之，有穆然意遠悠然神往之思。但是所選用的材料，必須要和這箇人的地位，很是相合，方纔能夠切確不移。

### 復庵記

顧炎武

字甯人明江蘇崑山人學者稱亭林先生明亡後隱居不仕康熙初元舉博學鴻詞科徵修明史皆力辭不就著述宏富其日知三十卷尤爲終身精詣之書

舊中消范君養民以崇禎十七年夏自京師徒步入華山爲黃冠數年始克結廬於西峯之左名曰復庵華山之賢士大夫多與之游環山之人皆信而禮之而范君固非方士者流也似結非結似提非提是古文家最佳境地幼而讀書好楚詞諸子及經史多所涉獵爲東宮伴讀方李自成之挾東宮二王以出也范君知其必且西奔於是棄其家走之關中將盡厥職焉乃東宮不知所之范君爲黃冠矣絲絲入扣太華之山懸崖之頂有松可蔭有地可蔬有泉可汲不稅於官不隸於官觀之籍華下之人或助之材以創是庵而居之有屋三楹東向以迎日出余嘗一宿其庵開戶而望大河之東雷首之山蒼然突兀伯夷叔齊之所采薇而餓者若揖讓乎其間固范君之所慕而爲之者也自是而東則汾之一曲綿上之山出沒於雲影之表如將見之介子推之從晉公子既反國而隱焉又范君之所有志而不遂者也又自是而東太行碣石之間官闕山陵之所在去之茫茫而極望之不可見矣相與泣然作此記留之山中後之君子登斯山者無忘范君之志也

就庵之東向所見發出許多議論一唱三嘆收遺民心事曲曲傳出文氣疏宕閑逸是不食煙火人吐屬

【註解】中涓

就是內侍謂居宮中專司涓潔之事者

崇禎

明思宗年號

華山

在陝山華陰縣黃冠道家所用之冠今謂道士曰黃冠

方士

就是方術之士如求神仙燒金丹及禁咒祈禳諸術皆是

楚詞

書名中載楚人屈原宋玉諸人之詞賦為漢劉向所哀集者

李自成

明末流寇關

中

即今陝西長安縣

雷子山

即首陽山在山西永宜縣西南

伯夷叔齊

孤竹君之二子其父將死遺命立叔齊父卒叔齊遜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

去叔齊亦不立而逃

武王伐紂夷齊叩馬而諫及股亡二人恥食周粟隱於首陽山採薇而食遂餓死

汾

水名為山西山之大川

晉文公返國

介子推不言祿祿亦弗及遂隱於綿上之山與其母自焚而死

太行礪石

太行山在京兆西礪石在直隸昌黎縣西北

【總評】亭林先生為明之遺民。國變後奔走各省。欲有所謀不成。齋志以

歿蓋其心中實存有無限之痛苦。故言之不覺激昂慷慨。

### 復庵記

舊時中涓范君養民，在崇禎十七年夏天的時候，從京城走到華山去做道士，直到了好幾年以後，方才能夠造幾間屋子在西峯的左邊，取箇名字叫做復庵。凡是華山的賢士大夫，都喜歡和他交遊，環



山而居的人，都信仰敬重他。但是范君這箇人，本來不是道士的一流人啊！他從少讀書就喜歡楚辭、諸子及經史等，統統看過了好幾遍。曾經在東宮陪伴着太子讀書。當李自成帶着東宮二位王爺出走的時候，范君知道他一定往西而去，於是棄了家，走到關中去，想要盡他的職務。不料東宮竟沒處去找，范君就此做了道士了。那太華的山上，和懸崖的頂上，有松樹可以遮蔽陽光，有田地可以種植蔬菜，有泉水可以汲取，官廳不去徵收賦稅，也不隸屬於官廳的冊子上。華山底下的百姓們，也有助他材料，替他建築這箇庵子，叫他住着。一共有屋子三間。朝着東方，可以迎接太陽的出來。我曾經在他庵裏過了一夜。開了門，遠遠望去，只見大河東邊的雷首山，顏色黃蒼蒼的高出雲外，這就是從前伯夷叔齊採着薇蕨當飯吃，到後東就在這山上餓死的地方，彷彿在山上進退揖讓。這件事情，本來是范君所很羨慕，願意效法的。從這邊再往東望去，就是汾水同綿山，隱隱約約的出現在雲影以外，差不多望得見的。從前有箇介之推，他跟着晉公子逃走在外，等到返國以後，就隱居在這箇山上。這又是范君心裏，想學着他而做不到的。再從這裏往東，太行山同碣石山之間，就是宮闕山陵所在的地方。走過去不知道有多少路徑，望過去也看不見了。於是兩箇人，望了一回，就弔下眼淚來。我就做這篇記，畱在山中。後來的人們，要是走到這山上去的，請不要忘了范君的志願啊！

著意推崇法。「著意推崇」者就是「抑揚」的「揚」字的意思。譬如有一箇人存心做一篇文字褒揚褒揚他，但是從頭至尾，徒然說他一箇好字，便覺得淡而無味，閱之生厭；一定要尋出一種異於衆人的地方，著實的稱贊他，暗中恰就是爲這人表揚，那就覺得好看了。

### 蘇氏文集序

歐陽修 小傳見開門見山法

予友蘇子美之亡後四年始得其生平文章遺稿於太子太傅杜公之家而集錄之以爲十卷子美杜氏壻也遂以其集歸之而告於公曰斯文金玉也棄擲埋沒糞土不能銷蝕其見遺於一時必有收而寶之於後世者雖其埋沒而未出其精氣光怪已能常自發見而物亦不能揜也故方其擯斥摧挫流離窮厄之時文章已自行於天下雖其怨家仇人及嘗能出力而擠之死者至其文章則不能少毀而揜蔽之也凡人之情忽近而貴遠子美屈於今世猶若此其伸

於後世宜如何也。公其可無恨。文似看山不喜平予嘗考前世文章政理之盛衰而怪唐太宗致治幾乎三王之盛而文章不能革五代之餘習。後百有餘年韓李之徒出。然後元和之文始復於古。唐衰兵亂。又百餘年而聖宋興。天下一定。晏然無事者又幾百年。而古文始盛於今。自古治時少而亂時多。幸時治矣。文章或不能純粹。或遲久而不相及。何其難之若是。歟。豈非難得其人。歟。苟一有其人。又幸而及出於治世。世其可不爲之貴重而愛惜之歟。嗟。吾子美以一酒食之過。至廢爲民而流落以死。此其可以嘆息流涕而爲當世仁人君子之職位。宜與國家樂育賢才者惜也。條清理晰。慨當以慷。子美之齒少於予。而余學古文反在其後。天聖之間。予舉進士於有司。見時學者務以言語聲偶。隨裂號爲時文。以相誇尚。而子美獨與其兄才翁及穆參軍伯長。作爲古歌詩雜文。時人頗共非笑之。而子美不顧也。其後天子患時文之弊。下詔書。諷勉學者以近古。由是其風漸息。而學者稍趨於古焉。獨子美爲於舉世不爲之時。其始終自守不牽世俗。趨舍可謂特立之士也。文境亦特。立不羣。子美官至大理評事。集賢校理。而廢。後爲湖州

長史而卒。享年四十有一。其狀貌奇偉。望之昂然。而卽之温温。久而愈可愛慕。其材雖高。而人亦不甚嫉忌。其擊而去之者。意不在子美也。賴天子聰明仁聖。凡當時所指名而排斥二三大臣而下。欲以子美爲根而累之者。皆蒙保全。今並列於榮寵。雖與子美同時飲酒得罪之人。多一時之豪俊。亦被收采進顯於朝廷。而子美獨不幸死矣。豈非其命也。悲夫。一歎作結餘味堪思

〔註解〕蘇民文集 蘇舜欽字子美號滄浪翁易簡之孫也舉進士好爲古文歌詩與梅聖俞齊名世稱蘇梅著有文集十卷 杜公 名衍字世昌山陰人

擢進士甲科慶曆拜相封 唐太宗 名叫世民高祖的次子在位二十三年 五代 就是宋齊梁陳隋也 韓李 韓是韓愈李是李翱

元和 唐憲宗的年號 酒食之過 朱子曰子美爲杜祁公增杜是時爲相蘇爲館職兼進奏院每歲院中賽神例賣故紙錢爲飲宴之費蘇承例賣故紙因出已錢爲

助請館閣中諸名士而分院流品非其侶者皆不得與於是盡招兩軍妓女作樂爛飲爲傲歌王勝之益柔句曰欹倒太極遣帝扶周公孔子驅爲奴王拱辰輩專探伺伊闕才聞此句卽以

白上仁宗大怒卽令中官捕捉諸人皆已散走逃匿城中喧然於是韓魏公言於上曰陛下卽位以來未嘗爲此等事一旦遽如此驚駭天下翻聽仁宗怒少解而館閣之士罷逐一空故時

有一網打盡之語杜公亦罷相子美除名爲民永不叙復子美居湖州有詩曰不及籬竿下坐人言不得此罪人引赦免放也 天聖 仁宗的年號 聲偶 講有聲律工對

偶之文就是攔裂。攔同摘講，采摘也。裂講分裂也。講將經詩賦一類也。攔裂傳任意采摘分裂以合時文的程式也。下詔書，仁宗慶歷四年詔天下州縣立學行科舉新法

三場先策次才翁，名叫舜元登進士穆參軍，名叫修字叫伯長祥符初年進士時學者從事聲律不知古文修首倡之爲文學參軍論次詩賦。

二三大臣，王拱宸欲傾范仲淹與杜衍乃囑託魚周去詢劉元諱舉劾蘇子美所謂意不在子美者就是說意在范杜也

【總評】欲表章蘇子美，偏歷溯文敵之由來，而以蘇之矯然立異處打入。

頌揚得體，堪稱天衣無縫。

### 蘇氏文集序

我的朋友蘇子美，死後過了四年，方才在太子太傅杜公的家裏，得着他生平所做文章的稿子，我就編集鈔錄起來，分爲十卷。子美是杜家的女婿，就把這箇文集送給他，並告訴杜公道：『他的文章，同金玉一樣，就是把他丟掉了，埋沒在糞土中，也不能銷蝕他的聲光。雖然一時見棄到了後代，一定有人收着當作寶貝。雖然目前埋沒，未曾出現，但是他的精氣光怪，已經能够常常發見，隨便什麼東西，都不能夠埋沒他。所以當他被擯斥摧折挫辱流離窮厄的時候，文章已經傳布在天下。就是他的怨家仇人，和平時能夠出力排擠他，使他致死的人，但是講到他的文章，終不見夠說他做得不好，使他

埋沒的。大凡人類的性情，總是忽略近事，注重遠事的居多。子美屈於今世，尚且是這樣，將來仲廉在後世，應該怎麼樣啊！公實在可以不必懷恨了。」我往昔考察前代文章和政治的盛衰，却怪唐太宗治天下，幾幾乎達到三王的盛軌了，但是那時候的文章，卻不能夠改革五代流傳的習慣。直到後來，遠了一百多年，韓愈李翱這些人出來，然後元和時代的文章，方才復古了。等到唐朝的末代，兵亂起來，又過了一百多年，大宋勃興，天下太平沒有事了，又過了幾百年，那古文方才盛行在今日。從古以來，太平的時候很少，擾亂的時候很多。幸而遇着太平的時世，但是文章或是不能夠純粹，或是遲了久了，不能夠接續上去。爲什麼困難到這麼田地啊！豈不是因爲難得其人嗎？倘若有了這種一箇人，又幸而生在太平時世，那怎麼可以不把他看得很貴重，十分愛惜他呢？噫！我的子美呀！你不過因爲着一些兒酒食的過失，弄到廢棄做小百姓，流落以死，這實在可以嘆息，淌下眼淚來，替當世仁人君子，職司在爲國家教育賢才的人可惜哩！子美的年紀，雖然比我輕，但是我學做古文，反在他後。天聖年間，我舉進士在官中，眼見得當時的讀書人，專門在言語聲韻對偶摘裂上用功夫，名目叫做「時文」，互相誇尚。惟有子美，獨跟着他的哥哥子翁，和穆參軍伯長，喜歡做古體的歌詩和雜文。當時的人，着實共同批評他嘲笑他，子美卻不去管他。後來皇上因爲患着時文的弊病，特地下了上諭，諷勉

讀書人，教他們學做古人的文章，從此以後，時文的風氣，漸漸兒衰息了。讀書人也稍稍知道奔赴到古文的一方面去了。祇有子美一箇人，嘗人家不做古文的時候，他卻偏偏做起來，始終抱定一箇宗旨，不爲世俗的趨舍所牽累，真可以算得特立獨行的讀書人了！子美官做到了大理評事，集賢校理，放逐以後，就做了湖州長史而死，年紀僅僅四十一歲。他的相貌，極爲瑰奇偉大，遠遠的望過去，似乎昂昂然，但是一經和他親近，卻非常溫和。等到時候久了，更覺得可以愛慕。他的材能雖極高，人家也不十分嫉妒他。所以攻擊他，使得他丟官的，其意思實在並不在乎子美。幸靠着皇上聰明仁聖，凡是當時所指名被排擠斥逐的幾位大臣以下，要利用子美做着根本，設法連累他的，都已蒙保全，現在並且都已在榮耀寵任的地位。就是跟子美同時因喝酒的罪的人，多屬一時的豪傑俊秀，也都被收采進顯在朝廷中。祇有子美一箇人，運氣不好，竟自死了。這豈不是他的命裏注定的嗎？！真是可悲痛得很啊！

**刻意貶抑法。**有頌揚當然有貶抑，文字也是如此。但是頌揚與貶抑，都要

有特別心思，使得娓娓動聽，纔見得這種法子的妙趣；若僅在表面上敷衍裝點，就算了事，便覺淡而無味。頌揚的已見「著意推崇法」，今更舉

「刻意貶抑法」以示讀者。

張禹論

賀貽孫

小傳見反證立論法

大凡亂人國家者非天下之凶人而天下之庸人也。一鉞見血凶人之亂人國家也。人得而知之人得而防之若夫庸人者其識淺其氣卑其富貴之念熱而身家之慮摯浮沈俯仰與世推移人不得而知之人不得而防之豈惟不得而防之且將從而輕之狎之輕之則以為無足異狎之則以為有可親噫是人也幸而見用於聖世不過將順取容而已不幸生逢軌季權奸篡逆之臣出而與之共事利其寬厚之名足以服眾悅其貪鄙之性足以市私將頑頓讀作鈍莫詭惟權奸之所為而從之然後其禍烈矣。說得淋漓酣暢為千古庸人誤國者痛下鉞貶漢成帝時委政王氏災異迭興吏民上書皆咎王氏雖帝亦疑之獨尊信張禹欲決於禹之一言乃駕幸禹第屏丙左右而問焉此漢與王氏廢興之大機也禹則對以天變深遠難



見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聽用。於是上善去聲禹言。不復疑王氏。而漢祚已暗移矣。推禹始願。豈意及此。不過年老子孫弱。又以清平陵肥牛亭自為塚地。恐為王根所忌。故曲意樹德。以圖其子孫無窮之利。而不知其為劉氏子孫釀無窮之害也。刻意貶抑而妙。在出以總籍。夫人能輕其身。而後能重吾君。而重天下。禹阮視子孫為重。則視漢祀為輕。視肥牛亭為重。則視漢天下為輕。然則禹以肥牛亭咫尺之地。鬻漢天下與王氏。而以漢之宗祀博己之宗祀也。嗚呼。庸人之禍。乃至此哉。直挾張禹心肝。古今庸人。讖淺氣卑。以之為凶人。則不足以贊凶人。亂天下。則有餘。故雖不能自為篡逆。而篡逆之臣。皆欲得之。以為助。庸人與凶人之禍。固相需而成者也。彼魏之華歆。劉宋之褚淵。王儉。五代之馮道。皆庸人也。而皆足以移人國祚。後人之為國者。其無以庸人為不足畏而忽之哉。慮周語長。

【註解】張禹

字子文。漢河內軹人。成帝為太子時。禹授以論語。及成帝即位。賜爵關內侯。生平阿附王氏。卒釀篡禍。

將順取容

講求媚以容其身也。

（孝經）君子之事上也。

將順其美。匡救其惡。

輒季輒與晚同。解晚季。季。壽末世也。

頑頓。隻詬

隻詬。當無志氣。解（漢書賈誼傳）頑頓亡恥。隻詬亡節。漢

成帝名叫懿元請平陵肥牛亭自爲塚地平陵在現在陝西省與平縣的東北角南

請成帝成帝遂賜禹王根力爭成帝不從根由是怨禹常在王根成帝之舅封曲陽侯與譚

帝前毀禹及聞禹對帝言始釋前嫌親往就禹言歸於好稱曰稱曰華歆字子魚平原高唐人仕於魏爲相國文帝受

禪歆登壇相儀親奉皇帝璽綬以成命之禮褚淵字元道陳郡陽夏人

宋順帝禪位於齊王儉時爲侍中馮道字可道瀛洲景城人唐莊宗世始貴顯從是歷唐

解璽綬言空褚淵等奉璽綬詣齊公馮道晉漢周四朝不離將相公師之位嘗作長樂老敏

自道其一生國祚國家世世相傳的

的際遇也國祚福運叫做國祚

張禹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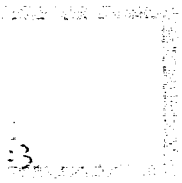
者夢夢

大凡亂人國家的人，不在於天下的凶人，而在於天下的庸人。因爲凶人的亂人國家，人家都能夠知道他的，人家都能夠防備他的。若是講到庸人，那就大不相同了。他的識見很淺近，他的氣度很卑鄙，他的富貴念頭却非常熱烈，身家的打算也非常懸至，一浮一沈，一俯一仰，隨着世俗轉移；人家都不能夠知着他，也無從防備他。豈但無從防備他，并且還要輕看他，同他接近。輕看他就以爲他無足希

寄同他接近，就以爲他可以親愛了。唉！這種人，幸而生在聖明的時候，也不過柔媚以容其身罷了；倘若運氣不好，生存末世的時候，過着權奸篡逆的，出來跟他合在一塊兒，利用他寬厚的名氣，足以使衆人佩服，喜歡他貪鄙的性情，可以用金錢買動他，恐怕就要弄到頑鈍無恥，一切都依着權臣奸賊所動作，惟命是聽，那麼他的禍患就很厲害了。在漢朝成帝的時候，把一國的政權，統統交給王氏，各種天災和奇異的景象，一時都來了；官同百姓上奏章，統統歸罪於王氏。就是成帝，也有些疑惑。因爲平時獨尊任張禹，想要憑他一句說話定奪，於是就備着車駕，到張禹家裏去，把跟隨的用人，都教他們退去，親親切切去問他。這箇事情，實在是漢朝和王氏一廢一興的大關鍵。却不防張禹就把以天變深遠，不容易窺見，新學小生，胡說八道，誤人不淺，不應當聽他們的話來答對。於是皇上就聽了張禹的話，不再疑惑王氏。那漢朝的國祚，已經暗暗的被王氏移去了。論到張禹起先的意思，那裏想到這一層，不過因爲自己年紀老了，子孫異常柔弱，又因爲請求平陵肥牛亭，作爲自己的墳墓地，恐怕爲王根所妒忌，所以曲意買點恩惠，借這箇來打算子孫無窮的利益。他那裏知道，因這一來，就替劉家的子孫，養成無窮的害處呢？大凡一箇人，必定先能够把自己的身體看得很輕，方才能够把皇上和天下的事情看得很重。如今張禹既然把子孫看得很重，那麼當然把漢朝的宗廟看得很輕。

了。把肥牛亭看得極重，那麼當然把漢朝的天下，看得很輕了。照這麼說來，張禹竟拿着肥牛亭幾尺的地方，賣却漢朝的天下送給王氏，實在是把漢朝的宗祀，來換自己的宗祀啦。噯，庸人的禍人國家，竟會到這麼田地嗎？從古來到了現在，凡是庸人都是識淺氣卑的。若要拿着這箇去做凶人，那麼實在有些兇不夠；但是拿着這箇去贊助凶人，擾亂天下，實在已綽綽有餘的。所以雖然不能夠自己做篡逆的事情，但是篡逆的臣子，都要想得着這些人，做箇幫手。因為庸人和凶人的禍患，本來是互相和合成功的。又像魏朝的華歆，劉宋時候的褚淵和王儉，五代時候的馮道，都不過是箇庸人；但是都足以移易人家的國祚，所以後人凡是治理國家的，切不可看着庸人以爲不足畏懼，就輕輕的把他忽略呀！





言文對照

評注古文百法示範

上海大陸圖書公司發行



MG  
H102  
34



對言文  
評註古文百法示範卷之四

揚。潛。闡。幽。法。有幽潛的事情，用筆墨去闡揚它，使得隱微的事，光照後世。

但是筆墨非說得淋漓盡致，力透紙背不可。因為這種事情，一定要借重筆墨的能力，使得文章與事略同傳於不朽，庶幾乎文字為不虛作。儻然說得浮泛不切，令人看之生厭，不但文章失其價值，而且幽潛的事情，不能闡發它，使之光明，學者尤宜注意及之。

五人墓碑記

張

溥 明太倉人字天如崇禎年間登進士第改庶吉士以葬親乞假歸不復出山嗣集四方名士倡設復社聲勢不亞東林執政者惡之甚幾遭不測年四十卒著

有史論  
等書

五人者。蓋當蓼洲周公之被逮。激於義而死焉者也。至於今。郡之賢士大夫。請於當道。即除魏闢廢祠之址以葬之。且立石於其墓之門。以旌其所為。嗚呼。亦

評註古文百法示範卷之四



510192

A



盛矣哉。昂然特立夫五人之死。去今之墓而葬焉。其爲時止十有一月耳。夫十有一月之中。凡富貴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其疾病而死。死而湮沒不足道者。亦已衆矣。况草野之無聞去聲者歟。獨五人之嚙嚙何也。用疑筆以作頓挫如奇峰自天外飛來予猶記周公之被逮。在丁卯三月之望。吾社之行爲士先者。爲之聲義。斂資財以送其行。哭聲震動天地。緹騎按劍而前。問誰爲哀者。衆不能堪。扶而仆之。是時以大中丞撫吳者。爲魏之私人。周公之逮。所由使也。吳之民方痛心焉。於是乘其厲聲以呵。則譟而相逐。中丞匿於溷藩以免。既而以吳民之亂。請於朝。按誅五人。曰顏佩韋。楊念如。馬杰。沈揚。周文元。卽今之僦然在墓者也。然五人之當刑也。意氣揚揚。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談笑以死。斷頭置城上。顏色不少變。有賢士大夫發五十金買五人之脰而函之。卒與屍合。故今之墓中。全乎爲五人也。用倒筆以點專一絲不漏歷歷如繪嗟夫。大閹之亂。縉紳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幾人歟。而五人生於編伍之間。素不聞詩書之訓。激昂大義。蹈死不顧。亦曷故哉。且矯詔紛出。鉤黨之捕。徧於天下。卒以吾郡發憤一擊。不敢復有株治。大閹亦遠巡畏義。非

常之謀。難於猝發。待聖人之出。而投環道路。不可謂非五人之力也。由是觀之。則今之高爵顯位。一旦抵罪。或脫身以逃。不能容於遠近。而又有翦髮杜門。佯狂不知所之者。其辱人賤行。視五人之死。輕重固何如哉。淋漓是以蓼洲周公。忠義暴於朝廷。贈諡美顯。榮於身後。而五人亦得以加其土封。列其姓名於大堤之上。凡四方之士。無有不過而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不然。令五人者。保其首領。以老於戶牖之下。則盡其天年。人皆得以隸使之。安能屈豪傑之流。扼腕墓道。發其志士之悲哉。故予與同社諸君子。哀斯墓之徒有其石也。而爲之記。亦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於社稷也。反覆推論賢士大夫者。罔卿因之。吳公太史文起文公。孟長姚公也。到處關心

【註解】五人墓

在今江蘇省吳縣虎邱山塘

蓼洲周公

周蓼洲名順昌字景文吳縣人萬歷癸丑進士天啓中歷官吏部文選司郎中乞假

歸里迨魏大中被逮道出吳門蓼洲出錢與同臥起並於旂尉前語侵忠賢旂尉歸告且加甚焉因亦被逮殺之於獄中魏閣廢祠魏閣就是魏忠賢當其弄權時毛一  
爲建生祠於虎邱山 皦皦光明不滅 丁卯就是熹宗天啓七年 吾社就是復社 緹騎後漢書百官志一執金

吾緹騎二百人緹騎謂赤衣馬隊也執金吾是官名主擒姦執猾所以後世逮治大中丞是

犯人的官役統稱之叫做緹騎明朝飾衣銜校尉專門掌管逮捕職官的罪犯也

巡撫也漢朝御史大夫有兩丞一曰御史丞一曰中丞明魏之私人魏忠賢的死黨

朝的制度命副都御史或僉都御史出而任巡撫故云

庭藩涵皆著紙筆（晉書左思傳）門僚與僕字同馮高函當封合解說讓以綫縫也生於編伍之

間佩章等都是市人文元則順昌之興隸講魏忠賢假託天子鈎黨而迫為同黨的

意思（後漢書靈帝紀）株治講是株連而非遠治之也非常之謀講是篡竊的意思按熹宗崩遺詔以

制詔州郡大舉鈎黨

密議久之或曰忠賢欲篡位聖人烈帝而言投環至直隸阜城與李朝欽皆賜死今之

呈秀以時間未至阻之也

高爵顯位一旦抵罪或脫身以逃不能容於遠近而又有翦髮杜門伴

狂不知所之者等句是極力描寫閹黨敗後的情形（明史莊烈贈諡順昌為太常卿官

其一子復以盟式粗能扼腕是撫手歎問卿（周書）穆王命伯冏為太僕

訟諸臣冤詔諡曰忠介扼腕是撫手歎問卿（周書）穆王命伯冏為太僕

名震孟字文起吳縣人徵明的曾孫以進士授修撰上疏言

閩官太僕少卿語侵及魏忠賢廷杖貶秩崇禎年間充日講官遇事箴規時

稱如真講官

卒後證文肅孟長姚公名叫希孟文震孟的外甥萬歷年間進士與震孟同持清議卒為魏閣所排斥

【總評】層次井然。筆意凜然。五人得此文而益彰。慘淡經營。深見良工心苦。

### 五人墓碑記

這五箇人，就是當蔣溱周公被捉去的時候，激於義憤而死的。到了現在，郡中的賢士大夫，請求官廳，就把魏大監廢祠的地址，改造了來葬這五箇人，並且立石碑在他墓門外，旌表他們生前所做的事。情。唉！總算是很光榮的了！講到這五箇人的死，離開現在葬的時候，不過祇有十一箇月罷了。這一箇月裏面，凡是富貴的人，和慷慨得意的人們，他們爲着疾病而死的，和死了以後名字消滅不足道的，不知道有多少；何況在在草野間，沒有名譽的人嗎？惟獨這五箇人，却這樣明明白白在人耳目間，這是什麼緣故啊？我還記得周公被捉去的時候，在丁卯年三月十五日。我們復社裏的同人，替他表白義憤，湊集許多款子，送他上路，哭聲震動天地。那穿紅衣服的馬隊，按着劍，走攏來，問這是替那一箇哭泣的？衆人都忍不住氣憤，就把他打倒了。那時候江蘇巡撫，是魏太監的私人；周公的被捉，就是他指使的。蘇州百姓，正是恨他了不得，於是趁他大聲呵叱的時候，就譁譟起來，把他驅逐出來。那巡撫幸虧躲在毛廁中，沒有把性命送了。後來他把蘇州百姓鬧事的情形，上奏朝廷，殺了五箇

人叫做顏佩章，楊念如，馬杰，沈揚，周文元。就是現在墓中的人啦。但是這五箇人，當被殺的時候，意義很是從容，喊着巡撫的名字，痛罵一頓，就談笑而死。把頭斷下來，掛在城樓上，顏色一點兒沒有改變。有幾箇賢士大夫，拿出五十兩金子來，把這五箇人的頭買去，藏在箱中，後來就各自同他們的屍體合在一起。所以現在墓中五箇人的屍首，都是完全的。唉！當魏太監擾亂國政的時候，就是讀書做官當中，能夠不改變節操的，四海之大，有幾箇人啊？偏是這五箇人，向來並沒有聽見詩書的教訓，他們却能夠激於大義，踏進死地中，什麼都不顧，這是什麼緣故啊？況且那時候假冒的上諭，份份下來，捉拿黨人的偵探，布滿天下。到了後來，究竟因我們府裏的人民，發憤一擊，不敢再有株連。那魏太監也慢慢兒有點懼怕人民的義氣，因此非常的計謀，一時間不容易發生。等到聖人出來以後，就在路上謚死。這事情不能不說是這五箇人的力量啊！這麼看起來，那麼現在這班身居高爵顯位的人們，有一天辦了罪名，或是脫身逃走，在就近的地方，不能愛人饒怒，於是把頭髮翦去了，關着門躲在家裏，或是假裝着發瘋，不知道到什麼地方去了。他們這班人，這樣辱沒人格的下作行爲，拿來比較這五箇人的死，一輕一重，你想要差得多少啊？所以這麼一來，那蓼州周公的忠義，就表白於朝廷，得了一個很好的謚法，身後却非常榮耀。因此這五箇人，也得以加土列名在大堤之上。凡是四方的人，沒有

一箇不到這箇地方拜而且泣的，真可算得百世的際遇了。要是不這樣的，假使這五箇人能夠保守他的腦袋，老死在家裏，盡了他的天年，什麼人都可以使喚他，還能夠使得一般豪傑，屈服在他們的墳前，拒腕嘆息，發出一種志士的悲痛嗎？所以我同本社諸君，哀痛這箇墳墓祇有一塊石頭，因此就替他做了一篇記。也可以借這箇來表明一箇人生死的大節，雖是一箇小百姓，也很有關係於國家哩！所謂賢士大夫，就是太僕寺卿吳因之先生，和翰林文文起先生，姚孟長先生等一班人。

**樸古寫真法。** 用樸實簡古的筆墨，來記寫真實情事，講是筆筆實在，語語真樸，絲毫沒有借文章的色彩來點染文飾。這種法子，不能專仗筆墨的魄力，一定要從至性至情中流出來。讀者當細細揣摩。

### 先妣事略

歸有光

小傳見案  
題活寫法

先妣周孺人。弘治元年二月十一日生。年十六來歸。踰年生女淑靜。淑靜者大姊也。期而生有光。又期而生女子。殤一人。期而不育者一人。又踰年生有尙。妣

十二月。逾年生淑順。一歲又生有功。有功之生也。孺人比乳他子加健。然數擗蹙。顧諸婢曰。吾爲多子。苦老嫗。以杯水盛二螺。進曰。飲此。後妊不數矣。孺人舉之。盡暗不能言。正德八年五月二十三日。孺人卒。諸兒見家人泣。則隨之。泣然猶以爲母寢也。傷哉。於是家人延畫工畫。出二子命之曰。鼻以上畫有光。鼻以下畫大姊。以二子肖母也。淋漓盡致。孺人諱桂。外曾祖諱明。外祖諱行。太學生。母何氏。世居吳家橋。去縣城東南三十里。由千墩浦而南直橋並小港以東。居人環聚。盡周氏也。外祖與其三兄。皆以資雄。敦尙簡實。與人媾。媿照說村中語。見子弟甥姪。無不愛。孺人之吳家橋。則治木縣。入城則緝繡。燈火熒熒。每至夜分。外祖不二日。使人問遺。孺人不憂米鹽。乃勞苦若不謀夕。冬月。鑪火炭屑。使婢子爲團。累累暴入聲階下。室靡棄物。家無閒人。兒女大者攀衣。小者乳抱。手中綴綴不輟。戶內灑然。遇僮奴有恩。雖至箠楚。皆不忍有後言。吳家橋歲致魚蟹餅餌。率人人得食。家中人聞吳家橋人至。皆喜。織屑廢遣有光七歲。與從兄有嘉入學。每陰風細雨。從兄輒留。有光意戀戀不得留也。是實在語。孺人中夜覺寢。促有光暗誦

孝經。卽熟讀。無一字齟齬。乃喜。是實在事孺人卒。母何孺人亦卒。周氏家有羊狗之  
癩。舅母卒。四姨歸顧氏又卒。死三十人而定。惟外祖與二舅存。孺人死十一年。  
大姊歸王三接。孺人所許聘者也。十二年有光補學官弟子。十六年而有婦。孺  
人所聘者也。期而抱女。撫愛之益念。孺人中夜與其婦泣。追維一二彷彿如昨。  
餘則茫然矣。世乃有無母之人。天乎痛哉。至性人語

【註解】事略 不是單指一件事體而言講其人之生平大 周孺人 大學生周 弘治宗 孝

年 音姬周 號期 年也 殤 未成人 不育 生而就 暗 音陰口失聲 正德 武宗 媾媾 和好之 緝 續

纏 孟子妻辟纒 齟齬 不合 羊狗之癩 講牛羊之禍及於人也大 王三接 官至河東

【總評】灑淚醮墨。噴血成書。讀此種文。有不涕泗滂沱者乎。

### 先妣事畧

先母周孺人。生在弘治元年二月十一日那一天。伊年紀十六歲的時候。就嫁過來。過了一年。就生了一箇女兒。叫做淑靜。那淑靜就是我的大姊姊。再過一年。方才生有光。又過了一年。又生了兩箇女兒。



這兩箇女兒，有一箇是半途夭殤的，有一箇是養了一年才死的。又過了幾年，生有尙擔了十二箇月的胎，又過了幾年，生淑順。一年，又生有功。當有功生的時候，孺人的身體，比較養別的兒子的時候，更加強健；但是伊在平常的時候，每每皺着眉頭，朝着丫鬟們說道：『我就爲着兒子太多，喫了不少的苦頭哩！』有一箇老媽子，就拿了一杯水，裏面裝着兩箇螺，送給孺人道：『喝了這箇水以後，受胎就減少了。』孺人就拿起杯來，一喝而盡。不料一霎時，口就啞了，從此就不能夠說話。正德八年五月二十三日，孺人就因此死了。許多小孩子們，瞧着家人哭泣，也就淌出眼淚來，還道是母親睡着哩！這真是傷心極了！於是家裏的人，請了畫工來畫像，却另外選出兩箇小孩子來，囑付畫工道：『鼻子以上，可照着有光的樣子畫。鼻子以下，可照着大姊的樣子畫。因爲這兩箇小孩子，很像他的母親啦。』孺人的名諱，是一箇桂字。外曾祖的名諱，叫做明。外祖的名諱叫做行，是一箇太學生。外祖母姓何。世世代代，就住住吳家橋。雖縣開城東南三十里。自從千墩浦向南直橋和小港以東，住戶圍環的聚着，都是姓周的。外祖父跟他三位的老哥，都可算得一縣的富翁，但是很講究簡省樸實；待人極其和氣，喜歡談鄉村間的事情，看見子弟和外甥同姪兒們，沒有不鍾愛的。孺人每每到吳家橋去，就紡木棉，到了城裏來，就績麻；燈火熒熒，每每到半夜三更，方纔休息。外祖父隔不到兩日，就差了人來問候，並

送了東西來。孺人本來可以不用憂愁米和鹽沒有着落，但是偏偏喜歡勞苦，似乎連晚餐沒有着落的一到了冬天的時候，連那爐子上燒臘的炭屑，還要教了幾個手捏成團，一箇一箇的，晒在階沿下。所以屋子裏沒有廢棄的東西，家裏也沒有空閒的人。孩子們大的，牽着衣服，小的還要抱着喂乳，手中兀是縫紉補綴，不肯休息。而且門以內修拾得非常清潔。待遇人們也極有恩惠；有遇着發怒的時候，就是受着責打，背後也都沒有什麼批評。吳家橋每年必送些魚蟹餅餌來，大概無論那箇人都得嘗着點兒。因此家裏的人，一聽着吳家橋有人來，都非常高興。有光七歲的時候，跟着堂兄有嘉，入學去讀書。每每遇着陰風細雨的時候，從兄就留住不肯教我回來，有光的意思，却急急在孺人身上，不肯留着。孺人半夜睡醒，就催有光背誦孝經，必定要使得念了極熟，沒有一箇字差誤，方才歡喜。孺人死後，伊的母親何孺人也死了。周氏的家庭，本來有一種羊狗的病症；舅母也因此死了，嫁到顧姓的四姨又死了，統計死了三十箇人，方才停止。祇有外祖父和二舅父沒有死。孺人死後十一年，大姊方纔嫁給王三接，這是孺人生前所許配的。十二年有光進了學，十六年才討了親，是孺人生前聘定的。過了二年，生了一箇女兒，很愛惜伊，因此更加想念孺人。每每到了半夜，就跟他妻子哭了。追想生前各種情形，彷彿同昨夜差不多。至於其餘的事情，就記不起了。唉！世間上竟有沒母親的人麼？老天

呵。老。天。呵。真。使。我。痛。極。了。

曲寫性眞法。將眞實的情事，本至誠的情性，曲曲傳寫出來，能夠使得讀者感動於不自覺，這就是這種法子的妙處。但是文章可以力致，情性本於天成，多讀這種文字，不特示文章以門徑，並且發天良的覺悟。讀者注重道德文章，幸勿忽視此等文字。

### 鳴機夜課圖記

蔣士銓

清江西鉛山人，字心餘，一字若生，號藏園，又號清容，乾隆二十二年進士，官翰林編修，著有忠雅堂詩文集。

吾母姓鍾氏，名令嘉，字守箴，出南昌名族。行杭去聲九，幼與諸兄從先祖滋生公讀書，十八歸先府君。時府君年四十餘，任俠好去聲客，樂施與，散數千金，囊篋蕭然。賓從去聲輒滿座。吾母脫簪珥，治酒漿，盤疊間未嘗有儉色。越二載，生銓，家益落。歷困苦窮乏，人所不能堪者，吾母怡然無愁蹙狀。戚黨人爭賢之。府君由是得復遊燕趙間，而歸吾母及銓，寄食外祖家。銓四齡，母日授四子書數句，苦兒

幼不能執筆。乃鑲竹枝爲絲。斷之。詰屈作波磔。點畫合而成字。抱銓坐膝上。教之。既識。卽拆去。日訓十字。明日令銓持竹絲。合所識字。無誤。乃已。至六齡。始令執筆學書。先外祖家素不潤。歷年饑大凶。益窘乏。時銓及小奴。衣服冠履。皆出於母。母工纂繡組織。凡所爲女紅。通工令小奴攜於市。人輒爭購之。以是銓及小奴無襁褓狀。歷落可誦先外祖長身白髯。喜飲酒。酒酣輒大聲吟所作詩。令吾母指其疵。母每指一字。先外祖滿引一觥。數指之後。乃陶然捋鬚大笑。舉觴自呼曰。不意阿丈乃有此女。既而摩銓頂曰。好兒子。爾他日何以報爾母。銓禪不能答。投母懷。淚潏潏下。母亦抱兒而悲。簷風几燭。若愀然。助人以哀者。此情如畫記母教銓時。組紉績紡之具。畢置左右。膝置書。令銓坐膝下讀之。母手任操作。口授句讀。讀若豆啣唔之聲。與軋軋相間。去聲兒怠則少加夏楚。旋復持兒泣曰。兒及此不學。我何以見汝父。至夜分寒甚。母坐於牀。擁被覆雙足。解衣以胸溫兒背。共銓朗誦之。讀倦睡。母懷俄而母搖銓曰。可以醒矣。銓張目視母。面淚方縱。橫落。銓亦泣。少間復令讀雞鳴臥焉。諸姨嘗謂母曰。妹一兒也。何苦乃爾。對曰。子衆可

矣。兒一不肖。妹何託焉。奇人奇語筆亦奕奕有生氣庚戌。外祖母病且篤。母侍之。凡湯藥飲食。

必親嘗之。而後進。歷四十晝夜。無倦容。外祖母瀕危。泣曰。女本弱。今勞瘁過諸。

兄。德矣。他日壻歸。爲我言我死無恨。恨不見女。同汝子成立。其善誘之。語訖而卒。

母哀毀骨立。水漿不入口者七日。閩黨嫻姻。一時咸以孝女稱。至今弗衰也。

此等孝行見諸巾幗宜其有鄉黨之高誦令子之克家也銓九齡。母授以禮記周易毛詩。皆成誦。暇更錄唐宋人

詩教之。爲吟哦聲。母與銓皆弱而多病。銓每病。母卽抱銓行一室中。未嘗寢。少

痊。輒指壁間詩歌教兒低吟之。以爲戲。母有病。銓則坐枕側不去。母視銓。輒無

言而悲。銓亦淒楚。依戀嘗問曰。母有憂乎。曰。然。然則何以解憂。曰。兒能背誦所

讀書。斯解也。銓朗聲琅琅然。爭藥鼎。沸。母微笑曰。病少差矣。由是母有病。銓卽

持書誦於側。而病輒能愈。情景如畫十歲父歸。越一載復攜母及銓偕游燕趙秦魏

齊梁吳楚間。先府君苟有過。母必正言婉言規。或怒不聽。則屏丙息俟。怒少解。

復力爭之。聽而後正。相夫子不嘗如是乎先府君每決大獄。母輒攜兒立席前曰。幸以此

兒爲念。府君數頷之。先府君在客邸。督銓學甚急。稍怠卽怒而棄之。數日不及

一言。吾母垂涕扑同之。令跪讀至熟乃已。未嘗倦也。銓故不能荒於嬉。而母教亦益是以嚴。語語事實又十載歸。卜居於鄱陽。銓年在二十。明年娶婦張氏。母女視之。訓以紡績織紵事。一如教兒時。銓年二十有二年。未嘗去母。前以應童子試歸鉛山。母略無離別可憐之色。旋補弟子員。明年丁卯。食廩餼。秋薦於鄉。歸拜母。母色喜。依膝下。廿日。遂北行。母念兒。輒有詩。未一寄也。明年落第。九月歸。十二月先府君卽世。母哭瀕死者十餘次。自爲文祭之。凡百餘言。朴婉沈痛。聞者無親疎老幼。皆嗚咽失聲。時行年四十有三也。疏而不漏已有南昌老畫師遊鄱陽。八十餘。白髮垂耳。能圖人狀貌。銓延之爲母寫小像。因以位置景物請於母。且問母何以行樂。當圖之以爲娛。母愀然曰。嗚呼。自爲蔣氏婦。嘗以不及奉舅姑。盤匿爲恨。而處憂患哀慟間。數十年。凡哭父哭母哭兒。哭女夭折。今且哭夫矣。未亡人欠一死耳。何樂爲。銓跪曰。雖然。母志有樂得未致者。請寄斯圖也可乎。母曰。苟吾兒及新婦。能習於勤。不亦可乎。鳴機夜課。老婦之願足矣。樂何有焉。何等銓於是退而語去聲畫士。乃圖秋夜之景。虛堂四敞。一燈熒熒。高梧

蕭疏影落簷際堂中列一機畫吾母坐而織之婦執紡車坐母側簷底橫列一几剪燭自照憑畫欄而讀者則銓也階下假山一砌花盆蘭婀娜相倚動搖於微風涼月中其童子蹲樹根捕捉織為戲及垂短髮持羽扇奠茶石上者則奴子阿童小婢阿昭圖成母視之而歡點綴圖景妙造自然銓謹按吾母生平勤勞為之略以進求諸大人先生之立言而與人為善者是是記應有語

【註解】鍾令嘉 號甘茶老人著 南昌 清朝府名今我府 縣隸屬於豫章道 先府君 講已去世父親也 有柴車倦遊集

適 酒尊 圓疊也 儉色 講不足的面色也 四子書 大學中庸是曾子子思述孔子之言論語記孔子之言孟子記孟子之言所以叫做四子書 鏤 當

講詰屈作波磔點畫 詰屈 講寫字不便的形狀晉書衛恒傳「字勢云云」(研桑不能數其波磔點畫都是寫字的法子左撇叫做波右捺這做磔一鄭

元祐詩「北面從師學波磔」以筆著紙一起曰點 酣 飲酒而快 鬣 常鬣 織物像絲條 (王羲之文) 每作一點每高峰墜石橫筆叫做畫 酣 飲酒而快 鬣 常鬣 織物像絲條

疵 當病 酒器 褻褻 衣服破敗 湫然 不樂的容貌 陶然 快樂的容貌 組紉 統當條字講薄且潤者 字講航 酒器 褻褻 衣服破敗 湫然 不樂的容貌 陶然 快樂的容貌 組紉 統當條字講薄且潤者

細 (禮內則) 伊唔 讀書的 軋軋 織機的 夏楚 (禮學記) 夏楚二物取其威也 哀毀骨 織 軋軋 讀書的 軋軋 織機的 夏楚 (禮學記) 夏楚二物取其威也 哀毀骨

立（後漢書韋彪傳）孝行純至父 姍姍婿之父曰姻兩婿互相稱呼曰姍 爭藥鼎沸講琅琅的書聲相爭藥鼎的沸聲相爭

而饗鄱陽清湖縣名屬繞州府今屬江西潯陽道 鉛山清湖縣名屬廣信府今屬江西豫章道 廩餼餼禾米也科舉時代生員受餼者叫做廩生所謂

餼者以鄉薦俗所謂中舉人也 盤匱匱盥洗的器具（禮內則）敦牟厄匱 母志有樂得未致者講母親的心有所歡喜而

尚未得償當顯願之事 敞露諱 婀娜柔弱的容貌

【總評】無一字不從肺腑中流出。讀之足以動人孝思。

### 鳴機夜課圖記

我的母親姓鍾，名諱叫做令嘉，表字叫做守箴；出南昌有名的族中，排行第九。從少就和許多哥哥們，跟着先祖滋生公念書。十八歲的時候，就嫁給我父親。那時我父親年紀四十多了，天性極其豪俠，喜歡招接客人，並喜歡救濟窮人，竟把好幾千的金子，白白的散盡了。雖然是口袋裏和箱子裏，已經是多錢，但是客人，還是滿座。我的母親，就把簪子和耳環變賣了，化了錢備辦酒菜，一盤一盤的接連搬出來，却並不曾現出寒儉的樣子來。過了二年，就生士銓。家境愈加不對了；所經過的困苦窮乏，都是別人所不能夠受的。我的母親，却歡歡喜喜，並沒有憂愁。凡是親戚和鄉黨的人，都爭說伊是好



女人。我的父親，因此得以再遊燕趙等地方。把我的母親和士銓，送到外祖父家去寄食。士銓四歲的時候，我的母親，天天教給我四子書幾句。但是苦於小孩子年紀太輕，不能夠提起筆來寫字，於是把竹枝刻成細絲，又斷開了，屈屈曲曲的，做成一撇，一捺，一點，一畫，再合成功字形，把士銓抱坐在膝上，一箇一箇的教我。等到已經認識了，就把這字拆去。大概一天教了十箇字。到了明天，就叫士銓拿着竹絲，把認識的字兒合成不錯了，方才停止。到了六歲，方才教士銓拿起筆來學寫字。外祖的家裏，本來不很充足，又遇着年歲不好，因此愈加窮了。那時候士銓卻家裏的小厮，衣服帽子鞋子等，都從我母親的手裏得來。我母親善於織物刺繡，凡是所做的女工，教小厮拿到市上去賣，人人就爭相購買。因此士銓和小厮的衣服，都很整潔，一點兒沒有破敗的樣子。外祖父身子很高，鬚髯雪白，極喜歡喝酒。當酒喝足了，就放出很大的聲音，念他所做的詩，教我的母親指出有毛病的地方。我母親每每指出一箇字兒箇毛病，外祖父就滿滿喝了一杯酒。等到好幾次指出以後，於是外祖父快活極了，把鬚擗着大笑起來；一面拿着酒杯兒，自己喊道：『想不到阿大竟有這樣聰明的女兒啊！』過一會子，又把士銓的頂兒撫摩着，說道：『好小孩子啊！你將來拏什麼東西來報答你的母親呢？』那時候士銓的年紀很輕，不知道怎麼答應，就撞到我母親懷中，眼淚撲撲簌簌的吊下來了。我的母親，瞧着我哭

了，也抱着我一同悲傷起來。那時候屋簷上的風聲，和桌子上的臘燭，也似乎有些幫着人哀慟的樣子。還記得我的母親，教士銓念書的時候，把刺繡和績布紡紗的器具，都擱在左右兩旁，把書冊擱在膝蓋上，叫士銓坐在膝下，念起書來。那時我的母親，一面手裏做活計，一面口裏教給士銓的句讀，念書的聲音，和布機的聲音，時常合湊在一起的。有時候士銓懶惰了，就把戒尺略略的責罰幾下子。一會子又抱着士銓哭道：『我的兒呀！你要是在這箇時候不肯用功，將來我拿什麼見你父親的面呢？』一到了半夜時候，天氣冷極了，我母親坐在牀上，擁着被褥蓋了兩腳，把衣服解開了拿胸口貼着士銓的背，跟士銓一起高聲念書。等到疲倦的時候，就在母親的懷中睡着了。隔不到多少時候，母親又把士銓搖醒，說道：『可以醒了！』士銓把眼睛兒撐開來一看，我母親的臉子，那眼淚兒正在一縱一橫流下來。於是士銓也不由得不哭起來了。等一忽又叫士銓念書。直等到雞啼了，方才睡覺。幾位姨母，時常跟我母親說道：『妹妹！你就祇有一箇兒子，何必叫他苦到這麼田地呢？』我母親答道：『兒子多了，不妨隨便聽他去，現在祇得一箇兒子，倘若將來不肖，做妹子的還依靠誰呢？』到了庚戌那一年，外祖母病了，而且很是厲害。母親服侍伊，凡是湯藥飲食等，必定親口嘗過，方才送給外祖母喝。經過四十晝夜，沒有一些兒疲倦的樣子。外祖母到了將要死的時候，對着母親哭道：『女兒

啊！你的身體，本來很弱，這回的勞苦，過於諸位哥哥，一定是很疲倦的了！日後女婿回來，替我說一聲：『我死了也沒有什麼怨恨，只恨不能看見你的兒子成立。你必須好好的教訓他才是。』把這幾句話說完，就死了。我母親居喪的時候，哀慟極了，把身體弄得極瘦，差不多祇剩點骨頭了。一連七日，一點水沒有送入口裏。凡是鄉黨和親戚們，一時都稱伊做孝女。到了現在，還是這樣說呢。士銓九歲時候，母親教以禮記、周易、毛詩，都以能背誦爲止。有空閒的時候，還要鈔錄唐宋人所做的詩，教給我作吟哦的聲音。母親和士銓身體，都很單弱，而且多病。每遇着士銓生病時候，母親就抱着一間屋子裏行走，並不睡覺。等到病略略好些，又指着壁上的詩歌，教士銓低聲吟哦以爲戲。倘若母親有病，士銓就坐在枕頭傍，不去。母親一見了士銓，往往連一句話都沒有，就發出悲痛來。士銓也覺自非常淒楚，依依不捨，嘗向着母親問道：『母親這樣不快活，難道有什麼憂愁嗎？』母親回說：『不錯。』士銓於是又追問道：『那麼用什麼法子，方才可以解憂愁呢？』母親又說道：『兒倘若能夠背誦所念的書，那憂愁就自然解除了。』於是士銓就念起書來，聲音琅琅然，和藥爐子沸滾的聲音，互相競爭。母親方才微微一笑，說道：『我的病似乎略略好一點了。』從此以後，凡是過着母親有病的時候，士銓就拿着書冊，坐在母親旁邊念起來。說也奇怪，那病果然就好了。到了十歲時候，父親回來了，又過了一

年，仍復帶着母親和士銓，一同往燕趙、秦魏、齊梁、吳楚間去游歷。父親倘若有過失，母親必定正言或婉言規勸。有時候父親怒了，不肯聽母親的話，於是母親就屏住了氣，等到父親怒氣稍解，仍復力爭，必到了父親聽了，方纔停止。每當父親判斷大案子的時候，母親就帶着兒子，站在桌子前說道：『你時常把這箇小孩子記着！』父親聽了，就把頭點了兩點。父親在客寓裏，督責士銓念書，很爲嚴厲，稍稍怠惰，就發起怒來，把士銓丟卻了，往往好幾天不說一句話。我母親就淌着眼淚打我，罰我跪着，必須把書念熟了，方才完事。並沒有因此覺得倦怠的。所以士銓不能夠把學業給遊戲荒了。於是母親的教訓，也從此益覺得嚴厲了。又過了十年，回到家裏，卜宅在鄱陽湖邊。那時候士銓的年紀，差不多將近二十了。明年做了親，討的是張姓的女兒。我母親待伊，同自己的女兒一樣。教伊紡紗績麻和刺繡等事，也和教兒子的時候一樣。士銓年紀二十有二，未嘗離開母親。以前因爲應童子試，回到鉛山，母親也沒有一點離別可憐的顏色。那年就進了一名學。明年丁卯，補了一名廩膳生。到了秋天，又中了舉人。回來拜見母親，母親的顏色，非常喜歡。那時依在膝下，大約二十天，就到北京去了。母親凡是想念兒子，就做了幾首詩，却並沒一首寄給我。明年會試沒有中，九月間回到家裏，十二月我父親就去世了。母親哭泣極哀慟，差不多將要死了，如是的，大約有十餘次。又自己做了一篇文章，去祭父

親，約有一百多字。那祭文做得很爲朴實婉轉，而且非常沈痛。凡是聽見的人，無論親的，疏的，老的，少的，都爲之嗚咽失聲。那時我母親的年紀，剛剛四十三歲。己巳年，南島有一老畫師，來潘陽游歷，年紀已八十多歲，雪白的頭髮，垂在耳朵旁邊，能夠畫人的狀貌。士銓請他到家裏來，替母親畫一箇小照。就將位置和風景各物，請問我母親，並且問我母親，願意用什麼行樂的樣子，畫起來當做娛樂的器具呢？母親聽了，顏色上似乎現出一種不快樂的神氣來，說道：「唉！我自從做了蔣家的媳婦以來，時嘗以不能夠伺候翁姑洗手洗臉等事情爲恨，一生把這箇身子，處在憂慮悲痛中間，有好幾十年了。凡是哭父親，哭母親，哭兒子哭女兒的夭折，都已一一經過了；現在并且要哭丈夫了。未亡人所欠缺的，就是一死，還用着快樂做什麼啊！」士銓跪着說道：「話雖是這樣，但是母親心裏倘有喜歡的事情，沒有做到的，就請把這意思寄在這箇圖上，可以不可以呢？」母親道：「倘若我的兒子和新媳婦能夠學會了勤苦，那有什麼不可以呢？」鳴機夜課，「我做老太婆的願望，已是足了，樂在那兒呢！」士銓於是退下來，告訴畫師。畫一箇秋夜的景緻，一間空堂屋，四面顯露；中間安着一盞燈，火光熒熒；有幾株梧桐樹，葉兒很爲稀疎，它的影兒，就落在屋子旁邊。堂屋的中間，陳列一部織布機，畫我的母親，坐在這兒織布。我的妻拿着紡紗的車，坐在母親旁邊。簷底下橫擺着一箇小桌兒，把燭花剪着

自照，倚着畫欄念書的，就是土銓。階沿下堆着一座假山，石砌上的花兒和盆中的蘭草兒，姿態柔弱，互相倚依，在微風涼月間，時時搖動。有一箇童子，蹲在樹根旁捕促織，獨自嬉戲；還有一箇垂着短髮，手拿着羽扇，在石上煮茶的，這就是奴子阿童和丫鬟阿招。圖既畫成，母親一看見，就歡喜。土銓於是謹按着我母親生平勤勞的事實，略爲說一點，借着這箇來進求諸位大人先生們，能够誘掖別人，使他們日進於善爲的。

**據實記載法。**做壽序或做墓志銘的筆墨，有根據其本人的一生事實，不用奇思麗句，卻老老實實的記載，而讀起來自然能夠引起讀者的興味，非但不覺得其枯燥無味，抑且還覺得百讀不厭。這就是作者多讀過書，食古而化的意思。讀者其亦當從熟玩此等文字入手。

### 范純佑墓誌銘

嘗

**弼**字彥國，宋河南人。學識湛深，雍容大度。仁宗時舉茂才異等，僉管河陽判官。宣和間，再使契丹，以和議成拜爲樞密使。後與文彥博並相，天下稱

爲富文。嗣因王安石行新法，議不合，稱病罷相。判亳州，徙汝州，旋請老歸洛。始封鄭，稱富鄭公。後進封韓，稱富韓公。卒，贈太尉，贈諡曰文忠。

僕天聖初。始識范文正公於海陵。未幾。公遊文館。僕再舉進士來京師。又見之。公益厚我。閒或造其門。目公旁一童子。方十歲許。神重氣遠。如老成人。僕竊詢焉。卽公之長子也。已能誦詩禮。泛讀諸書。爲文章。籍籍有可稱者。所與游皆一時之俊。時天下庠序未甚興。公典姑蘇。首建郡學。聘安定胡瑗爲先生。瑗條立學規良密。生徒數百。多不率教。公患之。君尙未冠。輒白於庭。入學。齒諸生之末。盡行其規約。久之。人皆隨而不敢犯。自是蘇之學。遂爲諸郡倡。語無腐辭而饒有嫵媚氣寶元中西戎叛。一方盡驚。公連易關陝官。皆不出兵間。君侍行。日與將卒錯處。鉤微摘隱。悉得其良。驚由是公任人無失。而屢有功。公帥環慶也。議城馬鋪寨。與砦字同寨偏賊境。賊懼城成。而扼其衝。故常寇撓之。使我不得城。君率兵馳據其地。賊衆大至。且戰且督役。數日而成。一路恃以安。人又知君材武有足嘉者。簡樸古茂後公以讒罷知政事。君亦遠巡於仕進間。從公之鄧。暴得疾。昏不有事。廢臥許昌。僕守淮西。過其家省之。猶能感慚道忠義。問僕之來。公耶私耶。僕曰。公曰。公則可。噫。人一有疾。已不能自顧其形骸。奚暇他卹。如君病昏。身已棄而尙不忘公。

患。豈非根乎至性。第昏於事。而性終不昧耶。茲尤異於人。可貴重而不可學者。病十九年。卒于襄邑。弟純仁之官舍。年四十九。胸無塵滓。筆有波瀾。君英悟天縱。尙節行。事父母盡孝養。未嘗去左右。文正愛之甚。日夕以講求道義爲樂。亦不欲其遠去。君雖文學日富。固不肯應鄉里舉。不得已以蔭授守將作監主簿。亦躄爲岐下司竹監。非其好也。卽解去。使君壽。且不病。得施其所有於時。良能美業。其少諸君名純佑。字天成。娶長葛李氏。一男正臣。守太常寺太祝。一女嫁故人子進士元及。早亡。純仁歸葬河南萬安山先壟之側。行有日。走京師來乞銘。僕已銘其父。今又銘其子。悲夫。潔淨。圓到。銘曰。君之才之賢。宜有祿有年。一命而晝不復遷。病十九年不復痊。今其云亡。報已。齋英名不隱兮。何足歎。(平聲)淵淵。作金石聲。

【註解】范純佑

是范仲淹的大兒子。字叫天成。讀書於胡瑗先生處。天資聰明。文章佳妙。性極孝。伏侍其父。終日不離左右。其父出鎮關陝。純佑與將卒夾雜居住。

能夠暗測。隱探得其才否。於是其父任人無有過失。而累有功。後以蔭生爲將作監主簿。

天聖

是宋仁宗的年號。

范文正公

名仲淹。字希文。吳縣人。海



陵

地名即今江蘇省泰縣

文館

范文正公博通六經長於易學者多事實問文正爲之軌經自謙講解無倦容當爲秘閣校理文中文館想指秘閣校理而言僕之稱

呼富弼

(漢書)國中口語籍籍按籍籍語聲自稱也籍籍喧多也文中講時人多稱其文章

典

就是守字安定胡瑗

海陵人字翼之讀書於泰山十年不還家後爲湖州

也是仁宗

西戎叛

指西夏趙元昊之反皆不出兵間

講文正公所

駐紮的地點

沒有一處不是邊

環

是宋朝州治就是

慶

也是宋朝的州治就是

馬鋪寨

初名叫後橋寨後爲大順城在

慶陽縣的北

角百五十里

以讒罷知政事

仁宗慶歷三年以仲淹參知政事以富弼爲樞密副使仲淹與弼同心輔政夏竦等思有以傾之會石介奏記於弼責以

行伊周之事竦乃使女奴陰習介書久之習成遂改伊周曰伊霍且僞作介爲弼撰廢立詔草飛語上聞仲淹與弼恐懼不自安適聞契丹伐夏遂請行邊

邊巡

鄧

即今河南鄧縣仲淹於慶歷五年罷知邠州以疾請調鄧州

許昌

即今河南許昌縣襄邑

射中書侍郎卒賜諡曰忠宣追封許國公著有文集五十卷行於世

守將作監主簿

官有實授署理代理的分別古今皆是如是守就是署理的意思議不是實授

而護理也將作監是官名掌營造宮室之事主簿亦是官名管理文書簿籍各衙門都有此二種官職

長葛

就是現在河南一命而晝

命之榮晝然而

晝

腐的意思報已爲講天

止不再遷官也

屬虧缺也

講限

【總評】有議論。有敘述。何等高雅。何等周密。而出以質樸無華之筆。允稱難得。

### 范純佑墓誌銘

我在天聖初年，方才在海陵他方，認識范文正公。沒有好多時候，公任祕閣校理。我因再舉進士到京城來，又遇見了公，待我更厚。有時到他家裏去，瞧着公旁邊立着一箇小孩子，年紀剛剛十歲光景，覺得他神采莊重，氣息深遠，同老成人一般。我私下打聽，方才知道就是公的大兒子。他那時候已經能夠背誦詩經同禮記，並且對於各種書籍，也都能够閱讀了。所做的文章，有許多人都稱贊他好。所交游的都是一時著名人物。那時候天下的學校，還沒有十分興盛。公做蘇州知府，第一樁事情，就是設立府學。延聘安定胡瑗做先生。那胡瑗創立學規好幾條，很是嚴密。學生好幾百人，多不肯依他的教訓。公心裏很是憂慮。那時候君年紀還不滿二十歲，就稟明他的父親，請入學校去讀書。位置排在各學生的結末一箇。把胡先生所定的規約，一一實力奉行。到得時候長久了，別的學生，也都跟着他，不敢犯規。從此以後，蘇州府學，就變做各府學倡始的人了。當寶光年間，西夏背叛，一方的人民，都受了驚嚇，公接連在關陝做官好幾年，換來換去，始終不出兵間。君隨侍在傍，天同將官和士卒，雜住在

一塊兒，把軍營中細微幽隱的事情，都一一鉤摘出來。那一箇有用，那一箇無用，一一透底明白。所以公任用人員，一點兒也不會錯誤。當公在環州和慶州帶兵的時候，打算在馬鋪寨築了一座城寨。那馬鋪寨的地方，剛和賊境相逼近，賊人恐怕城子築成以後，就要扼住他的要路，所以時常出兵來阻撓，使得我不能夠把城子築成。君帶了兵士，奔到這裏，把地位先行佔據。賊衆大至，君一面同他戰鬥，一面督着工人做工，不到幾天，就把城子築成。這一條道路，就靠着可以安耽了。因此人家又知道君的材武，委實可以稱贊了。到了後來，公因為奸臣捏造謠言，免了參知政事的職。君那時候，雖然仍是做官，但是也沒有什麼好機會。常隨從公到鄧州去，忽然得了一種急病，昏迷不省人事，因此把身體殘廢了，臥病在許昌地方。那時我剛守淮西，到他家裏去看他，還能夠慷慨激昂，講忠義的事情。他問我到這兒來，還是公事惹事？我就答應他，說是公事。他說爲公事，那就好了。唉！凡是一箇人，有了毛病，已經不能夠照顧他的身體，那兒還有閒工夫來管別樣的事情？像君患了，這樣昏迷的病症，身體已經變成了無用，還是不肯忘着公忠二字，這豈不是生就一種天性，僅僅在事情上有些兒昏迷，講到他的性靈，始終沒有暗昧的嗎？這種事，尤其是別人完全不同，極可以貴重，別人斷斷學不來的。他病了十九年，死在他兄弟純仁的官舍中。年紀四十九歲。君稟性聰明，似乎老天特別驕養他一樣的。

生平崇尚節行，服事父母，能夠盡他的孝養，並沒有一天離開左右。文正愛他到極點了，一天到晚，把講求道義，當作娛樂，也不願意教他遠遠離開。君雖然文章和學問一天好一天，但是決意不肯去應鄉里的薦舉。沒有法子，總算依着蔭生，做了一次守將作監主簿的官，又暫時做一回岐下司竹監。都不是他心裏所喜歡的，當即辭去。倘使君能夠長命些，並且不生病，把他的才具一一施展出來，在當時，那麼他的事業，一定是很大的了。君名叫純佑，表字叫做天成。夫人姓李，是長葛人氏。生一箇兒子，名叫正臣，現在做太常寺太祝的官。女兒一箇，嫁給老朋友的兒子，名叫元受，是一位進士，早已死了。他兄弟純仁，把他的樞運回去，葬在河南萬安山，先人墳墓的傍邊。歸葬的日期已經擇定了，先走到京城裏來，請我做墓誌銘。我從前已經給他父親做了墓誌銘，現在又給他兒子做墓誌銘，這不是很可以悲傷嗎？銘辭如下：——

儼君的才能和賢德，應該得着很厚的俸祿，和很長的壽命；想不到僅僅受了朝廷一命的官爵，就遽然中止，不再陞官，而且生病；經過十九年，就此不會再好。如今已是死了，那上天的報答他，未免太虧缺了！但是他的英名，決不致於隱沒。這麼說來，又何必歎息呢？

活筆寫生法。文字有一種寫生法，形狀箇中情景，務使得其維妙維肖。但

是不可默寫，一定要輕倩流利寫來活龍活現，所以叫做「活筆寫生法」。

### 醉書齋記

鄭日奎

清江西貴溪人，字次公，順治十六進士，由庶吉士官至禮部郎中，著有靜菴文集。

於堂左潔一室爲書齋，明窗素壁，泊如也。設几二，一陳筆墨，一置香鑪茗椀，之屬竹牀一，坐以之。木榻一，臥以之。書架書筒各四，古今籍在焉。琴磬塵尾諸什物亦雜置左右。西園東壁位置咸宜，文亦秩然井然。甫晨起，卽科頭拂案上塵，注水硯中，研墨及丹鉛，飽飲筆以俟。隨意抽書一帙，據坐去聲批閱之。頃至會心處，則朱墨淋漓，漬紙上，字大半爲之隱。有時或歌或歎或笑或泣，或怒罵或悶欲絕，或大叫稱快，或咄咄詫異，或臥而思起而狂走，家人矚見者，悉駭愕罔測，所指乃竊相議。俟同稍定始散去。婢子送酒茗來，都不省取，或誤觴之，傾溼書冊，輒怒而加責。後乃不復持至。踰時或猶未食，無敢前請者。惟內子時映簾窺，余得間去聲始進。曰：「日午矣，可以飯。」上聲乎余應諾，內子出復忘之矣。羹炙皆寒，更溫以俟者數四，及就

食仍挾一册與俱。且噉且閱羹炙。雖寒或且味變亦不覺也。至或誤以雙箸亂點所閱書。良久始悟。非筆而內子及婢輩罔不竊笑者。夜漏常坐。午顧僮侍無人在側。俄而駭震左右起視之。皆爛燬睡地上矣。客或訪余者。刺已入值。余方校書不遽見。客伺久輒大怒。詬或索取原刺。余亦不知也。蓋予惟既嚴急。家中人啟事不以時。卽叱出而事之緊緩不更問。以故倉卒不得白。而家中鹽米諸瑣務皆內子主之。頗有序。余以是無所顧慮。而嗜益僻。大小錯落有珠走玉盤之妙他日忽自悔。謀立誓戒之。商於內子。內子笑曰。君無效劉伶斷上飲法。祇賺余酒脯。補五臟勞耶。吾亦惟坐視君沈湎耳。不能贊成君謀。余恟然久之。因思余於書。洵不異伶於酒。正恐旋誓且旋畔。且爲文字飲。不猶愈於紅裙耶。遂笑應之曰。如卿言亦復佳。但爲李白婦太常妻。不易去聲耳。乃不復立戒。而採其語。意以名吾齋曰醉書。高雅雋永

【註解】

泊如 靜默無爲

麈尾 就是拂塵

科頭 脫帽露其頭

丹鉛

丹丹砂紅色就是朱砂鉛就是鉛粉兩物都用以批

書

帙圍書外面

咄咄驚怪的聲音

瞶當看

內子就是妻

劉伶晉書劉伶傳伶字伯倫沛國人也嘗渴甚求酒於其妻妻捐酒毀器

涕泣諫曰君酒太過非衛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善吾不能自禁惟當祝鬼神自誓耳便可具酒肉妻從之伶跪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為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醒婦兒之言慎不可聽仍引酒

御肉塊

然復醉失意的容貌

為文字飲不猶愈於紅裙耶講醉心於書籍實較好於醉心於女色也

李白李

贈內詩三百六十日日日醉如泥雖為李白婦何異太常妻按李白婦許氏故相許圜師之孫女見遊九華記

太常妻

後漢書周澤傳常臥病齋宮其妻哀澤老病關問所苦澤

大怒以妻干犯齋禁收送詔獄時人為之語曰生世不諧作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

### 【總評】有色有聲不同凡響

### 醉書齋記

在堂屋的左邊，打掃一間屋子，作為讀書的所在。雪亮的窗，雪白的壁，何等的靜默無為啊！屋子裏擺了。小桌子兩個：一個陳列筆墨，一個安置香爐和茶盃。一類東西。又備了竹牀一個，把它當了坐的器具。木榻一個，把它當了睡的器具。書架書筒各四個，把古今的書籍，就藏在這裏。此外琴咧，磬咧，拂塵咧，各種什物，也都一一雜置在左右兩邊。每天早上，剛走起來，就禿着頭，拂去桌子上的塵埃，注點水

在硯臺中，把墨和硃砂鉛粉研磨起來，拿筆蘸飽等着。於是隨意把書抽出一部，據着坐位，批閱起來。過着心裏有所見的地方，那就紅的是朱，黑的是墨，淋淋漓漓的塗滿在紙上。所有本來的字，都給它遮住了。有時或是唱歌，或是歎息，或是笑，或是哭，或是怒罵，或是悶極把呼吸的氣也斷絕了，或是大聲叫喊，快活極了，或是咄咄的詫異起來，或是睡在牀上默默的想，或是起來狂走。家人們窺見的，統統奇怪起來，不能推測我究竟爲着那一回事，於是私相議論，直等到稍稍安定了，方才散去。丫鬢送酒和茶來，也不知道拿來喝。有時候或是替我斟在杯中，一不留意，就倒在書冊旁邊，把書冊浸溼了，我就發起怒來，責罰伊。因此，以後就不敢再拿來了。往往過了時候，還沒有喫飯，也沒有一個敢在我面前催請的。祇有我的妻，時時隔着簾子，窺見我有空隙的時候，方才跟我說道：『日已過中了，可以喫飯了嗎？』我一答應，我的妻就出去。我重復又忘了，於是羹和菜都冷了。再弄熟了候着我。如是必經過好幾回。等到喫飯的時候，還是拿着一本書，一面喫飯，一面看書。羹和菜雖然冷了，或是已變了味兒，也一些兒不知道。甚至於把兩隻筷兒，當了筆，亂點着所看的書，等到許多時候，方才知道了並不是筆。那時候我的妻和丫鬢們，沒有一箇不偷着笑我的。到了夜裏，時常坐到半夜裏，一看書僮們，沒有一箇在旁邊，忽而又聽得鼻子裏呼吸的聲音，震動左右，起來一看，方才知道他們都已橫七



豎八睡在地上了。有時遇着客人來訪，已經把名片送進來，剛遇着我正在校書的當兒，一時不能見他。客人等久了，就大大的發怒，或加以惡聲，或是把原有名片討回去，我也一點兒不知道。因為我的天性，既然極其嚴急，家中的人稟告事情，倘若不合時候，就要罵起來，叫他們出去，至於事情的緩急，却不再去問他，所以一時裏不能夠剖白。家中鹽咧，米咧，各種瑣碎事務，統統歸我的妻子管理，頗有秩序。我因此不用照顧思慮。於是喜歡讀書的一種習慣，也愈加厲害了。有一天忽爾自己懊悔起來，打算發一箇誓，戒去這種嗜好，就和我的妻商量。我的妻笑道：『你難道要學劉伶斷酒的法兒。單是驅我酒和肉，補補五臟的勞苦嗎？我也祇好坐視着你天天沈溺其中，却不能夠贊成你的計畫哩！』我當時頗覺失意，經過了好多時候，因而想到我的喜歡讀書，委實的劉伶的喜歡喝酒，一點兒沒有分別，正恐怕忽爾戒酒，忽爾又破了戒；況且醉心在書籍中，比之醉心在女色上，豈不算稍稍有益的嗎？遂笑應伊道：『像你所說的話，也極有道理，但是做李白的婦，和太常的妻，也正恐怕不容易哩！』從此以後，就不再立戒，就探伊說話的意思，將我讀書的地方，起了一箇名字，喚做醉書齋。

繪影繪聲法。

文字有用彎彎曲曲的筆墨，來形容當時當地的情景的。這種叫做「繪影繪聲法」。但是這種法子，要意思上去細細體會，不當在言

語當中著實口授，讀者當於言語之外得之。

### 張烈女傳

王太岳

清直隸定興人，字基平，乾隆年間進士，由庶吉士授編修，官至雲南布政使，左遷國子監司業，著有清虛山房集。

烈女姓張氏，吳郡人。聘金玉昭，未歸也。然乃殉其夫死。「提綱絮領先繪」先是壻家人以訃來，母故匿不女聞。女微伺覺之，曰：「果然，即我必死矣。」已而詢女童，得實。隱白母，願往歸金氏。母故嫠也，閱女少，不可，遂卻漿粒。三日弗即於齒，母涕泣曰：「嗟乎！奈何！生女為乃，不得有厥家，我卒不得汝疆。」「上聲」則盛治，「平聲」攬女造，「去聲」哭焉。既抵金女，斬衰。「粗隈切」入望棺號，「平聲」慟再絕矣。而後甦，「同蘇」方其擗踊呼天，不可轉息處，僕御下人旁聽，竊淚下。其屬而哭者，則皆輟哭，愕視女相環也。「當日情景」

「活現紙上」母既語，「去聲」知壻父母新婦志必死，夫狀舅姑既哀之，難。「去聲」其死，周視焉。女心計曰：「如是，既我終不可得死，乃委曲務自詭諱。陽示無為夫死志矣。居有間，「去聲」舅姑既大寧，會改歲，家人皆夜起治饌，飲禮先祠。長幼以次相壽。烈女獨

屏<sup>丙</sup>居夫<sup>樞</sup>次一女奴旁坐。謬好語遺之去。延望庭宇。風雪微作。日光著<sup>着</sup>紙窗上。隱隱退取紙筆。藉地坐。屈首擊<sup>同</sup>。覽麻經。顧影獨語。淚泫泫滴。所坐前。甄甄且汎<sup>蟻本</sup>。已就坐。小几伏作書。與母訣。書竟。置薦下。起徙倚。楹著<sup>柱</sup>。間探首日景<sup>同</sup>。正中曰。嗟乎。斯余時矣。旋位所取酒。以灌焚楮帛。再拜引纒而委之。廕<sup>如在其地</sup>。其家人過察之死矣。年十有九<sup>蓋棺</sup>。其知者曰。烈女有至性。生四歲孤。執禮已戚。稍長<sup>上</sup>。讀書喜。搜覽古今貞孝行事。與母居。母愛之。忘其女子。御婢妾語不及外事。或竊語。輒屏走。不以自聞。蓋完全君子人也<sup>寫其出身</sup>。嗚呼。是固然矣。微是世猶將章之。而何待詳哉。而何待詳哉<sup>言簡意深</sup>。

【註解】吳郡就是現在江蘇吳縣歸女人嫁至闕就是當悲傷解弗即於齒講漿粒弗近於牙齒就是弗食也

乃不得有厥家孟子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不得有厥家蓋講玉昭死而女無處所歸也卒不得汝疆講終不能強抑汝使不去也造

哭造到也講到金家去哭也斬衰衰同縗守喪的衣服也用生麻布製成旁邊與下邊都不縫邊叫做斬衰甦甦醒也擗踊孝經擗踊哭

踊跳躍也哀痛到極則拊心跳躍而哭也不可轉息講哀痛到極氣息不能回轉也屬而哭者屬相連也大寧講舅姑的心已大安也汎

蠶汎浮也講蠶上眼淚。薦草薦也。徙倚講行走不定也。楹著詩經俟我于著乎而楹柱也着門屏之間也。位所設立的地

方

引纒而委之脰纒圓圈也委置也脰頸項也講用細結成圓圈而以頸項置放之也

【總評】能將當日情事，曲曲傳出，洵稱活虎生龍之筆。

### 張烈女傳

烈女姓張，是吳郡人氏。曾經許配金玉昭，雖已行聘，還沒有嫁過去，却不防竟會跟伊未婚夫一同死了。當伊未死以前，伊丈夫家裏的人，拿了訃聞來報告伊的母親，故意嚴守秘密，不令伊知道。但是伊已微微有些覺得了，隨即說道：『要是真有這回事，就是我也決定非死不可了。』過了多少時候，向丫鬚們一打聽，方才知道這回事是千真萬真的，於是就向伊的母親面前跪着告訴，說是情願歸到金家去。伊母親本來是箇寡婦，因為哀憐伊的女兒年紀輕，不答應伊。那烈女就拒絕飲食，經過三天，連一粒米和一滴水，也沒有到過口中。伊母親見了這箇情形，祇得哭哭啼啼的說道：『唉！一箇人爲什麼要生女兒呢？終至弄得無家可歸，但是我究竟也沒有法子勉強你啊！』一面說，一面就備辦了許多禮物，帶了伊女兒到金家去，哭伊的女婿去了。既到了金家門口，烈女就穿了生麻布製成旁邊

窠下邊都不縫邊的衣，一直奔進去。見了棺木，就直聲叫喊，昏去二次。方才蘇醒。當伊捶胸頓足，極口呼天，折不轉氣的時候，凡是男女用人，在旁邊聽了，都私自替伊出眼淚。還有陪他一同哭泣的人們，也都停止了哭泣，圍着烈女瞧着。那烈女的母親，就告知伊女婿的父母，說新婦志在必死的樣子。伊的公婆，很是可憐伊，却畱意防備伊，恐怕伊尋死。烈女心裏一打算，暗暗的說道：『要是這箇樣子，我就一生一世，也不能死了。』於是委委曲曲的，装着安閒的態度，表明伊從此以後，再沒有跟伊丈夫死節的志願了。過了多少時候，公婆覺得非常放心了，剛遇着過年的時候，家裏的人，都夜間起來做酒菜，祭祠堂，老的少的，挨次互相拜年。烈女一箇人，獨自住在伊丈夫棺材旁邊；那時候祇有一箇丫環在旁服侍伊。烈女就假意造了幾句好話，派伊到別處去。那時候烈女伸着頸子望着院子和屋子上，路爲有些兒風和雪；太陽的光線映在紙窗上，漸漸的退去了。烈女拿了紙和筆，靠地坐着，低着頭，手弄麻衣，瞧着自己的影子，一箇人自言自語了一回。那眼淚就撲撲簌簌的吊下來，滴在坐着的磚頭上，那磚頭上的螞蟻，竟同做了大水一般，都被他彘去了。過一會子，烈女把身子移至小桌子傍邊坐下，就伏在桌子上寫了一封書信，跟伊母親訣別。寫完了信，就擱在草薦的底下。重復立起身來，在柱子和門屏中間走了一回，把頭伸出去看太陽，正在中天，遂歎惜道：『噯！現在就是我就死的時候。

候了。』一面就跑回伊丈夫的靈位前，拿酒澆在地上，把紙錠焚化了，拜了兩拜，就拿繩子套在頸子上。過一會子，伊家裏的人，從這邊經過，仔細一看，已經死了。年紀祇得十九歲。有一箇知道這事詳細情形的人說道：『烈女本來具有極懇至的性情，生出來祇得四歲，伊的父親就死了，烈女執持喪禮，已極哀痛。等到年紀稍大念書的時候，就專門喜歡搜集古今守貞和盡孝的事實。跟伊母親同居時候，伊的母親，非常愛伊，竟忘了伊是一箇女子哩。論到伊對待丫鬚等一班人，平時說話，總不及外面的事情。倘或這些人有私自談及的時候，烈女就急急走開，不樂意聽見。委實可算得一箇完全無缺君子人了。』唉！這幾句話，固然是不差的，但是就我的意見想起來，就使沒有這些事，世間的人也必定要表章伊；又何必詳細再說呢？又何必詳細再說呢？

刻畫盡致。法。譬如一樣東西，用彎曲的筆墨來刻畫它，好像登山臨水，正如身入其中；好像看圖閱畫，正如探得其秘；使得看的人，目迷五色，拍案叫絕。學者不可不熟讀這種文字。

### 太湖石記

白居易

唐華州下邳人字樂天元和年開進士遷左拾遺貶江州司馬後召還官至刑部尚書晚年放意詩酒自號醉吟先生居香山故亦稱香山居士所作詩深厚

華密而平易近人雖老嫗亦能解士人爭傳之雞林賈人售之於其國相每篇易一金有長慶集七十五卷行於世

古之達人皆有所嗜。玄晏先生嗜書。嵇中散嗜琴。靖節先生嗜酒。今丞相奇章公嗜石。石無文無聲無臭無味。與三物不同。而公嗜之。何也。衆皆怪之。走獨知之。昔故友李生名約。有云。苟適吾意。其用則多。誠哉是言。適意而已。公之所嗜。可知之矣。以偶起撲到本題公以司徒保釐河雒。治家無珍產。奉身無長物。惟東城置一第。南郭營一墅。精葺宮宇。慎擇賓客。性不苟合。居常寡徒。游息之時。與石爲伍。石有族聚。太湖爲甲。羅浮天竺之徒次焉。今公之所嗜者甲也。天高氣爽幾點明先是公之僚吏。多鎮守江湖。知公之心。惟石是好。乃鈞深致遠。獻瑰納奇。四五年間。纍纍而至。公於此物。獨不廉讓。東第南墅。列而置之。富哉石乎。厥狀非一。有盤拗秀出。如靈邱。鮮雲者。有端儼挺立。如真官。神人者。有縝潤削成。如珪瓚者。有廉棱銳劍。如劍戟者。又有如虬如鳳。若踞若動。將翔將蹕。如鬼如獸。若行若驟。將攫將鬪。風烈雨晦之夕。洞穴開。體若歛雲。歎雷巖巖。然有可望而畏。

之者。煙霽。景影麗之。且巖崑。靈靈若拂。嵐撲黛靄。靄然有可狎而翫之者。昏曉之交。名狀不可撮要而言。則三山五岳。百洞千壑。覩縷簇縮。盡在其中。百仞一攀。千里一瞬。坐而得之。此所以爲公適意之用也。說得光怪陸離如入山陰。道上有應接不暇之勢。嘗與公追觀熟察。相顧而言。豈造物者有意於其間乎。將胚渾凝結。偶然成功乎。然而自一成不變已來。不知幾千萬年。或委海隅。或淪湖底。高者僅數仞。重者殆千鈞。一旦不獲而來。無脛而至。爭奇騁怪。爲公眼中之物。公又待之如賓友。親之如賢哲。重之如玉寶。愛之加兒孫。不知精意有所召邪。將尤物有所歸邪。孰不爲而來邪。必有以也。無纖塵犯其筆端。石有大小。其數四等。以甲乙丙丁品之。每品有上中下。各刻於石陰。曰牛氏石。甲之上。丙之中。丁之下。井然有條。秩然有序。噫。是石也。百千載後。散在天壤之內。轉徙隱見。誰復知之。欲使將來與我同好者。覩斯石。覽斯文。知公之嗜石之自會。昌三年五月丁丑記。滴瀉歸源。

【註解】太湖 在江蘇省吳縣之西湖中產石可做裝飾園林的器具。 玄晏先生 皇甫謐字士安晉朝歌人廣覽百家典籍等書爲人洗滌寡欲自斃。



曰玄晏 稽中散 即嵇康字叔夜三國魏譙郡人與魏宗室 靖節 即陶淵明字元亮晉人善 先生 婚拜中散大夫不願就管彈琴以自樂 詩好酒諡曰靖節先生

丞相奇章公 牛僧儒字思黯敬 作者自己稱呼也古人 保釐 書經命畢公保釐也 聖 晉 宗時封奇章郡公走 謙虛自己稱曰下走 東郊按釐即治也 聖 晉

謝安傳與兄子玄圍碁賭別墅 羅浮 山名在廣東省博 天竺 亦山名在浙江 鈞深致遠 按墅即另外營造之館屋也 山縣之西北角 亦山名在浙江 鈞深致遠

見易繫辭講雖頂深遠地 瑰 本作頂圓頂好珠子 盤拗 司馬相如子虛賦其山則盤紆踞蹇 方亦用法去鈞致之也 瑰 解此作奇異寶貝解 按盤通蟠當彎曲解拗亦是曲折的

意 靈邱鮮雲 靈邱大的邱阜也鮮靈奇異的雲狀 眞官 陸龜蒙詩幾降眞官授隱 書按眞官就是仙官也 續潤

續細密的意思 潤光滑的意思 珪瓊 珪向圭 瓊向圭 廉棱銳劇 形狀石之 虬 龍之子 伏的 皚 霜雪之白色 欲

音合歛受 歛 音噴吹氣 嶷嶷 史說帝嘗記其德嶷嶷按 嶷 石崖 霏霽 左思吳都賦霄露霏 的意思 歛 音噴吹氣 嶷嶷 史說帝嘗記其德嶷嶷按 嶷 石崖 霏霽 左思吳都賦霄露霏

的意 嵐 王維方尊師詩夕陽彩翠忽成 藹藹 詩大雅藹藹王多吉士按 靦縷 是委曲 嵐 嵐按嵐是山氣蒸發的意思 藹藹 藹藹是和悅可親的意思 靦縷 的形貌 簇 同簇聚也 胚 渾凝結 郭璞江賦類胚渾之未凝 仞 八尺叫 脛 足骨 會昌 唐武宗 縮收縮也 胚 渾凝結 郭璞江賦類胚渾之未凝 仞 八尺叫 脛 足骨 會昌 唐武宗

總評 刻畫精細筆勢矯夭極手揮目送之妙

會昌 唐武宗 的年號

## 太湖石記

凡是古來明達的人，都有一種嗜好。如玄晏先生喜歡讀書，嵇中散喜歡彈琴，靖節先生喜歡喝酒。現在的丞相奇章公，却喜歡玩石頭。講到石頭這種玩意兒，也沒有文采，也沒有聲音，也沒有香氣，也沒有味兒。跟三種東西不一樣。但是公却喜歡它，這是什麼緣故呢？衆人都奇怪他，惟有鄙人獨知道他的意思。從前我有箇老朋友，姓李名約，他曾經說道：『隨便什麼東西，倘合着我的意思，那用處就不少了。』這幾句話，委實不錯。凡是人們的嗜好，祇要求其適意就算了。這麼一說，公之所以喜歡石頭的緣故，就可以明白了。公以朝中司徒的官，來治河雒，居家不用珍寶，奉身也沒有一件好的東西；不過在東城蓋了一所屋子，南門外造了一箇別莊。房屋異常講究，客人必謹謹挑選。性情不肯苟且，跟人家合得攏，在平常的時候不很和人家交接；每當休息的時候，就跟石頭做伴侶。石頭本有好幾類，太湖產的，推爲甲種；羅浮天竺所產的，就算次一等。現在公所喜歡的，就是甲種。起先凡是公的同事和下屬，多鎮守在江湖旁邊，知道公的心裏就祇喜歡石頭，於是向深山中鉤取，向遠地方搜羅，遇着有奇怪的石頭，都獻納上來。四五年間，藥壘而至。公對於這箇石頭，獨不講廉潔和退讓了，在東城的府第，城南的別莊，一一陳列起來，石頭多得不可開交。它的樣子，也不止一樣：有曲曲折折，秀出簪鬢，

像大山和奇雲的；有端正儼然，獨立不倚，像仙官和神人的；有細密光滑，天然削成，像美玉的；有棱角尖銳，像劍戟的；也有像有角龍子的，也有像鳳凰的；有像伏而不動的，有像活動的；有像要飛翔的，有像要跳躍的；有像鬼物的，有像獸類的；有像行走的，有像奔跑的；有像要捉物的，有像要爭鬪的。一到了風猛雨暗的夜裏，它的窟窿裏，就放出白光來，像把雲氣收斂在裏面，似乎有雷聲從這兒噴出來，巖巖然令人一望見就發生一種畏懼的心。倘若遇着煙光晴霽，太陽光線明麗的早晨，巖谷石崖間，垂有露滴，像把風光拂去，翠黛撲人，靄靄然令人可以窺近而翫賞的。在一天裏早晚之間，它的狀態，就不可以言語形容。簡直說一句話，凡是三山五嶽，百洞千壑，所有奇怪的形狀，在這石頭中，差不多沒有一樣不具備。百仞的高峯，就在這一拳中，千里的山脈，就在這一瞬間，一一可以坐而得之。所以這箇東西竟可以做公適意的用處啊！我時嘗隨着公就近觀看，仔細考察，相顧說道：「難道這造物，的，真有些意思在這兒麼？還是因雲氣的凝結，偶然成功的麼？但是自從成功以來，不知道已經過幾千萬年，或則丟棄在海邊，或則沈淪在湖底，高的不過數仞，重的不過千鈞，有一天遇着機會，不用鞭箠而自來，沒有腿子而自至，各自爭奇聘怪，做了公眼中的玩物。公又待它像賓客朋友的，親近它像賢人哲士的，愛惜它像兒子孫子的，我不知道究竟由於精意所感召呢？還是好的東西，一定須歸宿

在一處呢？而且究竟爲誰而來的呢？就中一定有箇緣故在裏面。『石有大小，它的數目，可分做四等，用甲，乙，丙，丁，四箇字品定之。每一品之中，再分上，中，下，三等。各各將字刻在石的後面。曰：「牛氏石，甲之上，丙之中，乙之下。」』唉！這些石頭，經過千百年以後，散在天地間，轉徙沒有一定的地方，出沒也沒有一定的時候，誰也不能知道。不過心裏要使得將來跟我有同一嗜好的人，見了一箇石，讀了這篇文，就可以知道公喜歡石頭的所從來罷了。會昌三年，五月丁丑記。

**刻意摹寫法。**譬如有一箇人，或一樣物件，用筆墨來刻意描摹，寫得其形容盡致，好像活的一樣，使讀的人能夠鼓起興致。這種法子，頂忌死筆，須用活筆，頂忌直筆，須用曲筆。一枝筆能活能曲，寫起來自然如生龍活虎一般，不至於索然無味了。

### 秦士錄

宋

**濂**字景濂，明初浦江人，幼卽博涉羣書，後入龍門山，著逾十餘年。太祖召見，除授江南儒學提舉，詔修元史，充總裁官，迹其生平自少壯以至老耄，未嘗一日去書。

推爲開國文臣之首，允無愧色。四方學者都稱爲太史公。正德年間，追諡曰文憲，著有宋學士全集三十六卷行世。

評註古文百法示範卷之四

鄧弼字伯翊。秦人也。身長七尺。雙目有紫棱。開闔閃閃如電。能以力雄人。鄰牛方鬪。不可擊。拳其脊。折仆地。市門石鼓。十人舁。弗能舉。兩手持之行。簡潔蒼勁。寫其雄武。筆亦虎虎。然好使酒。怒視人。人見輒避。曰：「狂生不可近。近則必得奇辱。」一日獨飲娼樓。蕭馮兩書生過其下。急牽入共飲。兩生素賤其人。力拒之。弼怒曰：「君終不我從。必殺君。」亡命走山澤耳。不能忍君苦也。兩生不得已從之。弼自據中筵。指左右揖兩生坐。呼酒歌嘯。以爲樂。酒酣。解衣箕踞。拔刀置案上。鏗然鳴。兩生雅聞其酒狂。欲起走。弼止之曰：「勿走也。弼亦粗知書。君何至相視如涕。」唾今日非速。君飲欲少吐胸中不平氣耳。四庫書從君問。卽不能答。當血是刃。兩生曰：「有是哉。」遽摘七經數十義叩之。弼力舉傳疏。不遺一言。復詢歷代史。上下三千年。纒纒不窮。弼笑曰：「君等伏乎未也。兩生相顧慘沮。上聲。不敢再有問。弼索酒被披。與字。髮跳叫曰：「我今日壓倒老生矣。古者學在養氣。今人衣服。儒衣反奄。奄欲絕。徒欲馳騁文墨。睥睨一世豪傑。此何可哉。此何可哉。君等休矣。兩生素負多才。藝聞弼言。大愧。下樓。足不得成步。歸詢其所與游。亦未嘗見其挾書讀也。」寫得語語。

饒有書卷氣筆亦足以壓倒一切腐儒。秦定末。德王執法西御史臺。弼造書數千言。袖謁之。閹卒不爲通。弼曰。若不知關中有鄧伯翊耶。連擊踏數人。聲聞於王。王令隸人捧入。欲鞭之。弼盛氣曰。公奈何不禮壯士。今天下雖號無事。東海島夷。尙未臣順。間者駕海艦互市於鄞。卽不滿所欲。出大刀斫柱。殺傷我中。國民諸將軍控弦引矢。追至大洋。且戰且卻。其虧國體爲己甚。西南諸蠻。雖曰稱臣奉貢。乘黃屋左纛。稱制與中國等。尤志士所同憤。誠得如弼者一二輩。驅十萬橫磨劍伐之。則東西指日所出入。莫非王土矣。公奈何不禮壯士。庭中人聞之。皆縮頸吐舌。舌久不能收。王曰。爾自號壯士。解持矛鼓噪前登堅城乎。曰。能。百萬軍中可刺大將乎。曰。能。突圍潰陣得保首領乎。曰。能。王顧左右曰。姑試之。問所須。曰。鐵鎧良馬各一。雌雄劍二。王卽命給與。陰戒善禦者五十人。馳馬出東門外。然後遣弼往。王自臨觀。空一府隨之。暨弼至。衆槊並進。弼虎吼而奔。人馬辟易五十步。面目無色。已而烟塵漲天。雙劍飛舞。雲霧中。連斫馬首墮地。血涔涔滴。王撫髀驩曰。誠壯士。誠壯士。命勺酒勞弼。弼立飲不拜。由是狂名振一時。至比之王鐵檜。

云。筆走龍蛇王上章薦諸天子。會丞相與王有隙。格其事不下。弼環視四體歎曰。天

生一具銅筋鐵肋。不使立勳萬里外。乃槁死三尺蒿下。命也。亦時也。尙何言。遂

入王屋山爲道士。後十年終。是亦所謂神龍見首不見尾歟

史官曰。弼死未二十年。天下大亂。中原數千里。人影殆絕。玄鳥來。亦失其家。競

棲林木間。使弼在必。當有以自見。惜哉。不鬼石靈則已。若有靈。吾知其怒髮上

衝也。有此一結籠鎖全文筆亦搖曳有致

【註解】紫棧劉惔稱桓溫眼如紫石棧見晉書桓溫傳 擘常開字 舁當扛字 箕踞戰國策軻自知事不

(注)踞坐展兩足如箕 四庫唐置集賢書院知書官八人分掌四庫書即經史子集四類 七經就是易經書經詩經禮記春秋周禮儀禮是也 纒纒不斷

形容沒有生氣 睥睨斜視的 泰定泰定帝名叫也孫 德王按元史諸王表有安德王官德王懿德王及保

德郡王此文未知係指何人或西御史臺就是陝西諸道行臺御史也按明大德元年移雲南行臺於京北爲陝西行臺有大夫御史中

丞待御史 陪當仆字 摔持頭髮 東海島夷就是指日本國也 鄞浙江省 控弦漢書婁敬傳是時冒頓單於兵強

等官名 控弦四十萬騎按 西南諸蠻就是指安南緬甸占城爪哇 黃屋左纛(吏記)項王急圍

控當引字解說 八兒俱藍等蠻夷而言也 榮陽漢將紀信曰

請爲王誑楚王可以聞出於是信乘黃屋車傳左纛曰漢王降（按）黃屋車是天子所坐以黃爲纁夾裏者也左纛者以犛牛尾製大旗而置於車衡的左邊也 十萬橫磨

劍 景延廣謂遼使曰翁怒則來戰 梁 矛長一丈八 辟易（史記）項王曠目叱之赤泉侯人孫有十萬橫磨劍足以相待 尺叫做梁 辟易（按）辟易當退

避解 髀就是腳 王鐵槍 後二年予復來通判州事歲之正月過俗所謂鐵槍寺者又得公懼失其真也公尤善用槍當時號王鐵槍公死已百年至今俗猶以名其寺童兒牧豎皆知王鐵槍之爲良將也見歐陽修著（王彥章畫像記） 王屋山 是大行山

角的一峰在今山西 玄鳥 就是燕子（詩）天命玄鳥省垣曲縣的東角 烏（禮月令）玄鳥至

〔總評〕妙手生春。匠心獨運。栩栩欲活。奕奕如生。是得畫家之神髓。而工描摹之聖手。

### 秦士錄

鄧弼，表字叫做伯翊，是陝西人氏。身長七尺，兩隻眼睛兒，有紫色稜角，開眼閉眼時，閃閃然同電光差不多。因爲力氣很大，所以衆人都佩服他。有一天，鄰家有兩頭牛正在爭鬪，一時不能夠把牠分開來；鄧弼見了，就把拳頭在牛的背脊上一擡，那牛的脊骨就此折斷，倒在地上了。市門外有一箇石鼓，就



是用十箇人扛着，還是不能拿起來，鄧弼却用兩隻手一掇，拿着就走。也可以見得他的力氣，實在是不小了。但是他生平有一種怪脾氣，就是喜歡喝酒，喝醉了，還要得罪人。所以人家見了他就避開，說他是箇狂妄的人，不可和他親近；倘若和他親近了，一定要受奇辱的。有一天，他一箇人獨自在妓女的樓上喝酒，有姓蕭和姓馮的兩箇書生在樓下經過，就把他們拉進來，一同喝酒。這兩箇書生，向來是輕看他，就竭力拒絕。鄧弼就大怒道：『你們如果不肯依我的話，我一定先把你們殺了，再亡命逃到山裏去，不能夠爲你們的事情，喫了苦頭的。』這兩箇書生沒有法子，就祇得同他一塊兒喝酒。那鄧弼就自己坐在中間，指着兩旁請兩生坐了一面。喊酒來喝，一面又歌嘯起來，借此作樂。等到酒喝足了，把衣服解開來，箕踞坐着，拔出刀子來，擱在案上。那刀就鏗的一聲響起來。這兩箇書生，向來知道他是箇酒狂，瞧着這箇樣子，就起來想走。鄧弼止住他道：『請你們不要走，我鄧弼也略略明白書中的道理，你們爲什麼看待我同涕唾一樣的呢？今天實在並不是請你們喝酒，不過要想略吐胸中不平的氣罷了。現在凡是四庫書中所有的，請你們任意考問。倘若不能對答，就把我的血染在這刀子上。』兩生道：『你說的話當真的嗎？』於是就把七經中摘出好幾十條來問他。那鄧弼就把傳疏一一舉出來，連一句話也沒有遺落。兩生重復把三千年的歷史來問他。那鄧弼的對答，彷彿同串

着的珠子一樣，不會間斷的；並且笑道：『現在你們佩服了沒有？』那兩生面面相覷，顏色頓時改變，不敢再問。於是鄧弼重復討酒來喝，把頭髮批開來，且跳且叫道：『我今天把老生壓倒了！古時研究學問的人，第一先在養氣；現在的人，一經穿了儒生的衣服，反而奄奄沒有生氣，同要死的樣子差不多。像這樣的人，要想馳騁文墨，輕看一世的豪傑，那裏可以呢？請你們從此以後，再不要輕量天下的人吧！』這蕭馮二人，平時都自命不凡的，如今聽了鄧弼的話，覺得非常慚愧，趕快就下樓，兩隻腳幾乎不能成步，回到家裏，向鄧弼的朋友們打聽，他們也並沒有瞧着鄧弼平時拿着書冊苦苦用功的時候。泰定年間，德王正做了西臺御史，鄧弼上書請見，管門的人不肯替他通報，他就說道：『你們難道不知道關中鄧伯翊嗎？』一面說，一面就接連打倒好幾箇人。那時竟給德王聽見了，就教差役拉着他的頭髮牽進去。鄧弼盛氣說道：『公怎麼對着壯士不知道盡禮！現在的天下，雖然算做沒有什麼事情，但是東海的烏夷，還沒有稱臣歸順；近來駕着海船在鄞縣通商，爲因不滿他的慾望，就拿出火刀來斫柱子，殺喪我中國的百姓，諸位將軍拉着弓，扣着箭，追到大洋中，一面戰爭，一面就慢慢兒退却，他們虧辱國體，總算到極點了。講到西南諸蠻，雖說是稱臣納貢，但是他們坐着黃屋，建着左蠶，體制同中國的皇帝相等，這尤其是志士所同憤的。倘若得着像我鄧弼的人一兩箇，驅着十萬橫

磨劍去征伐他，那麼朝着東西，指着太陽所出入的地方，都是我國家的土地了。公怎麼對着壯士不知道盡禮呢？」那時左右的人聽了鄧弼的話，都把頸子縮進去；並且把舌頭吐出來，過了許多時候，還是收不進去。德王於是問他道：「你既然自命爲壯士，可能夠拿着矛子，發着喊聲，奮勇向前，立登堅城嗎？」鄧弼就答應說：「能夠。」德王又問：「你能夠在百萬軍中，刺殺大將嗎？」鄧弼又答應說：「能夠。」又問：「你當着突圍潰陣時候，能夠保住你的腦袋嗎？」鄧弼又答應說：「能夠。」於是王顧着左右說道：「姑且一試他手段，究竟如何。」并且問他可要什麼器具。鄧弼說道：「鐵甲一領，好馬一匹，雌雄劍兩把，就夠了。」王就命左右如數給他。一面暗地裏教預備善用槊子的人五十箇，先騎着馬出東門外去，方才再教鄧弼也到着這箇地方。王自己親自去觀看。全府的人，也都隨着王去看，差不多連一箇人也沒有留下。一忽兒鄧弼到了，衆人都拿槊同時拭去。鄧弼那時像虎一般叫起來，向前狂奔，人馬都退避五十步。他的面目却一點兒沒有損失。過一會子，煙塵遮了滿天，祇看見兩把寶劍在雲霧中飛舞，接連把馬頭斫下了好幾箇，落在地上，血水一滴一滴的吊下來。王於是撫着大腿骨歎息道：「真不愧爲壯士，真不愧爲壯士！」就命斟着酒慰勞鄧弼。弼就站着把酒喝乾，連拜也不拜。從此以後，名振一時，甚至於拿王鐵槍來比他，德王上了一篇奏章，把他薦給天子，剛巧那時

候的宰相，和德王有點嫌隙，將這事格住了，沒有下來。鄧弼於是把自己的身體，統統看了一回，嘆息道：『天生我一付銅筋鐵肋，不使我立功在萬里以外，却教我枯死在三尺蒿下，固然是命中注定，也可算得是時會造成，還有什麼多說呢！』遂走到王屋山做道士去。再過十年，方才死了。

史官說道：自從鄧弼死後，不到二十年，天下就大亂，中國數千里的地方，差不多連人影也斷絕了。燕子回來，也失了它的家，都爭棲在林木間。倘使鄧弼在世，一定應該有所表見。這是多麼可惜啊！鄧弼的鬼魂，要是不靈，也就罷了；倘若有靈，我知道他發起怒來，他的頭髮，一定要向上衝起哩。

頰上添毫法。從前晉朝時候，有箇著名畫家，叫做顧愷之，嘗替裴楷畫一箇肖像，畫成以後，在面頰上再添加三根毫毛，凡是見了這張肖像的人，都讚美他神情逼肖，栩栩欲活。後來的人，因此就把這句話來比方有神氣的文章。所以記事的文章，倘若能夠不用幾句話，說得神氣活現，就叫它「頰上添毫法」。

## 項脊軒記

歸有光

小傳見寤  
題活寫法

項脊軒。舊南園子也。室僅方丈。可容一人居。百年老屋。塵泥滲漉。雨澤下注。每移案顧視。無可置者。又北向不能得日。日過午已昏。余稍爲修葺。使不上漏。前闢四窗。垣牆周庭。以當南日。日影反照。室始洞然。又雜植蘭桂竹木于庭。舊時欄楯。亦遂增勝。借書滿架。偃仰嘯歌。冥然兀坐。萬籟有聲。而庭階寂寂。小鳥時來啄食。人至不去。三五之夜。明月半牆。桂影斑駁。風移影動。珊珊可愛。然余居於此。多可喜。亦多可悲。總束一句  
承上起下先是庭中通南北爲一。迨諸父異爨。內外多置小門牆。往往而是。東犬西吠。客踰庖而宴。鷄棲於廳庭中。始爲籬。繼爲牆。凡再變矣。淡淡著筆不  
勝今昔之感家有老嫗。嘗居於此。嫗先大母婢也。乳二世。先妣撫之甚厚。室西連於中閨。先妣嘗一至。嫗每謂余曰。某所而母立於茲。嫗又曰。汝姊在吾懷。呱呱而泣。娘以指叩門扉曰。兒寒乎。欲食乎。吾從板外相爲應。答語未畢。余泣。嫗亦泣。余自束髮讀書軒中。一日大母過余曰。吾兒久不見。若影何克。日默

默在此大類女郎也。比去以手闔門自語曰：吾家讀書久不效，兒之成則可待乎？頃之持一象笏至曰：此吾祖太常公宣德間執此以朝，他日汝當用之。瞻顧遺跡如在昨日，令人長號不禁。軒東故嘗爲廡，人往從軒前過，余扃牖而居，久之能以足音辨人。軒凡四遭火，不得焚，殆有神護者。敘述家常瑣事，神情逼真。項脊生曰：蜀清守丹穴，利甲天下，其後秦皇帝築女懷清臺，劉玄德與曹操爭天下，諸葛孔明起隴中，方二人之味味于一隅也。世何足以知之？余區區處敗屋中，方揚眉瞬目，謂有奇景，人知之，其謂與陷井之蛙何異？余旣爲此志，後五年，吾妻來歸，時至軒中，從余問古事，或憑几學書，吾妻歸寧，述諸小妹語曰：聞姊家有閣子，且謂何閣子也。其後六年，吾妻死，室壞不修。其後二年，余又臥病無聊，乃使人復葺南閣子，其制稍異於前。然自後余多在外，不常居。庭有枇杷樹，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蓋矣。追思往事，無限淒涼。

【註解】欄楯

卽闌干，縱曰欄，橫曰楯。

大母

卽祖母。

束髮

謂成童年也。大戴禮：束髮而就大學。

象笏 象牙所製之手版也。按古時人

臣入朝皆執笏周制諸侯始以象牙爲之明制  
四品以上用象牙五品以下用木以粉飾之  
宣德明宣宗年號女懷清臺(史記)蜀寡婦清其先得丹穴而擅

其利數世秦始皇以爲貞婦而客之爲  
築女懷清臺(按)丹穴爲產丹砂之處劉玄德卽劉備亭亭如蓋亭亭聳立貌蓋爲車蓋

【總評】震川之文善述家常世事而不厭其煩瑣此文中段記老嫗及大母之言形容當時情景惟妙惟肖可謂深得頰上添毫之法

### 項脊軒記

項脊軒本來是以前南閣子那屋子的地位見方不過一丈僅可容一箇人居住百年以來的老屋子灰塵和泥土剝蝕的不成樣子了而且東滲西漏遇着下雨的時候竟弄到沒一處可以安置桌子更兼是方向朝北不能得着太陽每天當太陽過午的時候屋子裏已是昏暗了我稍爲修理修理第一不使雨水漏入又在前面開了四箇牕子在院子以外築成了牆垣以當南方的太陽那太陽的光線反照回去屋子裏方才覺得非常明亮並且拉拉雜雜的種些蘭桂竹木在院子裏面於是以前所有的欄杆也增添了不少景致又向朋友當中借了許多書籍堆置了滿架我沒有事就在這屋子裏休息休息或是嘯歌其中有時一箇人默然靜坐一回祇覺得天空中萬籟有聲院子裏平時是很冷

靜的，那小鳥兒時常來喫東西，就是有人來了，也不會飛去。當每月十五那一天晚上，月亮照了半牆，桂花樹的影子斑斑駁駁；有時候風把樹影移動，更覺得珊珊煞煞是可愛。但是我住在這屋子裏，雖是覺得很快樂，有時候也着實有許多可以悲痛的事情。在當初院子裏，本來是南北相通的，自從伯父叔父等分居了，於是內外，各處都裝了小門牆。東邊的狗兒，時常朝着西邊亂叫。客人來喫飯，必須經過廚房中。雞子往往住在廳堂同院子裏。最初是用着籬笆，後來就改成牆垣，已經是經過兩次的變遷了。我家裏有箇老媽子，曾經住過這箇屋子。那老媽子本來是我祖母的丫鬚，伊做孀媽，已經有兩代了。我母親在時，待伊很好。這屋子的西邊，同內房相連接。我母親也偶然到這屋子裏來。老媽子時常對我說道：「某處地方，你的母親每每立在這裏。」老媽子又說道：「你的姊姊在我懷裏，呱呱然哭起來，那時候你的母親，就把指頭叩着門，問我道：『小孩子有沒有受着涼？要不要喫東西？』我就從門板外同伊答應着。」那老媽子話還沒有說完，我就哭起來。老媽子也隨着哭了。我自從束了頭髮，就在軒中念書。有一天我的祖母走到我這兒來，說道：「我的孩子呀！我好久沒有聽見你的影子了！怎麼你一天到晚，靜悄悄的坐在這裏，極像一箇姑娘兒呢？」等到動身去的時候，就用手把門關了，一面自己說道：「我們的家裏，讀書好多時沒有見效了，這箇小孩子，幾時可以成就，那裏



等得到啊！』過一會子，又拿了一箇象牙的手板進來，說道：『這箇是我祖太爺太常公，在宣德年間拿着去上朝的。日後你也應該用着他哩！』現在我瞧着這些遺跡，彷彿同昨天的事情差不多，實在可以使得人號痛，就是要勉強忍着，也忍不住了。軒子的東邊，曾經做過廚房，家裏的人，凡是到廚房裏去的，一定要打從軒子面前經過。我平時雖是關了門住着，等到時候長久了，就能夠依着脚步的聲音，辨明是那一箇。這箇軒子，曾經遇着四次火災，竟沒有燒燬，莫非有神靈保護他的嗎？項脊生道：巴蜀寡婦清，守着丹砂的穴，利益之厚，可以算得天下第一。後來秦始皇替伊築一箇女懷清臺；劉玄、德、同、曹操共爭天下，諸葛孔明就突然從隴畝中起來；當他們兩箇人，無名無聲，僻居在一隅的時候，世俗的人們，誰也不知道他。像我這樣區區的人，住在破屋子裏，兀自揚着眉兒，閉着眼兒，自己還說是有特別的景致，倘若給人家知道了，一定說我這箇人和陷在井裏的蝦蟆沒有什麼分別哩！我既然存着這箇志願，再過了五年以後，我的妻子就嫁過來了。伊時常到軒子裏來，跟着我詢問古事，或是伏在几上，學寫字。我的妻子，回到家裏去的時候，就跟着伊的小妹子說了。那小妹子說道：『聽見姊姊家裏，有箇閣子，並且叫做什麼閣子啊？』再過了六年，我的妻子死了，那屋子也壞了，沒有去修理它。再過了兩年，我又害病，無聊已極，於是教人再修理南閣子。布置同從前稍稍有些兒不同。但是

從此以後，我在外面的時候居多，不常住在這間子裏，院子裏有一株枇杷樹，是我的妻子臨死那一年親手栽種的；現在已經亭亭然同車蓋一箇樣子了。

奇氣流溢法。文字有不甚講究詞句之新鮮光澤，而專門講求氣味者；雖句讀不加修飾，而一種蓬勃的奇氣，自然流溢於字裏行間。譬如一箇美人粗服亂頭，而一種嫵媚態度，時時流露於不知不覺的中間，不容稍有掩飾。這種文字，非多讀各名家著作，到頭連以自家的魄力不可。

### 上安州裴長史書

李

白

唐詩人字太白生於蜀昌明之青蓮鄉因號青蓮居士天才橫逸賀知章見其文歎爲謫仙爲言於玄宗供奉翰林甚見愛重後因坐事長流夜郎遇赦得還

詩與杜甫齊名並稱詩宗  
著有詩文集三十卷行世

白言。天不言而四時行。地不言而百物生。白人焉。非天地安得不言而知乎。敢剖心析肝。論舉身之事。便當談笑以明其心。而纍陳其大綱。一快憤懣。惟君侯察焉。便當談笑以明其心是文自況語白家本金陵。世爲右姓。遭沮渠蒙遜之難。奔流咸秦。因官

評註古文百法示範卷之四

寓家少長江漢。五歲誦六甲。十歲觀百家。軒轅以來。頗得聞矣。常橫經藉書。制作不倦。迄於今三十春矣。以爲士生則桑弧蓬矢。射於四方。故知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乃仗劍去國。辭親遠游。南窮蒼梧。東涉溟海。見鄉人相如。大誇雲夢之事。云楚有七澤。遂來觀焉。而許相公家見招。妻以孫女。便憩迹於此。至移三霜焉。說侍何等。疏朗落拓。曩昔東遊維揚。不逾一年。散金三十餘萬。有落魄公子。悉皆濟之。此則是白之輕財好施也。又昔與蜀中友人吳指南同遊於楚。指南死於洞庭之上。白禫服慟哭。若喪天倫。炎月伏屍。泣盡而繼之以血。行路聞者。悉皆傷心。猛虎前臨。堅守不動。遂權殯於湖側。便之金陵。數年來。觀筋肉尙在。白雪泣持刃躬申洗削。裹骨徒步。負之而趨。寢輿攜持。無輟身手。遂丐貸營葬於鄂城之東。故鄉路遠。魂魄無主。禮以遷窆。式昭朋情。此則是白存交重義也。又昔與逸人東岩子隱於岷山之陽。白巢居數年。不跡城市。養奇禽千計。呼皆就掌取食。了無驚猜。廣漢太守聞而異之。詣廬親覩。因舉二人以有道。並不取。此則白養高忘機不屈之跡也。又前禮部尙書蘇公出爲益州長史。白於路中投刺待

以布衣之禮。因謂郡寮曰。此子天才英麗。下筆不休。雖風力未成。且見專車之骨。若廣之以學。可以相如比肩也。四海明識。具知此談。前此郡督馬公。朝野豪彥。一見盡禮。許爲奇才。因爲長史李京之曰。諸人之文。猶山無煙霞。春無草樹。李白之文。清雄奔放。名章俊語。絡繹間起。光明洞徹。句句動人。此則故交元丹親接斯議。若蘇馬二公。愚人也。復何足陳。儻其賢者也。白有可尙。夫唐虞之際。於斯爲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是知才難。不可多得。白野人也。頗工於文。惟君侯顧之。無按劍也。上文幾行自贊郡伏惟君侯。貴而且賢。鷹揚虎視。齒若編貝。膚如凝脂。昭昭乎若玉山上行。朗然映人。而高義重諾。名飛天京。四方諸侯。聞風暗許。倚劍慷慨。氣干虹蜺。月費千金。日晏羣客。出躍駿馬。入羅紅顏。所在之處。賓客成市。故時人歌曰。賓客何喧喧。日夜斐公門。願得斐公之一言。不須驅馬埒華軒。白不知君侯何以得此聲於天壤之間。豈不由重諾好賢。謙以下士得也。銜接上文而晚節改操。棲情翰林。天才超然。度越作者。屈佐鄖國。時惟清哉。稜威雄雄。下懼羣物。白竊慕高義。已經十年。雲山間之。造謁無路。今也運會得。

趨末塵。承顏接辭。入九度矣。常欲一雪心跡。崎嶇未便。何圖謗言忽生。衆口攢毀。將恐投杼下客。震於嚴威。然自明無辜。何憂悔吝。孔子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過此三者。鬼神不害。若使事得其實。罪當其身。則將浴蘭沐芳。自屏於烹鮮之地。惟君侯死生。不然。投山竄海。轉死溝壑。豈能明目張膽。託書自陳耶。昔王東海問犯夜者曰。何所從來。答曰。從師受學。不覺日晚。王曰。吾豈可鞭撻甯越。以立威名。想君侯通人。必不爾也。願君侯惠以大遇。洞開心顏。終乎前恩。再辱英眄。白必能使精勤動天。長虹貫日。直度易水。不以為寒。若赫然振威。加以大怒。不許門下。逐之長途。白即膝行於前。再拜而去。西入秦海。一觀國風。永辭君侯。黃鵠舉矣。何王公大人之門。不可以彈長劍乎。大氣而滂礪筆足以副之

【註解】安州裴長史 安州唐屬淮南道在今湖北省安陸縣 天不言而四時行地 治(谷齋四筆)云裴君不知何許人

不言而百物生 (北史)長孫紹遠語按(論語)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 憤懣 (漢書司馬遷傳)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以曉左右(顏師古注)懣

頰悶 當上姓解說因古時以右為上也(李冲姓族係錄)凡四海望族則為右姓 沮渠蒙遜 晉北涼之主匈奴種(晉書)涼武昭王諱暠字玄盛隴西

成紀人姓李氏前漢將軍廣之十六世孫也廣曾孫仲翔討叛羌於狄道子伯考因家焉玄盛當呂氏之末爲舉雄所奉遂啓霸圖進號大都督大將軍涼公領秦涼二州牧薨子欽嗣位爲

沮渠蒙遜所滅諸弟皆西奔敦煌秦建都於咸陽六甲禮記九年教之數日鄭康成註朔望與六甲也漢書

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百家史記賈生年少頗通諸子百家之書橫經藉書北齊書儒林傳橫經受業之侶遍於鄉

邑漢書敘傳徒樂枕經藉書桑弧蓬矢禮記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仗劍漢書陳本傳仗劍亡渡河接仗當

憑倚蒼梧在今廣西溟海十洲記東王所居處山外水有負海水色相如漢司馬相如字長卿著

子虛賦曰臣聞楚有七澤嘗見其一未觀其餘也臣之所見蓋特其小小者耳名曰雲夢按相如是成都人李白之同鄉所以叫做鄉人雲夢澤名在今湖北省安陸縣的南

角本是二澤雲澤在江北夢澤在江西南方圍計八九百里華容之北安許相公太白年譜開元十三年

乙丑廿五歲還憩雲夢故相許圍師家以孫女妻之遂留安維揚就是揚州今江蘇省江都縣治落魄史記陸許圍師誰國公紹次子相高宗卒贈幽州都督諡曰簡

鄼食其傳家貧落魄無以爲衣食洞庭見李華雲母泉詩序禪服禪是除服的祭名禮間傳父業應勸註落魄志行衰惡之貌也

中月而禪禮而織疏卜問也大祥後更間一月爲禪二十七月也鄭註黑經白緯白織孔穎達正義禪而織者禪祭之時玄冠朝服禪祭既訖而首著織冠身著素端黃裳以至吉

祭文中言禱 **雪泣** (呂氏春秋) 吳起雪泣 而應之高誘注雪拭也 **鄂城** 在今湖北省鄂東道鄂城縣 **窆** (小爾雅) 下棺謂之窆 **東巖子**

姓趙名蕤字雲卿梓州鹽亭人篤於學而不求仕進善為縱橫之學著有長短經 **岷山之陽** 就是指匡山而言在今四川省江油縣西接彰明縣界亦名大匡山杜甫

贈李白詩所謂匡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者是也說見(晏公類要) **廣漢太守** 唐之巴西郡即漢之廣漢那地點取其舊名而以時代稱也廣漢太守即疏薦趙蕤術數

**李白文章有道** (唐書高演傳) 舉有道科中第 **蘇公** (唐書蘇頌傳) 頌字廷俱開元初與按有道是唐朝取士的科名 **蘇公** 宋瑒同當國八年罷為禮部尚書俄

檢校益州大都督長史 **專車之骨** (國語) 昔禹致羣臣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骨節專車講其骨甚大可以專載一車也 **郡**

**督** 郡是安陸郡就是安州唐朝設立中都督府一人正三品所以叫做郡督 **長史** 是官名漢朝丞相及三公府有長史 **元丹** 元丹

白友太白集中 **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 見論語 **按劍** (漢書鄒陽傳) 明

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於道路人 **鷹揚虎視** (應休璉與侍郎曹長思書) 王肅以宿德顯授何曾以後進見拔皆鷹揚虎視

有萬里 **編貝** (前漢書東方朔傳) 目若懸珠齒若編貝 (師古注) **凝脂** (詩國風) 膚如凝之望 **編貝** 編列次也貝海中介蟲之背殼古人用之以為錢 **凝脂** 脂喻其皮膚之白

也 **玉山** (晉書裴楷傳) 楷風神高適時人稱見裴叔則如近玉山照映人也 **氣干虹蜺** (曹植七啓) 揮袂則九野生風慷慨則氣成虹蜺按雄叫做虹雌也

做蛻蛻與神靈之威叫做倣漢安州是春秋鄖子之國後楚滅電字同 稜威威稜憚乎鄰國 郎國郎封鬪辛爲郎公就是其地也 投杼史記甘茂傳茂

曰昔魯人有與曾子同姓名者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若頃之一人又告之其母尚織自若也頃又一人告之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 畏天命畏大

人畏聖人之言見論語 浴蘭沐芳楚辭 烹鮮之地老子治大國若烹小

按烹鮮之地文南史王藻傳便當 王東海晉書王承字安期王越鎮許昌中當鼎獲解說投山竄海刊削剪髮投山竄海以為記室參軍遷東海太守政尚

清靜不爲細察有犯夜者爲吏所拘承問其故答曰從師受書不覺日晚承曰鞭撻甯越以立威名非改化之本使吏送令歸家按甯越周中牟人苦耕之勞問其友曰如何可以免此苦也

友曰其學乎勤三十年可免越曰然人將休吾不敢休人將臥吾不敢臥 通人論衡博覽如是十五年亦足矣乃發憤學此以甯越譬喻犯夜者之孜孜好學也

人 莫晒謝眺詩俯仰流英晒 長虹貫日烈士傳荆軻發後太子自相氣 易水源出於直

隸易縣西山谷中燕太子丹使荆軻刺秦王饒之於易水之上酒半酣荆卿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 秦海古時以秦地爲陸海 黃

鵠韓詩外傳田饒謂魯哀公曰夫黃鵠一舉千里啄君 彈長劍戰國策齊人有馮援者使入屬孟嘗君願寄

食門下左右以君賤之也食以草具居有頃倚柱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孟嘗君曰食之比門下之客居有頃復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車孟嘗君曰爲之駕比門下之車



客於是乘其車揭其劍  
過其友曰孟嘗君客我

【總評】信筆直書。不加藻飾。而滂湃奇氣。自然洋溢乎行間。自非仙才。曷克臻此佳境。

### 上安州裴長史書

李白上言：天不會說話，那四時自然能運行；地不會說話，那百物自然能生長；我李白是一箇人，並不是天和地，那能夠不說話，使得人家就知道我的心事呢？所以我敢剖着心，析着肝，論列一身的事情，就當作談笑，借着這箇表明心跡；粗陳大略，一舒胸中的煩悶，請君侯體察體察吧！我的家本在金陵，世世代代，總算是有名望的人家。後來遭了沮渠蒙遜的患難，就逃難奔到咸陽。因做官所在的地方，就把家眷住着。少年的時候，生長在江漢間。五歲學習六甲，十歲泛覽百家，自從軒轅以來的事情，也約略有點兒知道了。時常把經典當作枕頭，把書籍當作席子，箸書立說，不曾倦怠。到如今已有三十年了。以爲士人生在世，就應該拿着桑弧蓬矢，去射四方，因此就知道大丈夫一定要有四方的志願。於是就仗着劍，離開本鄉，辭着父母到遠處去遊歷。南到蒼梧，東渡溟海，曾經看見本鄉的人司馬

相如，矜誇雲夢的事情。他說楚國有七澤，我就到這兒來觀光。那時承許相公家裏招致，把他的孫女許配我做妻子。我就匿在這兒，一直過了三年。我以前東遊維揚，不到一年的工夫就把三十萬的黃金都散盡了。遇着有落魄公子，統統救濟他。——這就是我輕財好施的事實了。又從前我同蜀中朋友吳指南，一同在楚中遊歷，指南死在洞庭湖上，我穿着素服慟哭，彷彿同死了父母一樣。當那熱天時候，伏着屍體，把眼淚哭完了，再繼之以血淚。道路上走過的人聽了，都替我傷心。那時就是猛虎在前，也堅守着不動。後來就暫時殯在湖邊。順便到金陵來。過了好幾年，仍復到那邊去。瞧着他屍身上筋肉還在，我就拭着眼淚，拿着刀，親自把他的筋肉洗盡削去，把骨頭包裹起來，步行負着就走。無論匪的時候，或是起來的時候，總是把他帶在身邊，一刻不肯離開的。後來就向各處乞求借貸，把他葬在鄂城的東邊。故鄉的道路既然很遠，魂魄沒有人主管，依着禮遷葬在這兒，庶幾可以表示朋友的情。——這就是我存交重義的事實了。又從前同隱士東巖子，隱居在岷山的南邊。我像鳥兒的在窩兒中住了好幾年，一向不會到城市中去。沒有事情就把奇異的禽鳥，養了好幾十頭，一經呼喚，就到了我的手掌中來。喫東西，一點兒沒有驚駭猜疑的。廣漢太守聽見了這事，很爲奇怪，就到我的屋子裏，親自來觀看。於是就把我們二人，薦舉在有道科。可是我們都沒有出來應舉。——這就是我養

高忘機不肯枉屈的事跡了。又從前禮部尙書蘇公出來做益州的長史，我在路中投了一箇名片，那蘇公拿着布衣的禮節接待我，就和郡中的下寮說道：『這箇人天才英麗，一下筆就不能停止，目前雖然是風力還沒有養成，但是他骨格的偉大，已可以專載一車了。倘若再廣以學問，就可以跟司馬相如並駕齊驅了。』凡四海明白有識見的人，都知道這箇談話。前次郡督馬公，總算是朝野間有名的人物了，他一見了我，就應許我爲奇才，他同長史李京之說道：『別人的文章，譬如山中沒有煙霞，春天裏沒有草和樹；若論到李白的文章，清奇雄偉，奔突豪放，有名的篇章，後雅的句子，絡絡續續出來，都是光明洞徹，句句能令人感動。』這幾句話，是我的老朋友元丹親耳朵聽見的。若說蘇馬二公都是愚人，那也不必說了；倘若足箇賢人，那麼我也有兼長的地方了。論語上曾經說過：『唐虞之際，於斯爲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可知人才最難，不可以多得的。我是箇田野間的人，很能够做文章，務請君侯一顧，不要按着劍毫不留意啊！伏念君侯既貴而且賢，像鷹的振翼飛揚，像虎的瞪目直視，牙齒像貝殼的編着，皮膚像脂油的凝着，昭昭然像在玉山上走路，亮晶晶映着人的眼簾；而且高義重諾，聲名流傳在京城裏，四方的諸侯，聽見高風，都暗暗贊許，倚着寶劍，慷慨激昂，這服氣餒，簡直可以上達虹蜺，每月費了千金，天天宴請許多客人，出門跨着駿馬，入門就把許多美人收羅在一處，凡

是所到的地方，賓客都非常衆多，彷彿同街市上行人一般。所以當時的人，替他作了一首詩歌道：「賓客何喧喧，日夜裴公門。願得裴公之一言，不須驅馬驅華軒。」我不知道君侯爲什麼緣故，竟能夠得着這種聲譽在天地間。豈不是因爲重諾好賢，謙恭下士得來的嗎？可惜到了晚年，改變節操，寄情在筆墨中，天才却是非常的高，凡是當時做文章的人，都是比不上的。像君侯這樣的高才，竟辱沒在下位，僅僅當了一箇安州的長史。幸喜遇着太平的時世，倒還清閑自在。但是一種神靈的威嚴，非常嚴厲，使得衆人都存着一種畏懼的心。我私下仰慕高義，已經有十年了，因爲路途太遠，無從來拜訪；現在幸喜得着一箇好機會，得陪末座，承你當面接見，和我談話，已經有八九次了。時常想表明心跡，却因道路高低，有些兒不大妥當，想不到謗毀我的說話，忽爾發生起來，衆人的口，都聚在一塊兒，說我的不好。恐怕君侯錯聽他們的話，把我疏遠，那麼我也未免受着君侯的嚴威，不敢說話了。但是自己知道，並沒有什麼罪名，何必擔驚受怕呢？孔子說：「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除了這三樣以外，就是鬼神也不必怕他。倘若是實有其事，應該身受其罪的，那麼就要將身體用香水洗淨，自己屏居在鼎鑊中間，聽憑君侯處裁。否則也應該逃到山裏，竄到海裏，輾轉死在溝壑中，還可以明目張膽，借着一封信自己來表明嗎？從前王東海問犯夜的人，說：「你從那兒來的？」那人答道：「我因爲跟

着先生用功，就不覺得天色晚了。』王東海道：『我難道可以鞭撻宵越，以立威名嗎？』想君侯是箇明白人，一定不至於這樣的。我很希望君侯，賜我很大的恩遇，把心胸洞開了，將以前的恩典，仍復繼續下去，再請你眷顧眷顧。我李白一定能夠使得精勤感動上天，就是長虹貫日，直度易水，也不以為冷的。倘若赫然振起威嚴來，加以大怒，不許我留在門下，逐出在路上，那麼我李白就應當把兩膝跪在地上，走到君侯面前，再拜而去。西入秦地，一觀國風。同君侯永遠拜別了，黃鵠將要去了。那一處王公大人的門下，不可以去託身呢？

縱橫如意法。大凡筆力雄厚，氣魄宏大，寫出來自然是縱橫馳騁，無不如意。而且表面上看來，像煞是平鋪直敘，並沒有驚人的所在，然而一探其究竟，就知文勢酣暢，痛快淋漓，非大手筆不能辦到。但是要到這樣地步，自非讀破萬卷書者不可。

### 過秦論上

賈誼

誼漢時洛陽人文帝時拜博士一歲中迭遷至大中大夫絳灌等忌其才問於文帝前遂出為長沙王太傅後復拜梁懷王太傅懷王墮馬死誼自傷無狀痛

哭年餘而死年僅三十有三人多惜之學者稱爲賈長沙按李斯之學傳於吳公而賈誼之學即受之於吳公也著有新書小卷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與捲天下。包舉  
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  
戰之備。外連衡與橫而鬪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筆如游龍豪放不可一世孝公  
既沒。惠王武王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  
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賞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  
與縱締交。相與爲一。當是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  
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重士。約從離衡。兼號魏燕。楚齊趙宋衛中  
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甯越。徐尙。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齊明。周最。陳軫。召  
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虎。良。王廖。田忌。廉頗。趙  
奢之朋。制其兵。嘗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  
師。遂巡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  
解。爭割地而事秦。秦有餘力。而制其敝。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鹵。與櫓因  
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強國請服。弱國入朝。施以破切及孝文王莊襄王。

享國日淺。國家無事。「竭力寫足」作小結束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

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極柅以鞭笞天下。威震四海。南取百越之

地。以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與俯字同首繫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

守藩籬。卻實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

先王之道。燔讀若煩按即古文焚字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

咸陽。銷鋒鑄鏹。以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去聲為城。因河為也。據

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為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

何。天下已定。秦王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始

皇既沒。餘威震於殊俗。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叱隸之人。而遷徙之徒也。才

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而崛起阡陌

之中。率罷與疲字同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天下雲合

響應。贏糧而景與影字同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前叙後論反覆承轉」極挫頓迂迴之妙且夫

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

宋衛中山之君鉏與鋤同。繆音繆。棘與戟同。非銛音銛。於鈞戟長鏃也。適與適同。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也。瀾謀遠憲行軍用兵之道非及鄉與嚮同。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千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爲家殺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一灣流水曲折源

【註解】過秦

講秦之過失也。秦孝公秦嬴姓故史稱嬴秦伯益之後。殺在今河南永甯縣境

函函谷關名在今河南靈寶縣(史記)周慎觀王三年楚趙魏韓衛同伐秦攻函。雍州即今陝西

省名鞅姓公孫衛之孽子也因秦孝公寵臣景監。連衡連合六國。西河魏之屬邑在

州府地居黃河之西岸故曰西河。惠王名驪孝。武王名蕩惠。漢中楚地今陝西南。合從楚地今陝西南

商君名鞅姓公孫衛之孽子也因秦孝公寵臣景監。連衡連合六國。西河魏之屬邑在。合從楚地今陝西南

聯合六國以孟嘗姓田名文齊公族也。封於平原名勝相趙封於平原亦以好客稱。春申姓黃名歇相楚封春申君食客



三千人上客 均躡珠履 信陵 名無忌封於信陵禮賢下士管衛 併六國衛最後亡中山 附於趙即今

甯越 中牟人苦耕作之勞乃發憤向學十三年而齊威公以師禮之徐尙 宋 蘇秦 洛陽人因說秦惠王不用乃往說

赫 魏 事秦楚及韓周最 東周太子 陳軫 楚之 召滑 楚人樓緩 魏文侯之 翟景 魏人蘇

厲 蘇秦之弟 樂毅 燕昭王之公卿率趙楚韓魏燕五國兵以伐齊下齊七十餘城封昌國君昭

吳起 魏人嘗學於曾子善用兵魏文侯以為將擊秦拔五城後被譖奔楚楚任以為 孫臏

齊人孫武之後與龐涓同學兵法於鬼谷子涓為魏將嫉臏之技出己上別其足齊淳于髡使

於魏載臏而歸威王師事之魏攻趙臏伐魏致涓涓中途自刎臏由是名益高後世稱善將兵

者合吳起而簡 帶佗 將兒良王廖 呂氏春秋王廖貴先兒良貴 田忌 將廉頗 趙之良

王時破齊取晉陽孝威王時破燕割五城以和因罪亡至魏後趙數 趙奢 趙人為田部吏秦

以奢為將大破 九國 趙宋衛中山也 逡巡 行不進的 鏃 箭的 漂鹵 漂當浮字解

名柱昭王 莊襄王 名楚孝文王之 子始皇之父也 享國日淺 講享國之年祚日短也時孝文 始皇 名政

稷之子 子始皇之父也 享國日淺 王僅一年莊襄王僅三年也 始皇 併吞

六國而一統天下在帝位  
凡十二年自號為始皇帝  
六世 孝公惠文王武王昭襄王孝文王莊襄王  
二周 西周東周也  
極 杖也  
柎 刀柄也  
筭 當解

說 百越 就是南粵種落繁  
多所以叫百越也  
桂林 即今廣西北部  
象郡 即今廣西南部及越南之北  
蒙恬 秦將始皇時使蒙恬率兵三十萬北築長

城威震匈奴始皇崩趙  
高立二世恬遂自殺  
長城 始皇三十三年築長城起  
臨洮訖遼東延袤萬餘里  
努奴 北狄之最強大者堯時曰董粥殷曰獯鬻周曰獫狁秦曰

匈奴周末與燕趙秦三國為鄰蒙恬  
擊之取其河南地北徙者凡十餘年  
黔首 就是黎民因其首黑也又曰黔黎  
鑿 所以懸挂鐘數者  
金人十二

(漢書五行志) 始皇二十六年有大人長五丈足履六  
尺皆夷狄服凡十二人見於臨洮故銷兵器鑄而象之  
華 山名五岳之一在陝西華陰縣南關中  
以函谷關

關中因東有函谷關南有曉關武關西有敦關  
北有蕭關是地居各關之中心點故名關中  
陳涉 名勝陽城人嘗與人傭耕息於隴上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曰若為耕傭何富

貴也涉歎曰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二世元年行戍至大  
澤鄉會天雨失期當斬途與吳廣亡田民起兵田也  
墨翟 戰國時宋人  
陶朱 即范蠡字少伯楚宛三戶

人佐越王勾踐滅吳後去官自稱  
陶朱公治產居積十九年中三致千金  
猗頓 春秋時魯國人以鹽起家十年之間富埒王公  
鉏耰 耰是鋤柄

講並無鋤與戟  
鈞也 鈞戟 有鈞之長鑿也  
千乘 (論語) 道千乘之國  
八州 即兗州冀州梁州揚州也  
七廟 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也

【總評】振筆直書。如天馬行空。如怒潮蕩石。奇筆奇文。允歎觀止。

### 過秦論上

秦孝公據着殽山，函谷關的險阻，擁着雍州的地方，君同臣牢牢的守着，要想窺伺周室，有席捲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的意，并吞八荒的心。當那時候，還有商君來輔助他，國內立了法律，一意教百姓們耕田織布，修理戰守的器具。講到外交上，專用着連衡的方法，同諸侯相爭鬥。這麼一來，於是秦人就拱手而取得西河以外的土地。孝公死了以後，惠王、武王，又承着老基業，沿用傳下來的計策，向南方取得漢中，向西方取得巴蜀，向東方割取很肥厚的地方，向北方收得要害的郡縣。於是各國諸侯，都畏懼他的勢力，大家聚會立盟，想設法屈服秦國。不惜把珍器重寶，和肥厚的土地，去招致天下的士人，用着合從的方法，互相結交，合而為一。當那箇時候，齊國有孟嘗君，趙國有平原君，楚國有春申君，魏國有信陵君。這四位公子，都是明智而且忠信，寬厚而能愛人，尊賢重士。相約合從，離開連衡，兼并着韓、魏、燕、齊、趙、宋、衛，中山各國的衆人。於是六國的士人，有甯越，徐尚，蘇秦，杜赫，這一班人，替他們做參謀；有齊明，周最，陳軫，召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這一班人，替他們交換意見；有吳起，孫臏，帶，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這一班人，替他們訓練兵士。管拿着十倍的地方，百萬的軍士，叩着函谷關。

去攻打秦國。那秦人就把函谷關開了，迎接敵人。九國的兵，就縮着脚步不敢往前攻打，反而向後遁逃。這麼一來，在秦國連一枝箭一枝鏃，也沒有耗費，那天下的諸侯，倒反而已經困疲了。於是合縱的局勢散了，互訂的契約解了，各國巴不得把自己的土地割了去服事秦國。那秦國還有許多餘力，可以制服各國的敵疲。於是追逐戰敗國的兵士，乘勢掩殺，弄到屍屍伏在地上，到得百萬之多，流出來的血，竟會漂着大盾牌上。從此乘着便利，把天下自由宰割，把山河任意分裂，強的國度，請求降服，弱的國度，就此進來朝貢。傳下去了到了孝文王莊襄王，因為享國的日子很淺，所以國家裏，也沒有什麼事情。等到始皇，奮發六代的餘烈，拿着很長的鞭子，駕御天下，把東西二周吞沒，各國諸侯滅亡，就此居了最高的位置，制伏六合，執着拄杖同刀柄，鞭笞天下。聲威所到，四海都受他震驚。向南方取得百越地方，改設桂林象郡。那百越的君長，低着頭，繫着頸子，把性命就交給下級的獄官了。再教蒙恬向北方築成萬里長城，守着國界，把匈奴驅逐到七百多里以外。胡人就此不敢往南方來放馬，士卒就

此不敢彎着弓來報怨。於是把先王的道禮都廢棄了，把諸子百家的書籍都燒燬了，總要使得百姓愈笨愈好。並且把有名的城子都拆了，把豪傑都殺了，收天下的兵器，聚在咸陽地方，把刀劍的鋒刃銷了，把懸掛鐘鼓的金器也熔化了，製成大金人十二箇。要使得天下的百姓，連一點兒能力也沒有。

方才踏着華山做了城子，沿着黃河做了城河，據着好幾萬丈高的城子，朝着深不可測的谿壑，牢牢的守着。更加着很好的將官，和極有力量的弓箭，守着要害地方，親信的臣子，精練的士卒，排列着極強的兵隊。這箇時候，還有那一箇人敢朝他說一句話呢？等到天下既然定當了，秦王的心裏，自己以為據着關中的險固，金城千里，一定可算做子孫帝王一萬代的基業了。等到始皇死了以後，餘威還是能夠震動遠地方。但是像陳涉這種人，不過是把齏口當作窗戶，把繩子繫着門檻，委實是箇小百姓，而且是箇遣戍的人；論他的材能，還夠不上中等人才，並沒有像仲尼墨翟的賢能，和陶朱猗頓的富豪。託足在軍隊中，囑起在田畝間，統着疲勞渙散的兵卒，帶着好幾百的人，來攻打秦國，把木頭削着，就當作兵器，把竹竿揭着，就當作旗幟，天下的豪傑，像雲般聚合攏來，像雷般答應起來，裹着糧草，都像人影隨着形骸似的。於是山東的豪傑，就此同時並起，那秦國就此亡了。講到秦國的天下，並不算小，也並不算弱；雍州的地方，殽山和函谷關的堅固，還是同以前一樣的。陳涉的位置，並沒有比較齊，楚，燕，趙，魏，宋，衛，中山的君來得尊貴；鋤柄同戟柄，這種兵器，並沒有比較有鈎的戟，和長矛，來得快利；守備邊地的戍卒，決不能夠同九國的兵士和抵抗高深的謀略，遠大的計策，和行軍用兵的道理，決不能夠及得過以前的人士；但是一成一敗，完全不同，功業正是相反。倘使教山東各國，跟陳

涉來比較長短大小，和各種權力，那真是不可以同時談論了。唉！秦國本來攬着區區的地方，竟能夠弄到千乘的權威，招撫八州，使同等的人，向他朝賀，也已經有一百多年了，到後來方才能够把天下當作一家，把殺山和函谷關當作宮殿，想不到一箇人發難，就把七廟一忽兒毀壞了，連自己的身體，也死在別人手裏，供天下人的恥笑，這是什麼緣故啊？因為秦國專喜歡武力從事，不知道施行仁義。其實講起來，凡是一箇國家的成立，那攻取同守成兩種方法，完全是不同的，他們那裏知道啊！

雄偉壯奇法。氣魄雄偉，寫出來文字，自然壯奇可觀。如歷名山大川，徘徊流連，而不忍去。此等文字，令人於千載下讀之，也覺如見其人，如見其事，凜凜有生氣，百讀而不厭。可知做文章，必須以氣魄爲先，氣魄養得雄偉，筆力無不悲壯恢奇也。

### 爲徐敬業討式氏檄

竇駱王

義烏人工詩能文章爲初唐四傑之一歷官侍御史上疏諫武后貶臨海丞棄官出亡徐敬業起兵柳州駱賓王爲其府屬爲作檄文布告天下斥武氏罪狀

而討之武后讀檄覺懼然曰宰相安得失此人筆墨之驚人  
有如此者後兵敗同敬業逃爲僧著有略臨海集十卷行世

僞臨朝武氏者。性非和順。地實寒微。昔充太宗下陳。曾以更平聲衣入侍。泊乎晚  
 節。穢亂春宮。潛隱先帝之私。陰圖後房之嬖。入門見嫉。蛾眉不肖。讓人掩袖。工  
 讒。狐媚偏能惑主。踐元后於翬翟。陷吾君於聚麀。穢瑣事偏能以雅潔之筆出之妙妙加以虺音蜴  
 亦音爲心。豺狼成性。近狎邪僻。殘害忠良。殺姊屠兄。弑君鳩母。人神之所同嫉。天  
 地之所不容。猶復包藏禍心。窺竊神器。君之愛子。幽之於別宮。賊之宗盟。委之  
 以重任。聲武氏之罪狀書之惟恐不盡文人之筆嚴於斧鉞嗚呼。霍子孟之不作。朱虛侯之已亡。與燕字同啄皇  
 孫。知漢祚之將盡。龍漦音時。帝后識夏庭之遽衰。敬業皇唐舊臣。公侯冢子。奉先  
 君之成業。荷本朝之厚恩。宋微子之興悲。良有以也。袁君山之流涕。豈徒然哉。  
文軸緊湊直逼下文是用氣憤風雲。志安社稷。因天下之失望。順宇內之推心。爰舉義旗。  
 以清妖孽。南連百越。北盡三河。鐵騎成羣。玉軸相接。海陵紅粟。倉儲之積。靡窮  
 江浦黃旗。匡復之功。遠班聲動。而北風起。劍氣冲。而南斗平。喑鳴則山岳崩  
 頽。叱咤則風雲變色。以此制敵。何敵不摧。以此圖功。何功不克。悲壯淒涼聲容並茂公等  
 或家傳漢爵。或地叫與協字同周親。或膺重寄於話言。或受顧命於宣室。言猶在耳。

忠豈忘心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託倘能轉禍爲福送往事居共立勤王之勳無廢大君之命凡諸爵賞同指山河若其眷戀窮城徘徊歧路坐味先幾之兆必貽後至之誅請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力透紙背虎有生氣

〔註解〕徐敬業 世勳長孫強幹善戰歷太僕少卿 武氏 荊州都督武士讓之女貞觀十四年後高宗立爲后中宗時臨朝稱制廢帝爲廬陵王幽於房州之別宮立武氏七廟改國號曰周武三思輩皆封王自名曰墨字則天墨音照取兩日當空天有二日之義蓋意造也僖帝位凡二檄書亦尺 下陳 後列也(唐書后本紀)后年 更衣入侍 講以如廁之便得入侍也(論衡)夫更衣之室可謂

與先帝之私 太宗崩武氏及嬪御皆爲比丘尼居感業寺高宗幸寺見而嬖(春秋傳)嬖矣 悅之復行召入宮潛隱者講隱匿其曾爲先帝才人之迹也 嬖 而得幸曰嬖

入門見嫉 (唐書后妃傳)武才人與皇后及蕭良娣爭寵誣后與母蛾眉 (詩衛風)嬖首狹媚道盡上帝信之即下詔廢皇后及蕭良娣皆爲庶人蛾眉 (詩衛風)嬖首

眉細長而曲如狐媚 (相狐之能媚人也(晉書)欺 雉之羽毛也按雉之交有守守死蠶蛾之觸鬚也 狐媚 人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 翬翟 而不犯分婦德所宜故古者皇后之衣服皆畫翬翟之形踐元后於翬翟者講其讒而致皇后 聚麀 聚其也麀是牝獸(曲禮)夫雜禽獸無禮故 被廢也(唐書)永徽六年高宗廢皇后王氏立武氏爲皇后 父子 虺蜴 虺是蝮蛇全身灰色有斑點蜴是蜥蜴俗名 近狎邪僻 忠等皆邪僻小人也



殘害忠良

指褚遂良長孫無忌等

殺姊屠兄

后姊為韓國夫人后兄惟良也

弑君鳩母

弑君甚之詞鳩母無考

神器

位君之愛子

光宅元年二月廢中宗為廬陵王幽之

霍子孟

霍光字子孟漢武帝察其忠厚遺詔輔幼主出入禁闈二十餘年小心謹慎無小過失

朱虛侯

漢宗室劉章封朱虛侯與周勃共滅諸呂按此以武后比呂雉以諸武比諸呂也

燕啄皇孫

漢成帝后趙飛燕於後宮有子者皆殺之故有燕啄皇孫

之龍麟帝后

蔡龍所吐沫龍之精氣也夏后之衰二神龍止於庭乃請其蔡藏之積夏亡此莫敢發周厲王發而觀之蔡流庭化為玄龜後宮童妾遭之而孕無夫

生子是

為褒姒

冢子

嫡長子也

宋微子之興悲

微子殷之宗室殷亡過故都而心悲作麥秀歌曰宋微子者因周封微子之後於宋也

袁君

山之流涕

袁君山袁安之字也漢和帝時竇太后臨朝外戚竇憲竇卓等弄權安每朝會進見或與公卿言國家事未嘗不噫嗚流涕

妖孽

有妖

古時江浙閩粵之地多為越族所居又以其種類繁多故曰百越

三河

漢書高祖本紀收三河之士顏師古注河南河東河內也按河南即今河南

開封河洛道北境河東即今山西河東

紅粟

史記太倉之粟至紅腐不可食

班聲

後漢書五行志車班班入河間家

傳漢室

指異姓功臣之後裔而言也

地協周親

指唐之宗室而言也

顧命

天子之遺詔書經有顧命篇一抔

下長陵

一抔土

此指中宗而言也論語可以託六尺之孤

送往事居

往指高宗而言居指廬陵而言

大君之命

指高宗而言

言同指山河（漢書）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礪國以永寧爰及苗裔後至禹會諸侯防風氏後至誅之

【總評】筆力雄奇詞華壯麗。且如銀河倒瀉。一氣呵成。讀此等文。那得不

令人拍案叫絕。

### 爲徐敬業討武氏檄

講到現在假託臨朝的武氏，伊的性情，本來不是和順一路的。那出身又極其微賤。從前充當太宗皇帝的侍妾時候，會因着更衣的便，進去服侍。到了晚年，竟把宮裏的規則，給伊弄得異常齷齪凌亂了。他隱諱着以前奉侍太宗皇帝的私恩，却暗地裏圖謀高宗皇帝後房的寵愛。一經入門以後，就心裏存着妒忌，把伊的蛾眉舒展起來，一點兒也不肯讓給別人；遮着袖兒，專喜歡說人家壞話，那狐媚子的才具，偏偏能夠使得王上信伊的話。把本來的皇后廢了，居然自己踐了元后的爵，害我們皇上竟犯着父子聚麀的獸行。再加伊居心險惡，同毒蛇相似，性情殘忍，同豺狼一樣，專喜歡同一班邪僻的人接近，把忠良的人陷害，連自己的姊姊秋哥哥，也都殺了。并且弑了皇上，毒殺母親。這種人，簡直是孽靈和我們人類所一同嫉惡，天地所不能容受伊的。況且還要包藏着禍心，要想盜竊天子的高位，

竟把高宗皇帝的愛子，關鎖在別宮裏，把賊人的本家，都交給他很重大的責任。唉！可惜目今時勢，像鬻子孟朱虛侯的一班人，竟是沒有了。總之武氏這箇人，彷彿像漢成帝時候的趙飛燕，專事殺害有兒子的宮人，所以人家就知道漢朝的後代，差不多快要完了。又像夏朝時候神龍的唾沫吐出來竟爲化成將來的一箇皇后，所以人家就知道夏朝一定快要衰亡了。我徐敬樂是箇唐朝的舊臣子，公侯的大兒子，奉着先皇帝已成的基業，受着本朝很厚的恩惠；譬如宋國的祖先微子，眼見着國家亡了，那能不發生一種悲感呢？又像漢朝的袁君山，眼瞧着竇氏弄權，那能不弔下眼淚來呢？因此動起氣憤來，連天上的風雲，也都變了顏色，立着志願，一定要把社稷弄得很是穩固。趁着天下人民對武氏失望的當兒，順着全國公推的心理，於是就舉起義旗來，要把這些妖孽掃盪清淨。南方同百越相連接，北方直到了三河。講到馬隊呢，那鐵騎差不多千萬成羣。講到車輛呢，那玉軸幾乎遠近連接着海陵地方，堆積着許多糧草，數也數不清楚。江浦地方，豎着許多黃旗，那匡復的日期，立刻就實現了。班馬的聲音發動時候，彷彿同北風起來一樣；寶劍的光氣上沖時候，連南斗星也給他沖平了。發起怒來，山岳也因而倒坍，風雲也因而改變顏色。拿這樣的士氣去制伏敵人，那一箇敵人不失敗呢？拿這樣的軍容去建立功業，那一種功業不成功呢？公等或者是功臣的後裔，或者是漢朝的宗室，或

者是受着重大的寄託，或者是受着前朝的顧命；先皇帝的說話還留著在耳朵裏，怎會把忠愛的心，就一時忘了呢？高宗皇帝一坏的泥土，還沒有乾燥，現在皇帝六尺的孤子，託付那一位老臣啊！倘若公等能夠轉禍爲福，送已去的先帝，服事現在的皇帝，大家建立勤王的功勞，不要拋却了先帝的舊命，那麼將來所有的爵賞，應當一同指着山河，做箇保證。要是戀着孤立沒有援助的窮城，或是在兩條路上，走來走去，沒有決斷，坐失了很好的機會，恐怕定要受着後到的誅戮哩！公等請看現在的國界裏面，究竟還是那一姓的天下啊？

**兀。冪。自。熹。法。** 同是一篇文章，因爲所處的地位不同，那措辭的口氣，就不能不兩樣。譬如詔令類，是君主對臣下所用的，所以口氣不妨尊嚴些。又如奏議類，是臣下對君主所用的，所以口氣就應該卑抑些。要是講到書牘文字，是用在平輩的，本來也應該客客氣氣的，況且是有求於人，那麼更應該謙抑了。但時古時有名的文人，雖是處到窮極無聊的時候，還要高自位置，決不肯搖尾乞憐，自失人格。這麼一來，不但是把自己的身分擡高，而且可以使得接到這書牘的人看了以後，也可以發生一種仰慕。

的心理。但是做這種文章，說話也有一定分寸，倘若是狂吹亂叫，那就不成話說了。

### 應科目時與人書

韓

愈小傳見避  
熟就生法

月日愈再拜。天池之濱，大江之濱，曰有怪物焉。蓋非常鱗凡介之品，彙匹儔也。起得突兀已占全篇勝看其得水，變化風雨，上下於天，不難也。其不及水，蓋尋常尺寸之聞耳。無高山大陵曠途絕險為之閒隔也。然其窮涸不能自致乎水，為濱瀕之笑者，蓋十八九矣。如有力者，哀其窮而運轉之，蓋一舉手一投足之勞也。文中明明說出自指然是物也，負其異於衆也。且曰：爛死於沙泥，吾寧樂之。若俛首帖耳，搖尾而乞憐者，非我之志也。是以有力者遇之，熟視之，若無覩也。其死，其生固不可知也。把自己身分拾得十足今又有有力者，當其前矣。聊試仰首一鳴號焉，庸詎知有力者不哀其窮而忘一舉手一投足之勞，而轉之清波乎？微露乞憐之意到底不肯明說其哀之命也。其

不哀之命也。知其命。而且嗚號之者。亦命也。愈今者。實有類於是。是以忘其  
疏愚之罪。而有是說焉。閣下其亦憐察之。全篇都用譬喻到結末方  
點出自己是畫龍點睛法

【註解】天池 謂南海(莊子)  
南溟者天池也 獮 獮類似狐居水中  
青色喜食魚類

【總評】以龍自比。筆致亦如神龍天驕。不可測度。是干祿文字中所不經  
見之作

### 應科目時與人書

某月某日，韓愈再拜。在南海的旁，或是大江的邊，有一種奇怪的動物，委實不是平常鱗介類可以比擬的。倘若它得着水，就是變化風雨，在天空中上下，也並非難事。要是找不到水，亦不過平常尺寸之間罷了。究竟並沒有高大的山陵，或是險遠的路徑，替它阻礙啊！但是它現在窮枯到了極點，不能夠自己弄到一點兒水，反而給水獮們恥笑，十分中倒已佔着八九分了。倘若遇着有力的人，可憐它這麼困窮，替它轉運轉運，不過一舉手，一投足之勞罷了。但是這箇怪物，自己以為跟衆人大不相同，并且說道：『我就是爛死在沙泥中，也很願意。倘若叫我低着頭，帖着耳朵，搖着尾巴，向別人去乞憐，委

實不是我的志願。』所以就是有力量的。人遇見了它，也儘管瞪着眼睛看它，彷彿同沒有看見的一樣。講到它究竟還是死，還是活，人家還是不知道哩！如今又遇着一箇有力量的。人在它的前面了，姑且擡着頭一試號叫，那裏知道這箇有力量的。人，不哀憐它的窮枯，竟忘了一舉手一投足的勞苦，把它移置在清波中嗎？這麼說來，那箇有力量的。人，能够哀憐它，固然是命中注定的，就是不肯哀憐它，也是命中注定的。知道在於命運，還是要朝着他叫號，也可以說它是命運哩！我現在委實同這箇怪物有些兒差不多，所以就忘了疏忽的罪，有這種話兒，請你也略略加一點兒憐察吧！

曠。達。豪。邁。法。文字有氣味，淡永，不染詞章家習氣，卻又無一句不是真境，而且無一句無一字不琢鍊，而其意味盎然，則又純屬俊逸豪放。此等文字，純從胸懷曠達中得來，不可以勉強從事也。

### 歸去來辭

陶

潛晉人字淵明一名元亮侃之曾孫生平著述甚夥世稱靖節先生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爲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不諫。

知來者之可迫。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遙遙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輕情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歡迎。稚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罇。與尊字同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倚南牕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與影字同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園景如畫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游。世與我而相遺。復駕言兮焉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去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於西疇。或命巾車。或掉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邱。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羨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腸景生情彌見高曠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爲乎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皋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是全篇根據語

【註解】歸去來兮

就彭澤而言叫做歸去就南村而言叫做歸來所以叫做歸去來

覺今是而昨非

講覺今日辭官之是而昨





還可以急起直追哩！我雖然曾經走入迷途中，其實所走的路，還是不遠，所以覺得現在雖然是不錯的，但是提起從前的事情，簡直是不對的啊！我當歸來的時候，覺着所坐的船一搖一搖，很是輕快；水面的風，飄飄然吹着衣襟。等到上陸以後，向着路上行人探問前面的路程，恨只恨因為時候還早，覺得光線不甚明亮罷了。走了一會子，忽然望見自己的屋子，於是歡喜極了，就向前奔跑。那時候家裏的用人，都出來迎接，小孩子們也站在門外候着。我一瞧三徑都已荒了，幸虧得松樹和菊花，還留着沒有凋殘。於是拉着小孩子，一同走進屋子裏去。不意屋中還有滿罇的酒，這是多麼快樂啊！我就拿着酒壺和酒杯，自己一箇人喝起酒來；一面瞧着天井中的樹枝，臉子上頓時現出笑容來。有時候倚在南窗上，暫時也可以寄託嘯傲。雖然屋子不十分寬大，但是祇要容得下兩箇膝盤兒，也總算可以安居了。花園雖小，倘若能够天天去玩，也可以自成一種佳趣。雖然設着園門，却總是天天關着的。我拿着拄杖，到處隨意休息，有時候還要擡着頭，向各處觀看。只見那山中的雲氣，無意中忽然從山洞中出來，那空中的鳥兒，飛翔得倦了，也知道回到家裏來。等到天色漸晚，太陽的影兒差不多要沈下地去，我還是撫着孤松，走來走去，捨不得這花園裏的風景哩！我想起來還是歸去的好啊！從今後，請把世上交游，統統謝絕，那世人既然把我遺棄了，我還要駕着車子，到什麼地方去請求啊？有時

候同親戚們說說情話，有時候彈彈琴，讀讀書，借着這箇，也可以把憂愁消去了許多。一天有箇種田的人告訴我，說是春天快要到了，將要向田中耕作耕作。於是我或是坐着有帷幕的車子，或是搖着小船，或是曲曲折折到溪澗中去逛一回，或是高高低低，到小山上去玩一趟。只見樹木欣然長大起來，泉水涓涓然剛才流着。我於是羨慕萬物得着時機就有了生機，因而想到我的一生，既然被世所棄，從此也可以休息了。唉！算了罷！我把這箇形體，寄託在這箇世界上，還有多少時候，何不把这箇心放棄了，生死聽它自然，爲什麼儘管忙忙碌碌，究竟還要到什麼地方去呢？誰到富貴兩字，本來不是我心中所希望的；那上帝所住着的仙境，又斷斷乎是想不到底。那麼我還是遇着天氣好的時候，獨自去游玩一回，或倚着拄杖耘草去，或是走到東邊的田上，舒氣長嘯一聲，或是朝着清流，做了幾首詩。姑且依着造化，聽它主裁，樂得一天過一天，還用着什麼疑惑嗎？

**悽惻悲涼法。**文字有專寫悲哀的，一定要說得宛轉淒涼，語語動聽。但是雖則是這種悽惻悲涼的文字，骨格恰要挺硬，一些不要犯着失之柔弱的毛病才好。

### 弔古戰場文

李

華

唐寶皇人字遐叔中博學宏詞科官至吏部員外郎爲人頗有風骨著有李遐叔文集四卷

浩浩乎平沙無垠。魚不見人。河水縈帶。羣山糾紛。黯兮慘悴。風悲日曛。蓬斷草  
枯。凜若霜晨。鳥飛不下。獸鋌亡羣。亭長告余曰。此古戰場也。常覆三軍。往往鬼  
哭。天陰則聞。傷心哉。秦歟。漢歟。將近代歟。吾聞夫齊魏徭戍。荆韓召募。前里奔  
走。連年暴入。露沙草晨牧。河冰夜渡。地闊天長。不知歸路。寄身鋒刃。膈臆誰訴。  
秦漢而還。多事四夷。中州耗斲。無世無之。古稱戎夏。不抗王師。文教失宣。武臣  
用奇。奇兵有異於仁義。王道迂濶而莫爲。嗚呼噫嘻。蒼涼吾想夫北風振。漢胡  
兵伺便。主將驕敵。期門受戰。野豎旄旗。川迴組練。法重心駭。威尊名賤。利簇穿  
骨。驚沙入面。主客相搏。山川震眩。聲析江河。勢崩雷電。至若窮陰凝閉。凜冽海  
隅。積雪沒脛。堅冰在鬢。鷺鳥休巢。征馬踟躕。繪纒無溫。墮指裂膚。當此苦寒。天  
假強胡。憑陵殺氣。以相剪屠。徑截輜重。橫攻士卒。都尉新降。將軍復沒。屍填巨  
港之岸。血滿長城之窟。無貴無賤。同爲枯骨。可勝言哉。聲析江河勢崩雷電文境似之。鼓衰兮力

盡矢竭兮。絃絕白刃交兮。寶刀折兩軍。蹙兮生。死決降矣哉。終身夷狄戰矣哉。  
 骨暴聲入沙礫。鳥無聲兮。山寂寂。夜正長兮。風淅淅。魂魄結兮。天沈沈。鬼神聚兮。  
 雲霧霽蜜。日光寒兮。草短月色苦兮。霜白傷心慘。目有如是耶。斷紙斷墨淚花筆  
花極盡悲壯蒼涼  
 致吾聞之。牧用趙卒。大破林胡。開地千里。遁逃匈奴。漢傾天下。財殫力痛。任人  
 而已。其在多乎。周逐獫狁。北至太原。既城朔方。全師而還。讀若旋飲至策勳。和樂  
 且閑。穆穆棣棣。君臣之間。秦起長城。竟海爲關。荼毒生靈。萬里朱殷。漢擊匈奴。  
 雖得陰山。枕骸遍野。功不補患。平聲蒼蒼蒸民。誰無父母。提攜捧負。畏其不壽。誰  
 無兄弟。如足如手。誰無夫婦。如賓如友。生也何恩。殺之何咎。其存其殁。家莫聞  
 知。人或有言。將信將疑。閉關心。目寢寐。見之布奠。傾觴。哭望天涯。天地爲愁。草  
 木淒悲。弔祭不至。精魂何依。必有凶年。人其流離。嗚呼。噫嘻。時耶。命耶。從古如  
 斯。爲之奈何。守在四夷。不忍  
率讀

【註解】浩浩

廣大的  
形容詞

垠

當邊  
字解

夔

當遠  
字解

縈帶

講縈繞像  
帶之形也

糾紛

雜亂的  
意思

噓

日色無光  
的意思

鉞

行步快速  
的意思  
亭長 古時十里路有一亭一亭有長主行容停留寄宿事  
徭戍 徭是役的意思 戍是守的意思  
膈臆 講極其抑鬱而耗氣不得泄出也

耗當損字講  
敦 敦當敗字講  
古稱戎夏不抗王師 講天子之師有征而無戰無論其為戎為夏都不敢抗拒也  
奇兵 奇制勝 (兵法)出

迂闊 (史記孟子傳)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 遠而關於事情按迂當曲字講闊當遠字講  
主將驕敵 曰將驕而卒墮者敗 (史記項羽引傳)項梁

期門 (西都賦)期門飲飛就 是現在的禁衛軍也  
組練 組是組甲漆成有花組的文 練是練袍都是戰衣也  
鏃頭也 搏 常擊字解凜冽寒

字 踟躕 局促不進 繪續 繪是帛續是綿此 是兵士之所穿者 輜重 輜是衣車重講是載重一切行軍所要需用的物件都以此車載之都尉

是官名漢時不專屬於武官至三國時則常 長城 戰國時燕趙秦三國各因北邊山險築長城以防匈奴秦始皇滅六國乃首尾聯絡

之起於臨洮 蹙 接近的 淅淅 風聲的 沈沈 昏黑的 羸羸 覆的 牧用趙卒四句 李牧 終於遼東 蹙 意思 淅淅 音也 沈沈 意思 羸羸 意思 牧用趙卒四句 者趙

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雁門備匈奴約職土寇入毋戰但退守土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戰於 是殺匈奴十餘萬騎滅薺檻破東胡降林胡見(史記李牧傳)按東胡林胡都是匈奴的種名

漢傾天下財殫力瘠 殫當盡字解痛常病字解此講漢武帝常門歡 喜用兵終使得天下騷然財力非常的困難也 周逐獫狁四

句 詩經小雅六月篇咏周宣王出征詩云薄伐玁狁至於太原玁狁就是秦漢時的匈奴 飲至 奴也太原就是現在山西省太原縣也又詩經出車篇有云天子命我城彼朔方

策勳

飲至講功成而歸勞之以飲食也策勳講寫其功勳於策也

穆穆

容止美盛

棗棗

閑習的形容詞

竟海

為關渤海就是

沿渤海之岸

荼毒

荼本是苦菜的名荼毒當苦痛而設立關也荼毒毒害解(書湯誥)弗忍荼毒

朱殷

(左傳)左輪朱殷(杜注)血色久則殷按殷是赤黑色也

陰山

在綏遠特別區域起於寧夏之賀蘭山直入歸化境長數千里蒼蒼蒸民

(書益稷)至於海隅蒼蒼然生草木按蒸民衆民

暝暝

斜目相看

必有凶年

(老子)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守在四夷

(左傳)沈尹戌曰古者天子守在四夷講王者有德四夷都為天子守土地則無戰爭之事也

【總評】無定河邊春閨夢裏沙場醉臥幾人回來作者於此感慨係之

### 弔古戰場文

遠大得很呀！一片平地的沙漠，沒有邊岸的，遠遠望過去，連一箇人都不見；河水的環繞着，一條帶兒似的；許多山嶽，錯錯雜雜的羅列着；黯淡悽慘，風聲異常悲哀；太陽也沒有光了，蓬也斷了，草也枯了；天氣又非常寒冷，像下霜的早晨一般；鳥兒飛在空中，不下來了；野獸亂奔，把牠的隊伍也亂了。亭長告訴我說道：『這箇地方，就是古代的戰場。曾經覆沒許多軍士，常常有鬼哭泣，遇着天氣陰霧的時候，就可以聽見的。』傷心得很呀！這還是秦朝的事情呢？還是漢朝的事情呢？還是近代的事情呢？我聽見齊國同魏國，役使百姓，叫他去守邊塞；楚國同韓國，專事招兵，奔走在萬里以外，暴露到好幾年

的長久，早上起來，就在草地上放馬，夜裏還要渡過冰河，地闊天長，不知道歸路在什麼地方啊！把身體寄頓在刀劍口上，那心中的抑鬱，向誰去訴苦呢？等到秦漢以後，四方的夷狄多事，中國因此受了損害，差不多代有的。古人說的無論外國和中國，誰也不敢抵抗皇帝的軍隊。自從文毅失了宣傳，武臣就不用正而用奇，講出奇制勝的兵，跟仁義的兵，本屬不同；從此王道就視為迂濶，沒有人肯再去做了。噫！這真是令人可歎呀！我想當北風振盪沙漠的時候，胡兵就乘着便利來侵犯，主將不把敵兵看的眼裏，就不得不在期門受戰了。那時田野中豎着旄旗，河流邊繞着戰袍，軍法越是嚴重，那心裏越是恐懼，軍威越是尊嚴，就把性命越是看得很輕；竟弄到極尖銳的箭頭，穿入骨中，飛走的沙礫，嵌入臉子上。主客兩軍，互相搏擊，山同河也給他們震驚昏眩了。那時戰爭的聲音，足以分析江河，勢力的崩壞，真是跟雷電差不多的。至若當天氣極冷的時候，陰氣凝結閉住，連海邊也覺得非常寒冷，積雪沒着脛骨上，堅冰凝在鬚子上，鷲鳥聚在窩裏，戰馬踟躕不能進行，連綢緞和棉衣也沒有煖氣了。手指也要墮落了，皮膚也要裂開了。當這箇苦寒的時候，天公似乎專門幫着胡人。他們憑着這一股殺氣來相剪屠，向直路奪取輜重，向橫路攻襲士卒。都尉於是投降了，將軍於是覆沒了。把屍骸填滿大港的兩岸，把入血充滿長城的窟窿中，沒有貴也沒有賤，統變作枯骨了。唉！這種苦痛，一時那



裏說得盡呢？那時候鼓聲也衰了，人力也盡了，箭也完了，弓絃也斷了，雪白的兵刃一交，寶刀就折爲兩段。兩軍到了窮蹙時候，生和死也已經決定了。要是投降呢？那就一生一世，做了外國的人。要是戰爭呢？那骨頭就暴露的沙磧上，鳥的聲音也沒有了，山中很覺得非常冷靜，夜裏覺得比日裏時候還要長些，祇聽得風聲淅淅然吹着。因爲死人的魂魄都凝結了，天氣就覺得很是昏暗，鬼和神都聚一塊兒了，天上的雲就覺得陰慘慘地。太陽的光很冷，所以草也短了。月亮的色很淡，所以霜更白了。噫！傷心慘目，竟有這樣的厲害嗎？我曾經聽見人說：李牧用着趙國的士卒大破林胡，開拓土地到千里之遠，終使得匈奴遁逃。漢朝的武帝征伐匈奴，雖然他的威名傾動天下，但是財源告竭了，人力也疲了。所以守邊的將士，祇要得其人就是了，那裏在於多呢？周朝的宣王，驅逐玁狁，直到了太原地方。旣在北邊，築了一座城子，幸得全軍回來，於是大功告成，拿酒食來犒賞軍人，把功勞記在簿冊上，君臣間很覺得相敬相安。秦國關崛起在長城的中間，沿着海設立關隘，百姓遭他的荼毒，一萬里以內的地方，都變紅色了。漢朝攻擊匈奴，雖然得着陰山的地方，但是屍骨佈滿田野，功勞雖大，究竟抵不過所得的禍患。噫！天生衆百姓，誰沒有父親和母親？當他小的時候，提着攜着，捧着負着，恐怕他不能長命。誰沒有兄和弟？他們的愛護，彷彿同手足一般。誰沒有夫和婦？他們的敬愛，彷彿同朋友一般。當

生他時候，何以這般有恩，後來又教他死在戰場中，究竟犯着什麼罪惡呢？當他們戰死以後，家裏的人，還不知道是死是活，就是有人傳來的消息，還是將信將疑的眼巴巴存在心目間，巴望他回來。每到了睡夢中，就看見了。於是備了祭奠，掛着酒杯，祇有望着天邊痛哭一番。那時天地也替他愁悶，草木也替他淒悲。弔祭了以後，那魂魄依舊不會入夢，他的精魂，究竟倚靠何處去了？而且大軍之後，必定有凶年，就是活的人，也必定弄到流離失所。噫！這真是時世造成的呢？還是命中注定呢？其實講起來，從古以來，都是這樣的，來麼究竟用着怎麼的方法才好呢？還是教四夷替天子守着土地吧！

慷慨激昂法。

文字有一種「慷慨激昂法」，講是縱橫議論，大有把劍問天，拔刀砍地的景象也。但是專尚議論，迂闊而不顧及格局，亦是不甚好看，所以頂好要將這種慷慨激昂的文字，先從旖旎風華中引誘出來。一定要有前半的旖旎風華，來比較後半的慷慨激昂，方才相得益彰了。

### 阿房宮賦

杜

牧

唐京兆萬年人字牧之杜佑之孫登進士及第官至史館修撰後遷中書舍人著有樊川集二十二卷

六五畢。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覆壓三百餘里。隔離天日。驪山北構而西折。直走咸陽。二川溶溶。流入宮牆。五步一樓。十步一閣。廊腰縵迴。簷牙高啄。各抱地勢。鉤心鬪角。盤盤焉。囷囷焉。蜂房水漏。蠹不知其幾千萬。落長橋。臥波。未雲何龍。覆道行空。不霽何虹。高低冥迷。不知西東。歌臺暖響。春光融融。舞殿冷袖。風雨淒淒。一日之內。一宮之間。而氣候不齊。立意奇特而筆足以副之妃嬪媵嬙。王子皇孫。辭樓下殿。輦來於秦。朝歌夜弦。爲秦宮人。明星熒熒。開妝鏡也。綠雲擾擾。梳曉鬟也。渭流漲膩。棄脂水也。煙斜霧橫。焚椒蘭也。雷霆乍驚。宮車過也。鞭鞭遠聽。杳不知其所之也。一肌一容。盡態極妍。縵立遠視。而望幸焉。有不得見者。三十六年。燕趙之收藏。韓魏之經營。齊楚之精英。幾世幾年。取掠其人。倚疊如山。一旦不能。有輸來其間。鼎鑪玉石。金塊珠礫。棄擲邇迤。秦人視之。亦不甚惜。着意點染極筆飛墨舞之妙嗟乎。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秦愛紛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土。使負棟之柱。多於南畝之農夫。架梁之椽。多於機上之工女。釘頭磷磷。多於在庾之粟粒。瓦縫參差。多於周身之帛纒。直欄橫檻。多於九土之城郭。

管絃嘔啞。多於市人之言語。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獨夫之心日益驕固。成卒叫。函谷舉。楚人一炬。可憐焦土。嗚呼。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慨當以慷嗟夫。使六國各愛其人。則足以拒秦。秦復愛六國之人。則遞三世可至萬世。而為君誰得而族滅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疾呼

【註解】阿房宮

在於陝西長安縣的西北角。秦惠文王築而未成。至始皇廣其規模。長三百餘里。關道通於驪山。

六王畢

講是燕趙韓魏齊楚六國

都亡於秦也

蜀山兀

兀者高而平也。蜀山產材木。今已斬伐殆盡。所以覺其高而平也。

隔離天日

講宮殿之深邃。不見天日也。

驪山

在陝西臨潼

潼縣東南角。阿宮起於驪山之北。麓曲折向西。直至咸陽為止。

二川

就是渭川。安流的

廊腰縵迴

講廊房之曲折也。縵緩緩也。

舞榭雲歌。卿雲爛兮。糾綵縵兮。

簷牙高啄

講簷頭之高聳也。啄鳥嘴之就食也。

盤盤

講像盛物之盤也。

困

講像置米之困也。

水渦

渦字當旋流解。蜂房是承。意思

落

簷滴也。

歌臺暖響兩句

是指點宮妃的寵幸者而言。

舞

殿冷袖兩句

是指點望幸不得者而言。

妃嬪媵嬙

講六國的宮妃也。

王子皇孫

講六國的公族也。

樓殿

指六國



一樓，隔着十步路，就造了一閣，廊腰綫綫的圍繞，簷牙高高的聳起，像鳥喙的啄食一般，各自抱着地勢，鉤着心，鬪着角。從遠處望起來，盤盤然，囿囿然，像蜂的房，像水的窩。那瓦綫的參差，蟲蟲然真不知道它有幾千萬條哩！那宮中的長橋，平帖在水面上，彷彿同龍在雲中一樣，複道行於空中，彷彿像天晴時現出虹霓一樣，連高低和東西，都辨別不出了。宮中妃嬪，凡是得寵的人，在歌臺上一種溫暖的聲音，固然同春光一樣融融然，至於失寵的人，那舞殿上的兩隻冷袖子，就同風雨的淒淒然。差不多在一天以內，一宮的中間，那氣候的不同，竟會到這樣田地哩！還有六國的妃嬪媵嬙，同着王子皇孫，都辭別自己的棧，下了自己的殿，坐着車到秦國來，早上起來歌舞，夜裏撥動弦子，竟做了秦國的宮人了。宮裏有時像明星的熒熒然，這就是把梳妝的鏡臺張開了。有時像綠雲的擾擾然，這就是宮人早上梳頭了。渭水上忽而漲起油膩來，這就是宮人把脂粉水棄掉了。像煙的斜着，像霧的橫着，這就是把椒闥笑着了。像雷霆的一時震驚起來，這就是宮車過了。鞦韆遠聽，杳乎不知道他何所之哩！宮中的美人，凡是一飢一容，都是極盡美態和妍麗，而且耐心的立着，遠遠的望着，希望皇上偶爾接見他一回。但是也有經過三十六年，那皇帝的面，連一次也沒有見過的。宮中所有珍寶，凡是燕趙所收藏的，韓魏所經營的，齊楚所聚集的精英，經過幾世幾年，也都是劫掠而來，堆積的像山一樣的高，一

且自己不能有，却統統的輸納到秦國來。鼎咧，鐘咧，玉咧，石咧，金塊咧，珠璣咧，丟棄在道路上。在秦人看來，也似乎沒有什麼可惜。噯！講到一箇人的心，到底同千萬人的心，是一樣的。秦人喜歡紛華同侈奢，別人也知道思念他的家庭，怎麼強奪人家的東西，連一點兒也不肯畱着，而且用起來同泥沙一樣的，使得負棟的柱子，比南畝的農夫還要加多；架梁的椽子，比機上的工女還要加多；釘頭磷磷然，比倉庫裏的穀粒還要加多；瓦縫參差，比周身的布帛還要加多；直的是欄，橫的是檻，比九州的城郭還要加多；樂聲同歌聲，比市人的語言還要加多；使得天下的人們，不敢口裏說話，只好心裏懷恨。於是乎獨夫的心裏，一天似一天驕傲固執起來。弄到後來，戍卒起兵了，函谷關也給人破了，楚人再放火一燒，可憐極偉大華麗的阿房宮，竟變成一堆焦土了。唉！就我看起來，滅六國的，就是六國，並不在於秦國；滅秦國的，也就是秦國，並非在於天下。爲什麼呢？倘使六國能各愛他的人，那麼就足以抵抗秦國。又如秦國仍復能夠愛護六國的人，那麼經過三世以後，還可以傳到萬世，做他的皇帝，那箇可以把秦國一時覆滅呢？秦人不知道自己的哀痛，却令後人替他哀，倘若後人祇知道哀痛秦國，不知道拿來當鏡子照，那麼又要使後人再去哀痛後人了！

冲。淡。清。婉。法。 上篇是講氣味淡永而無一句不琢鍊，此篇也是講氣味冲

淡而不存心於琢鍊，寫來卻自然入妙，使別人讀之有味，摹倣不得。蓋較上篇爲尤進一層，所謂淡而彌永也。

### 月賦

謝

莊

字希逸，六朝宋陳國陽夏人。弘微之子，七歲能文。宋文帝謂爲藍田生，玉後爲隨王誕軍諮議，領記室。累遷至光祿大夫，著有謝光祿集。按《南史》：謝莊傳，莊

有口辨，孝武嘗問顏延之曰：謝希逸月賦，何如？答曰：美則美矣，但莊始知隔千里，今共明月，帝召莊以延之答語語之。莊應聲曰：延之作秋胡詩，始知生爲久離，別後爲長不

歸帝撫掌竟日

陳王初喪應劉，端憂多暇。綠落與苦字同生閣，芳塵凝榭。怡焉疚懷，不怡中夜。迺清  
蘭路，肅桂苑。騰吹寒山，弭蓋秋阪。臨瀆壑而怨遙，登崇岫而傷遠。悠然於時斜  
漢左界，北陸南躔。白露暖空，素月流天。沈吟齊章，殷勤陳篇。抽毫進牘，以命仲  
宣。仲宣跪而稱曰：臣東鄙幽介，長自邱樊。昧道懵學，孤奉明恩。臣問沈潛阮義，  
高明既經，日以陽德。月以陰靈。擅扶光於東沼，嗣若英於西冥。引玄兔於帝臺，



集素娥於后庭。

女六

腠

大鳥

警闕

腠

芳尾

魄示冲

順辰通燿

與燭

從星澤風

增華臺。室揚采。軒宮委照。而吳業昌。淪精而漢道融。

雅潔淡華筆致與

若夫氣

鬻

地表雲歛。天未洞庭。始波木葉。微脫菊散。芳於山椒。雁流哀於江瀨。升清質之

月光同此朗澈

悠悠。降澂輝之藹藹。列宿掩縛。長河韜映。柔祇雪凝。圓靈水鏡。連觀

去

擊霜縞。周

除冰淨。君王乃厭晨懼。樂宵宴。收妙舞。弛清縣。去燭房。即月殿。芳酒登。鳴琴薦。

刻畫題字

足徵巧思

若乃涼夜自淒。風篁成韻。親懿莫從。羈孤遞進。聆皋禽之夕聞。聽朔管

之秋引。於是絲桐練響。音容選和。徘徊房

與防

露。惆悵陽阿。聲林虛籟。淪池滅

波。情紆軫。其何託。愬皓月而長歌。歌曰美人邁兮。音塵闕。隔千里兮。共明月。臨

風歎兮。將焉歇。川路長兮。不可越。歌響未終。餘景就畢。滿堂變容。廻違如失。又

稱歌曰。月既沒兮。露欲晞。歲方晏兮。無與歸。佳期可以還。微霜霑人衣。陳王曰。

善。迺命執事。獻壽羞璧。敬佩至音。復之無斃。

清詞麗句

款款深情

【註解】陳王

即陳思王

應劉

即應瑒劉楨也

文選注

假

端憂

端坐而

芳塵

石虎起

樓四十

丈異香爲屑使數百人於樓上吹散之名曰芳塵臺見拾遺記 榭有屋曰榭蘭路楚辭 桂苑吳都賦注 騰吹揚

鼓吹的 弭蓋弭當息字解 濬壑謝靈運山居賦 儻鏡是天 北陸後漢書律歷志 日

陸即陸 南躔方言 日 流天井賦 月流 齊章詩齊風 東方之月兮 陳篇詩陳風 月出

僕之牘說文 仲宣王粲之字按此 東鄙按王仲宣 幽介表揚隱介見宋書王弘之傳

邱樊豈敢放情江海取逸邱樊見南史 沈潛阮義高明既經 沈潛阮義高明既經 沈潛阮義高明既經

高明謂天左傳 子太叔曰 日以陽德春秋說題辭 月以陰靈春秋感精符 扶光

扶桑之光也 按 東沼湯谷也前漢書司馬相如傳 日出東 若英灰野之山有赤樹奇葉

即若木之花也 西冥味谷也書宅西曰味谷味即冥也 玄兔張衡靈憲 月者陰

兔 帝臺顏延之赭白馬賦 素娥淮南子 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常 后庭按即帝庭

象賦 寥寥帝庭自 膺眺朔而月見東方曰膺晦而 警闕講膺眺失度警 肅魄示冲 未

成光曰朏月始生魄曰魄講  
船魄有定表示人君謙沖也  
順辰通燭以普照天下也從星(書)月之從星則以風雨澤風安國

尚書傳)月經於箕則多風離  
於畢則多雨(按)澤即雨也臺室(晉書天文志)三台六星兩兩而軒宮軒轅星名凡十

象主  
後宮吳業昌(吳志吳夫人傳)初吳夫人孕而夢月入懷漢道融(漢書元后傳)母李親

天下母(按)融照也洞庭木葉洞庭波兮木葉下見楚辭山椒山之巔也(漢武傷李夫)釋輿馬於山椒江瀨(說文)瀨水

長河就是天河韜映(晉書后妃傳論)運其陰沓韜映乾明柔祇地也圓靈天也連觀(徐幹七喻)連觀飛周除

除殿  
陞也弛縣解其所懸親懿當即懿親(左傳)富辰曰羈孤羈是羈客臯禽就是鶴(詩)

朔管就是羌笛管十二月位在北方故云朔見(說文)秋引商聲也絲桐就是琴(桓譚新論)神農始削桐為琴練絲為絃房露古陽

阿古之善歌者聲林虛籟淪池滅波此講風將息也孔竅機括叫做籟波水涌動

軫紆當曲字解說愬當向字迴遑與旁皇同晞音希當乾獻壽羞璧(史記)平原君

壽(按)羞當復之無斃諱往復諷誦

進字解說

【總評】簡淨淡華。天衣無縫。自耐人咀嚼之文。兩歌作結。尤覺餘味靡窮。

### 月賦

陳思王因爲初喪了應瑒和劉楨兩個友人，坐着沒事，心中很覺得煩悶。那時候閣上長着綠色的苔，臺上凝着有香氣的塵埃，悄悄然胸中覺得很是難受，差不多有一夜天，沒有快活。於是教人掃清了栽着蘭花的路，修葺了桂花的院子，把鼓吹的細音，宣揚在寒山上，把車子停駐在秋阪上，朝着很深的谿谷，登着很高的山嶺，心裏似乎有些兒想念遠人的意思。那時正當冬令，天河挂在左側，太陽漸漸兒向南了，白露布滿空間，素月懸在天上，把詩上齊風和陳風，念了好幾遍，就拿出筆和紙來，教王仲宣做一篇月賦。那仲宣就跪着說道：臣不過東鄙一箇隱居的人，從少生長在鄉間，對於道德和學問，都是很淺陋的，委實有些兒負大王的恩德哩！臣聽見天道叫做經，地道叫做義，太陽稱爲陽德，月亮稱爲陰靈。講到那月亮的光氣，雖然比不上太陽，但是也能夠繼續太陽的光氣，照耀人間。況而月中還有一箇兔子，是陰精積成的，有一箇素娥，就是后羿的妃子飛昇的。每月朔日在東方，晦日在西方，都現出細細兒的一彎，這就是警戒人君過失的意思。有時候連一點光氣也沒有了，有時候仍復慢慢兒現出光氣來，這就是表示人君謙德的意。並且順着十二箇時辰，普照天下，又附着墨星約

時候，就要下雨，經過箕星的時候，就要發風，借這箇就可以知道氣候的改變。把三台的位置，和軒轅宮，都照得雪亮，發出光采來。古人凡是夢着月亮的，都得着興盛的朕兆，像漢朝元皇后，三國時候的吳夫人，就是最適當的證據了。當着秋天時候，地球表面的空氣，非常清澈，天上的雲，也都收斂着，連一片也沒有了。那時候洞庭湖中，初初有些兒小風波，樹木上的葉兒，略有些兒脫下來了，山頂上菊花，散出香氣來，江邊的鴻雁，發出哀聲來，那月兒當這箇時候，似乎清澈潔淨，加倍有精神了，連二十八宿和天河的光氣，都被它掩沒。祇見地面上，像雪花凝着似的潔白，天空中像鏡子浸在水中似的光亮。各處的宮觀，都像積着霜似的縞素，各處的階除，都像映着冰似的潔淨。於是君王心裏，就想厭棄白天的快樂，專喜歡夜間的宴飲，把歌舞的男女收拾在一起，把懸掛的鐘磬都解下來，離開燭房，走到月殿裏來。那時候就把很香的酒喝起來，把鳴琴調弄起來。這是多麼快樂啊！又如當着涼夜時候，微風吹着細竹，天然成一種音韻，那時親人不在左右，祇有羈客同孤子，一一進來了，遠遠兒聽着空中的鶴唳，和羌笛的聲音，於是就把絲桐撥弄，大家揀着好的歌曲，互相唱和，那林木間的天籟，和池沼中的波瀾，都能夠一時停止。這一番情感很是紆回曲折，應當寄託在什麼地方呢？還是對着皓月長歌吧！歌中說道：「美人已是去了，音信也久已不通了。雖是相隔在千里以外，但是究竟同着

這一箇月亮。現在朝着風，歎息一回，將來到什麼地方去休息呢？路途又這般遙遠，不可以越過，這怎麼辦呢？這箇歌詞，還沒有念完，那月亮就落下去了。於是滿堂的人，都改變顏色，皇皇然同着失落一件東西差不多。重復作了一箇歌道：『月兒既然落下去了，那露水也將要乾燥了，年歲已是不早，又沒有地方可以做一箇歸宿，但是過去的好日子，總可以還轉求的，現在不是很微薄的秋霜，沾着我們的衣上嗎？』陳思王聽了這兩箇歌詞，極口讚美，就教執事的官，上壽進璧，恭恭敬敬的帶在身邊，天天念了好幾遍，一點兒也不致厭棄。

**字。錘。句。鍊。法。** 一箇空空洞洞的題目，偏要說它實實在在，妥妥貼貼，自非詞華豐富，字斟句酌不可。但是一字一句，雖都從千錘百鍊中出來，卻不能露出絲毫勉強的痕跡，一定要純出自然，才能引人入勝。

### 恨賦

江

淹字文通六朝梁濟陽考城人仕齊頗以嚴肅著稱才思藻麗有江文通集

試望平原。蔓草縈骨。拱木歛魂。人生到此。天道寧論。只此數語已足沈痛引恨於是僕本恨

人心驚不已。直念古者伏恨而死。兩逗恨字至如秦帝按劍諸侯西馳。削平天

下。同文共規。華山為城。紫淵為池。雄圖既溢。武力未畢。方架鼃鼃以為梁。巡海

右以送日。一旦魂斷。宮車晚出。寫帝王若乃趙王既虜。遷於房陵。薄算心動。味

且神興。別豔姬與美女。喪金輿及玉乘。置酒欲飲。悲來填膺。千秋萬歲。為怨難

勝。寫列侯至於李君降北。名辱身冤。拔劍擊柱。弔影慙魂。情往上郡。心留雁門。

裂帛繫書。誓還漢恩。朝露溢至。握手何言。寫良將若夫明妃去時。仰天太息。紫

臺稍遠。關山無極。搖風忽起。白日西匿。隴雁少飛。代雲寡色。望君王兮何期。終

蕪絕兮異城。寫美人至乃敬通見抵。罷歸田里。閉關卻掃。塞門不仕。左對儒人。

右顧稚子。脫略公卿。跌宕文史。齋志沒地。長懷無已。寫才子及夫中散下獄。神

氣激揚。濁醪夕引。素琴晨張。秋日蕭索。浮雲無光。鬱青霞之奇意。入修夜之不

暘。寫高士或有孤臣危涕。孽子墜心。遷客海上。流戍隴陰。此人但聞悲風。汨起

血下。露裊亦復含酸。茹歎銷落。煙沈。寫遷客若乃騎疊迹。車屯軌。黃塵匝地。歌

吹四起。無不煙斷火絕。閉骨泉哀。已矣哉。春草萋兮。秋風驚秋風。罷兮。春草生。

綺羅畢兮池館盡琴瑟滅兮邱隴平自古皆有死莫不飲恨而吞聲以千古賢愚出飲恨兩字來悲壯沈痛言盡而餘恨無窮

【註解】拱木

(左傳)爾墓之木拱矣

歛魂(古萬里歌)萬里誰家地聚歛魂魄無賢愚

秦帝指秦始皇

諸侯西馳講諸侯併

入於

秦也同文共規(禮記)書同文

華山在今陝西華陰縣賈誼過秦論踐華為城

紫淵(司馬相如上林賦)紫淵經其北

龍鼉為梁

周穆王大起九師東至於九口架鼉鼉以為梁見(竹書紀年)

海右送日(列子)穆王駕八駿之乘乃西觀日所入

宮車晚出(史記)王禧謂范雎曰宮

車一日晏駕(韋昭註)凡勿崩為晏駕

者臣子之心猶謂宮車當駕而晚出也

趙王既虜(淮南子)趙王遷流於房陵思故鄉作山

北房縣隸襄陽道趙王遷即悼襄王之子幽繆王也

昧日(詩)士日昧且金輿

總衛以繁其飾

李君降北(漢書)武帝天漢二年騎

都尉李陵將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與單于戰兵敗降匈奴

拔劍擊柱(漢書)叔孫通傳)羣臣飲爭功醉或安呼拔劍擊柱

慙魂(晏子春秋)君子獨寢不慙於

上郡秦郡名今隸陝西榆林道及內蒙古鄂爾多斯左翼之地

鴈門郡名本戰國趙地秦置郡今山西舊代州寧武之

誓還漢恩(李陵書)欲如前書之言報恩於國主耳

裂帛繫書(漢書)蘇武傳)常惠教使者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繫帛書言武等在其澤中

露(漢書)李謂蘇武曰人

生如朝露何自苦如此

握手(潘岳)邢夫人誄)臨命相訣交腕握手

明妃明妃即昭君晉人以調可馬昭諱改稱明君亦稱明妃(琴操)

評註古文百法示範卷之四

一一三



五昭君者齊國王襄女也年十七獻元帝會單于遣使請一女子帝謂後宮欲至單于者起昭君喟然而歎越席而起乃賜單于紫臺漢天子之臺也搖風爾雅

暴風從下而上漢書凡望雲氣渤海代敬通東觀海記馮衍字敬通明亦曰扶搖風代雲之間雲皆黑按代即代州帝以衍才過其實抑而不用見抵

抵當作致字解說講致之於罪也漢書杜延年傳或抵其罪法閉關卻掃司馬彪續漢書趙壹疾不朝孫權恨

之士塞孺人禮記大夫脫略晉書謝尚傳脫略細行中散晉書嵇原傳康字叔夜其門妻曰孺人脫略講是任性不拘的意思與魏宗室婚拜中散大夫

東平呂安以事繫獄濁膠夕引素琴晨張晉書嵇康傳喝蕭索何遜詩孺子辭相證引遂復收康

就是庶子遷客海上前漢書蘇武傳匈奴乃徙武北海流戍隴陰前漢書婁敬傳婁就是

矜戶子會子每讀茹歎講要歎氣而又騎疊迹車屯軌講榮貴者車煙斷火絕王充論衡人之死也猶火之滅邱壠陶潛詩徘徊邱

火滅而灑不照人死而智不慧邱壠龍閣依依昔人居

【總評】將往古恨人恨事入情入理曲曲傳來一結尤痛恨悲涼淒婉欲

恨賦

絕天下儘多恨人讀此賦那得不盡情一哭

我們試朝着曠野中遠遠望過去，只見蔓生的草，把白骨圍繞着，合手的講木，把靈魂收聚着。因此想到一箇人，到了這箇地位，還有什麼天道可講啊？我本來是箇懷恨的人，瞧着這箇樣子，更覺得心裏別突別突的跳箇不住。於是就一直想到古時抱着愧恨而死的人了。譬如秦朝的始皇帝，他按劍一怒，那各國的諸侯，就西向來歸附，從此把天下削平，文字也統一了；於是將華山當做城子，紫淵當做池子。雄圖既然得遂，武力還沒有完結，正要想架着龍盤當做橋梁，巡視海西，觀看太陽進去的所在，想不到一忽爾死了。那朝中的臣子，還說是宮車沒有出來哩！又如趙王遷被擄去以後，就遷居在房地方，無論早晚，時常覺得心裏激動，既然同一生心愛的美人兒生別開，又把金玉飾成的車輛送給別人，有時備着酒，想借此解解悶兒，却不道悲痛的事情，一時都湊集攏來，把胸膛都填滿了，那裏還能夠把酒喝下去呢？這種怨氣，就足經過千秋萬歲，也終是銷不了的。又如李陵因為投降了匈奴，名譽也辱沒了，身體也冤屈了，有時想起失節的事情，就把寶劍拔出來，斫着柱子；日裏既覺得形單影隻，晚上睡覺的時候，連魂靈兒也覺得有些慙愧；所以身子雖然住居外國，可是他的心意，終究在上那雁門地方。因此時常把布帛裂開，修成書信，縛在雁足上，決計想報答漢朝的恩典。但是有一天，像早晨的露水忽然乾了，那時候把兩隻手負着，還有什麼話可說呢？又如王昭君去國時候，祇有

朝着天一路歎息，瞧着皇帝住居的紫臺，既然一天遠似一天，那往匈奴去應經過的關山，還是毫無窮盡的，有時路上忽而發起大風來，連白日也藏着不見了，那隴上的鴻雁，決不會飛到匈奴來，因此連書信也無從寄回去，祇得遠遠望着代州的雲，連顏色都瞧不清楚，在這一世裏，要想望見君王的齒，終究是沒有日子的，將來一定要把這箇身子死在外國了。又像馮敬通受罪以後，就此罷歸，甯里於是閉着關謝絕客人，塞着門從此不願意再出去做官，左邊對着他的夫人，右邊顧着他的孩子，在公卿間往往不拘小節，却天天喜歡在文史上研究研究，終究是抱着志願而死，使得人長時想念他，沒有停止的日子罷了。又如嵇中散下在牢監裏，神氣非常激激，晚上喝一杯酒，早上彈一曲琴，秋日的風景，本是很蕭索的，所以連浮雲也沒有光氣了，鬱着青霞的奇意，每每到了晚上就覺得時間很長，等不到天亮。此外還有孤臣孽子，時時流涕傷心，像蘇武的遷居海上，像婁敬的謫戍隴陰，這班人只要聽得悲風一起，就把血淚吊下來，連衣襟也都沾溼了；并且一生含酸茹歎，終究是成一箇泡影罷了。論到那些富貴的人們，馬匹和車輻，雖是很多，當他們出去的時候，塵埃飛了滿地，歌吹起於四方，總算是豪華極了，但是歸根結蒂，也免不了煙斷火絕，把骨頭葬在泥土裏，這真是無可如何的了。唉！春草雖是繁盛，但是一遇着秋風，就要黃落了，一等秋風罷了，春草却又仍復發生出來，綺羅完

畢了，池館又盡，琴瑟消滅了，邱壘又平。凡是從古的人們，總是免不了「一死」，差不多沒有一箇不飲恨而吞聲的啊！

輕描淡寫法。文字還有一種「輕描淡寫法」，用之於記事體裁，更加相宜。但是這種法子，並不是與平鋪直敘一樣。平鋪直敘，是毫無意味，使看的人生厭。輕描淡寫，是寫來毫不費力，却寫得栩栩有致，這就難能可貴了。

### 桃花源記

陶

潛小傳見曠達豪邁法

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爲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雅淡輕倩」忽逢桃花源，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如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源。林盡水窮，便得一山，山有小口，髣髴若有光，便捨船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髻，並怡然自樂。見漁人，乃大驚，問所

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設酒殺鷄作食。畫如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為具言所聞。皆歎惋。畫如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為外人道也。畫如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心細如髮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即遣人隨其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得路。飄飄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聞之欣然規往。未果。尋病終。後遂無問津者。密織

【註解】桃花源 湖南桃源縣南二十里有桃源山。山西南有桃源洞。一太元孝武帝年號。武陵

今湖南桃源縣。漁人 姓黃名道真。見李太守劉歆也。見陶潛長神後記。南陽南陽縣。劉子驥晉書隱逸傳。劉驥之字子

麟。南陽人。嘗採藥至衡山。深入忘返。見有一澗水。水南有二石。圍一園。閉一園。開水深廣。不得過。欲還失道。遇伐弓人。問徑。僥得還家。或說園中皆仙。靈方藥。諸雜物。麟之欲更尋。案終不復

知處矣

【總評】輕盈流利。恍惚離奇。讀之如飲良醇。如披畫圖。恍疑身入其中。極

## 淡描之能事矣。

### 桃花源記

晉朝太元年間，有一箇武陵地方的人，一生以捉魚爲業。有一天沿着溪邊把船搖去，一時就忘記了路途的遠近，忽爾到着一處地方，桃花樹非常之多，兩對岸長至數百步，就中連一株雜樹也沒有，並且有各種香草，很爲新鮮美發，落在地面上的桃花，非常之多。那捉魚的人見了，就覺得很爲奇怪，仍復把船向前搖去，心裏想要走完這箇桃花林。那桃花林直到河水發源地方，纔沒有了。就看見一箇山，那山裏卻有箇小小的窟窿，似乎有光線放出來。就此把船丟却，從這窟窿裏走進去。起先很覺得狹窄，單單祇有一箇人可走；再向前走至數十步，覺得地方就豁然開闊了，並且光線也非常明亮了。只見那箇所在，土地平坦而且廣闊，屋子也有了，並且有很好的田地，很美的池子。桑咧，竹咧，也都應有盡有。田間橫路直路，都可走得通。雞咧，狗咧，啼叫的聲音，各處都聽得見。那中間往來種作的男女，穿的衣服，一切同外面的人絲毫無二。老的人頭髮已變了黃的顏色，小的人垂着雙髻，自己都觉得異常快樂。忽然間見了這箇捉魚的人，就大大嚇了一跳，叫他從那兒來。那捉魚的人，卻不慌不忙，一一告訴他們。他們就邀請捉魚的人到家裏去，備了酒，殺了鷄，請他喫飯。一時風聲傳開去，凡是

村中的人們，聽見有這樣一箇人，統統都來打聽消息。據他們自己說，他們的土代祖宗，因為避秦朝時候的天下擾亂，就帶了妻子，和同縣的人們，來到這箇窮絕地方，不再想出去，因此就同外面的人們隔開了。他們一面問現在是什麼朝代，連漢朝都不知道，那魏朝和晉朝，當然更不必提起了。這箇捉魚的人，於是一樣一樣給他們說明。他們聽了，都覺得異常感概。於是村中餘多的人，各人又請捉魚的人到他們家裏去，都拿出酒食來，請他喫。直停了好幾天以後，捉魚的人，就辭別衆人要出去。當臨別的時候，村中人一齊叮囑他道：「我們這裏的話兒，請你出去以後，切不可跟外面的人說起啊！」那捉魚的人，既出窟窿以後，尋到自己的船，就依了原路出去，並且各處做了記號。直到府中，就跑到知府那邊告訴了這回的事情。那知府就派了人，叫捉魚的人做了向导，跟他去，心想依着前次的記號尋去，却不道迷迷糊糊，終究找不到原路了。那時候南陽地方，有箇劉子驥，是一箇極高尚的讀書人，聽見了這箇消息，就很高興，想親自走一遭。後來因事未能實行。過了多少時候，就生病死了。從此以後，就沒人去打聽這條路徑的人了。

**典雅濃郁法。**「典雅濃郁」是詞華豐富，而用意更當雅潔的意思。此種文字在六朝爲最盛，與「輕描淡寫」的法子，真所謂有異曲同工的妙。

答王績書

杜之松

唐博陵曲阿人仕隋為起居舍人入唐為河中舍人

辱書知不降顧。歎恨何已。僕幸恃故情。庶迴高躅。豈意康成道重。不許太守稱官。老萊家居。羞與諸侯為友。延佇不獲。如何如何。奇跡獨全。幸甚幸甚。情文想結廬人境。植杖山河。平聲林壑地之所豐。煙霞性之所適。蔭丹桂。藉白茅。濁酒一杯。清琴數弄。誠足樂也。此真高士。何謂狂生。風流瀟灑筆無纖塵僕憑藉國恩。濫尸貴部。官守有限。就學無因。延頸下風。我勞何如。茲因行縣。實欲祇尋。誠恐敦煌。孝廉守琴書。而不出酒泉。太守列鐘鼓。而空還。所以遲迴。遂攬轡也。僕雖不敏。頗識志前言。道既知尊。樂何足恃。豈不能正平公之座。敬養玄唐。屈文侯之膝。恭師子夏。雖齊桓德薄。五行無疑。雖夸故人。一來何損。典聽「喬皇蒙借家禮。今見披尋。微而精。簡而備。誠經傳聲去聲之典略。闔庭之要訓也。其喪禮新義。頗有所論。謹用條問。具如別帖。想荒宴之餘。為詮釋也。遲更知聞。疏而不漏杜之松白。



【註解】王績

唐太原祁人字無功隋末為六合丞棄官歸種黍稷藥釀酒自供武德時待詔門下省官給酒一斗飲至五斗不亂自號五斗先生著有東臯子集三卷

幸恃故情二句

言己之初心望君迴迹也

康成二句

鄭玄字康成大將軍袁紹總兵冀州遣使要玄大會賓客玄最後至乃延升上坐時應劭在座

因自贊曰故太山太守應仲遠北面稱弟子何如玄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闕劭有慚色見後漢書鄭玄傳

老萊二句

高士傳老萊子者楚人也

耕於蒙山之陽人或言於楚王王於是駕至萊子之門萊子方織春王曰守國之政孤願煩先生老萊子曰諾王去其妻樵遊曰子許之乎老萊子曰然妻曰妾聞之可食以酒肉者可隨而

鞭極可擬以官祿者可隨而鐵鉞妾不能為人所制者

貴部州刺史也結廬人境陶潛詩

在人境而無車馬喧之句

敦煌二句

晉書隱逸傳汜騰字無忌敦煌人也舉孝廉除郎中後去官還家太

守張闕造之閉門不見杜門灌園琴書自適張軌徵之為府司馬騰

曰門一杜其可

酒泉二句

晉書隱逸傳宋纖字令艾隱居於酒泉南山酒泉太守馬震攬

開乎固辭之

高尙之士也具威儀鳴鏡鼓造焉纖高樓重閣拒而不見

正平公二句

孟子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按亥唐晉賢人也平公造之唐言入公乃入言

轡攬轡顯石室而廻輪

張協七命臨重岫而

正平公二句

史記孔子弟子傳卜商字子夏孔

齊桓二句

五行事見管子大匡篇蓋齊桓公五

坐乃坐言

屈文侯二句

子既沒居西阿教授為魏文侯師

齊桓二句

五行事見管子大匡篇蓋齊桓公五

次聽從管仲之計而見諸施行者也按隱以齊桓自比以

食乃食也

屈文侯二句

子既沒居西阿教授為魏文侯師

齊桓二句

五行事見管子大匡篇蓋齊桓公五

管仲比王謂己雖德薄苟有教言亦能聽從而無疑也

唯夸二句

范睢字叔魏人須賈為

魏昭王使于齊睢從焉

次聽從管仲之計而見諸施行者也按隱以齊桓自比以

管仲比王謂己雖德薄苟有教言亦能聽從而無疑也

唯夸二句

范睢字叔魏人須賈為

魏昭王使于齊睢從焉

次聽從管仲之計而見諸施行者也按隱以齊桓自比以

管仲比王謂己雖德薄苟有教言亦能聽從而無疑也

唯夸二句

范睢字叔魏人須賈為

齊襄王賜離金及牛酒賈以離爲持魏陰事告齊歸告魏相魏齊齊乃僇辱離幾死離變姓名爲張祿亡入秦相秦昭王魏使賈于秦離微行敝衣見之賈憫其寒取一綈袍爲贈旣而相偕至秦相府離詭言我爲君先入通於相君賈久之姓知見賈因門下人謝罪離乃盛帷帳列侍從見之歎其罪且言公得無死者以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耳按專載史記范離傳文言夸者以離之盛帷帳列侍別帖猶言別紙也荒宴顏延之詩有韜精日沈飲誰知非荒宴句銓釋對於條問而衡遲待從爲夸示須賈也

【總評】連典雅切設詞鮮豔置之南北朝文幾亂楮葉。

### 答王績書

承你寫給我一封信，知道你不願意到我這兒來。我又歎又恨，那裏能夠一時停止啊！我以為像你這樣老朋友的情致，總是一定能夠請得到你很高潔的足跡了，那裏知道鄭康成的道德很高尚，不許太守自稱官銜，老萊子情願住在冢裏，不樂意跟諸侯結朋友。所以我等你不來，委實是沒有法子啊！因而想到你獨獨能夠保全奇異的踪跡，實在是再好沒有了。想你蓋了屋子在這世間住着，攜了手杖在山間行走，樹林咧，山谷咧，是你住着的地方所最多的；煙咧，霞咧，是你的性情所最合意的。有時把桂花樹做了覆蓋，把白茅草做了坐墊，天天喝了一杯溷濁的酒兒，彈了幾曲清越的琴兒，真可算得快樂極了。這種行逕，實在是箇高尚的讀書人，怎麼可以叫你狂妄的書生呢？我靠着國家的

恩惠，並沒有什麼學問，却做了你們這裏的官，衙門裏的事情，雖然有限得很，但是求學問的機會，却一點兒都沒有，天天伸着脖子在你的下風，你想我心裏多麼苦痛啊！前次因為巡行各縣，實在要想來找你，但是恐怕你看了敦煌孝廉的樣子，守着琴書，不肯出來，弄到我像酒泉太守一樣，終至於擺着鐘鼓，白跑一趟，所以想來想去，終是不妥，就拉了韁繩回去了。講到我的做人，雖然算不得十分聰明，但是也略略記得些古人的說話，既然知道尊重有道德的人，那區區虛榮又何必希奇？我難道不能夠設了晉平公的座位，敬敬重重供養亥唐，屈了魏文侯的兩膝，恭恭敬敬用師長的禮節去接待子夏嗎？雖然我的德器薄得很，同齊桓公一樣，但是對於管子的話，五次聽來，五次聽從，毫沒有疑惑。又如范雎對於老朋友，雖不免過於夸耀，但是請須買來一趟，也沒有什麼損失啊！承你借給我的家禮，現在方纔閱看，但覺得書中所說，細微而且精密，簡潔而且完備，實在可算得聖經賢傳的典略，闡房和家庭的要訓了！就中對於喪禮新義，略有些討論，現在一條一條的寫在別紙上，想宴飲以後，倘有餘暇，定能一一替我酌量解釋的。待後日如有所見，當再行告訴你。杜之松白。

**白描觀音法。**畫家有「白描觀音法」，就是不用彩色，畫成觀音的像。初看

雖似乎淡而無味，實則比用彩色畫的，要難上十倍哩！講到做文章，却也

有這種法子。當落筆的時候，必須把所有濃詞麗句一概掃除淨盡，然後用淡筆輕輕寫上幾句。在俗人眼光，雖然不知道它的好處，但是一經明眼人見了，就彷彿同太羹元酒一般，其味無窮了。

### 君山月夜泛舟記

吳敏樹

字南屏，清湖南巴陵人，官瀏陽訓導，著有《祥湖文集》十二卷。

秋月泛湖遊之上者。未有若周君山遊者之上也。不知古人曾有是事否。而余平生以爲勝期。嘗以著之詩歌。今丁卯七月望夜。始得一爲之。題前布置。初發棹。自龍口向香鑪。月升樹端。舟入金碧。偕者二僧一客。及費甥坡孫也。南崖下魚火數十星相接。續而西。次第過之。小船撈蝦者也。開上人指危崖一樹曰。此古樟。無慮十數圍。根抱一巨石。方丈餘。自郡城望山見樹影獨出者。此是也。然月下舟中仰視之。殊不甚高大。余初識之。客黎君曰。蘇子瞻赤壁之遊。七月既望。今差一夕爾。余顧語坡孫。汝觀月不在斗牛間乎。因舉誦蘇賦十數句。又西

出香鑪峽中少北。初發時風東南來。至是斜背之水。益平不波。見灣疇思可小泊。然且行過觀音泉口響山前也。相與論地道通吳中。或說有神人金堂數百間。當在此下耶。夜來月下山水寂然。湘靈洞庭君恍惚如可問者。又北入後湖。旋而東。水面對出燈火光。岳州城也。雲起船側。水上滃滃然。平視之。已作橫長狀。稍上乃不見。坡孫言一日晚自沙觜。見後湖雲出水。白團團若車輪巨甕狀者十餘種。卽此處也。然則此下近山根。當有雲孔穴耶。山後無居人。有棚於坳者數家。洲人避水來者也。數客舟泊之。皆無人聲。轉南出沙觜。穿水柳中。則老廟門矣。志稱山七里有奇。以余行緩。似不翅也。旣泊。乃命酒肴。以鷄子苦瓜拌之。月高中。天風起。浪作劇飲。當之各逾本量。超上人守葷戒。裁少飲。噉梨數片。復入廟。具茶來。夜分登岸。別超及黎余四人。尋山以歸。明日記。

【注解】君山

一名湘山在湖南岳陽縣西南洞庭湖中。正對岳陽樓因湘君曾於此游處故名。

赤壁

山名有二一在湖北嘉魚縣東北江濱卽周瑜與劉

備大破曹操處一在湖北黃岡縣城外宋

赤壁曾兩遊其地誤以爲卽前之赤壁

奇岸也 湘靈洞庭君皆神名

【總評】不拘拘於文法。信手寫來。自成逸響。讀之第覺清空一氣。疑非食人間煙火者所作。

### 君山月夜泛舟記

當秋天的時候，在湖裏泛舟，本來是遊覽中最有趣了，但是還沒有像周遊君山的有趣哩！不知道古人曾經有過這種的事情嗎？但是我生平就把這件事情，當做一種極有興致的期望，時常把它著在詩歌上。直到了丁卯年七月十五那一夜，方才去玩了一趟。初次動身，從龍口向着香鑪峽，那時候月亮已昇到樹上，船搖入金碧中。同行的人，兩箇僧人，一箇客人，還有姓費的外甥，名字叫做坡孫。南方山壁下，有漁船燈火好幾十點，相接而西，一點一點的過去，這都是小船撈蝦的。開上人指着危崖上一棵樹說道：『這棵老樟樹差不多有十幾圍，根部抱着一塊大石頭，方一丈闊外，從府城望着山上，看見有一箇樹形獨出的，就是這箇了。但是在月亮下，從船中抬着頭看起來，委實也不見得十分高大。』我到那時候，方才認識它。姓黎的客人說道：『從前蘇子瞻游玩赤壁，是在七月望後那一天，現在不過差得一夜天罷了。』我就回頭對着坡孫說道：『你看那月亮，不是剛巧在北斗和牽牛星的中間嗎？於是就把蘇子瞻的赤壁賦背誦了十幾句，重復向西出香鑪峽中，略略往北一點兒。初

次發棹的時候，風從東南來，於是斜背的水，更加平靜，連一點小波浪也沒有。偶然看見了一箇灣曲的水岸，心裏正想到那邊去稍稍停泊一回，但是那條船，不知不覺的已經過觀音泉口，響山前了。於是大家論這兒有箇地道。有人說直通江蘇太湖的洞庭山。還有人說湖底下有神人金堂好幾百間，難道就在這兒的底下嗎？在夜間月亮的下面，山和河連一點兒聲響也沒有，湘靈和洞庭君，恍恍惚惚，似乎可以同它相問答的。重復向北入後湖，折轉向東，水面對出燈火的光來，這就是岳州城。那時候有雲氣發生在船邊水上，一忽爾已是滌滄然，從平面看過去，已作橫長的樣子，稍微高一些兒，就看不見了。坡孫說：『有一天晚上自沙嘴上望見後湖，雲從水上生出來，白圍圍有像車輪的，有像大鱷的，差不多有十幾種，就是這箇地方。』那麼這箇底下，一定同山根相接近，應該有雲的窟窿哩。山的後面，沒有居人，祇在山坳裏，有搭着棚子住的人家好幾家。這都是洲人，因為避水搬到這兒來的。有幾條客船，停泊在這兒，都是沒有人聲的。於是向南轉過去，出了沙嘴，穿過水柳中，就是老廟門了。君山志稱山的周圍，大概七里有零，因為我們的船走得很緩，似乎不止這一點兒呢。於是把船泊好了以後，就把酒肴拿出來，取鷄子同苦瓜拌了一拌。那時候，月亮已是很高，剛正在天中，風也起來了，浪也發作了。我們幾箇人，拚命喝酒來抵當它，因此都過了本量。超上人因為守着葷戒，稍微喝點兒

酒。并且喫了梨數片。重復入廟喝茶。到半夜方才登岸。別了超上人同姓黎的客人。我們四箇人，就尋着山路歸家。到了明天，就做了一篇記文。

質而不俚法。講到文章兩箇字的解說，本來是含有文采的意義，所以凡是古來有名的文章，一定要堆砌詞藻，採用古典。但是論到古文，却有時候喜歡樸樸實實說幾句，越是古質越好，不過切不可陷於鄙俗罷了。這就叫做「質而不俚」也是做文章家所不容易造到的境地啊。

### 書楊氏婢

梅曾亮小傳見結句醒題法

楊氏之寡妾。以貧故不安於室。嫁有日矣。未嫁前一夕。呼其婢不應者三。怒曰。汝我婢也。何敢如是。婢晒曰。我楊氏婢耳。汝今誰家婦者。曰。我婢也。婢主婢口角神情。妾方持剪刀落於地。起環走房中。至天曙。呼其婢曰。汝今竟何如。吾復爲爾主矣。婢叩頭泣。妾亦泣。竟謝媒妁不行。寫得有聲有色後將嫁其婢。婢曰。人以我一言。



故忍死至今。我亦終不去楊氏門。亦不嫁。妾之夫楊勤恪公錫紱子也。反應前文是文章法

有義法

【注解】

哂謂微笑也

楊勤恪公錫紱

字方來號蘭晚清江西清江人雍正五年進士累官吏部尚書漕運總督加太子太保少年時篤嗜宋儒

書居官時所至有政聲著有漕運全書卒諡勤恪

【總評】敘事簡而得當中。閒述楊氏婢數語。悃悃無華。求之古人著述中。殊不多得。

### 書楊氏婢

楊家的孤孀小老婆，因為家裏窮的緣故，不能夠安安耽耽住在家裏，出嫁的日子，已經定奪了。當伊沒有出嫁的前一天晚上，喊伊丫鬟，那知道接連喊了三次，總是裝着沒有聽見，不去睬伊。於是就發起怒來說道：『你是我的丫鬟呀！怎麼敢這樣沒有道理呀！』那丫鬟聽了伊主子的話，微微的笑着，說道：『我是楊家的丫鬟哩！你現在是那一家老婆啊！還要說是我的丫鬟！我的丫鬟！』在這箇當兒，那小老婆手裏拿着的剪刀，剛巧落在地上，就立刻起來，在房中走來走去，兜了好幾箇圈子。

一直到了天明，重復喊伊的丫鬚道：『你如今究竟怎麼樣了？我仍復做你的主子了。』那丫鬚聽了這話，就把頭叩着哭了。那小老婆亦陪着一同哭了。就此竟把媒人謝絕，不再嫁人了。過了好幾年以後，將要把伊的丫鬚嫁給人家，那丫鬚說道：『人家爲着我的一句話，所以熬着痛苦，直到了如今，我也應該一生一世，不可以離開楊家的門戶才是。』從此也不嫁人了。那小老婆的丈夫，就是楊勤恪公錫綬的兒子。

詼諧點染法。文字有以遊戲筆墨而點染風華者：這種叫做「詼諧點染法」。但是雖則出以遊戲筆墨，一定要整頓全神，到這筆頭上，不可因其爲遊戲也，而放鬆一步。因爲這種法子，純在於布局緊否，以定優劣。

### 毛穎傳

韓

愈小傳見避  
熱就生法

毛穎者，中山人也。其先明眎，與視同。佐禹治東方土，養萬物有功，因封於卯地。死爲十二神，嘗曰：吾子孫神明之後，不可與物同當吐而生。已而果然。明眎八世

孫臏。世傳當殷時。居中山。得神仙之術。能匿光使物。竊姮娥。騎蟾蜍入月。其後代遂隱不仕云。居東郭者曰魏。狡而善走。與韓盧爭能。盧不及。盧怒與宋鶻謀而殺之。醢其肉。秦始皇時。蒙將軍恬南伐楚。次中山。將大獵。以懼楚。召左右庶長與軍尉。以連山筮之。得天與人。文之兆。筮者賀曰。今日之獲。不角。不牙。衣褐之徒。缺口而長鬚。八竅而跌。居獨取其髦。簡牘是資。天下其同書。秦其遂兼諸侯乎。遂獵。圍毛氏之族。拔其豪。載穎而歸。獻俘於章臺宮。聚其族而加束縛焉。秦皇帝使恬賜之湯沐。而封諸管城。號曰管城子。日見親寵任事。不黏穎爲人強記而便敏。自結繩之代。以及秦事。無不纂錄。陰陽卜筮占相。醫方族氏。山經地志。字書圖畫。九流百家。天人之書。及浮圖老子外國之說。皆所詳悉。又通於當代之務。官府簿書。市井貨錢注記。惟上所使。自秦皇帝及太子扶蘇。胡亥。丞相斯。中車府令高。下及國人。無不愛重。又善隨人意。正直邪曲。巧拙一隨。其人雖後見廢棄。終默不洩。惟不喜武士。然見請亦時往。累拜中書令。與上益狎。上嘗呼爲中書君。上親決事。以衡石自程。雖宮人不得立左右。獨穎與執燭者常

侍上休方罷。穎與絳人陳玄弘、農陶泓及會稽褚先生、友善相推致。其出處必偕。上召穎二人者，不待詔，輒俱往。上未嘗怪焉。俯拾後因進見，上將有任使，拂拭之，因免冠謝。上見其髮禿，又所摹畫不能稱去聲。上意上嘻笑曰：「中書君老而禿，不任吾用。吾常謂君中書君，今不中去聲書耶？」對曰：「臣所謂盡心者焉。因不復召歸封邑，終於管城。其子孫甚多，散處中國、夷狄，皆冒管氏。惟居中山者能繼父祖業。」如敦家珍淵源有自

太史公曰：毛氏有兩族。其一姬姓，文王之子，封於毛，所謂魯衛毛聃者也。戰國時有毛公毛遂，獨中山之族，不知其本所出。子孫最蕃昌。春秋之成，見絕於孔子，而非其罪。及蒙將軍拔中山之豪，始皇封之管城，世遂有名。而姬姓之毛無聞。穎始以俘見，幸任使，秦之滅諸侯，穎與有功，賞不酬勞，以老見疎，秦真少恩哉。餘音縉梁

【註解】毛穎

穎本是禾的苗引伸開來為尖銳之末之義蓋喻筆也

中山

(方輿勝覽)宣城縣有中山一名獨山有白兔世傳為筆精妙

（禮記）兔 東方土 寅卯為東方 卯地 俗傳十二生肖屬兔所以當吐而生（博物志）

孕口中吐子故也 兔（唐韻） 匿光使物 隱形的法術也講隱匿於 竊垣娥騎蟾蜍入月

垣娥夏時后羿之妻竊不死藥食之奔於月中為垣娥古神話也蟾蜍三足的蝦蟆也古時云 月中有蟾蜍文中講兔私偷垣娥騎蟾蜍而入月之中也（易乾鑿圖）月三日成魄八日成光

蟾蜍體就穴鼻始萌穴鼻 居東郭者曰窺（說文）狡兔曰窺（戰國策）淳于髡謂齊王曰 兔也又（論衡）月中有兔

也韓盧逐東郭繆環山者三騰 宋鵠（廣雅）殷虞晉葵楚茹 醢也 蒙將軍恬（史記）始 山者五兔極於前犬疲於後 黃韓盧宋鵠皆犬屬

與太子扶蘇築長城 左右庶長 秦的官爵分十一級商鞅所立的制 軍尉 軍中的 活取中山兔毫造筆 度也十曰左庶長十一曰右庶長 軍尉 尉史也 連山

易經有三種名目夏時名叫連山 不角不牙 兔無角與犬齒所以叫做不角不牙按 般時名叫歸藏周時名叫周易 犬齒在門齒之旁上下四枚一名虎牙缺口

兔的上唇甚厚中有 八竅（埤雅）咀嚼者九竅而 跌 盤腿而坐也 髦 髮到眉毛 簡牘 就是書信 裂縫上達於鼻管也 胎生獨兔雌雄八竅 坐也 髦 髮到眉毛 簡牘 就是書信

簡木牒叫做牘都是沒 同書（禮記）書同文講天下 章臺 秦始皇的宮名管城 筆有管所以借此 有紙以前的書具也 之書因是而統一也 章臺 秦始皇的宮名管城 以為筆的封邑按

唐河南道鄭 結繩（易繫辭）上古結繩而治鄭康成注 族氏 就是 九流（漢書）凡儒道陰 州有管城 結繩云事大大結其繩事小小結其繩 族氏 就是 九流（漢書）凡儒道陰

州有管城 結繩云事大大結其繩事小小結其繩 族氏 就是 九流（漢書）凡儒道陰

農為九流扶蘇長子也胡亥始皇的少子就是二世也斯就是李斯中車府令高趙高為中車府令秦的官名掌乘輿路車者中

書令本是秦朝的官名此文假作筆的官名諱其適用於書也衡石自程史記始皇本紀天下之事無大小皆決於上至以衡石量書日夜有程不中程者不得休息按衡稱程石稱鍾所有文書以衡石稱之日夜都有一定的程限也絳人陳玄講墨也墨貴乎陳而色黑所以叫做陳玄按漢唐時易路之間製墨有名所以叫做

絳人弘農陶泓講硯也硯的積水處曰泓會稽褚先生講紙也按漢有褚先生名少孫史記索隱云梁相褚大弟之孫宣帝時為博士寓居沛事大

儒王式故號先生續太史公書文中特假用之按會稽雨字為會計諧音的意思褚為沛人並非真是會稽人也魯衛毛聃四字都是國名見左傳臣所謂

盡心者就是鞠躬盡瘁的意思筆頭秃則心盡文中假用之也毛公毛遂毛公是信陵君的門客毛遂是平原君的門客春秋之成兩

句杜預左傳愈春秋絕筆於獲麟

【總評】看是游戲筆墨而通篇旁證博引絲絲入扣殆坡老所謂嬉笑怒罵皆成文章者歟

毛穎傳

毛穎是中山的人氏他的祖宗叫做胡視曾經幫助禹王治理東方土地長養萬物着實有些功勞因

評註古文百法示範卷之四

一三五

此就封在卯地。死後就做了十二神。他時常說道：『我的子孫，是神明的後代，不可以同別種東西一樣的。他們的生產，應該從嘴裏吐出來。』後來果然依着他的說話。明視第八代孫子，叫做鬻；據世間傳說，當殷朝時候，住在中山，得着神仙的法術，能够把他的身體藏着，不給人家看見，指揮各物，聽他的使喚，私偷姮娥，騎着蟾蜍，跑到月宮裏去。他的後代，就此隱居不做官了。住在東郭地方的，叫做鬻，非常狡猾，而且走得極快，常跟着韓盧競爭。韓盧走他不過，因此就發起怒來，和宋鶻一同商量，就把他謀死了，並且把他剝成肉醬。秦始皇的時候，蒙將軍恬，向南邊征伐楚國，駐軍在中山地方，將要大大的出一回獵，去恐嚇楚國，召集左右庶長和軍中的尉吏，拿着連山來卜課，得着天賜給人文的兆頭。卜課的人賀喜道：『今天所得着的，不是出角的，也不是長牙的，穿着寬大的衣服，嘴唇兩邊裂開，鬚鬚長得長長兒的，生着八箇的轎車，盤着腿坐着，獨取他的毛，在書信上很有用處。天下的文字，就此可以統一。秦國或者將要因此就兼并諸侯哩！』遂打獵圍困毛氏的族，拔他的豪，載着毛穎而歸，獻俘虜在章臺宮中。把他的族人聚在一起，拿繩子縛起來。秦國的皇帝，又差蒙恬賜給毛穎湯沐邑，封他在管城地方，號叫做管城子。天天親信寵愛，教他辦理各種機要事務。毛穎的做人，記性極強，而且便利敏捷，自從古時結繩時代起，以及秦國的事情，沒有一件不記載的。此外像陰陽，卜筮，占候，相

面，醫藥，方書，姓氏，山經，地志，字書，圖畫，九流，百家，天人的和僧家，道家，外國的說頭，沒有一樣不詳細明白。並且通達當代的事務，官廳上的簿冊公文，市井間的錢幣登記，倘皇上有所差遣，沒有一樣不合他意思。自從秦國皇帝，以及太子扶蘇，胡亥，丞相李斯，中車府令趙高，下至於全國的人民，沒有一箇不愛重他。并且善於隨人意，思或正直，或邪曲，或巧或拙，都隨其人的意思而定。雖然到後來免不了給人廢棄，但是終身默默無言，不肯洩漏人家的機密。祇有同武人不大說得上；但是去請教他，也時時去見他。曾經做過中書令的官，跟皇上更加親密了。皇上常常喊他叫中書君，並不叫他的名字。皇上每親自判斷事情，拿稱桿和稱錘稱了，做箇一定的程限，就是官人們，也不能夠站在左右，祇有毛穎和拿燭的，常常服侍在旁邊。等到皇上休息了，方才散去。毛穎管跟着絳州陳玄，弘農陶泓，會稽褚先生，做朋友很要好，互相推薦。他們出去做事，或是隱居，一定總是在一起的。皇上叫毛穎去，他們三箇人，也來不及等待皇上的命令，就一塊兒進去了。皇上也並沒有一次怪他們的。後來因事情去進見，皇上將有一種事情委任他去做，偶然一拂拭間，毛穎就把帽子脫了謝罪，皇上瞧着他的頭髮，已經禿了，並且他所摹擬籌畫的，也不能隨着皇上的意思，皇上於是笑道：『中書君！你的年紀老了，頭髮也禿了，不能夠供我的使用了。我往常說你可以供給寫字的用途，你如今竟不能供給寫字的



用途嗎？」毛穎答應道：「臣所謂已經盡我的心力了。」從此以後，就不再召見，回到自己的封邑去，終其身在管城的地方。他的子孫很多，散住在中國外國的地方，都冒姓管氏，祇有住在中山的，能夠繼承他祖宗的事業。

太史公說道：「毛氏有兩族，一箇姓姬，就是周文王的兒子，封在毛的地方，所謂魯衛毛昭的是了。到了戰國的時候，就有箇毛公和毛遂。祇有這中山的族分，不知道他根本所從出；他的子孫極繁盛。春秋著成以後，被孔子所絕，却並不是他的罪名。等到蒙將軍拔取中山的豪傑，秦始皇封他在管城地方，遂有大名望在這箇世間，那姓姬的毛，反而默默無聞了。毛穎起先以俘虜得見寵幸，並得任用，秦國所以能夠吞滅六國，毛穎着實有些功勞在這裏面。到了後來，所得的爵賞，不足以酬他功勞，因為年紀老了，就被疏遠。那秦國真可以算得太沒有恩典了。」

取材小說法。我們平時擊着一本正言莊論的書來看，往往不及終卷，就

覺得奄奄欲睡，倘若是換了一本有趣味的小說，就巴不得看了一篇，再有一篇。這是甚麼緣故啊？因為一箇沒趣味，一箇有趣味罷了。做文章的事情，雖然和做小說完全不同，但是一味兒說道學話，那就滿紙上裝滿

了陳腐的氣，那能夠引人入勝呢？從前曾文正公論文章的妙處，說一種是閑適的趣，一種是詼諧的趣。其實講到閑適的趣，全從學養得來，一時恐不容易造到這箇境界，至於詼諧的趣，祇要會使弄狡獪筆墨，不致與人情相背而馳，就得了。古來文人，善於詼諧的，要算韓昌黎了。此外像柳宗元和歸有光，侯方域等，也着實詼諧奇特，含有小說的意味。現在且先把侯方域的文章，選了一篇，做箇榜樣。

### 郭老僕墓誌銘

侯方域

小傳見根據發議法

郭老僕死。而葬於城北之金家橋。其主人爲誌其墓而銘之曰。老僕名尙。十八歲。事余祖太常公。方司徒公少。而應秀才試。以及舉孝廉。登進士第。老僕皆身從之。司徒公仕而西。抵秦涼之塞。南按黔方。北盡黃化。居庸邊鎮上。老僕皆從。司徒公嘗道經華山。攀厓懸洞。而涉其巔。老僕則手挽鐵索從焉。寫老僕隨從司徒公却分作三

項寫法。華山老道士年百八十歲矣。謂司徒公曰。公貴人也。然生平豐於功業。齋於福用。當腰圍玉而陪天子飯。此後一月難作。凡有五大難。過此壽可毫毫。此僕當濟公於難者也。幸善視之。預爲後文伏線然老僕殊不視事。司徒公嘗遣視南浦之墅。久之所司皆荒失。命人迹之。則老僕自携琵琶與一婦人飲於鹿邑之城門樓。司徒公怒斥之。不使近。戊辰赴官京師。老僕固請從。至則日酣飲於城隍市。司徒朝所命。老僕暮歸醉而盡忘之。司徒公怒而罵。老僕則倚壁而鼾。鼾聲與司徒公之罵聲更相間也。積二歲以爲常。後老僕殊不視事一句寫老僕荒怠如畫是文章反跌法司徒公爲烏程相。所構下獄。顧謂諸僕曰。爾輩皆衣食我。今誰當從乎。老僕涕涕拜於堂下。司徒公熟視曰。嘻。爾豈其人耶。老僕前曰。主人盛時安所事。老僕亦酣醉耳。今老僕且先犬馬死。主人又患難。豈尙不盡心力。主人不憶老道士言乎。自此不飲酒。亦不與其家相通。從司徒公於獄者七年。烏程相與韓城相相繼秉政。皆苛深。託諸緹校。調察在事士大夫。親朋奴隸。往往避匿去。老僕嘗衣敝衣。星出月入。以事司徒公。本段正寫老僕之忠誠儻有逸趣初燕女有姚氏者。數嫁不終。饒於

財。每曰。我當嫁官人耳。老僕乃僞爲官人娶之。日取其財。易酒食。交懽諸緹校者。故得始終不及於難。後姚氏察知其僞。大哭。罵老僕。手提其耳。齒其面上。痕常滿。及司徒公出視師。乃以老僕爲軍官。冠將軍冠。服將軍服。以見姚氏。姚氏則大喜。着此一段愈覺全篇文氣生動活潑。因其談諧有奇趣。極似小說中之材料耳。老僕入謝司徒公曰。老僕嗜飲酒。今七年不飲酒。此後願日夜倍飲酒。以償之。久之。飲酒積病。遂死。年五十七。始以酒老僕有四子。其次嘗犯軍法。當死。諸大帥卜從善等。羅拜司徒公。非願公緹法。乃軍中欲請之。以勸忠義也。當是時。郭老僕之名播兩河云。揭出忠義二字。始以

汝士大夫之師。而乃居於奴。奴乎。奴乎。奴尙則有。士大夫卒無。

【註解】 耄耄 八十九十日曰耄。睡時由鼻發聲也。 緹校 緹謂緹騎。校謂校尉。皆司獄之官。

【總評】 叙郭老僕一生事迹。始以飲酒。怠荒職務。中因戒酒。脫主人於難。最後又以飲酒過量致死。始終不脫一酒字。具徵線索分明。中間又夾一

段老僕詭娶姚氏女事更覺詼諧有奇趣。

郭老僕墓誌銘

郭老僕死了以後，就葬在城北的金家橋。他的主人，就替他做了一篇墓誌銘。說道：老僕的名字叫做尚。十八歲的時候，來服侍我的祖父太常公。當司徒公少年時，去考秀才，和考舉人，考進士，都是老僕親身跟去的。後來司徒公做了官，向西邊直到了秦州涼州的邊塞，向南邊巡按貴州，向北邊一直到黃化和居庸關的邊鎮上，老僕也沒有一次不跟着。有一次司徒公路過華山，兩手攀着石壁，把身子掛在石洞外，方纔能夠走到山頂上，老僕就用手挽着鐵索跟去。華山上有箇老道士，年紀已經一百八十歲了，他對着司徒公說道：『公是一箇貴人，但是生平功業，雖然很是偉大，那福氣却不大好。應該腰間圍着玉帶，陪着皇帝喫飯。從此以後，一過月中間，災難就要發作了。一定要經過五箇大災難以後，就可以享壽八九十歲。這箇底下人，應該教你出險，請你好好兒照顧他吧！』但是老僕一點兒也不肯做事情。司徒公有一次派他到南浦別墅裏去照顧照顧，過了許多時候，他應該做的事情，都荒廢不做。司徒公又派人去考察情形，想不到老僕竟自己拖着琵琶，同一箇婦人在鹿邑的城門樓上喝酒。司徒公那時候發火極了，就把他罵了一頓，不教他親近。戊辰那一年，司徒公到京裏去做

官，老僕一定要跟着一起去。到得京城以後，就天天在城隍市喝醉了酒。司徒公早上所教他做的事，老僕晚上回來，因為喝醉了酒，就統統忘了。司徒公於是發起火來罵他。他就靠着牆壁，呼呼的睡着了。那呼呼睡着的聲音，還是同司徒公罵的聲音，互相答應哩。這樣的情形，一直過了二年，差不多常常如此的。後來司徒公給烏程相國所構陷，下在牢監裏，對着許多僕人說道：『你們平時都喫了我的飯，穿了我的衣服，現在那一箇應該跟着我到牢監裏去呢？』那時候郭老僕就淌着眼淚，跪在堂下。司徒公仔細一看，說道：『咦！像你這樣的人，難道也配做這種事情嗎？』老僕向前說道：『當主人鼎盛的時候，本來用不着老僕，所以老僕也不過天天喝喝酒罷了。如今老僕年紀也老了，差不多將要死了，主人又剛遇着患難，那兒可以不盡點心力呢？難道主人竟忘了華山老道士的說話嗎？』從此以後，不喝酒，也不再到他家裏去，就跟司徒公走進牢監裏。一直經過七年的長久，烏程相國和韓城相國，前後當國，都是非常深刻的，時常託管理牢監的小官兒，探聽犯事的士大夫。因此親戚朋友和奴隸們，往往避開躲開，不敢去訪問，祇有老僕一箇人，時常穿着破舊的衣服，早上出來，晚上進去，來服侍司徒公。當司徒公還沒有下在牢監以前，北京有一箇女人姓姚的，嫁了好幾次，終是不能到底，但是伊的財產，却很是充足，每每說道：『我的命裏，應該嫁一箇做官的人。』老僕就假裝

了一箇做官的人，去討伊回來。天天拿了伊的錢，買些酒食，請這些管理牢獄的官吏喫喝。所以司徒公，始終沒有受着監獄中的苦難。後來姚氏知道他是簡假的，就大哭起來，並痛罵老僕，把手提着他的耳朵，把牙齒咬着他的臉子，所以他臉子上的痕，時常很多。等到司徒公復了官，出去帶兵，就派老僕當了一名軍官，於是帶着將軍的帽子，穿着將軍的衣服，再去見姚氏。那姚氏就大喜過望。於是老僕進去謝司徒公說道：『老僕生來喜歡喝一杯酒兒。現在已經有七年不喝酒了，從今以後，情願多喝點兒酒，來賠償他。』後來因為喝酒過多，成了一種病，並且就此死了。年紀只得五十七歲。老僕有四箇兒子。他的第二箇兒子，有一次犯了軍法，應當處死，有好幾箇將官，像卜從善等，統統朝着司徒公跪拜說道：『並不是請公屈法徇私，委實是軍中要請求公把他饒了，借這箇可以激勸忠義哩！』當那箇時候，郭老僕的名字，凡是兩河的人士，沒有一箇不知道他的。銘詞說道：——

你是士大夫的先生啊！怎沒竟會屈居在奴僕的當中呢？奴啊！奴啊！奴僕中間還有這種的人，要是謬到士大夫，就沒有了。

**摹擬古人法。** 古人作文，多由摹倣而成。就是像揚雄韓愈的一班人，還是免不了這個法子。前人說揚雄的法言，是摹倣論語而作的，太玄是摹倣

易經而作的，州箴是摹虞箴而作的，解嘲是摹東方朔答客難而作的，此外的文章，還是舉不勝舉，但是摹擬的方法，可分爲兩種：一種是摹古人人格局的，一種是摹古人神氣的，初學的人應該先從第一種方法入手，等到工夫純熟了，自然慢慢兒可造到第二種的境界了。

### 送龔汝量之崖州序

嚴虞惇

字寶成號思菴清江蘇常熟人康熙間進士官至太僕寺少卿著有嚴太僕集十卷

崖州去京師萬里在大海之中，黎療之與居，龍蛇之與游，龔生以仕往仕，又卑其難乎哉？先述崖州地勢之險惡及龔生官卑職小是題前反跌法古之仕者，居其官則思盡其職，巡檢官雖卑，主督捕盜賊，海盜藪也，附以黎雜以獠，以卑官主之，難乎哉？申言以補足之愈覺有力然而生固長於才，家貧能奔走四方以養其親，又能邀一命以爲親之榮，其遇盤錯，纒節裕如也。略述龔生才具表古之仕而顯名者，或起於游徼，或起於畜夫，生其勉乎哉？明治崖之非難五嶺之高，奇百粵之陋，塞與夫山川變怪，鱷魚颶風，可喜可愕。



之狀。生工詩者也。其爲我叙而記之。

【註解】崖州

屬廣東瓊崖道黎種族名即後漢之俚人粵俗呼山嶺爲黎俚人居嶺間之蠻

人躡古艱

也躡字

巡檢官名佐理知縣辦理地方事務藪聚的地方

一命當第一次受命令解盤錯

根節

盤同蟠曲字講錯

是物理纏的意思(後漢書)『不遇盤根錯節何以別利器乎』就是說艱難的意

游徼就是邏卒主巡察奸宄的職務

畜夫官名職司聽訟收賦稅

五嶺大

始安臨賀桂陽謂之五嶺山勢皆極高峻

百粵粵亦作越種族名有於越閩越揚越南越駱越等名總名之曰百粵

阨塞同阻塞一樣講

鰐魚亦作鱷魚爬蟲類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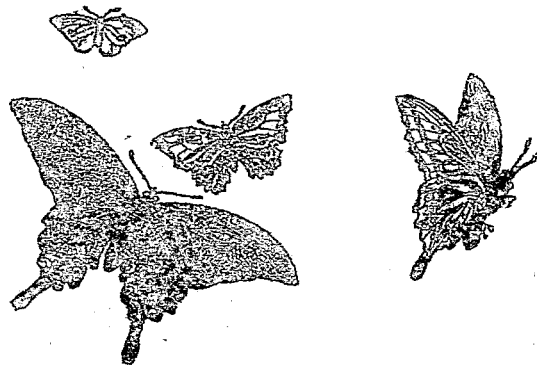
一種常潛伏水際攫食動物

颶風颶讀若具海中大風也

【總評】前半摹昌黎送區册序。後半摹昌黎送董邵南序。皆能得其神似。送龔汝量之崖州序

崖州的地方，離開京城有一萬里的路程，而且孤立在大海中間，黎人和獠人，一同在這兒住着，龍蛇在這兒玩着。龔生竟爲了做官，到這種地方去，而且官職又很是卑小，這真是一樁難事啊！大凡古來做官的人，坐了這箇位子，就要想盡他的職責。講到巡檢，官職雖然卑小，但是專管捉拿盜賊的事情。

海洋的地方，本來是箇盜賊的巢穴，再加上黎人和獠人，夾雜在中間，教小小的一箇官兒去主裁他，這豈不一樁難事嗎？但是龔生的才具，本來是非常優長的，家裏雖窮，他却能够奔走四方，來養他的父母，又能夠得着一命的小官，使他父母榮耀。至於他的際遇，無論多少困難，但是他處置起來，總覺得非常舒齊。況且古人借着做官顯名的很多，或是從遊徼出身，或是從齋夫起家，本來是沒有一定的。龔生還應自己勉勵啊！龔生如今要動身了，那五嶺的高奇，百粵的阨塞，還有山川變怪，鱉魚颶風，可以使人快樂，使人驚駭的景狀，一時恐怕說不了。龔生本來是善於做詩的，請你隨時替我記載着吧！



中華民國十四年三月三十日初版

評註古漢百法示範（全四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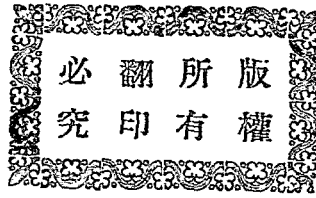
定價大洋一元六角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編輯者 大陸圖書公司

發行者 大陸圖書公司

印刷者 大陸圖書公司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總發行所上海 大陸圖書公司  
四馬路中

